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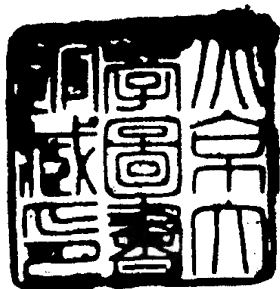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1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8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 子部·雜家類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二)

〔明〕張鼎思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陳性學刻本

..... 一

警語類抄八卷

〔明〕程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汪元標刻本

..... 四〇五

諸經品節二十卷(一)

〔明〕楊起元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六〇二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二)

〔明〕張鼎思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陳性  
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琅邪代醉

編四十卷》提要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攜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註語

群書註疏解說多有奇語如鄭氏月令註引汜勝之書  
曰土上冒掘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潤  
受澤譙虛開張含象任萌茲物歸中魯郊以丹鷄祝曰  
以斯輪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如周官大祝註董仲舒  
救日食說曰炤炤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  
侵尊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  
戒衽

命射

大戴禮投壺篇末云子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  
順乃讓乃損乃讓乃降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  
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垂莫此命射之辭也

古樂

夏侯太初辨樂論神農有網罟之歌伏羲有豐年之詠  
黃帝有龍衮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  
網罟豐年二篇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註應璩與劉



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軍思於止  
息明古有此曲韓皋謂嵇康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  
臣敗散于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故作二曲非  
也顧况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行華散  
引然則散猶引也豈敗散之說乎

馮惟訥刻詩古逸用心勞矣然亦有未盡者姑錄其一  
二於此如越絕書漁父歌與吳越春秋稍不同其第二  
章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此當並載又昔者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  
援琴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  
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見尚書中候此不載始皇  
二年八月十五日魏王子騫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晏  
饗亭酒行命歌師唱人間可哀之曲曰天上人間兮會  
合疎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百年一飮兮志與願違天  
宮咫尺兮恨不相隨見武夷舊志亦當增入

### 八錯祝詞

筆乘云艸木歸其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  
載祝詞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豐年若土歲取  
千百與禮文少異

### 漢高手勅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無羣臣  
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人大事也  
今定汝為嗣見殷芸小說然其文不古

### 閭閻墓銘

閭閻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之君王棄吾  
之邦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見仕助  
述異記

### 秦姬曲

燕丹傳王謂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  
姬人鼓琴秦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然則  
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夏無且金而不及姬人何

### 甘泉歌

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  
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  
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瓠三秦記

### 西漢文章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  
甚多略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鷄神文曰漢持節使  
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歸休歸休漢德無疆見  
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鸞

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  
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靈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  
于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誠明金石錄亦遺此也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  
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熙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  
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  
王之又云言為禍臣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  
郭象註

郭象註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  
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  
而異也洪容齋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  
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  
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  
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  
寐以形骸為途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  
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旗之談周  
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無形玄黃  
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  
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熒然若陽春之自  
和故蒙澤者不謝嗟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  
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  
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  
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  
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高允叔纂莊註其最奇者如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  
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又曰知  
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傷真又曰亂心不由於醜而恒  
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悲夫又曰自三代  
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繁夷之  
事易棄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又曰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  
執之執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又曰夫

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死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又曰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適遠矣故雖屈陳羹生無異於紫極開堂也又曰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又曰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宸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雖難為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徒

我邪依辭論

卷之三

本

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人矣又曰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生時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

記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性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因於由尹述此以資一笑

### 刺孟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集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城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時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壤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詠與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曰孟子

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疑文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臨之矢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聞者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倚酒擲于案上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榔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邀賓進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休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潛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醎嗜好各亦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用脩云泰伯集中內始論明堂制刑禁論富國策省欲論本仁論潛書廣潛書其引孟子不一而足古詩示見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至矣後人舍經史

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遊談故詳辨之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蒙蒙求兇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突荆棘以求兇獸雖得之豈足慶也上九曰童蒙觸辟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無貝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鴛鴦不獲其榮鴛鴦能言之物交不擇地德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腹言從外失內即老子為腹不為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爽金喻美惡喻石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恣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咀咀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大之次八曰豐牆峭趾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茶有守辭于盧茶為白盧為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孤鶩之毛躬之賦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言月

弦而將虧少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五曰蒸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艷蒸無糝約矣腹雖不充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商雲朋聞日其疾不割雲五色為蜺三色為商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為疾失失之次六曰滿其倉無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為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雌鳴于辰牝角魚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山齋襟鯉

爾雅

爾雅小山岌大山岨大山官小山霍郭璞註岌魚泣反謂高過岨音桓官謂圍繞之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高過于大山者名岨非謂小山名岌大山名岨也小山在大山中而大山圍繞之名霍非謂小山名官大山名霍也爾雅又有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也鮮音息淺反釋名作甌音彥甌一孔者曰甌

綸組

爾雅綸似綸組似組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翥則露大戴禮夏商之季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語句皆奇古爾雅註綸與組皆草色東海有之綸鹿角菜組海中苔楊用脩曰

即今燕窩菜也說文綸青絲綬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

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禽經註風鳶類越

人謂之風伯雨一足鳥一名商羊霜鵲鵲露鵲也大戴

禮註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血憂色也酒以

喻樂言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周禮疏所謂雖土崩而不

毛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十三州志曰有秩

也昌言註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辟梧北平堯柳用修云語極新按

古文宅西曰外谷外本柳字堯柳豈從此耶北或當作

西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

星好風也語亦新

埤雅檼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檼木之文如羅

杉木之文如錦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

檼羅杉錦棟綾之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升菴曰言農

候也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

至草木黃落未乃登見死獲死也

左傳宣其餘子亦為餘子註餘子嫡子之母弟也為治也

門其三門左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

月癸亥門其三門

### 雨脯

春秋後語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

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

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

死鷸以兩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

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

著感春賦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

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策可

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耶延篤答高義方書今

茲以五經為簞簞書傳為遺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

暇蚌脯也

### 圓丘

祭天圓丘祭地方澤自古記之太史公封禪書曰天好

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

必於澤中圓丘云雖言封禪事出無經然圓丘亦以祭

地前所未聞錄以紀異

### 漆器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

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

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



繁露

今所傳春秋繁露六一居士程泰之皆疑其非真泰之  
引通典所載繁露語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刀之在右  
白虎之象鈞之在前朱雀之象冠之在首玄武之象四  
者人之盛節也又引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又引  
太平御覽所載語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又張湯欲以  
驚為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為不可  
諸如此類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正與繁露所書  
之意合而今皆不載故特錄出之

孔子鼓琴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  
聲幽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為施也夫子  
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  
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出卜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此與  
子路請禱事相類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逸篇又得

數則併錄於此

射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鴈而不見  
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鵠起

鵠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游鳧問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  
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  
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  
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  
祟也

亢鋸

礼若亢鋸之柄亢鋸也礼有所斷割倫

龜脈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龜脈而聽踞龜脈也

羊溝之雞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  
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雞處株魁也雞畏狸也

夢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公今乃云兼夢文王此呂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稱起於戰國之世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著簪

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之甚哀孔子使弟子問之對曰向刈著簪亡吾著簪是以哀之孔子曰刈著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悲不忘故也耕餘也博覽

顏子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鑲鐫三摧不知所出余讀耕餘博覽內稱孔子晚年喜易章編三絕鑲鐫三摧漆書三減下云出莊子然則鐵鐫事蓋夫子讀易故事王氏誤記以為顏子耶然云出莊子今莊子又無此文不知南丘又何據也余又讀東漢崔駰傳顏子明仁于度較注云度較未詳古聖賢事跡其淹沒不著者蓋多矣劉子謹獨篇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未詳所出

有若

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煇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宰

予登於十哲之列惡卧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為進退也

曾子

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不知何據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禹掛冠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鹽鐵論亦曰禹感洪水身

親其勞

來之

十

蓋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顧吳越春秋或言漢末人偽作不知三書孰創孰述也砥柱銘量不出此又不知朱子所謂有箇文字是見此三書中何書其謂後漢書注有無限事誠然後漢書注前漢所不及也又孟子禹八年於外而吳越春秋止云七年亦異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鑄其心左階銘其背王應麟曰鏤心未詳所出今中庸但有服膺之語余疑中庸豈一人耶恐非四書之中庸也

不欺

傳稱子產為政民不忍欺然觀生魚事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宜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馬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釣

馮衍顯志賦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注引呂氏春秋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皋陶未詳然衍必自有據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觀此乃知舜與皋陶自雷澤垂綸之日而已相知矣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未知皋陶之興亦以釣也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子書中最有粹然之語如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水而

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王伯厚曰淮南主術訓魏文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本于此按慎子中今無此語蓋逸之矣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此語與樂記相出入性之害樂記作性之欲史記作性之頌徐廣曰頌容也容字妙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衛彪傳

註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侵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楊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周一體萬分中



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俗齊隨筆

### 直躬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

###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死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 玄黃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注云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言即此書

### 稷狐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常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蓋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大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 國是

國是二字今人常用未知何出後漢書桓譚傳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進君臣不令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碩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 覓食糶

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糶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一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為貴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於我何擇

### 賞先雍季

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問於舅犯舅犯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倚利而後無復遂與荆人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晉策哉子曰吾於晉兼取二三策而已賞雍季其一也用舅犯之謀以勝楚用舅犯之賞以賞季晉文善用賞矣犯無競容季無赧色師師哉

###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譴之曰汝欲寡人之哽耶何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水而貫鬲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燂爐炭火盡赤紅及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譴之果然乃誅之乘晉

### 緯書

王浚川曰緯書多以三字為名如尚書考靈耀春秋元命苞佐助期運斗樞文耀鉤威精符易坤靈圖遁卦驗乾鑿度禮含元嘉詩含神靈孝經援神契皆異端邪術之流假託聖經以售邪誣之說其書今雖不存而類書引用尚多終惑後學余按緯書名尚不止此如樂緯有動聲儀叶圖徵尚書又有璇璣鈴帝命驗中候春秋又有保乾圖潛潭巴演孔圖合誠圖考異郵漢含孳雜書甄曜度論語髓輔象孝經又有鉤命決禮又有斗威儀又有河圖括地象錄運法會昌符赤伏符合古篇提劉子易有稽覽圖天人應詩又有汜歷樞

### 河圖要元篇

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今見茅山志

### 意林

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年子周生列子秦青子梅子任奕子魏明子唐滂子邵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然記裴氏新言袁准正書表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柳言千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得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王元美曰符子書在道藏中非隱僻而升菴以為已亡余在白下編求道藏皆非全書亦未得見符子今錄用脩所引隋藝文志二則於左

太公涓釣於隱溪罷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跗觸崖若路

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

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之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尸子書亦不傳今錄其雜出諸書者一二

尸子曰崑崙之墟玉紅之艸生焉食一實而醉卧三百歲而始寤包鴻○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驚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郭說○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

蒲衣子其事見此因學○仁意篇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

田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養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禽經多粹語今錄其一二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叱百鳥盛之注鳳死曰靡鸞死曰叱○鸞瑞鳥一曰鸞

趣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注顧野王符緯圖曰鷄趣王者有德則見張華曰鸞者鳳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從變省其音如鈴鬱鬱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勢後改曰鑾○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南蒼音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懷南逐隱名亦新○宋察雉雉鴻儀鷺序二語甚有文

禽經云雌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雌之上不能尋鷄之上不能常鷄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楊用脩赤牘清裁用此赤字

### 孫饒碑

史記載優孟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矣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

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貧更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梁駱漫志○按左傳艾獵城沂註孫叔敖也則教其名艾獵其字矣又名饒何以左傳不載

### 微箕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蘩蘩兮禾黍之蠶蠶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蘩蘩蠶蠶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蘩蘩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未知孰是

### 平準書

用修曰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食貨志採其語云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馬廷鸞所謂驅農民以效商之為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適鑑取志語也余謂貴時二字比如異時三字實更明當益商賈謀利物貴則轉販逐利所謂貴時商賈所轉販者官當其未貴時為賦而灌輸於京師貴則賣之故物不至騰湧而上享其利在郡縣輸本色於未貴時賦未嘗加在官賣之於貴時雖平其價不若商賈之年大利而未嘗不利所謂不加賦而上用足也故貴時用得極確不知用修何取于如異時三字且此是官效商之為非驅農效商之為也

### 人物表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之下首伯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奸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嫪后嫪也居嫪於上下出后嫪于下上韋承韋也實韋於下上列

承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一謚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表名義乖矣

張宴曰老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忽於榮利蘭子申威齊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達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官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

干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軼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伯子噲何以高于齊愍王越王無疆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即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鄒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咥白公何以居於亥唐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一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

太師摯以下八人列於殷末師古以為紂時分散而去

然紂時大師少師勸微子行未嘗言已去國又論語適齊適楚適蔡適秦皆周時國名則鄭玄作平王時者是

### 詛楚文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今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為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正為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為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剽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於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固常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為害乃在秦盟詛之美

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郢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泊宅編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大學古本

王文恪曰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為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為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為千古之恨然或以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終始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為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為且本末既釋始終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狄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

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板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懷刑

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為畏法懷字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以法字為斷切意刑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刑又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之是懷取也

舉錯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言舉直而加諸枉之上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言舉枉而加諸直之上則民不服錯猶置也此孫繼和之說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

弗如

包氏云既然子貢弗如後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所以慰子貢也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註亦引此為證

三思

人稱文子三思。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蓋曰：再且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與兵封殖以肥已矣。不得其解者，乃云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若然，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今之說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夫子嘗曰：韶盡美矣，非不知韶也。非不知舜也。按古註：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變典樂，則其盛宜也。君非舜，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訛齊也。

上達下達

君子上達，謂士人君子孝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故曰上達。小人下達，謂農工商賈各治其事，遂其終身之業，故曰下達。

吾其為東周乎

明道先生曰：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忍為也。伊川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吾不為東周也。周轍不西，王綱解紐。孔子作春秋，託始於平王，蓋傷東周之衰也。刪詩於王風，首錄黍離曰：悠悠

昊天此何如哉。傷興復之無人也。錄變風于節下，曰：誰

將西歸，懷之好音，其心未嘗一日而忘西周。故又曰：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故弗徂。佛胥之召，孔子皆欲往，究

而言之，不徂。叛季氏，非叛魯也。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轍

助之，不徂。曰：非禮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

而欲廢宗國，不亦難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

也。正欲張公室也。佛侑之中牟，亦猶不徂之費矣。或曰：

傳謂興周道於東方，非乎。曰：是未喻乎字之微旨也。若

曰：吾其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而已乎。或曰：不徂，佛侑

皆以叛書何也。曰：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公久矣。

况知宗國乎。由求在四科之列而為季氏聚斂，助之

伐顯，史况其下乎。左傳之言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

大焉。是以黨惡，滅君為功，反以張公室為罪。其書不徂

佛胥之叛，又何怪乎。

謙詞

洪景廬曰：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疑唯。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古之對友亦如此。可以為證。

束修

自行束修以上束修非謂脯贊也蓋言束帶修飾之禮  
漢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  
王公束修勵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  
耶此可證然古自有拊脯贊為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  
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吳曾漫錄曰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  
帶修飾之意王林曰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為  
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  
漢人之語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  
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二說皆通唐六典國子  
生初入置束帛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篋一  
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青衿野客叢書

### 死生

季路之問夫子答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未知生焉  
知死死生人鬼知愚之所共疑而孔子之言只如此他  
日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也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恐  
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  
而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晚也

### 太宰行人

檀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案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  
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  
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乃善

### 區別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  
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丹鉛錄

### 子糾小白

朱子桓公兄也子糾弟也若使桓弟而糾兄則仲之與  
桓不可同世之仇矣然左傳子糾實兄小白實弟越絕  
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朱子之言豈未詳考乎要

之夫子一匡天下民受其賜之說還只是取其功焦弱  
侯曰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  
因據此以糾為小白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為厲王兄特避就  
以為之諱耳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  
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  
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  
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全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于齊國猶鼎之  
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

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于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嘗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文皆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證千古是非未可臆決按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觀兩次字兄弟之序可見

### 鮑叔

臨川人應柳之天文圖有鮑水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係于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同義

### 六尺

學林云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證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准此則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

### 為命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按此則鄭之為命非馮簡子不能斷而草創者子羽討論者裨諶略與論語不同故特錄之

### 帛肉

孟子註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余謂非帛不煖非肉不飽者言到此年紀必不可無帛案必不可無肉食非若未五十者便無帛也不至凍未七十者便無肉也不至餒若如註說則七十古稀世人有終身不食肉者蓋多矣

### 釁鍾

釁鍾許氏說文釁血祭也漢高祖紀釁鼓應劭曰殺牲以血金釁呼為釁師古曰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古人新成鍾鼎亦必釁之豈取釁鑄為義然則釁乃殺牲以祭之名朱子註蓋本應氏說當從說文為是

五羊食牛

萬章問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據理辨之矣今讀史記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又百里奚薦蹇叔於繆公曰周王子頽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云得不誅據此則五羖羊皮乃秦設計以贖奚非奚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頽非干繆公也其言庶幾近之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

十

見禮知政

獻子庸曰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可違忒非其虛靈洞澈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獨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甚勝

追蠡

焦弱侯曰高子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蓋槩以聲音未辨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鍾解之今考追蠡追字都回切音堆追琢其章蓋取彫琢之義而字書以為治玉也周禮有追師掌追衡筭衡筭皆玉飾注追猶治也夏后氏之冠曰母追音年堆注謂追猶堆也以其形言之又

加手為堆而追堆同義楊子所謂提提仁義是也遍觀

字書並無以追為鍾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虫謂之幹又因蟲虫遂附會以為鍾紐即周禮之旋虫穿鑿甚矣細詳其義當為追擊之追無疑又按蟲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蟲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螺即海中大螺公輸舫見蟲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蟲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瘼蟲是也一蘆格切音禮說文虫齧木中是也若此蟲字當從蘆落切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提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蓋追者提也蟲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遠近之故宜孟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隨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電乃電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電可乎古人多閨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

龍興景雲浮王褒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無怪乎今之誤也

### 亢龍

賈誼新書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曰有悔有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觀誼之言如曰勿用者戒使勿為潛龍也故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蓋止使人無為謂之勿所謂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為也埤雅

### 屯蒙

容齋隨筆曰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此等議論其好

### 利用刑人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朴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

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于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蒙之道也

### 天與水違行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 苞桑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水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機

### 簪

豫之九四朋盍簪主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鴟以簪為冠簪之簪古冠有筓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弼言為是倚覺察云○偶讀古今事始女媧之女以荆釵及竹為簪不知何據觀此則簪之名古自有矣

### 龜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



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為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穢坐廢者曰簠簋不飾也

###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國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不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管仲之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

### 好爵爾靡

焦弱侯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序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或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靡靡牛纏也取係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

###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𦰩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訛為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偏懷飛遯皆可證

### 已日乃孚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稟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為戊已之已洪适曰昔與易曾墨墨論及此曰或讀作已紀音日如何瑩曰豈唯此也雖作已似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之而陰於是為午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 豹變

君子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楊子曰狸變則豹所謂豹變大人虎變言變而為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人君能養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按此即養賢以及萬民之說。甚明白。

歸妹以湏

本義曰。湏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湏女四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湏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之說亦然。

渙其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此爻謂居陰得中。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蓋言丘聚也。能散其小羣。使不至于滋蔓。固為元吉。能散其所聚之大者。使不至於作亂。唯大智者能之。則非常人思慮所及也。如舊說是聚有丘。非渙有丘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

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洛書

佛典中論洛書。帶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謬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按古書多叶韻。膝與七一韻。為似。又履一履即足之義。不應又用足字。

知來者逆

臨川王氏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楊升菴曰。此說出於安公石易傳。

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楊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如此類皆是。

馬為曳

其於馬也為曳。郭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晉畫明夷

晉書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畫明入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昧不明蓋傷之也孫氏奕本此

###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象矣止蓋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諸家之說紛紛多牽會無取也

### 宣髮

考工記東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爍頭髮皓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宣髮二字甚奇

### 一發

一發五犯注謂猶言中必疊雙也猗覽索維言曰世以射一矢為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豈能一箭而得五豕哉退之作薛助教志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按十二箭為一發不知何出然謂十二箭而得五豕亦不足以見獸之多愚謂一發者猶連中之意固不可謂一箭亦不必謂十二箭也○杜詩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雕一發雙貫雙貫已奇况五貫乎故一字不可泥讀

### 騶虞

焦弱侯曰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為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為獸

### 卷耳

予嘗愛荀子解詩卷耳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深得詩人之心矣小序以為求賢審官佯戾於荀旨朱子直以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下三章以為托言亦有病婦人思夫而卻陟岡飲酒携僕望祖雖曰言之亦傷于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文王之馬也僕庸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某州計程應說到常山之意耳內苑賦明

### 平王之孫

詩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 夏屋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屋也今以為居屋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邁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 熠燿

東山詩熠燿之訓為螢火久矣今詩疑他章有倉庚於飛熠燿其羽遂以熠燿為明貌而以宵行為螢火固執其為詩也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為螢火實也熠燿為倉庚之羽虛也有一明證可以決其疑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與此句法相似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詩無達詁易無達象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用脩

### 膚發

幽風一之日膚發二之日淒冽注膚發風寒也淒冽氣寒也今按膚發指風是也淒冽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淒冽字從水其意易見膚發之為風其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膚者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王所謂

土囊殷仲文詩囊籟驚幽律哀聲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膚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膚栗與詩意合膚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肅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盡風掩卷而坐猶覺瑟瑟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詩膚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信哉用修

### 常棣之華

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詩疏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樓名曰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用此義

焦竑曰鄂不韡韡不風無切本作拊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為拊一曰花下萼通作不即今言花蒂也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蓋此地有梅溪茗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涉左傳華不注山人皆讀入聲誤也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並無作通骨切以今

讀如下乃俗音耳惟伏琛齊記引虞翻報經作拊言此山孤秀似華跗之注于水深得之矣太白詩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臺茲山何峻秀彩翠如夫容亦可證也

鳥聲

詩綿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綿蠻文貌又睨睨黃鳥王雲山云睨睨黃鳥之色二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為色也今註皆以為鳥聲似不及古也為得

辨章

崔駰曰毛詩采芣平平左右毛氏傳曰平平辨治也正議云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讀詩記

引荀子云

卷之十一

主

平平左右今攷書傳不見辨章事史記作便章徐廣云

下云便程則訓平為便也駰案尚書並作平字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平字此文蓋讀平為浦庚切平既訓辨遂

為辨章鄒誕生本亦同漢以伏生書為今文安國書為古文堯典今古文皆有之而作辨章者今文也特未知

所據所據書傳為誰作耳昌黎袁氏先廟碑亦曰贊辨章○按考書疏中無辨章字不知伏生今文今何在

柳谷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虞翻云鄭玄所

著尚書古篆柳字反以為昧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那柳同字而以為昧王伯厚曰裴松之謂翻言為然余考宋文帝受命頌有南通舜梧北平堯柳之句蓋本此

南為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而訓為化似于紆回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菽桑也螺贏蒲蘆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王元子桑間有虫螺贏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老蓋為似續之計也彼小

民微物尚爾

卷之十一

主

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為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遂之何哉說者考之不精乃謂

螺贏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楊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

自有螺如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如日益長為螺贏之

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脇之間其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

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蠅穴爾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

其巢每穴各綴一卵如粟不知用何物

有北

詩曰取彼鰭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豺虎必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載為德則宜無所不受今曰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且付昊天制其罪則惡之至也地於四方止言有北者有北朔地也寬大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有昊遠天也辯祭之至雅

申甫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賢雅

卷之五

七

賢註乃以甫為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非刑去宣王時遠矣觀蒸民一篇專美山甫功德則嵩高所美為山甫不疑按張子賢此語蓋據鄭康成註禮記之說然正義毛傳俱不然王伯厚之辨甚明曰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基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甫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稱甫矣不知子賢何以為對又考仲山甫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見權伯與集

不日成之

古注不說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說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若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糲謂之精糲如於精疏斯糲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事然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玄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野郊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郊不出燕不從巢何得云野即使野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



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於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昂星生之日直昂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以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 汝墳

汝墳序曰文王化行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為樵薪之事遵汝水之濱未見君子愁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

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何如旦饑觀二說其義斷矣毛詩作調鄭氏求其說不得乃曰調音稠又改字作朝調饑也稠饑也朝饑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饑之為長也

### 將仲子

將仲子甫田鄭氏曰此淫奔詩也玩其詞亦有可疑其首章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二章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此與召南無感我悅詩一意且人情能知畏憚其父母諸兄之言亦庶幾我鄭氏之說或未敢信與小序亦不合

### 羔裘

羔裘刺時也晉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為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意謂在位不能備禦曲沃但華衣服而美詞語爾居居究究集傳以為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蓋言在位者不肯恤民謀國爾

### 東山

東山言周公東征之歸也其二章云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古今注及埤雅爾雅異皆因之陳思王論螢火夜飛夜飛非宵行耶集傳曰宵行虫名或別

有解也

星有好風

邢巡舉曰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兩註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月者在箕壁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箕之外又有壁翼軫三星好風

鼙鼓

鼙鼓陸機曰鼙似蜥蜴皮堅厚可以冒鼓韻會云鼙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鼙鳴為鼙鼓其數應更故吳越謂之鼙更未見有以皮冒鼓者樂書曰詩人託之其鳴應更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如簫音似鳳故謂之鳳簫即此類

下武惟周

下武美武王也集傳曰下義未詳周氏曰凡物扶植之則上僂仆之則下下武者即書所謂偃武也言周雖以武定天下然伐商之後偃其武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曰下武惟周

大麓

初用修曰孔叢子罕我門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

遠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闢法執愚按麓作錄既可疑且前百揆四門字俱實而大錄字獨虛又與納于二字意不順還當作治水說時叙穆穆皆以效言則弗迷字當從風雨說

四岳

四岳孔平仲謂為一人集傳因之楊用修曰漢書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即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挈壺亦止一人益信平仲之言矣章俊卿曰二典咨四岳皆以僉曰為對豈可指四岳為一人哉愚按四岳之官在唐虞時如羲和之類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以掌授時四岳以掌四方其在于周即周公居東召公居西之類未可以三老五更為比且舜之咨四岳曰有能四岳之舉舜曰師錫皆非一人之辭所以謂為一人者祇為求合三十二人之數耳或謂稷契皋陶皆申命

故不復勅戒之亦似牽合。愚直謂二十二人之字未必無誤。留以俟明者。

### 象刑

容齋續筆。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犯宮者屏。屏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楊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說者引前爲證。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國朝之制。減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徙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久而益多。額常溢至十餘萬。兇盜處之恬然。蓋習熟而無所耻也。羅隱諷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荀卿謂象刑爲治。古不然。亦正論。

### 宥過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前人解作過雖大亦宥之。故雖小亦刑之。然於理未安。如馳馬而蹴斃小兒。此過之大者。

亦可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拈取小果食之。此故之小者也。亦將刑乎。當作有過無有其大。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儆畏不敢懈怠也。刑故則無刑。其小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不爲苛細也。

### 怠棄三正

怠棄三正。說者以爲子丑寅三正也。當夏之時。不知王朝三正。並頒於諸侯。耶。抑止頒夏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而已。稽疑曰。傳以天地人爲三正。此說簡明切當。視前說似優。愚按孔氏傳以天地人之正道爲三正。

### 子若觀火

子若觀火。子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視其延焚。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乃今聽其所爲。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 說築傳嚴

傳以築爲居。孔傳云。傳氏之嚴。有潤水壞道。常使胥靡之徒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孟子亦云。傳說舉於

版築之間當以為據築為居之說恐未安也

###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此史臣追叙其事不應逐書廟號因篇首高宗二字而曲為之說耳嘗考祖庚彤祭高宗之廟而祖已諫之故有豐脰之戒辭旨淺直亦告少主之語耳彤祭高宗而曰高宗彤日者謂高宗之廟彤祭之日也如仲康命胤侯而曰胤侯命掌六師高宗命傳說而曰惟悅命總百官書中如此者乃史氏立言之法

### 詔王子出迪

按論語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趣去耳左傳言衛壁輿櫬史記言宰羊抱茅必無是事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歸於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為也武王既平殷之後擇取親賢而立之耳其命曰建爾上公尹茲東夏往敷乃訓詳其詞意豈成王克武庚後而始封哉

### 師渡孟津

書經稽疑云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四百里許五日而至左右曰何其速也武王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我告以甲子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又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

此傳雖不見經而以此解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苛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也

### 無偏無陂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也

### 越若來三月

朱子語錄載劉諫議云越若發語辭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又漢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越若來既死魄雖亦偽書然亦可見古人文法句讀皆如此劉說為有證而不當復釋為逆邈來也

### 小子同未即位

小子周公自謂也周公東征時召公專任國事今周公雖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事當同我昔日未即位之時未可言去也况上文經曰在今予小子旦則此小子又豈可指成王也

### 誕受姜若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諸傳或以為出姜里之因而天命始順或以為姜里逆地而文王順

處之或以為天所眷祐或以為厥若之誤其義皆不通  
按韻書美善也若順也誕受美若者蒙上文而言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夫受者見其  
極負荷之重善順者見其有靈應之實也此二句與君  
稟天降喪于殷厥既墜命我有周既受同意

老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  
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說富惟貨之戒必非為  
歛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  
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  
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十報  
應之問谷嗟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  
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哉愚按記  
八十九十曰老老雖昏亂之意然實以年歲言也荒度  
二字定當如禹謨內荒度二字同看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關西方言致力於一事為所通言而義遠李  
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幹此事則呼為所書曰王敬作  
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  
不通此深得經旨

典祀無豐于昵

注祀無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于禰廟乎愚意此  
說未精蓋雖維之異未必專為祭祀感召天特因是日  
以儆戒殷王耳故祖已以天命告之而未復云罔非天  
胤言人君皆天之胤嗣天豈有厚薄于其間哉典祀而  
豐於昵以祈年請福無是理也猶所謂獲罪于天無所  
禱也之意昵近也天道遠人道邇故以昵言之若以禰  
廟為昵而謂王厚于其禰薄于其祖意味淺矣

前徒倒戈

注謂商人自相屠戮愚意不然商師皆其同類豈有自  
相殺之理若前徒與後徒相殺則是前徒不敢敵武王  
而後徒猶敢敵武王也按倒乃倒轉之義不言反而言  
倒則其非自相殺明矣所謂攻于後者非攻伐之攻紂  
師如林後無空路前師反奔排擠而北有似于攻也血  
流漂杵一時蒼茫蹂踐之餘不能不傷人耳杵植也或  
曰櫓也

羔

張子賢曰周禮卿執羔注取其羣而不失類介甫云羣  
而不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羔飲於其母必跪而  
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於注而小不同不失其類與

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全用繁露○余攷陳氏注羔取其  
事而不失其類且潔素也竊謂羣不失類凡物小時皆  
然豈必羔也不黨似亦無謂還取有禮潔素為是字上  
有禮處已能潔

麻草

月令靡草死呂氏春秋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  
注昔終也三葉蒼莠葦薹薹實也見三葉死則大麥可  
穫矣月令本出自呂氏即以其書解之為宜董仲舒云  
葦薹枯于仲夏欵冬華于嚴霜

苦菜

月令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為何物也考神農  
本草一名游冬凌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  
如飴爾雅云茶苦菜是也王冰素問注引用月令  
苦菜作吳葵意吳葵或即茶耶

燒灰

月令仲夏云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  
氣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張誤曰若謂傷火  
氣故仲夏之月令民毋得燒灰則當若古者太原寒食  
不舉火然後可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柁木黃落乃伐  
薪為炭之語意灰字必是炭字復讀呂氏春秋紀仲夏

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高誘注柁木未成不欲天  
秋云柁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芥入山林作  
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為炭無疑已灰炭二字  
相類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時畧不致審處任意為解

雲公

姑息

楊用修曰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  
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  
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手尹

手尹旁達古注手尹者浮筠也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  
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門行詠商人採玉  
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騷騷千里變駕為七十  
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不用故罕知之

竹本象

焦弱侯曰笏大夫以魚須文竹謂以竹為笏而刻畫為  
魚須之文以飾之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用象而文  
以魚須亦示華重之意若士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  
本形為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為又殺矣此象字與諸  
侯以象象字不同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應氏謂士

以遠君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顧與諸侯相埒豈先王辨等之禮哉

奠雁

焦弱侯曰奠雁古禮也詩云誰離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之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鳧矣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恐非人情

見於母母拜之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然冠不干廟脯何從來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體以伸斯須之敬似勝愚謂見於母拜母也母拜之母答拜也見於兄拜兄也兄拜之兄答拜也蓋母無拜子之禮兄無拜弟之禮惟此成人而與爲禮乃答其拜故曰母拜之兄拜之也故曰與爲禮猶云子以禮見母而母與之爲禮不直受之也兄亦然弟則因兄而及之耳

贏股肱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搏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玄該云擗當作搏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魚乙

俞王吾曰內則云狼去腸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注皆爲不利人也乙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鱸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刺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如篆書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按魚腸何害於人而去之其爲骨信是但因狼腸而疑魚乙之非腸則古人作文之法又似不可泥

姆教

內則姆教婉婉聽從陳註婉謂言語婉謂容貌俱順柔貌埤雅云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道也左傳云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尚耳

祭義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陳註耳主聽欲神聽之也按牛不能以耳聽而以鼻聽且以牛之聽求神之聽似無意義埤雅曰詩云爾牛來斯其耳濕濕言潤深也



蓋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濕潤而深故古之視牛者以耳

### 矢魚

矢魚于棠註矢觀也洪容齋曰竊謂射也周禮所謂矢其魚驚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也訓直者未當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詞故可以云直如書之矢謨詩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之故可以言射臯陶矢謨即董仲舒之射策○朱子曰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王應麟曰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射魚則尤氏陳魚之說非矣

### 風馬牛

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牛馬風逸往往相及楚是以云

爾雅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二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若遂父校

### 書契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黃帝之臣蒼頡更數十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為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益之名為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蒼頡古文而略變其體然觀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宇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其

琅邪代醉編

卷之十二

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識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膽有曰俟利達其別有七於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徵之七調於字為喉牙舌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夷之言與中國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已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傳而耳聽者也論者謂元

盛時此字為一代之文而通行乎天下者與蒼頡之

或餘冬

斯邈凡四矣其亦可興也或餘冬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華旁行為書記顏氏註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法苑珠林云述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蒼頡中國之字祖也乃以為少此西方夸誕之辭派不足信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真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宋靈隱寺僧莫菴道宣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

卷之七

二

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王筋篆李斯作李陽冰善比體至今用之奇字甄豐定大篆史籀變古文為此體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篆程邈飾李斯之法墳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穗書神農因上黨生嘉禾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風作柳葉篆衛瓘作芝英篆陳遵因芝生漢殿作轉宿篆司星子章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篆黃帝因漢雲見作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撰作龍爪篆義之見飛雲龍爪作鳥跡書蒼頡觀鳥跡始製文字雕蟲篆魯秋胡妻春居翫鸞作科斗書源出古文

或云顓頊製鳥篆史佚因亦雀丹鳥二祥作鸞頭

篆尺一之簡如鸞首麟書弟予為素王紀瑞作鸞書少皞以鳥紀官作鸞書堯因軒轅時龜負圖作龍書太皞獲景龍之瑞作剪刀篆韋誕作鸞書劉德并夜觀星宿作鸞篆書善作飛白書亦見人以聖帝畫字并受篆伯氏所職故制此金錯書韋誕作古錢名也刻符篆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鍾鼎篆三代以此體刻銘鍾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史為古文古文石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為大篆是為籀文秦焚詩書

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為小篆是名王著獄吏程邈初

卷之七

三

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為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鑿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冷之陂植蘿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為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象亦雀丹鳥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有懸鉞者漢曹喜所作象鉞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初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於

隸法漢靈帝初建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墜成字心  
悅焉歸而作之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  
晉黃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即蟲  
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事作禽鳥之象當別  
有蟲象如孫贖斬臚消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  
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詩胡

宣和書譜曰為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  
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  
刑蓋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  
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  
八分至唐又於隸書中別為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  
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隸書

卷之十一

四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為之水經注王次仲變蒼頡  
舊文為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於事三召不  
至次仲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則變隸不自程邈始自  
次仲始也隸始於秦然水經載臨緇人發古塚得銅棺  
為隸字言齊太公世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隸又  
知隸非始於秦也

符覺

按次仲或云始皇時人或云東

漢時人

摹臨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廊填者即今之雙鉤  
影書者如今之嚮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  
超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  
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  
唐太宗集右軍帖令楷遂良帖傍黃影之字原云包犧  
氏獲景龍作龍書炎帝因嘉禾作稷書蒼頡變古文作  
鳥跡篆少昊作鸞鳳書高陽作科斗書

江南李主及二徐傳二王撥鎚筆法中朝士人吳遵路  
待詔尹希古悉得之吳尤以為秘所傳二人與范宗傑  
而已其法五字撇厯抵鈞揭吳又云更有二字曰曉送  
者踴鋒迎送之謂耳若作一字必從之中起之吳笑曰

張即之

卷之十一

五

### 六書

六書之學說文備矣至鄭樵周伯琦趙樞其義益密  
而樞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  
無以加矣顧尚有一二可疑者倉頡制字有形可象必  
象其形無形可象則會意無意可會則諧聲無聲可諧  
於是乎有轉注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  
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

說文

乾上出也從

曰乾健也乃云借乾燥字為之自夏商則有易故曰易

變易也日月為易豈得借蜥易字為之日出木上為東則日入地下為西豈借鳥棲之棲為之入向南背北北以背為意則南宜以向為意或從丙為意豈以半為之此其不能無惑者也震澤

周伯琦云古人因物制字如之本芝草乎本吁氣焉本焉也後人借為助語助語之用既多反為所奪文制字以別之乃有芝字吁字焉

苛小草也今但知為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今但知為藐然之藐蓋紫草也今但知為中蓋之蓋楊用修

能本獸名為本猴名乙本驚名朋本鳳字匹本驚也字

書謂倭為虎傷蓋人或不幸而罹於虎口其神魂為虎

所役為之前導今人凡斃於虎者其衣服中履皆別置於地此倭之所為也倭可謂鬼之愚者或曰虎捕人已

死能步繞祝禱使死人自去衣服而後食視字從衣從

虎者以此聽雨記

鄭樵曰十辰十二日甲本戊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

本薑尾戊本武巳本凡庚酉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

草木實也子人之子也丑手械也寅臙也卯門也辰未

詳已蛇屬也午未詳未木之滋也申特備也酉園也戌

與賊同意亥豕屬也惟亥已有義餘並假借予謂禮記

魚去乙謂魚骨似乙字非乙為魚骨魚尾似丙字非丙為魚尾薑尾似丁字非丁為薑尾豈從二戶開闢之形為日出物生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為門也卯從二戶相合之形為日入物收之義取象於臙非以為臙也然言可盡從乎震澤

史記歷書甲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言萬物生軋軋也丙言陽道著明丁言萬物之丁壯也庚言陰氣庚萬

物辛言萬物之辛生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萬物

滋於下也丑者紐也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言萬物始生蟄然也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

辰言萬物之蟄也已言陽氣之已盡也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未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言陰用事申賊萬物

酉者萬物之老也戌者萬物盡滅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右十辰十二日取義似勝樵說然陸深謂

漢儒此解蓋依月令而附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矣周伯琦云未象木重枝葉之形

星經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年用歲陽歲陰名按溫公通鑑用攝提格闕逢之名本此

爾雅有歲陽歲名又有月陽月名然則支干果不紀年

月也此亦一驗

戊音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為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為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為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謫之耳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惟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它引二十八宿謂卯為注畢為濁

卯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為定星

也容齋一筆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惟徐鉉徐鉉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錯為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大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記筆

楊修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為怪人

記筆

楊用脩曰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

記諱趙談為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莊子旦而屬之大夫林慮齋曰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亦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夫與大同見文鑑

詔敕敕字從束從文今從力旁便於行草乃又變束為束說文玉篇廣韻勅字並音賚惟集韻來字韻中有勅字又於敕字韻內收注曰相承用作勅字言相承用則

原非本字

次飛博物志作非戴埴曰隸釋載彙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若是飛字古字未嘗拘

朱翌云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江字皆作紅古字

簡多借用故以紅為江鄴元不曉其意載曲江縣乃云

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攷之武谿自北來自西

入海古郡城在其上脉江水正曲何名為山哉余攷紅

字不但借作江亦借作功史記女功亦曰女紅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字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

引秦誓雖則員然古文困學紀聞

宋人有獲玉印文曰周惠夫印劉原父曰漢條侯印尚

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孫他

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林語

宗尊二字通用古有尊盧氏是為宗盧賈逵以宗盟為

尊盟穀梁以伯宗為伯尊

曷蓋二字通用故曷且作盍且渴本從盍渴一從盍

輶盍一皆從葛

宋景文曰李陽冰深于篆隸而名作冰音疑故叅政王

公堯臣但讀陽疑然陽疑無篆惟陽冰有不治之語又

周大臣王朴朴平豆反而自謂樸說文朴無樸音李衍

曰集韻一書乃景文與諸公誤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

候切入聲又出朴字正角切與樸同今謂無樸音何也

景文曰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為寅卯之卯北本別字後

借為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為昧訓北

曰北猶別也李衍曰卯乃古卿字又音壘

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選字洪适亦不識為何字按

卽鑿字也鑿省作鑿又作選者以之代乙如匝作迺匹

作迺匝作通陋作陋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干祿字書可

攷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

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作遷厄

吾子行謂宋儒不識顧盼字皆讀為美目盼兮之盼又

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盼盼然之盼又不識此盼字而讀

為盼今詳之從弓者音涵從分者音攀去聲從考者音異

何子容曰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

俛讀作涵者非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飭之

也趙岐注飭取也郭璞方言音忝謂取物也其字從金

亦作奴兼切玉篇食部有飭字注曰達兼切古甜字玉

篇廣韻曰飭他點切取也其文與孟子合

###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

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

謂里充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

而謂孟為里充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

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

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群李善

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

謂孟為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第以為

已識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

啗我王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曾之寶刀曰孟勞不詳

其義容齋  
三筆

騫騫字義

騫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今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騫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為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其下從鳥則于掀飛之訓為得此字殆廢于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鵬騫傳非其人恐非騫之類惟韓公和候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五挾勢欲騫騫乃為得之故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五筆

介

秦誓若有一介臣太學作介臣明堂左介右介之介作

介為是餘冬  
序錄

唐書說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乃介字

蓋丁與丁相似誤傳寫也餘冬  
序錄

丁

符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

遂擢上第唐張弘靖節度盧龍參佐常雍輩詒責將士曰天下無事尔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衝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涯字

涇洑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叙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為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微魚奇反卦三佳反九麻牛加反按韻畧及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問東萊先生云初未領畧容檢詳如何後於錢塘見陳給事良傳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

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鶯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

勝哂哉螢雪  
林說

漢藝文志司馬遷從安國問奇字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洪景廬曰六經用字固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前賢以此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柄為枋那為養羨為燉拜為擗恠為傀暴為覡擗為籍風為觀解為鯁稿為菴魚為厥吹為猷陟為械暗為韻折為櫟標為擗駭為駭辜為棹掬為華幕為愼藻為藻叩為敏艱為難魅為魍與夫廌鰾胖鱗齏眊配卓譌陷醢醢



栗棘之類皆它經鮮用若考工記所載則又不可勝錄也

說文奉从白从夨禮祝曰奉謂曰秦皇奉同東觀漢記馬援上書云成阜縣令印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見本傳○焦

弱侯曰印文職在司空堂以少府猶或譌異况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兕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罰古從刀謂持刀罰人元命包改從寸寸法也佩麟集

對古從口漢文以言多非誠乃去口從士

疊古從三日楊雄言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宜新室以三日太盛改三田鄭樵曰疊與豐同意從宜祭器也從晶象積肉之形

猗呼闕切頑也劉夢得詩杯前膽不猗趙總詩吞船酒膽猗猗字禮部韻唐韻竝無集韻在山字內

穀兩之雨當讀作去聲芒種之種當讀作上聲蓋自兩水後土膏脉動可以播種雨其穀於水也詩云雨我公田是也芒種種之有芒者即今之麥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是也

古字愈變愈遠後遂至有不可識者義熙十一年霍山崩出銅鐘六枚上有科斗書人莫能識見何法盛晉中興書吳時江水中得鐘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見志林

隨說文從也从辵安步也與惰音義不同隋从左从肉裂肉也隨音句為切惰音徒卧切楊堅本封於隨後有天下以周齊之間奔走不寧去是為惰其音則去隨從而就急惰其義則捨安步而就裂肉也豈非凶終之兆乎後世因以隋為隨音不思隋字从左月與墮音相近即俗砍剝之剝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來

降承制授為隴川三宣撫官三酋乞賜姓驥曰汝三人

怕刀剝來降即以怕刀剝為汝三酋姓其後三酋皆慕向華風讀書識字私改其姓怕改怕刀改刀剝改隋又有中國游商教之曰隋為裂肉不祥之名也又改為象

是隋之音為徒卧切夷人亦知之世人有呼隋煬帝之隋作剝者人或笑之不知乃是本音而舉世盡訛者將千年矣升

形影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多於右軍陣之陣舊作陳王逸少去東作車丘丘之山三倉合而為𡵓音章貢之水後人合而為𡵓音糾

鄭樵通志畧篆書龜楷作龜龍子有角曰龜無角曰虬  
西域有龜茲國漢隸有侏龜碑皆此字今皆作龜非聞  
字亦从龜今从龜亦非○龜即秋字亦當從龜

### 隸

姚令威曰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  
隸書蓋今楷字也庚堅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  
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  
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漢以八分為隸書也  
扶風縣夫子廟碑作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  
浩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為皮日休誤矣廣明與大曆相  
去殊遠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  
隸三作或道作衛子作塙先作允唐作獸天作允善作  
善遊作遊曹作曹

### 倉頡八字

周初有於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  
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二字而  
不傳故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羅莘田詳攷  
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主禁文謂為倉頡石刻  
吾不信也

### 苗茨之碑

柰林南百石碑魏明帝立題曰苗茨之碑高祖作苗茨  
堂永安中莊帝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衍  
之曰以蔡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楊衍之如藍記

廬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如掌有  
好事者絕而下摹得百餘字字奇古不可辨惟洪荒漾  
予乃憐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李豫亨曰予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  
十丈鐫字如今刻刻後字跡尚多皆漫滅不知刻自何  
人乃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勦字後之漫滅  
處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庵諸公譯  
文大都依約其字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鑿龍  
門疏砥柱無刻而歌刻之岳麓何哉

臯字祖龍以與臯字相肖以四下非代之駟字宋明帝  
忌與禍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或泯或昏皆從民字  
唐太宗欲避其諱石經皆以氏字代之詞字經史不載  
而兖州國經曰魯國河水術字群書所無而釋文首序  
曰吳興大術渚字古今不錄而申州襟記曰渚乃川名  
餽字偏旁不著而登真隱訣曰有餽飯方

河朔謂毛曰無見漢注巴蜀謂北曰卜見佩觿下馬為  
蝦蟆見兩京記琵琶為鑿婆見搜神記班史鮑茲音丘

慈范史音屈沮審食其音異基趙食其音食其龜音丘  
上恐亦當從草

地固以土言張顯作古今訓有地乃土乙力之文吟固  
以田論堦蒼 有吟則爾有田之說吳本郡國之號

本志有口在天上之語酉本十二支之名詩說有二在  
天下之論中興書以舟在二間為舟春秋說以人十四

心為德尚書考異王乘馬上開元文字子在母懷

習莫交切髮覆眉也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官偏髻髻王  
篇無此字佛經往往有之而誤以為髻字

要蘭論衡云籍孺韓嫣形嬰骨蘭皮媚色稱要與麗同

蘭與好同從蘭省從女蘭取其聲更兼香也

漢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

尺篴篴取魚具也西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篴年收

魚億計號為萬尺篴按篴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

呂梁洪是也洪從竹為篴蓋以竹為魚梁此字唐韻不

收

統林  
戊山

篴字玉篇不載齒怯也音楚去聲今京師語謂怯皆曰

篴不獨齒怯也曹茶山和魯宏父餉棋詩云莫向君家

樊素口瓠犀微篴遠山顰

今人稱姓楊人為木易案楊氏姓文左以才非從木右

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  
書鄱陽有省文為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其語其間有  
為姓楊人作離合詩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  
書為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為楊姓其誤久  
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野客  
叢書

姓穀者改為文為苟與  
此同誤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十二月晦雷徐廣註曰一作晝又  
作圖未詳墨談云疑雷雷字之誤十二月晦日而雷紀

異也此說固是但不知雷字古文非誤也惜徐廣亦不

識耳近時所刻古字便覽收亦廣矣然止得雷雷雷

詔

五字又未有前字也

修

吹咀本草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

均故字從口謂此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咀吹者

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即上文細

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含

味之意亦非此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修

梁崔祖思政事疏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絞

幃三齊苽席五盞盤桃花米飯苽席不知何物字書亦

無苽字

修

苽音千苽綿草盛貌頭作草苽即羊字小象羊之角也

半又音也羊鳴聲一字二音諸韻書俱不明白故表出之秦姓羊作也音不作千音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旗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為芹昔周人語轉亦如闕中以中為蒸虫為塵丹青之青為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為歌荆楚以南為難刑為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架高會攷官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旋添反讀添為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劉貢父詩話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庖言周穆王傳八駿一赤驥二盜驪三白義四踰輪五山子六渠黃七華騮八綠耳史道碩畫本名同又有名翠耳者楊雄河東賦王子年拾遺記一絕地二翻羽三奔霄四超影五踰輝六超光七騰霧八挾翼疑未見穆王本傳故也按列子載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乘之駿右服駒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主車則造父為御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與本傳畧同又李元賓八駿圖序中有驤裏又云楮公遂良題秦漢傳之降于梁隋則又似有本不知驤裏于傳中當誰駿

也考列註云蒯古華字似缺驪字而升庵引此乃以服蒯為華騮則是服字作華蒯字作騮似誤又石林燕語王起所不識者齋商二字今考列子商字音丙齋字未見所出即穆天子傳二字皆無弁州又作齋商字字畫必有一舛者升庵引起對太宗但云所不識者八駿圖中數字不言此二字也起武宗時人曰太宗亦誤

噤歛噴歛嘯歛歎歛喘歛噓歛呿歛呿皆欠字與口字相通蓋欠張口氣悟也所以與口通然亦多不通者至于嘔之為歌歐之為吐吻之為鳴歛之為愁喻之為譬歛之為歌喝之為咻歛之為怒各自為義吹之一字則兩用矣古人制字未可執一視也

刊字

升庵曰說文刊音丘寒切刻也削也劉歆答楊雄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也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非梓行也此誤雖大方之家亦然唐肅亦國初文士送人從軍詩云碑因紀績刊謬語可笑各處鄉試序多云刊其文之佳者若干篇讀者亦不之怪學之不講一至此乎○愚謂刊字亦可用刊其字外之餘水而後字成故刻字而謂之刊猶遷官而謂之除也又考工記魯之削除為良王伯厚云

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  
於焉道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  
及助詞當音失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類氏家訓  
蒼頡篇有脩下痛交切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人故反音羽罪  
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  
此二音隨其鄉俗並可行也類氏家訓  
楊子法言魯仲連傷而不制蘭相如制而不傷注傷古  
蕩字制古制字考玉篇制多九切齊也古文制作制從  
上從巾又傷字玉篇不載  
路史發悖音與佛字同梁武帝改為倍音後世經史循之非也  
簡策字竹下施束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  
下遂為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為束今亦作夾徐仙民  
春秋禮音遂以夾為宜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張揖云  
宓今伏義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  
謐云伏義或謂之宓義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義之號  
慮字從屯暗宓字從宓結下俱為必末世傳寫遂誤以  
慮為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第  
子慮子賤為單父宰即慮義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如

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  
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慮之與伏古來  
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符堅宴群臣賦詩姜平子詩  
內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之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以獻也堅悅焦弱侯云莊子曰丁子有尾若直不曲  
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一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  
者焦氏筆乘○按丁字何子容作也焦弱侯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  
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  
字也宋史崔偁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權兩點一用音  
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  
之說偁倭以字學名於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  
事為之立傳亦盲矣焦氏筆乘  
吳正道東隅人明六書許慎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  
吳文正公濬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  
取水為義曰昔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  
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餘枝疎而不  
屈以質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為法則况在周孔之冢  
乎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草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

禽卽獸也曰兩翼為禽四足為獸何以言卽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登大驚

志越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鑿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邊氓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各盡村陋之狀出今諺

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以鄙是也卷升

荆公字說波乃水之皮東坡曰然則滑乃水之骨

東坡問荆公曰丞相摘微竄劣制作某不敢知獨恐每牽附學者承風不勝其鑿姑以犇羸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為字而其義皆反之

何也公無以答岳柯

雲笈七籤解智慧云智者日中之星也慧者宜以生此為急也故慧字有兩生并而共乘一急之象其聲鑿如

馬鳩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荆公嘗曰鳩字以九以鳥亦有徵據不東坡曰詩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不是九箇

亥辰

天子耕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倉星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陳后山云金陵喜耕字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鄭震請

旦百

日出一上為旦日入一下為百百古昏字也一地也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為酒禾入於水也又一貫三為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通指

河休公羊註以手通指曰揖指意也與旨同謂揖以敬人以指通意也又云以目通指曰瞋瞋與瞬同史云願指氣使亦是以願通指也陸佃易爻觀我朵頤注云以願通指曰朵劉敞漢書補注躡足附耳注以足通指曰躡

左氏曰止戈為武武非从止凡正並齒耻之類从止武  
 从戈从止从戈以見義从止以見聲古文歌舞之舞作  
 習振撫之撫作攸廊廡之廡作廡於古竝从止於今竝  
 从無而無於篆文亦从止則武之从止又何疑焉若曰  
 武欲見止戈則古之武有作戍者又有作戠者戍之前  
 垂象執戈揚盾之義戠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及戍  
 為戍已之戍戠為襲敵之襲則戎事之武專用武也若  
 曰武有止戈之義又何必曰偃武乎止之與止易得相  
 索左氏所見止之說也武於大書為諧聲武戈類也武  
 之从止亦猶戰之从單音戰之从參音戰之从耳音戰  
 之从癸皆聲之諧也禮記曰祖者且也祖非从且凡置  
 姐之類从且祖祖之類从且音祖祖無且義又曰荆者荆  
 也若荆之从井而有井之義則荆也併也耕也亦可曰  
 荆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畐勞伏切而有福之義  
 則幅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  
 之為擊春之為養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識諧聲音  
 也音  
 左氏曰反正為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音征象其形  
 焉正音征以受矢之藏矢是相反也反正為乏其義在  
 此或曰反正為弓音弓蔽矢短牆也正以受矢弓以蔽矢

是相反也此亦反正為乏之義邪正之正無所象故王  
 用侯正之正邪用琅邪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為假借之  
 書也鄭樵六書畧  
 郭相奎云韻會注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  
 巳也今俗以有鈎挑者為終巳字無鈎挑者為辰巳字  
 是蓋未知義也按史記巳者言陽氣已盡也釋名云巳  
 巳也是辰巳字不特書作巳古亦讀如巳矣之巳也余  
 按玉篇十日巳部巳居喜切身也太歲在巳曰屠維十  
 二辰巳部巳餘里切嗣也起也又代旨切退也止也此  
 也弃也畢也又訖也是巳時之巳與巳矣之巳同與巳  
 身之巳不同不同者在上方處接與不接耳又按郭氏  
 佩觿巳居里翻身也巳羊止翻巳詳里翻辰名則是巳  
 為巳身之巳巳為巳矣之巳巳為辰巳之巳與巳又以  
 鈎之有無為別筆之以為治小學者考焉○記範范俱  
 从巳音同凡亦與巳巳相類  
 杓音進凡織前綬以杓梳系使不亂也出埤倉見唐韵  
 近世張定叟所云則杓字一點三音標的若非此杓字  
 也癸辛  
 治亂之亂當作亂從乙即段切治也治之也煩敲之敲  
 當作敲從支音同前煩也並見說文乙部支部癸辛



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謂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誤而獨得於宵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陸德明言論聲韻曰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故有卽音切而知字之義如之乎切為諸而已切為耳如是切為爾何不切為蓋不可切為巨至於閭里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突鸞為團屈陸為曲鶻崙為渾鶻盧為壺惑煞為大咳洛為殼凡此非有師學授之也天成自然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殆此類

耶學

筆記孫炎作反語切本出於俚俗謂就為鯽溜盧全詩

不鯽溜鮑漢精曰鯽令孔曰窟籠又唾王集俗語切脚

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洛鐸字窟陀窠字

鱗壞字骨露銅字屈樂園字鶻盧蒲字突郎堂字訖落

角字卽什典所謂二合字也

李涪曰切韻始於後魏校書令李啟撰聲韻十卷游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標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舍四聲則秉氣多碍自爾以後乃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

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誠未得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濶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定臧否言非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為行於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為切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鍾非韻以送衆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怨恨之恨則在去聲恨戾之恨則在上聲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忍字若字皆去聲令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忍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又舊書曰嘉謨嘉猷法言曰嘉子嘉猷詩曰載沉載浮法言曰載沉載浮反夫吳民之言如病瘡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喝啞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華音切莫過中都蓋居天地之中秉氣特正予嘗以其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杜篇云有杕其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東篇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不切聲律足為驗矣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詩頌以聲韻流靡責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恠矣予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重輕以符古

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訣

說文林之水切南方謂水為林焜許尾切吳楚間謂火為焜而音秘一百為而甘音入二十為廿世先令反三十為世世先入切四十為世退之孔戔志銘孔氏世八音見其孫白而長身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書者改作三十八非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也宜從世八為是

宋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言心字篆文只是一個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筆少董妙于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画一坎卦耳春諸紀開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定皆作廷音故廷中廷爭相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朝請音姓切皆作請音請音爛脫音皆作脫音太守音侍作守周身之防音聲音為防廷尉評音聲音與為中興若此甚衆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為大音舟拖音之雅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音又音之雅古以車音為車音漢以來乃言車音俗語則曰車音則又今語為雅音此類氏家訓也按詩北風莫赤匪音莫赤匪音鳥惠而好我携手音則古韻原音有車音

益之為翳契之為萬阜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此古聲之通用也陶之為繇垂之為僊繇之為僊僊之為僊紂之為受此古字之通用也不特此也龍可作寵用毛詩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是也陳可作陣用語語哀公問陳是也車亦可作陣用王羲之小學獨卓旁作車之類是也景可作影用周禮土圭測景是也理可作里用左昭公行理之命釋以為行里是也耐可作能音用漢碑系遠耐邇之類是也是可作視用荀子是其庭可以搏鼠是也視可作示用漢書視其節儉是也氏可作是用漢志如至玄孫氏為莊王是也飛可作非用音前泰可作太用

范畢避家諱以泰作太如郭泰為郭太是也而可作如用漢書白頭而新是也音然白頭而新傾蓋而致二而字音失如亦可作而用春秋星隕如雨是也遁可作巡用漢書平當遠遁有耻是也秉可作柄用漢書周亞夫持國秉是也牙可作衙用孔氏襟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後遂以牙為衙宋世良牙門虛寂是也裴可作匪用書裴囊漢書註與匪同是也諒亦可作良用毛詩易直子諒韓詩作易直慈良是也假亦可作何用毛詩假以溢我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是也太亦可作世用朱子言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為

世子太室為世室之類是也已上諸字雖不盡通用然亦有有用之者

金大定中改葬兩燕王墓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古柩字通用也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兩人也市乃古散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市作市廛之字故疑福為別名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近以此攷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東坡集

卷之三

七

癸辛雜識王克仁居越所居嘗燬於火鄉人呼為王火燒同時有黃現者亦越人嘗為評事忽遭臺評云積惡以遭天譴至於獨焚其家鄉人有黃火燒之號蓋誤以王為黃耳即報既行而評事之隣有李應麟者為維揚幕一見大驚亟告假而歸制使李應山憐之饋以官楮二萬及歸則家無患乃知為誤耳蓋黃無辜而受王之禍而李無望而得二萬之獲殊可矣

宋公序言金日碑日字不音彌畢切只是如字別無借音又言解體音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隘切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環能曾直謂能乃三足驚也言

僧似驚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不必指能是驚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罪退見遣京師為之誼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材注云能乃來切○能又音台漢書三台作能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周伯溫乃曰凹當作坳凸當作垤俗作凸凹非是反以古字為俗字也東方朔神異經云大荒石湖千里無凸凹平滿無高下盡記云張僧繇畫一乘寺壁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名曰凹凸花俗呼一乘寺為凹凸寺云江淹青苔賦云悲凹險今惟流水為馳驚高僧傳云谷之應音語雄而響屬鏡之鑒像形曲而影凹字皆名人文士所用其來要矣豈至伯溫始貶為俗字乎冊鉛

鰥寡之鰥禮記作矜哀矜之矜漢于定國傳作鰥二字可通聲而互用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幾李正文謂嘉誤從木旁始誤後學然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皆用此機字又西漢文字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懋遷有無為楸遷方命圯族為放命此類甚多野客

華山廟碑以中宗為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為仲尼人謂廟號而假借他字不恭以夫子為仲尼則狎侮之罪大干子雲之準易王樹曰漢人作字有省筆者有增筆者如爵作時鶴作雀之類省筆也春作春秋作穉之類增筆也且莫尊于天地書天地為元堅吳蒼為浩倉此皆當時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野客叢書

是也野客叢書

東坡先生

卷之七

七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惟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只多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行端歛二石檀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燭燭不至跋之類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錄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麵字周禮所謂麴只如今之炒麥至王莽斯有啖麵及鰕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即是也見于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

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辨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荅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鹽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學齋佔偶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題糕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傑讀周禮疏差遠之實糗餌粉餚鄭箋今之餐饌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邢又觀楊雄方言亦有此字茗溪漁隱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糕字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糕沽酒之語茲豈古人詩未用糕耶野客叢書

東坡先生

卷之七

七

書○倪綽云劉夢得宋人再考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楊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儵傳三歲獻其醪膏餽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于周禮注矣野客叢書

芻古沽音似汲冢書商書解爾雅百姓獻民有綴芻字芳音夫目敬其有斯天命莊子藉芳藉芳

顏之推曰有人訪吾魏志蔣濟云弊芻之民何字也余曰意為芻即是餓倦之餓耳要用字苑云餓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

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劒之乃亦是刺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刺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頌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為鰭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鰭羹之鰭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續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鰭鰭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音類

家訓

卷之三

三

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也集字从此其音與積同下从木鳥集於木也音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雥為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氣氤嘉貺雥集可從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之於氣以雥即為集謂氣即是氣可乎

越升

左傳苑子制林雍斷其足蹙而乘於他車以歸蹙音啓一足行也梅聖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石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鴉鷄竹存帝女啼夢學林

雍雙不嫌卑濕憂清風入詩興此蹙字韻書不收

鄭夾涖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入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摩提盡從聞中入又曰日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知不識字為庸愚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栗七絃從衡正倒展轉成圖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

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陽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呢兩則兩應呢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震澤長語

創字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寧商迄寔龍辟何音碩王音賢詎并舉寇焚擁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

盟字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盟字侯為  
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  
于時乃以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醜神蟲為蠶如  
斯甚衆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更生為甦  
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惑于同  
文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  
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  
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牽率愚至  
四字合證作璽君作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  
有上俗書者妄為矮養為齋閨為穩奎亦為穩似音嫻  
小兒也丕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再音臘人  
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及姊也歪音礪山石之巖窘  
也問音攔門橫闕也余音音言人在水上也夾音魁言  
沒入水下也呶和鹹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起音  
胡言多鬚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  
而足字義雖甚淺鄙而徧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謀  
訟彼欲誣陷人動曰毕灌賴之事毕字惟見雲南耳餘  
錄○并字疑誤實退錄作并疑亦誤

武后十二字盟照天地聖地日月○呈唐君臣臣  
至人戴年年舌正宣和書譜中又載七字廣載因國  
蘭初登登螭後璧聖區生通志螭登字庀勿字  
坐惡二字戰國策皆如此書姚宏以為武后時傳寫是  
也而竇華作唐史什音釋武后字內坐字云古字見戰  
國策又幽州僧行均作均韻訓詁亦以此二字皆古字  
或武后自有所據也葉文莊云正統乙丑會試錄內天  
皆作螭地皆作坐聞出中旨而今部刻試錄皆不然蓋  
部錄乃翻刻之本而文莊是科進士恐不謬也厄六書  
本義又以坐星為武后制即瑛曰天作厄日作厄並集  
文也击作正亦有作歪者授作簋亦有作攬穢者國作  
因亦有作因者地字縮文亦有作坐者星字崔希俗纂  
古而作坐又非武后所制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  
不考遂以謂其創也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為辨文子為學  
之比隋有柳晉傳乃晉之訛以孔易巧矣佛書辨字多  
作晉世人不復辨詰筆  
訛字  
郎瑛云嘗聞吳人劉大參素號博學有斲工問音準字  
公隨口以木卯為準答之坐客以指畫几曰柳字也哄

然一笑。吾杭先輩夏大卿僚友問以余音吞字。公戲以水傍加去字是也。其友認以為真。後思其欺已也。遽曰。少年見有大乘妙畚蓮花經。亦同哄然。至今傳為笑柄。今按海篇直音。準字下註。刺木入竅曰準。甚為明白。而字林撮要又曰。人在水上為余。人在水下為溺。似皆有證也。然予考之說文韻會等書。俱無二字。恐乃有音無文者也。雖有證。或亦俗書耳。修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道題曰夏國公夏與夏字相類少  
一發筆下作义行人遂訛呼為夏國公蓋鎮遠侯顧公  
王之賜也王堂漫筆夏音虔按大政纂要昭代典則鎮遠侯

1

美

顧公名成洪武三十五年太宗皇帝以靜難功封至永樂十六年卒無所謂顧王者亦不言贈某公據吾學編成以丙申歸太祖永樂十二年卒贈夏國公不知夏字訛耶非訛耶然成不名玉則夏不作夏於理為長王弇州曾辨之謂封功臣而取自古所無之字為號必無是理誠是文裕公止據道旁碑恐未確

俗字

郎瑛曰撓音撓踏取桔槔取水之義上以手撓而入下以脚踏而出謂其轉轉不散亂也借人之難理會意通 音過音塔海篇云行歪貌借為人鄙猥糊塗意也牽 狄字 疊 平聲

音遮二字雖海篇亦不載今俗字集上有之謂作臺軒昂  
太過之意予有雜字一冊乃宋刻也似此等語皆出宋  
時故山谷集中有集音積真音摯藟音牟讀上声直音昨儼音塔倭音夜銳

僂謂物不蠲也海篇亦曰惡也不知何意措大為秀才者以其舉措大道也修七○楊用修以撓踏二字作麤毘

弇州先生曰李廷尉之改變榴文蔡中郎之襟用分篆王右軍之損益鍾張蓋愈妙而愈失其真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綸別行偽字愈不足言矣前上為草能傍作長邵陵書也憂變罷歸蘓老等字隋朝俗書也今

惟甦字有書者餘皆不行

古字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閒為閑  
後人以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鼃鼃從龜奪奮從雀席中  
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鼈方施  
谿巫混經旁臯分澤外獵化為獮音葛獸名寵變成寵寵郎動反  
孔也業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筆記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為礼以處為處以與為与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與字



云賜予也。與同然則當以省文者為正。容齋隨筆

張長史釋褐為蕪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君愛書。垂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日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謨。紛冗宗儒繼次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日斷屠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書殘武曠。頌亂湯齊。烏為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城。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罪不從辛。絕下則對因去口。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疎性絕。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分序於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鉤須失實。書六書肖。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初。和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鎖定銀鐺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縷之為來。

指二首六身之為玄。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於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謚。四十八安。取於桑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二間之為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閭。

東坡先生集

卷之十二

聖

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筆盡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柳條金嫩不勝鶯。香粉牆邊道韞娘。家燕子來春未盡。寒窗小牖雨多涼。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二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宗室仕路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太祖之法弛矣皇明紀畧

莖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莖珠宮故又稱莖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事衆僊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引試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卧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轍偶病未可試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每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

科目何故延至秋末東坡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

殿試

宋朝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張元遂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大患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因一叛逆賊子為士子無窮之利也貼錄

制科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入第三等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其後有范百祿李奎亦皆入三等楊升庵曰制科入三等者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蓋二蘇李范皆蜀人也

詩賦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

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李文定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為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為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為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為覆試頗惡齊焉

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乃在第一

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為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悅之特賜及第

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咨訪治

道自是上臨軒惟以策試進士呂氏家傳

### 經義

王林曰國初科場尚寬禮闈與州郡不異景德二年禮部言舉人除官韻外不得懷挾書策其申嚴誠是也而元豐貢院之火死者甚衆則是法不行也又試場所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如呂申公試卷問予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謂四者何也答曰對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人也義謹對試卷不謄錄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通問之中四通則合格矣其誤記者亦只書曰不而全不能記答曰對未審謹對雖已封彌而熊采譽望尤在觀其字畫可以占其為人而士之應舉者知勉於小學自謄錄之法行而字畫之繆或假手於人者肆行不忌人才日益卑下失行卷之禮人自激昂以求當路之知其無文無行鄉閭所不齒者亦不敢妄意於科舉使古意尚存則如章子厚者豈容其應進士舉乎

### 穿鑿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甚為可笑如漆與洧方渙渙今士與女方秉簡今伊其相誼贈之以芍藥謂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

善滑稽嘗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妓賂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絕倒予因憶近有說曹之鴟鵂篇者其儀不惑正是四國必求當時與曹連境為東西南北四國言之不亦麗類是哉

夢蕉詩話

### 燒尾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為相以金黃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

東坡集

卷之三

五

湜復舊官中宗皆令與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鮮燒尾之義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唐時拜官例許進食昌容拜僕射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進卿曰拜僕射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曰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哺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何子容曰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為龍或又謂新羊入羣為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太宗問朱子奢以燒羊為對夫一宴之

名何開大體而為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焉而况非此類者聖經古史堅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桷鑿郵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 曲江

曲江宴會今人但知唐進士故事不知始乃是下第舉人之會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邇來漸侈靡俱為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與矣所以過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

東坡集

卷之三

本

從應妨一日春初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帳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携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闌闌為之半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床據此則初不過為昵暱解悶之舉而後乃翻成佳會也

### 龍虎榜

今人以中甲科為龍虎榜起於唐正元中陸宣公主試試明水賦御溝柳詩得韓愈歐陽詹賈稜陳羽齊季若等皆天下孤僞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私友

淳熙中起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布衣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書約其會于富陽一蕭寺夜分密語之曰集此行或有貢舉當特相弔龍程文員子中可用三古字其入感喜玉山既知舉卷中有員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置之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人數日友人來見玉山責之曰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不能就試何敢泄漏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因問之曰頭場員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曰茲事甚怪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聞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是夕夢一女子行廡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頭場員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恠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墓其女矣玉山驚嘆此雖近於語恠然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無則雖貢舉者欲相弔龍亦不可得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惑之甚者也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

今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甚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開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而方叔竟下第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夫東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何子容曰國朝胡荅酒先生文集中載此事不知何從得來思考之鶴林玉露載之詳矣

元和二年崔侍御即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吉甫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勝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是麤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即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勝不得却焉

雲溪友議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李璧季藻  
真季永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疾姓  
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疾疾頗疑  
之將出門故少留候季出而踵其後至納卷所以小金  
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紅鸞扇風清白  
獸樽疾即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  
司問此二句何為又以與人二李恍然他日偶有所聞  
終身與疾不協蜀機

### 百篇科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官體  
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  
詩情百詠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此科不知  
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  
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  
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  
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  
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中吳紀聞

### 自陳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眾抗  
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

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  
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人服其靜退  
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其後科舉當升等人其  
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風遂絕

### 應不求聞達科

昔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逢一書生  
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云將應不求聞達科因語錄此與  
孝廉聞一知幾者何異士人奔競古今同然惜哉

### 戊與丁合及第

趙化成初舉進士高皂衣人日子名化成成字戊丁也  
須戊與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得第秘閣開談

### 科目

漢時科目人知有甲科乙科而不知又有丙科儒林傳  
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  
景即丙也

### 父子狀元

危言云父子狀元者惟宋梁顥及固耳余讀朱翌雜言  
云本朝父子作狀元者有安德裕與其子守亮張去華  
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從葉祖洽至  
沈晦十九榜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然則父子狀元宋

以下及第祀后土於汾陰放張師德以下及第魏野以詩和之封神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 兄弟狀元

兄弟狀元唐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尹極樞弟也

### 三世探花

父手孫探花李宗諤子昭邁十八歲瑣廳及第昭邁子果卿果卿子士廉皆不逾是歲凡三世俱為探花郎

### 三元

古儀雜錄載劉子欽江西人由省元至會元及將殿試解縉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乃密示曾萊題意明日入對萊策獨詳遂為狀元列十入後方及子欽後子欽名位亦不顯云又聞前輩言吾鄉王文恪公少年舉於鄉試禮部皆第一矣殿試對策復當作狀元商文毅公嫌其並已抑為探花嘗美宋朝三元後先相望而我朝止一文毅公觀此乃知未嘗乏人願所遇不同耳

野史考誤云子欽非會元也是歲會元楊相

皇明通紀洪武辛未狀元許觀池州貴池人鄉會俱第一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翁氏其妻也及

友亦先節云願祖訓曰按此則許觀已三元矣當時之不傳想削籍而人不知耳

唐張又新人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勅頭京兆牂頭詩全唐

升菴曰楊察成都人宋史稱其屬文雅致有體弟寅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

陳堯叟揚真何渙也亦可謂盛矣而郡志不載

### 四元

王長公曰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丞相曾楊學士寅馮樞使京金孟學士宗獻元王憲

金宗哲我

明商少保輅若歐陽少師脩則本州及大學禮部稱三元而廷試乃第五非真三元也

### 五元

正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廟親御崇正殿賜之及第願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



立朝有大節為世名臣

見坦齋筆衡

### 老狀元

遊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容齋四筆云以國史攷之梁公以雍熙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三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纔二十二兪州厄言以顥傳辨之容齋之言是也然則顥實少年狀元耳侯鯖錄崇寧中狀元徐通宴罷瓊林作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官花醒後看然則宋狀元之老者徐公其首矣

清夜錄載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書詩書五六篇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鶴林玉露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脩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幾子曰未娶遂詔官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細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志又謂閩人韓南談資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羨賦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

### 幼敏

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于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白樂天始能言試指之無二字能不誤

微之序

桓彞見謝安石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踪

王東海

文字志

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伯希年四歲誦書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

呂嗣興孝宗朝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後亦無聞

到鏡宇圓照既于五歲口授為詩婉有思致位太子舍人作七語文甚美

梁書

### 蘇頌

蘇頌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懷恰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 黃庭堅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獨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於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

悟欲令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

尤愛重之八歲時有鄉人欲赴南宮試庶率同舍餞飲

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到玉

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晁氏家語

王思範瞻六歲時從師讀書有伎經門同業皆出觀瞻

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虔曰太宗不棄寄之此子

劉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

友號曰神童南史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中國

後與孫何丁謂遊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駱賓王

七歲能賦詩

道旁李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板

析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

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李安期百藥子也七歲能屬文對高宗曰此見公卿有

所薦進皆目為朋黨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諺若忘其

親讎惟才是用誰敢不竭忠以聞

宋賈黃中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子

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

頌舌端

郭忠恕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

召為國子監主簿

楊大年六歲學吟詩七歲能屬文十一歲以童子召對

試詩賦五篇頃刻立成送中書再試喜朝京詩有願乘

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太宗嘆異以為秘書省正字

王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

鸚鵡能言爭似鳳眾莫能對元之書其下曰珠雖巧

不如鸞文簡曰經綸之才也

孔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

謝朓八歲為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裴季珍

秀河東聞喜人有風操八歲能著文叔父微有聲名秀

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微出則遇秀時人為之語曰後進

領袖有裴秀晉書

何妥

何妥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

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賃雇之雇為新故之

故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涇陽人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

沈約任昉見而異之書

### 崔英

崔英年九歲符堅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更問有何義曰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親士或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外史

### 六十不娶

華實父從軍時實八歲其父語實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實年六十不冠娶衆言流涕傳

### 稱象

孫權獻大象於魏祖祖欲知其斤數問用何術稱之群臣以下莫有對者時祖少子蒼舒年九歲曰置象舟中刻至水處秤他物較之即知也祖大奇之

### 吐唾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睡於

是得全時人稱其有智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遂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即易之

張九成八歲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諸老目爲奇童

班固九歲能屬文

范質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

元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鈞五經出身天鈞年九歲

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句即誦

賜錢五萬使買書以歸戒無廢學長編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嘗爲雪賦

盛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十

歲餘下執融手載歸舍便結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順帝時左稚爲尚書時汝南謝庶河南趙建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奏拜爲童子郎

任延字長孫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

名太學太學中號爲神童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

次言詞調雅，援財知書，見之自失，慰之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東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虞詡十二歲通尚書，為朝歌長。

辨年號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其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矣。鼎文何繆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東晉書

卷之五

五

咸平二年，今秘書正字邵煥於秘閣讀書，從其請也。秘閣讀書自煥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召至京師，上令賦春兩詩，煥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又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鈞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十二，試誦十經通也。

長

司馬朗十二試經為童子郎。

黃琬以瓊孫為童子郎。

漢書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左雄並奏：童子郎注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雋者，拜童子郎。

柳偃年十二，見梁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句美？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奉經論。帝曰：何言可道？曰：為國不侮，鯨鯢為政以德。溫公曰：夫人當孩提，相聚嬉戲，曾隊兔之不殊也。及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踈矣。乃於此時，即能誦誦典籍，尋繹其義，進趨巖廊之間，雍容答問之際，且能勉君以德為政，與夫愛民之事，雖碩學宿儒之對，不是過也。自古能以幼慧聞者，多矣。未有如二子之言為可用也。回視世上完子，豈不徒紛紛乎？

論

東晉書

卷之五

五

杜安字伯夷，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諸陶字秀雅，錢塘人，聰慧絕倫。年十三作鵲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

崔駰十三通詩易春秋。

荀爽字慈明，十三能通春秋論語。橋玄稱其可為人師。

長  
漢紀

何武年十四五，益州刺史王褒使辨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令武與成都楊震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

謝奉字言揚十四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南史

景德二年拱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善年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詩賦乃賜殊進士善季究後又召殊試詩賦論既成權秘書正字秘閣讀書

王夷父父又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祐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祐不然之夷甫拂衣去祐頤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也

管公明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許玄度總角秀慧衆稱神童

崔昂字款詩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奉梁肖薦

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子奇材朗朗無雙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憲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既愛其風神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欲策試不君正曰未敢

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與憲候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堅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學賸得無俾此後生何謝迺起義端深極理致

憲酬對間敏時觀者重宿憲神色自若辨論有餘終不能屈

崔宏字玄伯東武城人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魏書刻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幼聰敏號神童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文字為与上人帝忌出之

許善心多聞默識為當時所稱謂為神童仕隋為秘書監崔製神雀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范昭五人名五龍少時皆稱神童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密於灰中藏火父

母寢乃燃之入呼為聖小兒

盧華海青人舉神童累官太子賓客

李衛公

李衛公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三童賦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



繹緯縝維多為聞人絳綬皆為宰相維為門下侍郎  
時人以此荀氏八龍北齊主明王暉王昭王晞王皓兄  
弟九人風流蘊藉時號王氏九龍魏張魯有子十人時  
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皆兄弟稱龍者也四龍獨  
少唐李亮李訓李叔李脩之子皆為狀元時號四龍雖  
非同胞然出一家一時且俱作狀元亦甚異矣見對類  
按晉史下粹  
壺之父也

李膺高自標持後進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任昉為  
中丞替裾輻輳與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徐庶謂先主曰孔明卧龍也康亮臨江州聞霍湯之風

東帶躡履而詣焉遂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

可動也卒於家私叔夜嘗着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

文帝曰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當以康為慮耳

因譖康欲助母丘儉

蔡邕飲至一石嘗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陸龜蒙詩

思量北海徐劉輩柱向人間號酒龍北海謂孔融徐劉

徐邈劉伶也宋纖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酒

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嘆曰  
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

龍也

崔鷄許受人號二龍華歆與管寧邴原游學相善時號

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見魏畧二

人為一龍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見相書

濟北祀昭戴祈徐宴夏隱劉彬少有異才皆稱神童當  
桓靈之世號為五龍索靖字幼安少有逸群之量與鄉

人汜秉張翹索紉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  
龍敬暉袁恕已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與復中宗史稱

五龍夾日此非兄弟而稱龍者也王伯厚引周生烈子  
云舜駕五龍以騰唐衢武服九駁以馳文塗此上御也

謂五臣九臣此之稱龍則又以馬喻矣其他則不能盡  
述人而稱龍其起於夫子老子猶龍之說歟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小兒數十拍手呼  
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床間卒于安州貧不克葬

勝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  
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之

人鳳

兄弟稱三鳳者唐河東薛元敬與從弟收從兄德音而

已收為長離德音為鸞鸞元敬年最少為雛雛又北史  
齊郡曹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

鳳質其本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本則兄弟雙鳳也若王劭清貴簡素研味玄蹟  
桓溫稱為鳳雛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  
非龍駒即是鳳雛龐德公目龐士元為鳳雛雖以鳳稱  
而非齊美漢書蔡邕崔實號雙鳳雖云並美而非同氣  
蔡邕瑣綴錄謂泰和徐川與弟貢威時號徐氏三鳳羅  
欽順與弟欽德欽忠時號羅氏三鳳盛稱其同胞兄弟  
視薛氏族從者過之然此特鄉人一時頌美之辭未必  
婉美河東也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鳳聯飛

翰林五鳳宋白賈黃中李奎呂蒙正蘇簡易太宗時五

人同拜學士時有詩曰五鳳同飛入翰林附書

鳳毛

宋謝鳳子起宗為新安王于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起  
宗作誄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起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  
劉道隆聞之出候起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起宗徒  
跣還內道隆待至聞不得乃去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寄那肱驚喜問龍所在  
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寄祭非謂真龍也  
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二事甚可咲○何子容曰鳳毛  
有兩出處謝起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及王邵

者鮮起宗卻皆晉人也○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  
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又讀陶穀清異錄陳喬張必  
之子秋晚並游玄武湖羣鷗將泛必予曰一輪活水滿  
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人謂必  
子半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

雜記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三終

姑蘇張鼎思容父父輯

南海金 節持父父校

生肖

今人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為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周  
宇文護留齊其母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  
者屬鼠小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  
以十二生肖配年為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  
胡語耶春風室

十二辰所屬如子鼠丑牛之類人多不解其說王充論

衡問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也

曰寅木也其禽虎戌土也其禽犬丑未亦土也丑禽牛  
未禽羊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亥水也其禽豕  
巳火也其禽蛇子亦水也其禽鼠午亦火也其禽馬水  
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然亦  
有不相勝者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  
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水不勝  
金獼猴何故畏鼠土不勝金獼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  
禽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大凡含血之蟲相服至於  
相啖食者以齒牙頰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也聽雨軒

此則生肖所屬漢時已有其說陸儼山謂為當時胡語  
蓋未詳爾

十二月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五  
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屬之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  
雙舌羊四爪雞四爪猪四蹄見洪異漫錄子午卯酉五  
行死處其屬體皆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  
見曾三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三十六禽

用脩云古者術數又有三十六禽蓋每辰而三世少知  
之子則鼠也編也燕也丑則水牛黃牛兕牛寅則虎豹  
羆卯則兔孤貉辰則龍蛟虬巳則蛇蚓蜥蜴午則馬鹿  
獐未則羊犴犛申則猿猴狢酉則雞雉烏戌則狗狼豺  
亥則豚也偷也蒿猪也陶隱居本草注畧引之李淳風  
引詩緯推災度以十五國風應十五星禽而以蜺蜺屬  
卯國可謂附會不經矣然其說自戰國以來有之雖謬  
悠孟浪然亦古矣特著其說以廣異聞蜺蜺今之瓜牛  
亦穴居者故與蛇蚓同類卯國區區之地與蜺蜺何相  
干哉良可發一笑按用脩謂三十六禽為戰國以前有  
之蓋因本草註引詩緯也然諱書似不出於戰國新莽

尚符識其書大抵多出此時

本命

逸禮本命篇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從陽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羅泌曰元氣之所運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行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遂人氏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之數也自巳而數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于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于庚日月東西夫婦之象也甲統于寅庚統于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歟羅公此說雖似牽合然自是一理故錄之

祿命

江湖間談性命者有子平有五星有範圍前定諸類士大夫所樂聞者惟子平為庶幾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然管聞之隱者

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紀談

韋丹以乘驢易市龜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為天曹秘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李豫亨曰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為足祛世人之惑

宋人好善家無故黑牛生白犢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丁壯者死老幼皆上城城破皆屠之獨父子盲得無衆城圍解則父子俱視塞上有善術者馬無故亡入胡其父曰何遽不為福乎數月馬歸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其子好騎墮而折臂人吊之父曰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入塞丁壯引弦而戰死者十九獨以跛故父子相保淮南

蔡條云陰陽家流窮五行術數不得為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失矣先魯公生慶曆之丁亥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幼時言命者或不多取能道位極人

臣則不過三數及逢時適主君臣相魚水而後操術者  
人人爭談格局之高推富貴之絲徒足發賢者之一笑  
大觀政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  
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  
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謂且必貴時人亦為  
之傾軋長則恣其所欲為鬪鷄走犬一切不禁始年十  
有八春未携妓從浮浪人躍馬游金明自苑中歸上下  
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水中浸而死鐵園山  
後魏右將軍孫紹引吏部郎中辛雄謂之曰此中諸人  
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

推諛命知者異之在唐則有李虛中後言命者又此虛  
中詳矣宋人記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  
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大責罰小小陞轉則軍校亦微  
有譴訶然則命亦未可盡信也餘本序錄

### 談命

張端義貴耳集數十年來向時之術行者多不驗惟復  
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  
我向時之術何故驗我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  
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  
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自

以殺人為事乎老者歎服關於氣運局於方向歲月日  
時之同不足以一槩其吉凶也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窓下平  
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  
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  
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  
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  
料由天信不誣也朝野僉載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  
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

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  
秘甚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  
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  
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能改齋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相不過幕職  
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  
后貴贈清河郡王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  
唐肅宗后父張去逸少獵渭曲射殺巨蛇驟遇雨電逃  
依野寺方震霆烈人交下之際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震  
火遂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曰勿驚大尉既

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貴不數年病卒  
官止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贈官

### 相法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剛答曰  
神氣清秀壽若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  
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  
魏元忠謁張憬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  
憬藏遂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表張天下奇術也  
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為夭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為賤見  
人於目睫間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  
如芝田錄載胡蘆生始不許白中令大貴後因還婦人  
所遺寶帝謂近種陰德位極人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  
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議謂平神頓異如活數百萬  
命小宋今歲首提公不出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  
命可乎鼠葵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  
相郗丞相徵時會於客家人田文言曰三君皆丞相也其  
後果相代為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  
杜景銓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貴已而果然高  
智周與來濟亦處俊孫處約同游楊州石仲覽傳舍引

以見相工工曰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見貴而未  
塗毛躡高晚達最壽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  
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齋記事載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  
王隨同詣卜肆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  
人相顧笑韓莊敏遺事載少時與冲卿王禹玉同詣天  
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寅時  
生禹玉驚云珪命同也但珪午時天祿云三人皆宰相  
果然

段文昌客遊成都常南康與秦釋褐尉廩從後劉闢逐  
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  
君坐文昌遂請歸闕至興元西鵲鳴驛有僧倚巴山者  
有前識謂文昌曰去日既逢梅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  
至京屢陞擢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至鵲鳴僧已物故  
杏花方盛

### 相形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頭燕頤何尚之  
真像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為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  
璞龜精肅宗為儋耳龍祿山為猪龍郭見李善文選注天地之  
間人最貴乃為異物之精又以形貌聲音似鳥獸為貴  
何也至於此德則以麟鳳龍虎麒麟為說特覺索

默坐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六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歌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人也以其言試之人皆驗

擇壻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已有盛名李文靖為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名曰此人當為公輔是時呂文穆亦求姻於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第一晏元獻嘗屬范文正擇壻文正言有二人一富高一張為善公曰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即鄭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為盛事為善亦安道舊名孫升公談圓載元獻事頗異公門下有常賣人王青者相術甚精夫人一日呼至堂下相其女曰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壻青應聲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官元獻大悔未幾中大科恩比狀元即鄭公也青亦有壻時秀才儀貌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累及第而卒日

相板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祜屢以言語忤顏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忤忤休祜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待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祜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遇

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跨蹇至京索米餽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薄尉耳涯潦倒無屬叙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其嬖奴以導所欲始召見欵曲而許徵官處之自是旦夕造門以俟其命適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其家族沐方在私第被執腰斬舒守謙元與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與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與舍未嘗一日間元與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清曹未年以非過怒之朔旦伏謁頃不相見日加譴責又為童僕輩白眼守謙不自安遂致書門下辭往江南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悵悵自失駐馬回望泣涕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與之禍釋然驚喜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分焉杜陽雜編

盧渥於澹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  
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  
對宰臣語及渥今主司擢策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  
緣渥具陳其由溫庭筠遇宣皇於逆旅不識龍顏傲然  
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  
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謫為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  
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二人皆遇宣宗  
而一進一黜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孟浩然一日從友人人遊翰林院適玄宗至見之詢其  
所作誦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曰卿自棄朕

朕何棄卿

孟浩然

李

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吊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  
皆不蒙錄用終焉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  
壽王尹開封脫過其家見紙屏題有詩其一聯云龍帶  
脫烟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  
貴氣遂召見與語因擢致上相由是知人之過不遇命  
也夫矣得而強哉今世工文章以為進士業者其去取  
於主司蓋亦莫不似此

夢蕉詩話

卜筮

洪容齋曰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

說禮記之筮卜不相襲謂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  
卜以為瀆龜策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魯穆  
姜徙居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注  
云周禮大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  
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  
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  
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  
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决以  
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曆卜諸家自古時  
不同矣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  
三層會同集蒐羅殆盡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  
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占辭

洪容齋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  
兆周兆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  
三易之灋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今獨周易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王重易  
六爻為六十四卦然不知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所



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于姜  
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晉獻公驪姬之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  
車說其輶火焚其旗危張之狐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  
于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帝戰于  
阪泉之兆鄢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賊射其元王中厥  
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  
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  
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姓盈末姓子蓋言羸與盈同  
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魚尾衛流而方羊裔焉閭門塞實乃自後踰此十占  
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  
惟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于氣或取於  
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  
可爲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龜卜

唐李肇謂龜卜之法當廢楊用修極是之用修曰聖王  
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剝之煮之何其慘也摘  
巢毀卵則鳳不留剝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之世使鳥  
獸魚鱉咸若而獨忍於龜何耶古者龜筮皆有書孔子

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且惠迪從逆吉凶  
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而龜焦以至仁伐至  
不仁何事於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其後漢高帝入關  
不聞其卜而後入也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  
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  
元王不忍龜之死反覆千百言元王不忍于龜即齊  
宣之不忍于牛也二王其有仁心哉宣王以羊易牛善  
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  
之興且霸乎用修此論最善愚觀古人雖用龜卜然大  
事用龜小事用筮龜亦未嘗輕用觀漆雕期對孔子臧  
氏家有龜文仲三年一兆武仲三年二兆孺子容三年  
三兆是也後世小事亦卜而每每響應於販鬻奸宄之  
徒故龜之應愈靈而其受剝剔之禍愈甚若以子服惠  
伯所謂忠信之事則可推之龜之靈乃其所以不靈也  
易言天生神物謂著與龜今著草不生久矣而筮未嘗  
廢占者亦未嘗不驗然則決疑者亦豈必龜哉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  
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蓋  
精誠既極鬼神從而感應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李廓王建皆有鏡聽詞鏡聽今之響卜也

金燈山趾有淵，每歲人日，郡守於此修油卜故事。謂以油洒水面，觀其文，驗一歲之豐歉。山在夷工又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圖經

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用瓦子過客投之，以下休咎，仰為吉，覆為凶。新書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破為吉，不破為凶。一云：雞距占卜，用羊脾骨，以鐵椎火

雖之，視其兆，折以決大事。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北戶錄：邑之南

有雞卵卜

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

學齋佔俾云：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之瓦兆。古法也。小

說雜書傳：虎卜，馬卜，紫姑卜，牛蹄卜，雞骨卜，雖不法於

著龜，亦有可稱者。今漢中夷羅一切事，疑不能決，輒請

巫師殺雞，籤其腿骨穴，斜五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

奚婆一曰：桑弓薄其法，特神驗云。羊脾骨卜見孟

宋太祖時，或詰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

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

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為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

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廷廣池，且及吾穴。

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垂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此事見奔轡集。

虎筮風卜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筮，出朝野僉載。嶺南人有病，以虱卜之，向身為吉，背身為凶。出西陽雜俎。

卜錢

擲卦以錢，起於嚴君平。唐詩：岸織女支磯石，井有君

平擲卦錢。

都少卿玄敬嘗言：家有宋板京房易傳，得於郵陽余少

宰子積者，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言。卦分世應，

起星氣，筭位，即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丈

理微密，比太玄頗為簡易云。中和堂然則擲卦以錢，或

者其起於京氏乎？

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又欲其簡便，要不能盡

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

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宋文公以為錢之有

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

法而用之故建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其曰乃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桂穀說論

勾陳騰蛇

楊用修曰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勾陳巳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故戊巳同為土豈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共起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於方為北又為朔於人身為腎有左右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修德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周蒙直簡冥以配四時而冬兼簡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不驗豈不由此

占鼎

孔子家語載孔子嘗使子貢久而不返占之遇鼎弟子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固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明且子貢乘潮至

西域胡

漢書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高僧傳漢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天竺人法蘭至眾人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西溪叢語載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灰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百里而不絕者乃地脉也後漢書武帝亦不能盡記其說武帝穿昆明池正西北方地也

卜伐

六韜曰文王使散宜生占卜伐殷吉乎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蓍交而拆散宜生因曰不祥不可以舉也太公進曰非子所及聖人天地之道承衰亂而起龜者枯骨蓍者朽草不足以辨吉凶春秋傳曰吉凶由人也○感應經朽骨枯草安知凶吉本此

卜翊郭璞

卜翊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

翊曰吾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此翊曰子勿為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翊為劉聰軍將敗死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翊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為敦叅軍而復為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翊謂璞不為公吏可免璞被聰一召即行何也璞之言不能免則何為甚營之裸身披髮雪刀誅殷管免之策止于是耶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

### 建除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為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入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遇建平破收日皆不用以建為月陽破為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互為魁罡也酉陽襟組豪篇云周禮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語正義曰案堪

輿書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為陽破陰陰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為破未之前聞也容齋筆

### 旺氣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撞木聲以問左右曰某人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日裕不數歲藏銀百萬果徹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續巳

### 三瓦

東園客談云予家有堂名樂全虞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間猶倦倦服善如此世之寡陋疾才者聞此能無愧乎○按三瓦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天尚不全故世為屋不成三瓦而陳之註徐廣云一云為屋成欠三瓦而棟之



然則三瓦傳也非註也衆仲謂注考亦未詳

仕宦多忌瓦且不赴官人多不曉瓦之義或云兀字九上官忌初四初七十六日十九日名曰不祥日應齊開覽

### 堪輿

霏雪錄載嘗見有作東謝卜地人用羊眠鶴飛事乃章得象母練氏嘗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後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鵲啼章家墳是也又孫鍾設瓜三異人示鍾葬地已而皆化白鶴飛去鍾于其處葬其母後權亮休咤四世鼎峙于吳

陶侃傳微時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父老曰前岡見一

牛休山塢中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云世出二十石言

訖不見侃尋牛因得地葬後為大尉三世為益州刺史

盧氏雜說唐僧泓師云永寧坊東南是王杯地安邑里

西是金蓋地白孔六帖

### 宅兆

唐子西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達觀新邑管卜瀝澗之東西詩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今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

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

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

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福利乎郭璞謂本體乘氣遺體受蔭夫銅山西崩

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皆生氣相感也若死者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耶世人惑其說有十數

年不葬親者有既葬而相之至三至四者有因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骨肉化為仇讎者皆璞之

書為之也且人生貧富貴賤夭壽謂之天命不可改也

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揚誠齋嘗言

璞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乃身不免刑戮而子孫卒以哀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

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

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本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

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掘起寒微祖父皆火化

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孔應得云朱海菴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謂好奇癸辛雜集禮記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蓋言自上而下耳

金山西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傍却入馬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鑿而得金故曰金山東漢書地理志

家語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乎孔子對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

東漢書地理志

東漢書地理志

東漢書地理志

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淮南子哀公欲西益宅吏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肱曰吾欲益宅而吏以為不祥宰折肱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益宅蓋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肱所言不同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

### 遁法

游用之曰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門為吉開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也

### 拘忌

今之仕人率多拘忌凡營造婚嫁往來必選日卜時少有違礙則以為不吉坐客言笑偶犯所諱輒終身讐之及見東漢順帝時廷尉吳雄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塋人所不封土者塋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

東漢書地理志

東漢書地理志

東漢書地理志

大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舍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方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多談為證因錄之以開世俗一禁云

陰陽忌諱固不足泥然亦有不可略者嘗記丁顧言少卿云昔遊宦蜀中至官有期駐舟江潯游憩山寺遇老僧問丁公何為而至丁具以之官告又問期在何時丁

又以告僧曰：是所謂兀日，可不視事，弗避之。君必以事去，君笑而不應。既至官月餘，竟以事免歸。丁深異之，於是復道故處，從僧謁其術。丁屢以語公，臨治頗用之。東園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談為謬。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西溪叢語

夢

竹書紀年註載：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歷，夢肩長與髮等，遂登廟。卷之五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祈功名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剝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為作帝王鬚，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捫其鬚

曰：帝王鬚，真宰相也，必木大驚。

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已而太史語宣曰：前夜之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

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之，異日為翰林學士，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熙寧中，厚之除學士時，先後同入院者韓持國、維陳和叔、繹、鄧文約、楊元素、繪，并厚之五人，名皆從系起，始信弟兄之說。蔡茂為廣漢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取之，得中穗，復失之，以問郭賀，賀慶曰：大敗者，官府之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也，得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也。袁職有闕，君共補之，句



日代戴涉為司徒傳

### 術數

趙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晉陽館中有孺孺客同館胡沙門指語蔡母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算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曰必不少但更擲之果落一實

安史高貞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元理嘗

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

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

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

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

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數

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

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笑曰諸蔗二十五

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躡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五萬雛羊豕鴉鴨皆

道其數果蘇肴載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

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以組上蒸純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畢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傳李南南傳項璠璠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李宗回與客入關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

與公各飲椒酒一杯食五般餽餽不得飯明日見令

令曰二公衝寒且速暖酒來仍著椒酒良久女奴與令

耳語令曰總莫來謂二客曰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

其作惱枝歲節飲食適云五般餽餽者何者某令總煮

來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得飯

明史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看

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饌饌二十梳橘皮湯平明

有勅召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饌饌賜之栖筠對御不

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

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二十梳方愈史

食祿

韓晉公浚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慈將提之吏曰某

有所為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

人吏曰無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

所主吏曰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迺後為驗明且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熊麋一石上以其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少服橘棗之類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如某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佐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 圖識

光武令尹敏較圖識敏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

類世俗之辭

恐疑誤後生

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

曰君無口為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竟不罪敏敏此事

謂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託焉以諷亦可光武所以不

罪敏豈以一問首服為可恕耶抑心知圖識為世俗所

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桓譚論議意與敏同及

出為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何至憂戚殞生

漢高祖過相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相人相人者迫於

人也不速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相谷遂為若

人所害幸而得免後漢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

眭固也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

宜也此固不從司空曰先入犬城且當取遂進軍擊平

之漢唐馬懿討李懷光至一村曰壞懷村喜曰吾謀

懷光必矣遼主德光伐晉回至殺胡林而巳宋吳璘與

金人戰大敗之於興州之殺金坪澶淵之役亦以宋捷

為吉兆岳武穆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

一鰲者問其果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爾武

穆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一戰平之蓋用兵行師一得

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

之塊此本相戲而予犯乃曰天賜也却從吉兆上去

蓋以堅從仁者之心如孤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

動眾若老姬赤帝之稱苦礪雲氣之瑞安得不使豪傑

之景從乎近日廣西馬少恭與參將同姓者征徭至

雙倒馬關皆沒于賊辰濠反至安慶舟泊黃石磯江西

人呼黃如王音嘆我應失機于此遂就禽

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歸長沙馬殷以其豪而眾多將

拒不納或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國家強伯之兆

遂待以禮因其謀使部將李勣擊南越拔管桂十八城

劉龔懼而乞盟勣勇壯絕倫人號為李老虎

三楚新錄

前定

唐王侍中處回一旦有道士携花子二粒種之遂巡花漸長漸開已乃爛然道士曰此公家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處回官至太傅

唐李固言嘗行古柳下見一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君也用柳汁染子衣

固言許之未久

李德裕自言三遇異人禁苑居相位領節制皆與之協不差歲月惟謫南荒未嘗有知之豈禍患不可移神

所秘耶

職官分紀

卷之四

王

王猛少貧鬻菴為事嘗至洛陽有人置菴曰家在此可隨取直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坐胡牀從十許人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舊菴送出山顧視乃嵩山

晉中興書

桑道茂初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某姓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一紙云所犯罪愆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有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為書之後朱泚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置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放以為上客

史按

道茂知禍而不自避必待西平豈數不可逃耶亦異矣

開元中吏部令史馬遊秦年滿當選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曰某官已定不敢復有所覬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光庭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也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重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則如言爾

識語

續前定錄

卷之四

王

福州舊有識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黃朴賜第之年元月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黃騰天下

唐書

盧嬰劉甲

唐有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

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鴟鵂或遇諸塗無不急走遠避李豫亨曰此非由尤世夙因何以致然余謂士人交遊自宜慎擇與非其人漸入邪回人非鬼責有固然者若無因而致如蘆嬰劉甲終不可信未必然之禍而棄之也

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蹇無故墜井每入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北夢瑣言

琅邪代醉編

卷之十五

三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五

姑蘇張鼎思齊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卷父校

母服

古者父在為母期武后始令同父三年開元五年盧履冰以為非是田再思曰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乖先帝之旨聞人子之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履冰謂武后陰儲篡謀升齊抗斬棄陵唐家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元行冲亦謂孝莫大于嚴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期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竟舜周孔所同帝弗報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二十一年又詔為母加服齊衰三年及頒開元禮遂依行焉唐書雖然其後德宗有后之喪太子及舒王將行三年之制柳冕請依魏晉故事穆質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惟行古期年為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為然唐書又李晟二子愿怱居母喪大祥而除官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書然則此制唐時亦未通行也宋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殯乞通持五十四月服仁宗許之宋會要熙寧七年命官祭酌舊例定為新式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亦宋會要朱子語錄

曰儀禮父在為母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元  
吳澄服制考詳序云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  
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古人所勉者實後世所加者文  
也我朝洪武七年勅禮官定議有引子游問孔子魯昭  
公之服為對聖祖曰喪禮久出天王昭公諸侯也問  
孔子欲更其禮孔子不教人不忠故不言期之非及宰  
予閑居之論孔子却言其不仁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  
情乃斷自聖祖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  
衰三年而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蓋至我聖  
祖而後人子之心始無憾矣彼謂隆其實而殺其文不  
知苟無其文實終無以自表且古所謂不肖者全而及  
使之何所據而企也胡翰讀喪禮云唐孔氏謂子於母  
居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不安而創為是說耳古  
者為師心喪三年師本無服故子貢以義起之苟施於  
母子之間則疏衰齊裳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  
猶為心喪所謂服者以表衷也斯亦偽而已矣此言可  
破心喪之說

婦為舅姑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  
而祥十五日而禫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

之服青練謂其尚在喪制因亦同夫之喪紀三年貞元  
中因舍曹參軍蕭據狀下禮院詳定博士李若議開元  
禮婦為舅姑女子適人為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喪服  
傳曰女子適人為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父母  
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李浩曰舅姑之服  
當以若言為正吳澄曰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  
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王祿曰禮經女子出適  
以父母三年之喪析而為二故舅姑父母皆為期喪宋  
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奏三年之內凡  
庭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披綺羅之餘夫婦齊體氣樂  
不同齊衰三年於義為稱詔從之遂為定制太宗孝明  
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

王博文

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  
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  
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  
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博文積事  
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  
又有此詔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  
上以作勸諭非人子所得私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

絕世禮何居乃若以喪而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朱子  
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  
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子上若是子思嫡長  
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此說則可疑又荅林擇之  
書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隆之說亦似無交涉或記之  
者誤

### 張永德

詒謀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其所親生而視  
之愀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  
之右出母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劉氏存日

張永德

卷五

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時問嘉  
歎封荳國太夫人此可謂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  
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  
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  
使命往來遺問否朱子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  
是都做不得

### 郭積

宋郭積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喪知  
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  
奏聽解官中心喪心喪蓋始於積胡明仲之賢不在積

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嘆言者論其不  
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  
自處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 嫂服

記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吳澄曰喪有以恩  
服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以義服者婦為舅姑之類是  
也以名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  
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  
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唐魏鄭公等  
議云或有長年之嫂育童孩之叔幼勞鞠養情若所生  
分饑共寒契濶偕老其在生也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  
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善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  
仲嘉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竭誠至感馬援見而必冠  
孔伋哭之為位嫂叔之服請從小功後世嫂叔之服始  
于微等之議

### 袁昂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彖所養彖卒乃制菴服人有  
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  
加制一篲同覺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毅同居  
毅亡援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

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按韓退之嫂鄭喪服菽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磨礪之死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設祭奠食躬自臨視以此爲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 李昉王曾

宋李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爲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爲叅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准贈官宗元贈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我朝本生父母有移封若叔父母則未聞也

### 歐陽脩

歐陽脩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脩者仁宗朝王沂公是也

### 朋友服

朋友有服始於大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 同僚服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此以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 張耒

宋張耒在穎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耒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

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幹持心

喪三年

### 石宣程賀李庭芝

前輩感人知遇爲之服者若東漢士於舉主往往有之北魏捕陰縣令黃宣亡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塋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裹經歛附苗建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程賀爲崔亞持續三年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扶其柩塋之興國軍棄官爲珙行三年喪



荀嘗

風俗通曰司宅表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  
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  
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  
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宣度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應劭曰孔  
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如父而無服今人乃為制  
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凡今杖者  
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而不歸來凡

王儉

庸小坐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王儉

齊諸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掾屬  
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  
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  
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授府  
應服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還為陳  
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  
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錄南北朝  
是甚時節而士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

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田况

宋田况傳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  
仁宗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  
不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奏  
請持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不同於  
是竟為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  
服論者以為如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  
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

武陵威

武陵威

卷之五

本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嘗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  
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  
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  
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  
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應劭曰  
何有道諾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  
此之事豈不似是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  
事正母之號耳愚謂哀其無歸非威本意其意以寄已  
思親之念耳此即門人欲事有若之意也似則似矣豈  
真吾母哉牽於情而不能斷之以義故君子有不取焉

情不能忘為丁蘭可也

砥目

我吳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瞽丁每朝盥漱訖即舐母之目俄而左目明未幾右目亦明此事載輟耕錄又江南孝子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傭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嘗問陳氏子第言舜為父瞽瞍舐目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明誠孝之心無感不通理固有然者獨所謂舐目而致明未見經傳不知陳氏子第何從得之歟抑或為此言以歆彭氏之子歟

身代母身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遍

身母安朝野

蕭綜

梁武帝第二子綜封豫章王初母吳淑媛在齊東昏侯宮及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非一問母母問夢中形狀類東昏因密報之勿泄綜遂於別室祠齋廟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滙死者骨滙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滙血試之既驗在西州生火男月餘潛殺之既瘞發其骨又試之君子曰哀哉綜乎志足悲

矣載書

王少玄

唐王少玄父死無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手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玄鑿膚闕旬而獲本傳

李勣

李遵勗本名勗崇矩之孫繼昌之子真宗朝尚長公主御筆增為遵勗升為崇矩之子繼昌之弟自此為例實亂人倫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詔述英宗治命應公主出降其夫不得升同父行蓋英宗久欲釐正以病未果出命故神宗以遺命行可謂善述人之事矣

防年

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休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帝從之議者稱善漢武故事

報父讐

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璵璠為父復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宋太

宗雍熙三年京兆府鄠縣民鶚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王祿曰惜乎瑤琇之不遇明主也而遇林甫也按禮經父之讐不共戴天然殺之而是者又有令勿讐之文則將安從乎余謂殺之而非不共戴天不待言矣殺之而是人子之心豈能遂愍然哉律有擅殺之條訟之於官可也擅殺者抵罪雖不如手刃之快而恨亦申矣

管秋陽如乳子者實禽獸之流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陽受先生遺體食伴無嫌也荀氏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大齧一狸狸齧一鷄鷄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五參賢哲之念猶欲啖人而况遭窮者乎竊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聖人之言人共曉簡策中乃有文舉此等議論舛謬何為至此方之管寧不肯棄附車之人逕庭遠矣

向雄

向雄經事鍾會會誅後雄收殮營壘晉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作逆又轍收葬若復相容如王法何雄對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枯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讐枯骨以為將來仁賢之資乎晉王稱善柳仲郢先為牛奇章辟客衛公知其無私奏為京尹仲郢謝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仲郢領鹽鐵特取衛公兄子從質為推官知蘓州院令以祿利贍南宅時令狐綯為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誅自裁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深痛惻綯深歎美即與從質正官夫二賢之言理既順正辭亦暢達能使怒者忘怨且厚誼高致自能感悟世人彼雖有恩好倘遇嫌忌遠自遜避背德忘友亦所不惜用情厚薄豈不逕庭存此二事以敦世風

郭亮

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車鉞右秉鉞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報

來承詢

祥符中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詔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余嘗至其村聽事猶在族入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聽事有竹簞亦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爲士大夫者所以能義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况貴賤殊途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手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胎訓錄

###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繫衣繼纒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往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

### 鄭軍

都督山公雲鎮廣西時有一老隸鄭軍者性鯁直敢言

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忌食矧廣西質尚貨利我亦可貪否年曰公初到如一新絮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也公又曰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年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在鎮踰十年庶操始終不渝固不由年而年亦可尚云

畫錦編

### 御史臺吏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之此語諠於緡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

東坡志林

卷之五

五

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關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造食指揮數四庖人去復丁寧之大凡役使者受以法而觀其威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鵝林子曰此言似覺知大體者嘗見達官分置下人語多不詳及其失誤加責亦已後時昔張茂先問孔明言教何碎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溫厚與凡人語宜碎茂先大善其對此真得君子之心

若直挺者所謂下人強作解事者○余謂處分國家事不得不詳若治酒延客其事甚易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代之主人何事喋喋聞吏之直挺非過也

### 黃承事

尚書張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者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糶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皆在籍中而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承事名蕪濟

### 陰德

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待榜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何如相者曰以公骨相豈敢相許莫若種大陰德可以挽回造化士子歸途自語我居窮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

東坡志林

卷之五

七

東坡志林

卷之五

七

常假館每見為師席者多誤人家子弟從今只留心教導以此種德後三年復預計偕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楹間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揭榜果然士子往謝之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東谷所見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乎常久而已

唐夔州推官楊旬積累陰德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夔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乃旬詳獻罪因有從死罪正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決放

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虓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 陰罰

唐李登者年十八歲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乞入冥為勘當此生如何法師上章梓潼祠伏謁見梓潼命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三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燈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

### 水中岸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父有通名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後果為荊州刺史傳本

### 不娶

曾子出妻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漢王吉子駿為少府喪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

### 李約能打破財閥頭約非止身家傑也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驗商胡約自以夜光舍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 崔樞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礦脫歿君能終始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遂於阡陌後一年崔遊馬毫州番婦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宅室不為盜

發珠必無他遂開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 還妾

王安石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綱運失舟家貲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為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為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巡而退

### 嫁婢鍾許二公視人猶已非徒名也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窺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鍾離君呼牙儉問之復答於老處其得其實遂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父辱當報能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營辦許答書曰遵伯王

恥御為君子君何自事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李丞相有二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于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褵務在明察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婦封股作羹及薨服衰三年僕雖竊金亦非無良心者

沈詹事持要坐葉丞相論恢復殿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携與俱行處筠九年既歸呼妾父母歸之猶處子

時人以比張忠定公會稽潘方仲矩獻詩有鑽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也風流之句見談藝

鄭景望記聞云乖崖帥蜀時給辭濯綢繒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人人遂止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蓋未常有犯也趙清獻公帥蜀口有妓名杏花喜之戲謂之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夜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



此念息。雖承命實未常往。郭持正言張帥蜀時新有變。帥中多不携家官。擇良家處子十人。執浣濯組紉之役。張始不用。既恐不便於後。改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滿。悉嫁之。則處子也。毛義夫云。趙帥蜀時。聞某妓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集。則呼之一日。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曰。俟來呼。則入。清獻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出。忽舉盆澆炭上。煙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

秦君昭。秦真。不為色動。人非秦。為不可致。

輟耕錄載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饌。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某部主

卷之十五

七

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附達秦弗諾。鄧懇之再三。勉從之。迨運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蟄。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定館。往見主事。主事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附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鄧公付託之意。知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為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二志。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比。

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子孫咸至顯官。○竊謂下惠之女。夜無所適。叔子之女。雨無所投。不得已而留之。如其可已。則二君亦且為魯男子矣。秦君於主事。非有相知之素。鄧友之命。峻拒之可耶。雖能為柳為顏。然非常道也。

劉夔陳睦

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棲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於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死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

東坡詩集

卷之十五

七

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姜夏沉者。斫衣井旁。其嫡子墜井。妻訟于州。謂沉香者。擠之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嫁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椽。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身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盖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授。聞廟師那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那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仰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書永

生誌

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樂天辛秘李栖筠王績  
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  
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  
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我朝楊  
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  
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燾作成化末年南京吏  
侍王僎為三原王端懿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後為  
太醫院判劉文泰撫奏以為沽直文泰係傳奉官為莊  
懿所抑假以報復然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去位矣  
事詳介庵先生年譜笨哉生曰未死而自為之猶之可  
琅邪代醉編 卷之五 古

生祠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子公祠後漢潛山人生  
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韋祠巴郡王堂九真任  
延武威張奐晉之廣中丁紹池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  
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皆立生祠齊新安伏宣唐義成  
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靈州韓遜有覺荀勗為安陽

令民為立生祠見虞預晉書狄仁傑為彭澤令人為立  
生祠見本傳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五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寤生

左傳鄭莊公其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前秦蒲洪其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後涼禿髮氏祖壽閼其母因寢生壽閼被中南燕錄慕容德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以為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餘冬序錄按寢而產似易者然史記曰莊公寤生生之難則似與洪德之生不同

孿生

昭十一年泉丘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云似雙生  
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男名曰圉女名曰妾  
漢霍光妻生子孿生疑其長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曰日生良以辰為兄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妹曰妹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一

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二女並以前生者為長

西京雜記載霍光妻一產二子光引殷王祖甲許莊公唐勒鄭昌時文長倩滕公為証並以前生者為長王長公曰史稱光不學無術而博洽乃若此信哉然先後之序亦有不同公羊傳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夫同一母也而據本意立後生則是以後生者為兄矣因錄之以廣異聞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趙曼萬金又

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一產二女歸於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冒姓趙氏宜主聰敏家有彭祖方脉之書善行氣微長而纖膩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此絕色也俱選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嗟賞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飛燕外傳

唐王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學生學所并反方言陳楚之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華秦晉之間謂之健子釐華

趙魏之間曰學生

學生相肖

白汲與其弟學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水冠以為別與宋伯象

陳國志

陳國張伯楷與弟仲楷形貌一般仲楷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楷自窓外走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

伯楷也妻報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楷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楷笑曰誤誤我固是伯也婦又大慙

陳國志

宋伯象

三

而羞恨其兄弟狀一同也風俗

白張相肖皆其貌爾若德之相肖未有如八士者楊用脩曰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汲

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

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姓與汲冢書南宮姓合

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又合周密曰晉語曰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閼天謀於南宮詎於蔡原訪於辛尹韋

氏云八虞八士皆在虞官據此則八士蓋文王時人融

向何不言文王耶既言八虞又言南宮則八士之為南宮也又未可據矣

吾吳景泰中舉人李應禎初名姓弟名孖雙生見吳郡人物記○鄭漁仲六書略孖津之切一產二子也

四乳俱四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河汾縣

一乳三男  
汝寧士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吳陸鍾人傑知光州時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中以貌類難別故髻以識之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有一乳三女者與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為議而聘焉續已編

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吉祥次壽山次福海有司以聞詔賜米鈔後俱入邑庠

今上辛巳子同年長山劉一相為高平令民吳守倉妻牛氏一產三男令為給米贍之又塾屋顧令連壁博與人與弟合璧同生其母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

協生

楚先出自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淇  
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焉啓其右脇三人  
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見  
風俗通按世本帝系作女嬪音蒯六人者名曰樊曰惠  
連曰錢鏗曰求言曰宴安曰季連錢鏗即彭祖

背生胃生

竹書紀年註脩已出行見流星貫昴夢稜意感既而吞  
神珠脩已背圻而生禹於石紐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  
日從帝祀郊禘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嘶卵而  
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  
遂孕胃剖而生契禹契之生一剖母胃一圻母背誕妄  
不經甚矣又武王之伐商也白魚躍入王舟湯東至洛  
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湧武有白魚則湯有黃  
魚可笑

千寶曰前志所傳脩已背圻而生禹簡狄剖胃而生契  
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  
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  
無恙斯近事之信也

生鐵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

楚王命鏘邪鑄為雙劍列士傳

生蛇

竇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  
有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按人生蛇本怪異不足信  
特以其載于正史且以武賢者之生而與蛇同胞又事  
之至異者故錄之

生珠

唐大順六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  
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圓漸長大如杯

生龍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  
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  
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葬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  
其墓在褒城縣又有魯女揭衣石庾信詩所云南國女  
郎砧也

卵生

楊大年母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妊而誕  
則一鵝雛也舉室惶駭今棄之江其季父聞而追之既  
及江濱鵝已蛻而嬰兒具焉猶餘紫氎尺餘幾月乃脫

見本傳昔徐偃王知生大年其亦知生者歟

徐國宮人妊娠產而棄之獨孤老母有犬名鵲蒼嘶外以歸生小兒生時正偃故為名徐君聞而收養之長而仁智襲徐國鵲蒼後死更生角而九尾偃王葬之名狗壠見偃王誌

十四月

堯十四月而生故弗陵為堯母門然堯以前皆十四月生也莊子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林慮齋曰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陸方壺曰開竅太早故有天閤而不長者然則十四月而生在堯時豈獨堯哉

六十歲而生

柱下史處母腹八十一歲而生鬚髮已白事雖不經然傳之已久無不知者佛家有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處胎六十年父長者香蓋捨其出家執侍九祖未曾睡眠謂其脇不至席號脇尊者焉持化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告衆曰此地變金色富有聖人入會言訖地變金色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立前而說偈曰師坐

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今入三摩地祖乃度之李泌母周氏娠三歲寢而生見鄴侯傳

田無嗇再生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方與有女子田無嗇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墜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

趙春

平帝元始元年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棺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亡夫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

長沙桓氏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之遂生

李娥

續漢志初平五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于城中有行人聞家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死凡十四日復活余讀五行志作建安四年注載于寶搜神記甚詳因備錄之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娥富謂墳當有金寶盜發塚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

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問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不又我見召在此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歛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邪是吾外妹幸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勅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蔡仲雖發塚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

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一九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腦也

#### 杜蝦婢

漢杜蝦家婢而婢娛入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暎有頃漸問之自謂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塚後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漢末關

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嘗置左右問漢時宮中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 范明友奴

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輩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正住處

#### 蔡邕

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商芸小說



羊枯

太宗晉書羊枯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女先無此物枯即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枯之前身也

梁國女子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婿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續博物志

奚懷息女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懷息女年四歲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送女來視云其年四月三日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人採來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續博物志

阿練

晉中書令王珣有一胡沙門每瞻珣風采曰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願亦足矣頃之病卒珣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先身故珣字之曰阿練續博物志

向靖女

向靖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後又產一女年四歲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也靖覓數刀手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續博物志

于寶婢

于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續博物志

于慶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于天遂卧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誤搜神記十二真君傳

顏畿

晉咸寧中琅邪顏畿得疾就醫張嗟遂死嗟家人迎喪旛每繞樹不可解送喪者忽為之言曰我當復活慎毋望我也父拊而祝之曰爾當更生豈非骨肉所願今

但欲還家不葬爾也旒乃解還家開棺體皆溫於是漸  
漸氣息以綿飲瀝口能咽遂與出之其弟含絕棄人事  
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 顧非熊

顧兄字退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兄哀悼不勝  
乃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淚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  
多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  
於兄家二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  
成應舉擢第詩話

### 史妯

陳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時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  
我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拄我墓上若杖拔掘出我及  
死埋之拄杖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果拔出即掘尸出  
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後與隣人乘舟至下邳賣  
鈿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干  
里暫得歸耶答曰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果然考  
城令鄆賈和聞之姊病在鄉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  
遙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搜神記

### 崔涵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達多發冢取磚得一人自言姓崔

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  
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  
送死之具涵言作棺棺莫作桑槨吾地下見發鬼兵一  
鬼稱是相棺主者曰雖是相棺乃桑槨也酉陽雜俎

### 顧慤

顧慤為縣吏數被鞭笞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  
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若顧慤是劉  
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慤省覽了然明悟乃攜集  
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  
之時謂死劉楨猶生顧慤牛僧孺

### 李嵩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誓願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三鑄  
而不成其後功力復集選日為像澄空乃登鑪顯揚聲  
曰吾少發願鑄寫佛像今年八十此更違心則吾無身  
以終志矣吾今俟啓鑪即於金液捨命儻大像圓滿後  
五十年當為建重閣耳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  
揮手謝眾人投身如飛鳥焉及開鑪像端嚴莊妙毫髮  
皆備并州人咸思起閣覆之而功力極廣無由而致開  
元初李嵩充天平節度使出游因觀大象曰如此相好  
而為風日所侵即施錢萬緡周歲之內重閣成就今此

都所謂平等閣者是也計僧元像成之日至曷正五十年矣則曷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集異記

### 惠州娼

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譔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龍城錄

### 邊錫

邊錫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錫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祭用之平建州充湘潭號為邊羅漢王壺清話

### 杜明福

白敏中記開皇中滑人杜明福妻齊氏死為崔氏子名顏武仁壽中為滑守因乘馬入杜氏門呼明福指東壁取昔所持法華經并金釵果得之明福感嘆久之遂施宅為寺人因號為明福寺

### 房綰

唐房綰為廬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劉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綰曰頗憶此耶綰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東坡詩序

### 嚴武

嚴挺之娶裴卿女纔三夕其妻第一人佩服金紫美鬢鬢曰諸葛亮也來為夫人兒既妊而產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妾也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示之曰汝何戲之甚矣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真嚴挺之之子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將虎鬚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矣房太尉綰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賢矣然二公幾不免虎口乎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之危也杜初自作閭中行亦云豺狼當路無地遊從雲漢子曰或謂章仇大夫無瓊為陳拾遺雪獄陳見字子昂高適侍御與王江寧昌齡中冤當時用為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棒殺之後為嚴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

### 玉簫

西川韋相公鼻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  
曰荆實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祗候玉簫年稍長大因  
而有情韋以違親日久辭之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  
首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玉簫歎  
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愍  
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後韋公鎮蜀到府  
三日詢姜玉簫何在姜曰僕射維舟之久與伊留約七  
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云黃  
雀銜來已數春別時難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  
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歎想念之懷無由再  
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  
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便當託  
生却後十二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後韋公隴右之功  
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還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嚮附  
瀘焚歸心東川廬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  
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而中指有肉環隱  
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知存歿之分一  
往一來玉簫之言則可驗矣○按玉簫再生初名不易  
玉環在手尤為顯異然韋公自身亦輪迴中人也致宣  
室志韋皋既生有胡僧曰兒乃諸葛武侯後身也因字

以武侯

鄭采娘

肅宗時潤州刺史鄭代有女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  
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車羽蓋下問采娘曰祈何福  
曰乞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十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今  
三日不語當得奇巧化為男子後代嫂張氏有娠采娘  
病曰我若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尋卒逾月張氏  
果生一男能言便問采娘戲靈之物因名之曰叔子及  
長位至柱史桂苑叢談

趙雲容

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之藥元之與經  
雪丹一粒曰汝服必死不壞百年復生至元和末百年  
雲容果再生高道傳

韓況

韓況廬間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  
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諧一宮有人  
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為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  
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順  
還投書韓公發視之其文不可曉以為妖妄有一客龐

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曰此宣父科斗  
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  
自憶克保終始神仙感遇集

李士謙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喻之曰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  
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  
然矣至若繇為黃熊杜宇為鵲鳩褒君為龍牛哀為獸  
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菴宣  
武為鰲鄧文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祐  
前身李氏之子豈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  
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  
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

無啓民

無啓民居穴食土無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還化  
為人細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為人皆穴居處二国同  
類也博物志

賀克

賀克五代石晉時人死而復生宋真宗東封泰山出謁

帝不之省東坡謫黃州亦來訪坡亦不之奇也楊用脩  
曰近日朝邑劉太守偉死已廿年其親友韓邦奇復見  
之與之飲食亦不敢問其何來此事不可謂無但難以  
理推耳劉太守貴卜留都人稱劉翁子許驥

圓澤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遊  
峨眉源欲自荊州遡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久絕  
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發荊州舟次南浦見  
婦人錦襜負墨而汲澤曰所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  
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子三日浴兒願公臨

手

顧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六三  
日源往視之見見客即軒渠而笑李後如期自洛之吳  
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常有李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  
勿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是  
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唐書

真西山

真文忠公德秀建寧府浦城縣人先是有道人於山間  
結庵練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

五日即還、勿輕動屋宇、後數日、忽有叩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

### 郭祥正

郭祥正、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梅堯臣一見嘆曰、真太白後身也、舉進士、歷知端州、棄去、隱于青山、所居有醉吟庵、有青山集、一統志○按梅聖俞贈郭功甫

東坡集

卷八

七

詩云、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貴死義難忘、今觀郭氏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

姓羊、詩話

### 范祖禹

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禹仲華、內文明篤行淳備、改字淳、或配以甫、故字淳甫、家傳

### 馮京

馮京、馮京患傷寒死、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為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

子他日勿載誌中

### 陳堯咨

陳康肅公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鬚髻意象軒傲、目康肅公連言曰、南菴語已徑去、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

### 張方平

滁州志、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事、遊琅邪山、輒俯仰、因勅從吏取梯陟梁、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死然、不殊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

東坡集

卷八

七

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東坡、東坡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螢雪叢說、王十朋詩、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裡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碑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 王黼

王黼將明為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有廢丹竈、又有茅屋、數間、道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者、壁間有題字云、白髮高僧酷愛山、一耕一鉢老禪關、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閑、慨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

人遂逐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魘  
于室中呼覺問之云適為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  
曝書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  
有王大傳生日詩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竈爐用此事也  
窺井事載博物志

### 盧媚兒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  
香散越滿室人皆奇之公知潁州時有一僧自蜀中來  
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女前身嘗為尼誦  
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之信後見婢

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入命取  
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

### 蘇軾

蘇子由在高安聰禪師夢同迎戒禪師坡至云某八九  
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云姚方孕夢一僧齋而  
眇來投宿聰驚曰戒陝右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終於  
大愚逆數蓋五十年矣後坡謫英州與僧書曰戒和尚  
又鑒脫也

志林

### 黃山谷

何遜春渚錄云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涉陵江石間

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墓傳石刻其略言山谷與東  
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  
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  
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  
經志願後身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  
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  
此後山即某墓啓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  
修掩而腋氣遂除何子容曰既見而人不當有二此有  
夢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無理甚者  
也

### 葉文鳳

葉文鳳溫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日於旅  
館假寐夢人請乞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嫗  
云今日忘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其所業  
乃曰吾兒業儒讀詩經舊文尚有葉自思與其子生死  
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彙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  
不差葉因拜嫗為前生之母奉之任所終養

### 趙閱道朱晦菴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  
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人德



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聖人與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修七

### 蔡仍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後為顯謨閣待制初公出帥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游惠山時邑人楊生與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吾與之為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為楊生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生之時然三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情然不能言矣蔡惕至今往來如烟眷陟將

仕郎泊宅編

朱或可談云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丹陽王家兒訪之妻子尚在相見語如平生至八九歲漸不能憶矣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曰我是黃陂縣典史孟澤之男名亨甫十七歲病脚死雍丘牛商多往來黃陂傳聞于澤往視之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歸見舊母相抱號痛凡其昔時事歷歷能道焉○按蔡仍前生一謂丹陽王兒一謂錫山楊生蓋傳聞之誤

### 都下小兒

宋人雜志都下一小兒纔三歲曲拍皆中節在母懷中

食乳燃手指應節蓋宿習也此小兒豈非前生為善曲者乎

### 通真子

蜀人通真子註叔和脉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至淮之邵伯鎮族於僧舍亦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問之曰子若不設肆誰則知之吾給子具試為之既而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日主僧將化召之前來密語曰子前生在此街鑿井今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而化推蓬語

### 周文安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計偕日舟泊邗江夜見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三原王太守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王得詩甚訝集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王卽以此復公前此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潏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為驗果如言易啼為笑近時

進士太原王德華瓊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為西僧竊以為此皆豪俊之士自託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雙槐歲抄

### 徐延之戴文進

徐延之將誕其父珙夢故人瞿宗吉求訪既覺而生延之後學問文章幾於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進之父能五墨而沈明遠善繪神像絕藝也父亦夢其入門是夕文進生而戴之畫遂擅天下修七

### 山東耕夫

山東有耕者侵及隣人之隴隣人與鬪擊殺之已抵罪後一年隣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人怪而問故曰吾死

後見陰司

後見陰司

後見陰司陰司憫其誤斃因命復生曰當為某入予以二鬼送之時尚早引避澗中有登瀛者鬼曰此即汝父曰我與之友久矣年且長寧為若子即欲去鬼強持之將暮挾至房櫳外見婦人將產曰此即汝母吾復乞脫二鬼持之益力須臾子誕二鬼送吾從顛門入其子即哭二鬼行吾力出其子不能哭二鬼復入視曰逃矣時吾匿桁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急按之其子復哭良久吾家門戶事吾盡知之乃負往至其家歷歷述說生平事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因訴于官曰吾

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恠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迺能久視憲副曹金具述之鷄林子

### 法定

近清江通慧寺有僧法定死是夜鎮劉氏生一子背有法定再來四字分上續談

### 王文成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

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

### 魏鵬舉

魏國公徐鵬舉未生時母夫人所夢夢神人云岳武穆王一生為秦檜譏阻今降生女家安享富貴功名七十七餘年既生視其背上有黑痣一大片如武穆所刺精忠字因名曰鵬舉鵬舉武穆字也後徐七十餘歲始卒

龍眠居士

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再生必墮馬胎由是改畫觀音

陳明遠

陳明遠興化軍人嘗舉進士過泗州遊普照王寺見老僧弊衣庭下倚樹讀青紙書有光射百許步就視則金字金剛經係以梁朝傅大士之頌者僧顧明遠曰子亦樂此耶遂以授之明年從父鑄官海陵忽病死將大發體復溫移刺乃蘇自言見四卒深目虎喙驅之西北行勢甚暴所經依約皆廣野塵埃射人不可輒視漸逼

東坡志林

卷之六

宋

大河府署嚴密三卒先入一守明遠於大門外須臾一僧乘虛而來即泗州嘗遇授經者也有二人若達官者趨出迎之旁睨明遠僧呼明遠前使自懺悔二人詔吏聽還二人亦謝僧去復有吏馳出呼明遠則其季父武也亡已三年矣云我今錄冤簿然非佳職也世人冤慎勿復復之後勢如索綯焉有迫百千生不能解者故吾此局置吏甚多而簿書期會常若不及神君聖靈尤深厭此言未竟若有呼之者因疾馳去僧引明遠遊旁兩廡見囚係數百亦有禽獸諸蟲悉能人言與囚對辯又見坐沙門五六人前列敗壞飲食數十瓮遂復引出趨

東南見井間人物差類人世但天氣垂慘似欲雨時而途中所遇往往皆昔日名勢扶侈快意不屈之士赳赳狼狽狀若為物所迫求有門亡匿而不可得者俄及前所過廣野遇溪水漲甚僧執杖端以末授明遠而導之始涉亦淺中流水深失遽將溺因驚呼而甦

明遠再傳

歐陽德父

泰和歐陽文莊德別號南野父三十喪妻無子一日病死其弟具棺斂之寄于寺中父赴冥司見閻王閻王云汝壽應七十有一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因在棺中以手拍之其僧聞之走報其弟為之發棺果生矣

東坡志林

卷之六

宋

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時年七十有一始卒

前身異類

唐奚官劉三復能記三生事自云前身作馬馬渴則望驛而嘶傷蹄則連心痛東坡詩老髯奚官驕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謂此

唐曲江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為獵人擊殛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廣異記

後身異類

周昕大天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為羊。今在某氏屠肆。五更即殺我。當速見贖。鳥頭者。即我也。斯須復夢于昕。時已四鼓。亟遣僕至屠家。問有鳥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值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墨莊

錄漫

徽宗禁中有物曰獮。音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諸閣為之扃戶。至登亢金坐。或往諸

琅邪代醉編

卷之六

事

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將曉自榻滾下。不知所

往。時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獮也。或云朱溫

之屬所化。責耳

唐時有画工解奉先。私貨入已。反誓曰。若爾當為牛報

後果為人家一犢。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見劉禹錫嘉

話。陸允誠家割雞將烹。而雞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

驚而棄之。見七修類稿。洪武乙酉。杭吳山三茅觀雷擊

白蜈蚣。長尺許。身有殷色。楷書秦白起三字。見武林紀

事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獺。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

沈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蛟。蚺。外蒸蟲。蚤。瘕。則龜。魚。瘦。則鼠。蠃。我可為萬物。觀此。則人之生也。已可為物矣。何疑於其死乎。

段成式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僂。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厄。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理之所無。許為事之所有。思之所不入。想之所不及。眼前皆是。凡此在天。他人者。誰能一一而窮其理。嗚呼。大笑。

琅邪代醉編

卷之六

事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六終

姑蘇張鼎思容父父軒

構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許由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仲武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遯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蕭士資註李詩引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巢父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據高士傳則洗耳者許由牽牛者巢父據逸士傳則洗耳者巢父牽牛者又樊仲父也世稱巢由而不稱樊仲父然不知逸士傳何所本仲父名堅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誇大者爲之愛日抄樓賜叔云從米人以莊周

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史呂許庸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大岳之後杜註讓先四岳則大岳非由乎左氏外傳齊許呂申有大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豈卽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許由冢卽不疑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揚誠齋有詩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夷齊

古史考夷齊林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晉糜元吊夷齊曰所行誰路而子取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方孝孺作伯夷論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余謂人各有志未可苛責正學之論雖與糜元不同然不食周粟其志已定謂薇亦周土之毛則孟子所謂充仲子之操必矧而後可者然且壤黃泉亦周土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謂薇爲周土之茅則亦可謂夷齊爲周土之人乎昔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餓於山而食束或

問之此棄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嗟夫空山野裏  
犹足致譏充類及此則井上之草亦不可食而高潔之  
士必窮之至於死而後已豈不悲哉韓子曰急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

為此言者急與忘之謂也

韓子通解曰伯夷表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  
逃山而死夫夷齊采薇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未之

聞也

餘冬序錄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允一

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仲子名伯達

見周曇詠史詩當作仲達攷路史伊列舟駘傳賦怡伯

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為

默台成湯之初析之離支是為孤竹西伯之興有允及

致老矣而歸哺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

棄周祿北之首陽摩子難之逮聞叔媛之言遂摘

薇終焉是為伯夷叔齊先是齊嫡而夷長父初欲立齊

不可初薨夷齊皆逃去北海之濱於是憑立據此則默

台在禹時已封不應至周時尚在為夷齊父也及考韓

詩外傳二子父名初字子朝而路史亦曰父初則墨台

為復姓而夷齊父自名初耳何子容已失考而厄言亦

不是正何耶又羅莘云叔齊名致字公遠與春秋少陽

篇名智字公達不同仲子據路史名憑據夷齊志名遠  
字公望亦與周曇詠史詩異列士傳云異母弟伯僚

掘薇

本草註載伯夷叔齊採薇武王使人掘首陽山之薇遂  
餓而死此恐亦未然夷齊叩馬太公嘗稱為義人食薇  
首陽武王何不能容而令人掘之是逼之死也何以為  
武王

首陽山有二賢祠宋元祐中所塑一白鹿道士云二賢

食薇無飲鹿乳故塑之此說不見傳記人鮮知之都

記按此不經之談不足為據書之以資一笑耳

蘇武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

飲食天雨雪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

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

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

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

是故錄出之以警世之當太平無事偷衣甘食而猶萌

不足之念者

嚴傳擊峻侯馥徐舫

用脩曰嚴傳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

紀攀峻字伯陵隱於沂山司馬選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侯觀晉代濰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國初有徐舫者劉基宋濂往視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 靖節

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晉失之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亡潛是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變者為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下黃花兩露枝便向斜川瀕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真泰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自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 應曜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微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商

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兩生事顯而應曜事顯不著

### 劉嚴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溪別界其北有僊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距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厓隱迹于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特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所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極子真之徒歟

### 吳羗

吳興有山曰吳羗山漢有吳羗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事見吳興掌故然人知有子真而不知有吳羗

### 李安靜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安靜之死竟無一人訴其冤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

### 滕公知韓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傳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道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如何耳。又滕公真長者，先薦韓信，後又薦季布，可謂賢矣。

### 臨刑得釋

古之臨斬得釋而後大顯者，韓信一也。武帝時，王訢為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為丞相。郭子儀當斬，李白救之，後為汾陽王。安祿山臨斬得釋，後遂封王，終於叛逆。

###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諫，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席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 牛牢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浚於嚴光矣。而世不知也。

### 馬宏

漢書：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壺衍鞬單于立三歲矣。按昭帝時，蘇武歸漢，與官屬常惠等奉太牢見武帝廟，是時馬宏獨不與何也？蘇武常惠皆有傳，而宏獨無聞。官爵世系皆無可考，惜哉！王忠戰死，亦不聞有紀。

### 鄭衆

李濟翁曰：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莫悟題之誤。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亦於蒙求作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濟翁此論，不過據正傳而言，要之持節不降，自然不拜。賦題亦不甚錯也。馬宏不降，亦必無屈膝之理，因作史者不為立傳，故名不著耳。

盧懷慎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慘愍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譏之亦俗見耳

司空圖

司空圖咏房琯詩云物望傾心久句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奏遣諸王為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書不載當時杜甫救琯亦不及此事其後琯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也

月將崔著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湘西布衣崔著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於事史且微其名亦可憐矣

虞允文

虞雅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雅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此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

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倚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王威

楊用脩曰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余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若此者亦不幸矣

陳剛中

胡澹庵乞斬秦檜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潛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樂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

新剛應論功舊石村能形文母夢還訝倭人來海市爲  
誰出衡雲豈有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  
顧悲夫楊林玉露

### 李陵

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  
此興柘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  
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注瓶中焉辨滯與澗  
泉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按馬遷謂陵敗亦足暴於天  
下觀其詩其志誠可悲矣詩載脩文御覽

### 姚瑋

武后時明堂災姚瑋云成周宣謝火卜世盛隆漢武建  
章災盛德彌永其諷而曲如此史乃與狄仁傑王方慶  
同傳張唐英云求瑋其侶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又可  
汚狄王二公之傳按唐語林武后時洛濱居民有得  
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幸  
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  
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  
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  
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奸逆與姚瑋正相類其能  
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 龔陳王卜任甄權劉昫

洪容齊曰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閑居位貴賤受  
恩淺深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爲逆孔  
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  
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會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  
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獵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  
奕世達官身爲帝甥主婿所以從史臧劉惟恐不速而  
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與王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  
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垠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  
爲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  
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  
其止天冠地屨乎要亦各行其是問之心而安耳

### 方望

用修曰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遂巡  
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  
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  
願將軍勉之望見機亂邦託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然莫  
追賢於范增遠矣弁州先生曰望後立劉林作天子自  
爲丞相卒陷大戮死者有知能無爲西州強魄所笑按

望所立者嬰非林也見劉玄傳用修知望之去而不知其復出長公知望之復出與敗而不悉其所輔之人著書其可不考哉此以是兩截人

### 裴頠王坦之

晉世士人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莊學而王坦之之作廢莊論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感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水禹造伯成魏式于水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

### 汪煥李雄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棄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歎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果武

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梁武之事後至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溧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

### 畢炕

天寶末畢炕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誤畢垌銘而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書

### 王褒嵇紹

舜之罪也殛紂其舉也與禹紂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愆魏王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褒之父儀為司馬昭安東司馬因語言受害褒終身不西嚮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于昭昭方謀篡魏忌之以故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

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此洪容齋之論也余謂紹之失不在死惠之日而在事晉之日既仕為臣無不死之義矣以此責紹紹乃心服

###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溫公曰其臨陳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 施全

朱子云舉世無忠義這莽正氣忽有施全身上發出來此論足以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賊檜像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斫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 王恬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楊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既廢簡文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劾奏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恬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

於延年矣何氏錄

###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有程松之以納表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等語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楊用修載郡守傳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係伯成去郡岳遂度死獄中余考宋史侂胄誅岳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謀去丞相史彌遠下臨安獄寧宗知岳名錄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所記不同錄以備考

### 孔駱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廷安士子並稱駱賓王勁詞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未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 二劉

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八關十六子有劉琨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 巧工樂工

黃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時甚多。雖諸道不實。內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竄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為難。巢喜。即日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太倉米竭。剝榆皮以充爨。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為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為大寇所逼。終不能為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為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恩知

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然此皆史傳所不及。故表出之。事見錄異記。

### 姜堯臣王婉容楊若水

徽宗在藻珠宮。早膳。李石周誨吳玠莫儔。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使回。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為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己。上曰。若以我為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為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朵齧其口。仆地上。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求王婉容為妃。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姬草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勛壯猷錄。故表而出之。

### 孝平王后王惠風朱全昱

孝平王后并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并。廢未

央官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  
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  
劍距曰吾太尉女天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厲遂害之  
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  
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  
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  
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張子賢曰漢之公卿有愧  
于此女晉之公卿有愧於此妃唐之公卿有愧於此兄

### 蔡女

羊祐父衡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  
承祐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  
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  
列女傳但載邕女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為  
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  
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為生子謂之列女可乎史  
失去取甚矣

### 節妾

瑞州劉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己丑會試京師廖從  
老姬買妾偽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即拜劉劉辭謝明  
日老姬詣劉講婚劉曰娶妾者廖也非我也姬歸語女

女誓曰吾既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  
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他適劉遂納聘  
辭赴南雍酌酒為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盃仙郎南  
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裏梅高德錄

### 宋清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市朝官出入  
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有急難傾財  
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清柳子  
厚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  
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  
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侯鯖錄

### 楊賢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  
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  
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  
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書

### 忠武卒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  
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  
其夫婦相待如賓嘆曰吾公欲奪其實而害斯人吾必



不可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所之。此與左傳鉏麇刺趙盾相似。盾為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泯。如此。

### 延安刺客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米穀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隨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 秀州刺客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眾曰。此苗劉刺客也。

### 杞梁妻

長城秦始皇趙武靈王所築。史子諸錄。並無婦哭城崩。

事列女傳。齊莊公築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所作。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真。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俟。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遊北胡。築人築人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呼。上無父兮。中無天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色苦再號。杞梁骨入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 其思革子羊角哀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行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寒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我相投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

凍而死烈士傳燕左伯桃羊角象二人為友聞楚平王  
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  
生併衣食與象令往楚而自餓死空樹中此二事何  
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  
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我我國  
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安能與國士衣  
扣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謂戎夷以死見其  
義者竊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  
若文衍二子及桃者真能以死見其義者哉

竊皮冠

唐子西曰計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  
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  
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千金布

餘久序錄曰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  
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為千金之償利極  
厚矣而鄰子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  
之於此時也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  
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凡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

豈惟人不已信已亦不能自信矣

舜作蟒蛇

呂夏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蟒蛇身受諸  
苦惱不知其幾劫至隋仁壽中遇一尼摩頂受記遂得  
託生夏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妄為玷瀆如此之甚聖  
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寂然無聞至聖  
反為蟒蛇又尼者一髻跣婦人有何功行能摩頂受記  
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紛篇千餘言近湖事釋氏詆譏吾  
道何所

談而無味

邪代醉編卷之十八

姑蘇張鼎思察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衡衡

黃祖長子射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得繕  
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  
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

王祭

王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開誦乎曰能使  
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碁者不信以  
帕益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悞一道

臧嚴

臧嚴於學多所諸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  
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張松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修以所撰  
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

魏奉古

魏奉古授雍丘尉第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  
曰此舊文機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泰

言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挺蒞汴州  
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師他日持瓶目今示奉古一覽  
便諷千餘言挺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劉顯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劉顯案文讀之無滯校  
年月一字無差又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  
能識顯見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  
其說○昔武帝亡書一篋張安世悉記其事張巡隨取  
架上漢書無不詳答天資穎出如此

嵇康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  
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  
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  
姓字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扶曰君一  
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邕邕  
死之日身著絳帛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  
形貌甚偉者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

燕中散謂賀云卿一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 王彥伯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授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遂明辭去

###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大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宴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常中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懈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曲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

### 蕭郊

樂工蕭郊常池上彈琵琶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琵琶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 吳道玄李思訓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遺於大同殿數月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曰卿所畫掩障夜間水聲直通神之佳手也

### 張僧繇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騰騰而去人以為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於天皇后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 劉褒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傳物志

### 曹再興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蛇權疑其真以手彈之名畫記○王右丞許屏風誤點成孫郎開扇草書輕內史

###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中有白鰓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鰓嗜鰓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鰓魚懸置岸上於是羣鰓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鰓是也梁吳均齊諸記

### 殷蒨

劉瑱妹為齊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蒨瑱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 張南本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廌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

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畫品

### 寧王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逐塵圖寧王最愛王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舉霧鬣信倖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龍城錄

###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踞齧長鳴一時號為畫聖李嗣真畫品

### 顧愔之

顧愔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東坡志林

### 董羽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半年而畢意望恩賞太宗與宮嬪登樓皇子幼遙見畫壁驚哭令朽壤之卒不獲賞

### 顧光實

建康有陸澄患瘧醫藥無效有顧光實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於外榜之謂陸曰可虔祈禱當有驗如言中夜聞戶外有索車之聲明日看獅子口噉有血淋瀝漸病乃愈錄

### 韓幹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韓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是知畫通靈矣集

奇

始皇元年、騫霄圖獻刻王善畫工名齋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象刻王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王虎一眼

東都事林廣記

卷之十八

七

刺王虎

拾遺記

楊惠之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為一俗工脩治遂失初意中吳紀聞

地獄變相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懼罪脩福兩市屠沽魚肉不集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眾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打瓦盧球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驛步抓目徐視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嘔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輪中驚于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百陽雜記

東都事林廣記

卷之十八

八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草遠避宮洞於雲川長興成山寺壁作鶴飛而復歸吳道子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飛還寺中中吳紀聞

劉錡

劉錡善射水箭滿以前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刻注法也

羿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雉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帝王世紀

顏息

陽川之役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左傳

飛衛

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針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

飛衛代辭編

卷之六

九

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鼃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輕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列子

王靈智

智君謨善射開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未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啣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啣鏃法耳朝野僉載

賈堅

賈堅學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堅時年六十餘矣

飛衛代辭編

卷之六

十

宋令文

宋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驕勇聞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常坐事流朱鷺會變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城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問傳

楊大眼

孟賁按後漢書鄭太傳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  
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燒其  
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盡目裂船中人盡擣入河  
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  
能及胡應麟曰右二事後魏楊大眼幾奄有之大眼少  
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  
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  
丈繫善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絕歎冲曰千載以來  
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聞君名眼如  
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瞋眸奮發  
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筆裁

### 羊侃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  
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  
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  
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  
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  
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稍音朔上馬左右擊刺  
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

折因號稍為折樹稍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儻人張淨琬  
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街  
得席上玉簪雞肋

### 沈光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踰弛禪定寺中  
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  
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  
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僊雞肋

### 柴紹弟

唐柴附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  
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板  
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檢椽覆上越百尺樓閣  
了無障礙高祖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

時人號為壁飛

### 彭博通汪節

廣記又載宋令文以五指握確甗壁上書得四十字詩  
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壓同舍生衣於柱下許  
重設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  
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  
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膝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

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汪節者、其母避瘴於村西  
福田寺金閣下、因假寐、感而生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  
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共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  
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  
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  
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  
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  
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板山  
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  
力、尤為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  
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 鄧弼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  
宋景濂傳中、載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  
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闢、不可摩、拳其脊、折仆地、  
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  
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不為通、弼曰、若不  
知關中有邵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歷問  
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  
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

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  
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  
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髯驕曰、壯士壯  
士、命勺酒、弼由是名振一時、胡應麟曰、弼不特有方  
蓋精劍術者、觀龍維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  
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道子舞劍、擲劍空  
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旻為將、又開寶亂、離  
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暉、李日月達、奚斯、並稱萬人敵、  
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筆叢、○按景濂傳、載  
鄧弼事、德王薦之于朝、會丞相與王有却格不行、弼環  
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  
稿死、痛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然則弼蓋有抱負  
者、使其遇主、又未可知、唐裴旻射虎三十六、遇一老人  
曰、非真虎也、前有真者、旻往射之、虎騰躍而前、旻為之  
辟易、劍術何在、不能行之真虎耶、恐旻非伯翊諸公儔  
也、

### 楊忠

楊忠、從太祖狩于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  
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為拏于、因以字之、忠事見後周書、

### 唐鍾

唐鍾洪縣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不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知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書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倪出市騰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謀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通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君王后

戰國策秦昭王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錢錐破之謝奉使曰謹已解矣用修曰連環之制玉人之巧者為之兩環互相貫為一得其闕拔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今有此器以銅為之謂之九連環閨婦兒童以為玩具而著書者云以錢錐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夫婦能之何以稱多智而服強秦哉愚謂玉環之制必非銅環之比果即此器秦何足以難君王后君王后亦何為

偏示羣臣而不知解耶縱使可解然不若鍊錘之碎英武奮發使人有畏服不敢侮氣象此正愚夫婦之所不能及者也北史齊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是之亂絲無甚難理而文宣抽刀一斬自是英雄手段若如楊說則文宣之智不如博陵華山矣史載唐太宗有駿馬名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在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始則箠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槓又不服則以匕首斫其喉爾婦人多智有膽畧者大率如此

### 蘧伯玉車聲

衛靈公夫人夜聞車聲至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戲曰非也夫人賀曰始妾獨謂衛有伯玉今又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人也公大悅遂告以實

### 張節婦

陸文裕公曰張莊懿鑑仲子早卒聘成都趙氏女聞夫卒即與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德資琬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侍讀士庶以為言婦則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脩謨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郡中一閱余時遊南雍還心是士庶

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愍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格不下惜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按文裕此言過矣中庸之道惟聖者能之若必待合於中庸而後旌則可旌者寡矣愚謂劉守之舉未必無裨於教化而侍讀之論未免傷於刻也且未昏執節國初旌者頗多非侍弘治間而後創見也文裕特未深攷耳

### 張雨

後漢謝夷吾傳註引謝承書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為聘娶成善士夷吾為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未復兩門戶昔陽城不娶張雨不嫁天下固有一種高潔之人出於人情之外者

### 君莘

唐尚宮宋君莘君昭君倫君憲君荀皆善屬文皆性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為姻對聽其學君莘誨諸妹君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章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君昭又為傳申釋之唐后妃傳

徐節婦

宋末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新王府自岳至杭數千里虜巧計欲得之終不可犯一日虜必欲強汚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我祭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許之遂嚴粧焚香祝畢赴池水死將死之前題滿庭芳一闕于府壁云漢水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鈞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和北橋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後宣

孝女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母卧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古有王祥卧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要養生送死兄謂曰不能邪乃同乳媪焚香誓天即往河中卧冰凡十日果

得魚二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入或問方卧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白頰

貞婦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於陳之鄧灣統制官曹寔韓宏守統制王渙寨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美婦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某妾斬無辜矣重有嘆息又曰適婦人自云陳之胥妻也早來王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通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為百姓除害若要新婦充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願也渙欲強之曰旦日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爾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夕不能寢陶朱

報父冤

貞元中長安有娶妻者數年忽不知所之一夜捉人首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冤故於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復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國史

木蘭

古樂府木蘭詩萬里赴戎機關山渡若飛朔氣傳金甲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云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窓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逢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淮陽節婦

莊綽雞肋編謂家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夫與里人同商里人悅婦之美江行乘間排其夫水中詐呼求救得屍慟哭制服如兄弟錄其行橐還付其母奉其母如已親者累年姑感其義遂以婦嫁之有子一日天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里人以婦相歡且有子必無他乃以實語之曰吾向欲汝故謀汝前夫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也婦默然伺里人出奔告於官遂正其獄因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綽謂此書呂氏既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何子容曰按徐孝節婦集淮陰義婦書序義婦蓋李氏云讐既復又念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而自投焉嘗讀蔣濟萬機論改嫁已絕先夫之恩教子又無慈母之適即此而觀淮陰婦之得失可見矣余謂何公此論未當也守志不嫁固是正道然與忘夫事讐貪生徇欲者不可同年語矣始為所欺終成吾志謂之義婦亦宜此婦到底匪等長道一流人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花夫

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道

繼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旰妾

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

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此婦本事不可據為

聶氏

聶氏南唐當塗人年十三隨母採薪母為虎攫去女從

後持刀跳虎背抱虎頭刺殺之收母屍歸塋一統志

馮夫人

用脩云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嬖漢宮人也善史書乘

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篇咏者

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刀

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僅一句一

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

化多矣

石龍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繡寶懷至老未嘗敗

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

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繡夫人

楊夫人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

縣令李儒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方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儒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倉粟皆糧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於是召吏胥百姓於庭誓曰以瓦石中賊者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萬錢得數百人儒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儒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衆皆笑忽流失談中儒手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耶誰守與其死於城戰不御愈於家乎儒暴傷復率其徒固守賊將趨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即希烈壻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刺史上儒之功起遷絳州太守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蓄財貨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寇來不能自守失守不能自死棄其城而走者率皆是也東國友聞

### 楊夫人

國朝妻故夫刑家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訴益母老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丞王倬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年老願代孚死奉

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朝廷寬宥不疑其竟辭之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中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鄉進士郭魯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老世猶修為美談而况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吾獨惜夫楊焦山夫人代死一疏一字一淚而不得從二義婦之例可悲也夫

### 賢智母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非負天子使無年之母乎蓋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令左右繞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乃釋之軍中遂安賢我母也智我母也

### 妻賢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惠書儒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又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



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有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見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飲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 趙娥

趙娥父為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殺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魏志

### 婦人為將

婦人為武將者劉盆子傳瑯邪海曲呂母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

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

### 趙夫人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際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

### 岳之勢

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鶴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繡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自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

於就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西海無傳後有食  
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  
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拾遺記

### 徐淑

藝文類聚有秦嘉妻徐淑與嘉兩書王臺新咏與嘉詩  
皆麗則可誦又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  
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後漢書列女傳  
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升庵

梁鍾嶸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

淑寶釵之作亞團扇矣按淑秦嘉妻嘉為郡上計淑幾

疾還家不復面別嘉作詩併明鏡寶釵贈之淑答詩有

瞻望兮踟躕佇立兮徘徊之句西溪類語

### 唐山夫人

王伯厚曰周有房中之樂燕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  
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  
采燕享永壽厥福無有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  
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  
遺聲按禮樂志唐山夫人高祖姬唐山姓也婦人能作  
詩歌且又為祠祀樂章非嘲風弄月之比其後則戚夫  
人暮春歌烏孫公主悲愁歌文君白頭吟明妃怨詩皆

聞夫人風而興起者夫人之前惟廢多一歌城下數語  
而已

### 芸叟女詩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謫既還快快不平嘗內集分  
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  
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意司馬朴之室浮休女也有詩  
在鄴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地烟含芳草綠倚闌露  
泣海棠紅或云即詠燭者墨莊

### 男飾

金陵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父販為業乃令為男  
飾携之旅游者數年父死詭姓名為張勝有李英者亦  
販自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為伴同寢食者踰年恒  
稱疾不脫衣襪私治辛亥正月與英偕還鄉已年二十  
矣突然我中往見其姊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  
外爾胡為來乃笑曰我即善聰也已而泣語之故姊惡  
之曰男女同處何以公明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苟  
有污死未晚也姊信之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  
出見英大驚愕歸忽忽知有所失英母憂之以英猶未  
娶乃求婚焉善聰不從曰此身若竟歸英人其謂我何  
所親與隣里交勸不得已從之嫁之日人歌之以為本

蘭復見於今云。按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逞。五代時有臨卽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茲又見善聰焉。雙槐歲抄此女智足保身。

宋時有尼妙寂。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經商。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賊。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泣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夢覺。疑莫能解。有李公佐解曰。殺汝父申蘭也。殺汝夫申春也。蓋猴申生車去兩頭為申字。門東草為蘭字。禾中走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為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詢訪。有申村。村中有申蘭申春兄弟。因往求傭。年餘乃知其殺夫父之盜。侯二盜飲酒醉。妙寂升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定罪。妙寂乃從釋。教為尼。非有胆識者不能為。

### 女官

楊升庵曰。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孟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卽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

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披香博士。綽方成。宣帝時宮人。成帝時教授宮中。稱合德為禍水。昭儀外傳

### 夫婦相似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一事。奇甚。貞元末。張願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媼。年可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願左衛李胃曹。廣問其何官。廣具答之。媼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媼曰。吾年二十六。嫁張譽為妻。譽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譽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譽之貌酷相類。吾。譽卒。汾陽傷之。吾因偽丈夫衣冠。投名為譽弟。請事汾陽。大喜。令吾代譽職。遂塞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燕御史大夫。忽思筑獨。遂嫁此店。潘若為婦。邇來復誤。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媼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揚用脩歷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最職。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王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願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

尤為怪也

金釵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酬牛思黯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白詩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為不同

纏足

女人纏足墨莊漫錄謂起于後唐後主室人宵娘用脩曰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其起于六朝乎張禹山云史記云臨緇女子彈弦躡屣又云搖修袖利履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王履張平子賦云金華之鳥動趾遺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下蘭美人賦金華承華足陶潛賦願在

然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書履有鳳頭

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使脫鸞靴出翠帷麗情集章仇公鎮成都真有珠之惑或上詩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鞋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溪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褰春雲五陵年少欺他曉笑把花前出畫裙既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綰影纓長憂鳳

鳳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託錦鞋花間集詞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明矣陶南村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未之考也古今事物考謂商姐已

狐精也或曰維精猶未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其說近誕似未可據○唐李郢詩薄雪 翦紫燕釵釵垂簾

簌抱香懷一聲歌罷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豈有脚長尺二寸而穿繡鞋者乎可發一笑○麗裝下垂貌又作麗裝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按絲團金懸麗裝

纏足不始五代唐人詩多可據偶觀麗情集一事顯而易見錄之以發一噱唐郭華功名不遂負販度日因見

胭脂舖女子絕色思慕之日以買脂為由觀其容貌半載即中脂粉堆壁財本空竭一日女因問曰君買胭脂

將何所用華笑曰心相慕愛假此覲得一見夜則形於

夢寐女悵然有感曰君果誠意妾豈木偶人耶明夕父母因赴吉席妾託疾守家君於多景樓側入小門後花園閑亭靜處可飲綢繆華喜甚是日因敘友而失約其女久俟不來乃留綉鞋一隻而反華猛省而亟趨至門局悄然見鞋拾歸含淚抵舍恨咽吞鞋而死店主扣門視之尚有餘息遂於喉中拔出紅綉鞋一隻又見脂粉一堆遂於各粉舖詢之其女聞之泣然以實告其父乃與往吊女哭之曰妾在斯妾在斯君何逝俄而華舒身噓氣開目見女而起女父大喜即就店主為媒結為夫婦此唐事也使繡鞋如男子之鞋安能入於華之屐

中耶

後唐書

卷之九

文

淨休子載唐某王極淫諸官妻美者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時典籤魏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為王所辱鄭曰慙懷之妃不受賊吳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黃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呌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此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來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其婿聞之無詞以對按

鄭氏此舉蓋婦人之有氣節者且有智略者但一隻履能擊頭破此非弓鞋明矣用脩謂纏足起於後世此或一證

### 婦飾

呂希哲曰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則婦人塗面油髮自古而然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不穿耳則穿耳帶環自古而然

### 彤管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和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

後唐書

卷之九

文

之遺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辨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女美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諉之所執以此攷之不聞謂之樂也西

袂

袂，女人脇衣也。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袂楚宮腰。盧照隣詩：倡家寶袂蛟龍被。是也。或謂起自楊妃出於小說，偽書不可信也。崔豹古今註：謂之腰綵，註引左傳和服戲於朝，近身衣也。是春秋之世已有之。豈始於唐乎？沈約詩：領上蒲桃繡，腰中合歡綺。謝偃詩：細風吹寶袂，輕露濕紅紗。

前裙

北齊寶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駭寤而驚，汗遂有娠，養而不產。大懼有巫媼曰：渡河前裙產子，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媼前裙水，幾見星妃度。戰塵用此事也。

巾幘

詩有頍者弁，士冠禮注：滕薛名齒為頍。今未弁冠者，着急憤頍象之所生也。與服志：夫人有紆繒幘，古畫婦女有頭施紆冪者，即此制也。諸葛孔明以巾幘遺司馬懿。巾幘，女子未弁之冠。燕京名雲髻，蜀中名墨龍，蓋笑其堅壁不出，如閨女之匿藏也。幘音與憤同。古對切。今音與國同，非也。

長帶

古者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垂者名曰緇，縞結而可解曰紐結，而不可解曰締。

鈿

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簫，蕭史降於宮，掖練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名曰鈿。今之水銀膩粉也。志雅堂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九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事類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  
堊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太后  
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  
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  
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  
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

以此語越人

秦書

不知倭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

士及不知魏嘗以此語高歡

野客叢書

王楙曰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蒙求所載是也  
不知先有大禹蓋嘗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見  
淮南子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潦必稱高鳳不知先此朱  
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粟矣見鄒子前漢書  
載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有伍子胥微時蓋嘗  
從擊綿女子乞食見吳越春秋

卜賢

河圖玉版云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

洛汭之水虛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帝觀此則洛出書  
又有先禹者矣陽虛山在上洛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涇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影  
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  
王曰兆致是乎史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果陶兆比  
於此觀此則以卜得賢蓋始於禹而非始於文矣見六  
韜

繪像

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歲在盟府或記於太  
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繪像於明堂之牖期億萬  
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  
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  
之事始於周矣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  
孝恭碑乃作載武閣豈凌烟先名載武耶又段志玄碑  
亦云圖形載武閣

漢宣圖畫功臣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然皆無頌  
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克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是麒麟閣不名者惟博  
陸有頌者惟後將軍也

結襪



大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襪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曰吾聞仁君所與處弗盡其役寡人雖不肖所與處皆先君之人也故無令結之是結襪不始王生也

###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凶見任昉述異記此與龍萊帝后相似龍萊亦夏末時事至周乃生褒姒此二事甚異

### 佩茱萸

重陽佩茱萸囊相傳費長房故事然武帝官人賈蘭佩茱萸食餌飲菊酒則西漢時已有此俗不自長房始

也見西京雜記

### 城南老姬

韓信進食漂母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為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姬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為蔡牧到郡遂戮仇吏而奠飯姬焉○按淮陰漂母贈灸人口後世至為立祠上蔡飯姬何知之者希耶亦中丞功業與淮陰異耳此二姬之遇不遇也

### 夢相

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悟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依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

人知高宗得傳說以夢而不知說遇高宗亦以夢拾遺記說賃為赭衣春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鏡日而行並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但說遇高宗非遇湯為相亦未有阿衡之稱阿衡是伊尹

高宗之得傳說以夢文王之遇滅丈人以夢黃帝之相風后也亦以夢唐明皇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諫姬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雨

木相也姬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龍城余謂唐玄漢文皆賢君也玄宗不如文帝之有終乃其夢則賢於黃頭郎多矣

暖席

文子云孔無暖席墨無黔突淮南子云墨子無暖席然則席不暇暖墨子亦然韓昌黎持引用文子爾

### 立幟

拔趙幟立漢幟淮陽既已破趙矣光武時李寶事相類而更快人意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

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  
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  
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  
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

### 縱囚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縱囚自歸事不始  
於太宗後漢鍾離意南宋傅翹後魏張華原隋王伽皆  
然史書之以為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後漢封為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  
刑封表之皆遣歸家與剋期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

南史王

志僧虔

子

南史王志僧虔子也字次道為東陽太守獄有重囚十  
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  
太守辜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孺故吏人益嘆服之  
陳耀之曰梁書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  
放囚俱同又華陽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梁書何  
鳳為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遣囚繫歸家並感  
恩德如期而還

謝方明宋武時為南郡相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還主  
簿弘季咸無固不納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逮

三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遂起墟里鄉村責讓率領  
將送竟無逃者見南史又呂元宥為新州刺史率同

張華原為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今或當死者  
悉放歸別父母時有一人犯盜剋日欲誅放歸別其人

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拙為盜犯法當死  
昨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哭朔

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  
不敢朔曰但用我計自當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即取

竹筒盛水三尺常安於腹上仍於黃沙中卧三日然後  
可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惟

又連限乃以名申聞華原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滌

三尺

背卧

黃沙此人必投水而死其人改姓名處於鄉

里齋重賄酬朔朔一無受續搜神記

### 員儼

人知李泌劉宴小時入宮中玄宗抱於懷而不知有員  
儼儼泌之姑子開元十六年玄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

置高座召三教講論儼時年九歲潛求母備儒服夜升  
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屈上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

曰牛千之子宜其若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  
曰男子順年歲能賦敏捷命中人潛抱之以入戒勿

令其家知。玄宗方與張說觀棋，中人抱必至，徹與劉宴皆在帝側。帝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迥殊，真國器耳。」然則必之入宮，做所薦也。必母周娘三年寢而生，必先是周母產必，因憊累，必獨無恙，由是小字為順。

### 實儀陶穀王曾

宋太祖時，實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殿階間，覲見太祖，猶衣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實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實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着後方召見。

陶穀為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親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

王沂公筆錄載儀事，又云：「祥符中，曾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亦方換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曾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竊謂真宗謙恭，不減太祖，而沂公不待袍帶，即對承明，似不若實翰林之從容有體也。其流將使人主傲慢無禮，乃猶備而記之，以為盛事，吾于沂公有遺憾焉。」

### 慕容儼趙壹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表達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達望而異焉，令左右讓之。對曰：「昔卿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惟我？達即檢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為諸君分坐。」

### 錢神論

危言云：「作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恭母氏成公綏。今觀類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綏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儔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人享大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驅，惟我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 孝婦

危言：「殺孝婦而旱，有東海，有上虞。孟嘗傳：『上虞有孝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

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構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婦竟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雨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傳

### 鮓

孟宗為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為母。嘗言惟飲飲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鮓鮓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世之為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 埋兒刺股

東漢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乏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乃埋其子。堀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曰。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一統

劉宋郭世通。家貧。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巨事同。而又

同郭姓。良可異也。方遜志論巨。謂放廢不忍。君子表之。況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然則宋文裕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耶。國初青州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脰肉以食。不愈。擣於代。擣額。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于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進善藥。若卧水割股。前古所

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趨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水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餘冬

擢官者。亦自不少。雙槐歲抄載。易州涞水縣民李得成。卧水求母尸。舉孝廉。為光祿大官署丞。後至布政使。永樂中。金吾左衛總旗張法保。割肝及臂。為湯液以愈祖母。擢尚室司丞。南昌武寧縣民陳仲賢。割肝及股以愈其母。擢鴻臚司儀署丞。賜官帶。馳驛歸侍。俱旌表其門。

然則禮部之議當時復不行矣。要之割股剖肝實人難事。因其難而旌之。亦不為過。若必待合於中道而後旌。則可旌者少矣。

張密性篤孝。母病。齋戒割股進之。病遂愈。雷天錫年十一歲。父病甚。割股縷切以進。父歛下咽。輒蘇。又有鄆人割股奉母。母疾遂瘳。失其姓名。

### 鴈足書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鴈饋者。經因作詩以常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

援弓繳。窮海艱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

鴈足縱之。尋為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趙乙亥宋社屋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鴈書云者。不過漢人說言以給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鴈。乃實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南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際。有不偶然者寓乎。詩話

### 段顥

蘇武鵲雪人所知也。段顥破羌。晝夜食雪四十日。見緯

### 儻貸季

胥胥治劑。人知有岐伯。而不知有儻貸季。為伯之師。神農命儻貸季理色脉。對察和劑。摩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繼其生。見路史。又素經序云。天師對黃帝曰。我于儻貸季理色脉。已三世矣。

### 畫工

元帝令畫工圖諸官人形。賂之者多至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以嬙嫁匈奴。召見。貌為後官第一。乃窮案其事。時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

### 娶婦

李冰為蜀郡太守。江神歲取童女二人。以為婦。冰以人與江神為婚。不可。徑至神祠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蒼牛闕於岸傍。有聞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闕疲極。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殺也。北面者。江神也。主簿因刺北面者。江神遂死。後蜀人生子。名冰兒。

西門豹為鄴令。倍苦為河伯娶婦。豹因請至期往送。偽言女子不好。使巫嫗入報河伯。少頃復投弟子。又復投三老。廷掾。蒙豎。乃叩頭破額出血。是後不敢復言為河

伯娶婦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謂陳子亢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莫若妻與子於是弗果葬餘冬序錄謂豹之意即子亢之意豹以殺其法甚厲仁人君子獨無垂化之術可代此者子亢之言祇足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愚婦固有慨慷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必斯言啓之余謂豹法雖厲然其習俗已久為害已深不如是不足以破群惑而反惡俗且嚴持一女罪當抵償以義斷之祇見其快而未見其虐也子亢之詞婉而嚴其義亦正愚與何氏之論頗相反當再質之高明者又風俗通九江塗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娶女不得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令契知其肯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此與西門豹事相類

### 射石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履石以為伏虎射之沒金飲羽視之石也因復射石矢摧無迹王充作養由基漢書李廣守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中沒鏃視之石也明日復射之石不能入矣後周書李遠嘗校獵

汲冢見石叢薄中以為伏虎射而中之鏃入寸餘就視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韓嬰以為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為之開王充則謂精誠所感不過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見履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迹乎劉子駿嘗以廣事問楊雄雄曰至誠故金石為之開子駿曰昔陳竊入山採薪見墓前石馬謂鹿也即以斧撻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何金石所感偏乎雄無以應何氏燕泉謂子駿正不當以此為疑蓋以韓與楊說為是也余謂見虎在顧畏心勝則力倍怒心勝則氣增故能入石既知其石也畏心怒心俱消矣力按得倍而氣安得奮耶若陳竊以石為鹿鹿則易取自無畏心怒心安能使石有迹

### 代奏

見寬為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為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為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諸公後皆為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為之耶

### 夢我

王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夢我之篇史系記孟元不誦詩至夢我篇必

表咽不已南齊書顧歡早孤讀詩至表表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學者廢哀我篇三賢事一類

### 割炙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為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為督卒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禽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饔心或有容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効力於患難之際不誣矣

### 女子反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 笑甕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懼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卻子甕故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甕者擊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 窺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閔謙

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 白虹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烈士傳曰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 識鏡

史稱宋太祖於禁中見內人鏡背云乾德四年鐫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近讀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以問學士陶穀穀對云云永叔去太祖未百年其言未必無據儀與穀不知孰是也又讀石林燕語廬相多遜與趙韓王不協一日偶因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廬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韓王因此益忌多遜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然則乾德之號多遜又先言之不待觀鏡而後知也

### 柴桑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白樂天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注柴



桑令劉遺民是也侯緒

死鵝

通鑑載唐太宗嘗自臂鵝望見魏暉來納之懷證奏事故久不已鵝竟死懷中按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鵝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鵝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則是宋璟諫明皇非魏證諫太宗也樂天在當時耳目相接必有据依殆史之誤耶抑豈二事皆然適相似邪

沉江

危言沈江負父尸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祉女絡按搜神記健為符先泥和有女名雄泥和永建元年為縣功曹長趙祉遣泥和持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墜湍水死屍求不得雄哀痛號咷告弟賢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年貢年五歲賞三歲為作繡香囊盛金珠環以係兒數為訣別之辭至十二月十三日尸猶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及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至孝據此則趙祉乃縣長之名負父尸者功曹泥和

之女雄也按神記比後漢書稍詳後漢書作孝女叔先雄

蛇影

又云杯中蛇影人知有樂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余讀風俗通應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閱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維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問下吏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然則應柳非應柳汲令非南皮令也又樂廣乃角上畫蛇危言作云

羅娘

巴陵有羅娘廟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水死其女挈弟尋父尸不獲遂相繼赴水死邦人哀而祀之靈響寢著元封中其女為孝烈靈妃弟為孝感侯李頴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沉湘何必歎靈妃其意似與今聞產異岳陽風土記

汾陽

庖言郭汾陽與馮道相類郭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以太師中書令瀛王俱終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塑骨於廟龍王之事愚不敢信汾陽八十五乃終馮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相稱嘆以為與孔子同壽則年不同也汾陽生前封忠武王道死後乃謚文懿為瀛王則封謚不同也又道大節與汾陽天壤偶同中書令似未可謂相類也

### 高唐

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觀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而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襄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玉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有云本自巫山來無人覩顏色惟有楚襄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 細腰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淵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詩歌行云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細腰事或

謂靈王或謂莊王或謂襄王何祖孫所好之同耶抑一人而記者誤耶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醜無雙曰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售於是拂拭短褐見宣王宣王納之為后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瘤狐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礼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馬而馬不願者異類故也此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見則傳女按齊楚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乃楚三王皆好細腰而齊三王皆以醜女為后大有延庭何耶且宣王自稱好色閔襄又不宣若者而當時猶能如此豈不異哉

### 舞鵬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篇云海之上人有好漚漚音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有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有好蜻蜻音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

至者教而不止前後左右盡晴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晴皆從汝居取而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晴無至者此二說如出一手容齋四筆

### 黃金臺

王隱晉書段日碑討石勒也故燕太子黃金臺上谷郡圖經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而王隱以為太子丹何也水經注云同安縣有黃金臺燕昭王創于前子丹踵于後然則王隱以為丹者此也癸辛雜志

### 履跡

夢源履巨人跡而生棄列子記之太史公褚先生鄭康成記之歐陽永叔蘇明允洪駒又皆辨無是事羅華曰宋濟南太守蕭承之生神迹祠於章丘縣之龍盤山妻學履之是生齊帝見本史則刻子之言未可遽廢

### 金蓮歸院

危言金蓮燭送婦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余讀周必大玉堂雜記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莫送以金蓮燭猶玉堂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肥之句上亦和韻答之又命必大和以進則金蓮之送宋時蓋有三人唐語林載令狐綯上

令中使持燭送學士歸院是唐已有故事矣如錢氏私誌載岐公所遇更奇今錄其畧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為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對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勅內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置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旋取針線縫連袖口要罷月將西沉上命內侍報金蓮燭扶掖歸院次日上問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辭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

### 飯後鐘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寒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聞梨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僧厭

急乃齋罷而後擊鍾後二紀描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迹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描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斷魂關黎飯後鍾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出撫言

周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掘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携巾盂廁諸僧下異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畫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朴視二公所遇亦幸矣

魏野字仲先居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寇萊公相得甚歡葷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着碧紗籠

談資

### 醉吟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為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稱醉吟先生亦自為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彼作醉卿記醉翁亭記固有所寄而然又有稱醉士醉

叟醉髡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於世終其身者真可笑也

錄冬序

### 披裘

披裘公顧季子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又南史阮彬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得五兩金送還寺道人以半酬彬彬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

### 古文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壘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有王壘鄭條與古文在歐陽修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永叔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筆及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據此則又不止一鄭條矣

### 元次山

王文恪公曰吾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曲極其妙子厚豐縟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二公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 穆伯長

宋初文章承五代之弊穆伯長始好古學初得韓柳集

善本即自鑲板甯於相國寺有一士人來買酬價不相當伯長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或怪之復正色曰誠如此修豈相欺者耶士人知是伯長乃引去

### 婦人謚夫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不謁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庶幾返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康乎妻曰君嘗欲授之以政以為相國而辭不為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為康不宜何也二事俱載列女傳若西京雜記載相如悅文君之作美人賦以自刺終不能改以至子死文君為誄傳于世則其人無行徒文亦不足觀矣

### 生童

元紫芝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幾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潼流遂得

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推燥居溼辛苦備嘗續雖在懷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詔拜善續並為太子舍人書後漢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終

南海金 節持父父校

介子何點

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紙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介子棄紙可對班生投筆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賤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點以手持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手持帝鬚可對足如帝腹

李泌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望要為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稍懈泌先於本院寐肅宗入院登牀捧泌首置於膝良久而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功當在何時泌遽起謝恩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感當如郡名必保定矣

吳祐韓卓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嘗天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祿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皆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歟

向雄

魏鍾會之誅也功曹向雄收葬其尸而史義之何子容曰雄特感其私遇耳以是為義則漢朱詡嘗為董賢之死自効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葬賢屍唐田承嗣為安史父子滅族立四聖祠而祀之亦可以為義舉乎愚謂雄之葬會謂之葬賢不憚獲罪以自盡其心自是無為而為之事與樂已哭彭越曹敞葬吳章同也若以比田承嗣強梁悖逆之徒于是乎失倫矣

西京雜記曰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中矣

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

羊祜王曾荀勗

晉羊祜歷職二朝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慎密太過祜曰拜爵公堂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其婿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宋王曾在中書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言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思欲已出怨使誰當二公公尔忘私其心一也晉荀勗傳時議以為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其婿武統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族弟良亦勸之勗然不應退語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宜達人間宜識吾此意勗與祜忠邪之分自是天淵而慎密一事乃相類若此

毛寶劉彥回

放龜得報人知有毛寶而不知有劉彥回唐劉彥回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坑所後彥回為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使君救脫之恩今奉報

吳興掌故

室甫規

東漢皇甫規耻不與黨人宋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送王侍制獨扶病出餞或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實厚矣聞者嘆服

孔明

雅州有周公山舊傳孔明於此夢見周公因立廟為文憲主廟號周公山是夢見周公又有諸葛孔明也

見蜀志

安民李仲寧

徽宗親書元祐黨籍立文德殿門州郡立廳事開封府推官呼碑工安民刻之辭曰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今名為奸人不忍刻江州碑工李仲寧山谷名其居曰琢玉坊官呼其刻黨籍碑辭曰小人因開蘇黃二學士祠翰溫飽今日為奸不忍下手

百口

蘇子瞻三槐堂銘言王晉公手植三槐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而不言其故石林燕語太祖與符彥卿有舊知大名十餘年有告其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晉公為代且諉以密訪其事曰得實當以趙普所居命汝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



以百口保之上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  
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鼎子  
孫必有登三公者既而魏公果為大保歐陽公作魏公  
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亦不書因錄出之

朱新仲云浩孔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郝超以  
百口保桓溫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  
保李希烈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滅兵而招寇姚崇以百  
口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愛家  
族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所保獨  
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右百口保人與祐類

類併記于此 按杜陽雜編初注原兵亂姜公輔去朱

泚有反狀不如早為之所及上在奉天聞秀實之死上  
執公輔手曰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自陳百口之  
說何獨悞我也據此則杞所保者泚非希烈

### 七步

七步成詩者曹子建也十步成詩者後魏彭城王聰從  
幸上堂有大松上行而賦詩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  
令就時聰去帝十餘步至帝所而詩就詩曰問松經幾  
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職林三步成詩者柳公權從  
文宗幸未央帝曰朕有一喜邊成賜衣久不時今仲春

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即應聲成文再詔賦之後  
無停思帝悅曰子建七步尔乃三馬溫庭筠才思艷麗  
工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入手而八韻成時號  
溫八叉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  
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  
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  
迴氣色空中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  
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為主涯者殊失考  
索七修

### 倚馬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  
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嘆  
其才謂虎云當令齒舌閒得利劉原父直舍人院一日  
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  
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文忠聞而嘆曰  
昔王勃一日草五王冊未足多也 按立試萬言倚馬  
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也

###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前軼見孝公與語不自知

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軟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見鼠

### 雲母屏

漢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騰朝會以御屏隔坐

### 薛仁貴郭子儀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兀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為誰答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

卷之七

七

七

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恠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胄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

### 紀信子期丑父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左傳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巳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楚子得免公羊成二年晉師還齊侯晉卻克拔戰遂巡再拜稽首馬前

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按丑父左傳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史記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與公羊不同

### 助喪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塋其先貧弗克舉虞卿即以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裘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塋元振舉與之不質名式何子

卷之七

七

七

容曰虞卿知有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傑亦能如是耶范文正公使忠宣往吳中取麥數百石道過石延年盡以予之既歸文正問道中所見曰石貧無以塋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矣古人輕財好施無所吝恤而至于後不能舉尤其所最惻者然自忠宣父子而後此義不聞又矣○唐書元振為通泉尉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後累官朔方軍大總管

### 楊震房彥謙

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

為開產業，震不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多乎？房彥謙為涇陽令，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 謝安費禕

魏軍至費禕，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懷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所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此與謝安賭墅事相類。

### 劉琨劉疇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竝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為入塞之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

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兩矢下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俟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本傳

### 燕丹孟嘗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過之，無禮不得意，欲歸請於王。王繆言曰：今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馳驅過之而橋不發，適到關，關門不開。丹為雞鳴，於是眾雞悉鳴，遂得脫歸。此與孟嘗君事相類。見博志。

### 吳起商君

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於菽門之外，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此與商君徙木事相類。

### 右袒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周勃左袒之問，蓋類此。

### 背水

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然則背水取勝亦不始淮陰侯矣。

### 劉凝之沈麟士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屐，即與之，後得所失屐，復還。

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為人。所認着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東坡曰。士大夫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疑之。

### 宅相

晉書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人。成此宅相。此史。裴七歲。外祖袁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三國典。晉李潛神清朗俊。邢晏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

### 蟠桃黃中李

人知王母有蟠桃。而不知有黃中李。集異記。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黃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一二百枚。遞分勝負。然則此李者。武帝所不得食。方朔所不能偷。真王母之所最惜者歟。

### 乘槎

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慄作荆楚歲時記。乃附會以為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杜子美亦承襲而用之。曰。奉使虛隨八月槎。

### 劉阮

劉阮遇仙天台山。非桃源事。桃源乃秦人避世之所。文人往往誤用之。李漁贈長安主人云。上清真子玉童顏。花態嬌羞月思閒。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豈以天台亦有桃源。故牽合耶。

### 偷桃

方朔別傳。王母獻桃於武帝。朔從旁竊視之。王母指之曰。此兒三度偷吾桃矣。又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朔。朔呼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語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又語上曰。王母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淨。不宜躁擾。言終弗見。

### 爛柯

爛柯多用棋事。水經注。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寶坂。見童子四人鼓琴。倚柯聽之。既去。柯爛。違家已數十年。一事而所記異也。

### 白鶴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城民非何。不學仙。家累累。

遂高上衝天。柳江集：漢始元元年，蘇耽感神，授以道術。一日忽洒掃庭除，曰：仙侶至矣。俄白鶴數十來，集化為人。天服粲麗，耽入白母曰：耽當神仙，不得養，因留橫曰：有所之，可叩之。明年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橘葉以救之。言畢，升天而去。後有一鶴來至城樓，少年彈之，乃以爪攫鏤板成字云：風淅淅兮雨淒淒，城郭是兮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耽，彈我何為？二事甚相類。遼東城門人頗稱之。柳江城樓少有述者。

### 杜伯

史稱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然未見其事。按：顏之推冤冤志引周春秋之文，周杜國之伯名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曰：恒竊求與妾交，王信之，囚杜伯於譙，使司空錡殺之。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死之。杜伯既死，即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王召祝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空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乃殺錡。錡又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皇甫曰：殺祝以謝之，祝亦為人而至，奈何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空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

死。其言雖似荒唐，然所謂非其罪者，或是也。

漢時王濟左右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當大叫。其人卒不從，遂呼云：某欲姦我，濟即令人殺之。其人具自陳訴，濟不信，卒殺之。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聞於天。後濟病忽見其人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事與杜伯相類。併錄于此。所云人畢，乃才以子好，可恨。杜伯紅葉題詩：伯之死，王所迫，此衣人曰：杜伯此子。

### 紅葉題詩

御溝流葉，人知有宣宗時盧渥而不知有明皇時顧況。當楊妃寵國寵盛，官娥皆願衰瘁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著作况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遺書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本事詩載梧葉題詩曰：一入深宮數年年，不見春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得之明日於上遊。亦題一葉云：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于葉上得詩，示况。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唐侯繼圖微時，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

下有詩曰淺拭翠娥悲為鬱心中事擲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後貯巾篋五六年與任氏為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某作在左綿時書此爭得至此侯令書辨之無異

王溪編事

形管集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蕖好去到人閒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所獲人因睹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青瑣高議作僖宗時于祐又有祐所復詩與此不同但謂官人韓氏則圖耳北夢瑣言襄陽進士李茵得御溝紅葉題詩事與此又別

### 獻詩

危言獻燕詩座主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于化成又閩川有歐陽澥者十八年之帝鄉未遇知已亦為燕詩以獻主司鄭愚侍郎翩翩雙燕盡堂開送古迎今幾萬迴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來其詞雖為朝賢稱嘆尚未得第雲溪友議孝標元和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紫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僖

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章詩同但改落字為墮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傳之者謬也化成事見青瑣高議孝標事見雲溪友議

### 西施

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艷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沈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蠡

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以俟博識墨莊漫錄云孟子曰西子蒙不潔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司馬彪註毛嬙古美女一云越王美姬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孟子莊子慎子皆戰國時人其言西施皆言越之獻吳者然管子小稱篇有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史記表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為魯莊公之八年而越滅具在魯哀公之二十二年相距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

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而毛嫱亦非越王美人明甚司馬彪之註乃臆說也竊謂古人書多有後人增入者顏氏家訓載夏禹伯益作山海經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郡縣神農作本草而有豫章米崖越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羽等郡縣周公作爾雅而云張仲孝友孔子作春秋而云孔丘卒左丘明作世本而有漢高祖燕王喜及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李斯作蒼頡篇而有漢燕天下海內奔厠豨黥韓覆畔滅殘司馬遷作史記而有班固叙贊劉向作列僊傳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又作列女傳其子歆足成之而有更始韓夫人明德屬后梁嬀人嬀傳皆後人所撰非本文也由此而言則管子一書豈必皆出于敬仲之手乎其初屢升

### 出塞

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按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魯直竹枝詞註引此序以為烏孫公主事不應作明妃用石崇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於元帝以後官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略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琵琶作明妃用亦可但

彈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相傳之誤久矣

### 酒池

西征賦云酒池監于商辛塹覆車而不悟苗地曰長樂宮中有魚池酒池池上有肉炙樹秦始皇造漢武行舟于池中池北起臺天子于上觀牛飲者三千人又曰武帝作以誇羗胡飲以鐵盃重不能舉皆抵牛飲見三補

### 遺履

惠州冲虚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常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馬密伺之但見雙履飛至網之得雙履與王喬雙屐事相類室

### 飲飛

飲飛斬蛟淮南子云荆飲飛博物志又云荆軻字飲非周日用注曰荆將軍墓與羊角哀冢隣其地在宛陵之源墓碑非作飛又按四明有荆飲飛侯廟舊圖經廟神姓氏無傳蓋將軍有功而人祠之者榜云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耶新志又云唐末刺史黃晟初為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由博物志言之則是古有兩荆次飛一刺秦皇軻一斬蛟由淮南子及尚經新志言之則是古有兩飲飛一姓荆一姓黃總之皆臆說



也又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為飲飛注云周時受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中殺之則所斬者越人也與淮南子博物志斬蛟之說又異戴埴曰金匱要異記開元改鄴為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必當時本軍因立廟以祠荆飲飛故以荆飲飛侯為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秘書省之祠蒼史王耳舊圖經疑為軍將故新志遂訛為黃晟此言似得之若飲飛之名軻與否及斬蛟與人則無從考矣

### 斬蛟

趙仲明昱隱青城山從道士李珣隋煬帝徵不起益州太守臧騰強起之乞為蜀太守時犍為有蛟為害昱往政五月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之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感戴事為神明隋末隱去不知所終此與周處澹臺子羽飲飛舊丘祈事相類

許真君旌陽煉丹黃龍山山湫有蛟輒作洪水欲漂丹室真君遣神兵擒之釘於石壁嘗過西安有蛟害民知真君過逃往鄂渚奔入大江匿於深淵真君勅吏兵誅

之又聞新吳有蛟真君乃以巨石書符及作鎮蛟文以禁之時海昏之上繚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亘四十里人畜在其氣中者即吸吞之真君集弟子往蛇懼入穴飛符召海昏社伯驅之不出復召南昌社公助之蛇始出舉首高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衝天真君飛步踏其首以劍劈其頰裂其腹有小蛇自腹中出長數丈弟子施岑甘戟欲斬之真君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此蛟一千二百五十餘年後若為民害吾當復出誅之以吾壇前植柏為驗其枝拂壇掃地乃其時也又預識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大揚吾教江心忽生沙州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此時小蛇若為害彼八百人自當誅之乃歸郡城適有一少年來謁衣冠甚偉自稱姓慎禮貌勤恪應答敏給告去真君謂弟子曰適來者非人也迹其所之乃在江許化黃牛卧沙磧上真君剪紙化黑牛往聞之令施岑潛馳劒俟其闕酣即揮之一揮中其左股牛奔入城南井中真君遣符吏尋其蹤直至長沙賈誼井中化為人入賈王家先是蛟精慕王女美化為少年謁之王大愛其才娶以女居數歲生二子嘗以春夏之交周游江湖若為商至秋則乘巨艦重載而歸皆寶貝

珠玉是秋還給王云為盜所劫且傷左股王求醫療之  
真君乃為醫謂玉王喜召出見醫蛟精懼不敢出王自  
起召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之蛟精乃見本形蜿蜒堂  
下為真君所誅仍以法水巽其二子亦皆為小蛟併斬  
之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水今君舍下深不踰尺皆  
洪波也可速徙居玉乃遷高原其地不日陷為淵潭真  
君復還豫章而蛟之餘黨慮真君誅之乃化為人散遊  
城市訪真君弟子詭言曰僕家長安積世崇善遠聞賢  
師有神劍願聞其功弟子曰吾師神劍指天裂指地  
地折指星河則失度指江湖則逆流曰亦有不能傷者  
乎弟子戲之曰惟不能冬底葫蘆爾蛟黨以為誠然盡  
化為葫蘆冬瓜連枝帶蔓浮泛滿江潛流出境真君以  
劍授施岑履水斬之悉無噍類江流為之變色真君曰  
此地蛟螭所穴不有以鎮之後且復出為患乃役鬼神  
於城南井鑄鐵為柱出井外數尺下施八索鉤鎖地脉  
呪之曰鐵柱若歪其蛟再興吾當復出鐵柱 其妖  
永除事載列仙傳

吳越春秋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  
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止以害其馬  
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

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褐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菑  
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沉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  
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菑丘訢疑即  
椒丘訢也而所記稍異合而錄之

### 戰水

索勸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  
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  
瀕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王尊建  
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勸  
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伏鼓譟譟且刺且射大  
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水經注

### 斬龍

芮祭酒燁初任仁和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  
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盃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  
疲於脩築之後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  
之曰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  
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斬之是夕宿於  
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  
卒為名臣

大霧

蚩尤兄弟八十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作五雷之刑以害黎庶。黃帝將兵擊之，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軍人皆迷惑。九戰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既而感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下降，人首鳥身，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九天玄女也。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官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又傳陰符經三百言，帝佩服之，遂滅蚩尤。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壓邪魅，名蚩尤旗。」古今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即申毒國，有道術人名曰羅年，百三十歲，荷錫持餅，祭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指瑞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噴水為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霧霧皆止。又于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口內，更張口，則羽蓋螭鵠復相隨，從口中出。其呪術術惑神怪無窮，拾遺記：樂巴為尚書，忽一日天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已所在，尋問之，巴其日還。

成都神仙傳

河南張楷字公超，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率其術者填塞如市，故云霧市。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聖水

唐裴度傳：敬宗時，汴宋觀察使令狐禁言亳州聖水。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李德裕傳：亳州浮圖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往汲者日數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昔具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此一事實兩紀，皆出本傳。何子容曰：使贊皇之請先下，晉公不當復為舉禁。晉公之判已行，則所以從之者不在贊皇之請矣。

濮酒

光武時，駕幸南郊，光祿勳郭憲忽面向東，止含酒三盃，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樊英隱壺山之陽，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澆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

呪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  
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  
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初無所  
覺湏臾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出隋書宋陳  
仲微為莆田尉襄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  
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文揭其事以為  
冤旦暮祝詛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  
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傳本夫以曲在已之僧而欲  
祝詛無心之仲微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祝詛之事  
孰謂其無神明哉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  
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  
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  
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棗選有力精帥  
五千人為先登盡持棗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  
于是官軍以白棗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  
計抱朴子

封松栢

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蔭百餘步

俗云大小將軍河南志又見五色線集泰山松為始皇封嵩山栢  
為武后封其為清節果也多矣

王粲王濛張南渠戴母

王粲好驢鳴將塋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  
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意此可為令乎驢  
鳴本無可悅耳王濛好孫子荆驢鳴張南渠亦好驢鳴  
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悅  
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子鵝林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一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二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克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筆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為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為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升庵○按乙夜觀事乃文宗非太宗也見語林

漢時用甲乙甚多如成帝紀帝生甲觀畫堂元后傳見于丙殿觀言甲則有乙丙可知殿言丙則有甲乙可知

紫泥

詔書多稱紫泥封出於拾遺記武帝元封中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帝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上將出征及使絕域多以此泥為璽封衛青張敖蘇武傳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璽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

謚法

鄭樵曰按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為榮不得謚為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耳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為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綽之所取云耳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為名乎是名也非也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實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桓圭桓乃珪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為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鬚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為名實之當其曰請為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為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

德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  
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  
之名則宣王不得為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  
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為良臣成周之法初  
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  
然後人立惡謚謚畧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  
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  
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大小劑量使制器者  
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太不通  
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  
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  
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  
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  
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  
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  
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  
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  
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

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  
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配嫡之義而為  
並取此鷄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乎千百年  
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鄭樵  
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為  
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為僭矣修豈可得於是謚文  
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 傳

漢制四馬高足為置傳皆君與大夫所乘其行安舒故  
不得不遲一馬二馬為軺傳軍書使命之用故不得不  
疾漢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亦取其速驛與駟二字於  
文義為小然混而不分則解經皆謬矣元許白雲曰馬  
通曰置步通曰郵蓋想像妄說初無所祖不思古注郵  
訓為驛若是步通字何以從馬乎

### 黃金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而寶貨法凡黃  
金二萬斤直錢萬萬朱提銀捌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  
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朱提縣出善銀音殊時當時黃金一兩財六  
百銀一兩財二百東坡常怪今之黃金不若昔之多廢  
之者眾宜其少而價貴也泊宅編余按一兩值六百者聘

后之黃金也若准寶貨法纔三百耳與銀價不甚相遠

### 黃銀白金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海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唐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為器辟惡乃為瑞物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為銀其後云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爾金三等以色之淺深

為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為二物

### 禁金

宋太宗詔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又詔自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戔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不可得而絕也至仁宗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然議者猶以為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泯矣王冰詔謀歸按此廢金之名可謂

悉矣徐明善天南行紀載安南國王陳日烜入貢品物有所謂楞金犀蓋粧金真珠者其制當亦不出前數件其名則異因筆之

### 錢文

麗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麗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王琳曰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

### 錢帛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畢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帛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又裴邃納絹二匹藉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藕檳榔以口言任昉餌檳榔剖百口許不得好者簞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王恭坐六尺簞可以一領與我倚覺察

### 鈔

趙承旨孟頫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眾欲



至元鈔二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二虛。四者爲直，如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廼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子鵠林

沈存中筆談載：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此即今日開關給引之始。傳疑錄

### 鹽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劍南西川凡八百二十二，隴西西河縣漳縣滇南俱有鹽。山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又安邑廣長俱數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有二大池，一小池，東牟有鹹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貞國鹽生木枝上，淳

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地堅且鹹，即出石鹽湯，口域有石，鬻以爲鹽。水竭鹽成，甘水有石鹽。推蓬寤語

### 米價

班固食貨志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石三十至宣帝時，選用良吏，民安土歲豐稔，穀至石五錢，而莽末盜賊起，穀價翔貴，洛陽以東米石二千，大抵漢之糴價至賤，則石穀五錢，至貴不過米石二千，蓋穀石三十乃常價也。以古觀今，何懸絕如此？江湖間米直比二十年十倍貴，他物稱是，所以致此，豈無說，必有能言之者矣。泊宅編

### 霜旱

容齋五筆載：饒州慶元四年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皆然，有常產者訴於郡縣，郡守愛民，有意蠲租。僚友多云：在法無此。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昔人立法之初，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懼貧民冒濫，故不輕啓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

福仁政之上也。此皆洪說攷北史盧勇傳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唐馬周奏疏云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怨讟也。北齊書隋書亦有直云霜旱者由是推之。唐初以前必皆有蠲租故事。中世乃不然。又知其言為霜儉霜旱有能援以言上聖明之朝當無不從也。實退錄

### 秋霖

大曆中秋霖害稼京兆尹奏多損田韓滉執奏不實。滉南令劉藻附滉言所部無損。代宗覽奏以謂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命御史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御史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聞豈有恤人之意耶。乃貶藻。

### 減稅

初錢氏國除而田稅尚仍其舊畝稅三斗浙人苦之。太宗乃遣王贊為轉運使。轉運使舊在姑蘇州治之西偏均西浙雜稅贊悉令畝稅一斗使還大臣有責其增減賦額者贊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為王民豈可復徇偽國之制上從其說浙人至今便之。吳中紀聞

### 漢租

周公謹曰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攷在昔獨兩漢為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牛租之令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牛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賣爵更幣算車舡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權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鹽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初郡無稅行軍勞苦者給復陂湖園池。假貧民者勿租賦。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民資不滿二萬免而適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此三代而下享國所以獨久者蓋有以也。○余讀公謹此論為之慨然。今三吳之民力竭矣安得以漢法為司計者一言之。

### 酒價

等類仙傳云真宗問唐酒價幾何丁謂對以每升三十  
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  
銅錢上喜其對又蔡凝廷試第一召對徽宗問唐京官  
五品方賜緋佩魚借緋即不佩國朝因循其制凝對曰  
在唐借緋亦佩魚因誦白居易詩曰親朋相慶問何如  
報道恩光盡反初投老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  
便將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如  
遠腰啼哭覓銀魚上尤喜其對之捷後余因看李太白  
詩有金陵美酒斗十千之句以爲李杜同時何故詩中  
所言酒價頗異客有戲噓者曰太白謂美酒耳老杜不  
擇飲而醉村店壓茅柴耳坐皆大笑然亦近似也詒謀  
錄云宋初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爲刑部侍郎上  
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視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  
從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爲借紫金魚袋借  
緋魚袋乃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基之孫  
王楙曰郭生次象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  
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  
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  
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執僕  
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

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  
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  
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得與詩曰十千斗  
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  
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  
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下斗  
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  
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玢  
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  
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  
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  
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按武帝  
設權酤官昭帝罷之賣酒升四錢然則漢初斗酒四十  
錢耳酒價甚微且隨時高下似不必遠引博證偶因前  
人之說記此以資一笑

### 汰兵

宋龐籍以工部侍郎爲樞密使言近世養兵務多而不  
精請與中書議簡汰之法仁宗疑焉籍曰倘有一夫之  
呼臣請以百口償之卒省兵八萬人我朝營兵雖多  
老弱居半又皆京師游蕩之夫及內家僮子姪代役其

中蓋隱射月糧馬匹租草衣絮實未嘗身親行伍也昔馬文昇在本兵時嘗奏白簡汰卒訛言騰沸孝廟呼至御前止之及今以爲口實莫敢議某昔巡視團營時以是爲言逆黨竟不行豈真不可汰耶能行之有道亦自無譁大抵士君子苟且立朝不肯任怨率多類此

### 治水

治水用鐵黃訓謂鐵者水之母以母制子也見讀書一得然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悟曰決河者龍龍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金買土而沉之功遂成是用鐵者又以制龍之故不知孰是

### 藏粟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皆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教倉藏粟甚多趙克國曰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稔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廚粟所也

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即爲黑腐

### 茶馬

宋初河東川陝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爲器興國五年乃以布帛準其直元豐四年郭茂恂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及以茶馬併爲一司言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從之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

產易上乘詔可未幾易馬萬匹

見四朝志

舊蜀茶額二十萬熙寧中李稷加爲五十萬陸師閔代稷爲百萬元祐初司馬光相罷諸路鹽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不罷大觀以後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廢缺紹興四年從閔師古之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

### 益步

宋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田况請料邊兵益步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活

馬之擾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於中國繫之維之飼以枯稿折其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馬之將卒大驍牝馬二千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童俊卿曰宋田二公之說權宜之說也苟以吾所長合夷狄所長豈非萬全之策乎

徐長谷曰茶經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天下益知飲茶矣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竈突間為茶神有常伯能者因羽論茶復廣之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茶權始嚴皆貞元間事也

### 諫止織造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綾千足德裕奏言立驚天馬盤條獬豸文采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足臣所求論優詔為停崇寧間中使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綉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何益詔獎其言為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欽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欽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飲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飲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哀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鶴林玉露

### 郵傳

趙克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罕羗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書報從其計案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才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權楚璧等作亂時明皇幸洛陽相去八百餘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郵傳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議蓋亦未嘗淹久後世所不及也癸辛雜志

傳者以木為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御史印章所以為期信即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為證也中華古今注

### 權量

古人權量不同此史載後魏高祖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其法依漢志爲之是知漢律曆志所載積黍之制魏晉則已變矣至拓跋而有此議然當時改用無幾亦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可知此由在位好利務求奇贏故耳古升十六寸二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爲斗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權四十斤者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二兩隋合三兩爲一兩也隋合古三兩爲一兩亦不過今之一兩有奇耳無二兩也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大略如此

### 蠶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或疑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桑乃三月節也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幽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何燕泉曰蓋謂貧民預指絲穀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

醬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也何先生此言深知小民之苦者亦深得作詩之意者宋人小說某縣有尉夜半叩令門求見令曰請俟旦尉曰不可令披衣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外有警耶曰不然內有急耶曰不然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又使養蠶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冬無事不若移蠶於冬令笑曰君策甚善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此可爲一笑

朱翌曰嶺表一歲三蠶蓋冬桑不凋十月盡猶簇繭則尉之策亦或有據特不可行于中原爾古有水蠶唐尹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也王子年拾遺記曰水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爲繭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爲黼黻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熟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簞蠶一曰宛珍蠶二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蜨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九蠶再熟

者皆謂之珍此八蠶也李賀詩將餒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亦恐誇者之過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繭綿小分炷獸燭微紅隔雲母言養蠶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周禮馬質有原蠶之禁原蠶再蠶也埤雅云一名魏蠶淮南子曰原蠶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之法禁之為其

殘桑也鄭云辰為馬星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害馬歟今蠶

負馬迹亦其驗也自先王之法不行而民間一歲至有三蠶者禮王后享先蠶馬端臨曰先蠶天駟也戴仲培

曰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者以此漢禮皇后親蠶采桑祀蠶神曰菀窳夫人寓氏公主公主女之尊稱也菀窳

婦人先蠶者也故後世謂蠶為女兒本此搜神記載太古時有遠行者家惟一女及馬一匹女思念其父戲馬

曰爾能迎我父還吾將嫁汝馬聞其言絕韁而去父見馬驚喜遂乘之以歸歸而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

出入輒喜怒奮蹄父怪之以問女女以故告父怒伏弩而殺之曝其皮於廷女又戲馬皮曰汝為畜生乃欲取

人為婦乎何自取屑剝為言未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

績於樹其繭厚太異於常蠶鄉婦取而養之其校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衆也其說亦甚怪矣唐乘與集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頭娘可笑也夫

### 蠶室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含絲蠶火也商金也火壯金囚應之而絕養蠶之室欲明而溫漢法犯腐刑者下未央蠶室取其溫也然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易林曰饑蠶作室是也古者王后親蠶三灑而止蠶性惡濕以葉灑之禮所謂風戾以食之亦此意太玄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荀卿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亦曰眠三

十三日三眠而蠶老則紅

### 井

博物志伯益作井蓋本淮南子與世本也然易重卦已有井名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叟使舜穿井井且不起舜作豈得始益周書黃帝作井

### 牛耕

古者以牛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寧子野曰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曰牛稼穡之資宋景又謂是不原漢始耕牛之意然關尹子云耕夫習牛則墾春秋人名耕者多字牛名牛者多字耕孔子弟子侍



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按山海經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又讀老子書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張平子東都賦却走馬以糞車朱子謂載糞車也糞車亦為田用然則古人治田且用馬矣牛豈待趙過而後用乎

### 城

危言云鯨作城見世本餘冬序錄云吳越春秋鯨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淮南子鯨作九仞之城諸侯倍之禹壞城平地而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博物志云禹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自禹始也不知茂先又於何據然鴻烈解所謂禹壞城平地者恐非

### 舟

危言云黃帝作舟楫見易按韻府群玉黃帝臣共鼓貨狄剡木為舟剡木為楫又世本云二人並黃帝臣雲笈七籤云帝見浮葉方為舟二臣助為舟楫呂氏春秋虞始作舟物理論化狐作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云番禺作東哲發蒙記云伯益作方言關西謂之舩關東謂之舟

### 三翼

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

頗言其畧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

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雜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艦而昔之詩人乃以為雜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 舟車

太白陰經云水戰之具始自伍員製之以與楚戰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 舟名

元豐中命安燾陳睦二學士使高麗勅明州造萬斛舩二隻賜號一為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為虛飛順濟神舟令御書院勒字明州造碑

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鱗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舩欲濟虞允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即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舩但見舩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舩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

目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霧狀其人馬  
之目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揚城齊海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  
不知舟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汎舟以木蘭  
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  
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鳳齋集載此詩陸龜蒙  
於蘇守張搏坐上賦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 水車

桔槔演繁露桔槔水車也見莊子云按此意制是就有  
水處云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係甕一頭虛垂人為  
制其低昂今世捲水之車也魏略馬鈞為園患無水以  
灌乃作翻車令僮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  
倍於常是今之水車也

### 拂

俞琰曰拂水車拂也楊倞以為連枷非也枷打稻器非  
拂也○余按方言僉宋魏之間謂之攝父自關而西謂  
之梔或謂之拂江淮之間謂之梔或謂之梔註僉打穀  
者蓋水車拂謂之拂連枷亦謂之拂似不相妨周公瑾  
雜志頗悉

周公瑾曰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玉莽經

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鉞北載拂注音  
佛以擊治禾今謂之柳慶曆初知并州楊僕伏所製拂  
連枷鉞蘭藏秘府狄武襄以拂連枷破懷智萬非特治  
禾也按天官書耨亦作耨及耨又連枷也見玉篇此耨  
杖之梔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為之短兵之  
利便也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彝鼎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爲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郃大鼎于宋曾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于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甌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輦鑑納晉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琅邪代醉編

卷之二十三

鍾鼎銘識

洪适曰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多茫昧難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三盤五誥雖詰曲聳牙尚可精求其義自武王周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諫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僇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饒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東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

琅邪代醉編

卷之二十三

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獲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官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枸邑賜爾旂鸞黼黻珣玗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無緒乃爾漢去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群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遵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思竊謂宣和時好古殊甚故其所得不暇詳攷即以鼎言如得鼎始鼎起鼎公誠敢氏師毀之類但取其奇豈計其實昔齊伐魯取諛鼎魯人以質鼎與之齊人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請於柳下惠惠曰何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鼎由此觀之鼎之真贋當時已難別矣况後世乎武帝獲汾陰寶鼎備禮迎享至於改元宣帝

獲美陽鼎下群臣議張敞紬之鼎亦有遇不過哉○說文註諸侯射猴能豕虎大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為田除害也祝曰母若不寧侯不朝於王所故仇而射女也大戴禮投壺篇曰嗟爾不定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考工記梓人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記各不同惟梓人為全文也併錄於此

汾陽鼎銘吾丘壽王之所識也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鎮付山伏其靈海伏其異其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沉皆古人複篆見虞荔鼎錄然其文頗不古雅

美陽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以旂鸞繡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張敞曰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大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噉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鼎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也前漢郊祀志注尸主也款刻也識記也

### 九鼎

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於昆吾氏之墟台若甘讒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斲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見虞荔鼎錄序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禹鑄九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王伯厚曰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曾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曾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峇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曾鼎也明堂位曾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但贗鼎之說左傳以為柳下惠韓子作樂正子春未知孰是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脩飲食不熾火而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反老杜陽編

### 古字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邢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張周義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為百王應麟曰古

文錄考幾於鄧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斬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弓  
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  
祝延常語按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  
緩也亦謂延長

### 犧尊

劉沆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  
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沆曰此言未  
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  
晉郡得齊子尾送文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書疑於貴  
州發齊景公墓得二尊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  
也

### 碑

楊用修曰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  
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  
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  
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簡西魯為予言親見許予  
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 劍

古劍有鐵有銅山海經云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曰

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  
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按越絕書薛燭對越  
王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乃  
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  
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又楚王令風  
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鐵劍二人乃鑿茨山洩  
其溪取鐵精作為鐵劍三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  
布又吳越春秋吳王請干將鑄名劍二千將來五山之  
鐵精六合之金英鑄名劍二一曰干將二曰莫耶由此  
觀之昆吾之劍及純鈎湛盧五劍銅劍也干將莫耶龍

六

淵太阿工布鐵劍也汲冢中得銅劍一校長三尺五寸  
郭璞曰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也余謂干將自是鐵劍此  
豈歐冶所鑄五劍中之一耶若干將則張茂先時乃出  
豐城

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  
百萬約米旦取之夜歸語妻乎此何異而價如是庭中  
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劍至一見嘆叱不  
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  
破賀山耳今劍光已盡矣農夫惋恨旬月

廣異記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世傳虎丘

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為龍也晉元康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真人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魚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顧頊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于匣裏如龍虎之吟拾遺記列士傳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莫邪之子楚王夫人嘗于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王命莫邪鑄為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以雌進劍在匣中常鳴王問群臣曰鳴者雌憶其雄也王怒收莫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建中二年火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方山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為劍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德宗欲幸奉天以劍斫檻上鐵後狔應手而碎又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仗數尺光明即火光劍也劍匣琥珀為之行在有裨將為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賜焉近臣惜之上曰戰士有瘡如朕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朕以人為寶豈以

### 鏡

劍匣為寶聞者莫不感悅杜陽雜編

黃山谷曰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為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復見神僊若名隱訣云銅一名丹陽又一銘云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僊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雲天下散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如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覆心面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即殺之余又有一鏡云蔡氏作鏡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皆在長保二親利子孫傳之後世樂無極大鼻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魯國二字可識奇古如鍾鼎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又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真字飛霜四篆字鏡名耶或人名耶不可得而辨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近纂緇云水銀飛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忠宣南鵞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

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持去夢回亟視匣中已失所在龍城錄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鈕以蓮葉束之左右彈琴僊人各

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

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

親照心照膽壽千春西溪叢語

一鏡如鍾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

角後無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同上

宣帝被收係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宛轉絲繩

孫身毒國寶鏡此鏡大如八銖錢照見妖魅佩之者為

天神所福故帝從危得濟及即太位常以琥珀筒盛之

緘以斜文錦西京雜記

天寶三載五月初五日楊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

有瑩耀凡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

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才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

曰龍名護有小童名玄冥至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

真龍欲為制之遂令玄冥入爐局閉戶牖三日夜門開

呂暉等搜覓已失所在鏡爐前獲書曰盤龍盤龍隱於

鏡中分時有象變化無窮與雲吐霧行雨生風唐記

鳳州志載避跡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偶入

一洞穴穴中有石臺臺上置鏡與架一座鏡圓五寸背

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治鑄質良工當

省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倚牕繡幌俱涵

影中方取鏡聞後有風兩聲急走出視之匣已朽而惟

鏡存矣博物志補

周公謹云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

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

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

尤奇凡對日映之背上之花畫在影中纖悉畢具麻和

幾皆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

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

有度神鏡示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入影內纖悉無失然

則古亦罕見也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

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偃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

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

燈臺歸于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

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族人

大學士安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

遂速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王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  
覺日漸昏諸吏告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  
昏昧無復光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  
精明如故

有一胡僧行乞而至謂王勣曰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  
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  
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  
相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又  
曰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  
藏之泥中亦不晦矣胡僧遂不復見

王勣遊嵩山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  
室可容三五人棲息止焉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  
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潤白鬚眉長黑而矍稱毛生謂勣  
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  
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  
取紫珍照之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矍者化為龜胡者  
化為猿

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  
問其故病來已經年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

視其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按  
度鏡名紫珍奇異多甚如遇程雄而鵲鵲化為老狸留  
薛俠而寶劍伏其光彩若水徹腑而龍駒之病已瘳似  
月澄湫而潁水之蛟為炙種種靈效有難盡述姑存一  
二以見異

###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  
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  
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之

###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  
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  
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  
日上甚悅厚賜之

###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  
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  
寒色遂命撤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  
曰此龍皮扇子也

### 夜明珠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然山  
夜則此杖有光可照數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失足  
蓋杖之力焉開元天寶遺事

### 巨查

光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有星月查浮四海十  
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拾遺記

###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碼碯溫溫如玉其製作甚  
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  
後魏書  
因立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 青磁碗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  
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  
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懷中取碗擲於  
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  
欲爾增罪戾也世界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吳淑談

### 照世杯

國初帖木兒遣使奉表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或  
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世誠

有此杯乎秦皇照膽之鏡當不虛矣

### 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  
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擲一更至五更鼓聲  
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  
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  
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客座新開

### 磬

番陽吳令知靈璧縣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泝  
汴進入輸納縣別一小河號成都稍徑或由此河載磬  
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洵宅編

### 指南車

李豫亨曰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  
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軛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越裳  
氏載之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  
創造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  
又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  
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指南車驟迴轉所  
指微差至齊祖冲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聞矣世  
所用惟術家鉞盤用水浮鉞視其所指以定南北近年

走聞廣屢遭倭變倭舡尾率用旱鍼盤以辨海道中國得其制始多旱鍼盤但其鍼用磁石煮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鍼盤之細密也推篷

馬鎬曰大駕指南車起於黃帝及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故後漢恒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婁將送至國而還其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蓋以屬中車氏攻而載之常為先道示服遠人而正方也中華古

今注梅純曰金性趨南故針指南若火之上水之下皆出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爾

### 記里鼓

郎瑛曰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鉄崖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制見三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制見本傳水運渾儀俯視圖亦衡造蓮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制見上三

益樂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為何等異寶七傳

### 青田壺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大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甌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三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雞臨集

### 新豐

高祖少時嘗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西京雜記

### 千里舡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為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舡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過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 瑟

國承祖曰韓非子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按管籥

孔子取瑟曾點鼓瑟由之瑟皆言瑟而非乃設巨桴之辭以為儒者不能此所謂害道而無稽者或者曰六經兼言琴瑟孔門言瑟不及琴又何也曰示有先也亦猶六經兼言鳳皇論語言鳳而不及皇也世本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又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為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先後之序見矣詩曰如鼓瑟琴鹿鳴首章曰鼓瑟吹笙其第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愚意古人告君各有所為如齊宣好色外無親臣其於大小貴賤之序紊亂多矣故巨桴借瑟以砭之未可遽謂害道也然承和以韓子賤瑟為非而其言琴又謂次於笙下則又幾於賤琴矣舜歌南風未嘗吹笙詩人原無軒輕取其協韻焉耳

### 琴

姚令威曰伯聲一古琴中題云今雅大樂成文正音微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斷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野嘗有詩云恭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

示按忘味雷威琴名錢氏物也

質雷谷隱士趙彥安一琴斷文奇古真蛇蚺也中題云霧中山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閑話云雷氏斲琴多在峨眉無為霧中三山方知為雷琴矣西漢雜語

### 玉管

高祖初入咸陽宮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轉相次吹息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

### 天璽

元后在家嘗有白鸞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篋中后取之石自剖為二其中有文曰毋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

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嘗置璽箭中謂為天璽

### 瑪瑙盤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執何乃至

是王連

### 木仙

魯獻燉煌人巧伴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曰獻所為也齋物謝之獻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

###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辯日事相似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水蠶映日吐寒波皆用此事

萬年蛤不夜珠

真臘國進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且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即并以不夜珠為后壽終

不道帝語趙所傳

脉望

何諷嘗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之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於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嘆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脉望龜魚三食神仙字則化於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丹度世也西陽雜俎

古鏡

宗壽建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

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小兒傳辟穀吐納之術外史

魚腹古鏡

元禎登黃鶴樓望江濱有光若星使人就視得一鯉剖之腹有古鏡二如錢大背有髮龍其口嘗吐光焉三小水

承露鼎銘

宣帝甘露降於華山僊掌峰鑄鼎承露刻銘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法帖釋文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橋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靈寶經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年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

渭橋長乳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張寬一作倪綰

貳員之臣

山海經云：貳員之臣曰危與貳員，殺窳窳帝，乃牾之於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蹠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李白別傳

患

漢武帝東游，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躍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取酒灌之，灌之數十斛，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此必秦家之獄地，不然則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能忘憂，故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矣。按神記

倭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各曰：倭引去則死，無為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爾。按神記

俞兒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袂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伯王之君與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袂衣，示前有水，余右袂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鵬雛

楚文王獵，有人獻鴈，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

也文王厚賞之出明錄

得鴈

漢武帝時西域獻鴈惟衆莫識惟東方識之異類傳

畢鸞

孝武帝時常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尚書

鸞

光武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頤備五色而多青詔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冷閑記

海鳧

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晉語

諫珂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至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孤今者吾君必衣孤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鳥為孤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說苑

豹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帝時為孝廉郎

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

又擊虞三輔決錄云寶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

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

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又劉昌言唐盧藏用弟若

虛多材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頭首虎

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

所謂鼯鼠鼯文而形小一座驚服昌在虞衡時蜀中貢

諸獸皮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

黃白斑黑正類鼯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浮游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

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

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

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

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氏瑣語

長頸王

沈約問劉杳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白題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一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頽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虔博識○按白題胡名見頽陰侯傳註嘗讀杜詩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以白題對朱汗且曰斜似別有意偶讀墨莊漫錄謂李長民元叔云在京師園城中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氍毹墮地後騎告云落下白題其胡下馬恰之始悟白題乃胡人氍毹也

威斗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已皆賜之一瘞冢內一瘞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玉印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勅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果如所言

墨智

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

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為執政語林○按夷齊父墨台初墨台複姓初其名則夷齊當是墨台智墨台允余有考別卷中

雌

孫光祿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雌非怪也兩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于雲別鼯鼠曼倩識騶虞弘業蓋三之矣雌以雌反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珣曰何謂內黃珣曰河朔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珣曰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墟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珣語大喜按後漢郡國志陳留有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陵廟于小黃小黃豈即下黃耶

武陵

晉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界與夷接壤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

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史臣昭駁之曰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

### 神雀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帝召見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駕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 大龜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欲上吳王夜洎越里縱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

### 仙館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三人圍碁與一杯白水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曰不願

也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饑取井中物食之隨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 龍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山下得白魚所作也

### 石鼓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里

### 陵而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何子容曰史稱茂先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然斗問紫氣亦待孔璋辨之嵩高山竹簡非東廣微之問亦不知明帝陵中物也世人無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 冢銘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墓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文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

### 服匿

竟陵王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受七八升以問陸常侍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勢髴可識如澄所言

### 鐸于

斛律士亮博涉羣書兼解音律初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鐸于也衆弗之信士亮塚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 阮咸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聲甚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 古鼎

漢紀武帝有古銅鼎以問李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按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東觀漢紀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

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 千里酒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酒昉次及問劉曰酒有千里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劉元鳳所撰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際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 飛雉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雌鳴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木封秦胡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 銀筆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步麗譙別後囀聲山上望美君時復見王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

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湘東王好學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至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客文章有奇麗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定辭復問或囀然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徐整碑囀務山王喬所仙升菴云囀音權務即旋丘之苑也

### 龍雀刀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乃為神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 金鳧

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南向而飛至涇泉後實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善該博

多通考其年月即始皇墓之金鳧也拾遺記

### 虎枕

魏明帝拾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文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云帝辛之枕嘗與妲已同枕之拾遺記按二物不知何人所作然能使數百年後變為生物必其巧妙逼真故能然也

### 鐘毀

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晏子春秋

### 鐘鳴

孝武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東方朔傳

順帝時殿下鐘鳴問樊英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言岷山崩日月相應

樊英別傳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震駭眾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事如華言

搖磬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號啞鐘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

墜馬

武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云

磬鳴

洛陽有僧房磬自鳴僧怪之成疾曹紹夔來問疾僧以告我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冀或得效具饌以待夔至以懷中錯鐺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彼擊此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鍾難定若得阮

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

鈿蟬

溫庭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鳳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妻悅得詩人之怨也鈿蟬金鳳皆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元中新製曲名故曰新曲按開天傳信記明皇燕會五王奏伊州等樂眾皆舞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詠見於人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乎上默然以此觀之新曲極為寧王所賤而此乃言以教之何耶豈以寧王世稱其妙於音樂故借言以高其藝也

彗星

真宗時彗星見東方真宗懼有先生王得一入見中貴迷以上憂彗星事得一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契丹兵果寇澶淵駕親征是時契丹在河北駕在河南忽日食盡上見之懼甚司夫監官奏按星經主兩軍和解上不之信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契丹兵果自退而馳書至求通好

槐煙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筆錄

影娥池

上官儀咏雪詩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暉。花明樓鳳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花向舞移。幸因千里曉，還繞萬年枝。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德蔡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瞻臺，時皆歎其博識。

別畫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若物則晝隱而夜顯。天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水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郭瑛曰：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昨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一二，彼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理。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之下，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淚難得，未試耳。書以待辨博。七修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貓，公未知其精麤，以示吳正肅。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有人授余占貓睛法曰：子午線兮卯酉圓，辰戌丑未杏仁尖。寅申巳亥棗核樣，此訣千金不易傳，最准。

劍氣

吳時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璋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

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於獄中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曜燁燁，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恒以其一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隨飛去。○按張華傳，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係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煥子名華，經延平津，失劍，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

### 刀靶

嘗有人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見之曰：此人癩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冢見觸髅，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 聽琴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螳螂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聲

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 燒桐

吳人燒桐以爨，豈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 椽竹

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人言中郎善別琴材，而不知其善別笛材也。人知其精於琴聲，而不知其精於笛聲也。

### 絕絃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 槌鼓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同。馮楫使視之，云：船人入峽口。

### 琵琶宮聲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湯帝將幸江都令言享  
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  
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曉  
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歎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  
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  
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 車鐸

太帝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  
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  
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章懷太  
子雖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崇輔  
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  
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 聞琴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  
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 棄鐸

吾子行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自高聞  
子行造之子行過扣所列鐘鐸問之客言其音所屬畢  
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鐸鐘擊之鐸形弁其音

泌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圓此辭物不  
發非宮也而不比也音當是古棄鐸耳客乃服

### 識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何  
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有人  
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留鶩炙  
知曰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符子數十

裴景仁  
秦書

### 杏李奈味

古宴先生曰衛倫過子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  
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  
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子  
嘗之曰麥也有杏李奈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醫藥  
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特  
將發故糗以杏汁李奈時將發又糗以李奈汁故兼三  
味玄晏  
春秋

### 勞薪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咸  
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是故車脚舉坐神其明識  
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燧火云昔師

噴食飯云是勞新所學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輪師曠  
事今不見何書劭言當必有所本劭不近舉荀勗而遂  
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順時變火先  
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錄終楊用修曰識勞新乃  
曠事今傳以為符朗非也然不知又有荀勗

### 淬刀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  
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  
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取水者擇  
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

涪津

涪津

涪津

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因更令人往取江水淬成以  
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太平

### 江泉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子  
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  
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中水味大異頃歲此  
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 別茶

蔡君謨善別茶建安縣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  
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

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  
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  
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  
茶貼驗之乃服

### 石笋隱字

成都子成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者舊  
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墳曰沉犀石曰魚鳧仙  
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寺  
之遺址諸葛亮掘之方驗有篆字曰魏叢氏立國誓蜀  
之民以二石柱橫埋連接鎔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

魏叢氏

魏叢氏

魏叢氏

邪又五字濁歌燭觸燭時人莫曉後蜀相范賢議曰亥  
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歌字可記主饑饉巳午  
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觸字  
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 卜椅

竇侍郎儼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兄儼常鄙  
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  
題識其節氣逐隔簾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又儼於堂前  
設雕椅二以祗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見曰其一至  
某日先破儼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

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破之錄

武肅左右有禁簡者善占筮忽一日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吊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吊祭簡曰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本國皆預知之信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已薨次日吊祭使至楊氏左右皆大驚先是楊渥欲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夫葉簡觀風而知渥死占驗已神若淮南人聽鼓角而知錢氏之未死亦精矣哉

### 善哉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又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鵪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華陽傳議

### 碑陰八字

漢太尉許誠碑久磨滅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曰數七人莫能曉徐鉉父延休一見解曰談

馬許字礪畢碑字王田重字數七立字

### 浩浩育育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管子

### 王仁裕

五代王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鐘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閱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云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四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正統

張東沙曰。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云。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其言甚正。優於陳壽之帝魏而寇蜀遠矣。按習公此論。晦庵作綱目。已從之矣。我朝有續漢士子胡廷瑞著宋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世。俱稱德祐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籍田國。而于懿璘質班之死。即稱元亡。然後書德祐帝自廢于荒漠。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聞下部格不行。余尚有其書。

古諸侯

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卿。府。伯。衛。視。公。主。子。孫。奉墳墓。

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朝侯也。蔡邕

官制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詐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明亦名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舍人傳。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則反致異。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事緒○病逸漫記。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能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絕倒。此雖戲言。然洗之不作先見反亦久矣。

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微使者因張敞殺絮舞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血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容齊隨筆

燕領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燕常惠以右將軍燕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

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

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以趙充國為

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王堂漫筆

假字甚古。吳廣為楚假王。韓信自立為假齊王。曹參為

假左丞相。項羽為假上將軍。會稽假守。通班超假司馬。

皆是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權字。唐亦有之。楊嗣復

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為權知禮部侍郎是也。唐尚書

資淺者又為尚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勅於通事舍人

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為監察御史裏行。宋御史資淺者

亦為裏行。武后時裏行御史聚五臺門。令史騎驢衝過。

怒欲杖之。令史曰。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

受罰。令史數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純。何物驢畜。敢

於御史裏行。於是婉而止。可為一笑。我朝署員外郎試

御史。即假與權類也。我吳陸冢宰完以璫瑾不悅。授試

都御史。都御史有試。惟完事見世村年譜。國初有試給

事中。澤州茹太素太祖時為試。尚書後悞旨。戍雲南。召

之。懼自盡。太祖為文哭之。張端叔說

官爵有假。秦漢時事也。假守。假王。假上將軍。假丞相。假

司馬。不一而足。至於小者。晁錯傳。五家為伍。伍有長十

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

有假候。蓋漢時用人必求其稱。故雖里胥之傳。不輕以

真與之。至於王莽謀篡。先自稱為假皇帝。皇帝而可假

耶。逆臣不足道也。

王文恪公曰。唐制有勲。有官。有階。有爵。爵以定尊卑。官

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勲。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

而勲階高者。亦有勲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九階。

高官卑則稱行官。高階卑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

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勲階爵隨之。無後叙勞

叙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則監門將軍

開府特進。並是勲官。用蔭則有高卑會。燕合依次序。然

則唐之勳官惟以定蔭而已按長語所載行守又與文裕說稍異其曰我朝為是官則勳階爵隨之似亦未確也攷吏部職掌如公侯伯則謂之爵左右柱國正治上卿及資治尹之類則謂之勳特進光祿大夫以及承德郎之類則謂之階宗人令尚書侍郎之類則謂之官官有百職事階有初授陞授二品至四品又有加授勳文職止及五品武職止及六品爵止三等其不同如此沈存中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但以資淺為之其實正官也

### 別稱

全唐詩話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極自小版拜小勳升菴曰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學士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

昧

李肇翰林志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

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則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

治宅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挂席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衆頭帶巾必皆覽鏡時謂三照相公難按唐宋時此類甚多如伏獵侍郎為鴨諫議祗候賢良難以殫述

###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

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

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

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

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落

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因話錄

### 三九相公

鄭畋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

三九相公

紀異錄

### 縮葱侍郎

侯思正食龍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龍餅即

饅頭也朝野

鵠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鵠集鳳池朝野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為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號

金牛御史朝野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雞樹朝野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

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朝野

八榻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

右擱榻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

前後八榻即令遷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

當八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榻將軍朝野

驅驢宰相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

迫逐時號驅驢宰相朝野

妻師德號衛靈公

妻師德長大而貌異於眾又病足張元一目為失轍方

相又曰衛靈公言衛護靈樞亦方相也朝野

朝

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薦祿香得之

時號薦祿學士運判蔣夔應副朱冲葵事得之號什作



木天

廬陵威王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齊裏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微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見金樓子此陰移鬼昧之性與人殊

九棘三槐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慄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義徒為佳麗去古遠矣子

少公淡極炎利作福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父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父尉也洪容齋隨筆載晏幾道與通叟原少公亦用此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書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云少仙應是言縣尉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故稱少仙

黃閣

禁門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

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鞅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常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綫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蓋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為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牘得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野客

黃麻

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紙上表址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

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書用消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齊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野客叢書

### 監搜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云松間待制應今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大和中始罷之

### 文武參用

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宋朝頗循其制王公明以工部侍郎兼黃州刺史喬維岳以給事中換海州刺史李士衡以三司使尚書左丞換同州觀察使李維以學士承旨刑部尚書換相州觀察使陳堯咨以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換宿州觀察使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則以用兵擢之也龍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則非美遷也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部侍郎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為應天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成化辛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後為中都留守此以文秩換武也奉人為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午鄉試赴禮部塲屋太后遣人界酒食入視之及下第授指揮同知世亦詫之

### 官年

宋士大夫叙官間有所謂實年官年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塲屋龜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人仕不得不預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數歲者然亦未嘗明言其後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縉紳多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七十而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決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騫六十八歲而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援實

為請聽終任知嚴州秦煇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齊慶賀軍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其在我朝則減年者常多而增年者絕少惟選館及臺省乃有限年之例然經義困人童而習之白首不得者比比少年登第能有幾人哉

告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兩漢傳聞

謁

顏師古注漢書如此其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者漢宣渭上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又不知是何禮元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

文公語錄

用修曰說文謁白也增韵訪也請見也古者請見必有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名故漢有謁者袁盎傳上謁

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飲見漢王或使之易衣敬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刺也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啻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玉筍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

西溪叢語

水廳

祠部呼為水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鐫人以為便

因話錄

籍

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栢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鵝尾非也

蘇氏

葆旅

莆鵬為虎首主葆旅事注關中俗謂桑榆蘗生為葆又野禾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衆也前漢天文志

璫

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中常侍漢興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宋穆正觀初復置散騎常侍分左右皆戴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掌規過失唐志

皁白 皁衣白衣皆給使令之人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權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皁舊矣野客叢書

鵷鵠

我朝給事中補鵷鵠御史補獬豸然鵷鵠實御史故事唐河南伊閭縣前有大溪每僚佐有入臺省即水中先

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

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鵷鵠立前後如此為驗僧孺揣縣僚無出于已因舉盃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鵷鵠宴未竟俄有雙鵷鵠飛下不旬日詔拜西臺監察御史劇談錄

五馬

漢制卿駟馬右駢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與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逐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通稱

父命稱教後漢諸子從教是也叔可稱大人疎受對疎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遇大人可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醢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問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鵷鳴殿前樹上黃霸傳

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

事魏相傳帶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

如傳臨印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手言

端拱嘯咏謝鯢言拱端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

傳武帝詔云山太常唯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

君晉曹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孔平仲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古吏民謁郡守

亦曰朝任延臨龍丘長濱不朝三日是郡守聽事古亦

稱朝

張敞奏黃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

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

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

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

通呼為殿不必官中也

白鹿

鄭弘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

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問主簿黃國曰

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

宰相

通義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起是也此伏可

以為蠻史記句奴傳儉仇鞏粥居為此蠻是也二典可

以為謨馬融曰雲擊鳴球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

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悅傳靖諸庸建唐書攸貳是

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與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

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

俘俘取也書云俘寶玉是也句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

可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綰句諸宮人注句遺

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肅慎之命是也詆不止

賂也視物可以為詆後漢王喬傳詔尚方詆視是也餉

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記注以詩賦餉孫雄

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

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

明府

今人稱縣令為明府始於唐人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

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

拂高獲稱鮑昱皆然又龔遂傳王生曰明府且止願有

所白張湛傳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汪郡

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漢紀鍾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陳寔是也

見寔退錄

杜密謂太守王昱曰志意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

### 旌節

周官全羽為旌析羽為旌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下幢下復數層紅羽駢駢然如夜合花此析羽也今鹵簿中節頗類此其首亦圓相去尺餘有數重圓板以氂毛尾綴之亦析羽遺法然蘇

武漢節則旌節之制至於龍節虎節玉節則今虎符之類但可合符不必畫為旌耳顧畫節首一物若書卷豈亦符乎漢銅符以銅為之竹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其上

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用脩云

周禮小行人燧天下之侯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

國龍節以金為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以竹為之

### 銀兔符

唐初為銀兔符以兔為瑞也及為銅魚符以鯉為瑞也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朝野僉載

### 印綬

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譚母賜金章紫綬是也○隋書禮儀志二品以上金章紫綬三品銀章紫綬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綬二采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綬皆

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綬者古佩褖也佩褖相迎受故曰綖紫綬以上綖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三百二百石皆黃綬一米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綖綬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純綬一米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粗皆廣尺六寸通典中丞銅印墨綬

### 封疆

封疆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

又為壘垣以畫界分域也○關市墻也關市門也○肆

取以陳貨鬻之物也店取以置貨鬻之物也馬篇古

### 郡縣

今人稱府為郡縣為邑是府大於縣也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傳哀二年簡子誓曰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使君命經得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則古者縣大於郡矣史記正義曰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此以郡監縣之始今之巧宦有以貨取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

以鑽孝公今官有不振職者許郡將部使臣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頓陽令薛恭本縣孝廉未嘗知治民而累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換縣

### 郡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壯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正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倂優各侍恩寵顧為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誼譚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為辱曷不曰都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 宦官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



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允陳實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鵲林

### 小黃門

劉承規在太祖朝為小黃門每令與諸黃門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窓覘之未嘗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太宗即位有一宮人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似不欲殺承規承意奏曰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承規再三不可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遂嫁之却取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進六宮皆圍合子而哭良久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鑒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 白者

閨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餘冬序錄

### 宦官妻

宣德中賜璫陳無兩夫人天順初賜故璫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按高力士傳河南男子呂

玄晤史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哀經臨哭由是觀之祿人有妻古今所有也編釋

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眾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屠市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後周行逢代其位因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召為節度判官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維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

### 觀史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為弘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傳中具紀聞

### 奏對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遂詔改官密院編修行營雜錄

和靖對語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福示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可笑也

溫公更新法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芻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目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旨遂誅霍金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於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言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此乃有大力量者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鶴林玉露

麥價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雖不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麥價撰一箇有甚不行李氏客語

后監國

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為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且終其心

筆諫

江南別錄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柳公綽進大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

楊用修曰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譙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封還

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羣聞

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嘗攷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鑑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誤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又韓滉金鑾密記云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滉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滉曰學士毋以性命為戲滉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府前宣讀人具兩陛下令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滉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文公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滉始也

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約共爭僕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

淵奸邪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衆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為難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唯已七八上不聽皆納教求罷去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然人主猶采物論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雜記

先白大夫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言耳目比庸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煥田錄

謫官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為無以示貶折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叙用亦舉未聞其黜免而置之

開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為其所誤而況士大夫乎

羅革曰舜授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幽州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由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談其遠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故臣遷客遂至編隸朱臣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

宋王定國記沙門島配囚舊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登州建官非朝廷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

宋王定國

宋王定國

宋王定國

選年添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史載之點傳矣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見配崖州人例止三百過其數則校先到者於海中乃奏乞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南海李不能舉其名字出傳聞恐直是慶厚事耳司馬詩話僧惠崇蒼嶺閣曰秀才當憂微事秀才夢惠崇拜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囚唐時已然過額投海中或是唐以來制而宋因之耶豈宋更嚴於唐耶

好惡不常

元符中錢適為侍御史方入對急論曾布會子死竟命轡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適中丞詰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咏咏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路數其躁進坐罷其責詞乃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夫過於其子之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彌子瑕獻鮫桃乘路馬先後榮辱顧不似歡樂天行路難云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是故事君者之必謹也

夢蕉詩話

詔杖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伯先下獄帝問法當何如嘉貞復援

宋王定國

宋王定國

宋王定國

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伯先宜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伯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由此觀之殿陛鞭朴至宋始施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都士不彈削職亦不避遠竄但惡辱體受刑死於杖下當因往往藉是以緝諫官之口頃忘國體恐亦自不免也

開元初宋璟為御史大夫坐監朝堂杖人輕出為歷州刺史嚴州

飲章

蔡邕傳一入軍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疑並非也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注刊制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飲章刊章皆奇飲章告者原無姓名刊章告者有姓名而刊去之也又梁松傳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注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五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六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宰執子弟下第

宋史許仲宣傳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監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仲宣時為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

薦弟

龔勝徵為諫大夫引見即薦其弟龔善古人內舉不避親如此

釣渭釣名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鈞夙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灘而

滕 以為釣名所謂祗將一竿竹釣却人間萬  
古名是也名賢說海

### 焚草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幾數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  
偽為浩疏有劉后殺阜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冊立茂為太子  
而竄浩于韶州夫焚諫草美事也適有因而得罪者

### 馮京

馮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  
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  
妄請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昔王旦以張師德可惜謂  
其三見宰相以此觀之京此處高於師德王公此處高  
於韓公韓公猶責人往見他可知矣子

### 孟博裴解

范孟博遷光祿勳主事時陳仲舉為光祿勳范執公儀  
詣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  
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仲舉乃謝孟博裴解為陳府錄

事參軍時李汧公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綠  
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  
召不至公怒召讓之曰何相忽之甚也解曰必也正名  
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其  
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解退汧公命駕訪  
之置在賓席鷄林子曰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禮  
者何名分之謂也孟博以公儀見適責人以禮外相崇  
裴解則堅自卑執不受人分外之禮賢者器識何別○  
按解非不受人分外之禮以汧公相待未盡禮也命駕  
親訪置在賓席後自有燕解豈再辭乎

### 對仗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  
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  
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對對有千萬人仗  
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 斷絲

漢章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佳  
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繫亂絲付  
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及經任勢臨事宜然  
不怒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徐言曰無忿疾於頑惟頑能致人忿也人謂其有家學

諱取枉法賦

杜祁公衍常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門吏請家諱公曰諱取枉法賊公後致政作詩曰雙鳬乘鴈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唐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公詩蓋用此青箱雜記

白髮

杜牧之送隱者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詩言人情世事類有趨避惟白髮則畢竟無私雖富貴

不免於老何後後而不知休耶大抵白髮老之徵也人固未有白而非老老而不自者其或矯揉而為之非情矣宋寇準受知太宗欲使為相嫌其年少準乃服地黃與蘆朮以及之髭髮尋白元史天澤年老髮白藥湟之為烏世宗訝之對曰臣覽鏡見髭髮白恐報國之心自以老怠故藥之使不異於少壯庶此心之猶競耳論之者曰準之白非老也天澤之黑非老而不自也準急於進取而天澤則欲固其祿寵二公於君子之道豈未有

馬夢蕉詩話

忍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一字千金兵法也嘗問教師曰兩人相闘勝負未分誰先決乎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所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開元天寶遺事

黃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提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持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存餘堂詩話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執紼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



至元魏以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諸弗誦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即孤魏使孤代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礼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為治之道矣鄭子產戒于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管符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焉九高車不知礼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為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容齋隨筆

### 飛隣望隣

自古所謂四隣盖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盡息以募役行之既久禁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隣望隣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

### 禁捕蛙

馬光祖知處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去蓋剗空其腹實蛙于中挈明持入或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教夫如此有先往語門卒者以故捕得意欲陷其夫於罪而據其妻也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三柳軒雜識

### 決蒲團

江淮省游平章顯公檄至明州開分省為政清明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隣家認得隣不服爭言不置章行馬至問其故二舍人皆平章曰一蒲團直幾錢失兩家之好杖蒲團十七棄之可也乃杖之銀星滿地遂罪其隣

### 執革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集貨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浴莫浴一石穀攜得三斗米遇明即沽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教言足矣旻受教行途中遇大雨憊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而行未幾屋倒獨得免旻之妻已謁隣人俟旋歸將欲毒之約其私人曰今夕新

浴者乃夫也日欲晴呼是洗沐重易巾機悟曰教洗莫  
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省因反自沐夜半反被寢  
是驚脫周測遂獨囚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  
錄狀牘是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  
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呼是問曰汝鄰  
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  
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是  
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數與明者是也附掌

鬻糕

平豫亭曰貨殖傳云會稽之康賈五錢貳錢是也  
前范文正公有鄰姬嘗言嘗甚公問汝何生姬對  
曰鬻糕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曰日入錢四十  
文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姬如其言  
糕肥而賈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姬不半歲大饒富今之  
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也

杖衛府吏

楊阜字義山為將作大監明帝時治宮室發美女充後  
庭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幸者乃召衛府吏問後宮人  
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  
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乎帝聞而憚之實談

穀價

盧坦為江淮時早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河部地狹  
穀來他州若五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全  
至又多貸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米價

令狐文公楚除中允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逕使至公  
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  
平定價出糶則可賤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  
取富米價頓平

發賑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  
不從及子良謁州牛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  
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  
恤患出一尉尚可罪耶遂得釋

還絹

關憲為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  
囊有帛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忍負也陽華

訟官

劉長父丹陽尹時百姓好訟官長諸郡往往為相舉

正劉曰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敦本正源鎮靜末流乎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 胡絹裴床

魏裴潛為兗州太守嘗作一胡床及其去留以挂柱梁簡文帝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床太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

### 不飲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當為天下第一後傳翻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 杜夫人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輓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纓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 布被瓦器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食官舍布被瓦

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 白壁斷獄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作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為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者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實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 敢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何謂也曰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辜人

### 印在書下

王文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入城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問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此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鞠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服其精明

雜志

石喻

劉公幹辨敏無劉坐平視甄夫人配輪作部魏武至尚  
方現作見劉匡坐磨石公問石如何劉因喻已自理踞  
而答曰石出荆山懸巖之顛外有五色之文內含卞氏  
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  
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伸公笑釋之

焚制草

高貞公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或問前輩皆有制集  
公何獨焚之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飲醢

任昉簡在學景略幕中景略嘗宴客行酒者候進醢景  
略用法嚴昉簡不忍其死飲為醢徐以他詞請易之歸  
病給血終不以聞軍中服其長者

不言中書事

趙光逢初事典墳動尋規檢弟光胤為平章事時謁問  
於私第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其端默如此孔平仲續世說

孟羽化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巨萬多為主藏豎海鷗然安取  
鷗則好杯盂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詢海鷗乃曰不

測其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耳不復致詰

王杯碎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司馬溫公范蜀公同過為會  
潞公出玉杯勸酒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  
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  
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蘇環有子

中宗嘗召宰相蘇環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  
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吾者言之頽應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嶠之子亦奏曰前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心帝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

淫具

先主嘗因早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醢具欲令與醢  
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游見一男子行道雍謂先主  
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  
淫具與欲醢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醢者

瓦衣

唐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  
若為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因此不復出  
獵

辨僧冤獄

宋時有僧募投村家宿。主人不納。僧寄宿門下。車箱中夜有盜。自踰牆入。扶出一婦。并一囊物。僧心念。主人不納。強宿於此。今失人物。事必累我。遂亡前去。忽墮井中。則已殺死婦在井。僧欲出不得。天明尋人至。見婦尸并僧縛去。僧念是前生宿業。乃服與婦姦。誘引俱亡。因殺死投井中。暗失足亦墮之。賊在井邊。為人取去。案成申府。府尹向敏中疑之。引僧詰問。僧但云宿業。今報固無可言。公再四問。以實對。公潛使吏於村落察聽。有村店人問客曰。君從州中来。殺人僧斷否。答曰。決矣。傍一嫗嘆曰。僧枉矣。吏曰。事決雖枉不問。嫗曰。殺人乃村少年。因奸殺之。吏即捕送府。招伏。釋僧斬賊。人稱為神。凍水記聞

禁月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明月。

回波

中宗嘗宴侍臣。酒酣後。令各為迴波詞。眾皆為佞說之語。時李景伯獨寓規諷。其詞曰。迴波爾時酒危。微臣職在歲規。侍飲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

問人間官

王平子常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居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知此。何氏語林

却古鏡

呂文穆公居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百里。欲因公第獻以求知其第。伺問從容言之。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鏡聞者笑服。以為賢於李衛公甚遠矣。歸田錄

講水利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沉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何氏語林  
○按此猶頭勝楊踏無處之說。揚端號然無怪無涯也。事載存餘堂詩話。  
王介甫聞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開何子容曰。

王不曉事如此與步騭欲囊沙塞江何以異

### 倉法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甫曰丘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傲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 趨勢

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物譽所歸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為戒眾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而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

### 却古硯

有獻硯於王荊公者云呵之得水公笑曰縱得一擔能直幾何却不受

### 執帽漂流

杜祁公衍父早卒遺腹生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服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得免而帽竟不濡記聞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六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七

姑蘇張鼎思慶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袁父父校

### 長人

孔子曰樵莛氏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蓋言三丈也著錦繡萬化谷者謂十丈弇州則謂一丈皆於十之二字訛其一字也愚謂一丈恐不足謂之長極防風姑勿論即如長狄兄弟三人各三丈載之史冊可信者則夫子所謂三尺而十之得其似矣左傳僑如犯魯叔孫得臣以戈撻喉而死穀梁傳則謂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也射其目身被九畝斷其首肩見於軾一以戈一以矢未知孰是然身長三丈而至于橫九畝則又有不可曉者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王莽時連帥韓傳言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濱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言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則枕鼓以鐵箸食莽極喜誇詐而巨無霸長止一丈則長至一丈亦已異矣

魏咸熙中襄武縣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三尺二寸髮白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

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古者以歲半為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子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

春風堂隨筆

短

莊子注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鶴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

博物志補曰嘗在都下有中官與言天財庫有朱匣藏

一小人可六七寸啓視之阜帽朱服髮眉具在及掌見野史元至元間外國獻一小人長六寸耳目口鼻與人無異有髭鬚頭髮披至臂下褊體黃毛長二分乃男子也世宗以賜國公阿你哥未幾死因剔去腸胃乾之曰人腊至正乙巳平江金國寶袖驚于市人皆見焉是知漢武時東郡所獻曰巨靈山海經所載小人國又西北極稱有人長九寸者皆或有之

四乳

宛委餘編云文王四乳宋范鉉百常父子我朝倪文僊謙俱四乳余按蕭子顯齊書王敬則母為女巫生敬則

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貌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不言乳生兩腋下而云兩腋下生乳是腋下另生乳也敬則其亦四乳乎又韋讀小傳倪文僊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岳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汝無子汝夫齋戒之誠今與汝子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生文懿公頗躬履類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乃文懿非文僊筆以備考

路史因提紀辰放氏是為皇次屈渠頭四乳

唐太祖三乳嘗有書生謁之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當必有貴子

古今識鑒

目瞳

舜重瞳項羽重瞳李煜太子自有重瞳自謂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于宋

沈約左目重瞳腰有赤痣梁武受禪拜尚書僕射

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

魚俱羅相表雄異目有重瞳隋煬忌之被誅

廬山僧常禪師目有重瞳遂將藥子按摩目皆俱赤

赤眼傳記宗和尚

拭眼禪師棄位出家目有雙瞳為弟所疑乃佯為目疾常以帕子指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益



不自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襦衣抖擻于釜上其地  
即落或應篇

### 目疾

丁儀曹公聞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曰  
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尋  
辟正禮為掾與論議嘉其材朗曰即使其兩目盲當為  
與女何况但眇是兒僕哉

范武子嘗嘗患目病就張處度瀝問方處度因嘲之曰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  
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  
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  
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賢以  
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胃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臨之一  
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筭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  
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白起瞳子白黑分明嵇中散語趙至曰卿瞳子白黑分  
明有白起風但量小狹趙曰尺表能審幾衡之度寸管  
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左慈神仙傳慈訪徐隨隨問下客報徐公有一眇目老  
公至門意其不急之人因給之云公不在去後須臾見

車牛在楊樹梢行又車轂中皆生荆棘徐公曰咄咄此  
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

湘東王嘗遊江濱嘆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  
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嵇紹字彥宣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以一目眇不拜紹  
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聞彥回拜司徒嘆曰彥回少  
立名行不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  
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令  
有期頤之壽

文中子嘗謂房玄齡此細眼奴非並忠志則為亂賊

崔蝦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

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獨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治欲聽之專也

梁元帝眇一目徐妃每知帝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帝  
見大怒而出職林

公羊傳卻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  
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

宋雍初無令譽警後乃有詩名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  
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長卿有眼作無眼之句宋  
雍無眼作有眼之詠詩流解為四背盧詩曰願得遠公

和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上人詩曰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宋詩曰黃鳥不堪愁裡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殷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中典書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清

北史谷楷渾之曾孫眇一目性數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武累遷城門校尉

健為任冰及陳同鄉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速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

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後昭達因醉墜馬鬚角小傷私喜之相者曰未也後侯景之

亂昭達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不久當富貴竟為司空

俞湛隱曰以范忠宣之盛德晚乃喪明令其甥司馬朴扶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忠宣名純仁

孫龍圖覺晚年病目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

其子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二人更讀于傍終一策別易一人飲酒一杯

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但近視爾若遠視何可當藥城遺言

殷仲堪眇目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耳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祖延胡旦字周父勃海人舉進士第一後喪明以秘書監致仕退老漢上雖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

韓非司馬相如楊雄周昌魯恭王餘魏明帝鄧艾宋弘後周盧柔鄭偉隋盧楚唐李固言南唐孫盛皆口吃

司馬相如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祿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稽康高士傳

李廣口少言本傳梁龔口吟舌言注謂語吃不能明了

孫皓凶暴驕矜賀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親近憚劭貞正詣云謗毀國事被詰責後還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

言語皓疑劭託疾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晉文王戲鄧艾曰卿云艾父定是幾父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劉邠嘲王汾曰豈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倦游錄

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而口吃張華每見其文嘆謂絕倫時人以其貧賤不重之仕為中臺郎

沈約謝朓于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向崔慰祖問北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詞而酬對精悉朓嘆曰班馬復生何以過此韓十八答楊子書曰東野

吃說是下不離口

宋書孔顥字思遠會稽山陰人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舉秀才補主簿官至御史中丞

焦遂口吃見客不能言醉後酬對如注射時謂酒吃杜詩焦遂五斗方卓然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癭而舉順因跛而緩步左思字太冲貌寢口訥而詞藻甚麗作三都賦十年而

成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

張吳興玄之生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

中何為開狗啗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方千恣態山野且免缺性好陵侮人有龍丘李主簿偶

一見千遂同杯酌李目有翳于改令譏之曰措大喫酒

點蓋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

答曰措大喫酒點醬下人喫酒點酢只見半臂著欄不

見口脣開跨一坐大笑

陸羽賣學記誦其師教以佛書欲使為僧羽不欲竟苦

鞭笞去為優人作詠諧數千言太守李齊物見而異之

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俛陋口吃而辯上元初更隱苕

溪新茶經三篇舊茶者皆陶羽形置湯突間祀為茶神

不售即沃以茶羽本傳

後周鄭偉口吃少時逐鹿失之問牧豎牧豎亦吃偉怒

謂效已吃射殺之

南唐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鋒生

聽者無倦淮南子曰皋陶瘖人不責乎言語也

家安國字復禮初任教授山谷贈詩云家侯口吃善著

書常願執戈王前驅朱紱蹉跎晚監郡吟風弄月思元

衢

蘇東坡有吃語江干高居堅開局耕健窮為角掛經孤

航肇舸荻交隔。船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各其。嚼擊劍高歌幾舉。舸荻供餚愧攪。乾錫面。瓜羹人謂善譔。

故事放榜畢。旅謝時。榜首致詞。有丁稔者語吃。欲言稔等登科。越而前。連聲曰。稔等登。竟不成語而退。

### 口臭

口臭越王嘗。吳王冀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出越絕書。桓帝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令含之。存嫌有過。賜毒。歸舍哀泣。僚友求砥其藥。咸嗤笑之。

宋考功在太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木。但以其有口過。蓋之問。出。當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慚憤。

### 陽疳

薛元超收之子。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常語之曰。長得卿在中書。回不藉多人。時政出武后。因陽疳乞骸骨。○淮南子曰。平陶疳而為大理。

甄逢父子識祿山必反。即詐音奔去。韓興元微之書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備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

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瘡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仲長先生傳。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光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 大聲

廣五行記。孫休時。烏程人。因疾愈。能響言。聞十數里外。鄰家有子居外。久不歸。其父假之。使為責詞。子聞之以為鬼神。顛沛而歸。亦不知其所以然。

### 足疾

左傳。苑子刺林雍。斷其左足。雙而棄於他車。以歸。雙意。磨一足行也。梅舜俞送寧鄉令張沆詩。長沙過洞庭。木泊風搖石。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鸛鶴。竹存帝女啼。雙字。

林雍。雙不嫌卑濕。憂清風入詩。興用修云。雙字。韓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本傳。

王倩玉球為尚書僕射。有脚疾。常還家臥。不時入直。丘靈鞠嘗詣倩。回。倩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名臣。不可復為。靈鞠。

陸續在吳除鬱林太守既有瘧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不廢著述作渾天圖注易釋玄

符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

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嫺始生子名之曰元孟

繫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

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

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左昭七年

邵榮與劉麟之劉尚公同志友善不應州郡命荊州

刺史桓冲卑詞厚禮請榮為別駕榮棄其好賢乃起應

召麟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讓忽然吹簫

誠失所望榮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

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

公等無以難之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

視事

王江州弘欲識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

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輩藍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

無忤也

子季少有俊才與謝益壽相好嘗性謝許未食餓而王  
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悅色欲使羊去羊  
了不暇唯脚委几上詠騷自若

王敦害周伯仁從弟彬與顗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

見敦敦恠其有淶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

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辭忼慨

與淚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命彬曰拜謝彬

曰有足疾此來見天子尚不能拜何詭之有敦曰脚疾

何如頭疾以親故不害之累遷江州刺史左僕射贈衛

將軍

廬照隣字昇之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足孱一手又

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為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

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

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沉頽水唐詩紀事

鍾繇為太傅有膝疾拜起不便朝見使載輿上殿虎賁

昇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魏志

李燮字宗子江夏鍾武人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燮

不能行坐嘗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

以然不赴後避難隨兄南度司徒王導復辟之廡曰茂

弘乃欲以一爵加人文字志

庾友小字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竇武弟桓豁女也徒跪求進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之

袁容師嘗度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容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以免跛男子是妻師德

江革在彭城南下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

東晉書

卷之六

市

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暕同被拘執延明使暕作歌器漏刻銘革唾暕曰卿荷國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又令革作丈八寺碑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將加捶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南史梁武謂革不奉佛手勅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耶江因啓乞受菩薩戒

陳傅乘一驢過太祖太宗於長安下驢大笑巾篋皆墜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同之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左陳笑曰紫微帝垣一小

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右陳餘

朱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以詩云十載扶行持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物牽翁旋而復作即遣人追之曰某非惜所謝之財第恐以詩而誤他人也

梅侍讀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拊其足而詈之曰是有鬼今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博名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菜豆兩粒服之遂愈

劉跛子青州人常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陽看花館范家

東晉書

卷之六

畫

困春盡即還為人談處有味范家子弟多狎之不名陳白雲家離間植夾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又會稽民朱氏亦然其家亦種菜明悉拔去之

足之不良君子所矜余初不忍錄之然觀齊人戲晉客送致喪師平原斬女子因而得士則勸戒攸存如江革之辭銘王彬之泣友晦翁之追賢人品屢因之見矣至若述仲尼之稱王貽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申屠嘉對子產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

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叔山無趾踵見夫子曰今  
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蹇亦何足為君子累

### 頭搖

楊巨源在元和間詩韻不為新語體律珍實功夫頗深

旦暮吟咏不輟年老頭搖人言吟詩所致事詩紀事

洪景廬金葛王策位使來修好景廬往報與其接伴約

用敵國禮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

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乃尚驛門絕供饋不得食者一

日又令館伴來言景廬留不得已易之景廬素有風

疾頭常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餓禁不得蘇武當時

十九秋傳與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卧讀之翕然

而起曰此愈我病

憤古賤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引憤服之王莽頂

禿又加其屋

阮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

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礼何為入王家匡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北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擲沐

髮落盡故常著垂裙卓帽

宋祖時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於殿前乃命二人

博約勝者與之趙昌言髮禿嗣宗敗其幘頭墜地趙

曰臣勝之上笑以嗣宗為狀元陳水記聞

子瞻髮禿山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詩曰陽城論

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笑取儒

州禿髮翁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

郭皆禿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謂之

使人為其禿者為郭禿猶文康象更禿耳類氏

### 額下鬚

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玄宗每嘉之文樹髭生額下貌

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游洛下人呼為猴類即以額

下有鬚若猿額也

### 白鬚

晉王彬年二十而頭頂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頂少有幹

局之稱累遷左右祿大夫

鍾毓兄弟穎悟絕人每有朝戲未嘗困躓聞安陸能作

調試共視之乃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



央殊高二鍾都不覺車後一門生云向已被明鍾所驚

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瓶二鍾多聲故以為戲

六人面耶

張裕饒鬚蜀先主在劉璋坐嘗嘲之曰昔吾居涿郡時

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饒涿居乎

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

與書欲者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

與潞故裕以此嘲之

樹鬚

李庶生而天闊崔謔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通刺作

孔神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効於後

樹鬚世傳謔門有惡疾以呼沱為墓田故庶言及之

尖頭

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端謹口

不言禁中

面狹長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自

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

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癭

宿瘤女齊閔王后

樗里子癭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

杜預亦有癭晉書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癭憚其智計

以瓠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癭

及平盡捕殺之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

山寺僧了元與蔣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忌之

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大喜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

軍如從屋漏中來

南唐僧齊己姓胡氏家益陽出家於大潯山寺性耽吟

咏而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與鄭谷沈彬僧虛中同時

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

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

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

王欽若項有癭人稱之曰癭相

面瘡

蘇子由面有瘡高安丐者趙生謂子由曰君好道而不

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  
梳水以灌漑子骸經旬諸疾可去子由用其說信然惟  
怠不能久故不能極其如龍川志畧

趙文敏公風瘡滿面李國用望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  
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  
海後皆如其言

### 耳聾

楚杜臺卿

北齊中書侍郎裴伯茂患耳新構山池與賓客宴集謂  
邢子材曰山池始就願乞一名子材曰海中有蓬萊山

仙人所居宜名蓬萊蓋蓬音反語裴聾也故以戲之

雲溪子曰杜微之聾也惟蜀賢於葛亮阮籍之醉也託  
魏史于王沉

### 治聾

李昉為翰林學士月給內酒兵部李濤嘗因春社寄昉  
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  
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賈氏談錄

殷仲堪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開夫聰明性之美  
者而殷仲堪之聰反謂之病然則聖人天聰明之盡必

有所以為聰明者矣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石林燕語載五代李  
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  
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為  
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  
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長皆稱小  
字濤姓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  
聞者無不以為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 笑

晉陸機見張華華曰賢弟何以不來曰舍弟有笑疾不  
敢不先陳之張華鬚偏遂以錦囊盛之雲見果大笑雲  
又嘗縊經上船水中見影大笑落水幾于死事見釋常  
談錦囊固自可笑縊經影亦何足笑耶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桓曰王主簿可  
顧名思義王大笑桓曰桓思道能作大家兒笑按楨之  
小字思道老子明道故曰顧名思義

南宋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  
北魏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  
都長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  
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宋包孝肅極時人謂其笑難得比之黃河清  
元曹知白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畫掀髯  
長笑人莫窺其際

### 女子髭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見雞  
肋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度為女道士見妙  
木子我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吾鄉有阜  
四者商於鄭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縷約數  
十莖長可數寸人呼為三鬚娘云見庚巳編

陽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雲自言少時夢中被

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撰以金鏤

今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躞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  
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

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西陽雜俎

### 舜妃盲

大戴禮舜娶堯之女匭氏或謂女匭與皇英為三路史  
舜元妃娥皇盲無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三妃登比氏  
生女二人庶媵生子九人登比姓纂作癸比山海經作  
登比豈即大戴禮所謂女匭者邪尸子云堯徵舜妻之  
以媵媵之以娥無女英名豈女英即女匭邪秋林學山

### 治病

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澤有鳥如鳥而  
白文名曰鵲鷄食之不渴注不瞋目也

上申之山鳥多當尾狀如雉以其髯飛食之不眴目略

壯為北

脫尾之山有草如葵葉而赤火英實實如酸莢名曰植  
楮可以已癩病也食之不昧

金精之山多天嬰狀如龍骨可以已瘰

陰山少水出焉中多彫棠葉如榆而友其實如赤菽食  
之已聾

符禺之山有木名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鳥多鵲

曼狀如翠而赤喙可以禦犬  
天帝之山有草如葵臭如薜無名曰杜衡可以走馬食  
之已癭

甘泉之山有草葵本而杏葉黃華而英實名曰藻他可  
以已聾言有獸如獸鼠魁而文題其名曰難那食之已

癭

臯塗之山有石名礬可以毒鼠有草名無條可以毒鼠

有獸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櫻如有鳥如

鷄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

北麓之山有鳥人面名曰驚鵬宵飛晝伏食之已鵬

浪水有虎蛟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丹熏之山有獸如鼠而蒐身音如俾犬以其尾飛名曰

耳鼠食之不脹大腹也

松果之山有鳥名鵲渠形狀如山雞可以已膝皮皺起也

單張之山有獸如豹而長尾人首牛耳一目名曰諸捷

行則對其尾居則蟠其尾有鳥如雉文首白翼黃足名

曰白鵲食之已噎痛可以已痢痼病

甘露葵

李林甫壻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鬢髮班白因曰上明

日當賜甘露鄭郎食之能為髮黑日食之一夕兩鬢

如黧甘露葵美能烏髮



姑蘇張鼎思家父老輯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李戴仁謝奕

李戴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自負

文學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

相毆戴仁怒命亟于厨中取飯并猪肉令對餐之仍戒

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以酖聞者笑之三楚新錄

謝奕作剡令有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過醉猶未醒

劉臻

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識劉

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歸引至堂中呼曰劉儀同可

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以為陳愧齋事

周朴

周朴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

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

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

遇微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

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為閑客松

栢被人伐作薪有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遇朴

在傍士人乃歎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  
向東朴聞之遽隨其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  
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  
人領之而已閔中傳以爲笑或曰曉來山鳥關兩過杏  
花稀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  
初亦朴詩也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  
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

### 李賀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  
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請曰某  
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  
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召詰之其人曰某  
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無舊有  
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  
篇什流傳者少

### 羅友

昔羅友少有美韻不持檢節好同人祠往乞餘食雖營  
署市肆不以爲羞時在相溫府桓責之曰君太不逮須  
食何不就身求迺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  
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相大笑之後舉爲襄陽太守舉

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鷄林

### 張元

慶曆間華州士人張元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負氣  
倜儻嘗薄遊塞上觀覽山川有經略西鄙意有雲詩云  
戰罷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云有心待  
擗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欲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乃  
刻詩石上使人搜之市而笑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  
用間已走西夏與囊霄謀抗朝廷連兵十餘年秦檜爲  
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  
兩繳原書管押其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  
曰有膽敢假檜書者不以一官束縛之則此奔胡南走  
越矣秦此舉亦有見哉俞文豹清夜錄

### 螳螂葉壁魚字

楚人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軋葉可隱形之說遂  
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  
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軋問其  
妻汝見我否妻始恒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曰不  
見於是竊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鷄林  
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  
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

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蝕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孫元憲瑣言二事可為妄想人戒

### 燕石

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圍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甕不殊主人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堅

### 白頭豕

朱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群豕皆白慙而還

### 山雉

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欺路人曰鳳凰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欲獻楚王經宿死不遑惜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感之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 歐柳白檜

楊州蜀岡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歐陽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謂之歐陽柳公詞所謂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者薛嗣昌作守相對亦種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

不嗤之嗣昌既去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白樂天為郡日思信及民百姓皆愛而思之常植檜數本於郡圃後人目為白公檜以此甘棠

### 韋思明

李彙征客游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韋氏莊居韋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次第至李涉詩韋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為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跣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怛焉遂隱羅浮經於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憶今昔時或潛然乃舉觴持醵反袂而歌云春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於雲川值彙征細述其事云

唐詩紀事

### 楚市偷

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幃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

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淮南子

### 崔郊

崔郊秀才寓漢上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從婢端麗饒  
音律姑貧鬻婢於連帥于公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即薛太保愛妾  
至今圖給錢四十萬龍眇彌深郊思慕無已婢因寒食  
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掩泣郊贈之詩曰公子  
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  
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公親詩令召崔生  
郊憂悔甚及見握手曰何靳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  
歸憐愧查匣悉為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  
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命君焉及至令唱歌乃  
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所稱  
豈有奪人姬愛為己之嬉娛遂多以繒帛書行手書遞  
謝雲谿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  
人用為雅諱歷觀國朝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  
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  
慙好取裏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雲谿友議

### 何恢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

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  
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 喬知之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以  
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存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寵者  
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之大  
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隋書按寵婢名巧娘  
韓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  
詩曰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取長條似舊垂也應  
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  
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為喬將沙吒  
利所劫翃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  
置酒疑翃不樂具告之有虞候將許俊以義烈自許即  
詐取得之以授韓希逸聞之曰似我往日所為也俊復  
能之

### 石崇

石崇婢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印下  
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崇出其婢數十人曰  
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我所愛  
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



崇不聽使者已出又反竟不許遂及於難秀使者可謂賢矣惜崇不能聽其言

綠珠姓梁氏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十斛買之善吹笛見嶺表錄異記

劉禹錫

劉禹錫有妾甚麗李逢吉強取之他妾擬作四愁詩警句有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啣枝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又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窓下月猶殘又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恨誰傳夜恨吟料得秋來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本事詩

昱

韓滉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間妙滉聞召至藉中昱詞送之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係人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首歌此詞滉即歸之○昱一妓為于公所奪一妓為韓公所奪皆即歸之所遇何幸也二詩正足動人而于韓兩公亦豈孫秀李逢吉比哉

趙嘏

趙嘏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携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

游浙帥見之掩為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問之乃遣還古今詩話○嘏方出關逢於橫水驛姬抱慟哭而卒惜哉

王晉卿

王晉卿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嚬春鶯色藝兩絕流落不知何許後內徙道許昌小樓聞泣聲問乃嚬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有為足之云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挹淚青樓雲渺定誰家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色藝詩話

潘炕

蜀潘炕字凝夢其先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小詩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斬之弟峭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人皆服其有守蜀構

張燕公

張燕公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意用人乎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實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疑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官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張表臣曰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以脫死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

能排難解紛

始俠士之流乎

詩話

周邯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沉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領下物復使覘之經夕始出躍於井口有金瓜擎而入焉遂亡奴

陶現

唐陶現靖節裔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汎游江湖與孟雲

卿輩共載吳越之士號為水僊有崑崙奴名摩阿善泗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舍見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摩阿下取之久之肢體碎裂浮於水上現為流涕作回棹詩吳興掌故之文者何不以鑒於今狼牙

阿丑

憲廟時中人阿丑善詼諧頗有方朔謫諫之風汪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兩越取後二人以次坐謫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事曰八千兵爭之不已徐曰爾不知邪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憲廟密遣尚明察之保國即撤工賂尚明得止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憲廟微哂而已文林苑抄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

一室署云茶庫諸名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蔬庫諸蔬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 縣獄

宋川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臯陶大理善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泊宅 ○今臯陶廟不知廢於何時

### 優人

史彌遠用人選人收官多出其門制闢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終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予與政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乎神吏野語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托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常因誕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博衣褒帶攝齊升坐稱三教論衡闕

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坐也上爲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倘非婦人何謂有身乎上大悅又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云沽之沽之沽之我待價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焉上極歡賜予頗厚

辭居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戲伎之曰節各不同一當領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一

蔡太師家人

蔡太師

事

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一人滿頭爲髻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太宰奉祠就第此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

齊東野語

金陵建國之初開市苛悉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上曰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對曰兩懼稅不敢入城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爲虛矣

南唐近事

### 破錢詩

毗陵郡士人家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

妓詩

韋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錢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  
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殘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  
妓泣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  
不嘉嘆

天台營妓嚴藥字幼芳善琴奕歌舞間作詩詞有新語  
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  
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  
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蝶又七夕鄒  
齋開宴坐有謝生者命之賦詞以已姓爲韻遂成鵲橋  
仙云碧梧初出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  
歡樓正月露玉盤高滂蛛忙鵲懶耕傭織倦空做古今  
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謝爲之心醉  
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  
嘗與藥爲濫係獄月餘雖被箠楚而一語不及唐本幾  
朱公改除兩岳霖詩卿爲憲憐其無辜命之作詞自陳  
卽口占卜筮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

自有時總賴東君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青山  
花柳頭莫問如歸處卽日判令從良夷堅志亦略載  
其事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語道時  
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枝  
喚春在枝頭已十分脫灑可喜

瓦盆

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盛  
而無異蓋亦同一醉也

愚同一遊松林覺席與繡帷並枕同一寢知此則貧  
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嫵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  
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  
銀盃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  
酒無分別汝旣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  
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

好仇

唐人有小詞門外獨兒呌知是蕭郎至剗後下香燭  
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  
獨眠時今人男女有情者必稱冤家至於因緣則謂

惡因緣陶學士郵亭詞是也冤家字意其來亦必如  
睢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傳曰怨偶曰仇君子好匹而  
借怨偶為義意可見已筆之以發一笑

簇酒飲衣

辛洞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  
為簇酒錄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  
曰飲衣集按首

飲量

山巨源飲量至八斗晉武帝每令私益之盡量而止醉  
後鋪綴折筋不休則不特能飲亦洪於食者也劉伯倫

錄

集

按首

祝詞云一飲一石五十斛醉嵇阮可以例推矣周伯仁  
渡江雖日醉而恒云無對後有舊對訪之欣然命酒各  
盡一石大醉其人酒從臍出滂沱牀下而死滿寵盧植  
馬融傳玄劉京魏舒劉藻柳賽之飲皆可至石餘鄭康  
成鄧元起皆一斛不亂于定國飲酒數石不醉為廷尉  
十八年冬月請識益精明數石不能十石亦可三四石  
也為古今酒人之冠言

永樂中外邦貢使至絕能飲上命左右覓善飲者館伴  
曾狀先榮自請於上上問卿量幾何曰待得此使過足  
矣不必盡臣量也上說令伴之連日痛飲使輒大醉

元殊無酣容使人愧赧事畢上大書曰只酒量豈不  
作我明狀元耶賜酒甚厚前問

王楙曰後漢周澤為太常清修時人為之語曰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  
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眾為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  
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  
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僕  
嘗效程子山作酒勝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  
人生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千日酒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  
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蓋之酒家計  
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  
亡來三年已整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  
千日按搜神記中山釀酒人名狄希

碧筒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於此取  
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  
重吸之氣清冽名曰碧筒酒集按首

崑崙觴

魏賈餗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西陽雜俎

### 鶴觴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則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如藍記

### 桑落

劉白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名桑落酒或曰以桑落河名之也後人乃訛為索郎王子年拾遺記云武帝思李夫人不止從者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危出波祗之國酒出洪梁之縣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亂矣

永嘉平陽陳仲潛健啖過人仕至邑宰偶臨安會北使至亦健啖求為敵者使與館伴陳聞而自銜因獲充還食已復索乃各以半豚進使者辭不能容陳獨大嚼由是得湘陰節使還不為生計每飯必肉數斤未幾所畜一空其妻告以饑愁中吐出一虫如小龜金色遂殂

癸辛雜識

### 敗梅

范汪至能敗梅有人致一斛查須臾敗盡

### 瘡茄

劉邕愛食瘡茄以為味似鯪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瘡茄茄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茄未落者悉褫取鉛邕去靈休與何昂書曰劉邕向顧見敗遂棄體流血

### 爪甲

鮮于叔明嗜蟬虫權長孺嗜人爪甲

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曾

哲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鯪魚王右軍嗜牛心宋明帝嗜蜜漬鯪魚齊宣帝嗜起麵餅鴨臠高帝嗜肉膾陳後主嗜鱸肉齊蕭頴嗜胃敗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紹先嗜羊肝

### 好潔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出戶輒令拭席洗牀王思微好潔左右捉衣悉令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汗屋棟思微令門生洗之意尤不已更令刮削復不足遂令易柱

何佟之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

為水淫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中帽少有塵則濯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杜若

謝朓詩云芳州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邳州令貢之判司云邳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悞

太宗聞之大笑政雍州司戶劉賓客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

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

悞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

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耶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八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女媧配享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用脩曰緯書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金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今垂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

女媧聖男

女媧氏繼伏羲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人名女媧猶國名女貞又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席上腐談

后土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楊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為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孫祭法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為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為群后若以厚土為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為婦人乎上腐談

### 尸

古人祭祀皆用尸社稷五祀俱有之廢尸不知起于何時我朝有事太廟列聖神主皆一人拱手扶立受享至世宗皇帝乃設主于座上豈有古尸之遺意乎

### 孔子稱號

魯哀公誅孔子為尼父西漢平帝謚孔子為褒成宣尼父東漢和帝封為褒尊侯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升為先聖高宗贈為太師玄宗謚為文宣王宋真宗謚為玄聖文宣王繼改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我世宗皇帝定廟號為至聖先師孔子

### 孔廟

魯哀公立孔子廟俾百戶守之西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元帝命太師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東漢光武過關里命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明帝詣孔子宅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西晉靈帝詔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武帝詔魯國四時祀孔子及弟子

帝親釋奠以顏子配享唐高祖今有司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加爵土太宗詔別祀周公州縣皆立孔子廟以顏子配享及祀左丘明子夏等二十二人高宗詔以周公配武王特祀孔子玄宗詔國子監及諸州孔子南面坐被王者服釋奠用官懸宋太祖詔祀孔子用永安之樂神宗春秋釋奠以孟子配享徽宗以曾子子思配享國朝成化間詔天下孔子廟祀加樂舞八佾遵豆十二按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則先聖先師之稱其來久矣不知當時所祭者何人後世祭孔子之後則前代所謂先聖先師者遂廢而不祭耶非所以安夫子之心也亦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意當廢時更無一人議及何也

也

郊祀志共工氏子曰句龍死為社祠烈山氏子曰柱死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湯伐桀欲畧夏社不可作夏社乃畧烈山于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社稷因革甚明乃祀於學宮者漫無可考何耶

### 專祀

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

配宜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周公為先聖  
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並為從祀按禮記凡學春  
官釋奠于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  
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  
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注曰周公孔子也  
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  
回夫子互作先師宜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  
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  
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  
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載故孟軻  
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奔葉繼侯崇奉其聖  
迄于今日胡可降茲先哲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  
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  
其周公仍依舊禮配享武王也

### 配享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嘗祀七十  
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  
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列傳身通受業者七十  
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

冉雍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史記有鄭國  
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杜佑通典載開元  
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遽瑗林放陳亢申枏琴  
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  
因之何子容曰今世所傳家語僅七十五人懸豐今家  
語作懸豐字子蒙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  
今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鄭國  
申黨同字蓋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論語釋文申枏鄭康  
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  
字周今史記以黨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  
王政云有羔羊之紫無申黨之欲是以枏為黨也史記  
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枏今圖有黨無枏是以黨為枏也  
唐宋加封申黨申枏尚列從祀薛邦之為鄭國姓名猶  
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二琴而祀二申何耶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罷公伯寮秦冉顏何之祀祀林放遽伯  
玉于鄉而去黨存枏去薛存鄭于是從祀之典始無餘  
憾然祀典所載止七十有六人尚缺其一子容深以縣  
豐未列為嫌不知當世廟時何無及豐者諸賢中有縣  
成字子祺豈即豐耶何名與字皆非也况子祺從祀已  
父子容何為惜之果如子容之說則家語七十七人之

數適相符矣子容謂弟子姓氏之可信者莫過家語然  
今世所傳則已多一人索隱所云則尚少一人不知又  
將何以為據若豈則七十五人中已自有其人矣筆之  
以俟議禮君子

十哲中躋進子張蓋史記列子張於諸賢之先故從之  
抑或有別據但據論語中夫子不甚許可而有若南容  
密不齊諸賢夫子每亟稱之舍彼取此諒必有說至若  
史記載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  
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  
果兩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於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  
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  
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無以應弟子退曰有子避之  
此非子之座也此等語乃如今村塾童子問檐臺滅明  
是一人是二人之類而以誣有子良可笑也

### 從祀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于太學祀之漢有醇儒如董仲  
舒而不及焉何子容曰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

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  
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  
子馬總意林引劉歆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  
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  
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  
傳會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我太祖高皇帝  
祀仲舒而黜楊雄英宗朝旋舉胡安國蔡沉真德秀  
吳澄之祀弘治九年復進楊時嘉靖九年去公伯寮等  
二十人或罷祀或祀于其鄉則吳澄復黜而進后蒼王  
通等五人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真合天下萬世之公論矣何子容又  
以公孫尼子之封祀未行於今日為歎聞幽發潛意甚  
勤矣其論之當否尚有待于議禮君子

### 孟廟

孔廟從祀歷代詳議至我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  
下若孟廟人無議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  
而略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北宮黝孟施舍不  
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榮至其配享獨取樂正  
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  
等議論俱自公孫丑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

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肯多讓於樂正子耶

### 聖表

祖庭廣先聖四十九表采于荑弘之所談姑布于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載所謂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復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又未嘗及鬚髯也黃輦伯答何子容書曰攷元儒黃四如先生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孔叢子子思告齊君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僞王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髯長鬚未審何據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今闕里有行教圖是小影他如凭几秉輅及司冠等像亦盡鬚髯殆亦踵世本傳誤之故

### 壯繆

桑榆漫志關雲長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覲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又為腐儒收用疑以傳疑予以既為神將聽法使矣解州顯異有錄據矣諸所怪誕或點鬼假焉亦難必其無也但傳公謚繆壯乃為不學者所疑當讀為穆如秦穆

曾繆是也謚法壯為克亂不遂穆為執義布德王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既援作普淨之事復贗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說故僧家即妄以公與顏良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逢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高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為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為監壇門神侍者之流也此特襲公之甚修七王元美曰宋崇寧時蚩尤神壞蓋池帝敕天師張虛靖召關羽勝之蓋池復故封羽為真君今所傳祠廟尚有破蚩尤畫壁按黃帝經序云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國今之解池是也則蚩尤之主蓋池其說久矣

### 真武

太和山真武像披髮跣足相傳永樂時塑像不識其貌請之文皇帝時成祖正披髮去膺云當如我然真仙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頃史遂見身

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  
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  
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於  
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於  
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本更無差  
殊帝愈悅則真武本像如是非取像於成祖皇帝也  
因記此

### 雲長

胡應麟曰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  
燭一端則大可笑迺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蘇  
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邛見執曹  
氏之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  
致談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  
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  
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于明燭  
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  
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  
所自也按明燭事雖無據然使雲長處此實能為之但  
非雲長難事耳娶布妻事雖有注據却是誣雲長胡生  
失去取矣

### 城隍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  
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  
自西谷遷廟於山顛以答神休宋宣和中縉雲以陽冰  
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此城隍見於書傳之始歐  
陽公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范文甫嘗  
問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止如社稷先聖古先  
賢哲曰城隍何如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  
南軒治桂林毀淫祠堂後見土地祠令毀之曰不經况  
自有城隍在諸生問有社莫不湏城隍否曰城隍亦為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為正陸游嘗記鎮江  
府城隍廟謂故祀漢紀信莫知所始又嘗云唐以來郡  
縣皆祭城隍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  
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  
必皆出於古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列  
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  
然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帝  
開封臨濠太平三府和滁二州者王餘為公為侯為伯  
三年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勅郡邑里社各設  
無嗣鬼神壇以城隍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令新官赴

任必先謁神與誓期陰陽表裡以安下民。蓋凡祀祭之文禮儀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之神重於天下。後以加矣。水東日記

何子容曰：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唐李陽冰《緡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然。成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額廟。或續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有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隆興賴玄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贊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城隍是保。民庶是依。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地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其說又與不同。要當以史記之言為正。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後為湘江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綱之謗被

害彭叅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為誰。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

### 文正

洪武初，蕭田林鎬為工科給事中。大祖欲開陝岱以通運，鎬奏罷之。後以他事謫丞龍泉，患病寒氣已絕。而體尚溫，鎬瞑目間見力士捧之至一朱門，內有大殿一，紫袍危坐其上。厲聲云：著林鎬善惡。評報鬼引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抱笏肅然案前。一衛從吏持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于善旁而去。曰：此林鎬能行役諫章也。生有大善鬼。使復押鎬至大殿，忽聞呼云：托生者某，變姓者某，還魂者林鎬。鬼使持鎬出，鎬問曰：紫袍者誰？曰：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遂甦。因吐頰末。野記

成化辛丑，長洲庠生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甦，云：病篤時有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敬因潛聽。乃筭商學士俸祿。筭訖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引敬主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敬竊問殿上主者為誰？曰：范叅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老乃卒如其言。志怪錄

萊公擒虎

寇萊公有妾桃桃隨南遷再移光州稽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奎宿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行營雜錄

列星

神仙傳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

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博物志蕭何為昂星李白為長庚星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按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為老君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腹七十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腹而生長一十二尺佛者本號什迦文即天竺什迦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年魯莊王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由知朔知朔陸太伍公耳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常星皆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歲星慘然不樂

我朝胡忠安潑為狼星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驚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雲詰已降可於豆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



們之麟篆執聲振扶桑享天福後因佩入慈市歸而飛

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出文

留元長與白玉蟾同師陳楠玉蟾嘗言紫微垣中九皇

星之三曰紫清紫元紫華以候校劫運之錄降人間十

世已即紫清也元長因號紫元云廣州志

堯翼之星精在南方色赤舜斗之星精在中央色黃禹

參之星精在西方色白湯虛之星精在北方色黑文王

房之星精在東方色青感精符注

### 北斗為人

童謠國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至西市

飲酒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

此必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 五星形貌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為攷之

得于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

為童兒歌舞謠戲填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壯夫辰為

婦人若以此為畫則有所本矣齊覺

### 北斗廉貞將軍

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

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

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太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

公何不謝之公乃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朱戈長三

丈餘向北而立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史述

### 神降莘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

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

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一不遠遷徙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按周之始祖后

稷其母姜嫄履帝武敏歆猶曰神感其誠而祐之也房

后以爽德協丹朱而生穆王則是房后與朱交而生矣

豈有周八百歷年而盡為丹朱後也可為一笑

### 觀世音

胡應麟說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王長公取楞嚴

普門三章合刻為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闡元僧之妄嘗

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宋其

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及觀宋壽

涯禪師詠魚籃觀音窈窕風姿都沒賽清冷露濕金欄

壞之句及魏龍友題像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之句

乃知其說皆起于宋人而元僧謏陋無識遂以為妙莊

王女可笑也胡君此說蓋本王長公之意而考證於楞

嚴珠林等書詳矣。妙莊公主之說誠誕。然謂女相是於宋元則似未然。如什元楚廬山東林記有危冠百寶風容動搖之語。僧皎然觀音讚有慈為兩兮惠為風。灑芳襟兮襲輕珮之句。此豈非婦人服相。今六道子畫像猶尚刺石。滁州垂瓔帶劍。全無沙門菩薩之狀。夫釋家之事。吾儒所不道。如觀音或言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聖。或言開闢以前太虛一氣之初。即有觀音出世。此其怪妄不足信。佛氏以佛為六通。菩薩為五通。則亞聖之說為近之。至其為男為女。雖不可知。然謂女形始于宋元。則未深考耳。應麟又取太原郭宣及張景與妻極惜等事為證。最為可笑。此正後世崇奉妄誕之詞。豈有是事。而欲以定大士是非耶。陋矣。佛書觀音像如唐文宗蛤蜊中像。稱菩薩。東魏孫德敬救死像。有三刀痕。稱高王僧家。常稱曰大士。宋錢忠懿做夢白衣者。稱天人。俱非婦人。稱。但婦人像不起于宋元。嘗考佛書感應傳。稱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為美女子。人求為配。曰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十輩。女曰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至期。獨馬氏子能通。女令具禮成姻。客未散而女死。葬之數

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英新以錫撥之。尸已化。惟黃金瑣子之骨存焉。僧以錫挑骨飛塵而去。故有馬郎婦之稱。泉州樂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髮款斜。賺煞郎君念法華。一祀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此事在唐憲宗時。或者唐時相傳。有變女相事。故吳道子輩因畫為婦人耶。然亦非始元和也。宋李方叔画品載觀音像錄于左。大悲觀音像。唐大中年范璣作。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與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相應。混然天成。所執諸物。各盡其妙。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補陀觀音像。蜀勾龍夫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鉢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所居補陀落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叢密。佳氣藹然。嘗與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被髮觀音。變相。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披髮而坐。非近時所能為。必五代或晚唐名筆。細而有方。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

為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為說法也

長帶觀音龍眠居士李伯時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雅好畫士大夫謂鞍馬愈韓幹佛像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此見伯時為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卧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按画品所載大抵唐及五代之画然或云紺髻或云被髮或云長帶多似婦人裝飾蓋觀音聞聲示現故二臂可作三十六臂男女豈能定執總是佛家荒唐不必夢中說夢

王詵學李成效法以金碌為之似古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 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米芾畫史

### 神像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壩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堦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同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鄴

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囷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元豐初旱縣令禱之不應折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刺木為形而事之南方淫祠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烈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近士大夫家亦漸習此風殊可駭嘆楊用修曰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强死為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灾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蓋欲乞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後人多誤解致生邪說至有謂巡為掌疫厲之鬼遂致道觀貌巡為青面鬼狀可怪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謠為兩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謠為三姑而肖三女郎山西有丹朱嶺蓋堯子封城

也乃鑿一猪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訛大率類此

### 春申

廉司李德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為奉甲誤為甲也

廟上  
廟談

### 牛王

有客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

王居其中問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廟上  
廟談

### 天妃

天妃宮江淮海神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稱為林

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一大為天二

小為示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

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

故其祀為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為女子

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

遭風賴神得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五天

祀廟  
碑上

倪綰曰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聖預知

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

元中顯聖於海運萬戶馬合洪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

妃賜大牢洪武初海運風作飄泊糧米數千萬石於落

際萬人號泣待死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後

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自海舟之顯聖不一四

方受恩之人各處立廟享祀無窮

### 張僊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花蔡夫人入

宋宮携此圖懸于壁一日大祖見詰之夫人詭答曰此

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蜀人劉希召推官

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見金臺紀

事余謂孟昶降時曾入朝宋祖豈不識其面而為花蔡

夫人所欺恐未可信也

夫人所欺恐未可信也

### 若耶廬山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之弘還之問所欲弘識其

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許

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為然呼為鄭公風本傳

水經注官亭廟神能分風劈流故曹毗詠云分風為二

劈流為兩

廬山廟有鬼詐為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飲酒則自空

中投杯又能分風送舟祈靈者甚眾樂巴為豫章太守

至廟即失鬼所在乃下山林廟社迹捕之鬼遁至齊郡

變形為書生，年少美姿容，縱談五經，齊郡太守愛之，妻以女。已聞遂解郡，自往逐捕之。書生聞已至，匿不肯出。就坐，作符，符無人自行，虛空中。至書生所，書生向婦泣曰：「死矣，奈何？」遂自執符，詣已。已叱曰：「老魅，胡不復而形？」書生應聲，變為狸，扣頭乞活。已勅神兵殺之。太守女所生一子，亦化為狸，亦殺之。真仙通鑑

同太守或為鬼所憚，或為鬼所欺，何不同之甚耶？移別為太守者，慎勿以權位欺人，終不為鬼欺幸矣。若察已可與，韓昌黎並駕齊驅。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九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李泌王玄

出而為山人者，李泌是也。不出而為侯者，王玄是也。漢王玄隱於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寧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又有山人而自號為侯者，神明逸眈，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陶真曰：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王薈王除尚書僕射，素有脚疾，嘗還家卧，江夏王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令狐滿綯之子及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隱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希之、人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為江西從事。不親公牘。人稱仕隱。

### 吏隱

吏隱。文選注鄭欽。余攷汝南先賢傳。鄭欽去吏隱。居蟻阪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飯飲盈酒。琴書自娛。則是去吏而隱。非吏隱也。白樂天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閒。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此則真吏隱也。然無吏隱字。孫綽嘗謂山濤。吏非吏。隱非隱。吾所不解。吏隱二字。或本諸此。偶讀釋氏稽古略。伯陽年二十三。仕周簡王為守藏吏。十三年。遷柱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不遷。時人目為吏隱。此則二字相連。然則始於伯陽也。弇州山人曰。東方曼倩。沈金馬為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脩鍊。見蜀檇杌。隨鳴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

始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胤也。邀遊人間。見本傳。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官。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紫羅網。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

### 不娶

元紫芝

元紫芝為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房琯嘆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生六十年。未嘗見女色云。王達撰書

###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荊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為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

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為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為之大笑石林詩話

### 种放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彼召

###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從豫章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併緯候

續之字

宋書

號曰頽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釋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娶辟撫軍叅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宋祖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既踐祚召至京師為開館東廓門外數幸問時號通隱宋書

###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園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為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東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宴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永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脩得官居

太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秘閣俾領官祠以歸居士貧而好收書晚得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吾惟有書數千卷遺汝泊宅編

### 士人為僧道

庖言有士人為僧道者各數人又唐有馬嘉運許淹韋渠牟嚴礪皆曾為僧宋僧如壁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守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行俱離言

### 孫晟

孫晟初名鳳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室後易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用為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為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書王崇胤副晟奉表入周馬令南唐書

### 李昭徽

北魏李昭徽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為搢郎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為人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



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少爲道士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訪之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後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木

北史

第五倫

第五伯魚倫父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五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劉軻

劉軻釋名溢納沛縣人天寶之亂入湘至韶州師事月

華寺僧惠朗

所謂大小朗也

後居羅浮讀黃老書從壽

春楊生授春秋元和初乃踰嶺隱廬山萬杉寺與隱士

茅君遊元和末登進士有文名名與韓柳並官終洛州

刺史廬山紀事軻爲僧時嘗藝遺骨其夜夢書生來謝與之

三鷄外軻爵一而吞二後遂精儒術與吳武陵並以史

材直史館撫言

吳筠

吳筠性高鯁不耐浮沉于時去居南陽倚帝山請隸道

士籍本傳

徐安貞

徐侍郎安貞父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

逃隱衡山岳寺爲東林撥疏行者而喑啞不言者數年

後值修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而徐行者跨而越

之掌事怒以杖擊其背行者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

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乃題數行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

時李北海邕遊岳過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乃在此

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飾以

簪裳僧潛匿無地徐曰吾恐逢非罪邂逅深山凡庸僧

輩安能識我汝無疑也江夏公因戲之云徐郎曾吟峴

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又暮雨水猶濕春風帆正開否

徐曰喑啞之日時亦默而誦之

二聯乃安貞因同載北歸

宣宗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

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

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者初

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

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

謠傳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裴休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爲人北夢瑣言

### 賈島

禹錫佳話賈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惡遂除島長江簿此與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鼠璞

何子容曰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歛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歛之道且欲冠其顛蓋愛其人則欲人其人也唐末張榮嘗爲僧後還俗應舉爲趙崇寧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爲人知翻然貢藝有何

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於簾前進詩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去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賈島不失爲詩人成汭李罕之皆爲賢州牧將入其笠而招之可乎鮮于鵬以逸才爲薛能柳玘所愛鳳之爲僧薛實使之後反初服柳遂拒之玘亦崇寧之見耶富鄭公居洛喜人出家東坡以畜髮爲參寥子吊而子由以削髮爲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爲相二十年及死自云無狀命祝髮繼衣家人欲從之以媚蘇者力排而止者不從亂命有功于此翁矣按此則士曾爲僧者唐

又有張榮蔡康成汭李罕之鮮于鳳數人矣

### 僧尼之始

侯鯖錄云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宦而後爲僧者蓋始於峻也

### 徐敬業

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

山僧

山僧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野客叢書

### 駱賓王

唐駱賓王倡義誅武氏不克亡爲僧因續宋之問宿靈隱寺詩云樓觀滄海印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五韻覺之乃遁宋潘閬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藥以方獻之事敗匿潛山寺爲行者題詩鍾樓云遠寺千千萬萬峯失其第頑童趁暖食春膳忘却登樓打晚鍾孫僅爲都官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遙也求見之亦遁予謂二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怪也獨不滿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蘊美足稱奇士其

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髯緇以自終歟豈亦有故而未之見耶

夢蕉詩話

### 遠鎬

楚馬希崇會希萼因於衡陽自立既命舟追之約於長沙昭澤沉之廖光圖子仁勇劫而立之號衡山王希崇懼求救於吳命遠鎬將兵救之實伐之也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遂降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為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為將而鎬非將材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

三楚

### 潘閔

許洞與潘閔錢易為友狂放不羈閔坐盧多遜黨亡命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真汝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駭雷叱電趕出這老怪

中吳紀聞

### 韓熙載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

### 崇儼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為官唐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霸朝散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祿卿

古今事考

### 贊寧

宋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處訥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瑩過門兩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極藉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 姚泓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因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

### 樊若水

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祝髮為僧廬于采石山鑿石為窟及建石浮圖月明繫繩于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此以度江面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不差尺寸隋煬帝征遼造三浮橋遼水既成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

然其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宋朝遂下江南者實天意也

### 查道

查道性浮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寶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嘆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隨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國老談苑

### 吳元常

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忽棄官爲僧法名王光晚主衡之烏巨寺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

###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累拜爲鴻臚卿

### 德操

德操嘗令其僕守舍婦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

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白崖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曰掛錫焉琳抱疾亟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王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

### 劉秉忠陳季胡深

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元陳季字剛中初祝髮爲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又洪武初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悔落髮爲僧棲於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歸附後爲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 明濂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爲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遣之七脩

### 丘玄清

富平丘玄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爲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三丰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

### 戊辰一甲

正統戊辰科進士一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福人儒籍榜眼陳鑑姑蘇人謫成蓋川衛依神樂觀道士年三十四未娶出家故也探花岳正鄧縣人父興早世生母劉幼避嫡姬居大興隆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監尤爲異事古語謁者監曷嘗有兒然則泰非邪

### 長生

楊用脩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

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奭百五十六歲爲耆英首以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然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伊尹壽百有五歲

見竹書紀年

太公壽百有十歲

見金石錄

### 修鍊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者不得了見息庵王思誠字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爲藥煉時喚爲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爲明白

### 丹

蘇子由曰予治平末游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予知金丹之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

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繫絮而寘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予之說信然。我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龍川志畧

房中

武帝召東方朔問道。朔曰：陛下當自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乃出宮女希御幸者，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事，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

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乃徙女子於敦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漢武事

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妙宛若。名如之遂開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起柏梁臺，以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為淫亂。漢武事

縮錫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自言善縮錫，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

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鑄錫，可以梗藥語之。唐笑曰：某數十歲，重跣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焉，不意肝暗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矚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七首，及勢如偃月，執火前耐斗削之。如孔，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誤殺舅，此述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又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

西陽雜俎

肝肺

俞琰曰：肝屬木，當浮；反沉，肺屬金，當沉；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南海有沉水之木，木石虛實之相反也。

王洞定時

王洞定時，欲知時辰之陰陽，當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王洞雙開是也。

仙

羅泌曰：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稽矣，計其年皆不乏。

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周闕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蓋物莫不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陰著燐藏之甲，晉殿破榼，昆明劫灰，則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殞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隤，則天有時而毀矣。宛首亦

後漢書

卷

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奈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也。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塋，橋山莊周言老子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亦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子晉初無彩鳳空齋之語。皆方氏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耳。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倕仉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



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謙  
盡去三張偽法蓋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願以禮度爲首  
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朔視而尤以信行爲觀  
軌初無不死之言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  
悟也

### 尸解

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沉蟲出  
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  
液而龜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  
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朽成納氣而胃腸

三腐兩陽

### 三花

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道家脩養之法也三花落則死矣  
三花亦落乘輿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  
之期也

### 許公言

安定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方士有  
許公言者其人皎然玉樹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物  
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何如仲山  
曰畢竟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別邀

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  
年亦難困宜順受之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  
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靳者仲山問其行  
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無疾而亡踰年金  
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貼於危僅得脫平  
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  
則其曾孫也

### 武夷舊志

武夷山舊志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  
會鄉人於山頂虹橋跨空魚貫而上頂結綵屋幔亭飾  
以玲瓏輝煥玲瓏三面設玉皇姥真君座悉施紅霞  
桐紫霞稱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吹  
鈴鼓曾少重擺鼓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鮑  
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拊節板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  
命董嬌娘彈坎篪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受圓腹黃次  
姑噪悲懷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羅妙容揮鉦鈸  
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令昭唱人間  
可哀之曲云今武夷新志止有彭令昭一事而張安陵  
諸人姓名俱不載賓雲二曲則舊志亦不傳矣後又見  
諸山記撫長琴作撫長离運居巢作韻居巢末又有郝



有人迹至此群仙歎之故超然遠引鴻蒙之外矣惟純陽子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還老人所求歸老人戒之云慎勿寤而語言爲害最大又云楞嚴經不可不誦復令二弟子導之登舟轉盼之間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年間也此至家而妻子出世已久親朋亦鮮有存者舒信道嘗爲記之今錄其略此墨莊漫錄所述也其事與桃源事相類不但芙蓉城夢遊之比矣

### 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率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又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久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簞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行營雜錄

### 仙傳國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抵荒唐謬悠殊不能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開居殿上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大武唐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藥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鄧諸國據左傳鄧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爲國括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

### 仙鶴觀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爲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於是申府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冠帔髮膚甚多共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 換形

續博物志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卧地上雜衆屍中至夜分明月下遙見一人來燭龍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子執燭惜至屍旁道士以燭燭群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羸殘廢者俱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見志怪錄

### 蔡尋真

陳東靖康中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之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南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其詞曰闌干曲紅鸞繡簾旌花嬾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爲之曰上清蔡真人也言訖得數錢即下樓去亟使追之已失矣志上清真人不知何指紀遊集錄之尋真觀曰即蔡尋真也未知是否廬山有女真蔡尋真李騰空蔡居九疊屏南李居凌雲峯下李林甫女蔡侍郎某女宋時京師歌者不招而前謂之打坐山

### 精氣

九華真妃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彼其所言磨鏡之石決牖之術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益精之道不過是實精之氣耳故曰上品上藥神與氣精

### 攝生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脾胃熱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呂許公爲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晚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惜耳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合珠而川媚許深以爲然

### 金丹

語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爲逆然我金丹之道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聚不止則離氣之衰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返能還則凝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之所以生

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俱妙可以長生以之差亡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乘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者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於一所而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推蓬語

### 葛三

大曆初鍾陵崔希真工繪事冬日晨出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延入具大麥麵食之又獻松花酒老人懷中取一先藥置酒中酒頃甘美仍以數丸遺崔崔入宅復出老人已去有圖於所畫素上者皆非常意所及遂踏雪尋至蘆洲中見舡中數人而樵客在側顧笑曰葛三乃見逼於伊人李極光天涉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原化記野處詩天上惟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三來

### 地脂

高展為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謂必神藥問承天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砌已無所覩方集

年編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一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稿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 佛經

佛經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傳問群臣通人傳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人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傳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故誤得七十二可以多聞博識者退觀焉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不同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靈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圖浮圖者太子也父曰肩頭邪母曰莫邪浮圖者身服色黃髮如青絲爪如銅其母夢白象而孕及生從右脅出而有髻隆地能行七步天竺又有神人曰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漢武故事曰渾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祠

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耶故驗劉向魚豢之說佛經至自哀成之世明矣然則年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

### 九子

朱翌云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画堂云画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愚以為渾邪入中國即有金人燒香禮拜之事九子母画或此時傳於宮中亦未可知

### 金人

休屠金人本作以為祭天主則金人為祭天而設原無作佛之說後世見金氏勒功上將七世內侍遂附會為此言耳

### 佛入中國

佛經自明帝始入中國說者謂匈奴昆邪王降得其祭天金人金人即佛也此佛入中國之始愚謂匈奴在北去西方尚遠自張騫使西域通西北諸夷抵身毒國李壽曰身毒一名天竺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此路通而佛入中國之路通矣特佛經自明帝時取耳

### 天篤即天竺

### 佛像

張子賢言崇寧中獲嘉縣民職氏宰猪祭神隣劉氏犬得其棄首骨啣之信信四日不食其子析之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睜目踟躕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晁載之伯宇記其事晁無咎作贊政和中真州慈受禪師懷深住持資福寺一日深老赴村落人家齋見群犬爭銜啣一牛脛骨村人持挺驅逐不去衆頗異之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瓔絡相好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乃取去藏之此二事甚異然皆有據非無稽者世之好殺者聞此或可少警云

唐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齒齒宛然菩薩相也上遂置之金粟檀香合以玉碗覆之賜與善寺致敬焉

湖州邵宗益獲大蚌剖之有珠狀如阿羅漢偏袒左肩矯首左顧如行脚僧衣文畢具奉之慈感寺中寺中作光明道場時憲使楊應誠刺史莫強中通判商霖翰濤咸同瞻玩珠忽躍入溪水浮翔波面光彩照耀後深淵

沙明索而獲之建閣藏焉劉濤有記刻石寺中韻語陽秋

誦經

宋武帝以王元謨北侵乃魏救至元謨夜遁蕭斌將斬之沈慶之諫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得免元謨誦千遍將刑忽傳停刑元魏盧景裕兵敗繫獄志心誦經枷鎖自脫當時又有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號高王觀世音經後世奉佛者以此藉口也學林

佛教

齊竟陵王精信釋教而范子真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答曰凡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墜自有拂簾悅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開離墜落於園糞之側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

佛名

釋氏稱佛菩薩名號皆冠以南無二字宋葉少蘊謂夷狄謂拜為膜音模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為謨又因之而為南無南摩予聞之一儒者云佛居西方西方金也至南方而無火克金也愚謂南無直其徒自尊大之辭若曰佛菩薩我

西方之佛菩薩也南方之得有之故曰南無又云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冒吾先聖名字此說有理殆必有所據

釋姓

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詭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問陸士龍者乃指為的對至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兩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戲耳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石林詩話

稱

僧稱公惠遠稱遠公是也稱即支遁稱支郎是也然支郎之稱漢已有之高僧傳云優婆塞支謙一名越本月氏國人來遊漢境初桓靈之世有支識譯出東經有支亮資學於識謙又受筆於亮亮學異書通六國語時人謂曰支郎稱士德士聞士聞士太白詩衡嶽有閑士五峰秀真骨是也亦有稱侯者高僧傳梵僧安世高本王



種西域人稱為安侯亦可稱君齊已送惠空北遊君向硯山遊聖境歐陽詹送聞上人遊嵩山丹梯石路君先出之類是也

一祖

佛書世尊入猷涅槃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

二祖

阿難梵語阿難陀此云歡喜如來阿闍王見阿難於常河中流將入滅雪山五百仙人飛空而至阿難為說法須臾五百羅漢為諸仙人出家受具阿難踊身虛空作十八變

三祖

商那和修者化緣既久得優婆塞多為給侍因問曰汝年幾耶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答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耄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修知是法器遂為落髮偈曰非法亦非法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亦非法

四祖

優婆塞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密持瓔珞伺尊者入定廢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

為華髮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並景

九祖

伏獸密多有長者携一子來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

十二祖

馬鳴大王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愛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來即金龍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形曰我名迦毘摩

羅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我未嘗知師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毘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師乃付法

二十四祖

師于比丘有長者引童子見師曰此子當生便牽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子婆舍赴吾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

釋迦佛

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年十

九欲出家夜有天人名淨居於窓牖中叉手曰太子言  
出家時至乃於檀特山中修道鬱頭藍佛處學非非想  
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  
將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說無常偈曰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諸弟子以香薪茶  
毗之爐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徃返空中化火三昧  
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永平中教至  
中夏

達磨

南天竺國人得然若多羅傳正法眼藏曰當徃震旦設  
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  
八年也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  
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  
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北止於嵩山少林寺面  
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  
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  
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  
達磨既逝葬於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遇師於  
葱嶺頭手携隻履西歸翩翩獨逝雲復命具奏其事魏  
帝命啓墳惟空棺隻履存焉

達磨至少林寺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以袈裟授惠可曰  
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  
心印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  
明其法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得聽吾偈曰吾  
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慧可  
即二祖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  
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  
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所見可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慧可

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翌日  
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其  
師視頂其骨如五峯秀出  
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立不  
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  
餓虎古尚如此我又何入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尚開  
甘露門度群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是法器  
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以至我我今付汝

僧藥

二祖既傳衣法傳求法嗣至北齊得僧藥密付衣法云  
吾亦有宿累今將酬之即往鄴都及堯城縣隨宜說法  
有辯和法師興謗於邑宰翟仲侃加師以非法師怡然  
委順

道信

蘄州廣濟縣人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  
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  
於言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衣法信既嗣祖風脇  
不至席者六十年却返蘄州住破頭山唐太宗詔赴京

藥師

藥師

藥師

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不赴即取首來  
使至山喻旨師乃引頭就刃使異之以狀聞師先已付  
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坐逝弘忍蘄州黃梅人四祖  
一日往黃梅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祖曰予何姓荅曰  
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何姓荅曰佛姓師曰汝無姓耶  
荅曰姓空祖默識其法器至其家乞令出家以至付法  
傳衣後得盧能嗣法復經四載坐逝建塔於黃梅之東  
山

惠能

姓盧廣南人初尋師至韶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

爲解脫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  
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聞五祖在黃梅乃入黃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  
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  
勤拂拭莫遣染塵埃能時爲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  
之乃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秀偈  
傍曰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  
埃五祖聞之來觀心契法嗣遂定能既得衣鉢即夜走  
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  
明上座奔至即擲衣鉢於石上曰此衣信可爭耶任  
將去明舉之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乃來求法非爲衣  
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  
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悟通體流汗泣禮而去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荊州有南北宗之  
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傳本爲天下所聞有張行昌  
受屬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  
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  
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  
祖遂與金令去

馬祖

姓馬名道一得法於南嶽讓禪師讓禪師得法於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傳燈錄道一師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

### 大梅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大別大梅曰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違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謂大衆曰梅子熟也

### 自在禪師

伏牛山自在禪師至長安謁忠國師問自何來曰自江西來國師曰馬大師以何示衆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是什麼語話此外有什麼言語對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國師曰此猶較些子

### 行思

七祖行思禪師姓劉本安城人往叅曹溪六祖欲傳

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愛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趨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以法分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 石頭

石頭和尚希遷初叅青原行思太師師令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芥子與汝住山希遷至彼來呈書便回見青原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發時蒙和尚許芥子今便請師垂一足遷禮拜住石頭

### 鄧隱峰

鄧隱峰叅馬祖一日辭謁南嶽石頭和尚馬祖云石頭路滑對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纔到石頭遠床三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峰無語却回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天汝便噓噓隱峰又去一如前問石頭乃先噓噓隱峰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 龐居士

襄陽龐居士叅馬祖云不可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江西水即向汝道有女靈照不嫁亦悟居士名蘊字道玄與石頭希遷爲友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樂頭共說無生話女靈照常製竹

灑離費以供朝夕居士將入滅使靈照視日及午以報靈照遽報曰日蝕居士出戶觀次靈照登父座合掌坐去居士笑更延七日而化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

### 法達

法達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禮祖不投地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雋家無念念成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如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法達喜作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溪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狙

### 天花

維摩經云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所說法便見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想爾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皎然有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

又維摩詰遣化菩薩往眾香國禮佛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中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飯與化菩薩悉施眾會

### 飲光

釋迦佛手拈起一花迦葉見之微笑世尊遂付以正法眼藏梵音迦葉此云飲光

### 洛浦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頭棒洛浦後來大悟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 志誠禪師

志誠禪師自神秀處往曹溪六祖曰汝師若何示眾對曰常住心觀靜長坐不卧六祖曰是病非禪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

### 大耳三藏

代宗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令與慈忠國師試驗三藏見師禮拜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等三問

語亦同前三藏罔知去處師叱曰這猴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後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心未審在什麼處云在三藏鼻孔上爲什麼三藏不見云只爲太近

### 藥山

藥山和尚參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家也

藥山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曰是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汝亦弄得一出巖後到瀉山瀉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長弄麼還有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 雪峯

雪峯和尚趯三箇木毬有時見僧來趯出一箇有時趯出兩箇見玄沙來三箇一時趯出玄沙撒開兩手作仰倒勢雪峯曰汝在彼用一箇用三箇曰三即一一即三當時以此雪峯使休古禪師曰此是雪峯不立名題觀體受用

### 一指禪

有僧過天龍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龍

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 破竈和尚

有破竈和尚居嶽山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祠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甚麼人云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此號破竈墮和尚

### 嵩山

嵩山元珪禪師習毗尼無解一日嶽神謁師曰我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遂稽首受戒

嵩神謂元珪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通神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慄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挨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曰汝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群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緣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古靈

古靈禪師行脚因共師一日意下看經有蜂子投窠求  
出靈曰世界如此闊不肯出鑽他故紙師問汝脚遇何  
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靈乃舉偈百丈  
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於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下感悟

龍山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杏山

石室善道和尚見杏山僧衆相隨善道潛往碓米杏山  
曰貧道難消曰無心碗子盛將來無縫合盤合料去說  
什麼難消

道林

道林禪師有侍者辭去師曰何往曰往諸方學佛法師  
曰若是佛法此中亦有少許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其  
人遂悟時謂布毛侍者

廣額

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

烏窠

杭州道林禪師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盤屈如蓋遂棲  
止其上人謂之烏窠和尚

義中

僧問義中禪師曰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  
拄杖大德將藏在什麼處僧曰龜毛兔角蓋有是

古靈

臨遷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  
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杜順

杜順問一僧汝去什麼處僧云去五臺山又問去五臺

山作什麼僧云去禮文殊順曰文殊不在五臺山僧罔  
測再問在什麼處順以頌答曰游子謾波波尋山禮土  
坡文殊只這是何用覓彌陀

惠思

北齊惠思禪師攝心坐夏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  
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來病  
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病安如故即便  
起行並傳

慧海

太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



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  
契飯時不肯喫飯百種思索眠時不肯眠千般計較

### 善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  
曰有一兩箇乃與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  
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  
僧常念觀音

### 天然

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將應舉道過一禪客問仁者何  
往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  
曰江西馬大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  
南嶽石頭

### 藥山惟儼

藥山惟儼禪師朗州刺史李翱問如何是道師曰雲在  
天水在瓶翱作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  
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翱問如何是戒  
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  
海底行閨閣中物割捨不得便爲滲漏師一夜登山大  
笑翱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  
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

### 雲居

雲居禪師道簡有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八萬  
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閉著十關  
僧堂阿誰教汝孤峯獨宿

### 守清

守清禪師有僧問末後一句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  
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無一鉢到處是生涯  
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鍾高僧傳

### 鳩摩羅什

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有講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  
但取蓮花勿取臭泥又云羅什不拘細行諸僧故多效  
之者羅什乃聚針盈掬食盡僧皆愧服

### 鬼

高僧鬼戒行嚴密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  
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鬼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  
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  
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 佛圖澄

佛圖澄妙通玄術腹傍有孔當齊時至流水側引五臟  
洗之還內腹中取鉢盛水燒香咒之生青蓮花

吉祥

九函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而食。去即沒。蜀晉錄

智常

李渤問智常禪師。芥子如之何。而納須彌也。禪師曰。人言學士讀書萬卷。信乎。曰。然。師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獨安所置之。渤大悟。白樂天微服而過。智常於歸宗師方偏袒而自坊壁。白為之過泥焉。師曰。儒耶。釋耶。曰。儒。曰。君子儒。小人儒。曰。君子儒。師曰。吾聞儒有白樂天者。走耶。曰。然。久之。師顧曰。而今乃有過泥分。五燈會元

禱祀

宋歐文忠公朱文公文集。具在。無自作禱祀造釋之文。若南豐諸公。則有之。又如范文正公用。水陸齋薦祖。先文山丞相有誕節。升避保安等諸疏。近世名卿若楊東里先生。志同歐朱。楊文定公。則嘗以母疾有集慶之為。于節庵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耳。西溪叢語

飯僧

史承祖曰。張橫渠看相國寺飯僧。因嗟歎以為三代之

禮盡在是矣。余亦曾觀成都華嚴閣下飯萬僧。始得橫渠之所以三歎。蓋其席地而坐。不設倚卓。即古之設筵。數席也未。食先出生。蓋孔子鄉黨所謂蔬食菜羹。庶祭必齋如也。終食之間。寂然無聲。夫子所謂食不語也。只此三者。非三代之禮。而何及。到石室亦者。士人會飯。則攫拏如猿獠者。有之。吼詈齋僕庖人者。有之。褻談喧笑。視飯僧為有愧。匪獨士也。余嘗出入制總兩幕。士夫會食。亦猶是也。得不動橫渠之歎耶。至如衣裳冠履。今亦乖甚古者。有冠無巾。巾止以纂尊壘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有簪導方為冠也。至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黑。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鷄鵠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幘稍稍施於執事。賤人之首。如庖人綵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離白葛漉酒之巾。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又朝服襖頭。乃後魏狄製。及後唐而施長脚。以同伶優之賤。以至於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屨。有屨而無靴。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屨為靴。而至今服之。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矣。至高宗時。仍變

履爲靴此由秦檜不知書而止知有北狄爲國命也然冠履兩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竊其似以堅執不變凡閒居則以巾覆冠及謁見士夫并行科升章則簪冠而微巾穿鳥是三代之制尚於羽士見之至如上衣下裳各爲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爲橫幅而綴於下謂之欄今之公裳是也則戎狄之服也是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或建議革之匪惟不欲革之至如慶元間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爲怪服妖服於乎可不哀哉

### 說法

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怪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士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哀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道山清話

### 淨土院記

柳子厚記永州淨土院云中州之西右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言西方有世界曰極樂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韓昌黎弔武侍御所畫佛文曰有爲浮屠之法者云極西之方有佛焉其上大樂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二公非佞於釋者但直述彼之言耳近觀洛陽迦藍記謂後魏遣燉煌人宋雲與僧惠生取經西域至烏瑯國其國東連天竺地方數千里民物殷阜五穀豐登刑措不用且地饒異花冬夏相接其國王問宋雲曰彼國有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王曰若如卿言我當命終願生彼國未以中國衣冠禮義之人而欲生於夷狄爲夷狄之君者一聞周孔之道乃欲生於中國使誠有輪迴之說則外國之鬼爲智而中國之鬼愚甚矣聽雨紀談

### 誘僧焚身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如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

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實

### 營浮圖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輓甃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啓具言不可力懇不已至於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格朝命按罷之自是人無敢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藥石畫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鐫裁代輓甃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水吁可惜

### 火化

容齋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行於是死而焚死者所在皆然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後不爲無殃既葬烟焚徹於上謂已葬而人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燕騎劫園齊即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堯之南有炎火之

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與朽肉考同言之

焚尸出於釋氏然釋氏之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如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秘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耀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而言曰福詮震死亦倍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以是知焚尸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之

### 儒童

溧水縣南七十五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蓋釋氏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復有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人難化佛遣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淨光童子往爲孔子又遣月明儒童往爲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云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亡矣其無忌諱也

留鬚表丈夫

衡州石室山有僧不剃鬚鬚垂拂屣蓋慕留鬚表士也西陽雜俎

僧為朝官

唐太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自其後習以為常至宋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淨鑽

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齋粥談說理性說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

三十一卷終

編卷之三十二

姑蘇張鼎思睿父名

古曉汪道亨汝立父校

人生

輶婆沙論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初初人也未子亦嘗言及其云佛經說初生人云云今見阿含經世界初成光音天天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因地肥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此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復復生婆羅婆羅滅後後主穀米食彼米故方分男行女相行不淨行云云是也餘冬

淮南子曰發生海人海人生若蘭若蘭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鯢鯢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鱗生先龍先龍生玄龜玄龜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寢音按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吾儒之言如是而已佛氏則言光音天人鴻烈解又言寢與海人若蘭可盡信乎兼唐心列亦未聞也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超越無為樂海願常遊現在福海願恒盛  
當來智海願圓滿佛氏之心未必無所貪也錄冬

菩提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伽如來成道  
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  
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  
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有銀塔周圍  
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  
遣使往於寺設供併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  
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寶樹梨力又二曰阿濕  
咄婆力又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  
道為稱故號菩提婆力又漢翻為樹西陽雜俎

獄神受戒

九珪碑師曰能不淫乎曰亦娶也師曰謂無羅欲也曰  
能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師曰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  
善也曰能能不殺乎曰我實司其柄曰謂有濫誤疑混  
也曰能能不妄乎曰我正直師曰謂先後不天心也  
曰能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為佛戒

餅雀井蛇

佛經云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  
手遮之且不可況以羅敷遮之可乎○佛書人有過死  
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及藤  
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

毒龍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蛇以氣噓人強者亦蛇  
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疲憊而睡獵者見之喜  
曰以此皮獻國王以為船飾可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刺  
其皮龍自念我今持戒故不計此身一心受刺不生悔  
意時日大熱欲趨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  
不敢動畜生尚能堅持禁戒至死不犯況復於人智度論

泥犁之獄

捫虱新話曰黃魯直初好作醜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  
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墜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作  
佛書泥犁即無喜樂也泥犁迦無去處也二者皆地獄  
名或省耶迦字只作泥犁一作犁又阿鼻無間也亦地  
獄名法華經無間地獄有頂天堂

牛鳴地

經音一牛鳴地其聲五里西域記印度國分一踰繕那  
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翻譯名義

此云五百弓亦云一牛乳池或云一鼓聲拘舍云二里雜寶藏云五里

### 方丈

舍舊國有維摩故宅唐顯慶中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室

### 招提白馬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唐高僧傳

### 雨花

大同坊雲花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為雲華西陽雜俎

### 嵩牛

牧牛序云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牧牛無令縱逸犯人苗稼予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葉垢嬰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本還源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年牛之說又佛印子充作牧牛圖序云教中以正位乎白牛為極宗門則不然未復黑牛而無繫絆超然獨往乃大乘菩薩及本還源

又歸宗牧牛圖序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蒔笠與策衣

### 道眼

有一種人得少省悟只認得昭昭靈靈以為極則既無正見人我轉高不復決擇邪正一向事筆硯廣學多知答對則機鋒迅捷語句尖新說禪則義理聯環文辭綺美行棒下喝祖佛不存橫談豎抹誰敢當鋒說教則五性三乘教果行果論理則人天七趣凡聖超然論空則法本不有亦非存說漸則作四諦緣生之觀成四果緣覺之乘或發心於十之前或成佛於三祇劫後論頓則悟而成佛不勞修證說圓則衆生本來是佛神通智用皆齊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若論大用則無邊利竟攝在一毫之端十世古今不出剎那之際展無為之化開方便之門謂之海印三昧亦名普現色身此人所說如此若無道眼爭知不實昭昭靈靈徒自勞耳古碑師語錄

### 鷓鴣

益州無住禪師嘗務晏寂于時庭樹鷓鴣鳴杜鴻漸問師聞否曰聞鷓鴣去又問師聞否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何公言聞曰聞無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聲有聲塵自生無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



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縛

騎驢

恭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下廣錄

三句法門

杜鴻漸問無住禪師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一是  
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  
慧非一非三也自心澄停識浪水清影見悟無全體寂

滅傳燈錄

一味禪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正味禪歸宗云我這裏有一

味禪為甚不學廣錄

翠竹黃花

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逐喚青青翠竹總是法  
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  
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傳燈錄

聞性

佛語阿難聲銷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聞聞性已滅同  
於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  
或有豈彼聞性為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楞經

一體三寶

慧海禪師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僧問云是何一體三寶  
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為僧即是一體三

寶諸方廣語

淮西擲杖

高僧隱峰遊五臺山淮西擲杖飛空而往西天釋氏要覽

佛相

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世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  
神通攝匠人俾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二相並傳燈錄

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六通清

澈前知無窮却睹無極本經

七處平滿

十住論云佛身七處平滿謂兩手肩兩足及額又佛地  
經曰佛表裏八處平滿三峯滿齊如等色好初李記

菩薩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言菩薩者不云  
菩提薩埵欲簡於稱呼故省文言菩薩此云覺有情也  
凡有生皆有情菩薩乃有情之中覺者耳佛有覺性而  
無情菩薩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阿耨

梵語阿此云無梵語釋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提此云覺阿釋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 涅槃

梵語涅槃此云無為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妙光明世人誤認以為死大非也

### 波羅蜜

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論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經注

### 五分法身

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惠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王介甫金陵話錄

### 三句正見

三句正見一函蓋乾坤句二隨波逐浪句三截斷衆流句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中玄中玄即截斷衆流句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玄別有悟解皆是邪見錄語

### 夢果

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握苗也

### 六通

六通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

### 五禪

五禪有外道禪有凡夫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

### 五蘊

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即五陰五陰通院集

### 六入

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謂之六入文選頭陀寺碑

### 十二處

十二處色與見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十二處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

### 十八界

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之處身

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  
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耳聞聲處鼻識嗅處舌識味  
處身識觸處意識思處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舒龍

### 十二類

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  
味有法六亂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是故  
十二變為一旋復乘此輪轉故有卵生濕生胎生化生  
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  
非無想謂之十二類楞嚴

### 念佛

唐宣宗問弘辨禪師令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為  
天人師隨根器而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  
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常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  
念佛生於極樂傳燈錄

### 八風

寶積經以利衰毀譽稱讚苦樂為八風寒山子詩八風  
吹不動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  
毀不見前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讚遍  
迫聲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要覽

### 苦集

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財帛之  
類滅謂壞滅道謂修行此名四諦謂其理審諦非徒說  
也經云見苦斷集因滅修道龍舒注

### 五濁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彌陀經

### 五蓋

五蓋貪欲瞋恚癡眠調戲疑侮文選

### 三昧

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  
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佛

雜記

### 三有

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有者何謂一切有漏法是佛言  
若業能令後生相續是有又云生滅故名有隨苦集諦  
中是有論

### 五衆

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室羅末尼此出家五衆

### 二衆

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二衆此七衆也

三衣

三衣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此是三衣若呼七條褊衫裙為三衣悞也

四大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靜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經

七聖財

報恩經云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聖財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

七支業

七支業謂三身業四口業

四歡喜

四歡喜法一儉素歡喜能引少欲樂二積集修行歡喜能引遠離樂三無悔歡喜能引三摩地樂四樂斷樂修

歡喜能引三菩提樂要覽

六波羅

六波羅密多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諒精進以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又謂之六度文選頭陀碑

三身

六祖謂智通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悟三身即名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傳燈錄

三業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水又是汝之師文粹類

般若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寂沒而來此生也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杜詩注

飛錫

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釋氏要覽

聲聞緣覺

因聲教而語者名聲聞觀因緣而悟者名緣覺

歡喜莊嚴

下壓象迹歡喜之地上接蜂歌莊嚴之境段成式  
題像記

三車

法達問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汝自迷背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傳燈錄

鸚鵡車

設有人道得言語尖新語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車可也古禪師  
語錄

祇洹

梵云祇洹洹此云戰勝梵語貧婆此云叢林譬如大樹叢叢故僧聚處得名叢林祖庭事苑

柰苑

昔西域國有柰樹生果果中有一女子王收為妃女乃以苑地施佛為伽藍故曰柰苑

寶坊

給孤長者布黃金地為伽藍故寺宇號為寶坊孟雞  
郭集

大願船

淨土傳云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此世界呼引衆生上大願船如是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苾芻

苾芻是西天草名體性柔軟引蔓傍布馨香遠聞能療不背日光喻出家人

僧伽

僧伽唐言衆僧史略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沙門

梵云沙迦滿囊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沙彌

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惠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

上人

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

闍梨

梵語云阿闍梨耶唐云執範今稱闍梨蓋梵音訛略也又云阿闍梨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頭陀

梵語云杜多漢言科微謂三毒如塵空真心此人能振  
憚除去故今訛稱頭陀

衣相

佛住王舍城經行見稻田畦畔語阿難云諸佛衣相如  
是從今依此作衣相記云田畦貯水生長嘉苗法衣之  
田濶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法身資惠命也

坐具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  
也並要

鹿苑

鹿苑在羅奈國佛成道初轉法輪處也

雞園

雞園在摩竭陀國無憂王造小舟大衆出家寺也佛成  
後衆多名德比丘皆住雞園

鴈塔

昔有比丘見群鴈飛翔忽有一鴈投下自殞衆曰此鴈  
垂戒宜旌彼德於是廕鴈建塔西戎記

鴈堂

鴈堂毗舍離於大林為佛作堂形如鴈子一切具足要

驚嶺

耆闍窟山中山形如驚佛常居此中故號驚嶺出法華經

淨土

如來說從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  
苦十惡道故也其國名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  
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  
也文粹自公

刹

梵刹梵云刹瑟故此云竿今略名刹即幡柱也沙門得  
一法者便當建幡告四遠覽

金田

金田或云金池即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  
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處也

龍象

達磨傳曰波羅提法中龍象按智度論曰龍象言其力  
大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  
象龍傳經錄

往來相

維摩經云佛以四大海水入大毛孔不撓魚鱗性彼大  
海本相如故又云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看掌中

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來相後漢楚王英傳

淨名

發迹經云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祖庭事苑維摩詰是金粟如來梵言維摩詰華言淨名也李善文選注

慈雲

慈雲謂如來慈心如彼大雲陰世界維摩經

伽藍

伽藍梵語題云僧伽藍摩或云僧伽羅摩此云眾園園者生植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

云毗阿羅此云遊止處釋氏要覽

招提

招提梵語云柘闍提奢唐言四方僧物訛柘為招去闍奢留提故稱招提即今十方住持寺也

浮圖

梵云浮圖此云聚相

盂蘭盆

盂蘭盆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盆則此方器也華梵雙舉自目連救母始也要覽

衣珠

衣珠譬如人醉親友之家親友以珠繫衣肉而其人不覺貧困求乞後親友乃指示其珠後乃大富此喻衆人自有佛而不知覺也徒去外求法華經

如來

道院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須菩提

西域人凡稱人道高臘長呼為須菩提如中國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也禪門規式

舍利

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

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所謂鷲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婦人舍利者之子也龍舒心經注

阿毗曇

梵語云阿毗曇此云論總言經律論梵語修多羅此言經也並釋氏要覽

數珠

梵語鉢塞莫果云數珠此是引接下根牽果修業之具也

軍持

軍持



梵語軍持此云淨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也寄歸傳云軍持有二若寬者是淨用若銅鐵者是濁用

### 檀越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訛陀為壇去鉢底故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窟海故

### 吃栗多

梵云吃栗多唐言賤人

### 伽陀

梵言伽陀此言誦誦事陀

### 毗尼藏

毗尼藏

梵語毗尼藏此云律也釋氏要覽

### 天竺

漢明帝天竺僧摩騰竺法蘭自天竺至以白馬負佛經

又譯經四十二章傳于世乃立精舍以居之今洛城白

馬寺是也法苑

### 正法眼藏

古禪師自論云空劫已來自已本名字方便呼為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

### 覺息

袁宏漢紀佛者漢言覺也其精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後漢傳王英傳

### 三緣

出家三緣第一為了自己輪回生死二為紹隆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古禪師語錄

### 伊蒲

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繚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饑伊蒲塞優婆塞也

### 優曇

法華經云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疏云優曇華木名瑞應三千年一現則金輪王出

### 木叉

波羅提木叉華言則別解脫即戒所謂感果也諸善之本以戒為根也

### 浮屠

梵語佛陀或云浮屠或云部多或云毋駄或云沒陀皆是五天竺語楚夏並譯為覺今略稱之佛也

### 式叉

式叉摩那梵語也此云學法女似今之尼長髮也梵語云羅摩唐言院西域記云波演那此云周圍廊舍

院也

南無

悲花經云佛言南無者此決定諸佛世尊名號音聲又梵語南無此翻為名即是歸趨之義或云那摩義譯梵音訛也

泥梨

立世論梵音泥梨耶此云無喜樂又云泥梨迦此言無去處皆云地獄也釋氏要覽

底栗車

立世論云梵語底栗車此云畜生

天中天

天中天佛之小名佛初為淨梵王太子一日抱出謁天神廟石為神神像即禮太子足王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為尊勝宜名天中天要覽

摩訶薩

梵語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即能救度人也出地持論

或云茶毗或云耶維或云闍毗又云闍維正梵云闍鼻多此言梵燒

落髮

比丘既落髮披衣梵云室羅末尼唐言永寂滅度受戒

已名鄔波三鉢那

知事僧

梵云羯磨陀此云知事僧

墳

梵云宰堵波此云墳

鍾磬

梵云鐺椎此云鍾磬又云凡有一箇銅鐵鳴者皆名鐺椎雙音

寒林

寒林即西域棄尸處今云尸陀林

三蔑

沙門者不住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趙州以斷薪續禪床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蔑繞腹一日不作不食由谷開元記

白足

高僧曇始在赫連勃勃時進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沾汚兵戈斬戮並無所傷坡詩又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號白足禪師雜錄故劉禹錫送僧云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

出家

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為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為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汝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

### 經來法米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而達磨以法來而華人始傳其心

### 佛骨

朱雲云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迎之或言憲宗嘗為此憾不祥懿宗曰使

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苦諫亦不聽後唐有僧得佛牙

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以斧斫之應手而碎見鳳傳明宗之好不減于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于韓李宋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嘗讀齊東野語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擊之果應手而碎余謂奕之策善矣使非金剛石其策不亦窮乎退之非計不出此特以大義斷之縱真佛骨亦不足貴耳至鳳以斧斫則又幸而非金剛石也鳳之見又疎于

### 奕矣

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隨毀鉉斲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燕泉何先生曰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碓鍛金銀千年不毀椎以皂角則一夕破碎鞭箠馬愈久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獺土人山居鼎釜多為所食其齒骨極堅刀釜遇之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作佛牙佛骨以誑俚俗未聞有何物可制之也然則韓等之見果非奕與鳳之比矣

### 多根樹

佛經云西域多根樹蔽芾而婆婆東西南北中五方不相見國中有姪女求偶者衆多初有一男求女約中枝會復有四男子亦欲求之宿女亦以言許東西與南北各各抱被去至曉女不來東枝郎唱曰旭日光已出農夫向田去妾語既不來可捨多根樹西枝郎吟曰彼妙必然來定是不妾語如何旭日光急速現下土南枝男歎曰旭日光已出農夫早向田我等如癡羊一夜受凍眠北枝男聲曰我等沒巴鼻只為求他妻今遭寒與凍各各被他迷中枝郎泣曰我不憂一身一夜寒凍情但

恐多根樹。枝葉不復生。樹神聞而笑曰。汝勿憂外事。但憂身事急。樹枯生有時。欲苦無停息。此語不經之甚。然足以警世之縱情好色者。使尾生讀之。當亦汗顏。

### 八角磨盤

朱子語錄云。人謂楊億通禪。學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按北澗禪師偈云。六月一日前。萬象森羅替說禪。六月一日後。八角磨盤空裡走。今朝正當六月一。無位真人赤骨律。金毛師子解翻身。無角鐵牛眠少室。十聖三賢總不知。笑倒寒山并拾得。楊億因演而為頌曰。八角磨盤空裡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湏合掌南辰後。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棟

### 韓重

玉與韓俱無可恥情。悲事壯而已。

吳王夫差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王結氣死。墓閭門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吊。玉於墓側見形。頗重而謂曰。南山有鳥。此山張羅。鳥已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謾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類。見鄙姿。遂君憐。身遠心近。何曾暫忘。歌畢。歔歔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難之。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重感其言。送之還家。留三日。三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重既出。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此不過發冢取物。托以鬼神耳。命趣收重。重脫走至墓。訴玉。玉曰。無。今將白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玉跪而言。感重篤終。以珠遺之。不為發冢。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懷神。

### 賈偶

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病卒亡有吏將詣太山同召男女數十人司命閭呈謂行吏曰當召某郡賈文合來何以召此人促遣去時日暮行至郭門外大樹下宿一好女獨行無伴文合問之曰子似衣冠家何為出行姓字為誰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見為易陽令昨錯召來今得遣去遂逼日暮懼獲瓜李之譏望君之容似類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婦人以貞為德潔白為稱文合與相反覆終無動志天明別去文合死已再宿當歛視之其面有色半日而蘇文合將驗其事遂至易陽問其令則

女父也見之因問某月某日君女寧卒亡而生耶令曰然文合具說本末令入問女與文合同令大驚以女配文合

嫁殤 洪趙二縣日令尚有此忠信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郗原死女令葬史以為譏用修曰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王弼 名王弼字季野行夏以族免而免信之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以

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尋於弼夜遣鬼物害之弼方讀金騰篇聞牕外悲嘯聲啓視莫有所見翌日晝復哭於門弼諮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冤將報復歟抑別有冤事亦當為汝白焉鬼曰我周氏女名月西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父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手于樹先髡兒髮次乃穴兒心肝豎眼舌耳鼻之屬粉之為塊呪却精魂使附于紙形為奴稍急則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為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西反覆辯鞫仍錄其行橐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為耿頑童我為李延奴其冤與月西類望君亦白之按其事逮頑童之父德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為巫者一姓劉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獲也三鬼遂終依於弼洪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于朝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盧充 志補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

一簾舉弓而射，即中之，簾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倡家，充前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少府待君久矣。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逆之。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作小女婿，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教內令女郎粧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婚三日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教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充便上車去。

如雷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下浮乍沒，既上，岍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愛恩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

就充懷，衆初怪惡，傳省時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益，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欲有一老婢，問充得益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著棺中，今視卿益甚似，得益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煥，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云屬理無事，有子不足為怪。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逝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在？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塚開棺，見屍如故，有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携歸，後成立，生數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為鬼戶。鵝林

### 李陶子

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作詩，忽詠落花，詠流水難窮，即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

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含。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事見漢武外傳

### 虞文靖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角雞香早晚含。角豈可含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造車馬。此類甚多。

### 謝端

謝端釣於江上。獲巨螺置之於家。每歸則飲食盈案。潛候之。有女子具饌於室。執而問焉。女曰。我乃螺女。水神天帝憫君之孤。遣為具食。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乏。取求於螺。出門不見。後端食乏。探螺皆如意。傳數世。猶在。故有螺女洲。螺女廟在慶州東南。東坡詩注

### 錄

大武殿畫。畫至。此無。乃。次。祇。立。於。前。有。中。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髻微出。季龍大惡之。秘而不言。鳩林子曰。吾讀史至此。不覺

毛髮豎。夫古之賢聖忠烈。亡者或數百年。或千年。猶不肯為人。所尋。胡後之人。廼其心。臣。亦獨何心。人謂死者無知。由此觀之。其賢聖忠烈。精英不滅之氣。雖千載尚流行宇宙間也。

### 柳廟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嘗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便詣床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竟不回矣。王陶撰事太不經。無怪理。

### 心化石

昔波斯人來聞。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鄉。以錢數萬市之。墓鄉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鄉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余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事載清溪集

### 身化石



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為石事載征氏遺書

###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只啖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啓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効博物志補

### 出神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祐自幼警敏明悟過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預遙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墨莊漫錄

### 鼻飲頭飛

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詩曰鼻飲如饒饒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有能鼻飲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藏魚集中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近汪海雲亦能鼻飲頭飛則惟也星槎勝覽亦言占城國婦人有頭飛者夜飛食人糞矢知而固封其項或

移其身則死矣作書者自云目擊其事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撾正接安南西北始信陳詩不誣

### 蕭家乳母

遂州蕭侍郎幹云曾顧得乳母自言遭兵父母生之三子逃難不能携挈乃盛於棚枝棄於峭壁石上俄有逃難者數十人來共哀之將歸土龕中以泉水浸栢沐點其口數日肋骨康強遂能言語不吃諸物且飲松栢而已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高丈餘復有三四小兒相與遊戲不知所從時腋間生綠毛長一尺漸能飛與羣兒遊王母宮聽天樂餐靈菓每月一歸所養人家或以此菓獻之數年賊平後父母入山尋求餘骸見所養者具言其事語未訖已在空中不肯下父母後以菓栗潛於窓下遺所養者招手遂從空中而下父母走抱之喻以歸還曰其甚樂不願去也父母與菓栗令吃之羣兒齊聲曰勿吃水晶宮奏樂可去聽躍身欲飛又墮於地於是羣兒齊聲曰吃俗物也苦哉苦哉遂散父母挈歸嫁爲人妻有二子後遭離亂乃乳母也盧藏用逸史

### 鶴林門女子

周寶爲浙西節度使治城隍至鶴林門得古塚發之一女子面如鉛粉衣服皆不敗或曰此當是嘗餌靈藥待

時而發發則解化之期矣。寶命具車輿聲樂改莖率僚屬登城望之行數里有紫雲覆轎車上見一女子出自車中坐于紫雲冉冉而上久之乃沒開棺則空矣。徐金者

### 女子化丈夫

女子化為丈夫者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康初江陵女唐氏劉聰時內史女入唐光啓二年郿縣女子宋乾道三年水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為男丈夫化為女子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寵之至亡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嫁人生一子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陰勝陽厥咎亡洪景廬謂為釋證南渡後有之不為災矣偶因戊辰年說此弁州魏世家襄王十三年女子化為丈夫不著其姓名文王四十二年武王之元年也有女子化為丈夫見竹書紀年

### 虹化為男子

故越王無諸舊宮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人越人夏

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窩因雨霽暮斷虹飲於官池

漸漸縮小化為男子着黃赤紫之問衣入樹良久不出

怪之乃召隣之年少十數人往視見一大赤蛇盤遶懼

不敢逼而少年遙擲瓦礫聞樹中有聲如婦人聲湏臾

雲霧不相見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及曉世隆往觀

之見樹中紫蛇皮及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

焚蕩殆盡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東甌後記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

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良父化為女子年纔十六七

許異之以告蒲津戍將宇文顯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

宮中見其容貌姝美欲逼幸之而色甚難曰我天女也

暫降人間耳帝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復化為虹而上

天江表錄

人化為虹

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化成青虹俗呼為美人虹

稽神異苑

異國女

唐蔡希閔家在東都黑夜大雨雷電晦暝墮一物於庭

作颼颼聲命火視之乃一婦人也衣黃綉裙布衫言語

不通遂目為天女使後稍能漢語問其鄉國不知但云

食梗米無碗器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異記

### 履化為鳧犬

王喬之履化為鳧人所知也鬼谷子履化為犬列仙傳蘇張從鬼谷先生學學成歸先生與一隻履化為犬引二子即日到秦

太平御覽云盧耽有仙術州守期會耽後至化鶴迴翔欲下為威儀以箒擲之得隻履耽遂飛去筆

### 朱熊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

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

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

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

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

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晉傳所云諸國夢

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

而類書引者絕少考隋唐尚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因

###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用

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節除桃人垂華

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云

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謂之仙木山海經云東海度朔

山有大樹桃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

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板於戶淮南子

曰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

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漢禮儀志曰代有所

尚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梗梗更也插桃枝於戶

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經傳記者不一而

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傳曰楚

人使公視榼公使巫以桃茢先枝殯周禮戎右贊牛騂

桃茢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勵執戈在王前

以桃茢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風

### 奇石

汴京天津橋上有奇石大片有自然華夷圖山青水綠

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今聞移置汴京文廟中

### 水關

國語曰穀洛關將毀王宮注不言其關之狀宋紹興十

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關於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以後印前殺洛二水之關應亦如此也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傍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按賈逵曰關者兩會似於關文安之事恐亦未真

### 石關

馬抑之云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輜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關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未嘗損折關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白沈汙池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關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關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硃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師請問於予適太學生齊貫之在坐聞其說大不然之謂鳥獸孽蟲有血氣知覺故有鬬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惡能自鬬予之言何其誕也余曰非誕也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妖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之物相格鬬者古亦有之唐

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關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鬬如此載在信史予皆以爲誕乎貫之曰有是哉然則主何妖祥曰此理甚微難以語子子歸而讀漢書五行志自見

馬氏曰抄

### 聖鐵

有所謂聖鐵者凡人佩之刀兵皆不能入嘗以羊試之良驗又謂此鐵佩之刀兵所至則鐵隨應之終不可入又云此鐵大者僅如豆破肉入之身中或遇刀兵則此鐵隨以應之更不可入未知孰是聞張眼子有之

### 鬼怪

阮宣子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爲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全主譜殺其妹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塚廔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久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塚上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塚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及城陷喬自經於視事廳內從吏撤扉廔之明矣

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衫，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覩者。然則衣服亦有鬼矣。康節語伊川，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鞍轡之類，何處得來？」邵意則是以爲有鬼。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餘冬中錄

### 醫鬼

徐秋夫能醫，常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淒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療法？」鬼請爲灸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女妻河伯事，子夏信汾陽，不若之。河伯也。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爲患，子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焉。』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乃以其骨塑於廟，祀之。至今猶存，惜乎事不見於史也。」

### 女妻龍王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謂馮巖王之女也。司馬才仲戲題曰：「身既仕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 廬君

吳郡太守張公直嘗與其妻女觀宮亭廟，婢指女戲，其夜公直妻夢神人來致聘，甚懼，洎明遽發，至中流，舡曳不前。舟中咸懼曰：「奈何？愛一女而禍一門耶？」公直不忍，令妻下女於江，妻以其亡兄女代之。舡即前，已而公直知之，怒曰：「吾何面目見天下人耶？」復下其女於江。既濟，見二女立岸側，無恙。傍一吏曰：「我廬君主簿也，高君之義，悉歸二女。」水經注事雖不任，然可爲世多一人。

### 東嶽祠

琴川吳都憲訥章御史珪二人爲士時，各以自雄。福山有東嶽祠，鄉鄰都欲禦惡甚，又爲機設伏於地，人不知，躡之，則有群偶萃而搶焉。殿堂闕寂，非携伴不敢入。二人約黑夜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你一餅，次章所匿處。」章伸手出乞，我要一餅。吳遂與之，云也。與爾一餅，殊無驚意。章大驚服。談錄

### 元庭堅

唐學士元庭堅左遷遂州參軍，讀書郊居，忽見有人身而鳥首來造者，曰：「吾衆鳥之主也。聞君好音律，故來見君。」因留數朝，教以音律清濁。庭堅遂著韻英。

王建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為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掌與飲叙舊暉曰武陽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蜀機

西樵野記錫山民蔣容素行善一日往惠山禱神還半途風雨晦黑咫尺莫辨不能前進旁有荒墓即寄宿焉夜半聞一人呼吳照前村某家有酒食盍同往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止宿於此不得行矣聖暉容拜墓而去

建和代詩編

卷五

先

至村中問所宿塚吳照所產也此與建事相類然則人之死也果有鬼乎人之善者鬼无不訶護之乎

韓仲卿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寢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龍城

見鬼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衡嶽先生

郭象睽車志衡嶽劉先生者山行遇雨視道傍一塚有穴遂入以避會暮雨止月明見北壁白骨一具近視之白骨倏起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劉與人談此此非怪也劉真氣壯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鷄羽置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意也

壁中金釵

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反以為鬼程伊川曰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悟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是

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身在此。託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在某處作恁事。以爲誠死。及至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

### 驚鬼

抱朴子曰。吳景明帝有疾。覲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鷺而埋於苑中。架小木屋。施牀几。以婦人展履服物。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視此。冢中鬼婦人形狀。加賞。竟日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鷺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鷺亦有鬼也。

### 鬼鬼

稽神錄云。楊邁田獵。放牛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兔骨一具。鬼亦有鬼也。

### 張太子神詩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旁侍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士人卜秋。降筭曰。玉霄一點落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英山東濱州人。其父斌爲浮梁令。

以父任應舉云。又士人袖芭蕉葉入云。我非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蓋名鴈落紅云。如是者。莫可枚舉。或謂是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爲。後櫬移而神不顯。涉異志

### 羅源女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出海軍張元誨等。戴星過嶺。遇簪二乘。侍女數輩。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爲子歸之婦。弛擔候之。忽然不見。知爲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繼投河死。宋時林孝子。薊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火之。吟咏開雅。月華有百尺潺湲。擗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比蓮花鮓。甘露何如竹葉醲之句。謂薊孫曰。吾石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勅吾爲火部。曜靈真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不义當貴。



已而相別送出，顛孫回望，無復人字矣。涉異志

### 箕仙

宋慶之寓永嘉時，適逢七夕，學徒釀飲，有僧法辨，善五  
星，每以八煞為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飭動大書  
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即以  
八煞為韻，意欲困之，忽運筋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  
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帶雨，正歡濃  
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絲幔，月明銀蟾，馥郁香噴金鴨  
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齊東野語

### 女仙

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鵝，青粉牆  
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  
壇，靈觀翠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  
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起，藕花香淡水瀾瀾，分明一  
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齊東野語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鴈為題，詩云：寒巖雪壓  
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  
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  
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齊東野語

### 竹葉舟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  
宅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畫藏圖，季卿乃尋

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  
曰：此不難致，命僧僅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  
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既張，恍然若  
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  
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  
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  
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留別二詩，始知非夢，  
出異聞實錄，斯亦奇矣。

### 鼠怪

鼠怪，非鼠也，應有物以憑之。  
山中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上，語  
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至  
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  
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適  
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  
衣冠，周南使卒取視，具常鼠。夷堅志

### 不怪

朝野僉載：韋顥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  
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者，絡

繹而顯畧無音耗方擁爐愁歎忽有鳴梟來集壞牖釘上顯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無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顯已登第然則鵬止梟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中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千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為人禍也

婦人在鏡中

江南曾思鄧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鄧自問其故云我往歲建昌縣錄事婢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為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并此子投我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訟於有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其妻遂卒

前妻責後妻

建安有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乃虐我所生

如是訴於地下與我十日誨汝汝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為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嚴舉家送入栢林中乃不見

鬼哭母嫁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南會昏夜晦黑遙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中孤燈懸壁翁嫗二人織履為業一小兒扶床號泣彥輝問之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見此室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僻殊甚彥輝異之遇一婦人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何從而出彥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號泣因不復嫁再嫁婦人亦曾念及子乎

屠門受祭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悅惚見受祭者皆佩力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祀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命後者不可不知也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三終

姑蘇張鼎思齊父父輯

雲間方應選衆父父校

呂洞賓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樓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事唐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鶴林玉露

昭后詞

李太白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箴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乃知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詩詞多矣唯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不忘君之意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

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

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

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遇惠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鏡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隱宜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

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若非以一去爲難也鶴林玉露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

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楊誠齋

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

王不忍金宮令獨獻君王一玉環蘭雖工意亦未  
李商隱龍池賜酒散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  
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 五雲太甲

杜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然  
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  
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此十  
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  
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人蜀見

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杜旁六星固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  
一行之邃於星曆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  
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因學嚴羽卿云太甲疑是太乙  
之誤然杜已全用王語不得爲字訛第未知杜于此出  
處能洞然否也○按論語北辰正義斗爲帝車運於中  
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係於斗

### 街甲吐卷

洪适曰隋書多四六句如曰街甲示於姬擅吐卷微乎

孔室不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甲子  
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拾遺記云孔  
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我  
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係麟角豈謂是邪○余按此當  
是街丹非街甲也嘗讀論語註引中侯所說龍馬銜甲  
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表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  
王錄紀興亡之數街甲二字當出于此然吐卷二字亦  
牽強不如街丹吐玉爲佳

### 見竭聞鍾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  
改禮部侍郎遂黜守新後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後職  
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鑒開  
而見竭乍離楓下而聞鍾蓋照壁喜見竭此韓退之詩  
句也離楓下聞鍾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  
陵例召赴京師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臨仙  
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鍾蓋用夢錫詩語也  
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嘗  
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  
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孫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  
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蔡幾榜登科終于

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詩話

### 梅花詩

唐庚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無處無春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樂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墨莊漫錄

### 梁縣丞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妾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後馬生殂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儂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愛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母逝我梁一坐大笑梁憮然不樂無幾病死資談

### 安都碑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鵲始轉必具龍筐秋蟬載吟必鳴機杼勸耕後四句

### 徐君倩

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

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倩為諮議參軍幼聰朗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亦資姬人之力

### 斜車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戲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為韻往來幾百篇

### 丁晉公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峇胡則侍御書曰夢紅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 辭沅州

王伋曰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謝轉運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半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

賀出閣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棟宇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相承用此一聯

四夷來王賦

錢熙象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疑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謝正字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三國志蜀秦宓傳誠諸葛孔明呼為

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始署為校書郎用此當家二故事略云切觀前史具見鄒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

賀還京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掛避之君何崇文績時為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華却行陋未央之過禮執轡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鎮以

孫仲益

孫仲益直院草黃憇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於謗讒孰聽風牙之訕精神銷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翟大參

翟大參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瘡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

李易安

趙令入李號易安其祭潮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麗翁之  
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 德士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  
窓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  
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隆官後復以答謝廟堂時  
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  
公豈容心能大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  
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  
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

### 宗開封制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  
忽忽之佳氣碩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 化錢疏

建鄴華藏民老一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  
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  
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  
也無政須行乞他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四六談塵

### 元厚之

元厚之以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

政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  
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為危事  
李德裕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  
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  
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事載縣替記

### 刑天

洪容齋云今代文書筆吏不謹成行脫漏至有以後板  
為前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先為勘校其  
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  
蹄得鬼忘言而後可言以上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

### 山海經

### 卷之五

簡來問予意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  
耳然而側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  
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就所書  
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  
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參校刑天獸名也口中好啣  
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公  
休晁之道皆撫掌驚嘆亟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  
甚類蘇集云○按山海經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  
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形刑  
天天四字當再致善本



淮渠

洪曾齋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  
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聞鴻隙之謠蓋用  
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命文豹按子美石犀行君  
清夜錄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  
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云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  
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  
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  
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陂  
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  
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獲陂當復  
誰云者兩黃鵠此事載在漢史而復陂兩字清夜錄乃  
作渡陂又按華陽國志太守李冰作石犀牛五頭以厭  
水怪今止言三犀牛夢弼曰豈據所見乎鄭道元水經  
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  
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王女房下自涉  
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渴不至足盛不沒肩  
迄今蒙福然則子美所謂三犀牛者豈因二牛在府中  
耶抑因三石人而悞耶然犀牛以厭水怪而轉之府中

何也

麇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麇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  
青黃惜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嘗忍窮故得麇之  
妙處云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雉  
噫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  
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  
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  
以出走彼婦之舌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卽  
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  
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  
君為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雉之飛鳴歎曰山梁雌雉  
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為雉噫之歌曰彼婦  
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舌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哀於  
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雉字故  
詳具之以廣異聞

張巡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之食  
巡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  
加金吾表曰想蛾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  
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  
亡之日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臣日漸危  
合圍倖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寒  
瘡御出障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  
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名義試一臨虜騎  
俯城陰不辨塵埃色安知天地心管開星月近戰苦陣  
雲深且夕高樓上遙聞橫吹吟

文賓客  
嘉話

### 王勃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  
兵龍甲犀渠盡是雲臺之仗王勃紫電清霜王將軍之  
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歲之下  
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材杜子美韓退之  
極其推服良有以也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共春雲等潤庾信  
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  
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落霞

二句本此然勃之語何啻青出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  
也

### 僧旂佛傘

龍興寺檀越幡蓋文曰僧旂交舞丁當起於風流佛傘  
高舉輝煌生平日鑑其語脫落尋常範輒而不書誰人  
製撰

清興  
錄

### 六燕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傳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遠  
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  
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

天首遠遠難明楚人以爲鬼越人以爲乙鴻常一耳

### 少姨碑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  
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  
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  
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轍可尋

### 制誥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然  
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  
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

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加。閒暇而明政。刑賞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遵且則有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有喜色。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教。知微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宜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五帝萬年千舞已格於七旬。蕭韶九成。肉味遺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膾炙人口。至於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我。覺魏徵真嫵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此則可資一笑爾。雙槐歲抄

柰花

賈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掃柰花。禁兵環素帶。宮女哭寒雲之句。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織女死為之着服已。

而杜皇后崩。宋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輝使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羅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茲因哭。

買山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舡。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風坐。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鶴林玉露

竹夫人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新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余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鶴林玉露

謝魚腹

諺語

楊用脩曰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節頭吹威栗言冬至後寒風吹離落有聲如威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為風一之日威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計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於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戲集諺語為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於此 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玉 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黑爛熳庭花不肯休碾車雲東地詩月之今日江頭風勢惡碾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也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日望此重雲黑東望晴西望雨則詩所謂朝隲于西崇朝其雨也霜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雨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水崖所謂黑猪渡

河天不風蒼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刈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禾穗黑也他如雨灑上元燈雲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半星沒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再不來又云船舫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陸子孰杜鵑不哭皆為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疏引諺云黃栗留看我麥又引蜻蛚鳴衣裘成蟋蟀鳴嬾婦驚夏小正註引天河東西漿洗寒衣國語注引古語上長宵極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四民利引農諺三月春參星及杏葉盛參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我東牆償我白梁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詢芻蕘舜察適言良有以哉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錄冊鈴 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上哀又詩瞿塘五月誰敢過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杜子美詩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灩澦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灩澦大如鼉瞿塘行舟絕灩澦大如龜瞿塘不可窺南史灩澦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灩澦歌

云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  
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簡文所作非  
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唐者則  
準灩澦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水經注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  
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記樊道  
謠云楠溪亦木盤蛇七曲盤羊鳥攏勢與天通皆可以  
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群玉遠矣

姑蘇張鼎思睿

南海金節持父父校

越絕書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用修曰姓名具在書中其結  
篇之言曰以去為姓得水乃成厥名有朱覆之以庚禹  
來東征元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詞定自于  
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得  
乃袁字朱覆庚乃康字禹葬會稽是乃會稽人袁康也  
其曰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  
辭定自于邦賢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屈  
原同名平字與康同著此書者乃吳平也或曰二人何  
時人耶曰東漢也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其著  
者也孔融隱其姓名於離合詩魏伯陽隱其姓名於參  
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時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  
為同時何疑焉

參同契

參同契後叙云鄒會鄒夫幽谷朽生委時去害依託丘  
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湯遭厄際  
水旱隔屏隱會稽魏伯陽五字古魏字作魏故云丘山

離合詩

離合詩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與時進止出

行施張離日字呂公釣磯盡口渭傍離口九域有聖無

土不王離或字好是正直女回干匡離子海內有截隼

逝鷹揚離乙字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羽蛇龍之螫俾

也可忘離火字玳瑁隱曜美玉韜光離文無名無譽放

言深藏離與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手字

班義

令孤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義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

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

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却

雙勾兩日不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辨義曰一

人大字二曜明字尺一者十二寸非寺字乎點去水

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

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

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令孤公稱歎彌日詢之

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云

魏罐

魏罐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頽一古磚有四大字云

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事大築新之罷還未幾儂寇

廣州外城一擊而圯獨子城堅民賴以生賊平以公有

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年公以築城之功自論

久不報作感懷詩內云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

已空文路公採詩呈加龍圖閣學士尹應天府

鮑昭

內苑醍醐鮑昭集中謎語三字其云一八五八飛泉仰

流井字也頭如刀尾如鉤龜字也乾之一九坤之二六

桑字也頗為拙劣今之商謎燈牌者亦笑之乾坤與桑

何相關乎東坡硯蓋銘曰研猶有石峴更無山姜女既

去孟子不還簡妙勝多矣

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此桓玄時童謠上二句

桓字下二句言其敗死

雞碑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

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去月

字是已字酒未熟去水字是酉字後果以已酉日擒元

濟用修曰宋人有學慙鼠獄智乏雞碑之句正用此事

許長史贊

紫微王夫人贊許長史慎蕭邈真身內鏡外和曾參出

丹心同舟素系三遷來花方頭下四句離合思玄字  
思玄長史字也是真語

習字

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絕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  
辨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女白日行育空屠兒斫肉與  
秤同有人辨得賞金鍾越城王總曰乃一習字也 七脩

陶穀

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  
獨眠孤館 七脩

謬語

楚師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麥  
麴子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蟹  
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非  
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注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  
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  
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申叔視廢井而拯已申叔  
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又哀十三年吳申叔儀乞  
糴於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無矣蠡則有之若登首山  
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

方主穀癸北方主水按此乃後世謬語之始

拆字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  
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  
武伯宗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灾妖生故文反正為之此後世拆字之始

謎

古之所謂廣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玉篇謎字什  
云隱也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伍舉曼倩  
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說漸興  
有可喜略記一二以資雅淡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  
月共半邊一山又二山三山皆倒懸上有可耕之田下  
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持棋云彼亦不  
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  
於不死不生註書云大的不曾說小的小的常是說大  
的若要知得大底事須去仔細問小的日曆云都來一  
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冷中間非常熱 齊東野語  
程大昌曰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即伍舉東方朔謂之隱  
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即後世之謎也鮑照  
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仰流者垂綆取水而上之



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井字而四之則其爲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也凡謎皆倣此荆公舉一酒令云有客姓任名稔販金及錦關更止之曰任稔任入金錦禁忌又字謎云目字加兩點不得倣貴字貝字欠兩點不得作目字賀賓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十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圖字也章淵稿簡贊筆

東莞方孝卿俊善戲謔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

東字作

### 彙砢

古詩彙砢今何在山上復重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彙砢謂砢夫也山上出也大刀頭又石闕生口中砢還也破鏡上天半月形月初也又石闕生口中砢碑不得語砢悲也又梁簡文詩圍棋燒敗懊著子故依然國棋著子也燒又蘇長公蓮子壁開須見意意一飯何曾忘却匙時即黃絹幼婦之意澆水

### 鼎飯毳飯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 方言

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盤飯貢父大笑父之以簡招坡喫晶飯坡不復省憶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蘆菹鹽飯而已始悟貢父以三白相戲援匕箸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常具毳飯奉侍貢父雖知其為戲但不解毳飯所設何物迨往談論過半午不設食貢父饑甚索飯坡云少待如此再三坡答如故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蘆菹也毛飯也毛非毳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坡始命進抵暮乃去何氏語林

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以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退之用此語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如淮楚之間以十為枕音故白樂天有云綠浪東南西北水紅欄三百六十橋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為戲也又如呼孺為囡音呼父為郎罷此閩人語音也顧况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閨之詞曰因別郎罷必催血况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章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辭曰些一經屈宋採用後世遂

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鳩猶楚人之曰些也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用些語聞者無不拍掌胡荅溪云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佐音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詩話蔡寬天

史記越王鼫與音石餘索隱曰紀年名鹿郢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也

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朱子問呂成公相人偶出於何書呂答未見當考禮記周禮注璩讀如薄借茶之茶驥讀如旃僕之僕疏皆以為未聞

### 棹聲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棹聲齊人以相絞許為棹聲或云北海人以相激事為棹聲棹徒吊反楊伯品臆乘

### 步虛

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舡蓋嶺南謂水津為步故曾步即漁者施罾處舡步即眾人渡舡處楊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乙傳云之虛所賣之又

詩曰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滿少虛多曰虛不亦宜乎

### 蠻語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云蝦隅躍清池桓問蝦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蝦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續世說

### 夷語

譯者之稱見禮記云東方曰寄言傳記內外言語南方曰象言放象內外之言西方曰狄鞮鞮知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此方曰譯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皆謂此傳語之人以通其志今此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徯謂之蒲人去聲皆譯之名也癸辛雜識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為卿飲靖舉曰夜延設邏多盛臣拜洗賜受兩朝厥荷通情幹勒勳厚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祐聖壽鐵權俱可忒無主大笑遂為酣觴漢史有禁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真胡語也劉沆亦使虜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佳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劉貢父詩話

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王唐  
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捷為郡掾田恭譯其辭語  
輔今從事李陵與恭護送詣關遠夷樂德詩曰提官隗  
構大漢足治魏冒踰槽與天同譯劉平端旁莫支留不從  
徵衣隨旅聞風知唐桑艾奇異邪叱結綃多賜推潭僕  
遠甘美酒食拓拒蘇便昌樂局後仍離屈申僂讓龍洞蠻夷  
莫支度由無所陽雒僧麟願主莫穉角存子孫遠夷慕  
德詩曰僂讓皮尼所變且交陵悟日入繩動隨旅義  
路且使雒歸日聖德渡諾聖德魏菌度洗與入綜邪流  
藩冬多霜雪和雨那那夏多貌得瀟瀟寒溫菌補邪推多  
辟危歸險歷險莫受萬柳不遠術墨附德去俗仍路藥  
模慈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荒服外籍憐憐地  
阻蘇邪犁食肉莫礪五教罔譯傳微史譯是漢夜  
拒大漢安樂從優路仁歸仁雷折險龍調倫狼藏幢高山  
扶路側祿緣崖息落服淫發家理歷髭雒百宿捕菌  
毗父子懷懷梟匹漏匹梟傳言呼種人陵陽臣僕長  
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漢東  
灑水燕談載契丹產大鼠曰毗狸形類犬鼠而足短其  
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  
北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蓋

極珍重之也浮休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  
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  
犬鼠畏日為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為  
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足裂密賜十叱  
狸蓋亦竹猶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野諺  
元立怯里馬赤蓋譯史也以通華夷言語文字世祖嘗  
問孔子何如人或應之曰是天的怯里馬赤世祖深善  
之  
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  
支替戾岡僕谷勿秀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  
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勿秀當促也此言軍出促得劉曜  
也東坡和柳子玉詩燭燼已殘終夜刻槐花還似昔年  
忙佛圖  
對體  
沈吟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錦袍笏未復牙緋子美  
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飲子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  
也東坡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  
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  
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

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雉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為假對子美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詩話

### 歇後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從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詭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傳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葉少蘊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劔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損三尺

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漢高帝紀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無劔字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又曰丁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兩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何為物哉詩話

### 詩體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緘緘婁婁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閑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還喁喁魚聞萍落落月經宿閑閑樹牆垣嘽嘽架庫廐參參削劔戟埃埃銜瑩瑩秀敷敷花披萼開開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憚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遊體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闌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掩耳係再改者

唐徐彥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鷗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後進效之爲遊體朝野僉載

敘事

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下丙云適有走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爲歐陽公事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游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按莊七年夏四月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公羊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以此證彼當以乙言及歐公爲長

七側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七變入白米出甲書一月普見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離桂飛鬚垂纖羅文選梨花梅花參差開詩有客有客字子美杜

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逗韻止與殆逗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超曰何馳三條皆八字四韻八士四句亦皆逗韻也

三句換韻

李斯太山刻文三句一易韻祖老子老子云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逮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皆三句一易韻

迴紋

會昌中遷將張揆防邊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請閱進曰睽違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粧開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線先無淚拂杆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行客早還鄉此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盧氏母天寶迴紋詩相類

詩藏姓名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  
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  
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  
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  
則為樵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類  
巖嶽負郭射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  
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  
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為  
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  
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  
佳製也

詩藏藥名

太常少卿陳亞滑稽之雄也嘗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  
近軒窓半夏涼恭怕臘寒呵手下水蠟春煖縮紗裁贈  
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熬作葫蘆已嘗曰布  
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還延胡索人此句可贈游謁窮措  
大亞與章郇公友善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旋  
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孤寒  
藥何相誤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嘗作閨情生查

子三首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難足字字苦參商故  
極即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  
未回鄉曲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風生砌罷扇儘從容  
半下紗廚睡起來閑坐此庭中滴盡珠淚為念壻辛  
勤去折蟾宮桂三曰浪蕩去來未踰花頻換可惜石  
榴裙蘭麝香銷半琵琶閑後理相思必撥朱絃斷擬續  
斷來絃待這冤家看

姓名戲

陳亞自為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  
全沒肚腸外面強生稜角

麥是何姓

實處尚書於省中見參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  
曰實之與麥相去幾何時以為的對芝田

劉放嘗戲王覲云公何故見賣玉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王曜軒邁嘗調劉後村克莊云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  
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答之曰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  
二十年後何其不遇齊東野語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其人眇小而好作為  
詩多不平之語莆田林叔予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  
嘲之賦有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

劉義一點之墨詩有云身分交兩院風使十橫斜  
元無分人前強出此形容甚妙

### 雅戲

韓莊敏公績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以小合幅紙書王  
女二字送去莊敏不樂明日相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  
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怪耶取筆添女字三點水相與一  
笑蓋詩中玉女但音發作汝也前輩亦雅戲若此韓元吉洞

陰舊詩

梁周舍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及嗜好子野云從來  
朱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座皆為絕倒

東坡詩集

卷之三

七

侍郎凌策其父曾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

滑稽命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街恨云

呂嘉問字望之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荆

公惑黨人之說曾反罷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攽性

滑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

狂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門

下焉得無魚筆吏部舡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出將母

命答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客先期都為學士

寄空閑話

太祖微行里市間入酒坊遇一國子生與之對席問其

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重水重

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

舉翼几小木命坐賦詩詩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

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

明日忽召主入謁生惶恐謝罪帝曰爾欲登臺端乎遂

命為按察使野聞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稱

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罪因唱

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子又何曾守

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曾音字汝之不學明矣

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

俗皆如字呼而屈到屈原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

慙釋遣之玉露

### 鵲蚌詩

有二生失杯酒之歡相訟於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之

事鵲蚌相持雖欲自釋不可得已縣令曰二生即以鵲

蚌相持為題若善吾為二生居間二生遂為聯句云老

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身離海底朱顏損脚

傍灘頭翠羽殘開口只因開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

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潛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為之



解蓋二生才士偶以小嫌相訟即有因而為構者故云  
云二生失其姓名

### 詠尹字

京兆尹訪蘇環既去環令男頌詠尹字乃詠曰丑雖有  
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  
環草書難其人誰可環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頌為文甚  
速可備使令授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明皇  
雜錄

### 小名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  
奴今正熟肯效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

方悟之詩劉貢父

### 聯句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為乎中露蓋泥  
中中露衛之邑名劉向以謂此詩二人所作則一在泥  
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也泊宅編

### 對語

東皐雜錄載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  
貢父即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程史  
則言東坡出使以四詩風雅頌對三才天地人又言或  
出三才天地人與東坡東坡對以四德元亨利或曰貞

字若何東坡起曰聖諱更妙

吾吳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於舅氏一小女使送  
王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如手為拏此後  
莫拏奴手王即對曰人言是信從今母信人言

五行水火木金土四位公侯伯子男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為句云郭鄭鄭東東野  
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

韶人有章君陳陳君章如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  
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  
八敗有山子馬之名父之人對曰

錢衡水盜水衡錢衡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

有盜也詩劉貢父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如置器  
則安危則危齊東野語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  
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

死而後已江都幾云上句楊大年酒  
令下句董宗旦對侯鯖錄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不啻若即其口出龍將角聰謂其不足於取

歟義經六子良異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夏秋冬  
張良借筋前壽恨不食食其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

昇昇頃之園○妙法法果寺金鑰金剛中和樂樓銀杓銀甕○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天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朝登箕子之臺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宋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時范文虎爲殿師孫虎臣爲步師有人對云龍飛策士狀元

賢元龍虎帳得人殺師虎師虎

謝逸先生嘗對易云楊柳花飛平地土滾將春去張

洲先生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

陸式齋先生一日與張給事宴投壺中耳給事曰信是

陸兵曹開手便中帖木耳式齋答云可惜張給事閑

嘗學磨兜堅給事有慚色

解大紳爲諸生時遊青樓伎奉茶進曰一盞清茶解

解元之渴大紳無以對又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

六律烟鎖池塘柳從來無的對

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遙呖楊東里集人從

門內門公向水邊公又問昔有善爲是者紅荷花白荷

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

浣水續談載古對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是爲

馮婦也無若宋人然死矣盆成括孝哉閔子騫晏元獻

曰無可奈何花落去王琪曰似曾相識燕歸來中書出

對水底月如天上月楊文公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王丞

相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曰月如無憾月長圓唐

詩二十四考中書令王平甫曰萬八千戶冠軍侯王荆

公集江州司馬青衫濕蔡天啓曰梨園子弟白髮新

胡蒙溪父九歲時其父槐堂先生出對云鶯梭燕剪織

成金谷錦千機對曰鯉尺魚刀裁出吳江羅萬里

李昇既畜異志雪天大會出一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

起宋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徐融意欲挫之遽曰

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收融投之江五代史補

漁隱叢語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

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

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胡蘆錯曰錯胡蘆

劉貢父曰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今人以絲管謳歌爲

令即白傳所謂醉翻欄杆拋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

爲令即公所謂令徵前事爲是也徵

黃曾直劉莘老同在館中曾直頗洽珍味劉北人性樸  
厚常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  
離合成字一人曰戊丁成皿盛或云王白珀石碧或云  
里予野土野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奉  
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其聲大似蒸餅之語坐皆笑  
岳公正與夏公頃飲出酒令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  
諺語二句證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入上侍一大  
人所謂有福之人入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  
有五人旁列衆小入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  
短始信人中更有人畜德錄

### 竿詩

近峯聞略竿戰詩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  
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相  
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  
仲赴鎮日曹西士賦詩又按鐘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  
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 制科題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趙  
竟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  
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以唐虞三代

爲對遂無一人合者見沈氏  
高簡

### 聲價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  
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楊子雲作太  
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竝肩故賤其言也若生  
周世則爲金匱矣晉書曹志植之子也武帝問六代論  
是卿先王作耶志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案錄無此以  
臣所聞是臣族父問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  
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已有此卿既證明可無復疑世  
說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  
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

張華華曰

此二京可三

然君名

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序於是  
先相訾者莫不斂衽述讚焉語林孫興公作永嘉郡人  
甚輕之桓公後遣傳教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  
有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夫文章定價本  
自明白而時世耳目不足取信如此士君子中蘊內晦  
難出而未試者欲以求知皮相之士豈不難哉餘冬錄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  
李衛公問對阮逸偽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偽  
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

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

朱子云

廬山隱者李潛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言得之廬山一異人或曰即許堅也朱晦翁曰麻衣易湘陰主簿戴師愈作托之麻衣凡四十二章

張子賢云何子楚遠作春渚紀聞云樹萱錄乃劉燾無言作然唐書藝文志小說類有此名此事所載諸事近於寓言而諸篇詩句皆佳絕蓋唐人之善詩者為之如江聲兼小雨暝色入啼猿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紅樓醉秋色碧溪彈夜弦網斷蛛猶織梁空燕不歸等句我梁集編卷之三十五

皆驚絕非近人所能也

香奩集和魯公凝之辭也後嫁其名於韓偓和在政府避議論故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自為游藝集序云子香奩集金集不行於世

長安有慶虬之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西京雜記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稱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

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祭六代亦言曹植西陽樓九錫文潘元茂作六代論曹元首作

傳奇

書坊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漢小王蔡伯喈揚六使廣文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富而人有之好事者同目為女通鑑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嘗攷呂文穆公微時渴睡漢鍾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從而飾之曰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

我梁集編卷之三十五

主

主

云云又嘗有鸚鵡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如此今檣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內時噫豈其然乎

水東

日記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太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警曰客舉曰桃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此乃一渴睡漢爾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歸田錄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升蒙正出之

頗淪躋窘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升庵

按神記董永東漢未人性孝貸主人萬錢葬父許身為奴道遇一女求為妻同造主人織繅三百一月而畢辭永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文術數之學後乃訛仲為仲舒杜光庭錄異記載蔡州西北平輿縣界有仙女墓即仲舒為追葬衣冠之所謂仲舒既長追思其母因築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母是天女人間無墓恐藏神符靈藥陰陽秘訣于此宗權往發掘之即時雨注不止施工不得今傳奇亦以仲舒為永之子

魏代雜錄

卷之五

宋

天女所生天女嫁永事本虛誕而仲舒為永子尤妄縹絲井在廣陵之秦州西溪鎮仙女墓又在蔡州則今之海寧府仲舒廣川人則今之河間府景州其地董永于乘人則今之青州府博興縣既誣天孫又誣大儒不可不辨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傳奇作名從簡蔡興宗五代宋人傳奇作蔡襄文傳奇雖為戲事然使初學小生習見稜聞誤亦不淺嘗讀宋史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不比大范老子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然仲淹乃為雍作墓志云諱雍字伯淳蜀人也則雍豈仲淹之

父及富鄭公作文正墓志云父名壻為錢俶掌書記史傳之訛且如此傳奇又不足責矣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俊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

鶴林玉露亦宋人所撰亦謂京父商也述買妾事甚悉且云京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此猶理之

魏代雜錄

卷之五

宋

所有者至謂讀書滿山僧舍為僧訴烹犬於縣縣令命作偷狗賦則誣京甚矣梁谿漫志亦載烹狗事為滕達道作不言京也賦云僧既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辰羞園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陶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却佳也云古人云見兔而顧犬未為晚榮傳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兔耶蓋出此余謂天問實有顧兔在腹之句

癖好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僮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古銅器將

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奇之癖一見喜甚乃相與估其直而兩易之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嘗曰易此歸餓如何食得其人曰他換我書去餓時也如何食得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清話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水法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宋榮咨道嘗以錢三百萬買盧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印書

揮塵錄載母昭裔時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陸文裕公曰此與馮道印板之日不知孰為先後石林燕語載書傳雕板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玘詩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已有之矣河汾燕閒錄載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在隋已然

姑蘇張鼎思簪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養父校

視肉

危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所謂視肉者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書如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子今亦不見

聶政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主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政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

之琴政授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為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為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剝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脉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為一者附會審矣筆叢

### 和親

周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周時與翟和親則取其女漢時與匈奴和親則以長公主妻之二者未知孰為得失也

### 鄭衛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傳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廢莊公未必肯以其女行詐也漢使公主嫁單于實自此事始鄭欲圖之漢欲餌之

衛武公和年九十五猶欲國人儆戒作抑戒以自儆謂

之睿聖乃衛世家載其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釐侯死以其賂賂士襲攻太子恭伯於墓上恭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為衛侯殺兄代立豈睿聖之事太史公採雜說而記之不暇計其真偽也二武公事頗相類因併錄之

### 公孫弘

史記公孫弘元狩二年以善終於相位漢書弘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載考漢武故事上嘗輕服為微行公孫弘數諫弗從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已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雖不逮史魚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此亦孟堅所記而互異何也

### 息夫人

息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將妻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妾一死而已與其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例女此與左傳所記不同

### 功曹

劉貢父詩話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為功



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注云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

### 弄璋

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君弄麝之慶客視之掩口

### 杖杜

李林甫不識字杖杜為杖杜韋侍郎嘿不敢言蕭穎士作梅桃賦以譏之君子曰侍郎悲杖杜處士伐梅桃李林甫

### 伏臘

蕭吳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臘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臘侍郎乎

### 金根

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為銀

### 祗受

哲宗朝謝惇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惇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祗為祗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

獵侍郎今有祗授賢良

### 銀鐙

後漢書崔烈以銀鐙鎖銀鐙大鐙也今多訛作金銀之銀至有銀鐙三公脚刀撞僕射頭之句其傳訛習舛如此丹鉛錄

### 撐犁

玄晏春秋曰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是不識撐犁乃皇甫謐永叔代王狀元謝落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故臯屬文從自成於骹骹乃謂陸機得非別有據乎又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野客叢書

### 孟勞

顏氏家訓曰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季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捐惠蹲鴟元氏之世洛京

有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顧頤字頤當為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飄。漢書王莽贊云：紫色繩聲。餘分閏位。謂此偽亂。真爾。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繩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為酒也。撞桐乃成二字。並從手。撞都計。桐達孔。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為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為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泰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曆為確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為鄙朴。道聽途說。強事飾辭。呼徵實為周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楊都言去海郡。言食則糊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相祖述。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有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鄴下有一人詠樹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

信諸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象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

### 獻替

虞翻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氣尚暖。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世說新語

### 龍袖

閻闔尚有憲副云：龍袖嬌民為我。文皇帝白溝之役。

時事然。歐陽圭齋南詞中已有此語。想是元時方言。不知是何等也。

### 博戲

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寶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濔用陸著。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陸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

陸儼山曰：古之擣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棊亦不復見。元滕玉霄自叙少時以累棊。臘鳳為戲。不知所

謂臘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雖此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

### 車術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車術車心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夢溪筆談

### 著述

鷄林子曰祖士言深好奕棋云聊用忘憂耳王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小長王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嗚呼吾嘗有感於茲言今悠悠之徒一登仕籍即傲然自足見人著作轉相嗤笑動以蕭雅州恭為言恭見梁元帝居藩勤心著述厄酒未嘗妄進每語人曰下官歷觀人世多有不好懼樂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

名豈若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涉水肆意酣歌夫未能閑道軌述求名誠為可笑然與潦倒杯酒沉感樹枰浪度一生者亦自有間昔李琰之每休假之暇閉門讀書不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探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誦談此語不覺神爽

### 年號

柳元唐曆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天授元年三年四月戊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載初盡二年十月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曆無天授自永昌後便改載初唐曆延載之後有澄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也不知何為如此差誤

雅安志云雅州古碑填有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李異當壽仁甫為雅州太守從子日跋按後漢紀建武三十二年改為中元無建武字又按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此記與志合紀失之矣宋鄭公輯紀年通譜謂紀志係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帝紀傳寫脫誤故先定著建武中元

元年又謂流俗以帝紀為正久而未悟乃并列中元之號疑以傳疑鄭公之慎也然續漢志實司馬彪所撰鄭公謂俱出范氏則非矣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雖存鄭公說頗從帝紀止稱中元蓋袁宏後紀亦止稱中元不冠建武事無明證固宜從眾也若使此記早出則鄭公必不併列兩元溫公必不承范袁之誤矣歐陽永叔留意集古錄謂可正史傳缺候詎不信夫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

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碑石有二十九字

云永熹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

秉校官掾王幽宇珍儒時臨邛太守宇文紹奕表臣命

輦致郡齋俾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訂而跋之云此漢

隸無疑其曰蜀郡臨邛蓋漢因秦舊而弗易也其鄉里

則治葦不常不必深究曰公秉云者按百官表於爵之

級為第八言其得秉公家之車許氏子進說文表稱長

安槐生公秉是也其書爵於鄉里之下則知古人所謂

爵里刺先後如此其稱校官掾按韓延壽傳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則知其人嘗為學官之屬矣官爵

皆漢制惟永熹之號不見於史世猶疑之某以宋鄭公

紀年通譜攷之冲帝即位改元永嘉稱止一年而質帝

紀年通譜攷之冲帝即位改元永嘉稱止一年而質帝

立乃更本初熹之與嘉文字易貿亂一年而改見於他

文者少魯魚帝虎寧無訛謬非此刻出於今日而文字

初無少缺孰知冲帝永嘉之為永嘉也夫自古改元不

無所本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說文熹者悅也

從喜從心故劉寬碑書河東聞熹皆為聞喜取悅喜以

名元而冠以長久之義其太后之意歟或一時省文以

熹從喜如劉寬碑通借之類而後乃喜訛為嘉耳其後

和熹鄧太后以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故取以易名恐亦

必出此宋鄭公於延熹之元謂字說熹為火熾疑漢從

火德義若延其熹盛以冠元幾矣若施之熹平光熹則

又跋葦故其說又謂兼取有功安人之意似亦未為該

洽某謂熹之與熹古字通用如廣溪屬國侯夫人碑云

神宓設今萬姓熹與熹時期叶韻其字從火此其明證

安知熹平光熹與夫和熹不皆通為熹耶

年號始於漢武然三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

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亦明延

康康泰龍以開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清虛三

統經序有中皇之類則年號非自漢武始也然道家之

書亦未可盡信

尚

朱承爵曰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諺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尚右行尚西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為尊

尺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古以二歲半為一尺言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若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矣周尺准今八寸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四寸以長准今七尺五寸餘春秋風堂

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于公易之詞也公易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補

洪容齋云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惟文心雕龍云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禽滅劉守光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令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太祖

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曰卿何為不作露布對曰頃聞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私每哂之近雖得推醜虜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伐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是以是而言則用縑高懸久矣余按露布之名不過露板不封如露封之意楊升庵援引緯書謂武露布文露沈以解之則露為雨露之露謬悠甚矣學齋佔伴云露布人多言之不知其始春秋佐助期曰文露沈武露布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持重者人尚文文心雕龍曰布者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索隱曰戰克欲天下聞之乃版書獲捷之由不封之以明告中外自後魏以來乃書帛於漆竿名為露布後漢桓帝時地數震李雲乃露布上書桓溫北伐袁宏作露布洪适文章緣起乃謂曹洪伐馬超曹操作露布非也東漢鮑昱傳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則露布之來久矣學齋謂後魏以來名為露布未詳考也

端兩

今人謂帛一疋曰一端其實一疋古人謂之二端雜記曰納帛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十箇為束禮尚儉兩

兩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謂之疋又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然則稱帛一疋者當曰一兩今人以五斗為一斛其實一斛古人謂之十斗斛與石同義

容齋五筆引湘山野錄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疋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彛彛之義自可證見然攷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俱無其語按公羊傳束帛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按此說頗與余前謂疋為端之辨相合

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註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與此制異

### 織絲

織絲玉藻云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為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紵絲則又轉訛矣貯紵音宁非注也

### 子氈

北方毛毼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柔克貌書堯典云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 毛席

氈之異名曰毛毯毛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為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毼與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氈與細者謂之氈毼毼者施大牀之前小榻牀之上踴而登牀席上

###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為一秩矣司馬溫公作慶文路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容齋隨筆

###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疇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疇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疇曰丈一丈二之類亦有所本按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父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續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容齋隨筆

### 用數

今人戲言打十三初不知其所謂偶得一書言古人答法十三為最輕者此言似矣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輒輒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輟耕錄元人自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則答之輕者至七而止

李獻臣好為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關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遂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菜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觀此則十三信咎數也

渾不似

琵琶又名輦婆唐詩琵琶字皆作入聲音弱如斷腸猶繫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胡撥四

席上  
腐談

蘇幕遮

樂府有蘇幕遮乃高昌婦人所帶油帽高昌西域國西

州也傳疑

榆錢

後人榆美稱錢耳然亦有本盧縣畧有余榆山

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美諸瑕立市易化為金錢見酉陽雜俎

荷衣

紉芰荷以為衣隱者寓辭耳荷如何可為衣然三輔黃圖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南起桂臺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枝荷一莖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何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雜葉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脉治病官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咸嚼或剪拆以障日觀此則荷葉亦可為衣矣

白獸樽

蜀檮杌載李壁兄弟登科事有紅鸞扇白獸樽之句今考藏崇晉書元會設白獸樽於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熊獸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按禮曰白獸樽乃杜奉之道或亦不禪忌也

相

沈約白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祥究然無相凡單網旌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帳華相凡賦曰爰在葆章



世序其職辨凡候方必立準及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軍綱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進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旄是軍罕詩序曰齊侯田獵軍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至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舉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昂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軍罕前引畢方昂員因其象星經昂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畢者即軍綱也齊陳果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野客叢書

勾陳

勾陳不知何物宋仁宗祀六神以麒麟為勾陳又云勾陳天馬也又樂書云祝之色有五中畫黃幘五蚓也

黃帝以上德王有瑞五蚓虹其說尤曲備

飛騎

貞觀中據獵捷善騎射者謂之飛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馬從上游幸劉錄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禁約也周禮謂之楹音互○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 一方穗蓋覆馬脊馬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窮也蔡攸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夏 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但不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謹是其所謂

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王荆道逢太保廣平

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為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

雜俎一卷北使迎南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

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

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嶧山碑

嶧山碑云樂刻人多不曉師古謂以泗濱浮磬作者

粟馬

秣馬世多用西漢匈奴傳云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  
注云以粟秣馬蓋用詩駕鸞乘馬在廐之秣之秣  
粟也前書摘用粟字亦可又注云無事則委之以莖有  
事乃予之以穀若莖馬穀馬尤奇楊伯崑聽衆

枉渚

枉渚五臣汪枉謂曲渚也是今曲池之義楚辭九章云  
朝發枉渚兮夕宿於辰陽皆地名又小灣曰枉渚郭璞  
江賦曰回岐成枉渚云岐山岸曲處江水潮回曲成渚  
此又岐渚也

衢尊

明尊乘壺人皆用之淮南子云聖人之道循中衢而致  
尊耶注云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六尊為衢尊人絕  
未用晁無咎和東坡梅詩云一篇尚可三致意聽人酌  
去如衢尊蓋此也

雲族雲市

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  
李義山雪賦云飄蕩一從於月窟浙瀝合隨於雲市亦  
奇字臆衆

琴簪

唐書元結

傳載自澤詩曰能帶琴簪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辭保宗  
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簪音平聲與  
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作敝挺切諛蘇子美松江漁詩  
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况  
者旋來隨爾帶琴簪皆作平聲今韻畧不收此字能改聲受錄

尊羹鹽鼓

千里煎羹未下鹽鼓世多以談者謂尊羹未開鹽與鼓  
相調和非也蓋未字誤書為未未下乃地俗千里亦地  
名此二處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平江同南周話錄說甚異

雌黃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藥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有  
誤字以雌黃滅之為其與紙色相類故可否人文章謂  
之雌黃避齋問覽

騶唱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不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許人上馬處也  
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案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準朝  
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  
在朝得用騶唱而行軍則壯軍容之儀也在軍而乞從

新儀故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丞各給威儀  
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鞬音唱呼入殿程大昌

鷄口牛後

蘇秦說六國寧爲鷄口毋爲牛後一本寧爲鷄尸毋爲  
牛從尸主也似新但下云鷄口進食牛後出糞則不可  
解矣○考安延篤音義尸鷄中主從牛子顏之推以爲  
然

龍戶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鯁魚退之云  
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

傳更當詳攷之且質於傳古者五統○按程泰之曰退

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  
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爲畜  
被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  
印度人來三藩境邪退之與伏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  
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同赴上日衙集邪故  
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蚤賦曰此其身女好而頭馬首  
者歟周禮禁原蚕爲妨馬也今術家用姜蚤塗付馬盛  
馬極不能斲草則蚤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尊尊佛

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及中國之前其說已  
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齊斧

齊虞喜志林音側偕切凡師出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齊  
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齋斧伏虔注云易喪其資斧  
張宴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  
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茵蕭之義未詳太平  
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西漢

雞距

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距距

攤蒲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之下云  
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簾簾廣韻簾字下  
云符簾竹筴也來帛鋪謂剪裁之餘曰惋子惋一惟切  
註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柶池念切注火杖也李濟  
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  
未然

連峭

魏收有連峭難爲之語人多不知其義熙寧間文潞公  
以問蘇子容子容曰聞之云宋元憲云事見本經蓋梁

上小柱名取其有折勢之義耳乃就用此事作詩為謝  
云自知伯起難通峭不及淳于善滑稽而魏齊間以人  
有儀可喜者則謂之庸峭集韻曰庸平也奔模反同都  
反今造曲勢有曲折者謂之庸峭云二字與前義亦近  
似今京師指人有風措者亦謂之波峭雖轉為波豈亦  
此義耶按魏收一作溫子昇

### 牙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  
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間里少室山人索價  
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

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

稱駟會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  
書互為牙因訛為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為方千為撇非  
訛也若隱語爾劉貢父詩話

###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  
粥咄嗟而辨為誤以咄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  
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咄為嗟古今語言  
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  
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浩所謂咄嗟逼人蓋拒物之聲嗟

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

### 嗚呼

歐陽公傷五季之亂故作五代史序論則盡以嗚呼冠  
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亂故作詩於歌行間以嗚呼結  
其篇末如 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  
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  
意焉孫季昭示兒編我朝丘文莊公作史論必以嗚呼起之  
人遂稱為丘嗚呼聞之先人云

### 賣文

子美本賣文為活翻今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  
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  
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  
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  
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  
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  
為活段湛事

### 療疾

趙與時曰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問巷不經之

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俗言避瘡鬼必伏幽隙之地不然必畫易容貌

子美善鄭廣文嘗一化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瘡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間更有太宗拳毛獨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瘡雖和扁不能為也其自得如此

唐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諒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鬭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亦得愈其名藹然錄龍城馬子約曰張乖崖與傳逸人有舊誘之仕傳曰薦已足相許也遂止開寶中張與傳會于韓城終夕談話諸隣病瘡者皆不發故乖崖有詩云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癢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得薦相如傳每發家書必先夢故云其氏談錄云余外祖母文氏公之女也凡見路公必剪收云能愈瘡疾

原缺

以上原缺

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宋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欲弁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人三字印非復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可用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左一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李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論事緒

肅拜

朱晦庵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

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未詳考也。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也。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問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

環郭集

卷之三

七

誌載司馬溫公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同如此。賡退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九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于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古者男女皆跪。男

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為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為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為無據。然大觀北史周時。詔内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僂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野客叢書

### 三揖

人知禮有九拜而不知。又有三揖。周禮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異姓婚姻也。時揖。平推手。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善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緇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故妻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周禮人所誦習之書。然一問以孰為天揖。孰為土揖。時揖。則知者鮮矣。獨居數語。乃太戴禮子貢對將軍文子之詞。曰將軍文子者。引篇名耳。

### 跪坐

古者席地而坐。即今之跪也。故禮記稱跪皆曰坐。以愚意觀之。跪則兩膝用力。坐則臀近于肱。寶嬰行酒。故人避席。餘皆膝席。膝席者。兩膝跪而臀已起也。管寧坐久。惟兩膝着處穿。則久而着力者先斃。非膝席之謂也。

### 椅

古者席地而坐。未嘗有椅。至晉乃有繩床。即今上馬交

床之類此用椅之漸也

### 葉拱

張拱禮記室中不翔注行而張拱曰翔葉拱出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家語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注云兩手薄其心

### 斂衽

今婦人稱斂衽拜留侯世家酈生謂沛公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封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則斂衽二字原不為婦人言也

### 冠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豫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昌胤登天寶進士

### 巾幘

巾幘釋名巾謹也嘗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知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謂之

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謂僕隸為蒼頭漢書謂貧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巾幘以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內加冠巾故時人云莽禿幘施墨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綠帛為幘或作幅乞治反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節非為國容韻書弁缺四幅謂之幘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幘增韻碑蒼督曰幘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幘漢末名公士多委正服以幅巾為雅魏武始制幘成帝制使尚書八坐丞郎門下三省侍官委車白幅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幘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幘矣幘雖冠弁遺制去古益遠用巾幘為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降幘後稍作類題漢興續其類却探之施巾連題却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頰題續之以耳崇其巾為屋舍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古者冠制皆硬殼曰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僅以束髮冠下施幘



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魯縫掖居宋章甫亦從俗也

### 屨

屨爲履屨人註禪下曰屨復下曰爲說文無爲字爲本鵠字今借爲爲屨字也陸佃云爲通爲爲履之爲古人欲居如燕行不欲如鵠故借爲爲字所以爲行戒也然借爲爲作思反者蓋爲爲履也古今註以木著履下乾脂不畏泥濕故曰爲以是知爲履之下必再用木矣士喪禮夏葛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履爲各象其裳之色引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絢幼絢意純准素履白屨緇絢總純爵弁纁屨黑絢總純是也絢說文纏繩絢也玉藻註履頭飾也韵會狀如刀衣鼻在履頭言絢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一曰用絢一寸屈爲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貫總屨人註縫中紉也博雅紉條也純屨人註緣也言總必有絢純言絢必有總純三者相將則屨爲皆有絢總純矣凡絢總純皆一色又按屨人註爲有三等赤爲白爲黑爲赤爲爲上冕服之爲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爲青爲王后祭服之爲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

黑屨青飾天子諸侯吉事皆爲其餘服冕者爲再士爵弁纁屨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屨飾績也至若履者說文足所依也從尸從文從舟象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履能載人又草曰屨切未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屨按屨無別制說文屨屨也從履省婁聲居宇切鞬也徐曰鞬革履也爲韵會履也古今註以木置履下乾脂不畏泥濕故曰爲以是知爲爲履之異名也但有禪下復下用木之異耳古人爲履履至階必脫唯著鞬而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鞬履上殿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屨而入者也王喬入朝雙屨化鳧先至是脫屨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有席以著鞬爲宜况鞬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說履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屨坐則脫屨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亦必不脫屨矣夫降而脫屨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屨復升於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屨復升於坐也古人禮繁如此今何畧也

### 佩刀

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把

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  
刀直五 杜詩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其對雪詩云  
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  
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  
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  
焉

### 筆紙

馮鑑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紙皆未必然恬乃秦人  
而詩中已有彤管謂女史所載之筆又傳謂史載筆又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絕筆於獲麟又尚書中候云玄龜  
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又爾雅及說文云秦謂  
之筆楚謂之律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其來尚矣馬大  
年乃附會以爲簡牘之筆乃今竹筆非毫也至恬始用  
兔毫耳殊不知莊子有紙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  
矣竹筆豈可紙邪况崔豹古今注蒙恬之爲筆也柘木  
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亦非謂兔毛竹管也則八豈  
可謂兔毫起於恬邪此由說文秦謂之筆一字以誤之  
耳又如蔡倫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蹄書註  
謂赫蹄乃小紙也則紙已見於前漢亦非始於倫但二  
人取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不可也

碑估

###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廷  
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煙松煤夾和爲之所  
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濡耳自後有螺子墨  
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烟和  
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  
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  
然亦尚松烟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  
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  
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  
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  
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  
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  
韓詩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  
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爲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  
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

### 吹綸

用修謂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吹綸不知  
何物梁費昶詩金輦起遙步紅彩發吹綸據詩意思

婦人所執之物如煖扇之類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輪紅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簾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伎間通粉色葉裡映吹綸用修說如此竊疑費昶詩未見是說所執之物以紅輪暖簾證吹綸尤似牽強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註紈素也冰言鮮潔如水也釋名曰穀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據此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維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為衣而詩中容字為人妄改為庸又作庸榕蓋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縱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師古曰縱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 繡鬘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鬘注云繡鬘半臂也又云字書無鬘字當作極○按酉陽雜俎盜俠類有半練鬘之說

與繡鬘同一類也鬘疑半臂羽衣故字從影漢書作騶酉陽雜俎作鬘寫有繁省也古有此字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強改為極字又薛女都臨陣着絳袖兩當衫亦半臂也秋林伐山

### 紫標

南史義陽王昶傳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弘明集玄光辨惑論張魯絳帶盧循紫標南宋晉安王子勛傳子勛初櫻欲攻子業聞其已隕即解甲下標讀者多不知紫標為何物按晉書職官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標標以綰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盤中官紫標外官絳標蓋戰裙之絡繫也今畫明神將軍有之俗曰飄帶秋林伐山

### 漆器

新唐書襄州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庫路真漆器名也然義不可曉于頔傳襄有漆器為天下法頔驕蹇方帥不法者稱為襄樣節度舊唐書武德中改秦王下領三衛及庫真驅咥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

### 陶器

陶器始於堯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甕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

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蜜開  
奪得千峰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沈澹共嵇中散關遺杯  
則越陶又非始錢氏宋葉冥筆衡

### 屨器

莊子曰純朴不殘孰為犧樽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  
國語晉語曰受命於朝受服於社註服宜社之肉盛以  
屨器今松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皆屨殼也其上畫饗  
餐人物之形猶存屨器蓋屨殼也

### 甌火

荀子大略篇流火止於甌史流言止於智者註甌史皆  
器也楊子方言陳魏鄭宋之間謂塋為史甌史謂地之  
坳坎如甌史也漢舊儀額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  
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  
滛吏善驚小兒滛與甌通蓋傾側竅下之地遠塞之地  
有甌脫亦取竅下之義

### 著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犀兕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舞  
於圓池終亭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金腰褭  
走置錦屠蘇屠蘇菴也廣雅云屠蘇平屋也通俗文曰  
屋平曰屠蘇魏略云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

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菴名以名酒後人遂以  
屠蘇為酒名矣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又大  
冠亦曰屠蘇禮曰童子饋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  
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郭諺曰屠蘇郭目覆兩耳曾見  
喝兒作天子古樂府插腰銅匕首障目錦屠蘇或作屠蘇

### 流蘇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  
其始黃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棧皆後世  
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蓋樂器之飾前漢書禮樂志  
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鑄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宮懸  
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為幃帳之懸則自晉  
以後始也執打  
按西京雜記飛燕女弟居昭陽殿設九金龍甍九子金  
鈴五色流蘇帶以綠紋紫綬金銀花鐺每好風日幡花  
光影照耀一殿鈴鐺之聲驚動左右此流蘇亦是幃帳  
之飾似非始於晉以後也

### 琵琶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善才不知出處琵琶  
錄云元和中王芬曹保保有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習  
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其曹綱善為運撥若風雷

不長於提絃與奴則長於龍然下撥稍軟時人謂綱有  
右手與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運詩云  
撥撥絃絃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綱手  
揮向重運紅袖中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  
謝不能公不復強後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  
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  
過所望後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  
自從彬死世莫傳徐忠南中奏云筋竹長二丈許圍數  
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絃皮作  
琵琶絃竹作弩絃皆世所罕見也后山詩話承用歐公  
詩以皮爲絃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不知更有  
先於彬者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添  
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見五代史補後有段師亦能彈皮  
絃見西陽雜俎  
曾虎臣能改齋漫錄云彈琵琶妙在指撥硬杜彬琵琶  
如彈皮絃然若絲絃則斷矣歐公所以喻其妙也即四  
絃一聲如裂帛之意陸儼山以爲近之然段成式載段  
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質懷智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琵琶  
實有皮絃矣或謂古琵琶用鴟鷂肋作絃元楊瑞又記

畏吾兒人間世習銅絃曰余親見聞之弦有肋有鋼  
則可疑於皮也

鞭賣

楊用修云柳宗元鞭買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五  
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  
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  
價而立說也又顧況有露青竹鞭歌鮮于仲通正當年  
章仇無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聯灰煮蠟光爛然  
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  
之錢猶以爲少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  
爲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余讀  
杜陽雜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光  
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於興  
慶宮複壁間寶匣中得之嘆爲異物命聯蟬繡爲囊碧  
玉絲爲鞞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使回進瑞鞭一其文  
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畢具  
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賣  
貨及覽此鞭頗甚稱奇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  
知當時價又何如也

石林燕語載熙豐以後衣服詭異雖達官亦不免從俗鳳翔郿縣出緇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反以直茸爲之一緇有直十餘千者宋人之緇其卽唐人之鞞乎然鞞未害於用若緇圍三四寸而復繞腰六七反能不爲腰毒耶而爭相尚之風俗之移人如此當時惟劉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子弟雖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可謂不詭隨於世者矣

### 碑

漢碑多不著作碑人姓名而樊欽碑末獨書建安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匠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石爲一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鐫以一代貴臣文宗而親雕鐫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永其傳如此顏魯公書桓令家僮鐫之李北海書碑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黃鶴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瘦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 漢壽亭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連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

爲金競而訟於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字關羽嘗封漢壽亭侯人疑必羽物也遂留文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絕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雲谷雜記按人言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亭名非漢之壽亭也凡世傳壽亭侯者皆僞今漁人之印何以無漢字耶

### 碑誌

溫公論碑誌謂古人有大勲德勒銘鍾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藏使其人果賢則名聞昭顯豈待碑誌若其不賢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徒取譏矣碑猶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中自非開發莫之觀也蓋公深嫉諛墓而云然嘗思藏誌於壙恐古人亦有深意韓魏公四代祖葬於趙州五代祖葬於博野子孫避地遂忘所在魏公既貴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韓氏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蓋墓道之碑易致移徙使韓氏當時不納誌於壙則終無自而知矣故藉誌

以諛墓固不可若止書其姓名官職卿呈系以卒葬歲月而納諸墳觀韓公之事恐亦未可廢也

梁溪漫志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為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銘

古碑皆有圓孔碑者悲也初墓穿繩於孔以下棺乃古懸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今德政碑亦設圓孔

尚書故實

### 疑冢

元人詠曹操疑冢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冢我

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冢七十二必有一

冢藏若房陶南村曰此詩之鈇鉞也劉子曰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筆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哉

錄雪亭雜言

按前詩乃宋愈應時作見輟耕錄

### 鄧塚

姑山岩谷挺秀草木茂奇鄧仙客至延原四五代為師錫紫服洎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屍解詞人必為興詠忽有少年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

喬遊人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為文鄧氏之名因斯稍減

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 真娘墓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號為詩題於墓樹櫛比鱗臻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因書絕句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稍息筆矣詩曰武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 項羽冢

穀城西流泉西北入清水域西北三里項羽冢石碣猶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謂去縣十五里謬也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水經謂為非曾為楚守漢王以羽首示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穀城穀陽城二冢得非身首異處乎皇覽曰山陽鉅澤縣有肩髀冢黃帝殺蚩尤身首異處故別葬亦二冢也

### 紙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祭喪皆屏去予謂不然之生而致死之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



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寫錢亦明器也與金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途則可笑鼠

### 鋸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吳中太湖石所鑿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塋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復鋸耳黃嘿然松江錢尚書治墓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於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推

### 造第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剽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迫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謂真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州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 苦吟

孟浩然眉毫一作毛盡落裝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詩原

翻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元也龍鍾潦倒正如二合之音龍鍾切癘字潦倒切老字老羸癘疾即以龍鍾潦倒目之者正此義也湘素雜記龍鍾為字母龍靈連潦倒為字母潦靈連老書言此說與余言相傳以盡辭意相合而更有

### 潦倒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為僚倒宋武帝舉行止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醜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

### 黎明

東記呂后紀黎明黎曉也徐廣曰犁猶也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即未及天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程大昌

姑蘇張鼎思齊

橘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隋侯珠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明珠以報之盈徑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世稱隋侯珠焉隋侯名祝字元暢見百家風世傳莊子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武帝珠

漢武習水戰作明池釣魚綸絕而去夢魚求去其釣

明日帝藏於池見魚銜索為去之復遊於池一雙

志三輔黃圖載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似更詳

云

贈參珠

有玄鶴為弋人所射窮而歸贈參珠收養療治創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嚙珠以報參

張顥金印

常山張顥為梁相天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隨之墮地化為一圓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之印顥以聞上藏之秘府官至太尉後封忠孝侯

張氏傳鈞

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披懷而祝之曰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宋入吾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鈞焉遂寶之自此之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偶貨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竊鈞與之張既失鈞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賣鈞反張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鈞云

楊寶雀

後漢楊寶華陰人年七歲因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為螻蟻所困憐之因收於巾箱中採黃花飼之旬日瘡愈旦去暮立忽一朝變為黃水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為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為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為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為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為司空

毛寶龜

晉毛寶年十二歲戲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錢贖之放之江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後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首視之乃昔時所放

白蛇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捨去之意

### 黎景逸鵲

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居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餒之後隣有失布者誣景逸盜繫南康獄月餘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狀其日道上人喧傳赦至官司詰其由來云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此鵲也朝野僉載

### 玄馬昭猴

唐明皇時放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水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 酒工蠅昭之蠅

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筆頭逐之復來官疑有冤再閱出之董昭之救蠅江上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垣董遂得由穴而出勸善書

### 桃花犬

淳化中綿州貢羅紅犬嘗循於御榻前太宗不豫犬不

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見者隕涕參政李至作桃花大歌以寄史館末云赤麟白鳳且勿喜願君書此懲浮俗

### 陳魯鳥

陳魯福州人十五喪父廬于墓側有一黑鳥如鴛為鷹所搏投其懷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畜之里有富民得心氣疾求得是鳥肉魯不可曰始鳥之吾投也至固活之今以財棄之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毛羽成就乃以絲線結其羽縱之去鳥迴翔盤轉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父為山東尹坐誣謫成囚

### 陳魯鳥

### 陳魯鳥

喪其明魯往視之世父曰兒來意誠厚然此轄戎者嚴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不得歸矣勿勿與銀五兩乃誤持其竿僅五錢魯自念伯窮老不應再索遂行途中為人談命擇口賴以自濟行至仙霞關雪甚迷不知道腹又虛餓自分今夕死矣須臾有一黑鳥起於前嗚呼盤旋不已魯視之曰果吾所養當信我往如誤鳴繞吾身不誤者則直飛為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之行三十餘里夜向半始逢一舖噤不能言以手擊門者主人出疑為鬼物掖之入曰人也圍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曰福州有陳魯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

三棒魯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吾汝父之執某也因告  
以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鳥翅絲尚在共拜之  
固嘆天之恤義殆不薄也覽勝餘談

### 貞燕烈鷺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  
燈照鰥其雄驚墜猶食之雌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  
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巢生二卵疑  
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  
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湖  
漁人見鷺鷥交飛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  
中而死漁人悲其意爲弃羹不食人稱之曰烈鷺禽鳥  
微物乃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交於秦宮夫君  
已亡而息媯偷生於楚國何哉因賦二詩以愧不如鳥  
者貞燕誰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去年雄共棲今  
年雄不見深沈簾幙花隨風空梁獨宿思故雄何人並  
卧甍能月羅袂驚窺花影中烈鷺可悲雄已死雌依依  
寧同錢中燕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  
同所歸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雙槐歲抄○皇  
甫錄云昔人謂詩人於鴈曰孤燕曰雙而未嘗言孤燕  
者齊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獨自

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再雙飛此詩益寓意也

燕作巢避戍已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啣艾在其中燕  
即去見白樂天集顧况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啣泥  
其詩云燕燕于巢綴緝維戍與樂天所言不同余觀博  
物志燕避戍已蝠伏庚申其說舊矣恐况未之詳也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  
燕數千銜土投冢史書如此非志恠也以言禽鳥猶泉  
之人不如也

長安女子郭紹蘭適任宗賈於湘中數年不歸紹蘭親  
堂中有雙鷺戲於梁間長呼而語於鷺曰我聞鷺子自  
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數歲茂有音耗欲憑  
爾附書可乎言訖淚下鷺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  
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鷺遂飛於膝上蘭遂吟詩首  
云我婿去重湖臨窓泣血書殷勤憑鷺翼寄與薄情夫  
小書繫於足上鷺遂飛鳴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鷺  
飛鳴於頭上訝之鷺遂泊肩上有見有一小封書繫足聯  
而示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次午歸文士張說  
傳其事開元天寶遺事

### 哀猿

鄧文征涪陵見猿母抱子艾村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

寒瘡艾嘆息投弩水中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  
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踴號  
呼而死蕭氏子為作孝猿傳鄞江屬邑武平素產金絲  
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少置法當先以藥矢  
斃母母既中矢度不能免則以乳汁遍洒林葉間以飲  
其子然後墮地就死乃取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  
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此  
所謂獸狀而人心者乎

齊東野語

王濟曰猿稱通臂埤雅爾雅諸簡冊皆然或云臂通肩  
橫州捕猿入貢故事打捕皆南鄉人旬日村老一人來

宋王人

告三百餘人合圍得一小黑猿於獨嶺上若益人二百  
盡伐嶺木則猿可獲如其請三日後昇一猿至驗其形  
皆如諸簡冊所云但無通臂之說恐別有種詢諸土人  
云惟長臂者為猿其類雖多餘皆短臂蒼毛者為得謂  
之猿何嘗更有臂長逾此者余深然之著書之人何謬  
悞如此又有人云猿初生皆黑而稚至老毛色轉為黃  
潰去其勢即轉稚為雌遂與黑者交而孕此又諸簡策  
所不載又指揮使鄧某家有一猿面黑身白頂上有黑  
毛如指濶一綫直至脊有人云猿初生時黑百餘歲漸  
黃而為雌又數百歲方變為白其有黑毛自頂貫脊尤

異然則唐人詩有云黃猿領白兒亦謬矣初生之兒豈  
有白者

鏡手

范成大曰猿有三種金絲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  
黑金絲玉面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絲雌猿性不耐  
著地輒濕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

桂海虞衡志

###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而  
非其罪不堪拷掠誣伏獄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其祖  
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  
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乃復與食如

宋王人

此數十日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壁成大孔  
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以四節祀祠  
螻蛄於都衙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  
以祠之至今猶爾

### 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直決獄訟嘗養一雀每夕  
自更初有聲玉漏盡則急鳴裴呼為知更雀

### 雀兆

魏尚高帝時為太守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  
樹上附翼而鳴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

復官也有項詔還故官陳留舊傳

憑膏

舜葬蒼梧有鳥吐五色氣名曰憑膏啣土成墳積珠成龍拾遺

大鼈放生

宋傳慶中舍嘗得數鼈付厨婢臠之其一甚大婢不忍殺放之溝中踰年婢病疫煩熱將卒舁致外舍翌日見胃脅間皆青泥詢之云不知所自但熱差減耳家人伺之夜有大鼈自溝中被體以泥直登婢胃水之其病遂愈祖異志

報時猿

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庭前鞠躬而踦目為報時猿開元天寶遺事

胡孫報冤

有人畜一胡孫為飛下搏其子啄其腦食其髓胡孫哀鳴不食往厨中取肉戴頭上立中庭似有所伺迨巡焉來搏肉胡孫擘其翅齧腦食髓而斃之見者大快效堅開談

義鷹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正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子之中以去已而知其

非探巢之卒也噉巾來還乃徑復探巢之中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鳥之靈識如此攫巾固已異矣誤攫而復還而復攫尤異

鷓鴣

唐溫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輓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鷓鴣璋曰是必人探其鷓鴣而訴冤也命吏隨鷓鴣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鷓鴣尚憇樹下吏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鷓鴣者報之北夢錄言

鵠鵠

桓司空豁鎮荊時有參軍養一鵠鵠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名有主典人於鵠鵠前盜物鵠鵠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鵠鵠又言檢之有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患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原殺鵠鵠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之故極之於法今止五歲刑也明錄

公子鷓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鷓逐鷓鷓逃案下鷓去公子縱鷓出鷓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鷓避患歸無忌竟為鷓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鷓三百以奉公子欲殺恐無辜乃自按劍

至龍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鵲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見列士傳王充不信以為鵲有千萬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捕者折其頭也然天下事有感輒應者多矣人患誠不至耳董恢殺虎事亦類此豈盡不可信乎

### 孝鵲

天寶末長興沈氏畜一母鵲將死其雛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奠狀向天悲叫而死沈氏異之函二鵲埋之後因名孝鵲塚

### 鳩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水經殷芸云漢朝每正旦輒放雙鳩為此

### 鴉臺

光武北趨河朔失路得鴉引于馬前後因餉鴉建餉鴉臺在南陽府

### 烏亭

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烏焉

### 鷺亭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

### 鱸

楊震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益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春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 遊魚聽琴

伯牙鼓琴遊魚出聽今讀爾雅註作鱣魚然則長鼻者又有聽耳耶亦一異聞也

### 鴿

鳥之中惟鴿性最馴人家多愛畜之每放數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為人傳書晉人謂之飛奴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間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鴿墜逆旅主人屋上困甚主人將取其之見其足繫書一封裹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啟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畜德錄按飛奴張九齡故事也九齡少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係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



齡目之為飛奴見開元天寶

曲阜顏清甫嘗卧病幼子彈得一鵠於哨翎間得書一  
緘乃真定郭某寄其子曲阜令禹家書也時禹改平遠  
縣去鵠未及知盤桓尋覓遂遇害清甫責其子更取木  
匣函鵠候病稍愈直抵禹所致書與鵠且語其故禹咸  
然曰畜此鵠十七年矣凡有家書雖隔千里亦能傳致  
誠異禽也命瘞之以清甫長厚留之累日後禹知霍州  
召其長子國祥官之見百家風世傳

犬

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人無家問笑語  
大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  
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係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  
家得報還洛

鸚鵡

聞見錄載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於隴山愛而食之甚  
欽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  
堪鸚鵡遭閉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  
隴山者鸚鵡必於林間曰郎無恙幸寄聲幸寄聲又金  
時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有雙燕為巢土人欲捕之  
田曲全護一日飛止坐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時不去田

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此殆為留別言耶因作詩贈云  
幾年塞外歷崎危誰為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為  
暮投茅舍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  
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為鵲九繫  
其足後八年田為潞州判官此燕飛鳴公廨來止硯屏  
田諦視即前燕也鵲九尚在遂畫圖作序一時名人皆  
有詩賦嗚呼禽鳥微物一加愛養遂致不捨士之負義  
背恩曾二鳥之不如昔人歎古道益遠交情醜朝歡暮  
怨雲遷移因感而筆之七脩

蠅

符堅將赦與王猛符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  
文有大蒼蠅集於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  
告曰官今天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  
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  
大赦須臾不見堅等嘆曰其向蒼蠅乎

秦吉了

瀘南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五十萬  
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  
中遂不食而死萬花谷

羊

凡新羊入羣為羣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夫  
羊義獸也見猛虎不避羣羊爭死乃觸新附者何耶不  
輕合耳惟不輕合故能相許以死此所以有道者不輕  
定交一與之交後生死患難不相背棄故不得不難其  
始鷄林子

溪鷺

溪鷺五色尾有毛如船舵小於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  
無復毒氣故淮賦云溪鷺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  
勅邪逐害者故取以為服陳昭裕建州圖經曰溪鷺於  
水渚宿先若有勅令然亦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  
有式度今科官皆服溪鷺而揖獨尚左或取義於此

魚書

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  
得書怪之漢書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  
念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  
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驚望如其言初下  
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  
異不必信

雙鯉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  
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  
烹魚得書亦譬况之言耳非真也五臣及劉履謂古  
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罾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  
說夢耶丹鉛總錄

鴈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  
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杙以息氣力或云  
輸蘆以供稅李元薦曰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杙之說  
何秋來獨無耶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為避嘗考  
鴈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  
過南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  
此故投於鴈門關元薦此說似矣但鴈之南北非專以  
風鴈歸以二三月此時東風多而南風尚少且風亦無  
常南風盛時豈無一二北風之日使遇北風則銜蘆以  
助風力者且重自困矣○尸子云鴈銜蘆而捍網牛結  
陣以敵虎

鵠

今道家用符法禁咒不甚信之及讀稽顙賦謂鴟鵂禁咒其性甘帶能咒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舉起而行前卻如道士禹步則石防然而起斲木簣為禁法能為曲爪畫地為印則穴之巖自開飛輒以翼覆之今鼠竊用其印以發局鑰信然則天地間有正術必有邪術未可謂全無也子端林

### 蛛蜘蛛

酉陽雜俎載蛛蜘蛛大如車輪怪不之信及聞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鬪而龍為蛛絲所困後有大龍來焚其系蛛不能為遂為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鬪死友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間一夜為龍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湧數里舉家遭害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為怪也七修

### 虎

鐵圍山叢談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獸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離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

視猶大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曰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 長沙亭長

長沙居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山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于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神果如此則今之被縣召而急窮者不盡虎形即

### 李積

唐李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驛溪曲有虎躍出返入伏草中曰幾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入山谷間化為虎自是見冕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致水下此去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呼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今日吾倒行逆施耳儼曰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吾嘗私嬖婦其家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盡殺之而去此為恨耳儼上山未定見巨虎大吼聲震林木而去

### 牛哀李忠

莊子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錄異記涪州梓潼庭雍妹因盜古廟中物迷路數日身變為虎其前足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求見其母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不知所之又漁樵間話張君房好誌怪異嘗記一人劍州男子李忠者因病而化為虎云忠既病久其子市藥歸乃省其父忠視其子朵頤而淚出于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走而出與母弟友望聞其室旋聞哮吼之聲穴壁窺之乃真虎也

###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母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無德而壽則化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蓋耻其類而惡之述異記

### 譙本

蜀王孟昶時百姓譙本罵母忽然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昶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族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翌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大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為張大蟲至是有虎上城被誅即其驗也蜀稽

### 袁州僧

袁州山僧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頗克肖之乃近水之形體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但不能言一旦餓忽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思曰我本人也自為不善活變為虎今又殺僧以充腹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絕忽皮落如脫一裸僧也走於鄰境佛寺時圓超上人念其勤恭問爾習何法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具言為虎之事上人謂曰爾惡念為虎善心為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為虎虎不為人矣僧乃奉教高僧傳

### 龜人

博物志曰江漢有龜人能化為虎

### 說虎

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構一軒榜曰說虎予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燒然作聲則巍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無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雁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為之前導凡死於虎者

衣服中發皆別置於地非虎能使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饑則無果實皆啖不特獸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怕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石林燕語

### 董恢

董恢為不其令邑人為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者伏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後漢書

### 張侍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嘗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為人所見即怕人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張侍郎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刈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衙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餘參按

張侍郎與董恢事相類

### 裴曼

唐裴曼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令檢瑞應圖乃首耳也據是則世所聞見者皆彪大於彪者為首耳小於彪者方虎也此則埤雅爾雅諸書所不載七修

### 黃氏母

漢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伏盤水中久而不起變為龍婢驚走告比家人來龍轉入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猶在其首於是黃氏子世不食鱗又吳寶鼎元年六月丹陽宣騫母年八十矣亦目池浴化為龍兄弟四人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坑寫水其龍入水中遊戲一二日常延頸出望伺戶小開便自躍入于深淵遂不復還

### 杜氏婦

延平有杜氏兄弟三人各事農業寄三婦以養母子既出三婦輒詬諍相勝致姑飢餓不勝每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霹靂電光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大一豕人環視如堵西樵野記

### 史無畏

唐史無畏曹州人也。與張從真為友。本食窘困。從真家富。謂之曰。弟勤苦田園。日夕區區。奉假千緡。貸易他日。但歸吾本。無畏欣然。齎緡而歸。不數歲致富。而從真遭焚。生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不思千緡之報。可相濟。三百乎。無畏拒之。曰。若言有負。但執券來。從真恨怨。填臆。歸庭中焚香泣淚。詛之。言詞慷慨。聞者戰栗。午後東。西有片黑雲驟起。須臾注雨。雷電皆至。霹靂一震。無畏遽變為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經旬而死。刺史圖其事而奉奏焉。太平廣記

馬孝恭

琅邪代醉編 馬孝恭。豫章人。織薄為活。入南山化為虎。旬日又復成人。入山為虎矣。貞觀二十三年復為人身而終。陶朱新錄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八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九

姑蘇張鼎思齊父父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羸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晉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問方之。相牛者。殆絕。謂雞狗羸者。不復問之矣。劉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寧王方集賓客談話之際。常馬牙人曰。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坐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指其一曰。此千貫。後指其一曰。五百貫。王命如言付錢。馬僕上廐。賓客莫知測其價之懸殊。即共次訪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轡馳往來數四。笑謂座客曰。辯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牙人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復十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價之高下。為座客乃哂。

伯樂子

伯樂相馬經隆顛跌目蹄如累翅其子執馬經以求馬  
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累  
翅陳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為笑曰此馬好跳不堪  
御也所謂按圖索驥○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所謂  
馬即此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古詩天鹿辟邪眠  
莓苔○一角為天鹿兩角為辟邪漢靈帝脩南宮鑄天  
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路

伯翳

孔穎達曰周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  
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又地里志稱孝王云伯益  
知禽獸是知其言語也信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  
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益綜聲  
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益知禽鳥之言也

公冶長

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  
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穴樂天禽蟲詩序子非治長不  
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焦弱侯曰按治長辨鳥雀語  
云惜惜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續牛折尾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而用脩

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耳

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弱侯不知何據當其  
書耳然鳥語易解異於牛鳴馬嘶如不如歸去摘桑看  
火行不得也哥哥鳳皇不如我淫滑滑之類聲頗明似  
如今鸚鵡秦吉了皆能作人言可見其語相近也梅舜  
俞作四禽言四首東坡作五禽言五首我朝有秦璠東  
臬者作十禽言十首春暖花明之際百鳥間關靜聽之  
真與人言無二元末會稽張思廉有神雞童曲曰神雞  
童解雞語事詳陳鴻東城父老傳則古所未有也

詹何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  
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  
以布裹其蹄論衡

陽翁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  
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  
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  
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論衡

楊宣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



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部耆舊傳

### 管輅

安德令劉長仁聞管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

輅嘗至郭恩家聞飛鵲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携脫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雞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魏志

### 李南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亦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抱朴子

### 成武丁

成子為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眾人遣視信然桂陽朱賢蓋讚

### 張子信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因而墜子

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而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稱墜馬脚折遂免難北齊書

### 孫守榮

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為貢宋史

### 白龜年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雀啾啾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槽中料斲不可食時近清明將吏驅羊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太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守乃留羊一月餘果生子翰府名談

### 介氏秦仲魏尚

燕泉何先生曰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稱嵇叔夜以為無此乃先儒妄說則是茂先亦不信也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聲音會而訓之言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

承後漢書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為太史曉鳥語遼史  
太宗時宗室人名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  
此類不一而足豈皆妄說取成武丁吾柳人神仙傳載  
其在長沙異人授之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  
人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占  
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貽略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  
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著之書者矣不當全不信  
也○按解難語余已為難矣乃又有解蛇語如神速姑  
者更異○沈仲興曰人家呼雞則曰雞呼鷄則曰啊  
啊呼鴨則曰鴨呼豬則曰豬呼狗則曰狗呼牛則曰牛  
呼馬則曰馬呼人則曰人呼人則曰人呼人則曰人  
識畜音畜亦識人言矣噉哩等字以俗豈或有本

### 物靈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  
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瑤瑁輒閉口不食  
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戍已鵲巢知背太歲  
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鷄獨司晨鶴能警夜而  
已餘冬序錄  
段柯古曰曹丕著論於火布膝猶疑於蝦蟇蔡謨不  
識彭蠡劉緇悞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畧乎  
又曰蔡中郎以及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蜚為蟻蟻詩義

以蟲為螻蛄高誘以乾鵲為蟋蟀

### 物用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蛇鳥以其足獮以  
其鼻飛鳴者以口而嚙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蠕蠕以  
其背砂梭予一名例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  
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而  
水母即浦魚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股而駝驢又以借其  
蚤蚤須以借其狼走餘冬序錄

### 物生

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  
段成式云甲虫影伏羽虫體伏今螢伏於淵而卵於陸  
此思化也內典曰鶴影生螢思生顏榴稽生賦曰龜鼈  
伏乎其陰鷺鷥孕乎其口  
虫異賦鷺以目而取胎鶴以足而得孕猿雌於獼鼈雄  
在龜鶴之交以聲鶴之抱以影  
鷓鴣水鳥似鴉而黑一名鷓背曲如鉤食魚入喉則爛  
其骨主鯁及噎此鳥吐而生子神農書所謂鷓鴣不卵  
生口吐其雛獨為一異是也楊孚異物志云鷓鴣能沒  
於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既胎而又  
吐生多者生七八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

鳥而巢高木之上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鷓鴣為鳥鬼蜀人臨水居皆養此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杜甫詩云家家養鳥鬼是也雅

段成式曰鷓鴣抱蝦蟆聲抱今里俗聞蝦蟆春鳴謂之聒子

蝦蟆一名蟾蜍蟾蜍吐生酉陽雜俎曰蟾蜍無腸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脉蛤蜊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蚕以無胃而孕

鰻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趙辟公雜說云凡聒抱者鷓鴣鷓鴣也影抱者龜鼈也

有鰻鱧者以影漫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鬚鬚而生故謂之漫鱧也○今

鮪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海水聚沫所化龍亦勿生

思抱雄鳴上風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蚪龍

### 行屬鳴屬

考工記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外骨內骨却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胫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注雕琢刻鏤祭器外骨龜屬內骨鱗屬卻行蝘延之屬反行鱗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胫鳴

龜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蝘延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蛇

蟻動股屬胷鳴榮原屬易說卦離為蟻為蟬為龜注皆

云外骨此以繁有內緣故稱內骨蝘延曲蟻也能兩頭行是却行龜即蝦蟆也

胫項也精列爾雅蟋蟀螽蟻注云今促織也一名精列發皇爾雅蝻蟻郭云甲蟲也

大如虎豆綠色七月詩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

春箕長而青月長股股鳴者也楊雄云蛇醫或謂之榮

原又虫異賦蝘以胃鳴蜥蜴以胃鳴蓋因此經之注胃

鳴者賈馬作胃賈云靈蝘也干本又作骨云散尾屬也

散尾不知何物

### 物性

余嘗聞人與六畜血氣相同故其肉補人功逾藥餌然

血氣雖同而性亦自有相反者如鈎吻人食之斷腸羊

食之則肥蹄羊食之則死而人食之則可以療病木

鼈于犬食之則死而人以為治熱之劑菓食桑甚則革

黍鳩食之則好淫自兔食繫而便驅驢食蒼蘭而便熊

食鹽而死胡孫亦然獺食酒而斃猶食薄荷而醉虎食

狗而醉又鼠食礬石而死蠶食而不饑魚食巴菰而死

鼠食之而肥郭郡名錄載甘塘社有一水方丈堂深春

夏不竭旱則禱之應時雨下牛馬偕年飲之肥澤鷄鴨

鵝鴈飲之必死鄉民緣可以故旱號秘密泉五臟之性不同如此然則脾補脾胃補胃之說未必然也

### 類

六書攷類力遂切種各肖似也同氣自相求也列子曰  
賈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羅從願云類有二種其一則  
獸之出賈爰山者如狸而有髮其名曰臂類知列子之  
說其一則帶山之鳥如烏而五采其名曰奇類通作類  
從犬取種類相似惟犬為然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類以犬羣以羊今楷書作大草書作然取其便於結構  
失之遠矣

### 兔

舊傳兔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  
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  
兔脚撲榭雌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  
然則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詎曰子聖誰知  
鳥之雌雄是鳥之雌雄亦難辨者古者曰鳥月兔相傳  
已久傳曰月無光則鳥不現鳥不現則飛鳥隱竄漢元  
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無鳥而今世卜兔之  
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故說者  
謂天下之兔皆雌而顧兔為雄然無謂天下之鳥皆雌

而三足為雄者

禽經曰慈鳥反哺蓋鳥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反  
哺其母如其日數鳥知未然故所在人忌之而西南人  
事鳥為鬼亦以其先知也太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  
憎人者憎其儲胥言愛憎因人而遷如此羅願曰日中  
烏三足故說者以為烏三點者法三足然說文烏足似  
匕皆從匕無三足之義且烏皆鳥名從鳥之類豈必  
皆三足耶此與數馬足者類矣

### 馬肝

漢韓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注馬肝有毒食  
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  
爾以是後人遂為食馬留肝之說燕丹子載太子有千  
里馬荆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  
人者耶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公曰  
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然則馬肝有毒惟酒可以解之  
荆卿其有所恃也

### 鰕鮓

鰕鮓魚文班如席俗云煮之不熟食之必死饒州有吳  
生者夫婦和睦一旦醉歸投身牀上妻扶昇其足生足  
運動誤中妻之心胸蹶然而死生不知也遂為妻族所

識生親族懼初命到必有明刑為舉族之導因餉獄生  
鱸魚以啗之冀其獄中自斃如此數四竟無恙俄而  
會赦獲免還家之後仇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夫  
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為害固有命歟  
記夫人不可以枉死冥冥中固有默佑之也

象膽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能膽春在  
右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蛇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  
旬近心下旬近尾或云蛇蛇膽隨繫而應鱸魚膽春夏  
近下秋冬近上鼠膽在首或云鼠無膽獐亦無膽獐  
亦無膽

鳥鼠山

隴西首陽縣為鼠同穴山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地里記  
云不為牝牡未知孰是為名總鼠名鼯百粵潯州桂平  
縣有糖牛與蛇同穴牛嗜鹽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  
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見一劉世節曰甘肅志涼州  
有兀兒鼠者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州兒形若雀  
色灰白與兀兒鼠同穴所謂鳥鼠同穴者也然則兀兒  
鼠即鼯本州兒即鵪今其人亦不知為鼯與鵪矣

鼯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草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  
至於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為火浣  
布而火南雞亦食火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  
蛆其大如鰕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著儒門  
事親書云某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鉅破有一紅  
虫其走如飛其臂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鮮于伯機  
述北方古寺中鐵鍋聲如牛吼破出紅虫凡數百枚尤  
異丹陽人採碑於積石之下得自然圓石如拳破之有  
一蟲出於中似蟬蟬狀蠕蠕能動人不能熟識因棄之  
後有人語之曰人欲求富貴莫如得石中金蟬焉則  
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蟬也五色線

越啖駁

雲南越啖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  
莎索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啖駁見  
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脰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  
脰骨而生脰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餅肥  
腴最羹其皮宜作書褥見吳萊淵類集廣中溫煇鴨卵  
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煨鴨對西域骨種羊予謂不如草  
馬之尤奇也雙提歲抄

關鴨

馮延巳謁金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關鴨欄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關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又帝遣使求關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且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處作關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史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列橋觀關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傳祐喜養關鴨方未反狸斷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連牽誅死四十餘人則古處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關鴨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關為一窩至五十萬錢是鴨亦能關也

### 信天緣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澤之上有禽二種其類鵲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鵲奔走水間腐草泥沙啞啞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稟性不同如此余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國朝蘭廷瑞有詩荷錢荷帶綠江空啞鯉含鰓淺草中波上魚鴈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詩載群談採餘

### 批類鳥

唐盧延遜詩樹上詔批類鳥聽聞壁剝頭王牛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草聽批類元人送春詩批類穿林叫新綠韓致元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類伴啼鳥平明乍捲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轡轡批類蓋鳥名但不詳為何形狀耳或曰即鵲鳩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鷄俗名隔墻鷄

### 牙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文亦反十二獬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廌字合文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獬廌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文亦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文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史舊有獬豸冠單呼豸為可笑

### 恙

戴仲培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賤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

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呌人則病名曰德德恙也常入人  
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  
病為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或謂無憂病廣  
干祿書無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  
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  
於德下云德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德與恙為二字  
合一之神異經誕矣

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凉初吹蛤柳老半書蠹考嶺表錄  
異云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童牧牛聞田中有蛤鳴遂

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酋家蛤乃無蹤而穴中得

志

銅鼓其旁多鑄蛙鼃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嶺南  
詩即用嶺南事嶺南呼蝦蟆為蛤

石去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似草花南越志江淹石

去賦序石去一名紫臨蚌蛤類也按本草謂之石央明

圖經曰珠生南海石央明產出也王維送元中丞轉運

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去春升菴去字作蚌或作

蚌去音切

魴魚

魴魚即鰕婦魚也多膏以為燈照酒食則明照紡績則

暗佛經謂之饒燈云說文魴魚出樂浪潘國有兩乳葉  
子奇曰奔駟也名濁非魚非蛟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  
雌雄陰陽類人相傳鰕婦所化佛書謂之饒燈鳴瓊泛  
醉則明披緋辟纏則暗相亦有好逸而樂者以人乎

蛇足

朱翌曰畫蛇着足無用處為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記  
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為脊脇而行方朔射守宮曰  
謂之為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蝮蛇陶隱居  
注云蛇皆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酉陽雜  
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曲江老矣捕一蛇燒之

四足

志

四足垂出如鷄足狀以此知古人有未盡窮之事孟子  
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本草鰕鰻魚陶注云能緣  
木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脚能緣樹雜俎鰕魚能上樹  
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焉今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  
能抱成子爾

鬼車

楊脩曰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鷺帝鵠書謂  
之逆鵠夫子子夏見而歌之裴瑜注爾雅言鵠麋鵠是  
九頭鳥也小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  
其一首餘猶九首按夫子逆鵠歌曰逆毛鵠兮一身九



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

陸長源辨疑志九頭鳥又名渠逸鳥澤熙間李壽翁守

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每脰有頭其

一獨無而鮮血點滴每頭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

霍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拗折傷者癸未標志

鬼車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觸破身破家故一名九羅

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明崇儼厭勝書

### 肥遺

蜀機乾德中肥遺見紅樓辛寅遜王氏開國記以肥

遺為旱魃張唐英曰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

魃也按北山經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見

則其國大旱張華博物志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

見則大旱則言蛇者是

### 蜃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

曰此名為蜃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相東南

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柢又曰柢為鬼廷蜃西陽雜俎作弗廷

### 蚊

東坡曰湖州多蚊豹脚猶毒其詩云飛蚊猛捷如花鶯

又云風定軒窓飛豹脚湖之豹脚蚊著名久矣舊傳崇

王入侍壽王壽王以蚊問後赴宴因以小金合貯豹脚

數十枚進呈蓋不特著名且呈一覽蓋蚊乃水虫所化

澤國故應爾吳興獨江子滙無蚊舊傳馬自龍嘗泊舟

於此所致故錢信平望蚊詩云安得神僊術試為施康

濟使此平望村如吾江子滙渡淮蚊蚋猶甚高郵露筋

廟是也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洋多蚊使者按行以艾煙

薰之有一廳吏醉卧為蚊所啗而死世傳范文正詩云

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輕即其地也大河以北河水一

解如雲如煙若信安滄景之間夏月牛馬皆塗以泥否

則必為所斃然蚊亦不止水虫所化爾雅鴝鷃母一名

蚊母相傳此鳥能吐蚊陳藏器云其聲如人嘔吐每吐

輒出蚊一二升李肇唐史補稱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

吐蚊鳥夏夜吐蚊于叢葦間湖州猶甚又云端新州有

鳥類青鴉而嘴大常於池塘捕魚每一鳴則蚊群出其

口亦謂之吐蚊鳥又謂之鴝然以其羽為扇却可辟蚊

嶺南有蚊子木實如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實空塞

北有蚊母草其說亦然宇宙間物生之異有如此者豈

### 獨蚊

淮南子曰水蟲為蟪蛄子為蟪蛄為蟪蛄物之所為出

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今子子汗水中無足虫也



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門  
得兩頭虱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  
赤高一二尺名虱連草能去蟣虱有水竹葉如竹生水

中短小亦治虱

西陽雜俎

淮南子曰大厦既成燕雀相賀湯沐既具蟣虱相吊

呂晉伯云除蟣法吸北方之氣呵筆端書欽深淵默漆

五字置牀帳間即除此理不可曉然未試也

事載存除堂詩話

周公謹曰今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媼捫

身得蟣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

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陽夏斯河內韓

東坡志林

卷之五

東陽郡鄆猶口中蟣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

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蟣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

靡之齒牙為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稱則

野老嚼蟣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濡需者豕蟣也擇疏竄自以為廣宮大厦不知屠者之

一日與豕俱焦也

莊子

潭袁等州有沙蟣即毒虫鱗中蟣入沙人中之如針孔

粟粒不得術士禁之刺去肉即死

錄異記

東坡云竹蟣初如粉塗竹葉上久乃能動百十為曹元

非伏子

仇尤筆記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不見蟲之處禪乎逃乎深也匿乎

敗絮自以為吉宅也然炎丘火流焦城熾都群蟲動于

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蟲之處禪乎

王荆公入朝惡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

遊相鬚魯經御覽

墨客揮犀

齊江泌衣弊蟲多綿裹置壁間恐蟲饑死復置衣中後

終身無蟲

段柯古曰一夕會時妓王忌角炙見之色動因訪諸

妓所惡有蓬山忌金子忌蟲尤甚坐客乃竟微蟲拏

以擾之予戲撫其事作破蟲錄

東坡志林

退之流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風其間

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居躬巧奸敗群倫古本風作虱字

或引阮嗣宗處禪中為解非也按秦公孫鞅書斬令

篇云國以功授官子爵則治貧言寡以六虱授官子爵

則治煩言生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脩善曰孝弟曰誠

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蓋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

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

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虱勝其政也杜牧之云彼商鞅

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蟲官也可

以置之此退之之意也

嵇康與山濤曰性多躁爬搔不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  
上官三不堪也七不堪之一也

桓溫入關王猛詣之而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  
人溫異之本傳

卞士蔚居貧多病索寢敗絮採撿蚤虱日不替手自作傳序

查道養少居狼山寺躬事新米以給僧眾衲衣不洗以  
養蠶後仕至龍圖待制國老開談

無畏三藏言行龐易律師不悅常令宿於戶外律師中  
夜捫虱投床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伏子律師異之傳信記

余思蟲之爲物甚微然古人每每置之口頰以其近人  
而易喻也類書載蟲事頗略偶因曝背而紀之

魚釘魚帆

焉鯛有釘蟹有帆酉陽雜俎烏賊遇風則蚪前一鬚下

釘蟹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蟹帆蟹  
十二足殼可爲冠次于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

魚翅蛤翅

飛魚有翅蛤蜊以殼爲翅飛雜俎朗山浪水有魚長一  
尺能飛飛即凌空息歸渾底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爲翅

魚母

鮎魚凡諸魚欲產輒爲舐其腹世謂之泉魚之生母

鰮魚鮫魚

鰮魚其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  
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鮫魚魛子驚則入母  
腹中

猩猩

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白交趾血赭蜀色終  
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  
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罵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  
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儔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  
曰盍試嘗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沾濡竟醉

滑托

河州有禽名滑托狀如鵬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  
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  
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  
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墨客揮犀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鮮人罕用唐韓偓詩  
有鶯兒暖曉雌黃紫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文昌雜錄

桐花鳳

李贊皇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機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有名工繪於素扇戲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續茲鳥於珍筵動涼風於羅薦發長枝之清香掩短歌之孤轉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爲地畫人物花鳥於上此其遺製劉續霏雪錄云即東坡詞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唐僧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劉言史有題蜀客楊生江亭云乘絲蜀客涕沾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東

風日好可憐桐爲出花飛李之儀有院郎歸一詞詠倒掛云朱簾玉羽下蓬來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安排枝頭開未開竟欲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果知何處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爲異也

望帝

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未知思

蜀之先聲於人皇之際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盤後封其支庶於蜀始稱王者自名蚕叢後王曰杜宇號望帝荆人驚靈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見望帝立爲相

望帝自以德不如鰲靈禪位鰲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爲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是我望帝魂也

澤泉井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澤泉井井中三魚一金鱗一如常一半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俗傳高皇食鱸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逃此語固無根據信然已刻之魚而游冰不死亦可異也

海東青

海東青鷹之鷲猛者也燕子之弱能剪之獵者知其事元歐陽玄詞鷹房持獵回車駕卻道海青逢燕怕

鯢

莊子云北海有魚其名曰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人多以爲寓言然所謂鯢者蓋實有其物也釋氏書謂海中有魚其大如山背產大樹葉風鼓撼痛苦難喻元王文定公憚汎海錄云洋中之物莫巨於魚其背鬣轟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折不合者數日又山卷雜錄載至正癸卯有人自奴兒干來見其處有魚從海中過揚鬣露脊投南而行凡四日夜始盡其身則其大

又不止於千里而已正統辛酉春吾蘇之崇明一夕忽有魚頭閣海灘上長十餘丈儼如刀截夫一頭而其大若此則其體亦當百丈然以前數說觀之直小鮮耳

### 蛤蚧

段公路曰蛤蚧首如蟾蜍背淺綠色上有土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蠺蟻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常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錄

王濟曰

卷之九

蛤蚧

王濟曰醫家有名蛤蚧者乃一甲蟲狀類蜥蜴多生城垣串樓及人家牆壁間其物二者上下相呼牡聲蛤牝聲蚧累日情洽甚乃交兩相抱負有墮於地人往捕亦不覺以手分擘雖死不開入得之以搗藥草細纏定鍋中蒸過曝乾鍊為房中之藥甚取效尋常捕者不論牝牡皆可為醫獸方中之劑手鏡按蛤蚧二說不同似一物而所記有詳略也十二時尤異

### 翡翠

楚詞翡翠珠被爛齊光兮註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今人稱青羽者總曰翡翠除永賦夜月玲瓏翡翠帷

### 貓

貓目睛旦暮圓及午堅斂如線鼻端常冷惟夏至日煖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員有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者西陽雜俎

### 鸚鵡

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在籠中無因得知外事忽云昨暮不佳所忌出外華強呼之至庭果為飛鸚所攫僅而獲免商芸小志

### 胡桃之券

胡桃之券令鸚鵡夜鳴既瓦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東南

### 枝壁之書券字記置之於鸚鵡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

錄

瓦書契字置於牆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鳴也感應類從志

### 止風息潦

群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并白毛鵠左翼剪燒之搖鵠即風生揚犬即風止也三寒婦七孤兒令各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寡婦向地哭即雨止有大驗張華感志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九終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會稽馬邦良君遂父校

蔴菽

王伯厚曰陸機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蔴菽字書不見枏橙學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胡麻

沈存中曰胡麻直是今油麻張騫始使大宛得油麻種

亦謂之麻故以胡別之

謂漢麻為大麻筆抱朴子胡麻

葉名青囊圖經胡麻莖方者名巨勝一曰角八稜者巨

勝六稜四稜者名胡麻

蒲萄

蒲萄出大宛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

漢應劭曰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

經十歲不改漢使求蒲萄種歸天子種之離宮別館之

旁漢書無雷國列賓國皆有蒲萄酉陽雜俎云有黃白

黑三種

苜蓿

苜蓿生列賓國貳師伐宛將種歸中國西京雜記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茂陵人謂之連枝草

木棉

續博物志閩中多木棉植之數千株採其花紡為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以古為吉繆也霏雲錄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王叔詩紙錢灰出木棉花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黃蕊花片極厚近峯聞畧云棉花入中國自我朝始立文莊公記之詳

亦舊所云木棉即今之斑枝花也

棉花種為番使黃始所傳今廣中立祠祀之沈黃門炤曰番中有青紅白三

種今特傳其白者耳愚聞番中以貝葉寫經謂之貝葉

經葉有長二尺者此貝葉又不知生于何樹

諼草

焦弱侯曰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

樹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焉諼忘也背堂北也陸

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悞認背字亦悞

愚謂諼忘也忘字虛不作如今之諼草言焉得善忘之

草樹之而忘我憂乎言忘則憂亦在所忘之中耳士衡



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俱作虛字看而以歸別於憂耳背北堂也則面南庭除亦可作襟如襟江帶湖皆是假借字眼若如焦說則樹背為背上樹襟為背前如莊子柳生左腋可為一咲

羅願曰安得謾草言樹之背謾忘也言安得易忘之草樹之北堂使我觀之而忘憂也然世豈有此物也哉蓋亦極言其情說者因萱音之與諼同也遂命萱以為忘憂之草此亦諸儒附會之語也此說極有味使以謾為萱草也則樹之何難而云安得耶

糖漿

老學菴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中國本無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醒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耳蔗餒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餒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餒曰飴曰餒皆是堅凝可食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

訓糖學齋佔畢

西瓜

五代史胡嶠為蕭翰掌書記隨輸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因得西瓜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云以牛糞覆棚種之其大如斗丹鉛餘錄據此謂西瓜五代始入中國故本草不載文選浮其瓜于清泉蓋王瓜甜瓜耳洪忠宣松漠紀聞謂西瓜形如匾蒲而圓其腮類甜瓜子携以歸今禁園苑園皆有則又忠宣使金時始入中國也弇州危言云嶠蓋嘗之於陷虜之日而不能種之于中國其入中土則自靖康而後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種歸耳葉文莊水東日記又謂西瓜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陸文裕公曰葉子奇蓋誤以胡嶠之契丹作元耳神仙傳記青燈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紅似今之西瓜豈可謂古無耶彼交梨火棗之云難以盡信可也若魏劉禎瓜賦所云藍皮密裏素肌丹瓢者此何物也豈本一物而西種特佳故得名耶文裕此說似得之然胡邵陽洪忠宣一則云似東瓜一則云似匾蒲又似中國無此種也○陸機瓜賦東陵出于秦谷桂隴起于巫山據文抱綠披素懷丹此豈讓今之西瓜耶

橘

天寶中玄宗謂近臣曰江南之橘江北之枳地氣有殊

物性因變。朕近于宮中種梓子數株。至秋結實。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於是中書門下奏以為瑞。何子容曰。考工記。鸛鵒不踰濟。橋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晏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為枳。水土異也。天寶之橘。此亦天津橋杜鵑地。氣自北而南之驗。所以應末年之亂者也。惜當時臣僚不足以知此。愚案武后時九月梨花。進曰。此臣等調燮之罪。子容之說。正類此。然亦有難以盡泥者。如葡萄來自西夷。海棠出于海外。而近世所傳木棉西瓜。皆自外國得之。而徧于天下。未聞其化為異物也。揚州瓊花。錢塘亦曾植之。官中數橘。未足為瑞。亦未足為異。

### 荔枝

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唐書  
漢書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堯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按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帝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鄭傳

者亦斃于道。極為生民之害。又秘含南方草木狀。魏文帝詔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今歲貢焉。考此則荔枝之貢。始於漢武。罷於和帝。復於魏文。其為民害久矣。今人但知有貴妃耳。

### 瓊花

楊用脩曰。揚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新也。其花後姿。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傳子容詩云。此瑤如翠。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為王蕊王介甫名為瑤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茶。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簷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詩云。五色雲中紫鳳。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瓊瑤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香來處。惟見地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

知詩人詠物托言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採插盈路。仙女抑何多乎。

用修謂瓊花即梔子花。似未確。按齊東野語載瓊花惟揚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神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載還復敷榮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揚州志瓊花唐所植也。一名玉蕊。天下獨一株。故歐陽修作無雙亭以賞之。到元至正間枯死。七修類稿謂不惟瓊花不傳。而聚八仙亦不知何似。余觀今繡毬花乃八仙花所接。其色白而不香。瓊花豈即繡毬花而齊東野語所謂香色少異者耶。或此園廢時人取其孫枝接于他處。故花雖流傳而名不傳耳。若即瑛謂聚八仙亦不識何似則可笑矣。

### 蛺蝶花

迤西溪壑之間。有草如蘭。吐蕙。開花狀如蝴蝶。卸則隨風飄颺。直上為真蝶。知附於高木。仍為花。結子可啖。朱虹西南夷風上記

### 迷陽

國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鮮。

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胡應麟曰。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冒足。大可恠也。余時不解。爾足之義。讀此了然。

### 紅荳蔻

羅壁曰。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擇包之。擇拆花見。一穗數十。淡紅鮮研如桃花。花蓋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綴絡及剪采。變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花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如此目連理云。

### 塗林

陸機與弟書。張騫為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

### 蓼荷

郭相奎甫。偶問蓼荷能治蠱毒。因引本草注。蔣士先中妻家人以蓼荷葉布席下。忽大笑曰。毒我者張小也。蓼荷是何物。一時無以應。因憶楊用脩立文莊有說。尋考之。文莊群書抄方引柳子厚種白蓼荷詩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上者。其物色之是文莊亦不識為何物也。用脩引松江志載。急就章註云。即今耳。露考之本草。其形性正同。據柳詩註。蓼草宜也。堪為。

蘊誠與甘露相似但甘露一名玉環隨處皆有文雅何  
遽不識陳藏器謂蘊荷有二種一白一紅今甘露未見  
有紅者子厚詩紛敷碧樹陰眄眄心所親大氏生于陸  
地而好陰之物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檜之嘉草  
攻之註藥物其狀未聞宗惇引以注本草曰蘊荷嘉草  
也是蘊荷一名嘉草一名導莖其為甘露與否尚當考  
之

### 海棠

世謂海棠無香西蜀潼川府路所屬昌州而海棠獨香  
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露閣每花或二十  
餘葉香氣醲郁

櫻桃初無香退之有香隨翠籠之句竹與枇杷本無香  
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至太白又以柳為有  
香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荆公梅詩有云少陵為爾  
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昭示  
兒編

楊用修曰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  
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也而盧象詩  
云雲氣香流水

韻語陽秋云雪未嘗有香也而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

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拾遺記員嶠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于水色紅質虛  
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過則成香  
雨然則李盧二詩蓋本于此

### 金鹽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  
此作灰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煮石經  
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  
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  
久何不食石當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  
滿車

### 盧橘

用修曰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  
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然  
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為建安郡中  
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覆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  
此即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按說文載伊尹曰箕山  
之東青鳧之所冇盧橘焉夏熟也以此枇杷為盧橘升菴  
據上林賦枇杷然柿為辨誠是李太白詩盧橘為秦樹

杙出漢宮、並舉而言、益證其非、然吳錄所云、亦未為是、盧橘今廣西有之、另是一種、似橘而小、

### 火浣布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觔、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文絕、至魏初時、人疑有文、無實、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刻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竝以永示後世、景初二年、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於是刊滅此論、

王林曰、嘗見一標、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按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猪猡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州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為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為布也、野家○嘗考述異記、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生枝條、

至火生、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為薪、然之不燼、以其皮績之、為火浣布、此更明于搜神記、

傳子曰、長老說、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前佯爭酒失杯、偽怒、解衣燒之、熾然而熾、垢盡火滅、粲然潔白、水滌者同、又按火浣布、西南夷傳謂之火毳、

列子西戎獻周穆王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王會圖有貢閩采者、生火中、色黑而光、其堅若鐵、

原化記獸名、禍斗如犬、而食犬糞、復為犬、能毀屋宇、

### 返魂香

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一日僧自外歸、見鼎中二鶴、卵命還之、巢行者曰、卵已熟矣、僧曰、吾豈望其生、但免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供佛前、後有倭人入貢、適劉家河入寺、見佛前所供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有蓋造後殿觀音閣、則與之、倭請酬之以價五百金、僧遂與之、去後數年、倭人復來訪、前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曰、此返魂香也、焚之、

死人之魂復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客座新聞

十洲記聚窟州在西海中北接崑崙二六萬里洲有神鳥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曰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今可丸之名曰驚精香亦曰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震檀香或名神鳥精或名却死香武帝時月支國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付外庫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太半試取香燒之死未三月者皆活於是信知其神物也

### 石花

慈利縣武口寨石上有花如堆心牡丹枝葉繚繞雖精於畫者莫能及或以物擊破其花拂拭之其花復見

### 鐵樹

王濟手鏡載橫有指麾殷貫家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日楠質理細厚云此名鐵樹每遇丁卯年乃花其花四瓣紫白花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微有香氣

### 化石

建中閒道士馬自然指永康縣延真觀前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

### 中松皆化為石

陽泉在天餘山北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為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為石述異記

王治知南恩州其子蓋臣云海邊有石山背每蟹過之則化為石蛇亦然顧嶺海醯餘錄石蟹生於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蟬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置之几案能明目

新安有王喬洞洞之上有二木皆化石而復產枝葉與凡木類都元敬曰予見之大駭以為穹壤間之所未有使人謂予安能信今誠以語人人非予亦未必不以為妄也

回紇有川曰康干江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嫩然理節猶在世謂康干石白孔六帖

### 顏洞

姚江楊安世言監安府有顏洞三層下洞一龍二足捧頭鱗角眼爪悉備中洞獅象相峙口內白鷺青魚色相宛然而鍾鼓二石叩之聲切肖入深觀者半身面如傳檢唇若點珠上洞一僧一道蹕踞相視若漁樵問答狀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甚有生色又晉安進山玲瓏石樹二株一則絳幹紅花之桃一則青幹白花之李

觀安世所言使南潒見之當益詫矣

五穀樹

金陵有丞相府國初胡惟庸舊府也有樹名五穀樹一樹而兼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如其年麥熟則樹發麥葉其年黍熟則生黍葉五穀皆然聞之沈光祿觀頤云

榔梅

太和山有榔梅相傳真武折梅枝寄榔樹之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結後竟如其言今樹尚存

如何

顧凱之啓衆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

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

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百陽

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

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蘆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

甘卽此物也或曰此卽仙經所謂火棗

異草

舊語國人飲丹露云日初出有露如朱又有草食之不

睡號却睡草洞冥記

鳥奔國有草如芥葉食之能行空中號躡空草洞冥記

鍾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懷之卽夢

見名懷夢草洞冥記

祖洲有不死草出瓊田又名養神芝人已死三日者以

草覆之卽活採服之長生十洲記

瑤琨山有碧草草實如菱以釀酒一飲三旬不醒洞冥記

麒麟草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退耕傳

五代史載陷虜記又東行至襄潭有息雞草尤美而本

大馬食不過一本而飽

杜陽編元載造芸暉堂芸暉香草也出子蘭園香潔如

玉入土不朽為屑以塗壁故名之

杜陽編李輔國家夏則設迎涼草其色類碧幹若苦竹

葉細如松

開元遺事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細心勁有醉者過

其旁摘草嗅之立醒謂之醒醉草

指佞草堯朝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博物志按此卽

段成式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

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

必動葉如舞白孔六帖按此卽

扶海洲上有草名蔣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

食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東漢地理志

酒樹



遜損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而成酒

酒草  
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  
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酢谿水隨飲而醒潤寘記

醇和麥

晉明之國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此麥凌  
冬可袒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疏  
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比謂之

扶桑也扶竹之其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倫取嶠合之  
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竹吹之

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艸女相說交贈今竹有桃  
釵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思竹孟

郊詩曰竹嬋娟籠曉烟指此竹也又有苦竹黃苦青苦  
白苦紫苦孟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苦竹餘

山海經云衛於山丘南帝俊音竹林在焉大可為舟郭

璞注云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為船神異經云南方荒中  
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大

船又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三嶺見巨竹有三十

九節二丈餘南方草木狀云雲丘竹一節為船出扶南  
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石楠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玉花水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  
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  
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苦盆

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亦食而死見三秦  
記說文薇似藿菜之微者也又名苦盆項氏曰今之野  
豌豆苗也蜀謂之巢菜爾雅薇重水注草生於水濱而

枝葉垂于水者曰薇詩註金莖芽也

藕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峰頭王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始  
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關尹令喜傳老子曰

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有返生香逆水  
聞三千里又北齊脩文御覽有返生香一門專載此事

諸家註集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編古叢編

七尺棗三尺梨

北方有七尺棗南方有三尺梨人或見而食之即為地  
仙述異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腫有五花而自正脚生肉枕視繫宿根囊鄒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熱雄遍體瘳風冷調生側腸虛泄利須假草零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礬益食加觴須煎薑朴強筋健骨酒是從鱉駐色延年精蒸神錄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疫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謂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雌雄三葉為雄五葉為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自曬者正脚有肉枳者取莖宿根繫棍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草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逆行者搗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瘳風者側子附子傍作生者末冷酒服虛泄者搗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瘳塊者以硃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煨了酒服神效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從容并鱉魚作末以黃清酒圓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

治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七日以蜜丸服顏貌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甌中氣垢點少許於口中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容痛四筆

苦彌

何子容在陝食枸杞子粥事竣以餘惠陳進士某有朝進士某者博洽士謁苦彌乞少許答以無有胡笑曰適惠陳物取何曰苦彌佛書謂枸杞根本草地骨皮吾無地骨皮故無以應子胡甚服之餘冬序錄

雷丸

劉伯時常見准西士人楊緬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虫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過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而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始末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是疾而觀者甚眾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文昌雜錄

白錫

龐元英曰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任子為鯁所

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  
然後知錫能治魚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  
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魚鯁法以倒流水  
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及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  
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常試之甚驗

### 獼爪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  
治當用獼爪為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治之此二日肺虫  
上行也

### 斷腸草

太白集近吳刻稍刪其註然中有不可刪者甚多蓋徒  
省工費而去取非當若妄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  
腸草注引陶隱居士云斷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  
不可食食之斷腸今刪去矣河上指談

### 原蘇蛾末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官驗傷翌日引驗了無傷痕宰怪  
而吉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卦之火燒地上  
覺而疼痛盡消只有負脾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  
蘇蛾末傳之立止更云前方亦治癩撲後方又治金瘡

吹劍續錄

###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可候  
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皆  
化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  
於智智豈求於藥者耶吹劍續錄按益智即今之所謂龍眼  
也

有物狀如蝙蝠而大如雅遇夜則飛好食龍眼將熟時  
架木為臺於園至昏時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  
之微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為飛人谷溪蠻聚笑中載  
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坐蓐藉  
其皮則易產各飛生疑即飛倉也偽生為倉蓋聲相近  
云王清手鏡

### 蘭芷

荀子云蘭槐之根為芷蘭芷自是兩物又云蟹六跪而  
二螯蟹實八足不應言六跪荀卿楚人蘭芷蟹皆楚地  
所有著書者既借物以為喻當能辨物之形性不知何  
以致誤如此楚辭楚詞沅有芷兮汀有蘭分明二物

### 義竹

帝昀後苑有竹叢密笋不出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  
親當如此竹因為義竹開元天寶事

疏麻

蘇詩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南越志載疏麻大二園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乃佳菓也駱丞詩輕投木李以代疏麻

端葉

海陵人三綸女為鬼所憑自稱僊人馬字數十品名號形製不相犯諸僊所用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端葉落人間云天上有端木開花六出也謂綸為道非孺子不曉其義贈詩曰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寺云潮頭風浪壓山脚石蟠蛇

火前火後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採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音聲樹

都堂有古槐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號音聲樹

紫陽花

紫陽花僧植桂香紫可愛郡守白公名曰紫陽花

相思子

相思子生樹中如螺之狀中實類石馬大比豈粒好

藏置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試投中遂移動盤旋不已

霸薰

霸薰香草名見范子計然胡繩亦香草見楚詞

書帶草

三齊記曰鄭康成山下生草如大韭一葉赤餘土人名為康成書帶草

遠志小草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司馬有卿

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三稱謝

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

紫梢花

龍生二卵一為吉了上岸與鹿交或遺精枯槎

木蘭

草冬生不死者謂之宿莽即拔心草也屈原以木蘭去不死宿莽去心不死故取以自喻云朝搴之木蘭

代醉編卷之四十終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

編修注如  
藻家藏本

明張鼎思撰鼎思有琅邪曼衍已著錄是編乃其

自給事中謫滁州驛丞時雜鈔諸史百家之言臚

次成書名曰代醉編者歐陽修在滁州時有醉翁

亭鼎思適宦其地以著書代飲酒也其書體例龐

襍無所折衷考訂特借以消閒遣日而已

警語類抄八卷

〔明〕程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汪元

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警語類抄

八卷》提要

警語類抄序

書名儆語志覺世也世可以書覺  
乎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俚目苦與  
愚質厭繁代有作者無慮數百家  
畱一班於後人然雖有道文麗藻  
亦浩煩弗彙令人駭其簡忘其用  
也五都之市諸貨還陳命駕而遊  
之弗能盡賞其琚也今有衆白之  
狐彙而成裘則觀者皆識其美矣  
凡文所以傳者欲其人之習之也  
習之而弗能盡雖充棟焉奚益余  
是見信吾程公用意之勤且切也

治兵漳南之暇出其所類是編刻  
頒于閩惟閩則公之最提撕而警  
者也公絃歌在淞水澄清在東粵  
再起田間而煦煦吾郡鼓吹吾士  
民交與睹其熒燭衆庶仰其白日  
今廼布其是編示其下帷之所拾

卷一

記墻牖之所箴銘生平之所韋絃  
與其出而處處而出之所歷閱情  
僞險阻之所備嘗爲天下萬世休  
明盛事是故片言之撮括其太玄  
千古之迹亦累目前若夫九家爭  
馳於儒林鼎象圖物於窮山齊諧

侈怪於南冥不妨撫其名而傳其  
信抽其精而列其實也窮鄉可以  
無異曲學可以無辯俚俗可以無  
苦愚質可以無厭凡中材涉世之  
末流不可忘儆則不忘類抄是編  
矣余故憶公蒞吾泉巍然一師保

卷二

時領緒論瞻至範用可自儆而後  
乃今披是編于朝夕牀几數百里  
羨牆復如面命公之木鐸閩卽不  
佞寔首藉詔誨豈惟士民也蓋夫  
子之稱詩也曰可以興可以觀可  
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事君而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學求其益  
則三百篇可也凡文所以傳者亦  
欲有益於世也則是編也謂之註  
脚三百可也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脩年家治生黃國鼎頓首拜

卷四

書



警語類抄序

程信吾公之所纂述者也余曩在

都下得是書手披心賞曰卒業  
焉宛如入賓筵笙簫並奏八寶  
肆琳琅奪目矣茲

序

乙

公以治兵漳南之暇欲廣閩士之  
炙嗜重付剞劂而屬余為序余  
惟學士大夫誰不異立言以垂  
不朽迺一弛擔養高往往寄情  
觴咏山水之間徜徉勝槩留連  
光景如蘭亭香山諸君子亦止

以題記詩賦為樂一皆情高而韻遠未有杜門掃軌潛心纂述以附于作者之林即如虞卿之著書起于窮愁司馬之述史發于幽廢非不各成一家之言而無聊不平之抱亦輒於書乎見

之公以名御史按粵東風裁凜凜可畏愛辛卯之歲浩然乞歸歸幾十年以南洲真隱自命優游容與絕無窮愁憤鬱之感隨揚扝千古援昔證今將生平所手錄者彙成是書自心學理欲

以及于仙釋象形森然臚列今觀是編用以自鏡則常弦之佩也推以泚世則訂頑啓蒙之訓也以弘見聞則蓄德建事之資也搜奇采雋宛若粹裘刪繁掇要不異貫玉真可家置一通者

奚必藏名山以俟知已哉昔宋臨川撰世說新語儒者至謂之為一部喚話是編畧倣新語分類之例而其有闕古教恐臨川塗羹之戲未可同日而語余尤酷嗜書中所輯諸儒要語即視

聽言動肅我箴規良足為觸目  
警心之助因書以觀學回學以  
觀政則公之所至建樹固有本  
扎狀而心傳無與於糟粕得意  
可忘乎筌蹄翫是編者亦安得  
謂是書之足以盡公也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協理院事前左右僉都  
御史奉

勅巡撫湖廣等處提督軍務治生  
郭惟賢頓首拜譔



警語類抄序

易標多識貴以畜德書稱多聞時  
惟建事畜德所以建事也內聖外王  
之學也輒近乃棄名物而譚名理言  
惠者註脚六經索羣聖于宵幻昏  
冥之地言事者一以意見為功業而

警語類抄

秋毫無所據依老國三史盡塵閣矣  
學古入官之謂何不佞覽清江同年  
友信吾程公之警語類抄而美其  
學之合於古也公締歲嗜學幼書自立  
索謨詰以逮黃衣虞初輜車方言間  
參仙錄梵夾瑣言諧史靡不渙獵而

採茹之即古之倚相能讀國僑閱覽  
應奉五行安世三篋跡公旦莫伯仲  
耳仕而為神明宰為柱下史九據  
之有猷有為多士多藝應若轉丸  
倬若游刃既已登其淵源沈浸者而  
措諸經濟吐諸詠刻矣及冠惠文下

警語類抄

二

麾出守遂介然自解免杜門著書放  
志三徑自號曰南洲真隱云灌園餘  
暇度其縹緲而細繹整齊之而顛抄  
成矣其目自心性理欲以至家倫出處  
人情物象居室服食藝術仙釋幽怪  
紕牾為顛凡六十其述自經史以至子

雜諸家紀事纂言殆臚列矣首編理  
學載諸儒要語獨詳焉自公書出博  
物者資其綜覆扼掌者資其譚柄  
播藻者資其菁華而未窺公之深也  
蓋盈覆載間形色怪奇皆自性  
中來耳故學人博采詳說至後反約

警語類抄

三

止於渙性故曰知止在格物也公簪筆  
侍

明聖不可謂不遇矣直言吐氣已見  
豐城之劍采而鋒鏑所具割犀截象  
千里不留行者猶未覓厥用也胸中之  
硯石靡所發故發之乎著述而歛華

以就實涯萬流之奔放從恣者會于  
心海而醇乎醇乎泝濂洛而尋洙泗矣  
繇是乎處則濶身仕則澤物布之令  
茲垂之來禳又可以泐人于無盡矣其  
利不亦溥哉不佞奉

命佐臬來公桑梓每訪以清江之郊垌  
警語類抄

親炙晬範欲聆玄言則欣然忘遐藉  
以問政藉以考德不啻東海之蓋公也  
故實公之書而爲之序

毘陵年弟吳之鵬具草

警語類抄引

余髫時從先嚴遊婺州見齋中几  
上百家諸說總總私竊艷之然畏  
先嚴未敢時時窺也後南北奔馳  
卽懷之篋中漫然無次年來灌園  
稍暇檢閱舊業櫻輯遺書撮其膏

髓錄之壁間以備茲韋久且成帙  
不敢私附一見以溷作者而刪繁  
裁藻援古証今或可爲觸目警心  
之助故敢付之剞劂氏辟拾璠璣  
於玉屑珠價自在索統綺於裂繒  
花樣猶存未必非學海之一航也

嗟嗟負政測蠡匿管窺豹籍今讀  
九世書者觀之覆瓿之誚知不免  
矣夫

萬曆丁酉冬清江程達識

警語類抄後序

昔宋劉義慶氏宗檀弓爲世說而  
劉峻孝標疏釋之以行于世謨初  
讀其書以爲此特塵尾隱囊之餘  
屑耳後讀晉書乙其佳者則皆世  
說也夫以魏褚之史才貞觀主之  
裁定而不能廢臨川之書也而况  
乎發道德之藏抽理學之奧彙經  
濟之畧苞天地人物陰陽出沒之  
變若我

信翁先生之警語類抄者乎其爲  
書約而周該而覈條析而辨經史

百家稗官野乘無不蒐獵以得其精微如探龍者得珠而鱗鬣爪角可以盡棄皆

先生平生所手自鉛槧累共蹠千億而損之又損以至於此使承學之士披而誦之參苓著木各效其

警語類抄

二

功稻黍梁稷各呈其味疾者起饑者飽霍然果然無不鑿鑿焉可類而取也

先生苦心哉抑謨於是而知

先生覺世之心如醫師之砭疾如考翼之字子惻隱慈愛之心察之

疴癢貽之哲命夢寐懇篤惟懼其

有弗至焉嗟乎仁人君子之心固

如是夫夫今之賢士大夫筆華腹

笥比櫛而有然其高者不過與以

文章自鳴次則藻其輦輓而已若

先生者仁猷義問貫乎金石英風

警語類抄

三

直節炳乎丹青正色率下罔不衽

師言蓋東山一出而天下之人心

繫之矣伊摯曰天之生此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

民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今

以先生觀之其覺世之心如此其



切也保衡格天之業敬以此書卜  
之矣下吏謨謹拜書所志以附名  
于後而忘其僭越者則有  
先生之命在

警語類抄

四

萬曆戊午歲仲夏之吉屬吏延平  
府推官山陰周洪謨頓首拜書

警語類抄後序

居恒蒐究逞昔每慨登著作之壇  
而樹赤幟者亡慮數百家卽垂世  
抒心語非不人哆頤頰而安在其  
言言次骨哉夫與其連編系牘全  
收而失之浮蔓孰如薈其邃精之  
爲簡要也昔人謂瓦礫粃糠無非  
大道糟粕煨燼無非至教何況窮  
玄黃之撰闡陰陽之秘運妙識于  
蠹餘抽菁華于武庫寧詎不足蹈  
籍六季而鼓吹三都也者嘗持斯  
說以觀鴻文得

警語類抄

一

信翁先生之警語類抄不覺蹶然曰美哉何剴摯明瑩之若是大氏出自手眼勘其與交哲人情燭物理諸凡經傳子史稗官野乘之邃精者靡不彙纂剖訂色色臚列譚規濟則真規濟譚性學則真性學一經一緯宛然理矣一宮一商悠然音矣其仁義之言藹如而戛乎陳言之務去耶今取是集盥而誦之真令人心開意豁手舞足蹈辟如披沙獲金食稻梁者忽噉酥酪自爾怡怡悅口已蓋元標于是知

先生津筏氓萌之盛心也先生夙負重望東山一出當軸者晉以明刑之鉅任刑者劓也其大指歸于弼教先生端范正物欲刑期無刑又慮百家克棟顓蒙不知何物因討而簸之揚之夫明鏡舉則傾冠冕見義和照則曲影章警語行則愚侗覺大化標若秋雲而蕩若流水儻所謂明刑弼教者其在斯乎下吏元標昕夕飲冰自惟乏牖民孔易之術茲捧

先生鴻篇用以謹廩五內爲親民  
一助焉珠玉在側忘其形穢敬拜  
手書于末簡

屬下吏新安汪元標頓首書

警語類抄

四

警語類抄目錄

卷之一

心類

理類

欲類

視類

聽類

言類

動類

畏類

卷之二

學類

息類

量類

識類

容類

名類

命類

溺類

卷之三

警語類抄

目錄

家類

倫類

忍類

勤類

儉類

福類

年類

足類

卷之四

仕類

遇類

忠類

清類

仁類

正類

規類

逸類

卷之五

過類

嗜類

樂類

巧類

施類

報類

悔類	誕類	誦類
卷之六	文類	詩類
文類	俠類	書類
兵類	藝類	
術類		
卷之七	仙類	釋類
仙類	怪類	神類
怪類	隙類	紕類
卷之八	居類	食類
居類	服類	
警語類抄	目録	二
罷類	象類	形類

警語類抄凡例	一 是編選次從經史諸子書及諸名家文集野乘
小說摭奇咀華以備章弦	一 是編首理學故載諸儒要語獨詳至於僊釋及
天地鳥獸草木之名皆吾儒所當博識故凡一	切爲世所關鍵者悉錄
彙編各有條目而儉類附奢忠類附佞清類附	貪仁類附酷正類附諛樂類附憂巧類附拙則
各從其類以便觀覽	一 編輯隨當心處輒手抄疏記故世次先後錯綜
警語類抄凡例	一 編中或因一事而錄或因一言而錄或因微慝
毋論	互見而錄取節意也餘不暇論
一 每類或紀事實或紀詩詞視全文不無割裂惟	取便披閱故不繫錄
一 編中義從經史來者讀之自是神竦間有諧語	並收可爲鼓掌之資者要亦足爲警省之助
一 是編意重規勸然名文麗藻處雲蒸霞變大有	裨於舉子綦錄之
一 是編因名集每每盈庖卒難徧讀僻鄉俗儒尤	

難購借從簡便錄之

一編中多儒先格言故稱名稱字系以先生然亦有未及名稱者偶隨筆所記

一編成凡若干卷止藉先人遺書及行篋新購諸集嘗略記者耳目有限未免掛漏姑闕以俟  
一是編肇自弱冠時凡遇警語輒自手錄間或揭之壁間至壬辰春還我初服杜門校閱增廣舊聞臚列品目遂哀然成帙矣中間魯魚亥豕之誤願就一隅請正博雅

警語類抄

九例

二

警語類抄卷之一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

心類

程明道先生曰。心要在腔子裏。

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自家心性。原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少有污壞。便當敬以治之。

覺悟便是性。

警語類抄

卷一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人心不得有所繫。

先生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顯道。不覺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程伊川先生曰。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先生在經筵。聞上盥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曰。

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持國曰。道家有三位。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張橫渠先生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稽衆捨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

警語類抄

卷一

二

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楊龜山先生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

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司馬溫公平生用心。甚苦。每患無着心處。明道伊川嘗嘆未止一日。溫公謂明道某近日有個着心處。甚安。明道曰。何謂也。溫公曰。只有一個中字着心。於中甚覺安樂。明道舉似伊川。曰。司馬端明却只

是揀得好字。不如教他常把一串念珠。却似省力。試說與他。必不受也。又曰。着心只着在。是何

尹和靖先生初見伊川。一日有江南人鮑某守官西京。見伊川。問仁曰。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曰。愛人仁之事耳。先生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兩人能至。公便是仁。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謂私心乎。曰。然。朱晦庵先生曰。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

警語類抄

卷一

三

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出。分而聖賢所濫戒也。

大要只在求放心。其他工夫。總閑慢要湏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善惡。不難辨矣。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座意思。

陸象山先生曰。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

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楊慈湖先生曰。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放則惡。

薛敬齋先生曰。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踐履。皆自此進。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許魯齋曰。萬

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

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憤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胡敬齋先生曰。孟子求放心。不是捉住一個心來存。只是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

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覺得放心。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

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陳白沙先生曰。人心上容着一物。不得纔着一物。卽

有碍。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

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來體面。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矣。



王陽明先生曰。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禁以居之心就不放。

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須教他省察克治之功。無時可間。如去盜賊。須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名好貨等私意。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許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

警語類抄

卷一

六

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人得而見之可也。

歐南野先生曰。無自欺三字。是心學真訣。吾輩正坐自欺耳。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逐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不縛。孟子言良知。是指赤子之心。大學言致知。亦是完全赤子之心。吾輩旦晝所爲。多是悖亡。而徒想像心體。展轉話言。自欺莫甚歟。

羅念菴先生曰。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凝之尤難。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與極深研幾同功。半生口向此談。心終爲他分析。不耐堅苦。千古作聖。屈指可盡。要之神爲心役。心不自主。樂事趣外。雜習行之。宜其成者寡也。

鄒東廓先生曰。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舜爲師。則蹠然不敢當。以蹠爲歸。又蹠然不敢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剖剝深痼。聽者聳然。至於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支離葛藤。

警語類抄

卷一

七

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雷與子孫耕。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郡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飲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

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思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養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情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鋤法也。優游而最厭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躁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振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濔雨之日。治地至此斯可。

警語類抄

卷一

八

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槭棘爲美。橫認穉稗爲良。苗則惡種。日見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可思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

敖清江先生曰。樵談有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

義蒼子曰。道心與人心行至岐路。道心曰。東。人心曰。西。道心曰。東大而正。人心曰。西徑而捷。道心怒曰。咄我主也。小子居常欺我。汝卑陋貪污。踪迹詭異。使我不得堂堂爲君子。皆汝之過。儔衆之前。猶不我體貌耶。人心曰。嗟。君叱我者何耶。我與君常相依。非吳越比。我欲飲食。爲軀命也。匪我則死。我欲男女。爲綱常也。匪我則絕。我欲富貴。否則貧矣。我欲貴君。否則賤矣。我欲逸君。否則勞矣。我奚負於君。而君叱我也。君不能自主。而常外馳。其所爲表率者。毋乃實有所缺。吾小子時或僭裁。如同室之

警語類抄

卷一

九

人遠遊不歸。居者寧不處其堂而寢其室。亦奚罪焉。道心曰。今而後。吾與汝約。吾弗逐汝。汝須遵吾戒。許汝飲食。不許汝受嗜躐之食。許汝男女。不許汝淫非禮之色。許汝富貴。不許汝妄受不義之富貴。許汝安逸。不許汝厲人以自逸。如大將提兵百萬。批靡不受節。乃可。人心曰。誠得如是。小子之願也。但恐湏臾屋漏之間。無復見君面目耳。

理類

程明道先生曰。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彰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有一個義理義之與此

羅豫章先生曰理義之心人何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悖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

警語類抄

卷一

十

此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

謝上蔡先生曰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個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與

朱晦庵先生曰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

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終有異同便成嫌隙也

李延平先生曰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晁文元公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持柙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援湯卽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

王陽明先生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澹然

警語類抄

卷一

一

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氣清閒雍雍睦睦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義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覓便常做個羲皇已上人

或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

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于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于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陳白沙先生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無外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

警語類抄

卷一

十二

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秦只如一點浮雲過目此理包羅上下貫徹始終無分別無盡藏故也

胡敬齋先生曰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

教人博文便是入滋味處教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而後獲

○欲類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程明道先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沉溺只是所向便欲

程伊川先生曰根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

警語類抄

卷一

十三

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曾子之省室欲之道也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耻

羅豫章先生曰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謝上蔡先生曰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

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滯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滯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棟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美之心尹和靖先生曰今學者多出於利心故釋老操其具以誘之故無不爲其引去者且少時學止爲祿既

警語類抄

卷一

十四

得祿則利於極情縱欲既衰老則利於精壯不死遂從道家者流脩養情欲之心縱而不放則利於老氏清淨恬淡釋氏安樂空寂之說既老慮其不免則又利於輪迴之說

太祖高皇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飾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爲能制之先王制禮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理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警語類抄

卷一

十五

朱文公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生平文公此詩蓋因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亭有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倘有黎煩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故文公題此以寓譏傲之意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羶踏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綉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元忠之論蘇子卿也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岳瀆意氣威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睂容不斂是必缺作心腸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虞姬悲歌悵飲不自禁高帝天人歟能決意於大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嫂自若羽翬已成則歎歎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薛敬軒先生曰一念之敬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無自而入

蘇黃門曰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溪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服鬼神

漢武帝年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皆年八十餘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年餘此致壽之道不係於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故爾

高僧寃戒行嚴潔嘗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寃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乃曰海水可生湏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警語類抄

卷一

十六

龍飛鸞長相寤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謹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恚怒愚痴之毒處在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然愚貪執炬自燒其手者也

枚乘云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其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往來游宴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其餐毒藥戲猛獸之灰牙也

白玉蟾云千日養不足一旦害有餘

○視類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爨之幾熟孔子見顏回攪飯而食之選間謂孔子進食孔子佯爲不見起曰今者夢先君食潔後饋回對曰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或曰有人焉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

警語類抄

卷一

十七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斥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惟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

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視之一也

譚峭子曰高視者強低視者賊邪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

龍門子曰茆茨土階視如華棖飛甍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裘敝屣視如繡裳朱舄之珍藜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

警語類抄

卷一

十八

毛嬙西施之艷則美念不生矣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嗟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展而昇蒼蒼

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後知向所覩未盡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何也去之遠也陸象山先生曰胸中不正則眸子眊所謂不正必有邪辟之念凡有係累蒙蔽使吾不能自昭自達者皆不得其正也

李延平先生曰古人有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以視爲先

胡敬齋先生曰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日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

警語類抄

卷一

十九

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能損哉彼薰臚糗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心存朝市跡履泉石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曰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



已不見其人是外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珠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動久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能損哉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

警語類抄

卷一

二十一

淡然陳公敬宗任南京國子祭酒矜嚴好禮儀止端整望者起敬久居大學卓然以師道自任名重一時六館士殆千人凡升堂廳講會饌儀矩嚴肅雖朝廷之上不之過也時襄城伯李公隆居守南京於公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之嘗以拇指搢中指自持翌日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

○聽類

孔子晝息而鼓瑟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聞

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法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向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蔡邕在陳留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向見螳螂方向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

警語類抄

卷一

二十一

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嘆曰此足以當之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乎意存於中而音形於外事無微而不著也慎哉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顰而鼓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子期善聽琴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聽必得之淮南子曰范氏之敗有竊其鑪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夫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

則悖甚矣爲人而惡聞其失亦猶此也

鐘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鏗聲則思武臣石聲鏗鏘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簧管籥之聲則思聚畜之臣鼓鼙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文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骨髓

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韓子曰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內璫茵之上聽不出閭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慮不若衆慮之工也獨聽不若衆聽之聰也

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破竹折木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

荀子曰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郁離子曰雷不鳴於起蟄而鳴於日至則天道變雞不鳴於向晨而鳴於宵中則人聽惑

齊桓公得管仲隰朋正月朝令具大牢進之先祖曰

自吾聽二子之言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先祖昔叔向適鄭駸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聽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而娶妻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警語類抄

卷一

二三

光武嘗問宋弘求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帝召拜議郎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伺譚出內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欲薦汝令輔國家以道德奈何數進鄭聲弘以亂雅樂譚頓首辭謝良久遣去後大會群臣令譚鼓琴譚見弘遂失常度帝怪問弘免劾謝曰臣薦譚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不復令譚給事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瞽者不可督之以分鄭雅瞽者不可賣

之以別丹漆井蛙不可以語滄海庸俗不可以語經術注清音聽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焦大牢享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悅其口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蚤蚩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蹠蹠而聽蓋牛之耳限於是矣嗟嗟乎強聒者挈上乘以語中下吾知其不能轉清角之操爲蚤蚩

警語類抄

卷一

二四

之聲孤犢之鳴也

人有生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

言類

曾子衣敝裘以耕魯君使人致邑焉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而往乃固辭焉使者曰先生非求於

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參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介

程伊川先生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劉安世問盡心行己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辭

朱晦庵先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張子韶先生曰終日譏譏者爲善多不終

警語類抄

卷一

二五

張橫渠先生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體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陸象山先生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楊慈湖先生曰每日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

行拱而坐湛然終日幾於無言每日吾今日一無思慮

薛敬齋先生曰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當理無妄發之失多言最使人心志蕩而氣亦少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言

警語類抄

卷一

二十六

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觀人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孔子之周觀於大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

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雖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

警語類抄

卷一

二七

吝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大丈夫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素樞不易有官之宅何必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爲奇此

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  
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陲寡見大  
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  
言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  
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公大笑儲遂定

庾法暢造庾大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  
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警語類抄

卷一

二十八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歛  
食豐潔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少逸在坐曰令巢許  
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有慚色

賈思伯至性謙和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  
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嘗之  
有當時以爲雅言

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  
便覺面頰可憎語言無味

宋公濂深密不洩禁中語嘗揭磨堯堅三字於坐隅

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爲禍門昔人之言磨堯堅  
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  
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鐘鼓之聲因  
叩而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心駭衆聽磨堯堅惟口  
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  
堅慎勿言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嗒嗒

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  
明共論公明爲剖析玄旨九事皆明時鄧玄茂亦

警語類抄

卷一

二十九

在坐言君見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  
明尋聲答言夫善易者不論易尚書含笑贊之曰  
可謂要言不煩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  
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  
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  
玄著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  
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  
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

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訕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惟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言之所爭者末矣

警語類抄

卷一

三十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管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寵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凡人有待於外者已有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施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錮之罷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於世哉

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最

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脩束心闇於自昭則假言以榮行

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龜長諱而醜音見惡於聒耳故嚴希者嚮必巨弊寡者信必著

世之人舌長且圓提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崑崙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免走墮而攫之以鶻也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其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

警語類抄

卷一

三一

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昔者齊伐魯取饒鼎魯人以贖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辨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亦有鼎也用才者慎勿使士自愛其鼎也哉

敖清江先生曰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嘗因是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還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敢伐魯比鄒蘭相

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  
千乘之國茅焦一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  
趙人不敢帝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  
而悟主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  
而撤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爲劉蘇  
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南唐  
城陷無一人橫羅鋒鏑寇萊公一言而失策親征  
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朝廷有人富鄭  
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  
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  
警語類抄 卷一 三二

所以洗濯士心培養士氣如保處子意深遠矣  
動類  
周濂溪先生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  
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  
子慎動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張橫渠先生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  
養驛有存  
朱晦菴先生因論動箴曰諸公且道那句是緊要道  
夫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惟危兩句  
這是生死路頭  
警語類抄 卷一 三三



思無爲之謂也不親不聞無思無爲非稿木死灰之謂也親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親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

書語類抄

卷一

三四

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

世言黃叔度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衛洗馬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內兩不失雍熙之矩焉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嘗嘆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劉文饒嘗乘牛車出行有人失牛就文饒車中認文饒無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返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文饒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驚不輟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若

書語類抄

卷一

三五

萬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其氣深廣難測量也許子將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爲汝南太守署爲功曹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本初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王文正公同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碎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溢又滿踏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涉衣步入後堂其後弟忽感悟爲善文正終亦不言

韓魏公罷量閭傳無所不容與同館王拱宸御史葉

定基同發解開封舉人拱宸定基時有喧爭公安  
坐幕中閱卷如不聞拱宸忿不助已詣公室謂曰  
此中豈習宰相罷度耶公和顏謝之

管幼安在遼東隣人有牛暴幼安田幼安牽牛着涼  
處自與飲食過於牛王牛王得牛大慙若犯嚴犯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陽城太守將之官或勸士  
安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  
食不過鹽豆今送之是貴陽城而輕梁柳非心所  
安

警語類抄

卷一

三六

范巨卿爲荊州刺史友人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  
傭爲新野街卒值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爲導駟巨  
卿見仲山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  
曳長裾遊大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  
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仲山曰戾羸長守於賤紫  
晨門肆志於抱關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巨卿赦  
縣代仲山仲山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  
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  
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

吾友也

王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脫王曰鄉學不  
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鄉屬之何益乃步擔乾  
飯兒負鹽鼓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  
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聲折  
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  
令卽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耻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  
入書室中公畧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  
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妾遂廻  
而退

警語類抄

卷一

三七

畏難

張橫渠先生曰後生可畏有意於古則雖科舉不能  
害其志不如絕利一源

薛敬軒先生曰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  
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陳白沙先生曰陽谷始旦萬物畢見而居於葭屋之  
下亭午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羅浮  
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底皎如晝日仰  
見群星不知其爲夜半此無他有蔽則闇無蔽則

明所處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于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逸一溺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扶木也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蔀屋之於亭午也二者之幾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

鄒東廓先生曰孔子何等天縱又十五便志於學然忘食忘憂未嘗少懈觀其自責自修曰不敢不勉不敢盡連說不敢字是何等警惕何等警惕吾儕

警語類抄

卷一

三八

之學只是一敢字便壞了若能以不敢爲心常戒常惧常若對越神明何學不成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正叔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龜山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

作畏說有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其內則畏父母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視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爲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

警語類抄

卷一

三九

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徇狂妄行惟其所欲吾思其日而入於小人之歸也由是而習之以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夫人之所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執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執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

義大矣哉

子劉子曰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塗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王荊公乃有三不足畏之說何哉

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衢蓋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君子難其難不易其易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嚙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鋸刃也是以君子綱盛綵而不揚履危機而

警語類抄

卷一

四十

知戒

昔魯有機汜年七十而敬慎益甚魯君問其故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蹉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防哽咽是以行年七十尚恐斧質之加汜何敢忽焉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鴻鵠飛冲豈不高哉鰲繳尚得而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天知禍罪不施也嗚乎世人忘僂僂之恭肆僂僂之傲者多矣如二子者實鮮哉他若

楊師道不接禁省之語孔光不對溫室之問石大僕之數馬崔元琮之束帶皆知慎以免禍敬以全身易之履霜詩之履冰庶幾近之淮南子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言哲人智士必能自成其身奚有覆轍之虞負乘之患也不觀之舟車乎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往往皆然此君子所以克自抑畏而卒保其身也

警語類抄

卷一

四十

一卷終

警語類抄卷之二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元標校

學類

周濂溪先生曰令邨時郡守李初平聞先生論學欲讀書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聽先生語二年卒有得唐彥思記伊川先生謂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耶賢師益友化人之速有如此者今世士夫相聚未仕者不過論科目之進取已仕者不過及官職之差除較進取者非時文無所用

警語類抄

卷二

一

其功量差除者非吏事無以見其最下此者計資財之多寡角生理之巧拙比嗜欲之勝負又無所不至焉其有彼善於此者口耳出入之間言語文字之末剪綵爲春象龍救旱抑竟何所得哉嗚呼君子於前所以致取師友者不苟然矣然則世無其人歸而求之吾書可也

朱公琰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眼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張橫渠先生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程伊川先生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陸象山先生曰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的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胡澹菴見楊龜山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二十年方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果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窗下石上

警語類抄

卷二

二

斐然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古人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乃少年若無垢晚年尤難

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雕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楊慈湖先生曰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

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薛敬軒先生曰升堂入室必以階而君子爲學亦必以階小學大學古爲學之階也秦漢而下學者莫得其階升堂入室寥寥而迷惑顛躓於異學功利之途者衆矣卒亦何所不至耶今朱子小學四書猶古之階也循此而賢循此而聖是在人耳舍是而階於他吾不知其所至矣

陳白沙先生曰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學足第一步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纔覺退便是進纔覺病便是

警語類抄

卷二

三

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幾人其失在不自覺耳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

王陽明先生曰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倍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

汲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鄒東廓先生曰分動分靜不是聖門脈路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地隤然常凝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常不照水瀦澄潭未嘗不流心遇閒靜未常不知故慎獨之學通晝夜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警語類抄

卷二

四

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爲書淫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有脩短懸於天乎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每爲文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卧起忽一筆書成不加點竄人謂腹稿

李琰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虛名勞七尺也

司馬溫公大儒博學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草布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末卷往往多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

警語類抄

卷二

五

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

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群書

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驎天下之疾走也一日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鷦鷯天下之捷飛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鷦鷯過之矣士之學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且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未卧而先卧恃美質而耽晏安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殷色謂之穿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昔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於

警語類抄

卷二

六



跼遇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夜還而寫之折竹爲簡剝樹皮編以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鬼谷子見而異之乃卒以其術干諸侯震動天下夫二子學縱橫之術而猶勤苦若是而況於學聖人之道者乎一暴而十寒翹首而望洋吾未見其有成也

胡澹菴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

警語類抄

卷二

七

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斂焉無一時不斂也必時脩焉無一時不脩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月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鳴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爲學沒身而已矣

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節貌者好質

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試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身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

警語類抄

卷二

八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

白沙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用功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面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遂築一臺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閤外者數年息類

張橫渠先生曰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牽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

學者本以道爲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警自戒知息爲大不善因爲惡警如此只欲不息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綦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綦湏亦入息

平日之氣一刻聖人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聖人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一日一月聖人也是故萬世聖人自一刻始

警語類抄

卷二

九

趙仲長中奉呂榮公子婿也苦思慮多榮公教讀楞嚴久之畧無所得遂來見伊川亦無得處然清脩篤信君子也一日見和靖自語如此先生問看楞嚴何故趙曰求息念終未能也曰公豈非欲一念不生否趙曰固是曰一念不生不得且如門前有人喚自家必應之此念豈可息也只是寂而中節無意可也釋氏教人無心某謂心怎得無謂無邪心則可至如謂山河大地父母妻子皆是幻幻與不幻何與已事然怎生便一時無得橫渠常云志公而意私明乎此則息念之方也

李仁卿曰養生家有胎息之說息氣也脈訣以一呼

一吸謂之一息者出入之義也俗以音問相通謂之消息者往來之義也以稱貸取贏謂之利息者增長之義也以舍勞從逸謂之歇息者停息之義也人有孕嗣謂之子息者生滋之義也人而物故謂之體息者止絕之義也息之義大矣哉

晦庵朱先生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於艮夫艮止也止息也止息之地萬物所終始也誰知形色盡於此止息中來乎且艮之爲卦位則處丑寅之間時則當十二月正月之交非萬物之所終始而何故

警語類抄

卷二

十

息便是百穀之實

夫息之爲字從自從心說者又謂息爲胎息其在茲乎

晁明遠曰隨與息俱出復與息俱入隨之不已一息自住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林子曰吾觀陰陽之化以動動息之機日之動而靜息於夜歲之動而靜息於冬以至貞元翕闢天地一大動息而其旋轉則無窮

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閒散既久毛髮微事便自不堪

薛敬軒先生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

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一息不可不涵養只在作止語默之間  
王陽明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

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

警語類抄

卷二

十一

令

敖清江先生曰心靜則息自調靜久則息自定

死心以養氣息機以死心

李子曰人物之生猶蹴踞乎氣盈則張氣消則弛善

養氣者必培其根機在不息焉

談之愈玄行之愈遠其說愈繁其真愈晦夫道至

易至簡妙在不息而已矣

量類

伊川先生曰凡人別事都強得惟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階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

警語類抄

卷二

十二

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方便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九江大守戴聖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

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聖未嘗不造門謝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羽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惟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間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宰取徐答云下官

警語類抄

卷二

十三

家故可有兩妾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櫟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郝太傅在京口造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

少因嫁女與焉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恐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別優劣

呂文穆有雅量拜副相一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欲詢其名文穆遽止之曰知當終身不忘不如勿問

警語類抄

卷二

十四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吾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童婢舟過橘洲大風雨舡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

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姚少師初爲僧於香山寺解性超絕後輔靖難功成  
差往蜀雲臺觀懸幡行至姑蘇寒山寺輒駐命往  
觀之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有吳邑  
曹三尹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撻之二十少師  
漫不爲意有識之者曰此姚少師也丞大驚伏罪  
姚曰此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  
遽笞之因賦詩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  
爐香無端撞入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

吳文定未第遇關政拘番上詩末二句云扁舟載得

警語類抄

卷二

十五

愁千斛不道關中也稅愁王關者愁而釋之

敖清江先生曰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會

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  
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  
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  
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  
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  
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  
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  
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

馮道之無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會垢包羞  
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  
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  
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曾見人家懸憂羹圖有元人題詩其上曰婦人心  
計大奸深冷飯殘羹值萬金早識叔爲天子貴添  
鹽添醋也甘心愚謂婦性怪吝何足深責而塵埃  
天子物色寶難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嫂氏憂  
羹之怨而懷憾終身不得已而封侄以侯猶以憂  
羹名封皇皇帶礪之弊而遷怒之跡存焉其於大  
度寧不有疵也乎

警語類抄

卷二

十六

識類

周濂溪先生曰君子以道克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  
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謝上蔡先生曰所謂有知識湏是窮物理只如黃金  
天下至寶先湏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  
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  
故經曰物極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  
窮理湏是識得天理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公曰嘻日之沒者有執蹠痛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  
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  
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  
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  
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  
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  
靜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

警語類抄

卷二

十七

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咎所言者莒也君舉臂  
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  
莒乎臣故言之

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  
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  
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  
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  
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  
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

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郕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返過而弗辭其僕曰  
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懽今侯渫過而弗  
辭郕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  
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  
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竄喜之難作右宰穀  
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  
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  
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郕成子之

警語類抄

卷二

十八

謂乎

晉中行文子出奔過於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  
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  
遺我鳴琴吾嘗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也  
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舍之  
果收文子後車三乘而獻之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知水之  
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  
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

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諛臣欲爲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稽叔夜從孫登遊叔夜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叔夜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

警語類抄

卷二

十九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燭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叔夜不能用遂及於難

曹公聞周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楊州遣九江蔣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以詣公瑾公瑾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曰與卿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闊拜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公瑾曰吾雖不

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後三日公瑾引幹徧觀營壘倉庫及軍資器械復還張斐示以侍者服飾球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遇知己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君更生鄢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稱公瑾雅量非言弊所聞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郝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

警語類抄

卷二

二十

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屢展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隋高孝基鑒識幾悟清慎絕倫然俊爽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牛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後孝基在事選舉最爲清允銓人至房梁公杜藝公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托時服牛公之識遠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  
憂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通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  
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綠衫少年何  
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  
相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青衫紗帽見  
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明  
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  
舟召煜飲茶缸前獨設一木脚導煜嚮之國主儀

警語類抄

卷二

二

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  
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於此同赴京  
師未晚如期而赴焉播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  
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  
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蘇平仲曰吾嘗自安東浮海至於崑山三遇颶風再  
遇淺一遇寇自分必死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  
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敎居飲食言笑與平時  
無異焉舟中之人皆戰慄如立冰雪間齒上下作  
聲無復人色吾慰之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

於魚腹血於兵刃命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  
懼哉畢竟舟泊平沙俱無恙愚謂吾輩當窺透此  
關庶幾平日有定見定力不幸而遇逆境自能順  
受而方寸不亂也

昔石勒嘗使人讀漢書聞鄴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  
此法當失何遂得天下及聞晉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夫以漢高之智豈不及石勒哉高帝處利害之  
中故其智昏石勒處利害之外故其智明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不悅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

警語類抄

卷二

二

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  
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  
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厨庖有肥  
肉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  
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  
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  
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  
夫楚民欣欣大悅隣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  
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

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  
宣王大悅與語三月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  
喜識政事鄒忌旣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  
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辯鄒忌不能及乃相  
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  
于髡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  
諸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缸如  
何鄒忌曰敬諸請謹門內不敢番賓客淳于髡等  
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  
忌曰敬諸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二稱

警語類抄

卷二

二五

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  
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  
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  
曠久乎絲釐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  
捷敏人之美材也

誠意伯劉公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魯道源  
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  
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後卒如公言有客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  
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

避公因肅江自守此句踐之禁也公曰吾平生念  
谷珍士誠輩所爲謝客去會我 大祖定括蒼指  
乾象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 上遣使來聘遂問  
道詣金陵上時務十八策陳氏入寇獻計者或曰  
降便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  
不勝而走未晚公獨不言 上召問公對曰先斬  
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  
安在出曰臣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  
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成王  
業在此時也 上喜用公言奮擊大破之中書省

警語類抄

卷二

二四

設座奉小明王公怒罵不拜曰何爲奉收監者爲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計取天下吳有  
張士誠漢有陳友諒俱號勅敵衆謂蘇湖地肥饒  
宜先取吳公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  
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襲中物耳會漢再攻  
洪都 上遂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  
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吳  
平後張景使上書頌功德勸及時娛樂公曰是欲  
爲趙高者 上領公言 上幸鳳陽公居守公志  
在澄清天下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

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中書省大恨上還京公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爲力甚難上嘗與公卜相上手書問天象公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霽以寬上嘗稱公孔子之儔又曰卿吾子房也

永樂八年阿魯台歸款欲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請朝廷出誓詞鑄金定集諸酋磨酒中飲爲盟衆議宜從之黃文簡公言夷虜勢分易

警語類抄

卷二

二五

制併力一心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文皇善公言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遠覽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

文皇履祿初入內閣之臣七人惟楊榮齒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憂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皆已出惟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還但勅守臣固守及隣延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煩擾也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

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詔榮以報書示之諭曰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

北京宮殿新成加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且還治公不應至京上言京庫貯牛皮數千張歲久朽腐請出焚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其明盛者湏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此皆臨事智識故不勞而事集

警語類抄

卷二

上本

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根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景泰中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勢甚張皇兵部請命都督劉玉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官軍不待命輕追大敗死者數千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任勅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撫寧難其事上命大監懷黃許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曰事急矣不可緩彭文憲時曰

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固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公文毅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聞請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洵洵益甚十二月二十日

警語類抄

卷二

二七

邊提報至知十一月二十一日執滿四賊寨悉平群言始息皆服彭之識

容類

蘇黃門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

薛敬軒先生曰衣冠博偉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逸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但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淺深

胡敬齋先生曰學者所患最是情與輕情則自治廢輕則物慾恣只一敬字可以治之

人之大病有三一日粗惡二曰輕浮三曰昏弱做天下好人須壁立千仞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鵠具劍珮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閣延請入勝之望見不疑容視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屣起迎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士

警語類抄

卷二

二八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

陶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鄉但見之必無憂也庾丰姿神貌陶一望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裴粲調高陽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

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公便潸然泣下桓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鬢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殷甚似恨雌桓於是梳髮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都普女司空以其寢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爲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

警語類抄

卷二

二十九

甥同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裴令公有倩容姿脫冠冕羸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間卧聞王使至強頭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復似

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

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浩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羣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指笏於帶而後乘

警語類抄

卷二

三十

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帝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張九齡乎

長孫儉爲荊州蕭管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構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墉局鑰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

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人有終身而爲廉者能辭萬鍾於朝廷而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人有終身而爲禮者能整衣冠以接賓而不能不弛容於暗室之間

珠藏淵而川暉玉韞石而山潤苟符采炳發雖重波積壤何能掩焉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

名顯

周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警語類抄

卷二

三一

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張橫渠先生曰以名佐期人不若以德綦勸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好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盍亦反而思之羊祜遊峴山置酒嘆息顧中郎鄒湛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必與此山

俱傳至如湛輩乃如公言耳推祐之言祐亦是哲

名者祐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建碑立廟歲時饗

祭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名與山俱傳其

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祐而鎮襄陽

者杜預預志祐而尤篤好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

績必爲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

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今去祐預已千載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

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

者不逮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功立言後而不

警語類抄

卷二

三二

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子叔子之上者耶其毋徒好爲後世名可也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陳仲舉嘗嘆曰若周子居者直治國之器譬諸寶劍

則世之干將

顧雖少從蔡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

故雖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難所歎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潛

蛙

龐德公目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

操爲水鏡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闔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議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嚴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畧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荅時甚有音聲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

警語類抄

卷二

三三

語轉造精微先畧無子侄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畱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倦爽自視缺然乃喟然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

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宦

衛叔寶是樂彥輔婿並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嘗稱之曰婦翁水清女婿璧潤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儔又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

警語類抄

卷二

三四

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繡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議爲帷幙行仁義爲室宇脩道德爲廣宅

衛伯玉爲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嘗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觀青天

支道林清談著名一時風流貴勝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然獨重郗嘉賓稱爲一時之雋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畱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王景文在大學與九江王阮齊曰聽景文談如讀鄒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實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警語類抄

卷二

三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常法况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自致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光昭宇宙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讓自守不爲恢闔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爲人上者志於有爲名非所當嫌也薛季未除大理時言近時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

名雖未能一一誠於盡忠亦決不爲不忠之事陳垣爲大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脩飾彌遠召垣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尼舜曰名之重者禍必滅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服劍者期於銘利不期于見吾大阿乘馬者期于千里不期于黃戎盜驪鼓琴者期于鳴廉脩營不期于濫脅號鍾

警語類抄

卷二

三

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激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展季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伯逃名於藥肆終始無辱邈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番戾托黃老以弊榮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慘孔融彌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賔王被誅於武氏是皆激當世之名者也

夫廉者士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  
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車亭名桓人漢祖夜  
遁何者名害之也名之不善且猶羞之况親爲汚  
行以自辱其名哉

言以譯理理爲言之本也名以訂實實爲名之源也  
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昔  
丁氏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語曰今吾之穿井得  
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  
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  
丁氏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

警語類

卷二

三

也嗟夫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非有獨脛  
周人玉璞其實腐鼠楚之鳳鳥乃是山鷄愚公知  
叟而像頑稱黃公名姝而得醜名聞野丈人謂之  
田父河上姁女謂之婦人堯桀可飯禹糧可食凡  
此皆傳聞失真名實淆亂者也豈特穿井獲人哉  
故智者課言以循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  
不棄實而存名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  
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  
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幾殪康衢嗚呼父以

名呼盜吏以實縛盜父以名呼歐吏以實行歐乃  
盜則何罪竟以名盜之故而受實盜之庖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  
趣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耶今有名則  
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  
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  
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  
救豈徒逸憂樂苦之間哉

命類

程明道先生曰人賢不肖國家亂治不可以言命

警語類

卷二

三八

程伊川先生曰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  
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曰天可  
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  
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  
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  
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爲人卜也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  
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  
積學脩行能爲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

我矣勤生畜施能爲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爲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焉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

警語彙抄

卷二

王九

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節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晏子出亡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

列子曰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名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叅知政事蘇不悅

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卽日俾叅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爲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觀二事乃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不可得踈進者可以戒矣

張曙自恃才名與崔昭緯同舉不肯相下同問命日者則獨語崔曰將來萬全及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但崔君拜相時當於此過堂旣而崔果首魁曙後七年崔內廷大拜張方及第此見遲達亦有命也

警語彙抄

卷二

南十

元豐中王珪位宰相乘間奏曰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春作相神宗怒曰除拜由朕豈由術者縱當陞補姑且遲之至明年春安禮果拜相珪曰陛下何違前言上愕然曰朕偶忘信有命矣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與李方叔一簡值其出置几上有頃童子厚二子來卽取竊視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卽携去後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二章果皆中而方叔竟下第淳熙中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布衣友極相得以書相約於富陽蕭寺對榻語曰省試程文易義

冒中可用三古字其人後以暴疾未得入塲而玉山搜卷中果有用三古字者詢之則此生於富陽蕭寺夢一女棺在廡下謂之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塲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弗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其人遂用其言中後塋之此又義命之巧也

卜珣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珣曰吾大阨在四十一爲鄉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珣曰子勿爲公吏猶予不能免卿相也後

警語類抄

卷二

四一

珣爲劉總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爲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珣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爲敦衆軍而復爲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此豈數使之也珣謂璞不爲公吏可免珣被總一召卽行何也卿將公吏信有數耶璞之言不能免也則何爲甚營之裸身被髮啣刀設醢苟營之而可免則所謂不能免者安在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吾儒

之易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

何文鎮丞相在大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命黯袒衣踞坐何先占旣布笑正襟揖曰命極貴不惟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相侮耶黯愠曰吾老矣薄有生計今謂一秀才獲幾何命實中柝何曰然則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問曰入相何時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於異國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後何乙未科廷試果擢第一人後十二年至靖康丙午從二帝北狩死虜

警語類抄

卷二

四二

皆如其言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之力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幾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奪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貪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

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  
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  
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凡人榮祿進退等事固自有命所謂飲啄有前定况  
生死禍福其大者耶雖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  
也

### 溺類

東坡云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  
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  
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

### 書語類

#### 卷二

#### 四三

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  
殆逼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入之  
一溺也

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  
女破舌乃遣之女樂以殉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  
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遣之美男教之惡  
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  
之然則虞虢之君皆起於所溺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  
毒之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  
之半請其方儒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  
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  
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試屏左右獨與  
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  
朝都除華子既悟廼大怒出妻罰子操戈逐儒生  
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  
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

### 書語類

#### 卷二

#### 四四

樂好惡溺吾心如此也湏臾之忘可復得乎  
司馬長卿素有渴疾因見文君姣好着色如望遠山  
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遂溺愛發痼疾乃  
有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終文君  
爲詠傳於世

陳暄文才俊逸沉酒無節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  
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奄湏臾噉盡

劉邕愛食瘡痂以爲味似馥魚

何修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

人稱爲水滸干時又有遂安令劉澄亦好潔在縣拂廓邑跡無橫草百姓不堪命遂坐免官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一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李納性辯急酷好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舒緩有時躁急家人輩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笑都忘其志

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甌時號水述又溺于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觀有醒酒石尤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以平泉一樹

警語彙錄

卷二

四十五

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後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大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癡矣山石爲崇如此哉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郎授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尚苛急州縣

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二卷終

警語類抄卷之三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

家類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閭化使然也  
或問訓家之術羅豫章曰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  
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  
雍如也

陸象山家累世義居擇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

警語類抄

卷三

二

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  
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  
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脩蔬肉不合  
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晨附炊  
之米交置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  
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  
但隨堂飲食宿則卮酒杯羹雖久番不厭每辰興  
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  
道萬福于堂簪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  
子責以訓之不改則撻之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

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云聽勞  
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  
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云聽衣食生身天  
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大甚違天命聽命聽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卿相富等  
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  
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  
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

劉東山公嘗作教本堂歲舉二祭以合族衆且爲家

規督令耕讀且曰習勤怠勞習逸怠惰吾困之所

警語類抄

卷三

二

以益之也

胡文定公語揚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嘗有些  
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  
亦消長之理然也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  
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怠勤儉矣此所以  
多衰門也

子怨父貧兄懷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懼奴僕視盛  
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蚤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李大宰邦彥家起于銀工既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  
以爲耻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  
銀匠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其見高于李守  
素多矣

宋太宗時江州陳競九世同居七百餘口每食必廣  
坐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食一牢一  
犬不至群犬不食唐及南唐俱表其門宋知州康  
戩上其事每歲貸粟二千石夫公藝恐也陳競公  
也恐則無嫌公則無私治家之法脩矣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  
語語摶摶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  
儉安得亂吾家法持至吾家當火于庭

金華浦江義門鄭氏門子綽楔扁曰天下第一人家  
上聞而惡之召其家長詰曰汝何人斯名爲第一對  
曰某合族而居已八世矣內外無間言郡守以爲  
可激勵風俗遂爲造坊書扁實非臣之所敢當也  
上曰汝家食指幾何曰一千有餘

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共爨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  
家也遂命之去 馬后適于屏後聞之遽語

上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遂有天下令鄭某家丁數

千餘人設有異志同心合力顧不尤易易邪

上領之卽復召入試問曰汝處家亦有道乎曰無他  
但大小事不聽婦人語耳因笑而遣之適河南進  
香梨賜二枚雙手擎梨于首趨出

上命一校尉尾而瞰之至家召其族置兩缸水于堂  
杵梨投缸中攪而合族分飲既畢向北叩頭而謝  
中使還報

上喜遂不破其家云

鄭氏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  
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

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  
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  
跡及發櫃唯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  
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馬鄭  
之禍叵測矣于此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敖清江先生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  
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生  
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曰先王益慮其勢或有難  
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宗族  
祧廟情乖則兄弟閭閻夫妻且有脫輻之際婦姑

不免反唇之譏別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聚之於一門之內而養殮之能保無矛盾永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于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每食必有酒肉將撤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懽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加之寵錫之表厥宅

警語類抄

卷三

五

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制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槩一族而會食也

榮陽呂公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與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絕糧者數日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敖清江先生曰古人家政貴異不貴同蓋慮夫恩之或狎而情之或瀆也是以父子不同官兄弟姊妹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男女內外不共井不共湑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梳架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不通乞假之類皆防之以禮截然有不容以苟同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嚴之云者以禮爲防者也

警語類抄

卷三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于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凌莫昵于妻妾而以豐約爲悲歡莫狎于奴僕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馴儉之足云乎故遨不治田嘗見誚讓矣身爲天子而與比仲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爲齊相徧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耻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夫妻伏謂道左隨以詰那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嚙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旣而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爲此輩者少矣一家且然又况責之交游之末乎

倫類

君臣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蒲日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警語類抄

卷三

七

以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恐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主上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

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公曰不然士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

管子復于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利之加臣不如甯邈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早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臣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警語類抄

卷三

八

爲大司馬夫微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足矣君欲伯王則夷吾在此公曰善今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父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處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

警諸顯抄

卷三

九

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父子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寔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急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鄒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劉殷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餘一子授大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屏風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詞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絕

警諸顯抄

卷三

十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于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乘旄鉞豈因人力哉

膠東嗇夫孫性素孝一日私賦民錢市衣以歸進其父父怒曰爲吏而剝民以奉我我寧死塞不願衣若衣也促歸伏罪後性卒以廉謹稱若孫父者可謂賢父矣田子相楚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對曰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欲也子其去之田子媿造朝還金後爲賢相

若田母者可謂賢母矣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  
上初卽位子爲政侵削諸侯何也錯曰不如此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矣遂飲藥死未幾  
而錯果敗嚴延年爲潁川母適見其報囚謂延年  
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  
刑戮也遂去歲餘延年以殘刻罪死夫晁之父非  
不如孫之父也而錯固違父教自取滅宗延年之  
母非不如田之母也而延年不由母訓身犯大辟  
雖有賢父母亦且奈之何哉

傳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  
疑語數抄

卷三

十一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有所平反多則喜吟  
爲飲食語言異于他時或無所出母便怒不食故  
不疑爲吏嚴而不酷

南鄭楊相妻泰媛有四男二女相亡瑛教子動有矩  
法長子元珍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  
我亡何以帥群弟子元珍叩頭謝罪次子仲珍白  
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華行交友  
賢人兄弟遂爲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

兄弟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陳  
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內兩不失雍熙

之軌焉

李克兄弟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  
謂克曰今貧若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  
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  
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  
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  
今兩到復似凌雲竹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買羽于繡坐上謂紹使  
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

警語類抄

卷三

十二

及紹卒二子譚尚各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  
者手足也辟人相鬪而先斷右臂而曰我必勝可  
乎棄兄弟不親天下其誰親之譚不聽果與尚俱  
爲操所滅

夫婦 樂羊子遊學一年而歸妻問其故羊子曰久  
行懷思無異也妻因引刀斷其機曰此織自蠶繭  
成于機杼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尺夫子績  
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獎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  
斯織乎又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庶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

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荅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配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先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及允爲吏部郎多用其

書語類抄

卷三

十五

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其爲稱職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果粥待頃之允至後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

便無所愛不須極裏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率免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之車騎大怒促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更新何由而出桓公大笑着之

朋友 周子居天資聰明高峙嶷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曰周子居真治國之器

元積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書語類抄

卷三

十四

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大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問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文季子頴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

劉東山公以言忤逆謫官肅州故舊俱避公過六

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已天涯孤客幾時還及瑾敗公赦歸過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又還

李獻吉以代韓文草疏逆瑾恨之不已羅以他事械至京師下獄將置之死時新科狀元康海與夢陽同員才名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至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往職亡答之意不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微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于

書語類抄

卷三

十五

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楮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爲能救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見惡人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俞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當爲公留不然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群臣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卽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干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

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卽奮衣起瑾固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每加捶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適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傳與耳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棋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亦彪假書研習聞兄

書語類抄

卷三

十六

日優

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乎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沾濡之力耶

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童僕貞此固德化之所致也

柳公綽仲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間主翁于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驛僧議價婢于窓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旣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



曰不然我曾服柳家郎豈忍更事買綰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寡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大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之以資吹譴耳今合柳家婢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敗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彼其內之爲子弟外之爲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耶繆彤掩戶自掘之言

信有志者所當省也

忍類

程明道先生曰忿欲忍與不忍之間便見有德無德蘇東坡先生曰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忍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

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

陸子曰爲天下者欲求非常之功則必有能忍之度迫之而不動撓之而益戒不萬全不取不百克不

開

陳子曰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于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攜而陽厚之以養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爲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吳也潢池之會一舉而促之范蠡遂蓄此免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爲者是乃太可爲者也

陳白沙先生作忍字箴曰七情之發唯怒爲遽衆怒之加唯忍爲是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乃其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杜牧之詩云包羞忍耻是男兒故大知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寧與瑣瑣者校乎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觀求張耳千金

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爲里門監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日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笞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于餘遠矣此兩人之功業所以迥不相侔也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父和者必本於能忍然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遏一再而已積之已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耳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于言見于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也

### 勤類

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蚕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類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簪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迺疲而

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滯僻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毋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脩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迤則滯滯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滯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蠶玄纁公侯之夫人加以純

綬卿之內子爲犬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而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期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儀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

祖述少有大志與劉岷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  
雞鳴蹴岷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中流  
擊楫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司馬光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又錢王璆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圓木小  
枕下有大利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按蔡邕有  
警枕銘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尚象示有其形  
詰人降鑒居危慮傾

### 儉類

書曰慎乃儉德惟懷來圖

警語類

卷三

二十一

譚子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食可以養神儉于言  
可以養氣儉于私可以復富儉于公可以保貴儉  
于門閭可以無盜賊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  
職官可以無奸佞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  
可以出生死是故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薛敬軒先生曰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  
大惡

李元衡云與其貪婪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清以  
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  
放肆而逐慾不若儉而安性

潛夫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

晏子問于子華子曰聖人尚儉于傳有之乎子華子  
曰有之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爲陋而有虞  
氏休戒于塗絲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夫儉在  
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  
官精氣浮薄神化回漏蓄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  
受然後神宇大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  
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  
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  
親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賈子之  
所爲也中人之家計曰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  
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  
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  
今常尊之勢也奈何以閭里之所志商賈之所爲  
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堯居于衢室  
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  
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舜遊于岩廊  
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于太常儉十  
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佩  
環夫堯舜之儉物也如是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

警語類

卷三

二十一

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糝以自休戒者桀紂之  
亾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  
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  
受九垓之經入而主階以居欲有塗糝而不敢也  
其不取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  
冕藻以示登降之品今世人不通于禮也處尊而  
逼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固隸以自奉  
難爲其下矣晏子曰善

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  
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  
飾詭類

卷三

二十三

饑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

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于奢  
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足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  
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足以養壽也醉  
穢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  
無穢是足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  
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媿是足以養氣也故  
老氏以爲一寶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于公公曰唯儉可以  
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于座隅終身佩服公

平生自奉無重肉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  
自少至老始終如一

王暢時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  
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母乃  
皎然自貴于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  
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夏侯湛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  
十人俱無被服有客至隔簾奏樂時人呼簾爲夏

夏侯

卷三

二十四

侯妓衣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事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武  
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者持斧詣園飽共啖  
畢伐之送一車校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旣得  
唯笑而已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斲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對曰  
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  
辦易

齊有大駟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侈靡

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爲愛幸憂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爲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飭宮室帷帳縱橫相錯熠燿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致蜀都之錦吳肆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脩后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致燕趙鄭衛之女哲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爲君求西旅之獒百越之鷹渥洼之神馬以馳騁田獵之樂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易楹柱以栴檀施椽桷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爲君徵謠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求嫫其耳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其者也然僕復有請焉玉卮而漏可以乘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卮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克之竭君之粟不足以實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曰敬聞命矣乃盡變其奢侈之行

唐肅宗爲太子時嘗持膳尚食至熟俎有羊肩臠上

使太子割餘汚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太子舉餅啖之上乃悅曰福當如是愛惜明皇于復道窺見衛士食畢以殘飯棄水竇中大怒欲杖殺之以寧王諫而止是玄宗非暴殄天物者至天寶中晚節不終驕奢淫慾二者相引遂至迷惑不能推類所謂由儉入奢易不可不謹也

晉石崇伎妾千餘人擇才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瑩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重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藉勲舊歸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此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炊不然猶有烟氣及大寇先陷渾洛財產漂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窟潛伏山中不食者三日賊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於土杯同食美如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慙慙而退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是寇萊

公燭公知郴州自少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瑩然明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祈公肅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

唐太宗盛勝宮掖大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因問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咲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自不同帝問階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設炭山數十盡

警語類抄

卷三

二十七

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用沉香二百餘葉甲煎二百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熱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伏其盛

帝陟性侈縱喜勝服馬侍兒闔童列左右常數十倅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選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厨所棄尤不減萬錢厨中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餒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餓

筋骨舒寅緣雖入郇公厨

福類

百順之謂福福也者順積于心而佑之自天不獨以其聲利榮達金玉田宅之豐也恣意溫飽快心佚樂之適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君子知食息起居無適而非天命人倫事物無適而非天德顛運無告無人而非天民念念之兢惕時時之鑒觀不求福于冥冥之感應而求福于昭昭之靈覺斯之謂配命之道如是而富貴福澤謂之厚吾之生不足侈美于衆也如是而貧賤憂戚謂之玉吾

警語類抄

卷三

二十七

于成不足然尤于獨也君仁臣忠君臣之福父慈子孝父子之福而夫婦而兄弟而朋友各盡其道各臻其福彼損人益己貪饕無厭曰吾福曰吾福庸人鄙夫美之不知明有典刑幽有鬼責不在其身而在其後徒遺君子之鑒戒而已伯夷叔齊與操懿溫恭論福于今果何如也

寶鑑云萬事從寬其福自厚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卽生物不茂若合湊回環則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其氣散走難蓄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湊則元氣包藏蓄積者故生物之力厚又觀之水亦然

難石峻則魚鱉不留淵潭深則水族畢聚卽山水推之人事欲積厚福當自寬始

陳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又云吾儕生計薄于福敢求全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蚤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設饌則三之可損不可益有召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過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惜費以養財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潔修家甚貧乏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九頓謝天賜清福

一日

或問于公孫咸曰爲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爲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塞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蝕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松柏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溉之也所因然也夫硤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擁腫拳曲木不中于材

稗秕粗糲穀不登于豆此非其種之獨劣也亦非灌溉之不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沃田肥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硤田瘠壤也雖有昌焉者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哲之尸于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藏于朱方也楚費無忌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張伯緒祈福戒曰氣不能不聚聚亦不能不散其散也或遽或久莫或致詰而昧者致欣欣戚于其間甚者祈延而避促亦愚矣夫爲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規身後福報若市道然吾寔耻之使無禍福報應可爲不善耶

文子曰譽見卽毀隨之善見卽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

淮南子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于柔則剛積于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劉子曰宋人獲白犢之祥而失明然其寃也卒以免禍比叟擅胡馬之利而折足然其寃也可以保身



天下之禍不生于逆而生于順，劍盾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霧露未必能生疾，而聲色遊佚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爲禍也。

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宴安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于杯觴衽席之間，而蠕蠕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

未寧公主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大祖謂曰：汝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大祖

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爾之由，爾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因大慙謝。

劉威碩在蜀車服侈，美麗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靈光殿賦，謝靈運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美，車服鮮美，衣裳飭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徐湛之產業甚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徐君猜爲湘東王。

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涉踐。是四君者，比之王石尚爲黔婁弟，文士酸寒得此亦是生天之福。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于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祿未盡，他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杯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爲執政，壽踰七十。雪竇之言于

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尤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爲者何如耳。

年類

無彊之謂壽，壽也者言順其正而俟命于天，固不拘拘毫釐。期頤，謨謨于引年長生也。孔子曰：仁者壽。君子之壽也，稱德小人之壽也，稱年。故有積德累行，不幸中殂，人或貴之，縱禮破義，或永年人，或賤之，是故君子以忘生，徇欲爲戒也。以清淨澹朴爲本也，以全耳目之聰明爲務也，以不戾吾生之

真機爲端也胡爲而生也吾來也胡爲而終也吾去也生任吾來吾無憂也終任吾去吾無惡也一日順乎其正一日適乎其心一日適乎其心一日無忤其生斯之謂仁斯之謂無疆之道不然顏回盜跖論壽夭于今果何如也

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譚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卧傷也叱走喘急傷也積傷至盡

醫言類抄

卷三

三十三

則蚤亡蚤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道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而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而不可過多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願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卧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露皆不欲冒之五味人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

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但又則損年耳

元精在體剛健純粹而不息神倚之如魚得水氣倚之如霧覆淵人之幼處嬰孩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漠漠渾渾合乎無倫自十六而真精滿耳聰目明五臟華敷身體秀麗齒髮堅固不憚寒暑亦無健忘當此修行卽神仙矣自此以降日益虧耗未至中年五衰盡見目昏耳聾五臟薄弱身體枯瘁齒髮疎脫不耐寒暑轉頭便忘神亦隨之而昏氣亦無所主矣精

醫言類抄

卷三

三十四

之在體在骨絡猶金之有液水之有脂因慾火下熾遂克化而爲物莊子曰既有爲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攝生者先除欲念孟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真爲保身之道莊子曰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誠然也是故寶精以養氣寶氣以養神純陽子曰精氣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神欲鍊還丹必有精氣神爲本彼其真鉛真汞生在其中故爲修真上品

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可乎

李子閒居俯仰造物龜與鶴會于山水之間也有鶴  
翩然延頸自矜曰凡物絃絃莫如我壽也夫吾振  
霜翮而凌清風戴丹砂而唳明月若千年矣野禽  
山鳥一瞬耳龜曰若奚可言壽也若壽不過千計  
吾尤見若之雖也我盤桓于碧麓淥淥于清泉伏  
氣不食號稱洞玄視若不啻十倍未嘗敢以壽矜  
若奚可以言壽也水曰意若亦奚可以謂鶴也吾  
尤見若之卵也汝壽不過萬計其中得全其天年  
者百無一焉若雖吶吶于人是非將見有刳汝之  
背而灼汝之胃者矣吾則流清溪繞柴門今古如  
斯而未嘗息也李子曰水哉水哉若雖長流流非  
故水也前者過後者催浩乎不得一息停雖謂子  
爲至暫可矣若奚可以言壽也山曰嘻是皆然也  
我則壽矣我長于上古屹然至今葱葱蒼蒼有如  
一日吾及子之孩又及子之壯又及子之老矣李  
子曰意我奚弗汝若也我祖生于大荒與若俱始  
歷代相傳以及於余今余又生子若孫矣汝以草  
木土石常峙我以精神氣血相傳汝物而不化我  
變而不窮子子孫孫樵汝牧汝資汝寶藏取汝土  
石吾見若頽然平也吾將全性命之精保元和之

運乘六氣之變以游于無極寒暑推遷而我不易  
天地反覆而我不滅浩然獨存與後天地更始也  
若奚可以言壽也談畢李子瞑目而坐靈龜既全  
野鶴飛去清風悠悠山川寂然  
王濤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官師罷相其  
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又奉養奢侈所  
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旦遷洛陽里第聞有卜者  
令人呼之及警書也密問趨兵云何人呼我荅曰  
玉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  
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  
命大驚曰此命唯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八十否  
警者曰更向上曰至九十否又笑曰更向上曰能  
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有一百三十歲也祚大  
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  
曰俱無柰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臍  
肺尋便安愈矣祚大喜顧子孫侍立者曰孩兒輩  
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莊子云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癯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三四日  
而已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南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

睢陽五老杜衍字世昌慶曆中時稱清白宰相封祁國公至和中退居睢陽與馮平王煥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挂冠優游桑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詩酌唱餞明逸爲序云踴榮名而保終吉卻貴勢而躋遐耆白首一節人生所難

洛社耆英會文彥博跋云豐九年留守東都年七

警語類抄

卷三

三十七

十七時富韓公年九十九致仕在里第二公弼亮三朝爲國元老與席司汝言王尚恭趙南正劉凡馬行已楚建中王不疑王拱辰張昌言司馬光張壽十三人爲耆英會于韓公之第諸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洛陽太平盛事也

支離疏者願隱于齊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上微武士則支離懷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足類

高子曰居廟堂者當足于功名處山林者當足于道德若赤松之遊五湖之泛是以功名自足彭澤琴書孤山梅鶴是以道德自足知足者雖富貴不豔于當時芳聲必振于千古否則不辱於生前必災于沒世故足之於人足則無日而不自足不足則無時而能足也又若迫于饑寒困于利達者謂人可以勝天乃營營于飽煖聲華孰知此命也非人也命不足于人人何能足我也故子房之高蹈選舉功蓋千古少伯之滅跡消踪名騰人間淵明嗜

警語類抄

卷三

三十八

酒人未病其沉醉和靖栽梅世共稱其閑雅是皆取足于一身無意于盈滿能以道德功名爲止足故芳躅共宇宙周旋高風同天地終始耳人能受一命榮竊非斗祿便謂足于功名敝裘短褐糲食菜羹便當謂足于衣食竹籬茅舍畢竇蓬牕便當謂足于安居藤杖芒鞋蹇驢短棹便當謂足于騎乘有山可樵有水可漁便當謂足于庄田卷帙盈床圖書四壁便當謂足于珍賞門無剥啄心有餘閑便當謂足于榮華布衾六尺高枕三竿便當謂足於安享看花酌酒對月高譌便當謂足于歡娛

詩書克履詞賦盈編便當謂足于豐贍是之謂知足  
足常足無意于求足者也是果可以力致俸求乎  
哉我固曰能自足于窮通者是得浮雲富貴之夷  
由能自足于取舍者是得江風山月之受用能自  
足于眼界者是得天空海濶之襟懷能自足于貧  
困者是得簞瓢陋巷之恬淡能自足于醉受者是  
得茹芝采蕨之清高能自足于燕閑者是得衡門  
泌水之靜逸能自足于行藏者是得歸雲倦鳥之  
舒徐能自足于唱酬者是得一咏一觴之曠達能  
自足于居處者是得五柳三逕之幽閑能自足于  
嬉游者是得浴沂舞雩之瀟灑若此數者隨在皆  
安無日不足入我無競身世兩忘自有無窮妙處  
打破多少塵勞人奈何捨心地有餘之足而抱意  
外無矣之食果何得哉似亦愚矣觀彼進功名于  
百尺棄道德于方寸日汲汲于未足如金張貴達  
終蹈身災石鄱財雄卒罹族滅君子可不以鏡花  
水月爲幻好謙惡盈爲戒哉又若鄙陋者石火頃  
炎水山乍結卽便心思吞象目無全牛務快甲第  
雲連金珠山積舉世莫與之比慾猶未滿此正所  
謂不知足者也其與留餘不盡之福以還造化

者何如哉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終作粘壁枯  
東坡此言深可爲不知足者之戒

諺曰巧婦忘食懶婦倚門夫人束髮行義而沒齒令  
終豈非吉祥大願乎願事有難料而幸不可常是  
以馭馬佚于力窮而盡駝敗于添足宜僚弄丸九  
轉空中而尤不落客有教之者曰止止不止將墮  
前聲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  
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

郎當稅駕無所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  
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  
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  
爲禍何不蚤散之崇不能答嗚呼位高則顛多哉  
必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于  
收者之所詰傍觀者醒也

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典之善問曰何故不  
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  
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

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謬矣君  
平日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興  
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  
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  
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損  
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  
君平之論有餘不足旨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  
乃其所以爲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爲不足  
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傍之金枵腹行丐而不  
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氏損公室以益  
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者也君  
平以西錢自足誠高矣乃君聞勞逸之喻而遽絕  
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漢大傳疏廣謂少傳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恐有後悔  
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  
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  
二大夫或嘆息焉之下泣廣受歸鄉里賣金置酒  
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或勸廣以其金爲子

孫頗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自  
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  
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  
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  
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  
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宗族鄉黨共  
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唐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  
卿卿何求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  
臣得展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  
遂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  
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  
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  
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  
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  
卜公悵然嘆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  
僧化成之所爲告者可謂能知足且免後時之悔  
矣

警語類抄三卷終

警語類抄卷之四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元標校

仕類

程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  
顯常愧此四字

使人說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拈君心

程伊川先生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范純夫在筵  
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脩史自有  
門路答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雖得他公問何  
故答曰自度少溫閨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

警語類抄

卷四

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

羅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  
則不枉道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欺君

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  
忠厚則天下無怨嗟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  
子然三者未嘗不相渾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  
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  
范希文謂居廟廊之上則憂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君諒哉

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  
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才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  
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養俟其志一  
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而民  
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  
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  
何所不至也

朱晦庵先生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不得行其私  
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

警語類抄

卷四

事未成必開然成擾卒未已也

張南軒先生曰爲政渙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  
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只這裏錯  
渙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  
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  
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  
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扱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  
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  
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  
驕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  
共治單父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王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  
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  
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  
以免於患乎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

警語類抄

卷四

五

不當罪爲吾決示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  
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  
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  
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王丞相拜楊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  
惟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  
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過胡  
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群胡同笑四坐並懽

李入嘗與選請謁不行時人爲之語曰李下無蹊徑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  
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  
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  
鈞曰吾居三公外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聲  
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失望  
烈曰何爲其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人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  
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鉞賣糖

警語類抄

卷四

四

者二老姥共爭團絲令鞭之審視有缺屑乃罰責  
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  
後傅颺代爲山陰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  
玄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  
旣而言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  
策也

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州方旱歉米價甚高迂吏至公  
首問米價幾何倉米幾何因屈指獨語曰舊價若  
千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糴則可賑救左右竊聽

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女奴逃亡父母訟於州州錄事嘗貨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捶楚自誣服獄上州皆覆實無反異若水獨疑番其獄數日錄事詣若水訴之曰若愛富民錢欲出其死若水嘆曰令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視其獄詞密使人訪求女奴果得之因密送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從簾中推女奴示之父母持之而泣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哭不肯去曰微使君則某滅

警語類抄

卷四

七

族矣知州言此推官之賜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入繞牆而泣傾家資假僧爲若水祈福知州又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求人不少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知州益嘆服

皇祐中東吳大饑時范文正領浙西吳人喜競渡好爲佛寺文公縱民競渡大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大興工役諸寺鼎興又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言興

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窮民服力之人仰食公私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免流移人以爲文正之惠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决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番一人于庭番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人明也因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

警語類抄

卷四

七

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派以白檜檜卽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工勸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於市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劓黥紅卓三百事

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  
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  
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  
以脂卷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熒耀比於白  
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遇類

夫折珪脩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挂人  
代之憂斯非不各適其適乃皆未免局於一隅閤  
曠之士紉焉如必以箕穎各口爲英雄則伊筦不  
齒於明智必以駟馬高蓋爲奇杰則商山洛水之

警語類抄

卷四

七

夫不列於人倫要以達權觀化視所遭耳世有心  
豪大人心執玄德神動天遊進可伊筦退可箕各  
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商山洛水夫是之謂  
玄同

夫駢驥垂耳於垆牧鴻雀戢豎於汗池蓑之者固以  
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十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  
翻凌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  
足於六馭哉

功名謂之會聚也謂有聚必有散也辟王宴賓有欣  
三爵輒卽去者有晉連終夜斗落參橫尚未歸者

若此者視主人意耳主人意非晉連客三爵去矣  
仕宦行藏犬繫類此

昔人有賣良馬者已三朝矣出入於市門而莫有顧  
也九方臯過之來而迎睇焉去而轉盼焉忽爾市  
之爭買者數百人價高十倍夫一馬耳昔豈蹇驪  
而今豈黃戎盜驪哉昔無九方臯而今適遇之也  
故力牧不遇黃帝不過一牧豎舜不遇堯不過一  
鰥夫傳說不遇武丁不過一桀徒太公不遇文王  
不過一釣叟孫叔敖不遇楚王不過一販夫驢明  
不遇叔向不過一下吏越石父不遇晏嬰不過一

警語類抄

卷四

本

罪人茅容不遇林宗不過一庸衆季布不遇曹丘  
不過一逃虜淮陰不遇鄒侯不過一亡命冀缺不  
遇曰季不過一耕者戴淵不遇陸機不過一群盜  
賈島不遇韓退之不過一俗僧雖有千里之材能  
追風逐電絕塵掣影幾何而不困於舉肥之相哉  
玄冥子退耕於野韜光斂跡影響不聞於人或嘲之  
曰吾以子爲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  
藏而川媚玉韞而山輝善之不可揜也蘭蕙不以  
易地改臭金石不以積載渝堅性之不可變也今  
子誦說先王之道自負希世之珍而乃托處山林

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疏朋舊無問訊之書當道不以政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猶有遺行乎玄冥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蟬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登高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益明而鐸益響也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舡則浮鏹銖失舡則沉非千鈞輕而鏹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涼之跡而爲賢不肖之斷案則夷齊慚於盜廬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

齊書

卷四

七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

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令人主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煬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絀徵事於孝標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握筆明遠累辭於子忌則忌矣後世覓一解忌人了不可得

顏驥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驥廬肩結首問曰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

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色而臣貌醜陛下

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爲會稽都尉

李義甫詠烏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

與卿全林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

蓬萊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真宗聞之令

預後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戚幼文吹歛一池春

水之句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棋之句孟浩

然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此詩人之不遇

者也至於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

達者廬陵戴某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

齊書

卷四

七

至內閣試春日詩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

叩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及卽罷歸蕭胡坐

薦舉非人被譴人之遇塞有莫之爲而爲者

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半正言先帝高宗某事

忽淚下玉音問故對曰思感先帝舊恩孝宗不覺

亦淚下寺丞至讀畢淚下不已還朝免劾乃蜈蚣

在頂齧之頂肉痛腐矣因此淚下孝宗以爲真忠

明日御批除吏部侍郎

宋孝宗時蜀士許志仁在臨安袁家湯店止泊覓差

遣淹幾年餘囊篋殆盡每見士大夫則鞠躬相揖

人皆憫其窮或予以三券五券藉此自給一夕孝宗與魯叅政從龍微行入袁店喫湯志仁揖之甚恭孝宗心念此人何敬如此故遣一扇與之志仁卽以扇趕逐奉還又如法一揖孝宗問汝何處人在此何爲志仁言某蜀人在此待差遣不覺日久窮困甚矣又問年月日時又適與上合孝宗曰魯叅政說欠閬州大守今付黃金二十兩明日以書薦汝去彼處受差辟汝可將此金作裹囊歸鄉志仁大感孝宗復以志仁命在瓦子裏與人筭星翁云此是主上命孝宗曰此蜀中一許姓命星翁曰若果然則目下亦遇大貴超昇孝宗歸明日御筆令志仁交閬州知州事并以金二十兩令魯叅政密封與之志仁不之知携歸見閬州守守折開方知是主上御筆前守改除利州西路提刑俱謝恩高帝令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爲方孝孺言之頃吏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今無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艸或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

改爲遂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學士筆也宋驚未對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實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爲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卽命賜緋袍腰帶猶平巾往禮部宴令宗伯陪之私遣人覘之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晉俾爲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遺汝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永樂乙未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折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林文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之英才也遂取爲會元而循居二王鄉第五 太宗見鄉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鄒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曾榮吉永豐人自幼穎敏端重言笑不易五歲盡識象戲字稱江西才子其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艸 大宗奇其才批云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

良顯哉擢第一賜冠帶朝服授翰林脩撰時年三十六軀儀膚碩詔選庶吉士二十八人進文淵閣祭爲之冠 上召問典故輒應口對命撰天馬海青歌揮筆立就詞氣豪宕賜瑪瑙帶深沐眷寵廷臣有以文士薦者每日得如吾曾蔡否耶 上喜其才贍大書其策以示遠人某殷成宣蔡作文蔡素體肥至日中汗流如雨 上將視其艸忽暴其汚遂起及進其文 上亦無嘉賞亦一時之遇不遇也

于謙錢唐人授監察御史長軀玉立聲如洪鐘每奏警語類抄 卷四 十三

對 上爲傾聽歷官兵部尚書加少保 上嘗賜謙第一區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示變正宜貶損以迨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上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封識第中一時往視之謙素苦喘疾一日大作上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安爲 上言且述謙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謙家所用悉給自尚方其寵遇之隆至矣忠類

宋喻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

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也惟公無已者能之求諸宋世其韓范富諸公乎慶曆中韓公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張南軒先生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警語類抄 卷四 十四

理者矣張廵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如其謝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迷天地戮辱黎元膺牒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暴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

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  
笛詩曰岩峩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  
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  
遙聞吹笛吟壯哉忠也萬古不朽矣

岳飛精忠天植宋將中年最少其恢復中原之志見  
於翰墨者不可殫述嘗作滿江紅詞曰怒髮冲冠  
凭欄處瀟瀟雨歇檣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  
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  
頭空悲切靖康耻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  
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  
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警語類抄

卷四

十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王者  
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  
浴拉脇而殛獄卒隄順負其屍出踰牆至九曲叢  
祠中故至今五顯廟尚靈舊在大理寺墻下順莖  
之北山之潛身素有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  
於上記焉及順死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  
必懸官爵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箒有棘寺勒字  
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殯不得以一班職爲賞  
其子始上告官悉如其言而屍色如生更歛禮服

元徽之挽文文山詩云塵海焉能活整舟燕臺從此  
築幽囚雪霜萬里孤臣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  
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難論  
天地無窮草木愁

學士王磐詩云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  
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神貫日華  
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不到老夫和  
淚寫新詩

于肅愍贊文文山像云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忘  
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勢殊

警語類抄

卷四

十六

事異坐卧小間困于羈繫正色直聲久而愈厲難  
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  
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  
然

左副都御史練子寧父伯尚爲起居汪直言忤旨出  
爲廣德州同知遷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  
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  
通一夜春雷長籜龍稍長與金幼孜相友善謂曰  
異日子必爲良臣我當爲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  
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因才



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太祖親擢第二授翰林脩撰母喪力行喪禮復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左副都御史特見信用景隆懷異志密通款于燕屢喪師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爲上公奉命出師朝廷何負於汝汝乃謀叛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罪乃誅建文君怒罷朝北兵旣渡淮靖康府直吏蕭用道衛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議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尙不能容言乎詭者愧而止 成祖卽位臨安指揮劉傑縛子寧至李景隆請誅之上責問子寧語又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石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姻戚逮戍邊者又數百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爲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尙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子寧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於世今提學查

虞臯復給其孫衣巾二人奉祠 忠烈孫公燧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謀逆橫歛剝民王府人暴甚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產燧至首舉官校及樂官之尤無良者啓請具獄濠乃駕其罪于郡王將軍而薄懲之燧因密疏其罪狀以聞章凡七上悉被中道邀匿弗達屢乞骸骨亦不報於是平輿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汰墨旌旌賢峙糧練兵囚徒自大辟以下悉聽入金穀以贖申飭衛所郡縣募驍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曲爲之計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詔遣戒諭未至而逆校華林自京師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三司官入謝生日宴禮濠陰令諸兵仗果升匿幕中出立露臺上云 太后密旨令我監國燧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寧有二君 大祖法制誰敢違之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罵燧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燧曰 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遠厲聲反復辯曰我輩亦方面大

臣何得如此濠大怒喝武卒縛公及達令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遇害日方烈忽陰噎黯焉無光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卽起秉燭而坐與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與穽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奸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解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警語類抄

卷四

十九

忠節許公達進江西副使時宸濠恃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禍歛遜相結納獨達每務違之數繫縛其黨禁抑不少貸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無何濠益橫因脇撫鎮保薦賢孝會臺諫論劾詔使都尉侍郎中官往問且宣諭焉濠反乃因各官入府賀生日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次問許

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濠怒喝武士并縛達斬之達顧燧曰早聽吾言當不至此達嘗與燧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慷慨大罵曰我則死汝逆賊亦當旋死自府中出道行比受害罵不絕口挺立死惠民門外觀者壯之公之大節不待蓋棺而後見當時檣守樂陵計戰楊莊人固知其有死義之忠也公之定論不待久而後明當時密疏當道訓練土兵識者已知其有不可奪之節也臨刑之言聽者無不凜凜真足以寒未死奸雄之膽被害之後面貌如生又足以厚並遊俊英之顏

警語類抄

卷四

二十

唐漁石公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拘微迹四子雖死有先後身有執弗執首領或割或不割要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屑屑論也故杲卿罵而磔興勝機而殞巡先殺遠後亡君子不敢有軒輊者豈非以臨難死者皆足賢乎嗚呼士于君猶女于夫終身勿易焉滅義求活故持二心乃禽獸之道夷狄之行春秋所謂賊也四子免矣

伍子胥進伯嚭誅卒讒子胥殺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

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  
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  
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不可信如此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  
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蘇東  
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溫出入梁師城門下至以  
父事之陸棠楊龜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爲之亂  
坐大逆誅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奉  
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而  
背師友也如此吾人可以鑒矣

警語類抄

卷四

二十一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爲降禮馮大常以問顏光  
祿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  
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  
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  
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唐太宗嘗止一大樹下封德彝侍立贊美不止太宗  
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乃是卿耳

王荆公初叅大政一日因閑晏元獻小詞荆公曰爲  
相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爲爾顧其

事蔡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爲館職亦在坐遽曰爲  
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  
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梁火朱雀門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  
我正欲構遂遭天火群臣並相顧未有對何敬容  
獨媚之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矣梁王瑩初爲  
武帝相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問群臣莫對  
瑩在御筵答曰昔后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  
膺錄御圖鼎象來格帝大悅此二臣皆所謂便佞  
以悅人主史氏載之可爲萬世佞臣之戒

警語類抄

卷四

二十二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諱恃勢乞麋角鵠羽繪答書曰  
鵠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膚  
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清顯

周子曰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  
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  
貪污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  
能自贖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裏三旬而九食田子方使人

遺之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也遂忘之  
吾與人也如棄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  
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  
壑吾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辭焉

王雁軒曰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有一毫之黜汚爲  
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之神  
明其可欺黃金五百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爲  
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  
然清風古今

警語類抄

卷四

十三

風俗通穎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  
後漢書范滂嘗有姊病設食滂出門留錢而去姊  
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  
雲輩而不盜我菜乎滂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  
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歸典畧程堅清潔居貧  
諸姬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  
甫何爲不食人食沐德信嘗過姊姊爲設食而不  
晉吳文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荅者否  
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異域如此  
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  
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

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  
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屈原有云老冉  
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然則居世可不以廉潔  
自砥礪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不受野人請曰  
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  
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卹民之故也成王聞  
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  
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

警語類抄

卷四

十四

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求富而子逃  
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芘民也民多曠者而我  
取富焉以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  
岩岫倚雲端猶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  
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詩州沒苔侵棄道  
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  
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兩朝名寵所榮猶  
不免萬世之詆彈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

苟乎哉

廉者士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弊計吏治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兼此六者則廉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爲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貨物頒群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魯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書之言

警語類抄

卷四

二十五

胡威字伯馬父質爲荊州以忠清顯及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優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耶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未至州二十里地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愈厲

清操帳帷罷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及魚

傳翽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摘伏誨化如神何以至此傳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剛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剛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不凝滯廉深服其言

杜正獻公衍嘗言居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清江俞行之題清慎警句有夜門無客敢懷金秋

警語類抄

卷四

二十六

屋有情甘飲水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交厲筮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哂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載士人以不檢歸

樂法才有清節不受俸秩梁武曰可爲百城表矣石漬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色貪酒死酒貪盜死盜貪鬪死鬪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

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詐死詐貪  
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曉也  
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  
僂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  
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  
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設以醴尊陳之  
飲羶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  
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  
其父母祖先也一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  
而謂其朋曰盍少嘗之慎毋多飲可矣相與取小

警語類抄

卷四

二

羶而飲罵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  
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  
其醉醉則群睨嬉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  
蹈藉而就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  
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於乎  
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子思居於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  
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  
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  
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

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嗟乎獨貪祿足以死人哉貪  
名死名貪功死功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智死智  
貪直死直貪倖死倖貪佞死佞貪暴死暴貪樂死  
樂貪奢死奢貪傲死傲貪情死情貪鬪死鬪貪色  
死色貪酒死酒貪貨死貨無所不貪無所不死主  
父偃之鼎烹貪名也武安君之卒於杜郵貪功也  
趙高之夷族貪權也令尹子南之陳尸於朝貪賄  
也晁錯之斬於東市貪智也國武子之見殺貪直  
也先軫之刑於不顧而唾貪倖也大宰嚭之爲戮  
貪佞也商君之車裂貪暴也王子顏之見殺貪樂

警語類抄

卷四

二

也伯有之不祀貪奢也卻鞮之先亡貪傲也原叔  
之有大咎貪情也南宮萬之累屠貪鬪也孔寧儀  
行父之見及貪色也公子側之以爵滅身貪酒也  
子玉之以瓊弁殃貪貨也貪之爲禍可勝言哉石  
賁子曰貪者其殺身之阱乎是故志士仁人見利  
而常顧其害將進而豫思其退未得而先憂其喪  
如臨深淵如集孤木如飲鴆毒介子推之登山而  
遯恐死於名也范蠡之扁舟五湖恐死於功也張  
安世之不受私謝恐死於權也子產之諫重幣恐  
死於賄也漢陰丈人之息機恐死於智也劉文範

之口不言人過恐死於直也趙文子之爲嘗退然  
訥然恐死於悖也展禽寧三黜而不枉道恐死於  
佞也黃次功之寬和恐死於暴也勾踐惡胆而嘗  
恐死於樂也子展儉而壹恐死於奢也伯玉夜行  
避關恐死於傲也成回恭敬而不怠恐死於惰也  
相如避匿恐死於關也晏子却傷槐之女恐死於  
色也夏王之疎儀狄恐死於酒也司城子罕之辭  
玉恐死於貨也君子之爲慮遠矣

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  
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

警語類抄

卷四

二十九

之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瓦  
解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况金乃用世之物  
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則必生奇禍是以倉庫  
盈滿則爲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玉帛之多則  
起奸臣豪室兼併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  
以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爲心則精神思慮盡惑於  
利欲之中日以消耗其精明之氣雖有子孫亦必  
痴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蓋  
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福則天下長治而子  
孫亦在所造中矣

王戎田園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而儉  
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梁武帝弟蕭  
宏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如  
此三十餘間武帝見之計錢已億餘萬帝少子綬  
作錢愚論以譏之和嶠富擬王者而貪得無厭人  
謂之錢癖唐李愷善殖產伊川有膏腴自都至關  
口田疇彌望人謂之地癖

廖德明爲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爲主簿者德明聞  
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延之悉假富  
人簞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若是侈耶必貪

警語類抄

卷四

三十

也於是追還薦章讐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  
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讐驚曰  
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  
不薦觀二子舉動如此然則居位者豈可不以貪  
爲戒以廉自厲乎

宋孝武初謝朓爲吳興郡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  
清談所少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  
正雞子壹錢幾顆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  
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  
雞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



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筍曰一錢五筍  
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筍又謂吾未湏要且林  
中養之至秋成竹一筍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穢  
不道皆此類春秋謂昔人以資嗷嗷未必有此而  
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今之居官者不又有類其  
人乎嘻今日之爲官者蓋不啻但如彪所爲猶費  
本錢而已然則有官君子尤當以貪墨爲戒

孫安國爲長沙太守頗營資貨相溫遣部從事至郡  
察知之重盛高名不時卽劾盛與溫賤舜旨放蕩  
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還無

警語類抄

卷四

三十一

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水將爲怪鳥溫得賤復遣  
從事按之贓賄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  
韓平原甲第罪逐後改爲寺監齋舍生題曰掀天釁  
勢祗冰山廣厦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明哲計肯  
將富貴博清閑又曰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  
去無踪不知鄒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秦師  
垣故第檜薨值開浚運河人夫取泥土堆積府牆  
及門有人題門譏曰祐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  
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鄒塢貯黃金笑談  
便欲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

空餘泥濘積牆陰

仁類

明道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  
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與已不相干如  
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  
人之功用

龜山先生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  
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  
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已也而爲之疾痛何  
也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若此若體

警語類抄

卷四

三十二

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  
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  
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薛敬軒先生曰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  
而已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  
故賞當過于厚而不可過于濫  
人已一也浚人之膏脂以自肥何其不仁哉  
胡敬齋先生曰人之賦于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  
貴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于

骨肉富貴不加于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拾人心必原於廟

真西山曰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王雁軒曰古者于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濃嚙肥出則敲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亦至于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爲君子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已之體膚也何忍以

警語類抄

卷四

三三

慘烈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哉或以關節用刑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紂罪豈其追忿行私者乎不可以不戒

黃霸爲潁川大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白于霸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迎送正煩重聽何傷且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大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魯恭拜中年今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還而自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于是吏人信服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

警語類抄

卷四

三四

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桓公在荊州欲以德破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稍雲根下拂地足桓公曰我猶患其重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王陽爲南陽奮厲威猛功曹詠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

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囑納其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大行  
至元中鈔法不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兵部郎中趙孟頫馳驛至江南門行省丞相之罪仍命凡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答一人

李德裕在浙西日南方信祿巫父母厲疾人子厭棄不肯收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喻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救無可去之義數年惡俗大變

警語類抄

卷四

三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温州逮盜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無得逮婦人建議著爲令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綦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有如此

蘇人范從文文正公之的派也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旨下獄論死上觀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

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一世孫也上默然卽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曰免汝五次死人皆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之遠如此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知曆數有在遂北歸沙漠盡輸羣夏之地常遇春矜刻好殺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彼不戰而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

上曰欲殺元主徐達得賄縱之上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左右皆向之將入金川

警語類抄

卷四

三六

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歸見太祖俯地痛哭指天爲誓大祖泣下相遇如初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郢失其傳此亦見仁酷之異焉  
項羽廟失火時人有詩曰霸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郢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好發人私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爲大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鼓栗有甯成者爲濟南都善遇之與結驩其治效都廉弗如也宗室豪強皆人人惴恐未幾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致產千金爲挾時吏長短出從數千騎威重于郡守

宋范質在茶肆中見有人貌怪陋前揖曰兵戈至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適書大暑去酷吏云云其人曰世之酷吏何翅如大暑也公他日當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一廟門側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手中公心異焉

早秋杜牧之詩云陳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樽酒酌未酌晚花嘯不嘯銖

警語類抄

卷四

三七

秤與縷雪誰覺老陳陳此言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之來創裝一字便極高妙晚唐無此句也

賀大傳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回顧索筆足曰不可啼殺吳兒于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後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上奏河南丞殷安之爲理嚴爲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

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于是三日指其地以相戒無敢犯者

正類

陳白沙先生曰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廣大尊嚴端凝洒落默契乎人心正大之所存與山岳而並峙顯著乎乾坤歲月之所積與大化而同流不可動搖不可束縛此當大爲體置

胡敬齋先生曰萬事有根本總領根本總領不正其餘皆不正

警語類抄

卷四

三八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正古之人雖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辭惟胸中一點堂堂正正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慈溪王汝言曰德如方才如圓安重方正德之象也流通敏達才之象也凡天下之物其方者必不足于流通其圓者必不足於安重惟聖人則方圓俱全才德兼備焉

荀子曰志不免乎奸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是猶伏而啗天救經而引其足也必不然矣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  
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  
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大守歐陽歆署郢憚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  
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謾飲臨享歆曰西都督郵  
繇延稟性公方揣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諸儒共  
論延公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憚  
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  
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奸罔上害人所  
警語類抄 卷四 王允

在荒乳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曲作直  
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憚敢再拜奉觥歆色動不知  
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  
德也可無受觥敬歆意少解曰實歆罪也敬受觥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淮妻大尉  
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使者微攝甚急淮使戒  
裴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  
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  
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狗身首之  
急旣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

旣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  
厚淮妻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譚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  
以靜之泰云惟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  
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讐常  
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  
諸葛妃呼靚旣來帝就大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  
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否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  
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慚悔而出

警語類抄

卷四

四十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  
武子雋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  
媿不武子曰斗粟尺布之謠常爲陛下耻之他人  
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媿陛下

向雄爲河南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大守劉淮橫怒  
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  
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  
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卽去武  
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  
以猶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

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于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周伯仁爲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刀玄亮爲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刀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刀爲辟易于戶外旣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與齊名那與佞人刀協有情逕便出

王敦旣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

警語類抄

卷四

四十

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大真所說溫嘗爲東宮宰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頃更溫來敦便奪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溫大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范鎮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旣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發棄之鎮大笑曰使范鎮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

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引張說詔

證魏元忠事云說已許昌宗賴宋璟激厲告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不喜知競所爲郎從容謬語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實書之其艸故在聞者嘆其直說屢以情斬改競詞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稱謂今之董狐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

皎死後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

貞復緣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夫人以其

警語類抄

卷四

四二

近于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處卽殺應流卽流不宜廷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勛貴在焉皎事旣不可追仙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

國朝魏文靖公驥直道自恃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侍郎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亦欲與迴避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爲避王銜之譖

于內衆爲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爲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諭之曰汝所言者是

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卽密疏其專權罪疏入晉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選對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

警語類

卷四

四三

似至所以培植愛惜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貼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安得危天下大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廷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化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畱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益此人不熟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還卽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見

其子孫多賢嘆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妄殺一人也

薛文清公瑄有理學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陽吾鄉人有可爲京堂者乎三陽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于朝房三陽先過不值語其僕曰可謂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大監謝若王之擢皆王大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陽使人語之亦不往特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陽乃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

警語類

卷四

四四

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陽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諸公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爲瑄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啣之

桓玄竄位登御床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汶水不冰燕王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詔上恩可發一笑

唐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



王同食寧錯喉上髭王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及祿山叛玄宗遷蜀百官諸司多不知有陷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幡綽同在其數得出入左右及賊平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於上前曰綽在賊與大逆圓夢語媚而忘陛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綽曰當垂衣而治之兆夢見殿中榻子倒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卽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夫逆圓夢時必知其不能爲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警語類抄

卷四

四十五

韓侂胄作南園于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庄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旣出庄遊他所忽聞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宰也侂胄大笑益親愛之昔孟嘗得客作雞犬而脫患難後人且議所得止雞犬之士今趙如此是一禽獸也標其題曰只

消三寸舌做得萬般聲大學士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井作村庄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燐鑊煮刀刳及胄敗有人贈之諺詞曰侍郎白晞東牆曾學犬吠村庄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噫今之搖尾乞憐苟求聞達者觀此豈無媿乎

程師孟嘗請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介甫曰先生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

警語類抄

卷四

四十六

于樞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公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規類

韓非子曰夫言順比滑澤洋洋然灑灑然則見爲華而不實敦祗恭厚變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惣徵說約徑省而不飭則見以爲劇而不辨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諂而不根閭大廣傳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

爲陋言而近世舜不悖逆則見以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爲誕捷敏辭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通往法古則見以爲誦此臣之所以難言而垂患也

彼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

荆川先生曰匹夫一怒挺而升闕于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其闕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論擊嘲諧諷譏於其旁則釋然一噓而

警語類抄

卷四

四七

散小夫婦人恣睢克毒于冥冥或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噉然而已矣巫兒佛媼爲之張皇神鬼指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解急闕則嘲諧諷譏或捷于詩書禮樂苟可以懼免頑則神鬼機祥或痛于士師理官滑稽機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于解闕而懼免則君子所爲勸于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勸于世雖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况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說于繩墨者乎

先王時天旱禁私釀有吏于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

罰之簡雍與先王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私釀者

嚴子陵與吳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矣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耶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警語類抄

卷四

四八

樊建入晉爲給事中武帝問孔明之治蜀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在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于是發詔理艾

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齊武帝時諸第皆無寵嘗于御座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汚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

陳寶應潛有逆謀虞寄微知其意寶應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刪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起曰可謂知士既正色曰履鄭驕韓未足爲智豈如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貞觀中百官表請封禪獨魏徵切諫太宗謂徵曰朕欲卿極言其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旁流諸憂雖安未足以供

警語類抄

卷四

四九

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網羅猶密積歲豐熟倉廩尚虛臣未能遠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嘗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克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聚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伊洛已東洎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烟斷絕雞犬不聞道陌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蠻夷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楮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

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實與人之議大宗乃罷封禪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

高宗嘗問魏元忠外以朕方前代何王元忠答曰周成康漢文景帝問然有遺恨否曰有之王義方一時英豪而死艸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蕡罷行副于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

警語類抄

卷四

五十

帝默然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劉得播州柳以禹錫湏侍老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繁丹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

裴諝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欲入計召至便殿問榷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

此

陸相知舉放崔群後群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群妻  
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庄園公曰今年已  
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  
贊門生乎君司文柄陸氏子無一得事者如以君  
爲良田陸氏一庄荒矣群無以對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椎油因禁城門無  
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規之者曰臣請并禁月  
明

范蜀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其謝表云望陛下集群

警語類抄

卷四

五

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  
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介  
甫曰兄在位要湏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雋雖疾丘  
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常以舍法繩吏奸今乃  
以楮泉微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舍法耶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  
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  
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  
中姓名與日月增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勵清直之

標

逸類

昔巢由避世說士誦之不衰當堯之時二十八人咸  
在事即使巢由北面詎能有加于舜禹夫惟堯不  
能訕而巢由之義愈高巢由不臣而堯之治愈盛  
何者竭澤而漁漁之小者也楮山而田田之小者  
也漁渤海田孟諸鱗介羽毛鳥可以網罟盡也  
組稷莘野春雨一犁版築商岩秋雲萬杵  
夢遶泉石心飛松菊不待夜鶴之怨鱸魚之秋也  
襍乎四郊之烟雨零簪乎南澗之水月

警語類抄

卷四

五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延陵季子遊于齊見遺金于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  
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  
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  
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  
哉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  
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李文德素善延叔堅語群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  
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

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  
朝則誦義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咏詩南軒百家衆氏授  
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今其溢目紛紛欣欣  
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  
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雖離擊筑旁若無人  
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  
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  
孝上交不誚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  
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  
警語類抄 卷四 五

勿迷其本棄其生  
陳晉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過之植杖大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  
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誰泣何及乎  
秦子勅少有才學屢辭辟召同郡王商勸令仕勅答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  
不廣也執竿不顧必得曝背隄畝之中誦顏氏之  
簞瓢咏原憲之蓬戶時翺翺于林澤與沮溺爲等  
儔聽玄猿之悲唫察鶴鳴于九臯身安爲樂無憂  
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

矣斯乃必得志之秋何必仕

索襲偉祖虛靜不應州郡之命大守陰澹常造焉經  
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  
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  
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  
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  
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諡爲玄居先  
生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張天錫遣使備禮  
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警語類抄 卷四

五

劉靈預詔徵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劉答曰糾四節  
卧病三時營灌暢餘情于山澤托暮情于魚鳥寧  
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  
稷管之辨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  
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嘉軌臚之義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  
受禁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大守楊宣画其像  
于閣上出入視之作誦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大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  
造焉纖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

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  
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  
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羲皇上人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辟如滋味人皆欲  
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  
也將爲松菊主人不規淵明

書語類抄

卷四

五五

蕭大園是簡文子神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溪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蹇裳無吞舟  
之漏網挂冠縣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  
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  
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警佩之累蓋  
由來久矣晉侯追踪于赤松陶朱成術于辛文良  
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  
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  
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  
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

瞻烟霧遠盼風雲藉纖艸以陰長松結幽蘭而援

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

窗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畝二頃以供

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三五可充紉織家僅數

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

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願

歌纂纂唱鳴鳴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

捭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

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八紘申脰受羈遊

書語類抄

卷四

五五

帝王之門超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年祀之  
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夫道昧昧安可問哉嗟  
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顧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蹠曲拳四時如流俛  
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  
仲尼耻之

田游巖頰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  
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  
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于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  
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  
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  
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懽二公平日對奕  
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  
須讓老夫此一着師川有規色

警語類抄卷之五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更新安汪

過類

周濂溪先生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  
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又曰仲由喜聞過

程明道先生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  
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

程伊川先生曰君子之于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  
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書語類抄卷五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做曰仔細  
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只按伏得這個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座同志者曰此人為  
學切問近思者也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人有  
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  
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既而又內觀索又得  
二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  
改

胡敬齋先生曰人有過貴能自悔悔而不改徒悔而



已於已何益改過最難須着實看得操存省察功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于豫須以敬為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嘗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薛敬軒先生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警語類抄 卷五

二

王陽明先生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

韓延壽為東郡嘗出臨上車騎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蚤駕父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謂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

門卒卒本諸生延壽遂禮用之

郭林宗謂仇季智日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曰吾嘗一朝科首三辰晏起過必在此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可知昔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鄰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于是也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敢告者不敢為也

警語類抄 卷五

三

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人言者君子之所為可知已吾人盍思所以告于天者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也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改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嘗母亡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于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齊高帝有故吏祝景秀嘗以過繫高帝語荀伯玉云卿此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倍加責謗景秀

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釋之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遊畋父思曼請假還吳始入西廓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見思曼乃放縱脫鞵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曰克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修身折節思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辭爲名士

毛仲雀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仲雀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雀延之上坐謝曰使我常聞斯言

書語類抄

卷五

四

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畧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訝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憚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啣壁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畱心庶事圖閭弔楚幾至治平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後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

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之不彰耶處遂改厲終爲忠臣孝子嗜類

魏人以博物名於河濱得銅器如觴焉而竅其兩傍文爛然得之甚喜召所與遊者曰予近得憂殷之器宜同玩之且實酒爲壽方獻爵佐山人見曰子胡得乃爾是銅鑑也角觥家以讓陰者也魏人楚丘有士其博物不下魏人一日獲器象馬形鬣尾皆具而竅其背詢無識者一士曰古有犧尊其類是乎殆馬尊也士喜藏之享尊客輒出以盛酒仇

書語類抄

卷五

五

山人過之乃愕然曰子胡得乃爾是溺器也貴嬪家所爲獸子者也士乃棄之然則士無真識則名實錯亂其不以銅鑑溺器爲真嗜者幾何人哉薛敬軒先生曰豈惟樂有雅鄭耶書亦有之小學四書六經濫洛閩諸聖賢之書雅也嗜者少矣夫何故以其味之澹也百家小說潘詞綺語怪誕不經之書莫不喜談而樂道之蓋不待教督而好之者衆矣夫何故以其味之甘也澹則人心平而天理存甘則人心迷而人慾肆是其得失之歸亦何異于樂之惑人也哉

劉子曰累榭洞房珠簾玉展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愛  
聳石巉巖輪菌乳結緩欤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  
諫六韶咸池九成人之所樂也默聞而震懸難碧  
渾波瀾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顏顏玉理  
吟視巧咲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母之醜貌不  
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買陽文之  
婉姿陽春白雪敷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  
聽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嚮魏文侯好槌盤之聲  
不貴金石之和炮羔煎鴻臚蟪蛄衆口之所嫌  
也文王嗜菖蒲之藟不易熊肝之味爵金玄滄春

警語類抄

朱王

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臯之夫不愛芳  
馨之氣若斯人者性皆有所偏也

宋南康公劉邕嗜瘡痂比于鰾魚唐劍南節度使鮮  
于叔明嗜臭虫每採拾得三五升浮于微熱水洩  
其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知福  
建院權長孺嗜人瓜甲見之輒流涎與南中續結  
蜜啣不乃羹何以異哉

宋人有嗜酒者病曰吾甚悔之弗戒且死矢諸神曰  
絕則未能請限之遇有飲主人以有限也如其數  
而大觴之衆客未醉而宋人先醉也久之曰不可

是與弗戒同又矢諸神曰請小之遇有飲主人以  
其小也輒移其席而更始之衆客未醉而宋人先  
醉也每醉輒悔每飲甘則曰姑飲此後必盡戒卒  
無能如之何而死于酒李子曰世人明知禍機不  
能干情之所甘竟以敗亡者寧獨宋人哉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大縣舍人經吳閭門在船中彈  
琴張季膺本不相識先在金閨門聞絃甚清下船  
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張問賀何之賀曰入洛赴  
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  
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

警語類抄

朱王

蔡君謨守福州嗜觀燈上元日令民家一家點燈七  
盞有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  
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夫妻相對哭大字風流知  
未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遂罷燈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笛而不相識  
遇桓子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  
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  
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  
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溫大真位未高時嗜與楊州淮中估客樗蒲與客輒

一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返與庾亮善於紡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回

杜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置鎮閣居開筵集朝士不敢邀杜杜心欲會李卽馳書請至獨坐南行睜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曰誰是子雲李指示之杜云名不虛傳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又自行三爵朗吟而起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時回

警語類抄

卷五

八

昔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唯嗜魚故不受也

張伯緒曰人不可溺于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奸人下吏唯是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至也後生戒之

荆川先生曰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千世也能泣能笑能擎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千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爲野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

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真有矣而况于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

樂類

周濂溪先生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獨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受不求而樂乎貧者獨其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此顏子所以爲聖

警語類抄

卷五

九

聖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爲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程明道先生曰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先生以記誦博識之功爲玩物喪志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得心下快活故曰無悶曰不愠  
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  
回也有簞瓢陋巷之樂點也有浴沂咏歸之樂參  
也有屨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  
弄月吟風之樂學道而至于樂方能大有所得大  
槩于世上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  
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  
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此義若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  
悖魏崔山詩曰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警語類抄

卷五

十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  
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  
之憂步躡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  
憂蓋唯賢者而後有真憂亦唯賢者而後有真樂  
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  
樂啓期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  
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  
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  
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  
之終也居常待終何不樂也

楊子曰人之一身自有天下之至樂與生俱生原不  
倚於富貴利達之中人唯反身而誠則仰不愧俯  
不忤無入而不自得焉齊富貴于夢蝶夢榮辱于  
蝸角寄一身于貴賤榮辱之場一逆旅也起一心  
于貴賤榮辱之外一虛舟也物外于我果何有也  
哉

警語類抄

卷五

十

夢與寤有所異也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  
爲之者夢耶寤而爲之者夢耶  
胡敬齋曰聖人有憂世之心無憤世之心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  
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勝之事大矣而主  
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  
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  
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  
者也持之其難者也唯有道者爲能持勝

桓大將見謝車騎問曰卿兄弟志趣如何不同荅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  
棋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  
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  
有書而天下傾覆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遊宦四  
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  
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  
史游作急就章便爲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  
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彰况國史明乎得失之意何必博奕而後可以忘  
憂哉

警語類抄

卷五

十二

羅湘川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願樂日處其  
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閑更大年明  
月泛遊蘇氏後北窓高卧伏羲前林泉茹飲貧無  
辱花木栽培靜有權一室蕭然無俗慮却疑身世  
是壺天又自爲記曰雨暘時若五穀登而百室寧  
可樂也一有水旱之災饑饉相仍民不聊生雖欲  
優游此亭得乎民康而富四境晏然可樂也一有  
盜賊之發則軍旅興焉供應煩焉則物耗而禍亂

生雖欲優游此亭得乎白髮耄顏步履康健眠食  
無恙可樂也一有災沴之侵精力衰而登陟難求  
一室之安不可得雖欲優游此亭得乎昔溫公以  
獨樂名其園康節以安樂名其窩予非不知所嚮  
慕以名吾亭而必爲此者意誠有在也

警語類抄

卷五

一三

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  
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覓覓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詰令聞令望必與此  
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  
壽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樂先憂事者後樂  
先做事者後憂  
范仲宣公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  
間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廓人民皆

非則敬存亦何足樂

巧類

周漁溪先生曰或謂予拙曰巧竊所耻也且患夫世多巧也喜賦之曰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激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許敬齋先生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夫聖賢之道大公而至正無巧亦無拙也自王化凌

夷民俗滋僞乃以君子之循理安分者爲拙小人

書語類抄

卷五

十四

之機變倖得者爲巧是故君子視圭笏爲柴柵而巧于進者爲拙視名譽爲韞鍤而巧于取名者以爲拙視金王爲沙礫而巧于冒利者以爲拙當全生取義則視死如歸而巧于偷生者以爲拙是果真拙者哉吾聞之巧于人者拙于天拙于今者巧于古曾參之魯顏氏之愚孟子之不過似拙矣而巧于爲聖人之徒儀秦之辨鞅斯之智若巧矣而拙于謀其身噫安得天下之人皆舍巧而趨拙也哉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

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

食宋國別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

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是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

知巧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

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

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敗

遠力多义于歲數今我爲蜚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蜚

呂不韋進邯鄲姬于秦異人生子政爲始皇帝後始

書語類抄

卷五

十五

皇帝以事竟誅不韋春申君進李園之妹于楚大子完生子爲幽王李園恐言洩謀殺春申君夫二人之進二姬巧矣先與私之而後進之進而生子生而爲秦之帝楚之王天下之事未有奇中若此者也然卒以殺其軀豈巧于謀人而拙于謀已耶抑巧于謀人而拙于謀天也嗚呼天道好還應而不爽秦自女防以來楚自熊繹以來歷千百季而二人以陰謀絕人之祀滅人之宗則二人之身固可沒與噫孰謂天道遠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



昔言朱崖雖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  
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望追改前命外彰寬宥  
實乃置之死地普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  
未已令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任  
而卒寇萊公貶雷州時丁謂與馮拯在中書丁當  
秉筆初欲擬厓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厓州再涉  
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  
馮遂擬厓州謂始與李文定公迪同罷相而謂以  
內臣雷允恭傳宣復位乃逐公及其黨正人爲之  
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公庠知制誥當直請  
警語類抄 卷五 十七  
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  
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忻然爲之  
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  
法天下快之蘇黃門轍謫雷州安置僦民屋章惇  
下州追治及後惇責雷州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  
來爲章丞相破我家今不可也史記商君執治秦  
法嚴舉國怨之惠王欲殺商君商君逃出至函谷  
關吏不知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  
乃嘆曰爲法自斃一至于此惇輩之奸亦巧矣而  
竟以自中巧可恃乎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  
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  
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  
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談啖飲酒以  
待之至夜半忽聞鑼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  
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  
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匿處旣  
定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  
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于  
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  
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酷登幾不能  
堪未幾舜陟忽疽登乃獲免又大理評事胡夢昱  
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  
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謂巧能  
誅人可乎  
施類  
春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  
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于已  
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惟恐其以牛羊  
祀也

史記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咲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咲亦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杯而祝曰甌窶滿篝汚耶蒲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咲之于是齊王乃益齎黃金千鎰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韓退之與鳳翔邢尚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偏施于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後如宋

警語類抄

卷五

十八

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有得於退之所謂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耶

孔叢子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稱義桀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而暴者不必盡害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義民乃去就焉

晉郝愷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可謂損百千而趨性好週助人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又顧愷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愷之性好週助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出諸

券一櫛愷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超散父財愷為之驚但愷焚子券綽為之懊嘆父子間情不相同如此又王珣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卒其子悉燔燒券書一不收債舊業悉委諸弟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哉

北魏李士謙為開封府叅軍富而勤儉每以賑施為務嘗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即對眾焚契曰債已了矣明年大熟人爭

警語類抄

卷五

十九

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大饑復罄家貲以供糜粥活人萬計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仕謙子多陰德荅曰夫言畜陰德者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已知之何陰德之有

宋真宗嘗一巨商販鬻至杭有張鬼眼者號神筭一見指之曰公富貴人也惜中秋前後命盡商人兼程回家中途見一婦人臨江濱欲自沉問故荅夫有本錢五百千因出外妾收藏被盜亡失非唯飲食無措必且墜死寧先自沉商曰我命將終諸錢

何用乃贈錢五百千婦感謝而去商至家以鬼眼之言爲信告之父母踰期無恙後復之杭偶見前婦抱兒迎拜曰自公賜錢後生一子吾母子感公再生之恩無由報荅商徑至鬼眼家齎曰公胡不死詳觀形色唉曰公廼陰德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商異其術更以錢謝之

范仲淹在淮陽掌學有孫秀才索遊上謁仲淹助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仲淹又助錢一千因問何爲汲汲于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仲淹曰觀子詞色非乞容也吾

警語類抄

卷五

二

今補子爲學戢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得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公嘆曰貧之爲累大矣倘索遊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又守邠州暇日率諸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衰經者數人營辦喪具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近郊賙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卽撤宴厚賙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又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病卒子幼家貧公助以俸錢百緡爲具

舟差老校送歸乃作詩曰十口相從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闊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又遣子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文正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付之矣

宋席子擇遭喪黃山谷憐其貧糾同志助之曰富者不仁理難與語仁者不富事難獨成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拯之

警語類抄

卷五

二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悉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難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東轍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楫凄然曰我有金二萬願悉贖其命乃發所產之物輦之至賊營皆得放脫歡聲如雷拜謝各去後楫生子數人相繼及第焉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大雨漲溢幾冒郭門民死于洪波者不可勝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黃岩水未發前掉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蘿容穀一斛纔出溪口見波濤如山人乍沉乍浮相望不絕士

子維舟高岸遇漂出欲盡救之俱舟力不勝于是每濟一人則擲棄一糶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載之還郡守嘆賞其仁德卽治盛具延請而餽以錢五十處以門客遇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一巨室處女其家漂沒獨坐於浴桶泛泛垂死逢漁人過其旁呼之曰我某坊某家女救我當以臂間金釧相謝漁人載之回已無其家矣女哭幾絕解釧謝之漁人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以自贍不忍取之漁人之賢又如此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市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三

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慘欲言而色媿公曰第言之生顧視左右歛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家無以償乃謀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于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生跪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以女與君雖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然僕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卽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

俟君于水門之外生如言商人竟不敢爭至期攜女以逞而公之舟無有也詢旁人則曰某舟已去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布易錢繫獄甚衆適有富民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莘老曰施錢願得福耳今佛殿未甚壞孰若以其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卽日輸官囑圖遂空

報類

劉氏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三

非求報于鬼神也

老子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忝者不獲覆樹怨者無報德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本朝編修岳正得罪

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據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無何岳宥復官而李鐸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卽復給之所得數倍于前而家之辱尤甚焉

自古盜竊之主蠅聲紫色雖能暫奸大位然不旋踵

而禍敗隨之至得失之際造化者又獨巧爲報應不爽毫髮秦滅六國楚最無辜而卒之滅秦者楚也魏以鬼蜮代漢狐媚欺孤而芳髦廢祗慘于辨協璜封陳留爲獻舊國較若銖兩晉之取魏自爲得矣乃冒姓之劉淵起而議其後至繼司馬而禪者又彭城之劉也朱梁篡紀李宗以覆沙陀之賜姓乃歷鄆州而覺之元起沙漠穢亂中原宋趙氏之禍下及陵寢不知瀛國之封已陰奪其祀至倡羣雄而開我明者則林兒之宋也孰謂天道夢夢哉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四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顯爲元虜已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于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于德佑元年少帝只四歲諱顯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或問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爲不肖漢宅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

爽耶曰易之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君子道其常不道其變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基與治喪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問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灌已出墜外况管庫乎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五

不數年孝基卒其支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宋制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則取其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卽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濫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之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以爲定制未幾馬燕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自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

馬前大呼曰我是東岳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黑  
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  
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從  
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造物之報仁人如此  
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日叔  
謂姪吾當與汝析籍侄曰如何處其產業叔曰分  
爲二侄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爲八分叔固  
辭侄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  
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弟  
獨此少年諸貢士就問之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六

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所致及放榜果  
獨名人以爲仗義之報

曹內閣鶴初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姣心  
竊悅之晚至驛舍召侍左右每目之心动輒以白  
紙書曹鶴不可四字火之以復書火之如是者數  
十次終夕不及亂比旦遂遣還家後廷對時忽大  
風起條然墜于前有曹鶴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  
新因大驚異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  
其書紙自焚之時鬼神寔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  
速如此

李忠文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 朝廷結鰲山一騶  
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  
也懷之歸少酌騶以錢大書揭于門旣而失釵婦  
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  
扣之婦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  
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遂以歸之亦不問  
其姓氏旣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  
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  
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城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貴  
者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投付夫人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七

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旣而先生被杖脇折昇至錦  
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翰林先生也且以  
聖旨未嘗令預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  
真血竭千戶曰吾昔固嘗覬公立命索之夫人昇  
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悔類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  
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明用時悔醉後狂言  
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銘真可以爲終身之  
用

曾子食魚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人不若與之  
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韓魏公既作軸簾事富公曰相公也留些好事教別  
人做魏公曰吾輩渾似共推一江州車子得做的  
便做了爭甚彼此昔聞之蔡汝陽富公曰某備位  
執政何都不一見喻魏公曰某以彥國之心猶我  
心也魏公嘗曰好事撞到面前便與做了才蹉過  
也無可做空有失時之悔

昔魯昭公棄國奔齊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体  
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足則內無拂而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八

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辟之猶秋蓬  
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已景公辨  
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返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  
乎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  
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臨  
難而遽歸兵噓而遽掘井雖死亦無及已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  
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  
不如與伏波子懋大祖從之尋辟正禮爲掾及與  
議論喜其才明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

與女何况但眇是兒誤我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問華  
亭鶴唳其可得乎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溫未荅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  
乃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  
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  
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  
入甚有愛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

警語類抄

卷五

二十九

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悅飲酒及出諸王故  
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  
相不荅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曰如此唯  
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  
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  
人

唐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見異鳥容與波上  
悅之召闔立本圖其狀閣外傳呼畫師闔立本是  
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硃丹粉瞻望坐賓



羞慙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厠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技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詞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強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大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爲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桓南郡初報破殷荊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

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甚慙惡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據會清言竟日溫等敬服于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悔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深用爲悔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旣是偏所愛重爲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于是悔恨釋氏宿病都除

劉孟節酷愛山水天資絕俗青之南有冶原歐冶子

鑄劍之地山奇水清旁無人煙叢筠古木氣象幽絕富鄭公鎮青爲築室原上孟節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吁噉獨語或以手拍欄杆自咏詩曰讀書悞我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殲八千餘家其餘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衆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一

三縣缺不能爲此錯也

黃德潤洽阜陵人或議其循嘿淳熙初上將內禪一日朝退留二府俟坐從容論及倦勤之意諸公交贊公獨無語上顧曰卿以爲何如對曰皇太子盛德誠克負荷顧李氏不足母天下宜留聖慮上愕然色變公徐奏陛下問臣臣不敢自默雖然臣旣出此語自今不得復覲清光陛下異日思臣之言欲復見臣亦不可得矣退即求去甚力後壽皇在重華宮每撫几嘆曰悔不用黃洽之言且或至淚下

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于仕進後乃附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議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洪景廬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詔沓至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間之是京師人累世爲院吏今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二

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其言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老人復頌曰學士力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人復首肯咨嗟曰蘇公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赧然悔失言

張玄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閣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譴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誕類

東方朔爲郎時任誕不羈人皆以爲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于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辟世于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謔曰陸沉于俗辟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哉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誕逸著論曰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俱觸搖足恐墮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三

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于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爲注籍供職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蟻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凡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

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嘆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吟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寐覺卽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僊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遼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螳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四

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伸觸類庶無遺漏矣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爲兩得其中

謝幼輿縱誕嘗挑鄰女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謝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

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夔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呼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遂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薦羣臣進諫請出宋禧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卽遣出與之

顏延之好酒踈誕恒與物忤見殷景仁劉湛專當要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五

任意甚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馱了辭甚激揚每語劇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

延之不能取容當時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彙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

卽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浚。岩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

袁尹疎放。詩酒自適。不以物務經心。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有竹石。袁率爾步往。

朱五

三十六

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勿復爲煩。

房玄齡常送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有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共食之。房素不持錢。鬻者逼取直。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史也。可隨取直。時賞其放逸。

米芾爲書學博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微我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就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

進。御上人咲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之。抱負趨出。餘墨沾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頗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謫類。

蓋聞謫不可恃。人覺則窮。僞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爲葩。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爲函。不可以當戈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子圍人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于君子。圍恐孔子貴于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

警詩類抄

朱五

三十七

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大宰因弗復見也。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于王。醉甚而出。倚于郎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乃指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呵之曰。誰溺。于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于此。王因誅夷射。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

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重之寵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戲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八

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汚頭而被褥詐熟眠教論事過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于是得全當時稱其有智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亦素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悅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俟語惟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大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思以趨時損名乃曰雖

懷朝宗會在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姚崇與張說同爲宰相各懷疑阻說懼詰諸岐王申款崇因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有心疾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密車出入恐爲所誤張衡之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深隙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磨石以待至便

警語類抄

卷五

三十九

鑄刻張丞相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稱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悵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劉仁之外視長者內多譎詐其對賓客破床弊蓆欄欵冷漿衣服過惡每于稠人廣衆或拷一奸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王瑩代謝超宗爲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荅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後懋往超宗處設精饌懋問那得嘉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耶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採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

警語類抄

卷五

四十

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遂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秦檜之命婦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者子魚大者絕少婦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撫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盧杞忌張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卽譎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

以臣容貌寢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唯陛下察之擇可使者帝乃顧鑑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鑑知爲杞陰中然詞窮因再拜受詔

宋仁宗時賞花釣魚以金盤貯魚餌王安石誤食而盡上曰誤服魚餌理或有之服而至盡此安石之謫也是仁宗靜而生明故先燭其奸不特呂獻可之神中彈文爲先見已

元人咏曹瞞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卽休何有遺機到丘隴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湏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之鉄鍼也

雖然老瞞毛骨豈真在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柳榆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阿瞞之譎寧若是淺哉

警語類抄

卷五

四十一

警語類抄卷之五終

警語類抄卷之六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元標校

文類

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論文之要也

聖人之文其與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詞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撈霆擊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

警語類抄

卷六

一

紫

態泛應人事游戲汗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

陽朱子之文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

工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爲文而欲

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欲一世之人不

好吾悲其爲人

知梵志翻着禪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

可以觀人文章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路

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乘拱四傑爲列文

章掩之也

子華子曰木理之如鱗如波如織如結如繪如繡者石理之如山如雲如人如物如潏如組者鳥羽之如彩如錦如染如画如綴如補者獸毛之如點雪如魚鱗如連錢如蒙抹如披截如黃縠之旋如紫絡之緝者魚之爲鬣之朱爲尾之頰爲鱗之金爲鬚之綠爲鬚之赤爲若帶之粲玉爲若鷗之敷花者蟲之爲翅之班爲翼之翠爲冠之緇爲縷之青爲蝶之粉爲蜂之黃爲蜻蜓之紺碧之睛爲原蛾之黑綠之眉者皆萬物之文而況於人乎

警語類抄

卷六

二

山之多草木多石者近而望之則可見遠而望之如黛然雲之似白衣似蒼狗似山岳者遠而見之則若此近而覩之如縠然此山氣之變幻爲文者也水之映日月而光似星似鈿似瓊瑤似練縈者日月之涵照有虹有蜺有海市蜃樓人物者此水氣之變幻爲文者也千變萬化惟文能之

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面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



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虚  
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  
輪榮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駭跳者如驚躍者  
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  
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張子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  
隙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

卞和以獻璞而別人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  
子不和信也不和信則已何以則爲割而無玉則  
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唐子曰獻璞而刑和自取

警語類抄

卷六

三

者也非不和信者罪也和之不割而獻欲彰其識  
也卽受而剖焉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勿獻可也故  
君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吁世之文章小  
技自銜而不售者其和之徒與

韓子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  
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也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  
取於心而注於手也維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  
哉

何子曰直木而失其趣矣古洞出崖禽木環笑渭流

清沫漱石鳴風奇矣哉遇華岳洞庭而失其觀矣  
吾於是知文章貴於自然又貴於大也

張子曰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  
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  
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  
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  
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  
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  
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  
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

警語類抄

卷本

四

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

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得奔走馬廐而虎皮人得  
而寢處之矣深於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  
侯者也影响古人而求勝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  
子其無爲韓歐寢處哉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選詭譎之觀博搜山川  
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  
不能徧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思宦遊羈旅之士其  
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焉挂籜之阻然其  
情意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所懷鄉去國之憂情

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鑒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神而發其辨博

李子曰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大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耶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耶此亦足以類推矣

警語類抄

朱本

上

柳子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剝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衆之穀梁以厲其氣衆之孟荀以暢其文衆之莊老以肆其端衆之國語以傳其趣衆之離

騷以致其幽衆之大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

王羲之蘭亭叙有天朗氣清句梁昭明太子云此秋景也不入文選王勃滕王閣序潦水盡今寒潭清二句似賦體非序也可云滕王閣賦東坡後赤壁賦起云是歲十月之望句似序體非賦也可云後赤壁序范文正公岳陽樓記亦似賦體王荆公評蘇長公醉白堂記云此樂天所有公所無也三句非記體可命名曰韓白優劣論又考唐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試場中初閱亦不取以名人先容覆閱才置上第若而文也猶爾僂蹇况其下乎

警語類抄

朱本

下

左大中三都賦構思十年始成以今觀之特緝辭綺語耳果何關係於世耶未及人物僅一二文章功名之士而止爾識見何鄙淺也其自序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乃闕於自見如此哉王介甫字說彈平生之力而爲之自謂可亞六經然窮鑒互會亦祇爲後世覆醬瓿之用而已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盍深新安見

裁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毗陵藻校六朝之華  
昌穀示委勉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長卿子虛諸賦本從高唐物色諸體而辭勝之長門  
從騷來母論勝屈故高於宋也長卿以賦爲文故  
難蜀封禪餘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爲賦故吊屈鵬  
鳥率直而少致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排放而  
有制其所以爲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子  
雲雖有剽模尚少谿逕班張而後愈博愈晦愈下  
子雲服膺長卿嘗曰長卿賦不是從人間來其神化

警語類抄 卷六

七

所至耶研摩白首竟不能逮乃謗言欺人云雕蟲  
之技壯夫不爲遂開千古藏拙端爲宋人門戶  
大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已釋尚書者也又  
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春秋諸世家以已  
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趙諸傳以已  
損益戰國策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諸傳  
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  
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  
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

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  
愈下矣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  
臨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圓覺之深妙楞嚴之宏博維摩之奇肆駸駸乎鬼谷  
淮南上矣

枚生七發其原玉之變乎措意垂竭忽發觀潮遂成  
滑稽且辭氣跌蕩恠麗不恒子建而後模擬牽率  
徃徃可厭然其法存也至後人爲之而加陋其法  
廢矣

警語類抄 卷六

八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別臺駘卜氏  
之辨三豕子政之記貳負終軍之識鼯鼠方朔之  
名藻廉文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浹固無  
待言自此以外雖鑿壁恒動而操觚多繆以至陸  
澄書尉李邕書麓傳昭學府房暉經庫徃徃來稅  
苑之譏乃至使儒林別傳其故何也毋乃天授有  
限考索偏工徒務誇多不能割愛心以目移辭爲  
事使耶孫纂謂邢邵我精騎三千足敵君嬴卒數  
萬則又非也韓信用兵多多益辦此是化工造物  
之妙與文同用

之海神廟碑猶有相如之意毛穎傳尚規子長之法子厚晉問頗得枚叔之情段大尉逸事差存孟堅之造下此益遠矣

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樸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欽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冗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

警語類抄

卷六

九

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楊劉之文靡而俗元之文旨而弱永叔之文雅而則明允之文渾而勁子瞻之文爽而俊子固之文腴而滿介甫之文峭而潔子由之文暢而平子鱗云憚于脩辭理勝相掩誠然哉談理亦有優劣焉茂叔之簡俊子厚之沈深二程之明當紫陽其稍冗矣訓詁則無加焉

近見一種文字險澁其語以爲奇僻恠其字以爲古隱晦其意以爲深突兀其體以爲高其志蓋以盤庚爲古文之鼻祖而淺視史記漢書以樊紹述爲

古文之宗子而下視韓柳歐蘇鯨吐鰲拊牛鬼蛇神瑤翻碧灩鬼眼湏耳揮霍自恣噫弊也甚矣

詩類

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鄉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警語類抄

卷六

十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寧和於生弗滛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源也

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

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

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

詩以道性情故不論工拙然亦當審其所發也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凡俗倍則背理二者有一焉皆爲辭氣之病非君子所安也周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鏘然發之如鳴鸞鳳如調琴瑟如奏金石千載之下聞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不在詞氣之間乎得之非易言之實難資質美德器深者當默而識之耳

警語類抄 卷六

十一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

詩譜稱漢郊廟十九章燬意刻酷煉字神奇信哉然失之大峻有秦風小戎之遺非頌詩比也唐山夫人雅歌之流調短弱未舒耳錢歌十八中有難解及迫詰屈曲者如絲如魚乎悲矣堯辛蜚從王孫行之類或謂有缺文斷簡妃呼豳故中吾之類或謂曲調之遺聲或謂兼正辭填調大小混錄至有直以爲不足觀者巫山高芝爲車非三言之始乎

臨高臺以軒桂樹雙珠青絲玳瑁非五言之神足乎駕六飛龍四時和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非七言之妙境乎其誤處既不能曉佳處又不能識以爲不足觀宜也

詩兼美刺寓勸懲故有矢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未聞以詩賈禍者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故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右者肆諛賊之口於是詩禍作矣唐以詩賦取士然當時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不之禁可謂寬大矣但尊者之諱亦所當謹

警語類抄 卷六

十二

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言之如三郎沉醉打毬回號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味歌固已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壽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槩以君子之爲詩皆敢於發君上陰私邪予謂後世詩禍實唐人貽之也

歷代縉紳之禍多肇於言語文字之激是故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談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於激何代不然其始也一人

倡之群起而和之不求是非之歸乃謹焉狂焉牢不可破其卒也不可收拾則所傷多矣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薛道衡王胃之詩非有所譏刺徒以瑯琊工巧爲暴君所忌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鵬防碎首霜鵠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非甚有譏刺也然亦不免遷謫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

警語類抄

卷六

十三

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槌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謫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好譏刺文與詩可戒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亦大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畧無懲艾意何也晚年自珠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在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深矣渡江以來詩

禍始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教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詩曰挾策行行往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鈎輦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警語類抄

卷六

十四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黃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蠶蠅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書類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榻猶有存者古篆  
岫嶠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  
進表鴻都石經仲弓敍阮司空王純逢童碑陰耿  
氏鑑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道太山孔  
宙耿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馥楊震劉寬劉熊  
張遷景君武班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兼分  
者蔡邕夏承碑分兼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  
南陰符柳誠懸度人真書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  
啟法師興國寺史陵禹廟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  
警語類抄 卷六 十五

李原九醴泉銘虞恭公化度寺皇甫府君子蘭臺  
道因褚河南孟法師碑張長史郎官壁顏魯公多  
寶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東方畫贊  
家廟茅山八關齊功德千祿裴淮少林蕭誠南嶽  
真君張從申茅山柳誠懸玄秘塔復東林寺紫綵  
輟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  
李北海岳麓寺雲麾將軍姿邁寺法華寺顏魯公  
爭坐位祭濠州伯父季明姪文王縉清源公碑草  
書唐文皇屏風懷素自叙藏真聖母張旭春草孫  
虔禮書譜真草永法師千文皆灼灼有名者也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

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  
墓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  
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  
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破穿過表如廁至於  
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草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  
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  
王隱謂之草賢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

警語類抄

卷六

十六

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匆匆  
不草書人謂爲草聖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飄若  
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蟠或往或還類  
阿那以羸形欹奮疊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  
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穴隆揚其波玄熊對  
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  
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竊矯廉苦  
隨體散布玄螭攸獸嬉其間騰猿飛鷗相犇趣陵  
魚奮尾蛟龍反據校空自竄張設牙踞或若登高



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統素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大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

警語類抄

卷六

十七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於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某書何如求師虞曰聞彼一字值錢伍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某何得更留意如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陳寺丞好學書密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卽使之書甚喜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齋展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警語類抄

卷六

十八

通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數文閣學士友仁及明吳郡文待詔徵明傅士彭學正嘉而已然不知人主有魏武陳思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簡文唐文唐高睿宗玄宗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寔子瑗魏韋誕子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綽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憲子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孫王知微子友真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子必仁揭曼碩子法明宋濂子璉也三

代以書名者杜僕射幾子幽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大保瓚子黃門恒恒子侍郎瓚洗馬玠王丞相導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邠太尉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黃門潛子白馬公宏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房不害子令名令名子郎中仲容兄弟善書者漢韋康韋誕張芝張昶晉衛瓘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陸雲庾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唐鄭遷鄭邁鄭遇秦景通秦暉王維王縉張從申從儀寶蒙寶臯宋蘇舜元舜叙徐競徐琛然揔而言

之未有如王氏之盛者也自晉司徒大尉以至唐石泉公凡十餘代代不下數人

古隸在明世殊寥寥聞雲間陳文東頗合作然未之見也獨文大史徵仲能究遺法於鍾梁一掃唐筆乃子彭繼之亦自適雅少傷率易耳吾州陸旅攜爲文氏甥抄得其意惜三十而未見其止少時日從事翰墨間不解多乞之深以爲恨徵仲恒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歉於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陳道復作篆不甚經心而自有一天趣王祿之差有準繩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

熟不免率易吾向游青州有高唐齊東二王者深於玉斂及大小篆皆名筆也

書道成後揮灑時入心不過秒忽畫學成後盤礴時入心不能絲毫詩文總至成就臨期結撰必透入心方寸以此知書畫之士多長年蓋有故也年在桑榆政須賴以文寂寞不取資生聊用適意既就之頃亦自斐然乃知歐九非欺我者少學無成老而才盡以此自歎耳

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

唐若宋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爲限

兵類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蚩尤作兵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木以爲戰矣勝者爲長長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久矣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夫有以體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

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

淮南子曰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陣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一

太公曰將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夫所遺於棋謂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驚馬先之矣

所勇於責育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挈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驥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驥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賁育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蘇子曰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一

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

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

諸葛武侯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而不靡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應多端轉

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賢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十夫舍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疆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師之行也有奸關樂戰獨取疆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一

徒名曰塞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彊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軍識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

蘇頲濱曰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一壁而其

氣在御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匿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四

韓非子曰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邊荆人輟行

淮南子曰齊興師伐楚子發帥師當之師三郤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倫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倫夜解其將軍之帷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新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

倭又復歸之齊將軍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廉范遷雲中大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中星列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五

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楊璇遷零陵大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寇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

起而布已亡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則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什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六

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懷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計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因此潰

吐谷渾與黨項寇邊時柴紹計之虜據高射紹軍天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七

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普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蹶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種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

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酌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八

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玘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玘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玘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魏相公達初以大將軍率師至都城元主開北門遁

去不戰而克達籍府庫收版圖寶器崇飭軍士不妄殺人黎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

王陽明先生平宸濠疏云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圖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

警語類抄

卷六

二十九

天順五年孫公鏜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順門閹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 上出密帖

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 上喜手敕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攻左門又不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 上又敕鏜賊犯關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力入陣破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其黨盡擒伏誅

警語類抄

卷六

三十

已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郭公登不勝憤恚晝夜撫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驅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外沙窩賊營皆自朔州槍掠而回者將士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師而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賊必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劍起曰敢有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賊營賊以數百騎迎戰公率衆進呼聲震山谷射殺一人手刃二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斬首無算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自有賊



以來戰功當爲第一

襄毅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公守兩廣嘗夜夢有人告曰翼日有老父數十人白事宜加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者數十人伏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善聞大兵至特呈民事公知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至營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肉士卒聞之呼曰

警語類抄

卷六

三十一

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致大勝

使

大史公曰韓子云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相蒲葦織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少間晏子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子曰夫子勉之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

告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晏子見疑吾將以死白之令其友操劍奉箚而從造於君廷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死請以頭托白晏子退而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齊君大駭乘驛自追晏子請而反之

警語類抄

卷六

三十二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遇高唐叔之孤叔無孫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衆將必不北矣今此處人主之旁必死義矣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絢東布之衣新素之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折辱今夜

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不得將死之與其友俱立  
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  
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  
食菱茨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往死  
之是知與不知無別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  
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  
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李汧公勉爲開封府鞠囚有一人縱而逸之後數歲  
警語類抄 卷本 三十三

勉罷官密行河北偶見故囚因迎歸告其妻曰此  
活我者何以報德曰襍繚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  
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  
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以脫勉披衣棄馬而遁比夜  
半至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復行勉因言其  
故未畢梁上有人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及天未  
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噫故囚夫婦之心何酷  
也僅與刺客可謂真義士矣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甚悲  
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請其主人遂以實告曰某

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  
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  
曰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  
使導馬前至崖間卽跪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  
崖中歸告其隣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  
當謹於事也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  
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  
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  
警語類抄 卷本 三十四

則取我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  
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  
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  
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  
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  
行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  
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鉅鹿矣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  
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  
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

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園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對曰無事可做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周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周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逾歲而歸珠

警語類抄

卷六

三十五

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千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所從來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送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國間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噫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遠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如此等而上之若

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哉特莫識其人無繇試耳以一敝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界之不问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也勾踐以四封内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是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成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能知進退存亡者哉

藝類

冊鉛錄云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

警語類抄

卷六

三十六

書以綴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執書中文數中筭皆游也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博物志云堯造圍碁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隱支道人之手談雅語也尹文之喻音劉中壘之兵法正語也杜夫子之禪聖教班蘭臺之象地則效天文通王道本語也蓋夫子之謂賢賢於飽食終日者而已所謂小道可觀致遠恐泥者也乃若奕之有品啓自劉宋盛於泰始至宰相論評人主制決意亦盛矣吾請得爲時養畧言之孟氏有言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又杜夫子在西京爲天下第一而吳錄稱嚴子卿基與皇象書趙達數爲吳中八絕又抱朴子云嚴子卿馬綬明聖於基者也然則

尚之特以絕藝爲請不得侃不死意者其侃乎湘東素亦徧嗜等於經綫然爲品甚拙而受識甚闇是時用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大中正品彭城王抗第一會稽褚思莊夏赤松次之抗神速思莊巧遲抗取勢直松闕于此所以小異也然是時魏有范甯兒偕使者李彪來一戰而勝王抗甯兒亦第一品也梁武帝素工奕奕在能品用湘東例命到溉朱异司其凡而沈約爲之序大抵宋之徐羨之羊玄保何尚之齊之蕭曄子良柳世隆憚及溉异輩亦僅士大夫鏗鏘者耳唐之奕以開元王積薪爲第一然所謂孤山老姥婦姑者當遠据其上又有待詔滑能品最高至爲上帝所取顧師言者不甚著記謂其在大中初行子至三十三着勝神頭國王一日日本國王第所謂鎮神頭勢今尚在然則能與思言亦第一品也宋興繼積薪而品高者爲江右劉仲甫積薪之時有李憇角仲甫時有王憇子角然李憇見輕而王憇見忌最後三衢祝不疑高仲甫一道許河東晉士明高仲甫兩道許而劉氏之祖廢矣明興江陰相子先稱國手靳人樓得達勝之又有一游僧亦勝之正德中宰揆之地如

李文正東陽楊文襄一清喬莊簡字諸公皆好奕而四明范洪重洪之後永嘉鮑一中重鮑生晚不及與洪角而格勝之文襄呼鮑小友爲延譽江淮間而其郡李冲晚出遂與鮑鴈行周源又晚出於李徐希聖又晚出於周惜早死皆駸駸角鮑者也此所謂未嘉派也委汪曙不及鮑者一子程汝亮晚出勝之而亦蚤死此所謂微派也顏倫善奕局不差一道足跡徧天下無能當者而李釜時養晚出遂與之角倫護名不復肯應乃游吳中此所謂京師派也今後進中閩有陳生蔡生越有岑生楊

有方生鼎立而蔡與岑尤張甚皆未可量也始末嘉守脩郡志志伎藝曰鮑一中奕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樂遂罷不復志而最後冲且老矣與時養戰大敗數避匿程汝亮之遇時養一再北遂爲勁敵云

醫有仁孝之道存焉事親保身利物之一助也學者其可忽乎哉

于法開善醫嘗行暮校主人家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饌而鍼之須臾羊骨裏兒出精妙如此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明日見一人來謝忽不見

范蔚宗曰吾于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于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嚮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未不傳矣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爲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思自振之方陳郡袁耽俊適多藝宣武欲求救于耽試告之耽時屈艱應聲便許畧無憚客遂易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夙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固當不辦作袁彥道耶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校馬絕叫旁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

韋仲將善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不已遂成痼疾殷倩善畫瑱令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嚙之因罵云固宜早死病亦遂差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秤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顛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乃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後即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警語類抄

卷六

四十一

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著堞歐陽詢作詩譏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反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著地兩手企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大宗謂瑀曰此四十字章疏也遂與詢隙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儼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企記在心遣于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時李將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思訓數月之功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麟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術類

荆川先生曰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喜人悲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係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冀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人之深也

警語類抄

卷六

四十二

物不精不爲神數不鈔不爲術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下足者乘舟來賜至矣詰朝子貢果乘舟而至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

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卜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虺又有足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

警語類抄

卷六

四十三

黑牛而以布裹其蹄

晉公明時大旱過清河大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喧咲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返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霧四起大雨傾注

晉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負吾金

以吾所書版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惘然取著筮之卦成曰眇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大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然

隋書許知藏傳秦王俊有疾上馳召知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許知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當卽發瘡不可救也數日果然

煬帝時幸江都王令言子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

警語類抄

卷六

四十四

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起自早晚曰頃未有之令言歎歎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江都

袁客師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婁思德

僧一行長於術數所善王生其子殺人繫獄求救于一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近當有赦遣其徒授以



布囊戒令其處廢園伺之有物當來其數七共捕之以繫縛未至曉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即置于大甕密覆封以大乙泥朱書梵字誌之大史奏北斗忽不見帝以問一行曰莫若大赦帝從之其夕大史奏北斗復見如故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獻卷禹錫畧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嗟嘆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

警語類抄

卷本

四十五

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張僕射齊賢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欽若于錢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踟躕門下厲聲詰問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延入使某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卑微遠人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希白茂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稽顙與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

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毋忽後希白為翰林學士王公已真拜

賈師憲微時嘗出游湖山小憩棲霞嶺一布表術者睨視曰官人好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偶破其面他日復遇術者頃足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其後悉驗

警語類抄

卷本

四十六

石晉趙瑩家有橘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芝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后瑩果出將入相

警語類抄六卷終



警語類抄卷之七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

仙類

自古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理或有之蓋天地冲美  
秀特之氣見予獨多生有所自出有所爲則去有  
所歸固其宜耳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  
陽洞主司馬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  
嵇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脩  
文郎劉禎徐幹王粲俱爲侍中王茂弘爲尚書令  
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大陽都錄大

警語類抄

卷七

監李長吉召賦玉樓記杜佑馬總爲六押大都統  
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真官寇萊公蔡忠  
惠俱爲閭浮提王龐籍爲王屋山君韓魏公爲紫  
府真人石曼卿爲芙蓉城主王平甫爲靈芝館仙  
官蘇子瞻爲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爲雷部  
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爲文星與  
吏及其歿也又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仙  
近顧大保問臣嘗三夢徐昌穀任第二殿帝君後  
陸詹事深將終之夕亦預夢之其事尤奇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

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

如金玉響天師躡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

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

曰黃庭云泚光九真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

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

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

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

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

津矣

警語類抄

卷一

二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班麟降  
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  
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  
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  
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  
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  
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  
亦自勞耳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  
衣妻請致兩綢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

不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袖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損雜嵇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樓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

警語類抄

卷七

三

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卹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與吳主坐樓上時久旱見道間人民所作請兩吳主曰百姓請雨寧可得乎仙公曰易得耳郎便書符令人着杜中一時之中天地晦冥大雨流潦中庭平地水尺餘吳主曰水寧可使有魚乎仙公曰可復書符水中須更有大魚百許頭各長一二尺走水中吳主曰可食乎曰可遂使取治之乃

真魚也又嘗從吳主船行到烈洲還遭大風百官船無大小多漂沒仙公船亦不知所在吳主嘆曰仙公有道亦不能免此乎乃登山四望使人鉤船船沒已經宿忽見仙公從水上步來衣履不濕既至尚有酒色謝吳主曰昨因侍從而伍子胥見強牽逼卒不得捨去煩勞至尊曝露水次吳王欣然曰先生爲神靈所招道德所致也仙公一日之間能至數十處嘗有客仙公於座上方與客語門中又見有一仙公迎他客而水側又有一仙公投釣不能別何者爲真也又嘗有客至爲客置酒無人

警語類抄

卷七

四

傳杯杯自至客前客飲不盡杯亦不去也仙公性好酒飲酒一斛每飲醉便入深淵淵中卧竟日酒解乃出身不濡濕亦積薪烈火而坐其上薪盡而衣冠不灼盡流水卽爲逆流十丈許又嘗與客對食客曰食畢請作一奇戲仙公曰得無促欲有所見乎郎吐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頭飛行作聲或集客身莫不震悚但不螫人良久張口群蜂還飛入口中嚼之故是飯也又時天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天火共使得暖仙公因張口吐氣赫然大出須臾滿屋中客盡得如在日

中亦不甚熱又盛暑中諸書生請仙公作何以戲者仙公時仰卧使人以粉粉身未及結衣荅曰熱壺不能起作他戲因徐徐以腹揩屋棟數千過還渡牀上及下冉冉如雲氣腹粉着屋棟連日猶在仙公嘗行卒逢所親邀止道間樹下折艸刺樹以杯噐承之汁流如泉杯滿卽止飲之皆如美酒也又取土石艸木以下酒入口皆是鹿脯其所刺樹以杯承之杯至卽汁出杯滿卽止他人取之終不爲出也有好事少年數十人從仙公游學嘗船行見噐中藏書札符數十枚因問此符之驗能爲何

警語類抄

卷七

王

事可得見否仙公曰符亦何以爲乎卽取一符投江中流而下仙公曰何如客曰吾投之亦能爾仙公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而上曰何如客曰異矣又取一符投江中卽停立不動須臾下符上上符下三符合一處仙公乃取之又江邊有一浣衣女仙公謂諸少年曰吾爲卿等走此女何如客曰善乃投一符於水中女便驚走數里許不止仙公曰可以使止矣復以一符投水中女卽止還人問女何怖而走荅曰吾自不知何故也又於水濱見鬻魚者仙公謂之曰欲暫煩此魚到河泊處可漁乎

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曰無苦也乃以魚與仙公仙公丹書紙納魚口中擲魚水中魚卽躍躍而去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而飛去又嘗以數十錢使人散投井中以一噐置井上呼錢令出錢皆一一飛從井口出悉入噐中又嘗爲客夏至冰雪冬設生瓜棗能指牀使行指蝦蟇及諸虫飛鳥燕雀魚鼈之屬使之舞皆應絃節如人止之卽止仙公與人俱行能令去地三四尺乘虛而步或有請仙公意不欲往主人強之不得已隨去行數百步言腹痛止而卧地須臾死舉頭頭斷舉

警語類抄

卷七

六

四肢四肢斷便臭爛重生不可復近請者怖遽走告仙公家見仙公故在堂上此人亦不敢言走還向死處已失尸所在仙公又嘗感大上授以霹靂火府雷法策役雷神誅伐不道時有神廟此神常使往來之人未至廟百步必下騎乘步行否則立致變恠廟中有大樹數十株上有衆鳥人莫敢犯仙公乘車過不下須臾有大風迴逐仙公車塵埃漫天從者皆辟易仙公乃大怒曰小邪敢爾以手指風風便止以符投廟中樹上鳥皆墮地而死後數日廟樹盛夏皆枯廟屋尋火起焚燒悉盡嘗至

武康過主人家主人病祭祀道精精人使仙公飲酒精人言語不遜仙公大怒曰奸邪敢爾敕五伯曳精人付柱鞭脊即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至庭抱柱解衣按地但聞鞭聲血出流離精人故尚鬼語乞命仙公曰赦汝死罪汝能令主人病愈否精人曰能仙公曰與汝三日期病者不愈當治汝精人乃見放病者果愈又嘗過華陰有大蛇爲妖化美婦惑一士人仙公乃作田夫驅黃犢而耕因語士人以蛇妖狀復引視占井中蛇所啖人骨教令東走其蛇在網帳中張口將向士人仙公卽時爲

警語類抄

卷七

七

斬蛇又誅小蛇無數以符令士人服之俄吐蚯蚓蝦蟆之類甚多士人乃無恙于時有一道士頗能治病從中國來欺人言我已數百歲仙公知其誑後會衆坐仙公謂所親曰欲知此公年否所親曰善忽有人從天上下舉坐矚目良久集地着朱衣進賢冠入至此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床長跪答曰無狀實年七十三仙公因撫手大咲忽然失朱衣所在道士大慙遂不知所之

洞賓因隨雲房同憇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

欲昏睡枕案遑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苑秘閣卽曹從橐諸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項耳得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

警語類抄

卷七

八

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夢也洞賓感語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王江魏之考城人嘗舉周易久不遂慨然有超世之志醉則卧衢路或值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從旁竊聽之潺潺然若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爲金丹第二轉之應也

余讀化書至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母化爲堅石山砒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之旨達乎

程生馬而馬生人余問鴻濛君曰吾嘗聞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捲冊而語曰吾師有譚景昇始隱於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道通金陵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弱於機智而異乎黃埃中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及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之曰是書之化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授畢以酒飲景升崖之盛醉以革囊裹景升縫之授

警語類抄

卷七

九

深淵中奪此書爲已書作序流傳後世有隱者漁淵得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鮪睡囊中指甲已纏體矣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囊中人口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荅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此囊中得大休歇君納吾體于革囊中仍縫而後投斯淵是所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舊淵噫化化無窮至道宏深豈齊丘能識哉

釋類

和尚者大藏經曰和有六和尚高尚也要覽云萬里

相聚曰和父母友拜曰尚五戒者凡出家乃受五戒謂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數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蓋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

警語類抄

卷七

十

澄言訖而逝

韓退之言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八年宋齊梁陳事佛漸謹梁武在位四十九年餓死臺城國亦尋滅此不足以服憲宗心也自憲宗前赫連勃勃盡佛於背迫僧禮拜爲雷震死千昌滅佛教身死國滅魏大武誅僧毀寺見殺人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年晏駕于天國亡自憲宗後武帝去塔寺亦以暴崩無子宋徽改佛爲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權遷之禍以唐文皇宋藝祖我大祖太宗之明斷隋文帝之威果而不能不歸心釋教此必有內契

於心者矣

王司徒謚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極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

警語類抄

卷七

十一

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若蘇爲黃熊杜宇爲鷦鷯袁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鷗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栢後身化爲檇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平客不能難

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涼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壯冊

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冷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釋道宣記傳奕范陽人入周通道觀隋開皇十三年與中山李播請爲道士十七年事漢王諒諒反遷岐州唐初爲大史令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等十一事高祖覽之廢諸州寺塔又云奕本道門起家貧賤武德之始西來入京謁道王歸歸左道之望延奕私宅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笑語曾不避嫌有兄子爲寺僧見而發之奕大

警語類抄

卷七

十二

悲恨又引唐臨冥報記貞觀十四年奕暴病卒初與道士傅仁鈞薛贖善奕鈞先亡贖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問爲誰曰傅奕也又馮長命夢見亡人問傅奕受何報曰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泥人者泥黎中人也蓋地獄名矣按奕相州鄴人事漢王諒爲儀曹諒反以直言不從坐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舍之卽位拜大史丞以吏儉薦爲令數排毀儉儉不爲恨武德七 years 上書詆浮屠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善之未及行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病未嘗問醫忽酣卧驟然起曰吾死矣



乎郎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奕武德勅入京六十餘近七袞矣豈有淫王歸婦事蓋釋門恨而醜詆之故也第一時諸僧辨奕者皆力言道法之污罔豈奕於彼教陰有黨耶

傳又稱靜謐者以周武將滅佛法上書力諍不得請與道宗人並烹以別真偽帝不聽卒滅之遂歸隱大乙山錫谷中厭身情迫勅遣侍者跏坐磐石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挂於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斷析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次日合掌捧心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

警語類抄

卷七

一三

遺血白乳滂流凝於石上仍留偈於壁夫佛教自殺者不後人身此殆不可思議矣

賈進士晚年削髮爲僧法名佛印住持席丘山寺貫穿六經旁通與義東坡新任蘇州極惡僧釋見之必加杖責佛印曰我去看他若何竟至府門曰我欲進見煩爲通報卒入曰門外有僧要進見坡曰好生與他說府尊火正紅卒傳命與說印曰門外有塊鐵卒再入報坡曰着他進來自有主張印年老立丹墀下放杖作揖坡曰山僧如何揖公侯印曰大海終當納細流昨夜席丘山上望一輪明月

照蘇州坡大喜仍以府堂正對吳山以吳山爲題命作印曰和尚說老爹請提筆坡曰爾說我寫印立成曰吳山突兀勢崢嶸險阻崎嶇徑路橫猛虎出林風激括老龍入洞雨汀萍槎牙古樹離斜倒拉撻高岩屈竅生對景顛纖吟不就靜聽流水響嚶泓中有難字遽罵不來閣筆久思之又恐不是詢知佛印乃進士出身自此與之定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飲盡歡少間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

警語類抄

卷七

十四

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邪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

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卽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君題偈見意曰腰

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齊  
老祇是柯村趙四郎

元明濟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  
仕元爲學士元亡削髮爲僧改名來復字見心而  
髯如故我

大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  
家爲僧吾亦任汝但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  
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咲而遣之後承詔賜  
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捻袈裟近御床闕  
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蕖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

警語類抄

卷七

十五

域玉盤醍醐出上方稱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  
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  
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無德則雖欲以陶  
唐頌我而不能耶何物姦僧敢大膽如此見心遂  
玉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今有蒲庵集行世亦  
可謂忠於元而得道者惜元史不脩又見心被徵  
時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煩婆菓且留殘  
命吃酸梨不聽後被誅瀕死而悔因道訢語即拘  
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舉非有他也上  
問何出曰出大藏錄止函某葉檢視果然釋之

僧玘大璞餘姪人專心禪學藏經五千四百卷無不  
成誦

大祖雅愛之一日問之曰爲僧不了其報云何玘對  
曰爲僧不了未墮阿鼻地獄上曰出何典曰出  
藏經第幾卷都御史詹同目之曰若何爲此對玘  
曰釋氏不敢背教亦不敢欺上也上頗聞其語  
詰之玘以實對上變色曰然則吾當何報耶玘  
叩頭曰天生聖人爲生民主豈同於凡類耶上  
曰此又出何典玘曰出藏經幾卷上命取經閱  
之信然上悅諭諸大臣曰卿等有才不若是僧

警語類抄

卷七

十六

之忠誠也臨終沐浴更衣詣上告訣上適有  
事不見玘望位叩頭曰臣有生緣無死緣即退  
上聞語曰噫玘死矣使人視之果卒遣人祭驛送  
還鄉

客有遊南華者入門無人瞻像弗禮負尊而坐面山  
看雲意甚闕也老僧曰客奚來者入門無人瞻像  
弗禮何也客曰問而後禮奚遲焉像爲誰曰是六  
祖遺貌也祖受法於黃梅以損教爲諸禪宗縉紳  
過此靡不齋謁客弗禮者何也客曰師教云何曰  
教人作佛耳曰爾出家若干年矣曰離父母之傍

六十餘載矣曰有妻子乎曰客甚矣癡焉見僧有妻子者曰身後若何曰從西方俗以火化曰此去西方幾里曰以數萬計曰自祖以來僧若干矣曰祖開山千有餘歲寺僧不下數萬四方之往來傳法者亦不下數萬矣曰作佛者幾老僧默然良久曰無有也曰吾自東方來有爭於野者曰吾將離汝父母去汝妻室滅絕汝子孫配汝於數千里外汝死吾又將燔汝之尸則若之何曰嘻甚矣吾雖儒不可以弗恍曰罪莫大於不孝情莫苦於鰥居禍莫大於無後慘莫甚於燔屍汝爲僧者備之竟

卷十

朱十

無一作佛者猶將遣汝以生西方也鄉土之謂何是誰之罪也指髑髏而令之拜無弗怒也今以老禿之遺骸而綿鉄束之土泥塗之誰弗可者而世世猶然奉之噫思耶仇耶虎傷之鬼其名曰佞身爲虎食猶不知仇復爲虎以誘人天下謂之愚鬼吾方悲子之爲佞又何禮焉僧茫然自失客亦大咲君子曰皎皎素絲莫洗淄涅騰騰騏驎陷於塗泥僧之謂也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

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滅在聖不增任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寤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微悟言外乃喟然嘆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

警語類抄

卷七

十八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當佗佗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

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冷客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冷客或成霄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

警語彙抄

卷七

十九

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迤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天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今我抑嘗之不然廢其教矣日且暮則微行出徐入大相國寺將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于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遣從旁過忽不覺為醉髡胃腹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歸內可亟去也藝祖默心

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狀來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爬取地上所吐狼籍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因不廢

神類

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神為先其人乃日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衆坐如尸潔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為此誤矣吾所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

警語彙抄

卷七

二十

乘而履之則氣冠而不安移而架之澗壑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又移而駕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貫蟲承蜩操舟運斤非有絕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圓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疑爾之神則臨淵而波堅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古稱生為名臣死為名神其最炳著者北土則城陽景王江右項王神於吳興尤烈及江神伍相負按

景王卽朱虛侯劉章平呂氏之亂封王之二年而卒僅可二十四五歲項王據吳興大守正衙爲祠大守避不敢居每履任則殺車牛以祭之不然立死其幸而不死者一二人耳而臨汝侯蕭猷至每享神輒對飲食盡歡竟日比散神象亦色赭又嘗爲猷破大盜見猷傳員素車白馬驅江湖神亦著唐狄仁傑采訪江南盡毀諸淫祀獨留員及泰伯季札祠而移檄項王喻以大義乃毀其吳興廟自是絕膾饗而城陽祠久不著伍相靈亦漸消歇豈鬼神之氣不復能持久耶開壯繆侯羽初不聞爲

警語類抄

卷七

二十三

神後至隋世於荊州玉泉寺見靈跡尚未表章至宋崇寧時以破蚩尤復鹽池見靈遂封爲崇寧真君今香火徧天下兒童婦女皆知崇重則又久遠始見神不可曉也

今天下所最崇重者大嶽大和山真武及岱嶽碧霞元君當永樂中建真武廟於大和幾竭天子之府庫設大壇及藩司守之而二廟歲入香銀亦以萬計每至春時中國焚香者傾動郡邑

朱駕部正色以使事過汾上邂逅武安王祠因談王靈異二事皆其身所親遇者君年九歲時習爲文

會督學校郡試諸生君請於父母欲往試不得乃竊自往郡去縣將四百里又一身無資糧途過王祠叩首默告禱畢視神座有白金三兩初謂他人所遺者俟之不至乃携以爲資是歲選入縣庠比年十四郡守李于鱗先生合郡博士弟子試之以君年青資美留郡邸中講學君每請假出輒還省父母時歲饑人相食一日偶出有四人者與同行至三官廟四人令君止廟中出相與謀乃持刀復入將不利於君君不知也時廟中侍四將其一爲王列第四君適與之對四人甫入君見廟神皆起

警語類抄

卷七

二十三

立而王獨起行三步四人者驚駭匍匐而出君恍忽視之不知謂何已四人復匍匐入謝神且謝君去君乃出訊之村中云四人皆盜也乃入廟見所遺刀在因共驚異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雨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俗見舟人言乃命使賞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草履于上天王夫人而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足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

怪昌齡不下紅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爲忘取之誤弁履子將往使者亦不知燒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弁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咲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然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曰鬼神之精亦昭然嘗聞葛仙翁命魚送書故詩有剖鯉得素書今目前事頗同

余鄉大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名天任祖伯軒宋咸淳間死爲神立廟相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

警語類抄

卷七

二十一

人求寄一貓重千餘斤舟人難之公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所至洋洲舵淺不進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貓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問客舟貓所在舟人恠訝家人云昨夕吾翁夢報我因共曰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貓後不果來豈卽此也因共從舵尾索之貓繫其上又客舟載之麻江上舟忽漏然不可尋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

成祖北征有鬼神從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

天王今其貓在廟門之右大可盈屋又有甃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無塋我第以甃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叩之無不響應於蜀尤著云

臨江爲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龍爲恠一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中民家有石如假山置屏背皆龍石也石色白文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不以爲異

怪類

警語類抄

卷七

二十四

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魍土之怪曰獫羊水之怪曰罔象木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胥猾吏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詭法變亂彘常此臺省之怪奸闖出入與虜爲市以敗爲勝以功爲罪此邊鎮之怪倒持太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衆怪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怪繁興有家者不脩其德有國者不脩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也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刺鏤土

木以爲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縵主人糞除而陳之雜沓賓遊聚闔室庭可悅而不可嚼此之謂食妖與隸而守縉紳之冠賊獲而蔽綺縠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纖施於絺綌藻繪加於厠淪此之爲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勦佛老以爲博逞鈎棘以爲竒以徑趨頓悟爲絕學以博聞廣見爲習迷穿鑿經傳非駁程朱此之爲學妖峻刑罰以漁貨飾虛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蹂縉紳而狎徒隸以竊郵爲豪雄鄙龔魯爲寬縱薄隨夷爲孤介譽妬躋爲才諂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此之謂政妖冠裳而禽嶺骨肉而仇讐弱者爲鬼賊強者爲豺狼對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爲裏訕白以爲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敗國之災極矣彼炒木禽蟲之妖又何足以爲異

嘉靖中重慶沈舉人觀父恭戎某新開一宅其二門地稍凸相傳宋文人史孟學家也惡而平之一日觀坐堂上見一官衣綠被其頰遂得心疾文思百倍于前後上成都道訪同年張功用逸思奇語大

異平日功用驚而叩之曰昨經叙州遇詩效鶴鉞者吳人出其詩二首其一贈別云纜解江頭珠浦明鶯聲蝶思戀多情夜郎一夜東風軟吹入渝州夢二更其一自叙云醉鄉萬里憶清遊忘却東籬路轉幽只有當家香袖在不教人得夜深偷功用極稱賞之以爲神助及至叙訪之絕無所謂鶴鉞者其爲秀鬼無疑矣觀後風狂不愈竟自縊

隆萬間陝西鎮築邊城掘得小兒骨千百各長二尺不知殞於何代張助甫云其骨甘肅尤多皆在城南面之半其中或皮帽皮靴或小紗帽紗衣外加髦衣者俱可辨色衣帶皆係製作甚工棺或木或石上皆有題識第不能辨一棺題寧夏王妃者則中國書也又一僧盤坐手携一柬上楷書回文初甚全見風即化有指爪皮著肉如乾兔有一官帽而紅袍者不辨爲何如人不知何緣葬之城半同年李仁夫云或夷中厭勝之類然安得人形細小若是或云猢猻之類然有僧有官有妃狀貌不異人間良不可解山海經載小人國其人曰俾狀如小兒海鶴見而吞之今在西北去海殊遠意戎落間別有一種類未可知也



婢爲農家婦亦無他

臨安甘使君者與其兄世家洪都嘉隆間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鍾鼓然時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爲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無何君兄弟相繼舉於鄉又云其家有一婢爲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床相狎去其巾架上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爲動僕請善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盃誦周易辭入其室旦夕以爲常婢覺崇稍遠去因日三四往崇漸不能隱其形乃聚僕夫揮劍入獲一狐重二十餘斤殺之後出其

生指示井中取而出大僅如掌妻貼之頂復爲虎因呌吼入山去生携子女哭尋至虎谷口見群虎相聚生且懼且怒挈子女校之虎復爲女形携子女與生爲夫婦如昔後不知所往今井中已眚矣祠爲城隍事載廟碑甚詳瞿宗吉有詩云書生好色能輕命三載真成抱虎眠蓋指是也亦異矣萬曆己卯浙嚴州建德漁者獲一鰲其重八觔人不取鰲有酒家鰲之懸至室內中夜似聞有人言勸不爲異也明日烹之剖腹見一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一皮帽聞之縣取貯庫中

東山寺僧圓福云弟子松演曩客襄陽歸夜有女子詣之云我郭十三家婢也我主人女欲來叩松師中夜果至因與松狎松自是恒晏起有歷演者疑而訊之松託以他故歷乃夜就其室窺焉聞有婦人語再訊之始以實告歷素無賴乃從中道邀之連二夕不見往訊松則夜中固在也歷知其怪乃言之福狐遂見形福遍謁法師治之不可得每焚疏狐即從屋上取所燒朱書投地中射中不入後得雷學究者治之甚急狐知不可留乃矢其陰向諸人而去

傅先生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爐少女心竊慕之是夕夜二鼓有叩門者未及起視門已自開見一鬟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傳心疑歸取一劍置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傳言怪語音容止與人更無他異惟舌冷如冰及門自開爲可訝也

潼關察院舊爲兵巡道制頗宏壯堂後衙屏牆間叢篁茂密嘗有一老人深衣博帶出其中或與人交

警語類抄

卷七

二十九

語先後任其地者咸見焉即家人亦不爲異也嘉靖中南克王中丞廷任焉家人見者尤數公一日於書室中呼與語爾能出見人若此若非精靈必繫神怪倘知我未來事當以告我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道於潼水西而以其地爲察院某年洪水堂宇漂沒殆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後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如浚川公云亦異矣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牕夜坐外郎曠野忽聞人馬聲見一婦人騎虎自牕下過徑之屋西室內壁

下光有一婢卧婦人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即云腹痛開戶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婢始出已爲帛所搏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士人云聞之已數十年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二本之文理正如人於月下吹笛之像

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

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過何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二十年前曾畫過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海市之說竊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西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車馬向下人物喧闐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

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物物可數又福清紫微院至二鼓後忽聞院後謹呼交易之聲儼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皆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池州進士鄒閔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啟戶見一小竊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擎歸謂

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一

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腹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撥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閭胃腹上矣棄之水火加之刀斧皆即如故余稠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閭甚惡之友人有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啗腸胃復完然後出閭愈懼乃以竊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閔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柰何

閔曰復以此蠶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蓄此雖久而致富卽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蠶乃去直以原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閔乃仰天嘆曰吾平生以清白自處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蠶於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至小康豈以至誠之感

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二

妖孽不能爲害乎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艸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耻與魑魅爭光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看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世傳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女之事心竊疑焉夫二女旣仙必能離欲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采藥之夫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

之所遇非此類耶

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之業者  
附會之過也何足信哉近年有朝士奉使關西過  
臨潼浴灑山溫泉想像玉環不覺心動浴罷還行  
臺露坐納涼忽見絳紗燈熒熒導一女官持節而  
來告之曰貴妃且至俄頃霓旌宮扇擁貴妃至中  
庭鳳冠翟幃環珮珊珊雪膚蒼貌恣媚流麗與朝  
士交禮畢款語移時遂携手入室薦枕席之歡五  
鼓既作女官又領仙仗迎之而去自是隨其所止  
源源而來朝士以爲奇遇驪山父老聞之曰此是  
山老狐精也其女官輩小狐精也即此觀之劉阮  
王比部允中言先達李公者少讀書室中一日陰雲  
四合天日陡暗聞室中嚶嚶若小兒聲者急呼求  
救訊之云天神今且戮我若置我櫃中書山西按  
察使李某封余必免且將有厚報於公公如其言  
無何風雨驟至雷電繞室良久雨霽櫃中云免矣  
可出李細詢之云我猴也脩長生之術久矣非有  
禍於人第神理所不容每六十年例受天譴今蒙  
公庇又得脫一甲子矣我無以報願爲奴先後隨  
公因名之曰侯端喜曰端正也名甚佳自後凡有

所需必爲公致之公每待客敬酒之類隨取而得  
家人禍福問之響應某年大比隨至場屋前郎不  
敢入曰內有金甲神四故不能隨問今歲中式否  
曰未也問何以知之曰凡中式者祖先皆隨必唱  
名而入今未見唱公祖先名故耳歲戊午公入試  
問之曰祖先唱名入矣果得第問仕至何官曰山  
西按察使是年遇有人治公目者公當乞休後果  
總晉憲一日門者報有故人相訪延入則一道者  
衣紅服所談皆曩昔事公曰汝豈侯端耶遂怫然  
去公後適有眼疾遂乞歸

酉陽雜俎載鬼詩一首曰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侯  
鯖錄載鬼詩一首曰江上桅竿一百尺山中樓臺  
十二重老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桅竿笑殺儂其音  
響格調不減唐人第不知此是何等鬼也  
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  
紅樹醉秋色碧溪鳴金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  
年頃刻不見

隙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登高臨樓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咲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孔文舉與制鴻豫同宴獻帝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離其權安在二人遂互相短長

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五

謝玄暉頗輕江祐嘗詣眠眠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復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以爲輕已後遂構害

楊廣夫與倪元鎮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狂誕脫妓鞋行酒令坐傳飲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遂不復面

孫秀旣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

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交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長史與到茂沿友善同遊東宮劉自以才優於到每於宴坐咄鄙其文到常銜之及劉爲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到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按其事遂劾奏之云携少入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免孝緯官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欲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

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六

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元帝大怒釘其舌於柱剝腸鬻肉偉顏色自若郝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已而驚走出逢吉溫於街中溫問何此倉皇荅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旣知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第瑄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觸犯三人舉朝嗟嘆惟韋陟遂與之絕

顏平原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

首平原面蔽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而銜恨切骨

牛奇章赴舉時每爲同袍見忽嘗校贊於劉補闕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礪礪終爲鞅鞅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敗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竟夕方整前驅

丁謂當國以雷州貶寇萊公謂後亦貶崖州萊公家人欲罵之萊公不許餽以蒸羊及賈似道行公田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七

關子兩法民間苦之葉李上書力詆黥流嶺南後似道敗謫李赦還相遇於途贈詞議之曰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任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司戶崖司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

寇萊公斥丁謂拂鬚事竊謂萊公過矣謂也儉人知敬事公實難而願斥之拂情甚矣夫敬且斥使多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褹袒割牲操几杖擁帚馭車者曾是拂鬚爲媚耶公於此宜謝而不宜斥也夫君子待小人宜不惡而嚴

公無乃惡而嚴耶異時到海之行怨根於此矣豈獨孤注者哉

扶輿生晉晉役之弗稱也見呂先生猶有忿忿之色先生曰子不見傀儡乎擘之斯舉導之斯行耳目口鼻無一不待於人而福心者弗怒知其本無能也小智傀儡乎一鄉中智傀儡乎一國大智傀儡乎天下子無寧傀儡乎傀儡而爲傀儡携乎扶輿生再拜曰嗟今而後知天地萬物皆吾傀儡也

薛敬軒先生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福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入則氣質變矣

卷七

三十八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援之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然此吾所自爲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弗得哉甚哉利之奪人鑑也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則亦何憚而不爲哉今世之人白晝攫金祛簡拾餅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謫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亦反而思之乎不喻卒病躁而斃

晉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曰此吾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資也攫已即去市伯隨而索其值晉人曰吾利火熾時四海之物皆若已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傍有晒之者晉人戟手罵曰世人奸利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晝豈不亦又賢於彼哉

警語類抄

卷七

三十九

王藍田性急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鷄子於地圓轉不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又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跪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跪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桓帝侍中廼存年老口臭上出鷄舌香與舍之鷄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嚼意嫌有過賜毒藥即歸舍辭訣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其藥出在口香咸噉啖之

庠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桓南郡小

時與諸從兄弟鬪驚不如甚以爲忿即夜往驚攔間取諸兄弟驚悉殺之

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因蔣漕之奇來謁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唱道語作詩戲云扶衰南陌望長楸打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於世品目數十謂清泉濁足花上晒棍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是也

世傳陳大常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又云意欲訪故人取者竟歸大常坐

警語類抄

卷七

四十

廳事不進見子曰汝何事來此耶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冒之溫廷筠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咲詩賦詆擻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醢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



兄行路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  
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  
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  
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  
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  
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皇甫湜下急嘗為蜂螫指購小兒飲蜂擣取其液一  
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流

警語類抄

卷七

四十一

血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  
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  
大咲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為定州刺  
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邪彥高却鎖宅門不敢詣  
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窻內接入賊既乘城四  
入彥高乃謂奴曰半開門戶莫與鑰匙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  
引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

邢州賊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

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增驕去賊七百  
里隈墻獨自戰甲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竄上曰懿  
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  
懿宗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間府史曰何名私  
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  
於房中靜坐有大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  
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警語類抄七卷終

警語類抄

卷七

四十二

警語類抄卷之八

清江順甫程達輯

屬吏新安汪元標校

居類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千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

環谿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奇於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

警語類抄

卷八

戶岩嵯峨瑤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溜其怒而納之洪下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冬夜登亭聽洛水聲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雍門以東至涇渭交處殿屋復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爲區雖一瓦一甃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得諸侯美入居之如在其國鍾鼓帷

帳不移而具至於出狩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二百里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膚寸石渚像巖栖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鳬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是漢之諸王踰於後世人主也梁冀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

警語類抄

卷八

有若自然奇禽馴獸異方珍怪畢有是漢之貴戚踰於後世人主也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橫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鼓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植培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是漢之富民踰於後世人主也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旣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

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宋人記趙韓王宅間經畫造作侔于禁省韓王以大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扇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衾負錘其間而已范文正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遐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宮室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園警語類抄 卷八

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嗣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噫人能如范公所言則無唐人惟展畫圖看之嘆矣

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難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唐爲裴晉公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

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檀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投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恠石鈎闔蹇梁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在客王太痴來遊焉酌池上酒半酣太痴曰樂哉茲墅翁費值警語類抄 卷八

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哉老孳空與兒孫作馬牛矣

食類

春秋時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設桃具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

以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爲上盛草有六而桃爲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而雪果藏之下是侵上而忽下也

何大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辛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罍供食蒸豚有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常幸芳林園就虞棕求味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棕僅獻惺酒鯖鮓一方而已當時君臣乃爾良可笑也

警語類抄

卷八

五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小生郎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鷄炙知白黑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差衛倫問嘗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奈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盞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餐故糲以杏汁李奈時將餐又糲以

李奈汁故兼三味

孫承佑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蟪蛄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王肅在南嘗鯽魚羹及茗飲汁至北則嗜羊肉及酪漿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飲不中與酪奴因呼茗酪奴

唐天寶中諸貴戚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中羞數千盤一日費中人十

警語類抄

卷八

六

家之產嗟夫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之產而不爲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奔至咸陽中牛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至相視而泣可慨夫

子瞻邀劉翬之參玉版和尚至簾景寺燒筍食之翬之覺筍殊勝問何如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令君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其戲爲之大笑子瞻爲偈曰不怕石頭踏來參玉版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籀龍兒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鑪有七妙鑿可照面餽餽  
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麵可穿結  
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

師曠荀勗符朗皇甫謐妙於味者也彭鏗易牙毛德  
祖虞仲曲良翰彭湘潔余媚娘工於味者也魏文  
齊武隋煬吳質何曾何劭和嶠王愷王濟石崇劉  
穆之徐湛之何勗阮佃夫朱异羊侃元雍元琛崔  
瞻爾朱文略韋安石韋陟裴晃元載段文昌李德  
裕趙雄武孫承祐陶穀蔡京張俊張鑑修於味者  
也廉頗樊噲王鸞典韋李勣勇於味者也宋明山

警語類抄

卷八

七

濤劉道真江淹蕭穎曹鹿宜孫馬郁杜棕廖易之  
張齊賢張慙趙雄洪於味者也張易之張昌宗韓  
縝酷於味者也羅友陳仲潛猥於味者也鄭子公  
御斟司馬子期小人於味者也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熟弊桓溫因問溫公酒可  
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酒飲三升便醉肉不  
過十衛卿復云何曰素不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  
言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得之遠郡欲與公一醉  
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彘在坐及受  
酒惟一斗鹿肉一絳客至驚愕納徐曰名公近云

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滙  
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  
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  
具賓客向口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飲  
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  
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  
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  
羹罷用麇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  
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  
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羶血非蒲案不敗會賓友

警語類抄

卷八

八

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釋然人爭非之以  
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頹弊如  
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  
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飲酒數行過  
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  
不愧庾郎食范和之云盍簪旣屢宜從簡爲具雖  
陳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  
誰笑貪諸公極收獎復古之意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

而還此和之至主意未殫實有餘倦可以致醉無  
致於亂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  
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  
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  
飲大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  
自禁惟當祝鬼神擔斷之便可具酒肉於神前請  
伶祝擔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  
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隄  
警語類抄卷八

然復醉

晉人多言飲酒至於沉醉此意非真在酒蓋方時艱  
難人多懼禍惟托于醉可以羸遠世故自陳平曹  
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  
日飲醇酒戲婦人豈真好飲乎曹參雖與此異然  
方欲解秦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  
然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日伺其門矣流傳至  
嵇阮劉伶之徒遂用此爲保身計此意惟顏延年  
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陶情滅聞見翫精  
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後世不知凡溺于酒者以稽

阮爲口實可笑哉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季卿請爲之伯着黃  
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匙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  
刮目茶熟李爲歡兩杯既到江外又有言鴻漸者  
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  
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掣取錢三十文酬博  
士鴻漸風遊江外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  
論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  
警語類抄卷八

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茶以四餅密遣人走  
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訪禹玉禹  
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甌未  
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  
信索貼驗之乃服

唐右補闕綦毋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  
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  
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齊立子曰一日不食則慙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  
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

工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縗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栗之實

玉華子曰飲食之於人性命所關豈能絕之其要則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燂戒殺遠葷然後節食與飲俾臟腑清通中氣爲和流通不滯自覺饑飽有常則神明能居而升降不礙

服類

聖人觀輦翟之文榮華之邑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爲服凡十二章

警語類抄

卷八

十一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士不得冠劉氏冠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漢梁冀作平上鞞車埤幘俠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妻孫壽作愁眉粧隨馬髻折腰步齟齬笑周

弘正着紅襪錦絞警謁開善寺門聽經後又着綠絲布袴繡假種戲劉顯皆所謂服妖也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既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如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與莖成俗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爲胡服胡帽婦人則簪步搖釵衫袖窄小楊貴妃嘗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

警語類抄

卷八

十二

裙近服妖也時人爲之語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

唐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琬麗異常張昌宗侍則天賜之命披裘供奉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傑與昌宗雙陸仁傑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傑對曰爭先三籌賄昌宗所衣毛裘則天曰卿以何物爲對仁傑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所指爲不等矣仁傑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猶快快則天羞



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服神沮氣索累局俱  
北仁傑對御就稀其表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  
奴衣之促馬而去

南方有災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  
木皆生枝條至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  
此木以爲薪然之不盡以其皮積之爲火浣布

白樂天新製綾襖詩水波綾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  
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云  
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善推所  
爲矣又新製布裘詩挂布白似雪吳綿軟于雲布

警語類抄

卷八

十三

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歲冬月肢體煖於春  
中夕忽有念無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  
身安得萬里裘蓋裘周四根穩煖皆如我天下無  
寒人此詩與老杜歌云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  
下寒士俱歡顏同意

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生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溫飛卿錦鞋賦曰闌裏花春雲遙月新耀衆織女之  
東足煖婉娈娥之結鄰碧總細鉤鸞尾鳳頭縷稱  
雅舞屢蹠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縷臨川

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寧蘿之施羅襪  
紅蕖之豔豐趺綳錦之奇凌波微步臂陳王旣蹀  
躑而容與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擊箱  
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  
爲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  
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于芳趾附周旋  
於綺楹莫悲更衣牀前棄側聽東晞佩玉聲

警語類抄

卷八

十四

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  
劉溫叟幼孤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  
卽命二婢啓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  
此汝父長與中入翰林所賜也自先君子薨背以  
來常懼家門替墜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  
服之無愧矣因歛歔掩泣溫叟伏地慟慟還就別  
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  
禮

國初時高麗未服上遣使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  
冠服而歸遂命諸內侍皆依式冠之因其使者來

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主自爲尊貴乃其章服僅與此曹同耳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後於朕汝主顧崛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王大聳異遂舉國降

罷黜

黃帝巾机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懍懍日慎一日人莫噴於山而噴於垤

書畫之外古器爲重守財虜目不識丁以此爲無益之好不知三代成貴遠周爲甚按禮天府凡國之

書語類抄

卷八

十五

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罷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若顧命陳寶則赤弓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亂之舞衣大貝叢鼓在西房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武王克商周公相王室分魯侯以大珪大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衛康叔以大珪少帛綰旄旌旌大呂分唐叔以大珪密須之鼓闡鞞姑洗又賜晉文以二珪鍼鉞彤弓魯桓公二年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大廟成二年齊侯使賁嬀人賂晉以紀獻玉

啓襄十二年季武子入郕取其鐘以爲公盤十九年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二十五年鄭入陳陳賂鄭以宗器晉伐齊齊賂晉以宗器昭七年齊伐燕燕賂以瑤瓊玉櫜竿耳晉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十六年齊伐徐徐賂以甲父之鼎定六年叔文子謂衛侯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非定之輦鑑納之擇用一焉哀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公父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當時非乏珠寶而所重在此自秦不師古而茲好微矣

書語類抄

卷八

十五

元鼎中汾陽得寶鼎卽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楚昭王卧寤而得吳王湛盧之劍問風胡子曰寡人卧寤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對曰此謂湛盧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矣盤郢已送其死女湛盧五金之英大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有

道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王粲  
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  
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  
輿不得用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  
而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  
屏贈晉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泰相勸矣

呂蒙正公居相位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  
百里欲因公弟以獻弟問言之公笑曰吾面  
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賢於李衛公遠矣

卷八

十七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  
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馬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  
國無民誰與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  
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  
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  
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後曜爲胡

王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  
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夷烈是大金之  
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  
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入升取  
水者叩頭云於涪津履水遂以涪水入升益之尋  
以竹筒納鐵珠蒲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  
刀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  
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異此

警語類抄

卷八

十七

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何郁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  
一鳳凰對舞蒂有銘云對鳳凰舞鑄黃金蒂陰陽  
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  
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  
欹案王維詩隱囊紗幮坐彈碁

李廣與兄弟獵於宜山見卧虎射之一矢卽殪斷其  
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漫麗示辱之也  
今人作虎枕自廣始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甕罍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瓷遂有秘色甕罍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甕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稽中散闕遺栢則越甸又非始錢氏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整容楷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故云五木之祥

警語類抄

卷八

十本

陶貞白有金鵲尾香鑪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鑪置膝前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製筆之法榮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弱者爲輔參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

曰筆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繡帛者謂之爲紙線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帛故天下咸稱蔡侯帛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研濤走筆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黠黠入文圃以休休微之驚服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書材槌澁逸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警語類抄

卷八

二十

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煉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室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歛石多鉞惟臆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象類

二儀氣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軒轅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現

景星不常見大和不常疑耶大和無形氣之本體故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

恒星之外爲星二千五百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千豈

警語類抄

卷八

二一

盡萬物之數乎星隕如雨星落如雪衆矣未聞後之或闕也豈其隕落非星耶其有出於微星之外也耶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在霹靂南土工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堯雲將雨師與霹靂宿吏皆北方水宿之精而輒皆爲人門故其神棲焉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雷其相擊之光也雨垂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驟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大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

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條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相搏而爲雷激而爲霆乳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雪霜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天象混茫孰辨度數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有餘而與天會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近極則天地氣交而爲暑日行遠極則天地氣閉而爲寒一寒一暑若自爲運寔日之進退主之晦朔而日月之合則月掩日而日食既望而日

警語類抄

卷八

二二

月之對則月亢日而月食曆家所謂闇虛者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如燈燭當爐炎之所衝則黑焰蔽光不照其喻切矣天包地外旋遶不停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而不陷不墜其說然乎月中黑闇乃本體渣滓之存不受日彩耳或謂外入之影則月有高下東西影當有變何以隨在不殊山河地影其論謬矣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光耀既散墜而爲石者得地氣而凝陰陽幽明之故如人精神既散形亦剛強陰遏乎陽蓄極而爲風故烈而猛其和而柔者陽盛之極陰不足以遏

之也陽伏於陰暴發而爲雷故啓蟄而奮其歷冬  
威藏若陰盛之極陽不足以發之也至於鬱而蒸  
者爲雲和而暘者爲雨不外陰陽二氣而已

雲至陰也乘陽而行烈陽蒸之浥而爲雨陽至烈也  
爲陰所困進而爲電破而爲雷陽勝則陰化而雨  
急陽不勝則雨滯而雨微是故雷隨電雨隨雷

龍其純陽之物耶而不能離乎陰故居于淵雲其純  
陰之氣耶而不能離乎陽故從于龍龍資雲之陰  
以上下雲資龍之陽以飛浮以龍之陽蒸雲之陰  
故所至無不雨也無不雷電也而非龍之有心于

警語叢抄

未人

二三

雨也有心于雷電也

龍極陽之物也極陽則毒毒則不可近雷電極陽之  
氣也故從龍而起起則有所擊人物遭之無不立  
致其靡者龍豈有心于殲物耶慎者其知所避焉  
可矣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

山之雲乎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  
也物以終也

雪其雨之所凝乎氣潤而不殺

霜露水氣之所爲耶有雲則否氣收於雲也無則氣  
着於草木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大陽雲出張如車蓋  
立夏初陰雲出坼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  
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鬼上  
如羊下如螭石

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  
出稽晉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脩田疇立夏清明  
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

警語叢抄

未人

二四

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閭闔風至解懸  
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脩宮室完邊城八風  
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  
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

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  
之所爲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大旱者陽滅陰也固  
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  
陰滅陽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鳴  
鼓攻之爲不義也

荀子曰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夫物不能爲春故

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

郭象莊子注云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澤陰者不謝  
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冊鉛錄云織女耀而瓜薦大鼎中而芋食

七十二候始於東風解凍終於水澤腹堅天地之  
始終亦若是而已

霧滃而蟹螯枯露下而蚊象折月虛而魚腦減星  
實而豕膚粟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  
涼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蛚聲

鳩冠子曰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月

警語類抄

卷八

二五

信死信生終則有死故莫弗以爲正列星不亂各  
以序行故莫弗以爲章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  
不以爲常

山之雲也爲草莽水之雲也爲魚鱗旱之雲也爲烟  
火涔之雲也爲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  
見而墮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耕野子曰天地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爲  
十二會會分爲三十運運分爲十二世世分爲三  
十季年分爲十二月月分爲二氣氣分爲三候候

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

百六十日爲七十二候則天地之真觀日月之真  
明寒暑之代謝生物之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

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  
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

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滂樂而  
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閭問其故一兒曰我

警語類抄

卷八

二六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  
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  
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  
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  
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  
爲汝多知乎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  
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  
者如搖簾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  
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



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顛置之火即焚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玄奘子曰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辟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令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

郁離子曰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

警語叢抄

卷八

二七

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參之

史云即官上應列宿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乃紫薇垣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車駕北狩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

彗星出北方紫垣掃五尚書未幾白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貫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繼之至五月廿七日天官屠公亦去五尚書之應不爽孰謂天道遠而難稽乎

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當入秦以取天下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亂也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于奎占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後歷年多予意

警語叢抄

卷八

二八

開濂洛關閩之學亦本於是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諒占必如宋驗矣嘉靖二年五星聚於室室營室也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國乎至十五年大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蘇東坡自楊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王仲至亦和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僕久之蓋漢倪寬川人坡亦川人俱自楊州太守召來漢武帝郊禮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渭上乳長七尺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倪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

帝懷然彼時尚書亦乘車駕在前

宋藝祖皇帝嘗有詠日詩曰未離海底未出暗移

中天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遷見於詩矣初上

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淺陋上所不喜

其人請上詠之上即應聲而曰大陽初出光赫赫

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衆星與

殘月蓋宋朝以火德王天下故登極之後僭竊之

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宋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

盧多遜召使賦詩因請韻曰些子兒多遜詩云大

警語類抄

卷人

二十九

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

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

賜之

唐備詩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風不吹波

浪高百尺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

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天若無雪霜青松

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皆協騷雅

章子厚罷相謫雷州因過小貴州南山寺有僧奉忠

子厚見之不爲禮已而倚檻看雲厚曰夏雲多奇

峰真善比顙僧曰曾有夏雲一詩甚奇子厚令誦

之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山

河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十厚默然

韓偓嘗作雷公詩云聞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溪山霽

怪松必若有蘇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世說云

夏侯大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

不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故韓偓

用倚柱二字有來處朱文公亦有聞雷詩云誰將

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

早施雄斷答群心慈溪黃震曰讀此詩令人感動

豈爲龍大淵筆發耶

警語類抄

卷人

三十

太祖高皇帝咏雪詩云臘前三日曠無涯知是天公

降六花九曲河溪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

統洪基兆此又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

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

其維新之治又見矣

韓忠獻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云何假嗔雷擊怒

悍然嘉嘉澤浹民區經時亢旱群心駭數月焦熬

一陣蘇已發宋苗安在樞再生莊耐不虞枯涸史

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若無上句言雲動風行

雷行作解之事斷句言群心安而神功歛人謂此

真做出相紫也

儒士彭友信有詩名大祖一日微行指虹詠曰誰將  
青紅線兩條無雲無雨繫天腰命續彭對云玉皇  
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異之相約詰  
朝候於竹橋同早朝明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  
已而宣入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形類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  
舟行不覺也

天地之氣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寒涼之方堅疑高峙  
譬諸艸抄

卷八

三一

故西北多山暑熱之方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潮  
汐說者不一盧肇謂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  
大自爲不刊之見不知天無入海之理日無激海  
之勢蓋亦不知而言也余安道誌潮候甚詳然謂  
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又墮盧氏日之所至水不  
可附之見不知水無從月之理謂與月相應可也  
臨安志所論爲氣有升降地有浮沉然地本鎮靜  
之物水未有因氣而盈縮者謂水隨氣而往來可  
也三家之論皆有未盡惟邵子所謂地之喘息似  
爲得之蓋潮汐有形之物非氣以運之水亦不能

自行然氣卽水之氣一會一張如循環畧無停機  
故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

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  
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  
於黃帝之嶽禹乃還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  
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湫廣夾岸崇深傾崖逐捍巨石  
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  
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  
霧露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縣流千丈

卷八

三二

渾洪轟怒鼓若山騰濤液顏疊迄於下口方知慎  
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宋大祖曰夏后治水但言道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  
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以利害公九河  
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  
故嘗有礙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  
何患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  
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  
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脩治從東從西  
何利之有

江源其山如甕而能沿沿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濟之言獨也不因餘水得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華岳之勝不惟峰巒聳削上千青冥而泉水縱橫迅瀉飛薄懸瀑驚濤澄潭急澗瀾風湮寫日月迸流霞暉曼擊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逮也水下流經嶽殿前至後爲大池冬夏不乾

西山內接太行外屬諸遼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豁澗縷錯故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臯隕區也蘆溝

警語類抄

卷八

三三

琉璃胡良三橋山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藻綠異常風日蕩漾水葉通映倚闌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京都之意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廻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蘭尋幽岫穹嵌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群嶺競奏其聲駭人

武當山一名參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有璇房瓊室七十二所

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窳河北之山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屯伏龍之地因改是名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廻方達其上故嶺有五廻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嶒也徐水三源奇發齊渴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翼對層巖壁立霞峙

警語類抄

卷八

三四

徐水屈東北逕即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岑競舉若豎鳥翊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嶮之崇峭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奔蕩之音奇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衰四陸闕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沁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涇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滏沱水

又屈而東合兩嶺谿水恒出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其北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迭峰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也

焚書坑在驪山下卽坑儒谷有人題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又章碣焚書坑儒詩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望夫石王建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

警語類抄

卷八

三

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劉禹錫詩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年初望時後郭功甫一詩善於形容云杜鵑啼血春林碧妾有離愁思今昔上盡高山第一峰目亂魂飛化爲石化爲石可奈何淚懸白露衣薜蘿千古萬古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蟬多漢家天子點征役良人荷戈歸不得此身未老將何從不似山頭化爲石蔡蒙齋云此石在處有之世俗相傳以爲其夫出沒妻登其山望之遂僂爲石郭詩正模寫此意

傳云黃河清聖人生愚謂黃河陰類也宜濁而反清

乃陰干陽下奸上之徵後世遇河清上表稱賀悞矣五代時黃河清歐陽公謂非聖世之事元末黃河清庚申帝臨朝不樂蓋知此意又按黃河發源於星宿海其水本清其後西域請水合流滾雜泥沙遂不清矣蓋河水性急故也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有投楊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郡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爲廢法

淳祐壬子饒信行經量番陽以邑庠置局有題詩云

警語類抄

卷八

三

大成殿下水漫漫堂上盡是經量官孔子回頭顧孟子是你說出許多般咸淳甲子又復經量湖南等處士人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一寸縱教添一丈也應不似舊封疆時又有詞云宰相巍巍坐廟堂說着經量便要經量那個臣僚上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久拋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啟之也門生子塔相繼得政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

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爲題魅自此黨論大興人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丘墟及金兵入汴見鑄鼎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長久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遷安石罪之魁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烈劉文靖公詠安石詩云當年一線繫袍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津橋上聽啼鵲宋子虛亦云校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皆云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史矣

警語類抄

卷八

三十五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李子遊於泰山齋之夕夢五老人長揖而前曰余山間之老朽也不樂仕進棲遲空谷者歷商周以至于今不意秦祖龍以避雨之故強加封號未受也吾挹風沐雨帶月殘霞何所用官爵爲奈世人不察謂我曾受秦封心竊羞焉君盍爲我白之李子覺曰嗟此所謂五大夫松者也草木無知猶耻無道之封也與哉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又宋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爲華而不實秀而無用之戒公之事業益可見矣

警語類抄

卷八

三八

三十三

條而知花之品色者次也見蓓蕾而知花之品色斯爲下矣如君所言又其下者也有人賦牡丹云洛陽園花草烟寒夢想堯夫一寸丹安得枝頭知上品今人多是就花看

雪壓喬林凍未開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此王沂公梅詩也呂文穆見之曰此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前輩花詩多比美女如君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山谷作酴醿詩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

比美丈夫而劉蒲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  
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宋魯端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蘼韻友茉莉  
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  
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  
十二花爲十二客各詩一章牡丹賞客梅清客菊  
壽客瑞香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茶蘼雅  
客桂僊客薔薇野客茉莉遠客芍藥近客敏叔名  
景脩宋禮部郎中吳人

菊花枯不零落惟黃州一種片片散落王荊公嘗賦  
警語類抄 卷八 三十九

云羨秋菊之落英蘇長公嘲之曰秋花不比春花  
落分付詩人子細吟荊公頗銜之後遷蘇公于黃  
一日賞菊見花零落乃悟云荊公野狐精也言其  
無所不知又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前漢王吉宣帝嘗爲諫議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  
庭中吉婦取而啖之吉知去婦東家聞之欲伐棗  
樹鄉里共請吉還婦爲之諺云東家伐樹王吉去  
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蓋東家得其仁王吉得其  
義

王荊公詠竹云人怜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

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風霜慈溪黃氏震  
曰此詩見其自少抱負不凡近又有人咏竹云未  
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亦無心

王子猷常璽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璽住何煩  
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莊子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  
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

兒曰汝毋惡吾治家故竊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  
警語類抄 卷八 四十

奴不貴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  
絹數千匹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荅云桑椹  
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

君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  
時馳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美語甲曰此味

乃江東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劉孝標送橘啟云南中橙柑青鳥所食始霜旦采之  
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

食不啻萍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毫



鮮可以漬蜜

檳榔實南洋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圓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穠穗似黍其綴實似櫛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履缸其伸如繩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參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警語類抄

卷八

四一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宋艮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王侍中處回常于私第延接布素一日有道者隆眉大鼻來謁于竹葉上書道士王桃枝奉謁王從容致酒甚敬之因曰弟子有志清閑思入青城山道士曰未也因取劍細點階下取囊中花子種之令以盆覆遂巡去盆花已生矣長約五尺層層有花止兩苗道士曰聊以寓目此仙家旌節花也出門

旋失所在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去

歲欲豐而耳艸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而苦艸先生薺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艸先生蒺藜是也歲欲雨而雨艸先生薺是也歲欲病而病艸先生艾是也歲欲流而流艸先生蓬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非也

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鳴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反哺雞見食而呼群鵲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也

警語類抄

卷八

四三

鹿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慢爪之禽隼釋懷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獫狁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雉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鳩而必推其雉此物之有禮者也狼卜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王鵲巢而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狻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膺群鹿環角而外衛羴羊懸角而木棲鷺畫印而開穴鶴禹步而登蛇雁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喙魚螳螂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螂蛆禁蛇結蟻轉丸溪驚救邪螺贏祝子狐聽水鵲知雨此物之

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丹鳥以立秋來  
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  
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狸頭愈瘋雞頭已癩蟲散積血斲木愈齟此類之相  
推者也鵲矢中蠅爛灰生蠟膏能殺鼈漆見蟹而  
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

水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  
與生俱化故也

雀性好淫名飲罷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噎刻  
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爲

警語類抄

卷八

四十一

烏屨之烏所以爲行戒也驚性耿介盡其形於衣  
所以爲節訓也飾鼎以饗餐食之戒也飾簠簋以  
龜廉之勸也

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玉而角斑含其美以自澤也蓬  
依麻而自直蒿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軒轅時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  
園或巢于阿閣或鳴於庭其雉自歌其雌自舞

鳳九苞一曰口包命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  
也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  
五曰彩色光文采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

曰距銳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  
腹文戶不妄納也

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徒揭空  
籠以獻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  
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  
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主

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  
宋高宗宮養鸚鵡甚多能言語高宗一日問曰思鄉

否應曰思鄉遣中使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  
鸚鵡問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又問上皇使臣

警語類抄

卷八

四十二

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悼之曰  
隴口山深草似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  
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宋末宮中好養鴿大學書生題曰萬鴿盤旋遶帝都  
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

聖書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畧越銅鼓乃鑄爲馬  
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  
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

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于阿受  
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  
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  
不可傳之於後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  
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王氏身  
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  
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載埴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  
文王囿名虞則虞人之官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

警語類抄

卷八

四十五

三百一十一

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  
心詩人嘆之決以不食不踐生爲無有也不知永  
樂二年周王畋於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  
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  
守臣獻於朝群臣皆賦咏之夏元吉賦序有曰貌  
首虎身白質黑章脩尾隅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  
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則騶虞果有之  
噫一見咏于周我朝三見之盛哉

明皇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  
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大設聲樂揣幽燕

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富有天下  
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  
命有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  
怒無一拜舞者祿山大慚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  
子蜂蟻之君臣鳴鳩之有別其性然也傳記所載  
往往有之蜀鄧艾經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  
爲拔箭取木葉塞瘡艾感而嘆曰吾違物性其將  
死矣投弩水中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  
之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猿子跳號

警語類抄

卷八

四十六

三百一十二

而斃周公瑾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  
持不少置人有以藥矢射其母母中矢度不能免  
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人  
取其母皮重鞭之其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猿  
子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

唐裴炎猩猩名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展可以就擒刺  
血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  
烹索其肥者乃自推其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  
何其愚也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  
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

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驕人也曷若猩猩愛展乎餐養致神飾弊覲免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舍血乎

龍門子曰衛人束氏好蓄狸狎以捕鼠獸也畜至百餘東西家之鼠捕且盡狸狎無所食饑而嗥束氏日市肉啖之狸狎子若孫以啖肉故不知世之有鼠但饑輒嗥輒得肉食食已與與如也然然如也南郭有士病鼠鼠群行有墮甕者急至束氏假狸狎往見鼠懼甚對之大嗥久之鼠度其無他反齧其足狸狎奮而逃噫武士世享重祿遇盜輒鼠者亦一束氏之狸狎也哉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余謂不捕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物之鳴也以口而蟬之鳴也以翼螽斯之鳴以股物之飛者以翼而聆鼠之飛以尾鰾之飛以其翬物之聽者以耳而龍之聽也以角牛之聽也以鼻物之走者以足蛇無足而行巨虛借足而行物固無

全賦也

老鶴凌空勢在六翮背毛腹毳弗與也雖然去而毛毳亦難乎其為鶴矣猛虎搏物威在爪牙蒼文黑章弗與也雖然去而文章亦難乎其為虎矣故脩盛德者不遺細行成至治者不棄小善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鵠鵠暗交鵠鵠足交騰蛇聽交野鵲傳校老鴉過氣鶴鳥接影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蟻皆以鬚為鼻交在鬚也龍鵠莎雞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雀與鵲鴛鴦則雌求雄也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薰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此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顏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鰓鰈畏其天也物

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予里中一村童見大蛙十數聚於汚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蛙疑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崑而出蛇已斃矣踰旬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見一蜘蛛逐蜈蚣甚迫蜈蚣逃入籬槍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齧齧矣蓋蜘蛛搖腹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如此夫

警語類抄

卷八

蛇之啖蛙自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大小爲強弱哉

東方有魚其名爲鰈比目而後能行南方有鳥其名爲鵠鵠比翼而後能飛西方有獸其名爲麋與邛邛距虛比肩爲之齧其艸以食卽有難也邛邛距虛負而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

首蛇焉此非獨其性慈愛也相輔以用相資以生其爲彼也亦爲我也

海上有魚名曰烏鰂謂鳥之喜於啄腐也浮而出之於波鳥果以爲腐也而啄之搜而沉之飽其肺肝焉見漁舟至卽吐墨涸水以自蔽漁見其涸也以爲有魚也而捕之蔑弗得矣夫此一微物也詐足以賊物而不足以衛身惜哉

荆公禹王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王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王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風之功公曰如何禹王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警語類抄

卷八



警語類抄八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明程達撰達字順甫清江人萬厯丁丑進士官至  
漳泉兵備道是編取先哲格言善行分類編次其  
目六十割裂冗襍殊無倫次凡例云是編重理學  
故諸儒要語獨詳然於仙則信淮南之上昇王母  
之降漢於釋則言滅佛之報應談禪之超悟均不  
免自亂其例也

諸經品節二十卷(一)

[明]楊起元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諸經品節總目

第一卷

陰符經 上篇 中篇 下篇

道德經 八十一章

第二卷

南華經 內篇上 內篇下

第三卷

南華經 外篇上

第四卷

南華經 外篇下

第五卷

南華經 雜篇上

第六卷

南華經 雜篇下

第七卷

太玄經 玄首八十一

第八卷

太玄經 玄錯 玄離 玄瑩 玄數



第九卷

玄文 玄祝 玄圖 玄告

清淨經 五章

文始經 一字 二柱 三極 四符 五鑑

六七 七釜 八籌 九樂

洞古經 全篇

大通經 三章

定觀經 全篇

玉樞經 一章

心印經 全篇

五廚經 全篇

護命經 全篇

胎息經 全篇

第十卷

龍虎經 三十三章

第十一卷

洞靈經

黃庭經

第十二卷

楞嚴經

第十三卷

楞嚴經

第十四卷

維摩經

第十五卷

心經

金剛經

第十六卷

六祖壇經

圓覺經

第十七卷

楞伽經

第十八卷

樂師經

第十九卷

法華經

第二十卷

無量經

彌陀經

五蘭經

比丘東粵後所楊起元泐

南州蓋庭閱其忠印可

南州惺全劉汝浹訂訛

秣陵竹潭周宗孔校梓

諸經部

目錄

四

諸經品節卷之一

東粵後所楊起元泐註評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指化機之主宰而言觀如。觀天之行。指氣之運旋而言觀如。盡矣。極至之義言君子朝乾夕惕。兢兢不覺之執。業法天能執不能觀不明能觀不能執斯其至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兩儀成三元。布四時運五行五賊者五行之正炁也。以其牽陰陽之造化曰賊見者對觀而言見之真即昌也。與至字相應惟能見得透徹不為牽引則靈臺潔淨自作主。張可與元化相出入矣。若任其血氣心知誤賊作子。

陰符經

此言觀天之道。由已發弄則氣散於上精。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塵根。逸於下神之所存無幾矣。五賊在心施行于天。識蘊。與生俱生每從受氣時來惟能刮去情識情通照徹。即此離此轉情為意轉識為智大坑變為法界妖魔。伏為春侶返派全。宇宙在乎手。今來曰宙既能勘磨。一無私合天矣。宇宙在乎手。今來曰宙既能勘磨。澄定本體呈露則造化之樞紐在。萬化生乎身。萬物。我天地雖大皆我網維故曰在手。萬化生乎身。萬物。與吾一體吾能為障礙則品彙之根。天性人也。人。祇在我百物雖衆悉我培植故曰生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性者發動所由曰機。人之所以為心者。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動於意移於情邪正遂分兩歧矣。若能剛健中正常伸不屈堅立未發之時念念不天。終以久凝定心通造化則人一天而天一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陽為機者生陰陽合機謂之道太。

此言執天之行之行

發殺機移星易宿。陽為機者生陰陽合機謂之道太。



下篇

警者善聽警者善視三要之中耳目為切故舉視聽

交合擊者不聞雷震察通日月往還謂之曰善非耳

應字神字相殺之此兩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言人絕名葉利元杰自守絕巧素知盜賊無有絕於

三返要矣聲色更用元杰抱一守貞則離其欲勝衆十倍矣三

則尤要者無夜與時俱進功常無心生于物死于物生理去其

情欲而能物物則心正心正則神完一炁之源內動

之機萬化皆通則生溺於物欲則意動意動則神馳

散則命亡故元機在目者言轉移道生死機關神

運氣隨只在阿堵中靈犀一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之

於物不言利而成功默運萬物迅雷烈風莫不泰

然者似震之風以搖之日迅曰烈則又摧折飄蕩之

植之物莫不盡然發生至樂性自然餘至靜性

非無恩之中而大恩以生至樂在我則心無外求自然

廉有餘與靜相須能守至靜則心無外求自然

不貪天之所私即大用之至公即無思人有必求者未

惟無待於外乃深得其耳有得為私禽之制在氣禽

也鳥陽氣也飛騰有時氣者虛無之發人能養其氣

完其神根本日因靜則氣可制私如禽飛在

元煉成正陽也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之中因後

命之本所謂教生者不死生者不生也言人能定

心除六慾七情則神定道生矣若心生慾情性巧者

神散命亡死之根也心死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恩指

又得復生之生之根也而害生于害害生于害害生于害

而言害指身命而言聖人以道制欲思生於道常人

以欲滅道思生於情者縱心起慾精神散逸是思中

生害而亡其神澄心不慮其神自明是害中思而

保其神全則身命益固恩大焉神亡則滅生絕

命害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有至天地有至理

大焉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人有至天地有至理

以為至神至聖而不可及始以天我時物文理

而二之寧知吾身中亦有天地乎我時物文理

哲吾性之中萬物咸備其消息之時陰陽之物自有

妙與吾同運並行亦可與天地並立而人以愚

為三矣何天之非人而人之非天乎人以愚

我以不愚聖人以愚而愚度於聖不知聖非愚也

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人見有為則以奇而歸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天然氣機發有定候人能審知

頑空落存想虛費精神日趨鬼道反招凶禍矣聖之

水火人之所類以生日用不可無者用之不當反以

子 130-606



夫知者不敢爲也。知識雖萌於心亦不敢有所作爲也。爲無爲則無不

道冲章第四

求道者亦當以虛而入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手似萬物之宗沖虛也道體本虛而用不  
窮或盈或不盈隨時應定也宗主也淵手神明之宅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似者來其宗而不得似之而

即不垢不  
淨之意

即號兮慨  
中有物之  
謂

巴 往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塵之外在光不燬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存塵者  
不昧故同

湛兮似若存

湛言其清與淵兮相應蓋淵  
之而不異

湛兮似若存

惟深故靜靜故澄澄故清微

茫不可見若存

若七 似有似無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言忘形合  
道吾不知

其人為誰意者超踪造化無始之前可以名之曰象曰似謂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之意

天地不仁章第五

此白無思  
 而大思生  
 發其說者  
 不察其旨  
 至謂土芥  
 新氏且曰  
 申韓之慘  
 刻原於芻  
 狗百姓之  
 意可發一  
 大笑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民而無情所謂大德不  
 是以有德至仁不仁相愛而不知以爲仁也譬如  
 則棄之典之相忘耳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者外之積所以受蓄者蓄者內之  
 管所以鼓橐籥者橐籥用而風生其體  
 雖虛用之不屈動則風自虛中而出愈出愈通物之  
 以息和吹者無所容心天地間氣化流行生生不竭  
 常無常有自露闔  
 闔亦自無心得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言求道又豈  
 在多言哉能虛中以應則道可幾所謂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若徒多言則數數自窮矣

谷神不死章第六

此承案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谷虛也。字中說來。受受而不有神妙莫測曰神。牝能生物所謂母也。牝而曰玄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蓋人體心心合而不屈玄氣氣合神神合無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謂玄牝也。門言其所自出。天地亦從虛中出故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為獨生。  
執有者立  
網鑑

長生。天地之根出于玄牝。玄牝之體立于谷神。之不死則不生者。能生生。蓋惟真忘乃能。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

釋氏謂實有其空即無私成私之意

真常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

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脩身，何容心於先後？何

存即緣子不得已而物莫能止，立于無何有而物莫

能害之，謂身者吾之私也。後而外之，則公而無私矣。

成

上善若水章第八

知天下之不可先而也上者言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澤萬  
下之知天物而不自以為能蓋凡利于物不能無爭能不爭又  
上而不下未必能澤處衆人所惡去聲故幾平聲於道矣何以見其不爭蓋平  
下險穢衆之所惡者彼獨處之不與高者上者順者  
深者爭也以此觀水近於道矣幾者何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曰結  
則于道猶有間也  
居善地  
則高趨下未  
心善淵  
空  
靜而深  
與善仁  
利澤萬物  
言善信  
行險而不  
政善治  
不可測  
與善能  
水至柔而  
攻堅  
動善時  
原泉混  
平準高下  
事善能  
強者莫之  
能先  
動善時  
混不  
晝夜盈科  
夫唯不爭  
故無尤矣  
者以其爭也  
惟不爭  
而後進也  
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故無尤矣  
者以其爭也  
惟不爭  
惡處下而好處上  
欲上人者有爭心  
有爭則有尤矣  
意在言外

###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  
以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持  
勿溢不若  
獨而銳之  
不可長保  
懼其折而節量以治  
勿盈之安  
獨而銳之  
不可長保  
之曰揣揣以慮失而

道德經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  
以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持  
勿溢不若  
獨而銳之  
不可長保  
懼其折而節量以治  
勿盈之安  
獨而銳之  
不可長保  
之曰揣揣以慮失而

持而盈之  
不如其已  
以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持  
勿溢不若  
獨而銳之  
不可長保  
懼其折而節量以治  
勿盈之安  
獨而銳之  
不可長保  
之曰揣揣以慮失而

###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  
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魂  
物也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  
言之則營魄為一難而言之則營魄為二抱合也猶  
云能合而一之使無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虛之  
維乎將離而二之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虛之  
之始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謂致  
柔嬰兒陽氣未散內和以柔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

此論虛中  
之妙蓋四  
大皆實神  
藏於虛無  
中故可以  
行  
堦填以為  
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  
土也  
此論虛中  
之妙蓋四  
大皆實神  
藏於虛無  
中故可以  
行  
堦填以為  
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  
土也

道德經

###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輳之股數則車  
之容軸者無空虛  
之處也轂惟虛  
堦填以為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  
土也  
此論虛中  
之妙蓋四  
大皆實神  
藏於虛無  
中故可以  
行  
堦填以為  
器當其無  
有器之用  
土也

###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  
馳驅勞心  
傷神  
此五者皆  
所以亂心  
也  
聖人治  
國  
始  
不  
治  
清  
淨  
以  
民  
之  
心  
則  
能  
抱  
一  
矣  
天  
門  
闔  
能  
無  
雌  
乎  
天  
門  
闔  
能  
無  
雌  
乎  
天  
門  
闔  
能  
無  
雌  
乎



十四

而切持盈形安得以擬議

也猶名若畏四鄰者遲而不行曰猶畏

未嘗也渙若冰將釋似散而散也

初也其曠兮其若谷受而能渾兮其若濁

徐之一言能濁以靜之徐清

也徐而不矣徐者從容

動之非道則意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敵不新成小成矣此心能兢不以盈滿自累

虛虛則能受守常襲故不以新巧自炫而臻大成矣

天下之物敵生于新敗生于成能敵不新所謂常道

道德經一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致虛極守靜焉

至虛至靜湛然常存矣知常則吉不知常妄作凶

動乃趨死道而凶矣知常容乃公知常而體之

則一何廣大而容萬物皆吾一體公乃王王乃天

蓋公則大大則聖聖則神神即天矣天乃道道乃久

沒身不死道者所以成聖而盡神者既道與天一何

沒身常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其義則譽而愛且戴之矣仁義不足以治其心繼以

政刑故天下畏刑政不足以制其意則權詐興而下

至有侮玩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

言可復之謂信上以誠感下以誠應以心乎心何貴

於言及誠信之不足下始有不信之心上之人猶然

斯彰仁義不行政刑斯作而猶禁令強聒之治益衆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非無事也功成事遂

知為之執得而親譽之親譽且忘況畏侮乎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方和執非忠臣充非  
不孝而獨稱舜無替也伊周非  
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利之作而後盜賊起絕而棄之即此三者以  
為文不足故令平聲有所屬不安由文不足故也舉而  
治之也宰知文之勝質之衰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道德經

一

十七

素未受采樸未斲器性之初也質也見之抱之則外  
物不足以感而私欲寡矣此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  
利之極也焉用文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道不在聞見絕學則無為無為則神神也者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故無憂唯之為恭阿之為慢  
應有緩急出于聲一也嚮理為善背理為惡事有公  
私離乎道一也相去無幾不若併善之名忘之善惡  
從知矣之為美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則其誰亂何所喻極未央無窮極也眾人熙熙如  
享太宇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乘乘兮若無所歸乘樂於世味方謂快美我獨泊然  
若動不動無所歸者此我之異於眾者然眾入皆有

餘我獨君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衆方競說求  
手愚無知也沌沌不雜也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

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衆方昭  
以自明我獨其外若昏其中若明其心澹兮衆人皆有

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然無所止宿也衆人皆有  
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衆方有

為我獨甘於不求若頑若鄙豈真頑鄙哉我之異于  
人者味乎道也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  
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無所難食求食於母而已

道德經

一

十八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無形運而為德則有容故德  
此即所謂真空而後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是從者道之見也孔盛也即動容周  
實有見諸言感德之容與通周旋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恍恍其中有象道非有無不可執看故以恍惚言之  
不昧則明明則疑于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則不昧  
物而非物也故曰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則不昧

不數則暗暗則疑于無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恍則不昧  
物而有物也故曰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則不昧

則則有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也神之又神其精其真  
則則有神矣窈冥者神之又神也神之又神其精其真

其中信既難則一而二而三紛然難出不可復  
信矣信則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故以不名之

信矣信則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故以不名之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一卷

抱一者曰曲枉曰

不自是故彰因物之是而不自以爲是其所是者終莫能蓋不自伐故有

天下莫能與之爭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惟以

誠全而歸之。又究竟所以不爭者皆曲全之道也故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風暴雨若將不勝此雖天地爲之然亦不終日而止

同於失。同者隨順無違之意言從事學道者通乎物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

繫著也。○二不三可見聽不可聞世人信道。

支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不能久行欲自見者不明則蔽自是者不彰則名自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

迹則爲長物矣人之所惡

有物渾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天地生。此章贊道之妙華無二上要以自然為主混然而成者道也。無極而太極。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行健。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由之而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不可名。得而名曰道。而巳。以義也。強為之名曰大。道之所為物放之。彌漫六虛。廢之莫大曰逝。逝而不止。吾身而已。逝曰遠。遠則不可測。遠曰反。復歸於其根。未始有物。故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道至大也。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也。王不知公乃王者也。世人也。但知王者為大。王者復命知常容。乃公乃王之上。又有三馬。王特居其一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亦以有形而合于無形地之所為道之所至。人亦至焉。道則自本自根。無法為法。有無法為法。自然而已。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此為輕舉之妙華無二上要以自然為主凡物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為躁者役。于物躁者為靜者之役。故靜為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如辟人君行動必有輜重。相隨何嘗輕易。古者吉行師行。皆重。輜車在後。以重其載。輜重曰輜。重此重字。生上重字。來應重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雖目前有紛華靡麗。處超然至靜。中實妄動。處字生上靜字。如何萬乘之主。字來言處則靜矣。應靜為躁君也。如人君出入起居。而以一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人君出入起居。以持重鎮靜為。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此章贊道之妙華無二上要以自然為主善行無轍迹。車行有轍迹。徒行有迹。行固不。善言無瑕。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無過善計。不用善策。萬物之。于前不計。而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在我。無有。闔。知安用善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在我。無有。闔。誰能。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開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間然。所謂。不。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道。也。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不。看。形。迹。忘。我。忘。物。大。巧。若。拙。入。道。之。要。妙。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子之知。有運用之意。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守守母之。守有主宰之意。不拒輪。而不積。通而無。逆者。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乃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實。乃。迷。之。大。者。以。智。求。之。而。不。得。此。道。之。妙。也。

此言聖人復歸於嬰兒。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逆。及為物

所損，歸於無極。則真常不失，復歸於無物之始矣。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海之所自出者，為天下谷。則藏

道德經

卷一

三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可為也。聖人抱樸為天下王，大制不割，亦因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佐人主而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佐人主而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道德經

卷一

四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禮學何也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偏將軍處居上將軍之下而處左者以兵爲其不樂殺人可知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以其未雕未琢曰樸樸即道也以其曰希曰微謂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道德經

卷一

十五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成而萬物生甘露則和之至矣是天地之和應人莫之令而自均民在天下自生自養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何所窮已焉遂於名而莫止則殆從生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若知鎮之以無名之利則不隨物遷何殆之有此侯王守之道也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川谷之水必歸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人者勝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人者勝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者也自知自勝內存者也智與力爲妄明與強爲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惟自見不明而爲物所勝所以不能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凡不足者不知我之有入道知不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上下周旋無有而無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萬物非道不生而功成不居物非道不其功也衣被榮顯萬物而不爲主未嘗自以爲主也

道德經

卷一

十六

常無欲可名於小無欲妙之至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容乃大萬物歸而不主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欲而小不爲主而大能小能大而不自以爲大所以成其大而萬物歸之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道非有無無象之行之天下也執此道而行之天下執得而害樂與餌之惟不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總一意樂與餌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雖無聲色臭味之足以悅人用之不窮酌之知而安平泰之所自出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其已嘗如此者也歛者收也張者弛也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道德經

老聖以道  
弱卑下道  
之本也所  
謂一也故  
事母貴  
下母高

道德經

王與石皆  
堅而不可  
求弱故不  
欲之

老聖之學  
大都主於  
虛主於弱  
主於卑

地得一以寧載萬而神得一以靈神無形而至寂得

谷得一以盈谷有形而至虛得萬物得一以生萬物

其致之一也致極也言一之不天無以清將恐

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動而不定神無以寧將恐歇

不靈也谷無以盈將恐竭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萬物

無以生將恐滅息矣侯王無以貴而貴高將恐蹶

而無此則然則貴而無貴高而無高非侯

也高以下為基起也然則貴而無貴高而無高非侯

王所以為天下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

卷

十九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用者道之動以生何者動以靜者動之所由弱者道之

道德經

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即朝聞道之聞上士知微知

行即語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道而信之聞道而信之

出或下士聞道大笑之聞而笑且將非之矣不笑

不足以為道夫道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故建言

有之自古立言士明道若昧明與日月同其光夷道若

類無物不可無分別也進道若退又損以至無為上

德若谷其應如響太白若辱終不可淫廣德若不足

直若渝體性抱神大方無隅大方無隅大器無形大器無形

卷

二十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非二二二非三三三非四四四非五五五非六六六非七七七非八八八非九九九非十

才三三萬物。三極既立。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  
口動植之物。皆則靜屬陰。動屬陽。必有沖氣以  
和之。陰陽二氣。沖氣一也。物不得一。無以生。九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軒冕富貴。人  
不教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亦以柔。故物或損之  
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反益。益之反損。滿人之所教  
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義無異。但知求益。求勝  
不知剛必折。盈必虧。也。木絕。水曰梁。取其力之強。曰強梁。吾將以為教。父言可專  
以爲首。如父然。父從母。字生來母。主養故言生父。王教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強者馳騁。後使也。至  
柔能後之。剛則無有入於無間。無內也。無內者。天下  
易折。柔則常存。無有入於無間。莫能破也。無有能入  
之。空虛無物之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使衆強  
皆道之所貴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使衆強  
皆益也。而以無為得之。不言之教。其教以天。無為之  
益。其爲以道。天下希及之。至道妙用。  
身與名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烈士殉名。而至於殘生滅身。與貨孰多。貪  
狗利。而至于殘生滅性。得與亡孰病。所得者小。所失  
不知身之多於貨也。得與亡孰病。所得者小。所失  
是故甚愛必大費。愛愈甚。費愈大。此言名也。多藏

必厚亡。貪而多藏。攻之者衆。其亡必厚。知足不辱。世  
貴如止足。美利是故。貴如止足。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成則缺。缺則敝。惟大成常若缺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盈則虛。虛則窮。惟大盈常若虛  
大直若屈。直而不屈。其直必折。折則全。大巧若拙。  
巧而不拙。其巧必勞。勞則大。大辯若訥。辯而不訥。其辯易窮。  
躁勝寒。靜勝熱。靜之極。可以勝熱。躁之極。可以勝寒。  
移然滯于偏。清靜爲天下正。惟常清靜。不有不無。  
而非其正也。清靜爲天下正。惟常清靜。不有不無。  
盈非沖無所不勝。天下正矣。正即爲天下式也。  
天下有道。無欲無。却走馬以糞。有道之世。兵甲無所  
以糞。除清淨。曉衛之。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欲心  
起矣。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  
得。欲心既起。何所止足。惟得故知足。足之常足。不能  
無欲。故不能無求。求而不已。禍咎因之。惟知足者。以不足爲足。斯常足矣。  
不出戶童第四十七

此篇大類  
聖賢語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天下大矣天道遠矣  
見之知人知天知其理也蓋知之不以不出戶窺而知之  
知者其知神見之以不見者其見大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外便減障蔽功愈勞而知愈少矣是以聖人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凡席瞑目而萬象森羅  
知不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  
故不必見成不在事故不必為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傍已治人  
皆以無為  
為宗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學所以求知聞見博則知益明  
在聞見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無為而無不為矣  
而後至於無為無為則神神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貴日損損之則不免於有為必併其損之者而又損  
而後至於無為無為則神神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道德經

一卷

三十三

故無不為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有餘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事也有事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太古之治  
運化源洋  
氣象如此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之心與道為體道  
為心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  
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不信者吾亦善之  
之信之易常有常心哉亦以百姓之心為善信也  
謂同得之善而非一已之善同得之信而非一已之  
信故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為天下渾其心惔惔無分  
曰得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為天下渾其心

聖人愛可  
聖人愛可  
聖人愛可

下之人各一其心聖人則合天下之人百姓皆注其  
耳目聖人皆孩之百姓方注耳目以聖人為視聽聖  
聖人有不善不信猶善而信之  
其以百姓為心如此何常心哉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四字乃一  
章極細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死地亦十有三出謂自無而入於有入謂自有而  
有乎出有乎入之謂徒類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  
始出此則入彼矣生之徒類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  
忘生者動輒而之死地斷滅種性夫何故以其生生  
者十之三十分之中居其九矣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富貴利達聲色臭味皆所以養生者蓋聞善攝  
養生而過於厚所以動而之死地也

道德經

十卷

三十四

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有生則有死是  
兕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兕之夫何故  
以其無死地無死地謂無地以受之也蓋明於道者  
謹於禍福莫  
之能害也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前日失道  
而後復此  
又以尊道  
貴德言之  
若其精之  
成矣

道生之道者萬物之母故德畜之道運而為德故養  
物形之德不能自形勢成之積而不能自勢而後治亂興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不畜是以尊道

道德者妙而貴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以生。物之用也。可以兼用。萬物所仰。豈授之爵位而後。故道生稟其含其。用不可以尊貴哉。自然而然。莫之使也。故道生稟其含其。兼體自有。差等。之長遂其之育。字其之成。推其之熱。量其之養。保其。之獲。其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是萬物自無而有。必有始之者。始有名。萬物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從生則綿綿。存存。子母相抱。而不離。守其母也。所謂。

卷一

三十五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其妙常。沒身不殆。此其微。身無危殆矣。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用之而終。身不救。兌。口也。門。即玄牝之門。皆物之所自出。者。閉。事則離其母。見小曰明。守柔曰強。小則為至。明則所主。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也。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則神藏於淵。不外炫矣。何殃咎之遺。是謂襲常。襲承也。常道也。常無常有。之謂襲常。則大道在我矣。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使我介然。少頃之間。

此言謹畏。能知此道。能行此道。而其施為之際。大道甚夷。而民。尚。競。競。而不敢為。道不可為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不矜。不伐。不驕。不卑。下此為大道。道。甚。除。田。甚。燕。倉。甚。虛。碑。之。治。國。者。朝。難。修。潔。整。治。田。卒。矣。粉。飾。其。外。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方。且。服。文。采。以。炫。人。帶。利。劍。以。威。衆。豐。謂。之。道。哉。民。之。邪。徑。亦。猶。是。也。孝。悌。非。作。字。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建立也。不拔。則立之固。善。抱。守。道。之。貞。也。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不。輟。則。無。止。抱。守。道。之。貞。也。子。孫。祭。祀。不。輟。輟。止。也。不。輟。則。無。止。

卷一

三十六

生。二。三。生。三。生。萬。物。生。生。不。窮。猶。子。孫。之。嗣。其。家。也。此。三。句。皆。設。喻。以。見。道。雖。無。有。而。實。長。存。也。修。之。身。其。德。乃。真。真。無。為。而。修。之。家。其。德。乃。餘。餘。有。修。之。鄉。其。德。乃。長。尊。也。為。一。修。之。國。其。德。乃。豐。盛。也。及。人。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其。所。施。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以。我。之。身。觀。彼。之。身。下。皆。然。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此。道。觀。之。同。其。心。同。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人生之初。渾然至厚。及物交于。外。識。生。于。內。厚。者。薄。矣。為。道。者。

損其所以益醇朴不散貞元強固如赤子  
抱一者不損其所以益醇朴不散貞元強固如赤子  
失其赤子肆毒也  
也  
入水不濡入火不灼  
骨弱助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  
而峻命源也作精之至也  
精氣終日號而嗟不頃下和之至也  
則氣傷氣傷則喘而咳矣赤子無喜無怒雖終日  
和曰常知常曰明復命曰常可以常久不易矣含德  
之厚至于知常則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益生而欲  
此二句言助長之弊  
于此而人災隨之矣氣易妄作而以心使之強梁甚  
矣強梁者死之徒也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死之徒也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老矣身不殆致實而強則物物壯則老豈道也哉  
老者失其赤子之性已止也止而勿為戒人之意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不言言而不知之真塞  
其兌出也其閉其門入也挫其銳內也解其紛外也  
其光不炫露也同其塵隨其在是謂玄同無內無外  
無已無物此玄同之士也玄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同者幽深廣遠之義者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利不違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榮通故為天下  
害也

賈不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者則貴在物而物能賤之  
賤所以為天下貴也  
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故以正奇者一時應變之權兵者不祥之器有過者  
不處不得已而用之故以奇天下本無事惟無為可  
以得天下之心故以無事以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正二句是客無事句是主  
亂道之不足以為天下也天下多忌諱避其所而  
民彌貧為不出于無為而多事必多忌人多利器  
趨其所國家滋昏利者利令智昏也民多技巧  
此言多事之弊  
奇物滋起技巧勝則爭妍競奇者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我以法治民亦無害有益矣法自便上下相冒故聖人  
盜賊安得不多所謂法密而化益衆也故聖人  
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  
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為好靜無事無欲而自  
天下此可證矣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淳淳淳無事無為悶悶也其  
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者日趨于薄缺而不完禍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禍福無常更相倚伏  
朴散則渾厚者缺矣

此以察為之其為正耶。正定也言倚伏。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奇或明而至于其為正耶。無窮不可定也。民之迷其日久矣。迷則執妖或妖妖或為善何可常也。民之迷其日久矣。迷則執妖或妖或妖。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圓而不斲。大而不盈。廉而不傷。直而不肆。曲而不屈。則全枉則直也。光而不耀。先復歸其明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嗇者用而不用之謂也。欲藏其神而不可。以事天可。夫惟嗇是謂早復。則謂之重積德。返本還元。也。早矣。早即不遠之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復之又復。人之元神。宜當宜復。宜積不宜。也。早矣。早即不遠之復。早復謂之重積德。復之又復。

道德經

卷

三十九

積之又積。愈重。積德則無不克。勝火之厚。則外物不能。積愈盛矣。重。積德則無不克。勝火之厚。則外物不能。能寒暑不能害。鳥獸不。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有國者。勝有不能。時而極也。無所不。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也。能物者。勝有不能。克孰知紀極哉。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謂深根固抵。長生久視之道。神者。生之根。畜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道之希。而保之。則希固而視久矣。此畜之妙用。治人事天之道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鮮不可撓撓之則爛。而小鮮尤甚。治國不可煩煩之則勞。而大國尤甚。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聖人無其神矣。非不神也。雖神而不傷人。耳。豈神之無以彰其靈哉。以聖人抱璞為之。以無為而夫兩不相傷。故不傷人。故其神全而神不能傷之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則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口交歸。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大國之人。宜自處。交守天下之雌。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牝。常以靜勝。之。交會如水之下。派為眾水之會也。牝。常以靜勝。壯以靜為下。牝。不先動。以求壯。壯。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侯者。受益。故曰。靜勝。動求。

道德經

卷

四十

者居上。靜。侯者。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國不謙。卑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之附。取致也。謂致其來附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國甘處于卑。俯伏以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以大字小。小事大。曰。而取大國之下。小國欲含容。以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兩者皆能下。故大小各得。不患其不下。大則尊矣。恐其不能下。故曰。宜為下。與大國者。下。而相應。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室西南為奧。尊者所居之處。固常有常。尊者道之可尊。可貴。其萬物之奧乎。



首揭道之  
至善以見  
可貴

無智愚無  
貴賤皆以  
道為貴賤  
所稱萬物  
之奧非耶

道德經

此教人向  
清虛簡易  
處做工夫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道不遠人何智何愚善人

人雖不能安亦可以自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

人市人以利交者亦能美言以相悅行依於道人之

不善何棄之有因其不善而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貴者朝聘之享

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古人之曰求以得所謂善人之寶曰罪以免所謂不

善人之所保此所以為天下貴而古之不以

得之貴也道之可貴非所謂萬物之奧乎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故。為。事。無。事。以。無。

事。者。乃。所。味。無。味。而。後。能。知。味。大。小。多。少。可。大。可。小。

一。以。道。遇。之。報。怨。以。德。報。怨。猶。報。德。也。圖。難。于。其。易。

為。大。於。其。細。而。後。大。而。後。為。用。克。有。齊。故。圖。難。不。

求。之。難。而。求。之。易。為。大。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夫。天。下。

事。必。作。于。細。此。非。長。難。也。非。長。大。也。以。事。必。有。所。由。

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自。大。所。以。能。成。

其。大。亦。以。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出。諸。易。後。

常。作。于。細。也。

此。之。人。重。于。出。諾。之。際。言。難。復。矣。易。而。圖。之。則。易。難。而。圖。之。

則。難。不。圖。于。易。圖。之。則。而。圖。之。于。難。則。難。矣。此。所。以。

多。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難。之。非。難。之。也。

其。安。易。持。童。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童。而。持。之。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其。脆。易。

破。聖。則。破。其。微。易。散。著。則。散。為。之。于。未。有。也。即。未。有。

治。之。于。未。亂。即。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于。小。

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下。者。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近。者。遠。為。者。敗。之。為。本。求。其。成。執。者。失。之。固。而。反。失。

之。基。也。為。者。敗。之。而。反。敗。之。執。者。失。之。固。而。反。失。

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為。之。于。未。有。我。因。

故。無。敗。治。之。于。未。亂。我。因。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

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必。有。所。由。始。民。之。從。事。每。

始。也。使。知。大。生。于。小。高。起。于。下。遠。是。以。聖。人。欲。不。欲。

不。貴。難。得。之。貨。者。聖。人。不。貴。者。聖。人。欲。之。眾。之。所。貴。

皆。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眾。之。所。不。學。者。聖。人。學。之。

反。而。視。之。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萬。物。之。自。

收。視。却。聽。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萬。物。之。自。

未。亂。之。始。也。輔。即。反。以。相。天。之。謂。安。于。性。命。之。

常。而。不。敢。有。所。作。為。夫。豈。有。為。之。執。之。之。病。哉。

古。之。善。為。道。童。第。六。十。五

道德經

卷

四十二

愚之者非用術以明之將以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而愚之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治用智則鑒鑒則失于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能為百谷王者非以其上之以其下故歸之也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也然以修寡不穀為稱已而後起則以身後之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重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居天下之

尊之為王愛之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言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者有久矣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者有久矣其似不肖者蓋有者有似道為物祖體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乎有以我有三寶持而實之一曰慈則彼必大而我不小矣

道德經

卷一

四十四

廣也下不敢為天下先為後人矣而用今捨慈且勇舍之為官長皆從我者也是能器長也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今捨慈而務勇捨儉而務廣保身之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物交而動所謂與接為構日以心關也守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外可勝物內可自守以慈為衛天必佑之矣救佑也助也捨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慈乃所以衛吾生三寶之所自始也一慈立而三寶畢舉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古者軍戰為士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者為之下若以武行武非善為士矣兵者不祥之器



以不厭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是以聖人  
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聖人于自愛之道雖自知  
千中然含德莫明知若不知不表表示人自見自愛  
外雖自愛之過而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  
貪生自貴之過彼指自見自貴言此指自知  
自愛言去指去其狹厭言取指取其畏慎言

勇於敢童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不度安危不量禍福勇  
之徒也察於安危謹於禍福深沈此兩者或利或害  
審固勇於不敢者活生之徒也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勇於不敢者人以爲利而害因之  
之此兩者非特人惡之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動  
故率無辜天且惡之孰知其然哉

道德經

卷十

四十七

川猶若畏四鄰猶若此者以天之惡爲不可知  
故也惟不可知則不識不知乃所以順帝之則也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裁者培之傾  
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不召而自來

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之坦然而善謀易則易知而盈  
而致者命也夫誰召之天聰明自我民明成聰明  
莫之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聰明自我民明成聰明  
未嘗自用而惠吉逆凶猶影  
響也天道之惡用勇也以此

民不畏死童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之爲道常不畏死者也  
生則可使之畏死而重死矣若使民常畏死而爲  
何懼之以死而欲其畏死乎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而不畏死而爲奇乎然執之而不勝殺  
之而不止則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懼明矣

有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  
傷手矣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天計有罪五刑五用則  
千天計是代司殺者殺矣代司殺者殺是代

大匠斲希不傷手而代司殺者其傷可知已

民之饑童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取之太多則民不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上好智則巧偽

治國國之賊也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則竭形

道德經

卷十

四十八

太勢則廢凡貪生益生之事皆伐性伐命之夫性無  
以生爲者所謂忘其身是賢於貴生益生求生之厚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柔弱非懦怯之謂乃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草木雖

於有爲無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銳銳則

不遠有爲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不勝木強則共

道所以遠合乎曰共木自拱把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處下處上

人之矜已凌人必廢其高貴而反處人下矣弱者衆所推尊而反處人上矣

###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天之道無為而己無為則無私而不必久高者抑抑之而下者舉舉之而上者必弛矣

之有餘者損如抑其附之不足者補如舉其消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任物自然適均而已故高者

為有餘不得不抑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人之道則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人不能私常損不足奉有餘孰能法天之不足唯有道者法天以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

道德經

卷十

四十九

有道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能之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能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自見其賢有道者蓋如此

###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即上善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柔也而穿大石突陵谷浮載天地惟水能之

莫不知莫能行知而至于道之在能柔能弱之勝剛強人莫不

行故聖人云愛國之始是謂社稷主愛國之不祥是也

水善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觀水可以知持身

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垢與不祥不可受者必受之而後為社稷主天下王見居人上者必含垢納污而後可如江海之為百川王者以其下也以世俗言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若相反者其實皆正言也

###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人有怨於我而我必欲與之相報怨之而無報怨之心而猶知有怨是執而

于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以表信此契在我物必可索聖人執此而不責報於人至也

道德經

卷十

五十

惟善是與有德則善矣天必佑之亦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之道也

###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國小則政簡無所事事民寡則俗淳無事淫巧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五人為伍十人為什以共器物不用者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自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不求利雖有甲兵無所陳

之不求勝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使民返朴還淳而復太古之道雖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食之書契不復用也

哀周文勝俗弊老聖欲救之以古之風

華之不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來民物繁夥而無相求蓋民本  
各足使之各足其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則真實故無華采有華采則  
信則真實故無華采有華采則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不積抱一守樸以爲人己愈有嘗分已之有未既

以與人己愈多非不與人而未嘗損已之多蓋以至

天之道利而不害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

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凡有我則有爭聖人爲而

不爭所謂不與物爭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

而天下莫能與爭也

南華經內篇上

東粵復新楊元註釋

逍遙遊第一

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適之義或人之心體本自廣大但

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礙此篇極意形容令人

展拓胸次空諸所有一切不爲世故所累然

後可進於道儒者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與此

意義無異然爲魚實鯢鰓成事理所不載者

聖人不

壯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

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名作証者志怪者

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解作息者也野

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

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

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

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

蝴蝶至  
悲平言  
小不知

小知三  
句承上  
起下之  
詞

南華經

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關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鴳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須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生於朝而死，不知晦朔；蟪蛄，生於夏而死，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棘出湯窮髮之社，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搖名風，羊角，屈曲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以上明  
大小之  
分，以非  
形大非  
通其適  
也

以上推  
測大人  
身

南華經

日月大  
而燭火  
小時雨  
大而浸  
灌小

以上言  
大人所  
制

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有吾問於連叔，是僕証人名曰：吾聞



言此句  
言語法  
是次如  
今一故  
如替如

南華經

聾不信  
言也

以上言  
大德之  
人

卷一

一

四

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  
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  
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  
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  
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  
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  
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謂許由。巢父。王倪。被衣也。總是个撰証之人。藐姑射之山。汾  
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  
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

欲說大  
不可用  
故先引

南華經

卷一

五

容。非不呿。音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莊子  
曰。夫子固拙於用矣。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  
不裂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音平。泝。謂打洗。不龜手之藥。  
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  
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  
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  
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左  
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音翺。俟物之翺。進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  
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鰲。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  
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

無為其側道遙乎寢卧其下不天斥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欲齊一天下之物論必觀諸木始有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焉似喪其耦即我謂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

八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

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

作則萬竅怒呿音而汝獨不聞之參寥音聲也風一也山林之畏佳音被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似圈似臼似洼者似

汚者此上皆描寫激者此上皆描寫謔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

謔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呌者此上皆描寫

風濟止則衆竅為虛風止聲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刁皆無木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

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吹字使字皆自然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問答止此大知閑閑得小知間

其覺也形開運形與接為構日以心闢闢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

秋之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

便復陽也此上模寫人心許多變喜怒哀樂慮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

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此上皆言小

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

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蓋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  
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芒然昏其我  
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此成心即天然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是自失其  
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  
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轂音  
轂音和初出卯之鳥其音希微輕小有無之亦  
聞人所難辨言無是非任天之便亦猶是也亦  
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  
隱而有是非露出是非兩字起下文偽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  
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則知之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  
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  
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  
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  
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  
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  
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  
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  
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  
柱厲西施美恢危憊恠此上言縱橫妍醜皆  
故曰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  
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



近故稱  
大久

此以往巧歷謂巧於算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

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

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

有眡此字解也請言其眡有左有右有倫有義

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

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即封也者有

不分也辯即言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

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表暴也故曰辯也者

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

廉不嗾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

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音刑

國之而幾向方有形迹則露圭矣故知止其所

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

此之謂天府謂天理會一毫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藏

藏其光不自炫謂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

宗脢胥敖數乃三國名南面而不釋然其故

南華經

下卷

十二

南華經

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謂藪于欲迷

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謂當無容三子不可與

齧缺問乎王倪即至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

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

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淫音寢

則腰疾偏死鰭然乎我木處則惴惴懼後猴

然乎我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也

蛆甘帶鴟鴞音鼠四者孰知正味援

偏一名鴟鴞為雌音北狙以為雌麋與鹿交

鰭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

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

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

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

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南華經

下卷

十三

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瞿鵲子問乎。  
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指孔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  
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字訓作明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謂所  
如此而遽以妙道歸之。見卵而求時夜。黃伏喻  
亦何其見小而自多耶。十四

司。見彈而求鴉炙。貪未射之鴉。于嘗為汝妄  
言之。汝以妄聽之。不當言而妄言。奚勞日  
月。挾宇宙為其脗合。此言其大。置其滑音滑音  
以隸相導。此言其用。衆人役役。聖人愚菴。音參  
萬歲而一成。此言其用。情之不中。純萬物盡然而以  
是相蘊。此言其不能置萬物于。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  
者邪。自切出亡為弱喪。麗之姬。晉獻公配。艾封人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

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  
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  
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之。然知之。君乎。以所好者。牧乎。以所惡者  
固我。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  
言也。其名為弔。音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  
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自此以下。又根以是  
相蘊生出一番折辨。十五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音  
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奈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奈惡能  
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奈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  
若。奈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

也而待彼也邪荷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  
 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  
 謂以語言之相待言語相敬若其不相待和之  
 相化服也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行即游所以窮年也忘年忘  
 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空中無問景曰  
 景子行今子止景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  
 邪吾待蛇蚶蝥腹音付蛇待蚶而待蛇蛇翼而待  
 翼而待

飛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  
 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樂適志快意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  
 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有形即有影有化則  
 無形無影即不知之說也  
 養生主養生之主神不傷而長存也主即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

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肱音肱音肱音肱  
 然奏刀騞然騞然莫不中音音鼓刀合於桑  
 林之舞乃中經音咸池之會音其既通牛理又  
 合音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  
 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  
 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不用  
 力

而神欲行神自依乎天理不橫批也開大卻音隙  
 之處導引刀大窾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肯綮  
 之處筋節之未嘗而況大軋音軋音軋音軋音軋  
 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發於硎音硎音硎  
 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音族音族音族音族  
 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然



已解得其宜則如土委地理解無刀逆提刀而

玄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自得善刀而藏之

善藏好藏之也藏所以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公文氏名見右師者

為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獨也肘而也

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人之貌有與也以其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

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

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

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

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

會合人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是

夫子即遁天倍情實忘其所受謂忘天之所

者謂之遁天之刑以逃天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

是帝之縣解生死指窮於為薪火傳之說

不知其盡也喻神不亡也

人間世居人間處世之道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暗其年壯其行獨獨行其知輕用

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

若蕉草芥也言國中之死者民其無如矣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

以所聞思其則法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

諶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則擾

擾則憂憂而不救言不能救人也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而後存諸人謂謀而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

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失而知

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

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

也且德厚信音江未達人氣即不能察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不知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

術與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自見其美

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

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若唯無詔。諫也。指。王公必將乘人而關其捷。此指

將營。求解之容。將形。強為之心。且成。必求得其口。

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益。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厚言。厚也。不

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以

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

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虐厲

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

勝。不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

可。夫以陽為充。孔揚。于中孔揚。于外充滿。采色不定。

人之所感。人皆欲感之以快意。以求容與其心。

名之曰日漸。謂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

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內藏之私。其庸詎可乎。

然則以下乃四

之言

言端而虛也。而然則我內直。善與不善。而外曲。

人為之曲。隨成而上比。言成于今。而內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

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純一無雜。是之謂與天。

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毆曲拳。人臣之

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

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

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言雖有教。成諷責之。若然者。雖直不為病。言

出。于古。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太多政也。法也。而不謀。安也。雖固。

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

者也。謂女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不安。安雖

有為之心。非自然之道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

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

邪。易之者。皞天不宜。言女勿謂有此伎倆。輕易

矣。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

通觀  
音大十  
圖通九

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得教誨之後，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未始有我，則鳴心不入則止。人知在樊籠廢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入遊之云云。則鳴心相入則與之言也。不

南華經

上卷

二十二

入則上心不相入，無門無毒，有方所則有門有則止而不言也。無門無毒，有方所則有門有云者，則無心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也。以無迹之喻。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也。以得已之中，則人問世之道德而盡矣。絕迹易，無行地難。喻言人處世事事絕然不為則易，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人使即人欲也，易易所容其偽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有翼飛者，喻行事之迹無翼飛者，喻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有知之神也。此二句正應。瞻彼閼者，虛室生白，白即生明也。

此上論  
論即神  
家所謂  
照了

吉祥止止。吉祥是福，止是止。即虛處止。是。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心在此，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順耳所容其心，鬼神將來舍。此心之神與造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其大樞紐如伏義八遠，二名之所行終。其身也而况散常之馬者乎。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甚敬而不急，人之求。匹夫猶未可動也，况夫外難除，重情實，珠慢。匹夫猶未可動也，况夫諸侯乎。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尼指仲嘗語諸

南華經

下卷

二十三

梁也曰：述仲尼。凡事若小若太，寡不道以懽成。寡鮮也，道言也，鮮不事。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刑責故曰：人道之患，事若不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勞心成事，則必傷。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言止此。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執拘也，飲食一，費無欲清之人。後飲食則厨多燔，人則滋味薄矣。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情猶實也。言未至乎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而受。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其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法 其一命。得千

也。其一義。當為者 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  
助辭 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  
言雖淺近行實重鉅巨 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即忠孝 者。哀樂不易施乎  
在此意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實  
南華經 行去豈得。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

矣。丘請復以所聞。此下因其出使故又 之交近  
隣近 則必相靡。順也 以信。如符節 遠。則必忠

盡其心。達其言也 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  
心 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

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也。過當 之類也。妄。不當也  
不妄則其信之也莫致 莫則傳言者。殃言也。

傳其溢言。則幾乎全。自全 且人情變幻。以巧

關力。傳戲 者始乎陽。也 常卒乎陰。也 泰至則

多奇巧。成實事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有威 常

卒乎亂。失威 泰至則多奇樂。通于 凡事亦然。始

乎諒。誠實 常卒乎鄙。相欺 其作始也簡。因循 其

將畢也必巨。大事 言者風波也。言語乃風行者  
實喪也 任其言。而夫風波易以動。易起爭忿

實喪易以危。無實之行 故忿設無由。忿言多造  
由巧言偏僻 巧言偏僻。故曰偏僻 獸死不擇音。喻言多

氣息弗。然於 是並生心厲。則狠戾也 然於

無遷令。更改 無勸成。勉強 過度益。行事過當  
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好相 惡成不及

託不得已。應上不得已 以養中。應上無陰 至矣。  
何作為 不必過報命也。莫若為致命。報君之命  
此其難者 引法言就奉使令作結。顏闔將傳衛

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去聲猶謂殺草之殺言天限其質也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

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之方方法度也任其為不法之事則欲敗度危吾

耳之國救正其不法之行則忠言過之吾之身此數句俱是泛言之其知適足以

知人之過人過窮究而不知其所以過不檢察已之過

太子言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

之慎之正汝身哉正已格形莫若就隨從也謂心

莫若和調也謂引導之言外則恭敬隨順內則盡代調和引導之心莫若者言方法無

雖然之二者有患即就一轉折辨難就不欲

入導便是入和不欲出引導露主形就而入且

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就而入則和自家都心

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和而出則我有聲

聲彼且為嬰兒無知亦即貼與之為嬰兒彼且

為無町畦無知亦即貼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

無崖無涯際也為事亦與之為無崖言形就達

也悟之入於無疵此句到無過之地汝不知夫

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

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幾矣積屢也伐誇其美也犯犯世之所忌幾幾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

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言虎至暴順之則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勇草以振音甚灰溺適

有蚤意僕御馬緣而拊之不時拊擊蚤育也

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馬至馴馴之則暴喻惡成不及改也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山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

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

厭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

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散棄也以為舟則沉

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

液構音亦綿謂液出以為樹柱則處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

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予若將此予於文

木邪夫祖查黎橘柚果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

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有用苦其生者也故

不終於天年而中道夭有培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天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

有此大者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

相物謂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

覺而診而述之其夢弟子曰趣音侯即便之義

南華經

下卷

二十八

便取之亦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其口

也何以為社耶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其口

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

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削乎亦無人剪伐且

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不材之保異而以義譽余

之不亦遠乎以義譽譽之南伯子綦游乎商

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十乘隱下將此其

所賴乎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

大根則軸解旋散而不可以為棺槨咭其葉

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醴音呈酒三日

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

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全其生宋有荆氏

地者宜所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杙音亦繫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樨

音傍者名樨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書名之以牛之

白賴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

適河通河往祭于河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為不祥者三不祥之於祭也此乃神人之所

以為大祥也心順物之神人所以為不祥也支

離疏者支離無收拾曰願隱於齊身曲頭低肩

高於頂頂下則會撮指天音貴合聚其髮也

脊曲而頭低五管在上兩解為脅五臟管在背

故髻指天也治緝音介足以致口鼓筴音策來

播精播精求精米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

臂於其間憂入選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

臂於其間憂入選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

南華經

下卷

二十九

不受功忍人不上與病者粟今其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以無用為用以不孔子

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

人成成順時焉天下無道聖人生避世焉方今之

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免刑之禍莫之知載不

承而禍重乎地亂世刑戮莫之知避先避之已

乎已乎臨人以德自尊臨率乎人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身將危而反拘束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陽取陽明之義迷其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行動之義言亂世之行當退卻委曲不可不知趨避而自傷其足也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二句收

有用無用之語

難處之

南華經內篇下

東粵復所楊起元註釋

德充符德充於內而符合於外也遺形骸矣

魯有兀者音屋斷王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常李第子問於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之教而心成感化者邪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指王聖人也丘直後而未

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勝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

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審乎無假謂真見而不

與物遷與遺之意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萬

物變化之命守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

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忘其而遊心

乎德之和與天地四物視其所一無一物不

形虛遊



心平德  
之和正  
廣

不見其所喪。見其同不見。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生乃寤寐形骸如常。季曰彼為已。言脩己之  
廷旅故曰視喪云云。

以其知得其心。反觀內照。天君以其心得其常心。天  
君復常性矣。如遊子。物何為最之哉。如此則將  
歸家復其常業。

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受命於  
物之化守化之宗常尊于萬物之  
上矣。何為者言何為而人最之也。

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  
也。正幸能正生。幸自能正其生而眾  
水定能鑑眾形。心定能止眾止。松栢異眾。夫保  
木舜異眾。生皆是也。正生即正性之謂。

始之徵。正生即守宗守宗即保始。不懼之實。即  
養勇者能勇士。一入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  
實心不俱。勇者而猶若是。況以下皆保始之徵而

況官天地。司有無形。府萬物。藏萬物。直寓六骸。而  
象耳目。存而一知之所知。智為已。以其知相  
應。而心未嘗死者乎。心無所偏見。係累曰死。相

且擇日而登假。且擇日。猶言不待時也。登升也。  
升通岸也。即無人則從是也。學者之信從。彼且  
須臾難通之意。人則從是也。彼是而已。

何肯以物為事乎。以為人也。言何肯。申徒嘉兀  
以人為事乎。申徒嘉兀

南華經  
三卷

南華經  
三卷

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欲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

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  
止乎其木邪。且子見執政自謂而不違。言申生  
不避子齊等相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在位而後人  
欲先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  
也。此喻心明則無勢利。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指

也。有勢利則心不明。久與賢人處則無過。指  
子產得事言。今子之所取大。取法高明者。先生  
師不當。今子之所取大。取法高明者。先生

也。而猶出言若是。是勢位不亦過乎。有說于明子  
產曰子既若是。是勢位不亦過乎。有說于明子  
政計子之德。殘形不足以自反。何不反。聖故輕執

嘉曰。自伏其過。以不當亡。謂足不者眾。不能見  
過者。不伏其過。以不當存。謂當兀也。者寡。此等  
過者。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等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夾者。中也。然  
而不中者。有命也。此等知命。唯  
理中道。此等知命。唯

而不中者。有命也。此等知命。唯  
此等知命。唯

南華經  
三卷

亦不命也。明兀與。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大命人。不兀者。皆命。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生處世。動是危。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  
其得。先生之洗。言忘人之笑。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謂取在外之形。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更貌。  
散而呵笑之。曰。子無乃稱。用子產已悟言。魯有兀者。叔山無  
趾踵見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  
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不曉  
也。而輕用。是為輕用。而不知務。吾身。吾是以亡。  
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一指性言也。見則者存。吾  
是以務全。任其自生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  
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比兀者也。猶務學  
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  
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敬以  
學。子為彼且斲以詼。詼。音。患。性之名。聞。言。辨。

楚矣。適見豚子食。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音。若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  
楚矣。適見豚子食。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音。若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  
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見而悅。去而思。悶然而後應。汜而告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  
不。和之。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  
楚矣。適見豚子食。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音。若  
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  
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常和而已矣。所。言。其。無。無。君人之位。以濟平人之  
死。言。無。權。無。聚。祿。以。望。月。盈。為。人。之。腹。言。其。無。  
責。可。恃。無。聚。祿。以。望。月。盈。為。人。之。腹。言。其。無。  
以。元。人。又。以。惡。駭。天下。而。不。唱。知。不。出。乎。四  
域。言。所。知。非。且。而。雌。雄。合。乎。前。和。物。是。必。有。異  
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  
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  
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見。而。悅。去。而。思。悶。然。而。後。應。汜。而。告。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  
不。和。之。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音。若

驚其死而目皆棄之而走不見已也身焉爾不得  
全德之類焉爾言不見母生時之身所愛其母者非  
人乎見愛其形也愛使其形之神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  
不任形愛其形也愛使其形之神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  
蓋德之於人其莖也子以翼以白布蓋以雲氣資翼武  
無假外武翼將安施則無刑者之像無為愛之射者之像何  
師德之為愛皆無其本矣翼以足武為本為天子之  
即外飾之為愛皆無其本矣翼以足武為本為天子之  
諸御之不瓜剪不穿耳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  
得復使之言官中不得侵形也全猶足以為爾而况  
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  
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也乎  
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滑和不可入  
於靈府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父和不可入  
之通也使日夜無卻音隙止也言而與物為春  
是接猶說而生時無偏滯故曰主時于心應於  
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

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乎準則也水停則也內保  
之也而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也德者成和之  
脩也成全也全性中之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物不離德故曰物不能離非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  
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  
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  
已矣闔跂城門者支離全也無脈敗而行也說  
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全人其脰肩有  
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故德有所長而  
形有所忘人不志其所忘言指形而忘其所不忘  
指德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天將而失以智  
為孽此謂約自拘為膠德得行道有為接工能為  
商賈名於聖人不謀于世無所謀惡用知不為  
合于惡用膠無喪事于外無惡用德不貨于  
不求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  
也既受食於天則天爵又惡用人即不求有人

法奇絕  
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也。即定者是知之盛也。既

天又知人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道也而後

故曰知云雖然而有患夫知有所待道也而後

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

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一者而後

有真知之一理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足

也當不足之不雄成事成不誇調也不暮士著

時即聽頌之不為事同無所若然者過失而弗悔當富也

也士與事同無所若然者過失而弗悔當富也

為而為曰不暮士著

猶今曰怡而不自得也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

好者也而不自得也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

不以夫為悔亦不以成為然者登高不慄入水

而為喜悻然自多也

南齊書  
王九

言是為  
不濡入火不熱即無入不  
是知之能登假音格於

道也言所見深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思心無

開而本其覺無憂形無為神閑其食不甘口無味

遊乎物其覺無憂形無為神閑其食不甘口無味

味非其息深深神定而真人之息以踵即靜根也

嗜味其息深深神定而真人之息以踵即靜根也

息皆自踵而眾人之息以喉神無所養則躁氣

上至于口鼻眾人之息以喉神無所養則躁氣

而屈服守含者其嗑咽也狀言若哇吐也狀氣

已屈服守含者其嗑咽也狀言若哇吐也狀氣

若生氣不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理欲隨分古

平暢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理欲隨分古

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音其入

不距也廷脩之音消隨之意然而待儵然而來而已矣不

作樂起  
語文法  
甚煩控  
奇絕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  
天地乃為出即生也來也始與受也返造化為人即死也生也終與復也不忘不即源始要終之說

受喜也復即休受全歸是之謂不以心捐棄道  
即心是道不以人助天無所容心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有主其容寂不動其頽頽  
廣大夷然似秋有心于怒也煖然似春物非有

喜也喜怒哀通四時與物有宜其宜而莫知其極  
無一定止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亡之故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因人之心所欲亡而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故樂通物以萬物得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而動非賢也利害不通達害非君

子也行名失已不顧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  
役人由喪身是役于人者故曰非役人若狐不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  
真入其狀義立而不朋不苟若不足也而不承

承也與乎其觚有廉而不堅無圭也張舒乎  
其虛無而不華靡也邴邴貌乎其似也非真

其虛無而不華靡也邴邴貌乎其似也非真  
其虛無而不華靡也邴邴貌乎其似也非真

喜乎嗟下乎其不得已  
乎進我色時進而進也與之貌乎止我德而止

德不也厲乎其似世乎與世之屬而嚴亦  
字也二屈也也厲乎其似世乎與世之屬而嚴亦

未可制也寬大而不連乎其似好閉莫見其門  
成文活也悅音免謙退乎忘其言也天機自發以刑為

也悅音免謙退乎忘其言也天機自發以刑為  
飛躍景體本也以禮為翼附以知為時運用以德為循天

然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雖殺亦寬以禮為  
中多有體本也以禮為翼附以知為時運用以德為循天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無以禮狗俗以知為時者不  
然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雖殺亦寬以禮為

得已於事也不得已而應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得已於事也不得已而應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今真以為勤行者也  
無所容心譬如登山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

故其好之也其弗好之也  
勤勞其行而後至也其以為勤行者皆自至不必

其一也其一不也  
情字是惡其其一也其一不也其一不也其一不也

其一不與人為徒  
偏也是之謂真人同無好惡無死生也

此段曉論明無足與真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

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足生無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死見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喻人處世而有夫大塊是我故悉以我言之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全吾乃所以善吾死。完天道之自然也夫此段又承悅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人取

南華經

下卷

四二

藏字即善息之

所難測有力者負之而走也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藏山是之謂有宜猶有所遊。走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遊凡在天然則無走失矣。是恒物之大情也。萬物之真恒故曰特犯人之形而成人類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言生人之形能衣食能宮室妻妾故聖人將遊千變萬化未止極其樂無窮。生人之命不可常保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存常被有力者負人猶

宇宙在子身化

人之而遊惟聖善天善老善始善終自然一人猶

自本自根至列星一氣呵出雄渾不可

效之。出類拔萃又况萬物之所係。屬命而一化之所待。根抵乎皆待夫道有情有信。皆實無為無下無形。無方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其妙自本自根。其始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所謂無極神鬼神帝。鬼者造化之迹帝者造化而生天地。外故曰天地之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合六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總形容道之妙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合氣母

南華經

上卷

四三

也。繫今陰陽之維斗。北斗天之綱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山得之以襲。有之崑崙馬。平夷神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太山之神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慎境禹強北海之神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山名仙居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東維箕尾在祖此之文多現端不

用許多瑤池得之字

而此於列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





假物微  
出深遠  
遺理現  
者自足

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  
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  
曰叱止避使去其妻無怛化謂將死者化倚其戶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  
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  
母彼近吾死而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前  
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

物不勝  
天之意

四六

洞生死  
之故不  
以形骸  
自累非  
助破陰

冷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鏐鄒大冶必以為  
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  
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也然寐遽之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  
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遊於物撓挑猶言戲弄也無  
極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

方外之  
說乃後  
託之詞  
非言聖  
自語不  
然周流  
在方外

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  
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  
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  
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言無德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猶言與  
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即釋氏所云  
者也而丘遊方之內即釋氏所云外內不相  
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耶

四七

一段錄  
論總無  
為兩字

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  
疣音九言氣之時以死為決疣潰癰言氣之自  
也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即國覺地水託於同體即四大合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即忘身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即老子禮以  
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即老子禮以  
觀音貴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問所依而行者方之曰丘天之戮民即前

以魚水以魚水形容道妙得活而以養給得水不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水者穿池隨其力量

子貢曰：敢問畸人。畸，獨也。言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四句總是一意，見得知不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能盡喪禮也。蓋高出魯國固

全十卷

四八

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也。猶常。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道之矣。進於知天知矣。唯簡之而不得。不得而不可得。夫已有所簡于不得已。中行其簡。皆便。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所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自然聽其。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言彼能聽自然而汝我之是在夢中未覺也。且彼有亥異也。老少生死之形而無損心。其心閒而無事。故無損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宅寄居也。人生直寄宅于旦至死則暮而歸耳。故曰有旦

亦從衆而哭。哭自其所。哭之不得而已。有所簡也。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且人哭我亦哭。孟孫既不字是倒換去。得已而故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言我羣居喪與吾之矣。次亦不能外于衆人。將有簡之而不得。且汝夢為鳥而厲乎者。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是夢中適意處天夢為魚而沒於淵。適意處不識今之言者。其

為魚而沒於淵

不獨之乎是夢適意

且汝  
處中不

識人

鳥石

而屬

具乎

安于性而不與化俱徂

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言人之情適意處不及造笑  
獻笑不及排臨笑時便安排言造化自然而去化生來

有乎其夢者乎。造

適不  
得便安

不及築  
排自

人言人處下

而七

情適  
造笑  
云化

来生 意

南華

經  
上卷

1

—

1

九

10

1

可通天，死亦順。乃入於寥天。寥廓也。天一即也。一  
道之自其自然。然也。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猶教  
 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許由曰：而奚來為？軹為軹，語助。音止。夫堯既已  
 黥汝以仁義而劓音義。黥，劓。點污之意。汝以是  
 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放曠也。恣睢縱橫也。轉徙  
 變動也。即前所謂枕塊無塗乎？意而子曰：雖  
 梟，彷彿塵垢之外之意。然吾願遊其藩。籬也。言不能升許由曰：不然。夫  
 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

青黃黼黻之觀以聞道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之失其美據梁土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鑪錘喻教化也言美者力者知者皆以善化而失喻我蒙教化亦去物與不故習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剿使我乘行成之理以隨也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大宗師即

乎音齊整音齊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畏於上古而不為老履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皆出此于無為之為不化之化也

南華經

卷一

五十

所謂已一遊字應前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忘曰坐忘即墮去知即明同於大通謂與通則無好而無惡也化則無常無所住而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謂不及也子與與子桑

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平聲其聲言無氣力而趨以舉其詩焉歌得不成頭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安命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貧哉我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即自然之聖也也夫

南華經

卷一

五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即披子蒲衣子曰而音乃今知之乎言今方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也仁以要人人心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言雖得人猶出于人為而未始去非泰氏其自出也與人無相與于無相與與一之自然也泰氏其自徐徐也其覺于于也自得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馬牛隨人置之不其知情信皆實也言所其德甚真天真而未始入於非人皆任其自然始云曰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

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

人。經常也。武法也。義事之宜也。孰敢不聽而化

諸狂接輿曰是欺德非實也。也。其於治天下

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山也。難治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言易聖者豈治外。正順性命而後

行。事。確乎。斷斷能之。意其事。入于非人者。者

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

神丘。猶曰神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求其害而

曾二蟲之無知。之愚不若二至。天根遊於殷

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

之。不。豫。也。言鄙人何問此。而。予方將與造物者

為人。言。造物者。自然。厭。足也。飽也。言。處。足則又乘夫

莽眇之鳥。虛無。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

鄉。以處壑。壑。朗之野。無極。境。汝又何昇。音

信。云。何。以。治。天下。感。子。之。心。為。故。問。治。天。下。激

我。之。不。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無。擾。合

氣。也。性。於。漠。真。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即。造

也。猶。性。於。漠。真。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即。造

物之自然。遊合則為。而天下治矣。言不必為陽

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暗指孔子。嚮疾。敏事

彊梁。勇干。物徹。物情。疏明。明達。學道不勸。如是

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徒。易。更

為之化。也。謂。更。番。技。百。工。係。居。肆。勞。形。休。中。常。心。者。也

胥。易。不。能。自。適。其。適。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也。為

所獲。獲。狙。狙。之。便。輕。捷。執。繁。狸。之。狗。來。藉。也。謂。以

繩。係。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戔然曰。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

自。已。無。化。貸。萬。物。而。民。弗。恃。知。民。弗。有。莫

舉。名。名。之。義。難。使。物。自。喜。其。樂。立。乎。不。測。而

遊。於。無。有。者。也。形。也。提。是。一。個。無。為。鄭。有。神

巫。善。相。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言。其。旬。日。言。其。若。神。期。言。所。知。所。見

之。皆。棄。而。走。其。列。子。見。之。而。心。醉。服。其。歸。以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也。言

未。盡。其。外。之。文。而。而。固。得。道。與。得。之。意。言。未。得。稱

為得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卵腹于雌而無雄則無  
則有之。可人有心。而以道與世亢。高世以道必信夫  
必信我。故使人得而相汝。神巫得相之也嘗  
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  
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火將滅猶有氣色者壺子  
馬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地文。壺子修觀以地文示萌乎不震。萌生也震  
動也。藏心于淵。將箇生機萌于不正。不定也萌  
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云云。不正。似生不震。

南華經

子春

五

又似死。故是始見吾杜德機。杜開也德機生機  
曰不正。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  
生矣。吾見其杜權。權與機同言開藏之中又矣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  
也。夫上之天。非壤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壤  
者。進心于虛。空諸所有。只有是始見吾善者機。  
猶曰。好機即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即不正也在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太冲猶言太  
哉。善者。械之間。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是  
陰太冲則動靜互融。陰陽平適。故曰莫勝。是  
始見吾衡。平氣機觀名也鯢也。桓也。審之審。執安  
有九名。此處三焉。止水全然不動以喻地文  
上冲故曰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南華經

子春

五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即神稱本  
未始有始。即所謂。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  
何。隨物而化。委蛇。一魚係看。因以為龜。音靡。杜極  
因以為波流。流之意故逃也言我示以未始出  
以我為弟靡云云。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  
歸。三年不出。志也。為其妻爨。有妻食豕如食人  
不知。於事無與親。應迹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  
形立。無情。紛而封我。知安知有。封。豈不  
一以是終。忘者而終其身也。無為名已。名無以主

無為謀府當謀而無謀無所用無為事任隨事無  
為知主不為體盡無窮地通天而遊無朕心涵  
始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不自以亦虐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  
物而不傷數句總解南海之帝為儵叔音北海之  
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聲上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  
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  
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  
試鑿之應上為天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言  
南華經  
正位居南華經五卷  
王者不能靜極守正無為任其易燥易流之性  
而非人之化必不可成矣

南華經外篇上

東粵復所揚越之註釋

駢拇凡有所增減造作無論善惡皆失性命  
駢拇音其是二指故名也枝指出指左右手指旁  
乎性哉謂生而而侈即下文於德非人所同得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形之有而侈於性非本末  
亦多方之謂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歲哉  
動非與五歲並列而非道德之正也即附  
義者皆為無用之物喻仁是故駢於足者連無  
義多用者皆非道德之正是故駢於足者連無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  
於五歲之情感動者淫僻也於仁義之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  
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駢明而離朱是  
已則以明之人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  
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為非而師曠是已  
之人則以為是下枝於仁者擢拔德塞性以收  
名聲謂汲德德行榮祿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  
之法聲聞和如笙鼓實以奉此難及之法非

平而曾參史籍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

句以爲古人章遊心於堅白同異之問而敵

也如病之半言辯者之勞譽無用之言終

非乎定其身於辯情以此非乎而楊朱墨翟是已故

此皆多駢旁枝也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正而然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也即長者不爲有餘

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

無所去憂也性長性短安于自然意與應同仁

義其非人情言非出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

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此言手足雖病不可

今世之仁人義者高目則其曉蒙弄高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餮富仁

者破壞性命貪求富貴故意以足之故仁義其

非人情乎言仁義非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出於自然

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性自然之理也德自得于天者鉤繩

下文便是屈折身抑其禮樂以行喻和柔

色仁義以行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理正正者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

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

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經索故天下誘與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

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

不已也言離性以爲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

之間爲我使天下惑也言不足天下夫小惑易方

變易其大惑易性大惑則變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立招牌也仁義以撓亂天下也天下

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

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

起一約心便是



傷殘的

死名死  
字一殉

南華經

起一屬  
心便是  
命約意

禮家狂  
大遂現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  
 一也戚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戚  
 奚事則挾筴音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音發  
 曰博塞不投環曰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  
 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  
 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  
 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

三卷

四

馬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  
 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附著其性猶性也乎  
 仁義者雖通盡知如魯史非吾所謂戚也善屬  
 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即伏牙能辨非吾所  
 謂戚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  
 聽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  
 也吾所謂戚非仁義之謂也戚於其德然即自而  
 已矣吾所謂戚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  
 命之情即順其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幻花文  
 生幻果  
 即見彼是也自見自聞而已矣夫不自見而  
 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  
 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  
 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不自得自適其本而馳也  
 余愧乎道德莊子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附贅相應  
 馬蹄用智治馬而馬失其常性而民失其常性通篇一意

南華經

三卷

五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齒草飲水  
 翹足而陸馬立時每有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  
 臺路寢即王宮無所用之此喻人適真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雖音之剔刻以  
 刀鋒以火皆連之以羈馬羈絡其頭事音編之  
 以阜棧槽檻也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  
 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其列前有櫛也飾  
 之根在禁縷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  
 半矣此喻人慕頭陶者泥曰我善治埴之類



聖人而俗之所謂知也。本為最然而巨盜至則負置揭

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不為大盜積者也故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

南華經

三卷

人

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借聖人

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上即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聖人而

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則惟起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不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為盜者必有服群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必害盜則用之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楚則魯以魯不得援也梁伐聖人生而大盜起挾擊聖人縱舍盜賊言天下無聖人亦無盜跖有道

南華經

三卷

九

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喻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復有盜跖也為之斗

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一法便生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盜下放此為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矯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腰則并與仁義而矯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腰

諸侯之門此到了而仁義存焉復假行仁則是非義之事竊仁義聖知邪是併聖人之美故逐於大盜盜大既竊法而得國故揭昭揭也明假此國諸侯竊仁盜大人人逐此而為之揭以國諸侯之國雖有軒盜大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深逐其貪雖有軒盜大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竊改其盜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之法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即聖人不可以示人引老子之言淵盜跖得聖人之法不可之法天下之利器也借器字明聖人之法非所以明之法

南華經

三卷

十

猶知天下也即可使由不故絕聖棄知大盜乃大盜乃止擲音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也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盡去天下之聖法而也民始可與論議語道擢亂取而六律鑠絕焚矣竿瑟塞賢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聽合矣滅文章散五米膠同則離朱之目而天下自始人含其明視合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音列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不消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用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如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皆老子之言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糧而趣之暗指孔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好知則非自然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罟罾音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

了便知  
之夏  
削音格  
所以施羅落買  
音差免  
不音浮  
翻之矣

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相詐知漸火毒漸染而頤

滑也音結結頤也堅白解加也隔角同異者當時辨

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而莫知

求其所已知曉然易之者皆知非其所不善在

者而莫知非其所已善在己者是以大亂故上

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喘矣軟之蟲肖也小翅之物飛揚莫不失其性

之理即自然甚矣夫知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

者是已舍夫種種慈愛之民而悅夫役役務外

之伎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音譯反之

意噶噶已三字亂天下矣

在宥以主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則我得長

主之秘人安性命之情矣因民性有遷

故法未嘗發難有

開在宥宥音寬宥音自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

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

下之遷移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

性德焉字得自

有治天下者哉言不必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樂字樂則不恬靜

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

愉人性上不可添一苦也夫不恬不愉非德

也非德也而可長治久安者天下無之即作喻

人大喜邪毗比益也病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

并毗四時不至也順寒暑之和不成也其反傷人

之形乎則氣序平使人先樂使喜怒失位居處無

常思慮不自得成威中道不成章而廢不成

條於是乎天下始喬音矯好吉窮究卓特立

鉅擊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

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

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奔競如波

馬終以賞罰為事彼方且楚何暇安適其性

命之情實也即自裁而且悅有心而好為明邪

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

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

是相也助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

佛經金砂果是

南華經三卷十三

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此又說出老子一段汝慎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  
而天隨而無從容無為而萬物炊意動而上累  
尸居而龍也文見而章淵默而雷聲而亦神動  
微塵聚也馬言無為于上則天下之人出作  
可作一意動而上累  
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此又說出老子一段汝慎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  
而天隨而無從容無為而萬物炊意動而上累  
尸居而龍也文見而章淵默而雷聲而亦神動  
微塵聚也馬言無為于上則天下之人出作  
可作一意動而上累

無毛勞於以養之謂天下之形言百骸勞苦稊  
其五藏志苦其心以為仁義矜音勤其血氣以規也為  
法度然猶有不勝也言雖如此勞苦堯於是放  
驩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  
不勝天下也天下何夫堯舜且施及三王而天  
下大駭驚異也盡矣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  
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  
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玄同之矣大德不同而  
性命爛漫猶狼籍也言性矣天下好知而百姓  
南華經三卷  
無毛勞於以養之謂天下之形言百骸勞苦稊  
其五藏志苦其心以為仁義矜音勤其血氣以規也為  
法度然猶有不勝也言雖如此勞苦堯於是放  
驩堯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  
不勝天下也天下何夫堯舜且施及三王而天  
下大駭驚異也盡矣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  
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  
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玄同之矣大德不同而  
性命爛漫猶狼籍也言性矣天下好知而百姓

求竭百姓盡思矣於是乎斲斤鑿制馬繩墨

殺馬其刑惟鑿決焉其刑天下脊脊猶上言

大亂刑重罪在有以櫻人有以故賢者伏處大山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平廟堂之上今世殊死罪

者相枕也析楊也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

儒墨乃始離也跂也離也攘臂也許也自也高也之也貌也乃自

桎之間意詞甚矣哉之其無愧而不知耻

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接橫也

仁義之不為桎桎鑿桎也也馬知曾史之不為

然之問  
引之下  
自生之  
矣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有強求天地之

精以佐生也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令之謂

陰陽以遂羣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

者物之質本然也天地陰陽也而所欲問者物

之殘害也羣生有自生自遂之物有也自而治

先時陰求之謂是天地日月之光益以荒廢也

之精以有而耗也矣而佞人之心翦翦淺

占之則耳目先病矣而佞人之心翦翦淺

急遽求成之謂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

天下築特室謂特築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以治天下也即治天下也柰何而可以長治久廣成子廢

然而起曰善哉問治天下故善之乎來吾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可窮至道之極精

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此

慎汝內其心閉汝外此又中上必靜其心多知為

敗心無所知而後德我為汝遂也於大明太虛

南華經

三卷

十七

之上矣至彼至陽也之原也也為汝入於窈

冥之門之始矣至彼至陰也之原也也天地有

之精以有而耗也矣而佞人之心翦翦淺

占之則耳目先病矣而佞人之心翦翦淺

急遽求成之謂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

天下築特室謂特築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

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以治天下也即治天下也柰何而可以長治久廣成子廢

然而起曰善哉問治天下故善之乎來吾語

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可窮至道之極精

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此

慎汝內其心閉汝外此又中上必靜其心多知為



官其分司陰陽有藏分司其人慎守汝身慎守其身物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即自然之理至

道之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本生理

生而人皆以為終送以生理彼其物無測本生理

難而人皆以為極送以生理得吾道者上見光見

無為而而下為王有為而未吾道者上見光見

南華經

三卷

十八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言非但人也百物皆故余

將去汝之意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言猶

天地之外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言與法象

當也我緡與真同乎遠也我昏乎我昏乎我而末背

雲將我而不知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得道者存

雲將也東遊過扶搖也之枝即扶桑日而適遭

鴻蒙也鴻蒙方將拊髀爵同躍而遊適之狀

雲將見之儼然自失止贊然此立立曰叟叟

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

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

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即前欲取天地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不識大道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

喜行趨而進曰天為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

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周遊不知所

求猖狂也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也以觀無

南華經

三卷

十九

妄真也言遊于舉世執蕩紛朕又何知終以為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從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不能却今則民之效法也願聞

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常玄於穆

天弗成順成解散之羣而鳥皆倏鳴失其物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此是逆亂之害也噫治人之過

吾遇夫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自養便是

汝徒也。但處無為而物自化。往來不息自墮。爾形體去。變。變。變。吐爾聰明。以息。天下之辨。倫。

與物忘。言不。倫。類。大同。乎。津。音。溟。無。氣。之。始。解。心。除。其。有。釋。神。去。其。有。莫。然。無。魂。猶。前。言。也。

根而不知。難。滅。不。滅。者。渾。渾。沌。沌。之。貌。終。身。不。離。難。知。則。不。若。彼。知。之。乃。是。離。之。即。離。乎。道。無。問。其。名。無。閱。其。情。別。無。好。惡。矣。物。之。謂。也。固。

以德。自然。之。德。示。朕。以。默。之。理。躬。也。身。求。之。乃。今。也。得。然。之。道。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又。是。下。莊。老。別。立。一。議。論。詞。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謂。同。出。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乃。同。出。之。出。此。乎。衆。哉。因。即。同。出。衆。以。寧。也。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衆。之。心。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不成而萬有餘喪矣。甚。言。同。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人。氏。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心。而。有。迹。也。而。不。物。不。以。物。為。物。無。故。能。物。物。所。不。為。則。無。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此。正。獨。往。獨。來。無。而。至。有。是。謂。獨。有。獨。有。之。人。可。得。而。二。非。人。是。之。謂。至。貴。大。人。獨。有。之。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皆。自。然。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為天下配。合。也。與。人。相。處。乎。無。響。以。待。行。乎。無。方。變。化。人。挈。提。汝。指。擊。世。適。往。復。也。之。撓。撓。已。之。貌。以。遊。無。端。無。始。出。入。無。旁。無。極。與。日。無。始。一。出。一。入。與。日。並。運。論。形。軀。合。乎。大。同。一。身。之。小。而。同。乎。天。大。同。而。無。已。我。身。與。萬。物。皆。同。無。已。惡。乎。得。有。有。得。以。有。為。有。觀。有。者。昔。之。君。子。有。大。物。而。物。物。是。謂。見。有。觀。無。者。天。地。之。友。無。物。無。我。無。為。自。然。是。謂。獨。有。賤。承。上。貴。而。不。可。不。任。用。者。物。也。為。賤。然。物。終。



於道兼於天。道德精者事與技粗者魚精無  
即天故曰事無云。故曰古之畜。即孟子之意天  
下者無欲。清之義。而天下足無為。不事作而萬  
物化淵靜。如水之澄然凝靜。而百姓定。記曰  
通於一而萬事畢。一理可以貫萬。無心得而  
鬼神服。得其易所謂天且弗遠而況於人乎。夫  
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  
可以不剗。剗音剗。剗心者去其知覺而後無為  
為之。自然也。以之謂天無為言之。而論謂無所容

其言。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以異  
也。同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寬綽然。有萬不同  
也。物各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紀  
也。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之謂德。成之謂立。卓然自立非  
執此。可以紀綱萬化。德成之謂立。成德為行。非  
循於道之謂備。有矣。非備道全美乎。不以物挫  
志之謂完。德不於外物累其心。則君子明於此。十  
者。所謂不可不剗心者。在此。十則齟齬乎其心。心  
之大也。萬事萬物該括于此。言則齟齬乎其心。心  
而吾與之俱無窮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

於淵不利貨財。不近。不近者富貴不樂壽。不哀  
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王天下為己處顯。則萬物一府。舉  
天下而顯則明。明即所謂著則明。萬物一府。舉  
有不齊之物。而一府死生同狀。死生之變。大矣。而  
變易其心志。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動者不  
濇乎其清也。濇音濇。濇然不濇。此金石不得無以鳴。金石  
之鳴。自然之天。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金石  
也。此一句言安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金石  
自而鳴。而聲上者。吾人之天。機也。萬物孰

能定之。此見鳴者一。道考者又一道。若兩在矣  
者。為道則又有叩之。而未必鳴者。鳴者。能定之。其  
殆所謂天者。非人乎。人者。非天乎。畢竟天非人  
不因。人非天。不成其考者。夫王德。王去聲。言以  
非道。而所以考者。則道也。夫王德。王去聲。言以  
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率其素也。以往。往。言下  
淨。未嘗言於事。為色立之本原。如水之源也。而知  
相中。故曰。耻通於事。為色立之本原。如水之源也。而知  
通於神。神者。言雖耻通於事。而本然之天。故其  
德廣其心之出。人者。有物。採之。言王德。王去聲。言以  
不應。天下而不無。故形非道不生。言王德。王去聲。言以  
道也。此。生非德不明。得於我。則道何由。而明存

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  
出者首出勃然動動而而萬物從之乎從之者  
庶物之義勃然動動而而萬物從之乎從之者  
作而萬物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  
之又深而能物應之謂焉神之又神而能精  
方矣而隨處有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  
精光之呈露也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  
其求而採其接物也若無所有時聘而要其宿  
時出而用如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大小長短修  
遠其歸宿又不可以一定拘者也大小長短修  
遠而實近即中廟之費而隨者黃帝遊乎赤  
水之北喻玄登乎崑崙名山之丘而南望南望者  
觀之還旋歸遺其玄珠道也使知知去聲索之而  
不得使離朱明也索之而不得使契詒辨也言  
以心悟識言求而可識言不得使離朱明也索之而  
不得使契詒辨也言以心悟求而可識言  
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  
業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配天言王天下也乎  
吾藉王倪以要邀致也之許由曰殆哉圾危也殆皆

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  
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聰明睿知此缺之過  
謂之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  
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乘人也  
故曰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身已而後  
也方且尊知而火馳尚知而急用如水方且為  
緒使緒末也而不知其本也方且為物絃音駭言為  
縛不得役而不知其本也方且四顧而物應言物隨四方而  
應眾室其事而應各度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  
恒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夫何足以配天乎雖  
然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必可以為眾父而不可  
以為眾父也眾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為其父  
之才不可以首出而為眾父治亂之率音也北而  
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  
也南面君也蓋君道無為臣行君之令臣  
不累於極壽命華名山華封人守封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  
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

欲何邪。克曰。多男子則多懼。其生富則多事。

勝心不巳。壽則多辱。其易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故辭。富壽多男皆人所欲而克不欲之。恐封人

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如嬰孩墮地。便有衣食是也。多男子而授之職。

則何懼之有。分各有定。而富而使人分之。則何

事之有。知足常足。而夫聖人鶉居。常居無所而而鵲食。

鳥初生者。為鵲其哺之。食非自求。言無心於食也。鳥行而無彰。行飛也。

迹也。鳥行虛空。過而無意。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南華經

三

二

昌者。使物與我各得其生也。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無道則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

三患。少壯老也。如楞嚴恒河水之喻。便是。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

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欲

世愈愈。但曰去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

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

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

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

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

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

子闔行邪。無落。落。荒廢也。言無吾事。佗佗。

首而耕。乎耕而不顧。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

所起。有一而未形。泰初造化之始也。無物之始

且無之。安得有形。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有一物得

以生。謂之德。一即太初之無極也。此所謂無物

之自無。謂之大德曰生也。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而合。物生未形。若有分矣。然陰陽開闢。往來不窮。即

又分也。不得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此命字即

動而生。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留

化之道。顯仁藏用。妙合凝成。物之出機也。蓋造

一而成。而不可易。形體保和。即保合太神。既有形矣

者。此謂之神。神也。形體保和。即保合太神。既有形矣

所謂元神。佛氏之神。即道。家各有儀。則謂之性。

儀。則謂之性。儀。則謂之性。儀。則謂之性。儀。則謂之性。

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反德猶云。復禮

太初無無者。也。虛者。神返於虛也。虛則何所。不

脩性而德之。至者。同於太初。之無無。則虛則大。言

南華經

三

二

則能踐形矣踐形者世不常有故曰盡無其重

過而笑其下  
勝任其  
益帝  
之德  
無為  
有為



風一鼓全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有無作為虛民之志獨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聖人順民心之自然使之自得其性其昭微獨見之志大順大化若其性之固有而忘帝力於何有矣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音幸悅首然弟之我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大聖之治若是豈兄堯舜之道自舜有心而出治溟滓之民無心而自然者欲子貢南遊於楚及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為界限以鑿隧近水而酌甕者而入井抱

南華經 三卷 三十一

甕而出灌音密滑滑音密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洋洋其名為棹音槁桔棹即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故不可有心也白如虛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然神生猶言神發也蓋本體純粹自不備則日見其紛紜而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上聲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即美自者邪曰孔丘之徒也言師之已可知欲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聖人也於子音毗以蓋衆猶云蓋世獨弦哀歌言人不知汝方將音毗忘汝神氣音毗墮汝形骸音毗其於心於不用也而庶幾音毗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南華經 三卷 三十二

往矣無乏之義吾事子貢卑陬音卑失色項頽音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入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其言不後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指夫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之類聖人之道今徒獨也言丈人不然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德全者形全德在形全者神全形神所乘也神在外內全則外不形全者神全形神所主也形全

此子貢言大人忘机而神全處

南華經

此所謂

則神不假言故曰神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託其生於世雖所行與人同

所往則與人異汪乎純白之若夫人指漢陰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

所謂行其所行於世謂警教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焉是謂全德之人哉舉天下之非譽而無損益

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為世故所搖反於魯以

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託也即事脩渾沌

而無机心即上古淳質之心也氏之術者也識

其一守其純不知其二分也治其內而不治其

外得乎已心而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明白則

素素朴也無為則體性復性抱神一以遊世俗

之間者汝將固驚耶言汝未知此道且渾沌氏

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諄芒未離未琢將

東之大壑海也巖於大壑言世間適遇苑風內

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

此所謂

三卷

廿四

南華經

三卷

廿五

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汪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吾將游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

人之意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

而不失其宜無瞞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畢見

其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舒其情實行言自為

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為而巳非為人手撓動

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

慮動靜無所不葢是非美惡所謂不思善四海

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寄蟬蟬於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乘來兮不知其財用

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

從無心於求故人不見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

人曰上神乘光神上升而日月之光反乘於下

乎不測之景故不為邪廊所累而能與形滅亡

雖有形而若無所謂入金此謂照曠泰宇紫光

形復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欲故推而極之也

此所謂

中之情也所謂中天地樂而萬事銷亡上下與天地同  
致而和亦致也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約其情使  
之盡亡也萬物皆復於實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合而為門  
一冥則照亦與忘即所謂渾渾沌沌是也

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

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言周武之德不及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

亂而後治之與此治者對亂而言也赤張滿稽曰

天下均治之為顧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治天下均

天下均治之為顧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治天下均

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之藥瘍也

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操藥以

世不尚賢不使能古淳質無事未有賢至德之

標枝枯枝不見葉者言處民如野鹿放曠無相

不知以為仁相親而已不知以為義自知其為相愛而

忠謂由心之當其事得而不知以為信有仁義忠信

忠謂由心之當其事得而不知以為信有仁義忠信

忠謂由心之當其事得而不知以為信有仁義忠信

忠謂由心之當其事得而不知以為信有仁義忠信

之蠢動而相使互相不以為賜不自知是故行  
而無迹何迹之有而無傳故無可傳孝子不

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

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

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

尊於君邪不使不諛能諛其君父乃臣子忠

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

謂已使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

人也終身諛人也終身諛人也終身諛人也

聚眾也聚天下之學是終始本末不相坐有

多不相掩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導諛製儒者之衣冠文物高自

也舉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

也舉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

也舉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

南華經

卷六

六

南華經

卷七

七

此生深微而情非之  
 之至也。象是亦是衆非亦非是與庸衆為徒而  
 知其愚者。不為彼非大愚也知其惑者不為彼  
 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  
 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  
 惑。予雖有祈禱。楚向也三人行而二人惑猶且  
 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命音大  
 耳。雅之音非里巷之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里巷之曲  
 則至言臨矣。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  
 三卷  
 人之心。其言不入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  
 瓦鐘也。如秦工擊缶之缶。故有二人擊瓦鐘以  
 為音。人必喜其新聲。而為其所惑。古樂不什矣。  
 此以樂喻或困所適二字。返欲連前一部讀之。  
 而改為重理。謂其惑而不前。坐垂其足者。非是  
 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祈  
 禱。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則我反  
 一惑乎。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求不推  
 誰其比。和同之意蓋不推則天下憂厲之人。惡  
 然唯恐其似已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  
 也。三味法

黃以泥靈氣其失  
 終身不解。不靈。皆百年之木。木之堅破為犧樽。  
 青黃而文之。文以青黃之其斷在溝中。即犧尊  
 汗以泥塗之。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  
 其於失性一也。同一木也。而所遭異。美惡有間  
 也。雖不同。其失本真一也且夫失性有五。  
 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  
 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衛逐中顙。通竹類也四  
 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厲平庚五曰。趣舍滑心。  
 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使性飛揚。飛揚放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  
 得。非吾所謂得也。楊墨正趣舍滑心者。不以為  
 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  
 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惡其為  
 皮弁鵠冠。搢執笏。紳修。也。紳帶之聖者。脩長以  
 約其外。束其內。支盈。也。支塞充盈於柴柵。外重  
 纏。墨繳。眊眊。之貌。然在纏繳之中。而自  
 三卷  
 三九

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交其手也歷指歷指其手而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色之支盈於外  
束縛於衣冠之墨黻然目視而不動反縛歷  
指而受刑與強試之虞囊  
而落檻者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明君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滯而不流之謂積無積則運  
者已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帝聖二字莊子以帝為義黃  
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謂六合四

南華經

三卷

四

方洞達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混冥之義  
無昧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混冥之義  
自為也昧則歸於靜矣然無不靜者矣聖人  
之靜也靜一作句讀下言豈以非曰靜也善故靜  
也萬物無足以鏡鏡音心者則其本自靜非靜之  
我生我則不生故靜也不後靜也蓋萬物得  
萬物無足以鏡鏡音心者則其本自靜非靜之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  
也萬物之鏡也我立法自我出通由我行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無所靜安於無知而恬

南華經

三卷

四

長安樂憂患不能入而精神完豫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地萬物皆  
也明此以非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  
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  
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所謂動則得而任靜  
而聖動而王即內聖也無為也而尊  
也無為樸素文者出能與之爭美乎而天下莫能

與之爭美。夫明白得之謂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調天下也。明於天地之德。則與天合其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生矣。故曰。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  
 不為戾。戾。變耳。非吾師之暴。戾。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仁者。愛之。無所不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壽  
 者。無期。故無所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巧  
 者。無所不稱。耳。無所不故。此之謂天樂。故曰。天  
 曰。知者。非與天為徒。然與之天樂者。其生也天  
 行。行乎天。理之自然。其死也。物化。與萬物而俱  
 也。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則為陽而陰動  
 也。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在彼也。無物  
 累。無鬼責。在我也。古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祟。言神。藏而不露。  
 鬼曰。現。一精神而已。其魂不疲。一心定而  
 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定者。以其

虛與靜也。能虛靜則心定。心定則精神自定。  
 萬物自服。行於天地。萬物之間。可通。聖人  
 之。下。者。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  
 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天地道德。不為。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則以  
 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為之用。故有餘有為。故古  
 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  
 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  
 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  
 之道也。君逸臣勞。古今通義。君主代臣。事則非  
 則上下咸得。而故古之聖天下者。知雖落。與結  
 也。路。天地不自慮。天下為也。辯雖彫。萬物不自  
 悅。天下為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天下為也。天  
 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  
 天下功。非我產之。育之。為之也。天之所以神  
 者。乃道之。所以用。人。群。者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  
 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前謂臣亦當無為。以

此段又自無為有為中翻出未二字未示人

有為臣道之當然以分言也若臣雖有為而非  
虛靜無為以主之曰見其紛擾而無事焉矣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為也詳在於

臣為也三軍輔政曰三軍五兵戈戟也之運  
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故明刑所以弼教者之

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也刑名也名物比類例  
也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旌之容樂之末

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精神心術

而靜虛無為又保精神明心術末學者古人有  
之本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

之而非所以先也靜無為而已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

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當先後  
者後皆天地自也故聖人取象取而法焉天尊

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之義萌也別有狀其狀不同盛衰

之緩一時而非一時而盛衰者非變化之派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

廟尚親有昭穆朝廷尚尊有官職鄉黨尚齒有長幼行

事尚賢才為先任職以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語道尚其序

而道德次之天者性命之極先明於天則本立  
德次之者以道之大原出於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失德而後仁義通德之分蓋祖老子仁義已明  
而分守次之用守也蓋朴散為器聖人分守已

明而形名次之名以形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其才職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也省

之能否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明則是非  
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明則賞罰已明而愚知

處宜得宜貴賤履位當其才仁賢不肖襲情安  
也君子小人各必分其能必由其名名當其以

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  
用必歸其天事事協於理而無容此之謂太平

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

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而五變以及形  
名九變以及賞罰者蓋

言為治之序而可乎





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音蘭厚皮也。言此者見求教之心切，故忘其勞也。而不取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主儉，若以鼠壤之有餘蔬而棄其妹，責妹氏之不儉也。見在者用之不盡而微也。老子漠然不應。是命寫老今吾心正卻，心退也。言向有所訊，今其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言聖人

神之人，當我故給應答，如流音自以。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老子純示人以真，呼馬呼牛而應之，不與人忤之意。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言我實有此事，人與之名，不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恒常也。服如服膺之非自然矣。即安而行之，非勉強而行之之心，勝而士成綺鴈行避影，側身而履，行遂進。踵步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崖，狀然而目，實而視也。然而顙顙，音仇，顙中夾廣而然，而口闕

神無在而無乎，神之末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定其本末，非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操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神之定者，外物不無世累，不以貨利遷。極物之真，完極乎萬物真實之理，能守其本，對本而古曰本守。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神全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

言口之貌然，而狀義。言自持之然，似繫馬而止也。言如係馬，身雖繫而心動而持。持，持太甚不自舒也。機，機巧之連也。察而審，詳審明也。知巧而觀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凡以為不信，傷夫毀譽非論身之道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境非由於道之中者，竊則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小者常見遺，則不終不遺，如中庸故萬物備。言萬物不能莫能載，莫能破之意。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矣。禮樂為賓其主者在性情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矣。以此為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南華經 三卷 五十

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聖賢明若此。堅持而離入。要在不疾。

不徐自有分數存乎。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其間數猶分寸也。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斲輪事之粗者。然徐其告。受之適果可以書言傳乎。此周欲人離口耳。然則見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

南華經 三卷 五十一

天運。此篇欲人於運化中求。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行。一日一周。不運而自行。地有四游。上下不處。而自止。日月往來爭馳。其間以自相代。謝是。誰為之主。張綱維推行。耶。居無事者。居然無事。為事而化育自成也。哉。絨如有以係屬也。雲者為兩乎。兩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蒸而為雲。醲而為雨。孰為之也。雲雨乃陰陽。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和氣。所成故謂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北方地而戰。故多風。風起於北。一東一西。或上或下。敢彷徨。四周也。噓吸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問何故。巫咸招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問何故。巫咸招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元宰而成歲。功若帝。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

洛之事即洛書九疇五行治成德備監照下

士天下載之此謂上皇上皇即擎天地日月

必拘拘鴻荒之世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子曰虎狼仁也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

為不仁太宰問仁而舉不仁以詔之者蓋虎狼

不在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南華經

三卷

五十二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仁統

南行者至於郢北而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

之遠也冥山在北而南行以觀之則去山愈遠

故曰以敬謂恭敬奉持孝易以愛謂和氣

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忘之在易

使親忘我忘之在人者也我無心親亦無心渾

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我無心於天下而天下兼忘我

夫德遺也

輕視之而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豈直太息而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

者也不足多也八者皆一德一行之士勉為脩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

并焉并者兼而有之之謂言至貴至富至顯在我

不足焉是以道不渝變道則貞常不變者也

壯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名樂之樂於洞庭

名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精神散乃不自得帝曰女

始其然我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人事也天

非人不備而六律五音行之以禮義禮以節義

與天地之氣相表裏也清濁高下常取節焉所

以正之則建之以太清清濁高下常取節焉所

謂大樂與天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聰言視應之以自然此四句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自四時迭起至不

妙循環無端變化不窮且作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時

萬物合乎造化之自然感文流先其聲言其  
 武清濁陰陽言其節奏之妙  
 動而光瑩所謂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鼓舞  
 美我洋洋乎者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鼓舞  
 不能已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債一起  
 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生債起變動而不可窮  
 故不可執也待者求生債起變動而不可窮  
 其歸一而未得之謂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  
 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神和而有分辯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無所不屆其盛如此  
 卻際守神言其聰明而守一其心以物為量  
 隨萬物而為之劑量不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  
 用知巧而備自然地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  
 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  
 鬼神安位三辰順軌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  
 止若無止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  
 能見也遂之而不能及也儻然自失立於四虛  
 之道倚於槁音几倚几而吟梧而吟目知窮乎  
 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遂物之知力各吾既不及  
 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移音移女委蛇其目廢其  
 形骸如空虛地故急吾又奏之以無怠其精

神之聲謂之以自然之命言樂之節奏如  
 也混逐叢生言樂之無相奪如萬物之  
 形林林同樂而布揮而不曳布散揮動而幽昏  
 而無聲幽深昏默而無聲也  
 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生非死非  
 情而遂於命也天機謂元神不張而五官皆備  
 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  
 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崇則精神為之森  
 又次之以怠怠故道怠則心力疲竭卒之於惑  
 惑故愚愚惑則知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顏淵問師金魯大也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  
 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



道不可  
傳在自  
悟之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  
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  
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道而可獻數句即斷然  
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  
行通雖有所聞于外而中無定主終非真得能  
安其所而不迂乎學貴能虛在我縱有所得  
而不就正有道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入者聖人  
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入者聖人不隱作  
語默無非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名乃天下公共  
至教也獨獲者而可仁義先王之遺廬之草舍也仁義辟  
以多取乎

南華經

三卷

五十八

而不可以必以仁義自見於也止可以一宿而  
天下則求全責備者至矣也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  
宿於義假託皆不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  
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易足  
也不貸無出也無費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取  
直實之理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  
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學者死權皆往迹之當鑒  
此而不鑒非善保全之人也故為天之戮民

至道非  
虛器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  
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怨恩八者為政之具所用  
於心生死無變於已者故曰正者正也其心  
能當機而斷更無滯滯也故曰正者正也其心  
以為不然者夫門無障也如自在也弗開矣孔  
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穠眯目則天  
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音音慘膚則通昔同夕不寐  
矣人身中真性湛如一物夫仁義憊然乃憤吾  
心亂莫大焉亂之則與昧目瞽膚何異吾子  
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效風而動摠德而立

南華經

三卷

五十九

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天下有  
朴吾還其混沌之天而使之無失則順化而行  
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若必昭揭天下而教  
求亡子矣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吟音以濕相濡以沫白  
鳥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名譽之觀無所加廣  
於人性亦若是矣魚處陸而相吟相濡則病矣  
道德降而以仁不若相忘於江湖不若處之江  
水矣使天下無失其朴無是非名譽孔子見老  
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規而正也我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之物

可見而不龍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言其然也

乘乎雲氣化之入造而養乎陰陽二氣自也予口

張而不能嚼合也張而不合予又何規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不見而雷聲

而淵默常靜也發動如天地者乎過化存神上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奉孔子之命也見老

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居於堂上而應曰子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

南華經

三卷

六十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

以為非聖人如何哉子貢祖三皇而宗五帝聞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

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

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

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

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太

未散民心純一雖親死且不知哭之矣非之堯

之治天下使民心親堯則教民親矣所謂親

有為其親殺去其殺而民不非也其親之制以

古無服而今始制禮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

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虞帝高賢故使民爭

之治天下使民心變變其大道為人有心得

殺為盜人之可殺則殺人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此天下而居耳以故大駭異之駭

也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我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

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月有明而不

用智察察是下睽山川之精山川各異方位而

失中墮四時之施陰陽揆舒氣序自如而其矣

替於屬屬音屬之尾鮮規之獸多智而害物者

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

有為之治其真

智治國國之賊也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

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

有為之治其真

南華經

三卷

六十

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  
 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  
 取也。猶言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耶。老子曰。幸矣。予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如遇上  
 所必為。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今予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  
 哉。以陳迹于人。宜乎不遇。夫白鵲之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以神感者。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

下風而風化。感者類自為雌雄。類獸名如山  
 奇類之謂合鵲也。龜也。類也。為三物有謂二物  
 以類相感者。非是言化則無迹矣。有迹不可以  
 化。故風化。凡風皆風氣所生。性不可易。命不可  
 變。時不可止。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  
 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鳥  
 以足交而化。魚仰其所吐之沫。蜂以腰而化。  
 父母弟必絕。絕而後生。兄不得病。故啼久  
 矣。夫魚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  
 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經外篇上終

南華經外篇下

刻意以靜虛論養神之通  
 以靜虛論養神之通

刻也意也尚也行也。行也為也意也。意也為也意也。離世異俗。高論怨

誹也。為也亢也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

赴淵者之所好也。自其寂寞而投於深山。語仁

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其身也。而已矣。此平世

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

大名。禮君尊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

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

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

熊經樹而引氣鳥申伸如鳥之。為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無不為而

意。淡然無極。而眾美具。從之。此天地之道。聖

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

通達於萬事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也。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無容心也。其死也。物化。不為物累。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靜。同流也。波。動也。平。則水。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去。則無意必也。與故。去。故無同我之迹。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耀。光之發露處。不耀。則顯光矣。信矣而不

期。不取必於物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

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喜怒哀樂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

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逆。順事應

也。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澹之至也。無所於逆。

粹則無雜。自然包含萬粹之至也。太虛之休。一

所動。總屬妄念。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

則心擾。忤觸則胸中有物。而不虛。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淡。拂逆則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

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見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靜相生。方為。天德之象也。天行。一曰。一周。乃無為。而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澹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桺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寶。愛其劍。猶不輕用。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若神為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如天地位萬物育。皆精神之旁達處。其名為同帝。功用與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

精通。合於天倫。一者。無間之謂。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將合無間矣。即一

者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

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

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養性。民智反性。復初存身正已。以順時命。是謂樂全。是謂得志。彼幸於俗。學。僥

民耳。通篇一意。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繕者。脩治之義。俗者。對真而言。滑者。汨亂之謂。言性非學不復。而俗學不可以復性。

明非思不致而俗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思不可以求明而俗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

以恬養知見人之元性也恬者無為自然之謂

之思生而無以知為也言有生之初未嘗

之以知養恬知與恬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

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之性出則得其和順自然

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

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性

南華經

四卷

四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蒙昧其明也言德

而彼物自正冒如覆蓋之義正知各正性命之

無如人之德無蓋世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所謂

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

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

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舉世皆純全而於道

是時也莫之為無所容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

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知有理之

可順則其

純一者德又下衰燧人三段皆不以恬

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各以理為安則

則離於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

流濠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作意為天下

謂人微也心與心識應日以心相覺察也

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

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

復其初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禮樂以文滅

南華經

四卷

五

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

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

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世與道

則聖人作而萬物觀乃交喪矣道無由興矣其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

命大謬也伏身閉言藏知當時命而大行乎天

下則反一無迹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不當時

不當時

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根極性命而待

此存身之道也時之義古之行身此身大行者

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無窮德危然

處其所而反其性已無迹也又何為哉道固

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無為

也有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故曰正

已而已矣求正已而物自正物不傷乎德矣故曰正

有傷則不得謂之全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

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

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

來寄去留在我者曰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

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

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定

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

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知輕重本末之謂言世人

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也

秋水命一論大通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論達

六論心知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喻學自外至而涇流之大

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謂道不出於兩旁中

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

已以為廣大之觀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

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於是焉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海中向若名海神而歎曰野語有之曰

聞道百言世之以少自多者聞道以為莫已若

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

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

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壯

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小大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久近之曲

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東於教也方術之所制也今爾出

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

而不盈尾閭沃焦也言海水至泄之不知何時

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

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窮百川

懸於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故謂大者為快然謂小者為無餘小者為塊然大者為至足故謂大者至足矣秋毫無以累乎天地也謂小者無餘矣天地無以過乎秋毫也若觀大而不安其小觀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自境而助天民之矜夸矣豈不失其生之肯哉

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川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於海與天地見之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壘空孔小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

南華經

西卷

八

馬人在萬物之中亦一物此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入處一焉九州之內又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

也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治世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謂局量之大小時無止先後之

分無常此生之得失終始無故死生存亡之變故是故大知

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身在彼則近不得謂之近也故無窮證曷今故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而為非古而為古是以前情從前觀之待而不得則悶進而勿及則止其要自息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也為喜虛無常虛而不足為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坦途昔無平復者生者物之出而往而往者必及其生何說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而歸者必伸何禍之有

南華經

西卷

九

故者一定之陳也卒始若環可守以為常乎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所知者有限人未生者算百年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以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何以能定之窮之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盡故不可圍夫精巧之微也埒大之

復以精  
小字面

南華經

四卷

十

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可以言論可以意致者不得謂精矣。然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即中庸不顯之意。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事。言大人無道之舍譽利害爵祿是。非不足以入之也。倪聞曰。道人。不聞。通人也。至德不得。上德也。大人無已。有我相非。約分

之至也。收斂本分不自大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以緒之。兩頭者。取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言貴賤之定。終無定。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

分別

南華經

四卷

十一

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有定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有無之起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是非之有定。昔者堯桀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堯之讓武。白之爭。堯桀之分。亦梁麗星棟。可以衡因。其時不可定。以為常也。

城而不可以室。空言殊器也。大小各有。騏驎騁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物各有能也。鳴鶴。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人世之必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天地陰陽相為對待。是非治亂相為循環。若師



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

謂其篡夫以禪繼順通各因其時一逆其時則人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大小之為一家乎信

受趣舍吾終奈何河伯問是非貴賤既無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安適從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有貴則賤則自無

有相臨何能寬竹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無寬矣衍者廣平之地平無不陂何常之有

南華經 四卷 十二

拘而志與道大蹇拘爾志與道為梗也何少何

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屏謝世緣而多少則有謝施何能道遂謝而不施又何多之別慎毋執一而與道相背馳也蓋一則齊參

不齊差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

之有社其無私福況況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

無所矜域既無分別如大君之無私德見兼懷神之無私福四方之無限量也

萬物萬物皆備於我母私愛也其孰承翼扶持是謂無方萬

物一齊孰短孰長無私則長短大道無終始物

有死生不恃其成功也居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守其定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盈虛消息如循環終始相禪也是所

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騶

若馳動轉無時不然而夫固將自化人將何執

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人將何執

自然之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言任物自化

亦何必以道物身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以告

南華經 四卷 十三

不失矣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有道者固知事不能害然豈與之相薄而物不能害故曰天在

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德在

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天者理而已

而語極屈伸進退各循其理知落天地事接萬

天二句由人而知天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

而語極屈伸進退各循其理知落天地事接萬

天二句由人而知天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

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及其真。四足乃天然自有者。穿絡則人為矣。形容

南華經

卷四

十四

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任其自動。莫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遲速

宋元變  
幻果天  
孫織錦  
手即

者。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

而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我雖也。以足踐風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太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

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

之。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捐聰明。棄知慮。任其自動。故無動而無不道達也。所謂大勝也。

孔子遊於匡。宋司馬云。宋當作人。圍之數匝而

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

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窮

有命。得失有時。知通然之適。便當安。夫水行

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漁父獵夫。猛士之勇。情各有由。處

必言之意。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

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制猶言造命。知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心。而以命

不輟也。此見時命自然。非公孫龍問於魏牟。蓋龍

南華經

卷四

十五

大勝之

命之事

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

筍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

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養其生全其神以自適其性榮何慕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

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

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

鵩。雞也。鳳雛也。子知之乎。夫鵩鵩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於是鵩得腐鼠。鵩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其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鵩得腐鼠而嚇

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

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出而洋洋游而

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言子與魚水陸異處固非 莊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借其言而 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

矣。言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

人與我同我與彼此何知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

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我與子反復辯論皆枝葉之談而非本也若尋其本子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欲得知魚

之故蓋人情物理相為流通我居濠上而適逢也濠下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知其樂

至樂。此篇自上下不以物害已中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之詞猶 世矣。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

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世俗之

大約有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

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

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服味聲

無傷於已得之有損於性而 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吾性中

足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若形動作以厚 夫貴者

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吾性中

貴觀其形者自得於身而已貴者終日營為賤

事而思其憂以求枯祿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

非疏身而何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憺憺久

遺生而後  
忘憂忘忘

壽者以憂  
遠其形而

吾未知善

足活身以

踴  
循勿爭。

不成誠有

心誠善矣  
與之爭活

不爭不  
無有哉今

果樂耶果

四卷

二十

誼  
誼  
銓音然

也亦未之

樂矣。又俗

樂無為之

所樂也今

俗之所樂

兩端湛於

不見苦樂  
為可以定

之惟無爲

求至樂活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

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而天地無為清寧萬

能無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

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

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萬物皆從無為生也人得無為則

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

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

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南華經

四卷

三十一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知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

而本無氣。別生死一氣也。散則死，

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

覺運動言先今又變而之死是相

夏四時行四時行乃發明有生必有死有代必有射之食

然寢於巨室謂天也而我敷敷然隨

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與骨介又覲於冥伯  
冥伯死者之

異方稱之者即

下截其化也其聲在崑崙之墟黃帝魯暨息於此地也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蕩也生其左肘其意廢廢然惡之其初驚動而惡之也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

者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言造化中之至微而不足貴者死生

為晝夜死生常理有如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

化及我我又何惡焉吾與子適坐觀化而莊子化將我及我又何惡

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髏之貌見而嘆之然有

形檄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

南華經

四卷

二十二

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

此乎此段推原物化之由亦曲盡其形容矣於是語卒援髑髏枕

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

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一時之事從從容自得之意然以天地為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生寄也死歸也乃一氣之聚散耳散則非我之所有

我又何自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未能忘形也未能忘形則有為也有為則至樂安能內全

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

深曠廢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

之勞乎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趣死若以人間為勞而華之南面王之樂超然於化存之

境則可以一之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

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

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先生布囊也小者不可以懷大綆音短者不可以汲深

汲井繩也見齊侯短小之夫若是者以為命有

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受命自然不可損益之乎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

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

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含內求外非惑如何

人既惑於我之言則將謂我為且汝獨不聞耶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迎而而觴之

于廟奏九韶以為樂海鳥之驚九韶與齊侯之驚皇道何異具太

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

南華經

四卷

二十三

則為隘音繼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水巾附岸處水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



養生在  
事世在  
養生在  
事世在  
 不務知之所無柰何。人之知養生之當養一有倫外  
之則足可已者皆不為也。人知養生之當養一有倫外  
使侍之心非也。蓋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安者。一有  
無求於外也。蓋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安者。一有  
制產生則足以知天運命則足以忘人。養生必先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養生必先  
必先備物不有富。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責而天折者乎。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  
 生亡者有之矣。雖能全而生者有養生之來不  
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  
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形  
亦傳舍耳。養生者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  
矣。以備物致養為難。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  
為不免矣。不免於累非棄世不可。夫欲免為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矣足棄而生奚足  
遺。棄世非避世也。新緣前事不以世情為念也  
為物累則心無高平決擇而與造物相為始終  
身外之事與其生者不待遺棄而自弃之矣  
 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恐  
其形故弃其事。恐其精故遺其生。與天為一天  
生不勞不虧則全其形而復其精。與天為一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  
 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天地之所

南華經  
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貌象聲色物也。我  
相遠焉。能不室不熱而時於萬物之上乎。惟無  
而不入乎。先即未物之勢而窮我安得止。彼將處  
乎不淫之度。淫佚樂也。度法度也。止乎一而藏  
乎無端之紀。藏神淵默動靜不能。其遊乎萬  
物之所終始。出根抵造化樞紐萬物。壹其性養其  
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天者物之所由以造  
得而室之熱之保之。天者全而神無所自而入也。夫  
常清常寧。常應常順。若以形之全精之固也。我  
亦全之。後之非與天合乎。蓋天地與我本同一  
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為人。散則返於  
無始。人之未始不為天。天也。舉造化之機。轉移在  
我。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  
矣。相天即中庸所謂贊化也。子列子問關尹曰。  
 至人潛行不窒。障礙也。無蹈火不熱。蹻火不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蹻虛凌空而遊。要自若。由  
故如。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  
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  
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  
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貌象聲色物也。我  
相遠焉。能不室不熱而時於萬物之上乎。惟無  
而不入乎。先即未物之勢而窮我安得止。彼將處  
乎不淫之度。淫佚樂也。度法度也。止乎一而藏  
乎無端之紀。藏神淵默動靜不能。其遊乎萬  
物之所終始。出根抵造化樞紐萬物。壹其性養其  
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天者物之所由以造  
得而室之熱之保之。天者全而神無所自而入也。夫

存氣全  
神平情  
金天此  
係生之  
要也

南華經

四卷

主人

醉者之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陸車而不傷。以神全氣全。猶然而沉。神全於天乎。天復讎者。不折鎧。千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鑊干飄瓦。皆傷。然以物無心也。無心之不振。何有攻戰殺戮之患。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攻戰殺戮之患。不。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則全其天德。以人為。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不害矣。其天理不忽。其人事。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音。樓。不仰視者。者。承。蜩。其。為。物。舍。卑。微。趣。高。求。得。形。神。之。道。者。是。以。託。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鎬。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五。而。不。墜。則。虛。身。之。定。執。臂。

志

南華經

四卷

二十九

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以。已。承。蜩。所。以。猶。掇。之。也。蟬。翅。輕。迅。取。之。猶。操。手。道。矣。豈。知。巧。之。列。吾。處。身。也。若。操。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處。身。若。拘。執。臂。若。槁。枝。則。內。志。我。矣。不。易。於。則。神。全。所。謂。純。氣。之。守。如。是。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至。深。之。淵。也。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曰。游。者。數。能。若。乃。夫。沒。曰。沒。於。下。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游。人。猶。直。與。之。相。忘。淵。人。視。水。若。手。地。則。非。惟。忘。水。抑。且。忘。身。所。以。利。害。不。入。其。心。也。心。者。神。明。之。舍。也。以。瓦。缶。者。巧。以。鉤。注。射。而。賭。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之。意。金。注。則。所。要。愈。重。其。心。愈。矜。心。矜。乎。

二子以  
楊告已  
者引以  
為不難  
其後之  
戒

知惜而巧其夫巧在我物在外以有所矜田  
而拙焉其內外之分而九氣視黃金也  
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  
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簪以待  
門庭技連如之草以為簪也亦何聞於夫子威  
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羊剛在首  
鞭其後則順其性矣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喻謹始終之意也曾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  
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  
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  
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豹則形不難而生亡者毅仲尼曰無入而蔽無  
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不專  
不一於動表舒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柴者無  
心於立形如槁木之義三者俱得而人通至矣  
極之為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忽米生  
之道

也知有形之可畏而不知要安也祝宗人玄端  
也蓋其可畏猶甚者可不可戒之  
以臨牢筴籒籒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  
膳曰泰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  
尻乎雕俎之止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  
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  
冕之尊死得於豚楯案之有錢文者之上聚儻崔管之  
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  
彘者何也為彘謀則以生為樂為自謀則以富  
必棄世遺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  
管子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  
音詒怡為病彘之病也數日不出齊士有皇  
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滯  
之氣忿滯鬱結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生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  
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教以妄  
也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桓公曰然則  
有鬼乎曰有沈沈泥溝有優優寵有鑿鑿戶有鑿鑿戶  
煩壤煩壤餘積也雷霆雷霆發聲名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倍阿鮭鮭 鰈鰈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

陽陽 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蹲踞之處之水

有田象田象 丘有萃丘有萃 山有變山之野

有方皇野中 澤有委蛇大澤中之神正 公曰請

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

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笑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欲伯之心素所畜

之心勃然何紀消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

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此亦凝神守氣之

也猶應嚮景心猶為外物所動矣 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疾視而盛氣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

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

無敢應者友走矣木雞則內忘其氣外忘其形

矣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孔子觀於

下之鷦莫之與敵但反走而服之矣

南華經 四卷 三十二

呂梁地名在今彭城后絕曰梁 縣水三十仞流

沫四十里此與汨人操舟同意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

游之以為有苦苦也 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

而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

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水之旋入者為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水之旋入者為

水不害孔子曰何謂始乎故故猶素也任其真

乎性順性之理物 成乎命自然之理不可以知

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削木為

鐻止樂之器一名狀如伏 鐻成見者驚猶鬼

神虎背上有二十七鉤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

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虛一而 必齊以靜心齋三

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

南華經 四卷 三十二

疑者疑

南華經

神勞力竭百鈞

能忘故能化而適之

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必待齊心忘其爵祿。

全而與天為一。內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鑄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

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又觀山林有自鑄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因物付物。東。

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其直中繩。其圓中規。如組使之。

鉤。百往百返。皆復故也。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矩。不用規矩。但以象天言物之圓者。端之工。僅制罷也。言自中。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

而不桎。指與物化。全不留心。雖不以心稽。而心也。忘足樓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

之適也。不內鑿。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

未嘗不適者。志適之適也。適則內境純一。而無。

西卷

三子

德人之

南華經

西卷

三子

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亦不知從事矣。始雖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保其適而忘之矣。忘非。

與物相絕。之謂不離。有孫休者。踵門而詫。異事告於子扁。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

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過歲事。君不過世。質於鄉里。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聽之。意。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居。

境。逍遙乎無事之業。寂寞無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為。非有恃而為之。任其自長。非。

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

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

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

邪。彼固惑而來矣。彼固懷惑而來。又奚罪焉。扁。

鳥聞九  
韶而  
忘食也

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  
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  
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從容

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驪以車馬樂  
鵠以鐘鼓也鵠鳥也驪馬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此篇論全身遠害之  
通虛已順時而已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南華經

四卷

三十六

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世之以材累者多矣莊  
生教上言之時惘惘也夫

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入喜命豎子殺鴈

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

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

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

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

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

未免乎累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矣故擇  
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蓋有材而不

旬見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又不以有材忌  
我以此混世似矣而亦道備不亢於累何者以  
則無累矣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  
無訾大道本無物我世人長有分別是非蜂起  
而道德離矣乘道德者不可得而責賤執

能指而辱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

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用舍隨時何常專為  
上下位也或上或下位無常居自和其光相與

斯世斯民同遊於混沌之天太始之初則能物  
物而不物於物矣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

又馬累於我我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  
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情自私情而言貴已賤物  
之情傳自傳習而言居上

南華經

四卷

三十七

臨下之意則不然合則離不然而者不均不和之變生  
不離之意則不然合則離矣合則勢大而情勢者必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成則功高而忘功  
者必毀之庶則主

角太露而挫生之尊則推屬於已而謗議隨之

為則功而虧之者至矣賢則多智而謀慮生之

愚則患失而奸欺生矣才則如木悲夫弟子志

不材則如鴈其可得而必乎哉呼弟子深悼世俗之難市  
而欲游心於道德也

之其唯道德之鄉乎呼弟子深悼世俗之難市  
而欲游心於道德也

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

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吾是以憂學道備素國無廢祀野無遺賢可市無患矣而居然不免是以可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

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

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

之災也也而竟不免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

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不形

而遊於無人之野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也又何累之足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建德之國無物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非屬於文知作而

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我無爾不知義之所適

不知禮之所將來也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道者物之所由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陰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

居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

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

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

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南華經

四卷

三十九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

之國大莫即所謂萬物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

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

也虛而今也實兩舟相並而行而為虛舟所觸

怒忽有一人在其上則必呼其人張歛之呼而

不應至於三則必呼罵之無人虛也亦有人實也

今也無人則怒矣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

之乘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北宮者為衛靈



守一抱朴不求

公賦欽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  
 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縣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也。欽民財以鑄鐘。宜  
 乎速成。而必三月。而具。縣王子所以疑問也。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通一而已。若有作焉。則  
 之理。始終純一而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  
 無所雜于其間也。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雕琢。純朴  
 散矣。吾去其圭角。以還其本真也。侗乎其無  
 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曰。送往而迎來。來者  
 勿禁。往者勿止。況其知識去其心思。任其往  
 者來者。之在彼無將迎也。從  
 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欽而毫  
 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疆梁而不罪其背我  
 曲傳而不私其附我  
 任其力之所可盡。而不  
 強其所不堪。一之間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  
 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  
 焉。其名曰意怠。也。玄鳥其為鳥也。盼盼分眈眈疾  
 而似無能。飛而不能似無  
 逐隊。傍人若不得  
 已於動止間也。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棲  
 處中。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是故其行  
 之意。列不斥。群於人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去智故而捐功多則害遠矣

即鳥之遠害者

得。以小鳥而行又不多故人不  
 得以續戈加之而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此段喻以才  
 遠害者昔吾聞  
 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陳名成者。  
 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自矜伐者必不  
 推以與人。則有而不居矣。而道流而不自明。居得  
 行而不名。不居者道也。流布而不自明。其所居  
 功名莫開。不居者道也。流布而不自明。其所居  
 其名矣。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其行與猖狂不  
 知所之。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  
 者同也。  
 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去其轍環之迹。高不事之  
 世立名。所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以備。子何喜  
 善責之。此至人之不求聞達者也。子何喜  
 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杼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况人乎。不亂群不亂行若草木之無心  
 故鳥獸不惡而况於人乎不惡  
 惡之矣。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  
 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  
 獨不聞假一作殷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說盡末  
世情態

南華經

四卷

四十一

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泉貨謂之布以泉也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布多於千金以千金之璧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璧今而捐璧負子以天合者雖難而利合者有時而弃也當窮迫禍患之秋其勢不能以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速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

以離喻弟子之相依者要皆一時體交利合之徒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何感乎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交益疏而友益散也

翔伴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絕學捐書則虛文去而實意流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且手感以無心而愛益加進也異日桑雠又曰舜之將死真冷曉也舉真實之道以告之

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緣者永附之意率真率也緣則不離而合率則不勞而遠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至讓無文奚用求文以待形執不求文又何假於物者哉莊

士之類是

南華經

四卷

四十二

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音紫帶也係履履華而加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攬其枝而結之其枝而王長志盛意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

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遭時得地則申其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几右擊槁枝業

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以槁木擊槁枝故曰有其具而無其數木聲與人聲聲聲然有當於人之心擊者之聲與

可顏回端拱端拱頭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以尊我之意而敬岸故曰造大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造哀曰回無受天損

易明天損易

南華經

易明人益難

易。無受人益難。貧賤憂戚皆天所受天損之來安  
者人損之來則無始而非卒也。於今為始於昨  
當審之故難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  
者即是卒矣言我與天一則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  
變化之無窮也我與天一則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  
手。人也知歌者之為誰則誰為受者誰為不受  
者而在我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  
之天定也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  
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通此天之損我者  
天之所行非人所待止運之所泄非人所能塞  
吾惟與之偕行與之偕泄不敢以其損而去之

也。臣不敢以遠君。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  
人其敢以遠天乎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  
始進之初意之所向便無室礙爵祿交至何有  
窮已其受益如此然此皆外來之益於已何與  
故曰非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  
已也為竊。吾若取之何哉。命之所值適當其通皆自  
肯非其有而取之故曰。鳥莫知於鷦鷯。音意而  
而與盜竊等哉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也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目所不宜  
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諸人間  
之堂上則以春秋社稷之時一性一來氣之所

安性命

南華經

可為正

使若或驅之。而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  
不。能自主耳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鳥知其所終。鳥知其所  
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一氣相禪始終無窮而萬  
而益成益而損莫知其終莫知其始不由之故或損  
先迎不可以預待順其自化而已我何心哉何  
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人者天之所生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天則無  
人故曰有人天也然天之所以為天則又造化  
為之主宰故曰天亦天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者  
也非謂人與天一耶天之命非人所得與者却於損  
益間者不遇所以性分上虧矣聖人晏然體逝  
而終矣人非天何天非人而不受夫外來之損  
矣莊周遊乎雕陵。名之樊。籬籬觀一異鵲自南  
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  
栗林。翼大逝難目大觀希莊周曰。此何鳥哉。翼  
感類飛而過其前也殷不逝。目大不觀。寒裳躩步執彈而留之。將以  
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  
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  
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忘其身螳螂利蟬而忘其形異鵲見利而忘其  
真南華又從而利之而不知有虞人之禁是蟬

逐物忘身

南華經

美自矜

形容如繪

召堯卿堯卿召鵲而鵲又召我蘭且從而問之矣所以翻然悔過而不庭以思

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

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言已守形以矣一旦以彈鵲之故也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後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非人情以美

自美則有驕妬之心所以可賤賢者有德而不矜不伐去其自賢之心則人將愛慕之矣

田子方其全德之人體道無累先定其神忘得失達存亡至矣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論道義切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

人也真人貌而天質任自然貌雖虛緣而葆真

凡人之心未始適史不緣物真人清而容物物則虛已而順物靜虛以養真也消清者多太察

無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清者多太察物彼則清而能容物之無道者不待諄諄告無

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

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聖知仁義則言與行也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文侯聆其言儻然自失求諸行而不得故

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鉗口而不欲言此非學之所及故知其學為土梗耳土梗

兩則壞夫魏真為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

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習於未也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

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

子 130-711

立意原  
在吾夫  
子而末  
露一言  
文之巧

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盤辟其才  
委蛇其迹  
威儀詳於曲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機變出於文章

折之問矣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交淺而言深則非得

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

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自擊而道存矣

亦不可以容聲矣不待言貌但以目  
相視而意已喻矣顏淵問於

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步趨馳以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直目而謂若手

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

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

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

而回瞠若乎後者步趨馳辯求之言語文章之

瞠乎其後則大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

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不期於

信之不期於親而人親之無名與位而民歸之

所謂神化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之然而然

乎其後處仲尼曰惡可不察謂察察此與夫哀

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人心自有生理心  
存則形存雖死猶

南華經

四卷

四八

南華經

四卷

四九

生也若心不聞道與無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

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人之有心如天之

以成功不獨有目有趾者待之出而作有待也

而而息與造化游而日未嘗有存亡也

而而待也而生待者謂之死待謂之生待

物而動自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有不得則變

受成形以來即為軀殼所累而不能化以待盡

所終矣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

是日徂命之流行非規畫所能逆料勉猶循

此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吾之

一臂毋乃求之迹乎是可哀也汝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

唐肆著者顯明之義所以指所待以生之物言

矣而而求之迹乎是求馬於唐肆也求馬於

終不可得矣肆市馬之處唐也吾服汝也甚忘

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

吾有不忘者存吾嘗語女以墮體黜聰亦奉  
奉服膺心齋坐忘而以燈乎其

後為忘女何患焉忘之中有不忘者存忘者陳  
迹也不忘者真也忘其所忘不忘其所不忘  
則無得之得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  
而乾熱然似非人然我者墮其形體也孔子便  
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見其形  
也若信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哉精微神忘其身老聃曰吾遊心於  
物之初起居語默之俱忘也孔子曰何謂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非知所  
能知口辟則非言所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然  
欲其得之意言之外也

而未必之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  
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  
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  
始終相及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窮非是也且  
孰為之宗有物之妙渾芒一氣有陰陽而陰陽  
之生互為其根陰陽之氣降於下陽  
赫之氣昇於上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化生謂  
其有紀綱也而不曳其朕兆盈虛消息有數謂  
月晦明有常謂其有作為也而不見其功物生  
則其德死則其實無端而莫知終始非物之生  
也孰為之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

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通者  
也至美命者天下之至樂能入通則可以全命  
能至美則可以有樂二者必至人斯能備之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數水生  
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疾惡  
以不惡變易者數無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自在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胸次人莫不有夫大常知夫天下也者萬物  
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萬物之所同者得  
其一則真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  
常在矣則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  
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

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  
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  
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在我不常在隸者蓋常  
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動心乎為道者解此則得至美游至樂矣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  
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汴  
水之汴汴而自利豈有造為也無為而才自然  
至人德業廣被何嘗修治也無為而才自然  
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  
自高地之自厚自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天地自  
高

自厚自照何假修作至人不事孔子出以告新  
作用墮休黜聰所以能物也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音希醋中醢也也  
發之何以見天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地之寥廓哉  
知天地之大全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  
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  
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音決  
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王也者事至而斷君子有  
斷取其決言當裁而斷也  
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  
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號令於國中曰無此  
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  
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  
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牛轉萬變而不窮莊子  
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子指孔耳可謂多乎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志  
其賤與之政也當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祿之心所以內自得者外事全有  
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舜父頑母瞽  
但憂憂齊粟以事其親而不以死生滑其心所以成邑成都師錫底祿也  
宋元君

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  
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但舒開之貌然不趨受揖不  
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箕踞之狀  
也知羸裸君曰可矣神閑志定意在筆先是真畫者也文王  
觀於臧見一丈夫維維其竿而釣釣而不釣非釣而失滑和漠然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  
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  
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  
主也生民無主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色而頤乘駿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  
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  
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又何卜焉遂迎  
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不更法偏令無出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無偏黨也長官  
者不成德不居功也鯁音庚斛不敢入於四境列  
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  
也鯁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不懷疑也



治無

南華經

精養於外金神於內射之射

文王於是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

天下乎。夫人之政如此則臧丈人昧然而不應

茫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

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汝無言。夫文王盡之。言任諸大夫而不也而又

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一時之計以安

我。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引滿射之

措杯水其肘上。發之。水其肘上言定也適矢

復沓。方矢復寓。沓重也。方去而後來者又寓於

弦上者當是時猶象人也。當射之時而身之不

神速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神

分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遠。逡是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山之高。石

深而不為動者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天之上。泉之下。極之外。闚且斥之而不

危之。然而泊然自得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

於中也。殆矣夫。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

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

視子之鼻。門栩栩然。鼻聞栩栩然。則其息以

我知命。而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

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

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之無常

非我也吾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

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之貴

果在令尹何。與所謂忘我。我之貴果在於我。方將躊

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高視遐想

問安知人之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

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待友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非言辭所

色所能淫。非威武所能屈。非嚴若然者。其神經

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

僂。虎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審乎無毀而不

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

南華經

下四卷

季五

齊得失

所責所賤。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

志

說。美入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待友

齊得失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非言辭所

齊得失

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

齊得失

僂。虎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審乎無毀而不

齊得失

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

齊得失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齊得失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



推原不近之故

南華經

言性命

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為臭腐而惡之寧知反復相因無有窮已知謂何美可美何惡可惡在聖人則處之一耳

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

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

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

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

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

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言者狂

卷四

五十八

屈忘言者黃帝有言者天地有六美而不言四

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

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

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天地無為而無不備

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無不在有

成理也凡人有大美則言之法則議之理則說

之而天地取象於四時觀變於萬物所謂觀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

其根也

象莫有知其根者扁然萬物自古以

固存

此天地萬古此造化萬古此造化萬古此

人物中漢無朕無所容吾知六合為巨未離其

也又何所容吾言說吾議此

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

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

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

觀於天矣

又新而不已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愁若亡

根也知其根而守之自育莫知其誰之為之此本

曰靜靜曰復命命即天也故曰可以觀天

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不妄視不妄動忘其耳目形攝汝知一汝度

神將來舍

美道將為汝居

馬如新生之犢

求其故

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晦無心而不可與謀

人我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二矣舜之此問將以通禮而有之身也

南華經

卷四

五十九

神將來舍

美道將為汝居

馬如新生之犢

求其故

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晦無心而不可與謀

人我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二矣舜之此問將以通禮而有之身也

好手  
中呈好  
手紅心  
紅心此  
之謂歟

南華經

舍色而  
求其可  
有矣

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人之一身乃大假合而成，乃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而後物生，故曰「委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順理也，性命在我，皆順。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窮形如蟬，然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剛健之氣動而為陽，天地皆此氣為之。以之生物者，人之行止飲食非我有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無通而棄之，而心澡雪，洗而滌之，而精神煥擊，屏而去之，而知夫道之與之義，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音音深。無與之義，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崖略，邊際粗言其粗耳。但夫昭昭生於冥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而至，有之生焉，至虛而至實，並育而不相害，脈絡形焉，故曰「昭昭冥冥有倫」，分明自有條理，所謂倫也。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合二五之真也。曰「精」，即二五之精也。而萬物以形相生，由出命之所知性之所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物各以形相禪，故胎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生卯生總為生類。

南華經

六十一

南華經

四卷

六十一

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有生矣，則不能無死，故知「死」自止。故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八表，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何大如之？能知其說去，孰來乎？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恟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通之，則物物如此；人，能邀而得聰明，明皆助道之發也。故道徒有於身，微符見於外，而不勞無方耳。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張是信乎？其不可邀而得也。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知慧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障也。聖人斷之，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此而萬物曰「益」，入而歸於無曰「損」，保如保任此專終不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  
其深莫測，其環莫端，洋洋乎發萬物而歸之。  
子以我成，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道貴於物之輔相之也。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中而作於物之外，故曰「萬物皆往來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資始，曰「字」，而「不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本根也。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至人不可以物名，而將入於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醅，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生者氣之聚也如暗曉之物雖有年直須更耳何必果欲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

齒不實曰菓實曰齒大小相繼自有條理而親義別信自聖人遭之而不違禍之而不守調

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有以善處為之而感順應相與和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

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

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

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

方出而生又入而死生物哀之類悲之不得而知也解其天殓殓墮

其天棗張弛莫拘卷舒無礙之意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

從之乃大歸乎囊弓曰我囊衣曰棗蓋人有軀殼如物有袞袞然解而聚之彼不形之形形之不形形身也

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然衆能知之衆能言之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有終

而終不能從人也者言說便與道相越而不至終明見無值遇曰值欲至之便與道為休而不論明見無值遇曰值

道一而已見道明則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

入于一矣故無伯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

入于一矣故無伯

入于一矣故無伯

入于一矣故無伯

入于一矣故無伯

若塞此之謂大得言者無言問以無東郭子問

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精

何所不在乎而求之高遠皆大非矣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指定其所莊子曰在螻蟴曰何其

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溺知而有生至微穉穉無

固不及質本也所謂問泛然不及正獲之問於監

市履狶也狶大豕也履者以足感其臂則知豕

乎逃物期必也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天下何

謂之逃乎物而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

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雖嘗相與游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聞乎言其道

子以其問問道言與問皆非也必其游之無何

有之宮乎合同則我無言子無問矣淡靜漠清

調聞皆無為也寥已吾志之妙則吾之志已矣無往焉

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

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

無往無來無生無死無所無何

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闕大知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以有為為窮也以無為為自足傍徨

無何有之官所謂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際與

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則可以物物而無涯矣

極窮而至於無窮則謂盈虛衰殺彼為盈

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

彼為積散非積散也盈虛衰殺本末聚散雖若

際者之不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

南華經

四卷

六十四

農隱几闔戶晝瞑阿荷甘日中參音修闕也推

之義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曝剥然放杖而笑曰天龍之詞知予僻陋慢訑

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夫言夫子而在則可以啟發我之志弁綱意今棄予矣無後有以振我也

姓名也因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

君子所繫焉依道之人天下今於道秋毫之端

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

夫體道者乎藏者正是收視返聽知而不言所

知藏其言况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

謂之冥冥冥冥無也知有之為所以論道而非

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

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

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貴賤合散皆道泰清以之言也問乎

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

矣知之外矣非內也外而非內淺之乎言通矣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

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不可名

知形形之不形乎即不物乃道不當名對則滿

其本然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

問道者亦未問道問之而答我己離道彼道無

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

內也道則不應之矣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南華經

四卷

六十五

悟到  
空亦  
亦死  
亦光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宇宙可見者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故曰內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崑崙在崑崙且未過崑崙之外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無。問之。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宵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我既在無字之內。是為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

大馬  
司馬也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鉤鉤也。捶鉤也。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即純氣之

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

無察。用心專一。鉤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

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假

不用者。神也。神無所不用。況小用乎。冉求問於

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為天地。運行陰陽。往

來循環。無端。古如是。今如是。以今推古。而天地

可知。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

遊於無  
物之初  
故能發  
明太初  
之音

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求始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則聞言。求始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則聞言。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大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無。何古今終始。其生不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也。有此人類。則有一息可開。此字宙則有陰陽。無一息可開。此字宙則有陰陽。無一息可開。尼曰。已矣。未應矣。求之必更。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本無死也。因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本無死也。因

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

猶其有物也。生物之妙。非形非氣。所以能生物。以物名之。既名為物。便是有物。不得為物。猶其有

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所以不得先者。有物故也。有物則以物

而已者。其相物終無窮已。聖人以愛緣至于無時

而不知物。物之非物也。顏淵問乎仲尼曰。回

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

遊。承奉曰。將邀致曰。迎。皆應物之涉於逆者。何。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而無所將迎也。仲



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

不化。古之人應物而不累於物。迹雖應物而心實不動也。今之人中心擾擾而外又為物

所係是見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化者外應乎

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

相靡。必與之莫多。矣。若詰辭靡相磨之義。求多則有勝心。莫多則不求勝矣。

猶云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狎。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

韋氏之園。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

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五昧相奪。非相爭奪也。

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聖人善處萬物。與之俱化。相忘於是非。同

異之辨而兩不相難。故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

相將迎。惟心所累。所以迎之無迎。將之無將。而與人相將迎也。此又以天地為圓造化

為圓。無何有為官。無為為山林與。阜壤與。使我

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

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

耳。凡人將干山林阜壤之間。始必怡然而樂。樂

必有戚戚則來矣。因物而樂。因物而來。之

莫禦去之莫止。全不自由。直以吾身為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

去言去為。道可幾矣。

見者固人之所不免也。遇可見者。若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者人也。其所能者天也。舉

世之人皆不自知。不自能。既謂之人能免之乎。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

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為計日出用

悲已所以至言不若於筌蹄。至為不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齊其所知而不能養

其知亦淺矣。

南華經外篇下

南華經 四卷 李九

南華經雜篇上

庚桑楚

首論至德之人次言養生之術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也

老聃之役

服弟子之役者唐有庚桑楚者偏得

得老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左右之事

之為使

任知與仁矣則非居三年畏壘大穰焉貢

南華經

五卷

乙

與言曰

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楚之所為

而祝之

社而稷之予與推尊之意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

於予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

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大道已行矣楚之不釋然者以天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

至人與道為一體靜虛無為尸居環堵之室其事百姓猖狂不知誰之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

與世相忘也

姐豆予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

釋於老聃之言

今畏壘相與社稷尸祝由我之

弟子曰

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

其體而鯢鰭為之

帝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

其軀而夔狐為之

祥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

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

言巨者不至惟鯢鰭夔狐之小可且夫尊賢授

夫子亦聽矣

然矣夫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

不免于罔罟之患

不舟之魚殤而失水則蠃能

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

是以濟世哉。聖人則渾朴者偏頑高則生類者廣矣矣以濟世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舉賢則以賢相軋任知適以亂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

晝為盜日中穴阮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

舜之間其未存乎下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民之趨利無所復顧而又先

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德遠堯舜

南榮趺然正坐曰若趺之年

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其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

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

亦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耳目心言吾之形近人之形宜無有聾與狂之

學歟矣今謂趺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

慮營營趺勉聞道達耳矣。今教我以全形抱生

耳根入矣耳根入者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

也。終未渾融惡可及化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

固能矣。越雞小雞大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

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

不足以化子。奔蜂小雞大子胡不

南見老子南榮趺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

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道本一致南榮趺曰唯

索之無庸之間此子謂南榮趺懼然顧其後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

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趺曰不知乎。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

也。去其知則人以我為愚用知則反為身之累

可故以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

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求無於有。若汝

亡人哉。其本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

入。可憐哉。欲見自然之適而不可得。南榮越請入就

舍。假館而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好指反其性情

而言。十日自愁。好惡交戰於中。則惑心生。愁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白灑濯。孰我鬱鬱乎。然而其

中津津乎。猶有惡也。言子灑濯。身心工夫。通熟

召求無可求。三夫始為純熟。今津津然。猶夫外

韞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提

將外捷。以皮束物曰韞。開闢之壯曰捷。夫人之

外有所捷。則外捷矣。方應物於外。欲自檢點。則

繁多而不可執。提外既不定。必反而求之於內。

故內捷思慮營營。欲自檢點。則細繆。繆於內。

不可執提。內既不定。必將求之於外。故外捷。

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制方

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

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

加病也。病者能自言其狀。其病猶未甚。甚則不

見病源  
能指示  
之病者  
尚不自  
知

大與飲藥加病何異。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全其純能勿失乎

得於天者。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至誠之道。能

止乎。能已乎。知止知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

自洽而人不能。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

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兒子終

日。嗥而嗑。不嗔。下和之至也。赤子。嗥而

傷其和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之。曰握

必有不伸。曰。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之。曰。握

共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小兒視而

無視。不知有外物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

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或行或居。動而與物

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

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人心湛然如水。非

欲藏結。如水冰而冰。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

地。給也。而交樂乎天。均鈞太。不以人物利害

相櫻。不相與為忤。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儻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人食亦食

樂與人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人異。曰。然則是

謀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曰。然則是

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妄惡。今槁木無情矣。何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心也。宇定則天自來乎。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天光既發。人則慧生。誠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雖見其為人精故明也。而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天必助之。人必歸之。舍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民以非人止也。歸也。

南華經

五卷

七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凡物之可以知者。則可學。可行。可辨。而道不可以知。故學不能行。行不能辨。不能辨精而至於知。故曰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即就也。不即是則拂造化之理。備物以將形。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將而奉藏。不虞以生心。退藏於不慮。不慮之天而此敬中。以達彼中者。敬則應於外。義以方外也。若是而萬惡至者。皆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

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納於靈臺。如是宜足以自全矣。而猶有萬惡交至。則天實為之。非人所致。矣。足以滑成。之德。而以之入其心。其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持者言乎其主也。人心魚主。則虛有主也。而猶有所持。循而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入為失。不能誠已。而有所作乎。事理之情。責則痛。自刻責。廷善。改過。可也。今也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巧自文飾。每更每失。所謂過矣。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

南華經

五卷

八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明有人。誅幽有鬼。而己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主物之者。曰素。有素已而行之。為券內。所謂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之也。無諸已而行之。為券外。所謂求在外者。也。志之所行。無名者。期費多。務得細。大不捐利之而已。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求諸內者。充也。舍已而求諸外。志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在。於判賈人之事耳。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之貌人。見外之富貴。過人。則以為魁然。可尊。而不知物欲相為終始。至於窮盡。而後已。舉一身汨沒於物欲。

情欲之  
以修手  
戈戰

之內矣役役於物苟且求其生於喪身而不恤  
則身且不能容矣尚安能容人哉夫無容人之  
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睽矣  
絕而盡人之類不能與之為徒矣 兵莫憐  
于志鎮鄒為下 心之所謂之志一念不謹則  
下矣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

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陰陽之氣和則生物中  
陽豈能賊人哉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  
心自賊之耳

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通者先天之朴散則分則有成有毀而通  
未始相離則其分也乃所以為通其成也乃所  
以為毀而惡乎分者人心既分彼我則其私也  
必求備凡有皆啼於無而利於求備者但求其

一落邪  
境便墮  
鬼趣

有故知道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應於外者能反  
者惡之 則神神則天矣逆乎外而 出而得是謂得死是  
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 無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 滅而方實鬼之一也  
而不化則此心常死孰是非 天地間有實際通理室而非空滅而非滅若以  
以私心滅之而以實為實則人與鬼一矣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象於有形之中而視  
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 出無本入無竅  
合一德自然而無不安之分矣 出而無本入無竅  
出而生入而死萬物之所由始終實造化 有實  
無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也

究竟主  
死之如

而無乎處 無方之所 有長而無乎本 理在天  
巨今萬世如一曰何其長也然而不見其 有所  
終始故曰無本則本始也則未也終也

如釋不  
二之門

出而無竅者有實 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道無方所四方上下皆  
有長而無本則者宙也 通之性未不窮古 有乎  
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死  
出入皆有自而無形 是謂天門 萬物所由以  
可見此造化之妙也

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 有無不生於有而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又復  
有無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太極未分之  
初無生無死無始無終 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  
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 其次曰始無有  
出亡在外曰喪歸曰復命曰及 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  
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又其次曰有生則有死我雖知有死猶以死生  
有無為一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尻尾也  
物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  
也著封也非一也 楚之公族分而為三姓則若

南華經  
五卷

十

區別一  
移生

罕  
移

南華經

太古之  
移是  
然無  
而何

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三氏有生職也釜底

雖分本之則一何嘗非一哉

曰賦煙氣所聚者似形非形而披然曰移是

生於形也人寄形有生亦備是也

同有此氣而強自分別曰披既有分別則各私

其私各足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謂變其常

也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之說

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為私夫人雖各有臘冬

一足而其所是者不定引人有可移者

謂之臘者之有臘牛下胲也足指可散而不可

散也散置於組器之間自祭時言祭觀室者周

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

息之所觀室者過而造之以為卑高貴賤之分

而不知謂之寢廟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

有寢廟偃之異亦猶移是之不可不定也以臘

於與室而觀則其所為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

之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

乘是非果有名實移是之說起於有生出於有

為名乎孰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

償節質主也節準則也則吾一已之師以此為

亦甘心焉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

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唯其如此故

也若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是蜩與鷺

無人無  
我澤然  
而忘

南華經

五卷

去累完  
德與入  
精微

張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蕩兄則以嫗大親則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已矣足則必以放蕩自責而辭謝之



寵之而可得者無有也。雀適羿則得之以威力致之也彼不適者非威

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山林之士。恬澹寂寞。安生。命之清。又

拒之  
通曉  
言表

自適其適者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  
病何勞哉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  
性命之情病矣內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攀去  
意好惡則耳目病矣目無所見外者病矣我將  
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可涉矣甚焉武侯超然  
不對少馬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以博執求飽得飽則止品  
質與中之質若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曰視  
忘已上之質若亡其一澹朴無為超吾相狗又

南華經

卷五

十五

無見  
其好  
而能  
易入

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  
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方圓曲直動合而  
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喪若喪  
其一卹喪失者惜惜則全無發揚踴躍若喪  
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  
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反覆鋪張其說  
之則以金版六弢太公兵法藏於奉事而大有  
功者不可為數從王之事已有效驗而吾君未

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流落之乎去國數日見其

所知舊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

面者識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者不亦

南華經

卷五

十六

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其

本性之所好也得其所以喜則夫逃虛空即空者

黎藿柱也乎騁生馳又之逕山溪之間馳騁所

之荒荒荒荒踉蹌行位處其空聞人足音蹵音蹵然而

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音謦其側者乎

又聞昆弟親戚之謦欬音謦乎自不勝其喜况久

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武侯本

離失已久一聞真人之言空谷之聲武侯本

聲歎也馬得不登然喜說而笑乎徐無鬼見武

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

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

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

為短。萬乘匹夫所處雖異，其養同也。猶登高而居下，不可以為長短，何貴賤之殊哉？君

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外物之養者，形於中而不自得也。夫神者好

和而惡姦。與萬物同而為一曰和，自私自利曰姦。即物為一情欲自利，則神者病矣。夫姦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君不自知其何病，我欲芳

之者。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

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但民則姑息之政，行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曰始有仁，偃兵則備禦之防弛，雖曰偃之，適以造之。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殆危也。君以此有

凡成美惡器也。有美惡之成，皆為君。雖為仁

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

形固造形，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

變固外戰。凡人心平則克，伐則怨，欲必行矣。此

變固外戰。凡人心平則克，伐則怨，欲必行矣。此

變固外戰。凡人心平則克，伐則怨，欲必行矣。此

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宮。

之門也。壇，猶社稷之地也。言心與心開則一室

之內，皆於戈矛而無無藏逆於得，得則異焉。無得

則無失，故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

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

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巧，機心也。智謀自機巧而

為勝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不知吾之胸次

誠以應天地之憤，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

惡乎用夫偃兵哉？去其仁義之偽，反靜虛無為

命死生皆懸於君之一念。我能不爭而無外戰

何懼夫無之為害，而以偃兵為我。黃帝將見大

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駮乘，張若謂朋

前馬。昆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

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若此指牧馬而言而已矣又奚事焉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

予曰若乘日之車與日俱邁即而遊於叢城之

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人心

神則無方六之內未離於物漸夫為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人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

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

又問小童曰大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

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無害牧馬之道盡矣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言天人可以知士

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

也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一無所試則

招世之士興朝見而天下為已事招搖自中

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有士

勝人之所難勇敢之士奮患中而或武不能

兵革之士樂我枯槁之士宿名上之急功者

之若節若得名而止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之士

南華經

五卷

十九

物而不

得名而止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之士

長於治世者章終仁義之士貴際容心於交際

井之事則不比比合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為也錢財不積則貪者

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貪夫所

不能無為也聖人不能遠時時既我用此皆順

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順其自來之序有變有

易非物所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及悲夫

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

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射以的為期必中的而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東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

邪或者若魯遽有邪以楊朱墨翟公孫龍與惠

不同論當各異而非公是以正之則各其弟子

是其是何異魯遽之於其弟子也者

是其所

是其所

南華經

五卷

二十

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

也冬寒之時不以火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為冰其遠時也甚矣然冬至一陽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夏至一陰生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此雖遠時而猶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

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

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

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廢置也置上置一瑟於室中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官之應官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至吾方

南華經

五卷

二十一

調一絃於此而二十五絃相去之遠者皆動比

之鼓官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總

是以音為音故曰音之君以聲律相惠子曰今

夫儒墨楊東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

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抗其詞以相爭屬

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莊子曰齊人

謫子於宋者其命闇也不以完其求鉏鐘

也以束縛謫謂其不能行者曰謫子以齊而寄之

也至鉏鐘之小乃束縛而保護之惟恐其其求

壞何愛子不如愛物乎彼固自以為是矣其求

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亡也子亡在

閱而乃求不出境終亦遠亡而已夫楚人寄而謫闇者夜半於

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

於然也病足而為闇者曰謫闇以楚而寄於外

岸而與舟人相鬪忘其鬪已之思而成仇怨矣

自是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

也音亞白泥也漫其鼻端浸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鼻端固難斲而垺薄為尤

而鼻不傷可謂巧矣然使郢人立之不定匠石

石雖巧何所復施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宋

南華經

五卷

二十一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

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見有惠子

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

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

託國之問公之意固已屬意於叔牙矣仲以庶

可其為人素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其人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要束其君以致聲譽乎君。下且逆乎民。孫人以所難強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忘其勢而下畔。使人忘我若畔

而夫愧不若黃帝。脩道曰皇脩德曰帝人有不

之也。愧不若黃帝。使人皆於道德已之心也

而哀不已若者。不若於已心者則於之

德分人。使民各得也謂之聖。以財分人。使財不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察察勿已則隰

朋可。吳王浮于海。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

棄而走。逃於深蓐。有一狙焉。委蛇自得攫抓捷便

狀見巧。自見乎王。王射之。敏給射之失搏捷矢

之狙執死。命左右齊射之王顧謂其友。顏不疑

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

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

董梧。以鋤其色。驕矜之色足以取禍去樂辭顯

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

大綱鐘

嗟。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

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尤者言夫子於人物

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之

南華經

五卷

二十一

南華經

五卷

二十四

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此指夫子一指自然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  
而此指夫子一指自然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  
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德者先天下而後  
德者先天下而後  
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雖有強辯亦不能舉之  
雖有強辯亦不能舉之  
以示名若儒墨而凶矣。今之不能同舉其類不  
今之不能同舉其類不  
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名也。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已雖有善  
名也。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已雖有善

也。一身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  
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  
太，而况為德乎？有大之名則不可以為大。夫大  
有大之名則不可以為大。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內備者無心自然而已。性分之  
內備者無心自然而已。性分之  
可含置而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  
古而不摩。順古道而行。大人之誠，誠者不勉而  
順古道而行。大人之誠，誠者不勉而  
誠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  
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梱也為祥。子綦瞿

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  
方歟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  
今夫子聞之而泣，是樂福也。非望之福有道之  
非望之福有道之  
梱有國君同食之慶，常人方自幸，子則祥矣。父  
則不祥。子綦曰：歟，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  
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  
未嘗為牧，而群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鵠生於  
突。要若勿怪何邪？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群與  
要若勿怪何邪？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群與

則非所得於室中，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  
與之邀樂於天，自樂。吾與之邀食於地，自養。  
他求，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  
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  
之償焉。有功於物，物乃償之。此其常也。今吾無  
有功於物，物乃償之。此其常也。今吾無  
不與物相撓，世俗之福償之，殆怪也。凡有怪  
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  
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



治者無心不為  
有知有  
知適以  
偽偽

通事經

偽偽則  
富熾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朋之則易。於是乎朋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相為盜獲。則之而鬻於齊。為鬻者食肉之相。驗矣。則之以其易售也。渠公之街。臨街之門。為也。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爭尚之。象故禍。后世。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治天。力或不及。不免繼之以偽。偽出而惠害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愛利出乎仁義。捐與忘。而不知帝力。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仁義本以之何有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愛利乎斯。世而人之親愛我者。凡以利賴。夫仁義之行。唯我。也是以利之。衆情之寡也。且假夫禽貪者器。且無誠。明非以誠而有為。且假夫禽貪者器。貪。離本無厭心。假之以。冒弋網罟之。施其害物也。滋甚。民之利。類於上。何有厭心。招之以仁義。愈貪而愈。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覲。割也。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不克朴。下所同矣。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故曰。一覲。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上曰。外惟高。出其上。而後知有心利。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子卷

二十七

三升之  
人品雖  
殊而失  
性命則  
一

南華經

五卷

子八

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是矣。而未始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需。見自足之人。既以自媚。姝。為美。一知天下有至足至美者。在需需者。豈是也。干。汚。而不知禍。故以承。名之。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之曲。虛。曰。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巳。與。豕。俱。焦。也。安。方。自。以。為。將。屠。而。幸。之。與。之。俱。焦。喻。人。之。托。身。於。權。勢。一。旦。與。之。同。禍。患。猶。豕。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問。其。心。於。富。貴。之。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婁。婁。若。舜。也。以。為。名。人。皆。歸。之。而。反。為。所。害。終。身。勞。辱。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不。能。自。口。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弄。聞。舜。之。賢。舉。之。童。山。不。止。阜。木。曰。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婁。婁。者。也。內。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之。行。必。羶。也。而。後。先。華。之。其。衆。之。者。與。其。可。以。保。我。子。孫。黎。民。而。舜。日。旋。業。於。萬。武。之。頃。不。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得。休。息。以。為。所。害。矣。

三輪可  
稱奇絕

則不地。不地則不利也。神明不測曰神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和同  
因不和而處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  
則所損多矣。內自溫煬曰煬謂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言無  
於天。下無甚親。甚疎。養其德以順天下之去來  
庶乎得以全吾之真矣。以其無假曰真。即神也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微物也而有  
不能忘情於物矣。羊至愚也。猶以氣。墮而聚。蟻則  
以目視。以耳聽。以心復心。於深渺而得所  
謂見聞。知者則與物若然者。其平也。繩  
相忘。所謂抱德煬和者。則與物若然者。其平也。繩  
其變也。循。如繩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虞若循

則不見事物

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

不以人入天

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

不以人入天

非成

有失常之變。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以已與之也。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  
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可生可死不以死生為得  
失。則無增減。所藥也。其實重也。為頭枯梗也  
雞壘也。也。芥零。其稀苓所謂進也是時為帝者  
也。何可勝言。他醫者制藥各有輕重不同可勝數  
用則為賤。在世則為貴。不勾踐。越王也。以甲  
楯三千。棲於會稽。名唯種。大夫也。能知亡之所  
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以愁。勾踐。大夫種

事物之  
不主

能報吳以成恢復之功而存越於已亡之中而  
其既也。反以殺身明於謀國。暗於保身。人固無  
全智。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也。短則不宜。自有節。節者止而不過之意。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請也。只也。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櫻也。恃源而往者也。風與日吹而晒之則其水  
損。而櫻拂以水。有本源故也。苟為無本其涸也  
可立而。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  
守物也。審。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而

南華經

五卷

三十一

六塵六

皆理之一定。而不。故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  
可移易者。故曰。審。故目之於明也。殆。目眩也  
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之於聰也。殆。物交物  
而巳。所謂人。凡能其於府也。殆。靈府一物  
心惟危也。凡能其於府也。殆。不審一有所能  
靈府。非殆乎。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  
方其未始。而改之可也。一成。其反也。緣功。由  
不及。改而禍日滋。多矣。萃積也。其反也。緣功。由  
自取。以功。而禍日滋。多矣。萃積也。其反也。緣功。由  
狗彘。喪心。耳豈物能殆人。其果也。待久。殆之成  
夕之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此身之為害  
喜如得。故有亡國戮民。之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  
重寶。然。故有亡國戮民。之國。指吾身。民則指吾身。  
謂也。無已。不知問是也。以坐視而不救故是

不空而空是也。顏滑有升降上下曰滑實即化育

以神其交則氣味薰蒸必將顛迷於富貴之地

非徒無益實相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損也。故曰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暘者得風其冷如風。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楚王自處嚴處人刻。非我所能言也。唯正人能撓君之佞。惟佞人能撓君之正。撓屈也。

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士則化尊為卑矣。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與人並立而

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  
彼其之子。歸而家居。父子以正恩義。以萬從容服。祿而施之。在鄉在家。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人之度量相越之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  
知其然性也。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不見已外。不見物。我為一。固周盡矣。而其一之妙。又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施而為之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搖作即動也。性則致命矣。言靜而歸根。復命動而攝。搖與作皆合乎天矣。天者萬物之無心。聖人愛周萬物而無情。所謂師人則從而命之也。則聖人豈知為聖師也。

我人從而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  
名之可。而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

若之何。及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百年之  
中。所以行我何我。方欲行而命。生而美者。人與之。又尼之。人亦無加之何矣。

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

亦無已。性也。妍生於地。若不與之。雖不為之。告  
不聞。而其美者終。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不因之為加損也。

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  
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

性也。聖人不自知其愛。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  
性也。聖人不自知其愛。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見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

見聞聞者也。父旅而歸。舊都望之暢然。況見  
其九。猶之暢然。況見。父旅而歸。舊都望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父旅而歸。舊都望之暢然。況見。

面自國。吾心固有之物。能不暢然。喜乎。本末  
舊都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所望之聲。可。送奏之樂。則可以新一時之耳目矣。冉相氏

古聖得其環中以隨成。也。聖王未始有物。居虛  
王也。得其環中以隨成。也。聖王未始有物。居虛。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

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始終如一。古今無間。與  
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始終如一。古今無間。與。

魚何天 魚何人 始何物

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常不化故能化  
 化也世之有為者何不施舍其所為乎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師天者無心而順應殉物者有情而私惑殉物  
 則不得之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  
 師天矣  
 天未始有人天無為也人有為也非惟無有為有為之迹併其無為者無之故曰未始  
 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物迹也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併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  
 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廢也作乎斯世未嘗  
 不與人同於人所行之備而不漁泥著而陷溺也  
 俱備而不著其合之也若之何無道為一明不求自合若有心  
 求合則不可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  
 得而合矣

南華經

五卷

五

庸心於  
鳥名

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卿官名。湯得門尹。  
登恒為之傳。而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其  
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耳。  
名羸法。之。此也。羸餘也。見名乃  
身外長物於本分何益。得其兩見。身與  
二有心於為名。則不得。  
其混然之一。故得而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  
言尹之相湯。為司其名。而孔子方容成氏曰。除  
且鑿其思慮。以為時君之傳過矣。容成氏曰。除  
日無歲。歲之得名。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逐  
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  
歲無內無外。外之名因內而生。魏瑩與田侯牟  
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  
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

蹂兵息  
民所謂  
王基也

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意王忿齊威之背約而君行賊盜之事此犀首耻之而行使刺之是以萬乘之顧攻之也犀首官號衍其名也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而走然後扶尺其背折其脊。說吮拊背之意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魏誠非齊敵而衍顧為誇大之言此季子耻之而以築城為喻言十仞之城勢已重成而又壞之祇胎役者之苦矣今魏休養七年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重成之績也而犀首教之用兵非壞其已成之城乎。華子聞而醜

南華經

五卷

素

又進一步法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之醒謂暑一伐字則皆急於功利而未知道故以三者皆為亂人若求之於道則兵不必言矣惠子聞之而具戴晉人。戴晉人有道者也故惠子見之於王以玉未知道故以諭之於道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蝸牛小矣而左右兩角之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觸蠻則又小之小者萬逐壯。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知所爭  
之至小  
則進於  
不爭矣

以常情觀之何小非大以通觀之何小非大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太虛之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跡所及為通達之國。謂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今以四海為大。以太

虛視之。若有若無。至微。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其小矣。梁其視魏。魏其視梁。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則又小矣。王與蠻

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天下固一。王與蠻氏。固一。禍變也。矣。以異哉。故曰無辨。

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若然。自失者始知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

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噤也。吹劒首者。呖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管猶有噤。比之蕭笛。雖無音。而吹之。然過矣。全無聲也。見說仁義於孔子之楚。舍於有道之前。皆無所容其聲矣。孔子之楚。舍於

蟻丘之漿。地名。夫子舍於蟻丘。賣漿之家也。其隣有夫妻。臣妾

登極也。乘屋也。者。子路曰。是稷宗稷。稷。鬻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狀。貌

之。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是

自埋於民。自藏於畔。自隱於民。不為可見之行。畔。鄰也。藏於此。鄰人亦不知之。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也。

後上者不自見蓋亦武於道者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雖頹而心則無窮。其口雖言而心則常默。方且與世相違。而不屑與。雖假者俱深藏而不自見。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

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亦知吾之知彼也。必將屬王召之。

矣。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彼將以我為多言之不遠。佞也。唯恐潛藏。而何以為存。言其必去。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人逃世也。如此。長梧封

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耕之不善曰鹵。耕剛鹵之地。其功必倍。所謂治民焉勿滅裂之。不善曰滅。裂所謂滅。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

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易其鹵莽滅裂之為。而

之深其耕而熟。穫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收入之多。故食足。夫耕。得不善其報。如彼深莊耕。易轉其報。如此見功。當深造。不可作報。

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

之所謂。適其天。適。其自離其性。離其無滅其情。然之天。離其性。生之性。滅其情。

之所謂。適其天。然之天。離其性。生之性。滅其情。

之所謂。適其天。然之天。離其性。生之性。滅其情。

臧其順亡其神亡其靈應之常亡其神亡其靈以衆為如此之人故國

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欲惡熾。天理滅。真性日漓。漸漸

去之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精氣散逸上潰下漏不知所出漂疽

疥癰所謂潰也內熱溲膏所謂渴也是也。性得其養則形神俱妙失養則形

形神俱病  
理之常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

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

幕之號天而哭之鉅遊至齊見罪人而哀之故幕之泣之也曰子

南華經

五卷

三十九

乎。子乎。天下有大盜。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

為殺人。莫疑辭。言子之罹此辜者。無乃為盜乎。母乃殺人乎。所以致此者。必有其由。

榮辱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五

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

欲無至此得乎。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太古之治也今

尚名則榮辱立尚利則爭端起立人所病而使

不可得也。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

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古之人君動必責已得與正本不在民也。而以爲在父失與枉本不在已也。而

以爲在己一物之失其則則曰匹夫不獲時予之事其責已也如此今則不然。匿

爲物即物來也而愚不識藏其物而不言大爲難而

罪不敢大爲難行之事而不敢者爲罪重爲任而罰不勝遠

其塗而誅不至不量人之力不計人之程強人所不能而乃罰其不勝誅其不

下車之泣大類如此

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人人竭知殫力猶恐不足以避誅而以偽

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

乎。凡偽生於不足力不足以勝上之任知不足供上之用財不足以應上之需則偽也歎

也盜也皆不足故也民  
之所以不足誰之責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

南華經

五卷

四十一

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

之非猶未化也至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  
十年亦非矣凡人之子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

而卒欲之以非若蓋非在事前覺在事。萬物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

可不謂大疑乎

皆尊之至其所不知則常恐其  
虛而莫之持茲不亦大惑乎  
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此則所謂然與



然乎。始乎自疑終乎自決仲尼問於太史大搜

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

家之政。田獵畢弋。田獵之能不應諸侯之際。無交際之禮也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按法靈之義有二。一也。公之所為如此。而不損一也。德之精明。以靈謚故夫子問焉。大搜曰。是因是也。人

是而。是之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鰌奉御。召對也。而進所之。處搏幣而扶翼。

執其贊見之。幣而公使。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

人扶翼之言有禮也。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

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當人欲橫

良知之天。猶有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

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

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子孫不可遠。

所奪見未生之前此。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

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太

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

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聚井為丘。陵聚丘為里。也。合丘里為姓。名同為異。非如合異以為同。

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合異以為同

萬物同散。同以為異。具一理。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合百休以為馬。一休之上無馬之名。散同以是

為異也。立其百休。乃謂之馬。合異以為同。是

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山積水

成河。異者不合。大人合并而為公。合萬物之異

同者不頭矣。大人合并而為公。而總歸於一

有正而不拒。外入者聽言者也。內出者立言者

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者。吾心雖有所主。而不

不賜故歲成。四時運行。各殊其氣。天實率之。五

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五官之任。各殊其職。君

而國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文武殊才。可用則

為全備。萬物殊理。道不私。萬物之性。各殊其理。

故不。故無名。無私。故無我。無我。無名。故無為。無

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

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拂者。世變遷禍福。無常有。所

也。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人各以私意。自

有所正。反有所比。于大澤。首材皆度。觀乎大山。

木石同壇。大澤之百川合而為一。居之用異。而

異也。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之

乎。通本無名不可以同異名少知乃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物不止於萬而以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在天地在陰陽可以言道無名亦因其大者大而不名之不可以同異盡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今既有同異之名矣。將得與無名者此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可得而合者。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萬物之生何太公調曰。陰陽相照。太極既判陰陽乃起。象著明所謂照也。相蓋陰陽互藏相治。陽舒陰慘治也。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生代欲惡去就於是橋高起雌雄片謝循環不窮。是庸有萬物乘氣機以化生有則有也。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有常矣。安危禍福緩急聚散因之名實隨序之相理。後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情既起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因之名實隨序之相理。後相隨之謂序相。橋運之相使。橋則來之以行運屈伸若成。窮則反終則始。為始此萬物之必有使之也。

片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之盡知之至極來只說得个物字故曰極物。觀道之人不隨其所發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通無名相安有廢起究竟到無無自然謀。斯止矣夫復何言。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季主莫之為而為者謂無以宰之也。接子主若或使之然者謂有以宰之也。二子之議孰當孰否問之。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所知各有所不同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如鴉犬然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二家之說固於物也終不免。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為則虛。謂有以司之者則過於實謂無以主之則過於虛。謂其有則名實俱有而圓於物之中謂其無則名實俱無而圓於物之外。不可言不可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萬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未生之於物不容不生既生而死不可阻。理在眼前初非甚遠但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莫為皆疑情也。世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之疑方假此而退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

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動之始而觀之不見首即既止之時或使莫為

言之本也與物終始立言之本始終要在物上

道不可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為有則著於色相謂道為無落於邊見道或使

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論皆偏而二

終日言而盡物言而盡道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經

五卷

五

無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言之不可然

外物徇外則伐生損道有鈞利者有盜儒者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于江長弘苑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至也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愛而曾參悲

外物之來木與木相摩則然

而於木禍其必尅也金與火相守則流

五行

雷有霆水中有火

陷而無所逃

不得成

沉屯

利害相摩

火甚多

衆人焚和

畫

河侯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來有中道而呼者

問之曰鮒魚來

臣也

南遊吳越之王

忿然作色曰

我無所處

南華經

五卷

五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

河侯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來有中道而呼者

問之曰鮒魚來

臣也

南遊吳越之王

忿然作色曰

我無所處

言此曹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任公子為大

鈎巨緇五十犗音界也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鈎鎬音陶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千里之人聞而憚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

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音推小才諷說之

徒皆驚而相告也知其常而不知其異見其小

夫揭竿累蠲灌漑兮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合其辭以干上求其於大達亦

速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

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自上語下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

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者也接其

鬢摩音壓以手其顙音頂儒以金椎控其顙音上

順下曰音口旁徐別其顙無傷口中珠音禮先

其子弟徐取其珠而欲其無損或貳老萊子

其子弟徐取其珠而欲其無損或貳老萊子

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

而趨下上脩下促末僕而後耳視若營

四海萬口以憂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

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去其矜持外飾思慮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

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

弗及邪女之窮如此豈命固當窶耶惠以歡為

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以思惠結人之

得者觀行也中民之行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交結以昏蔽所謂中民之行也與其譽亮而

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亮桀兩忘則反無

非傷也動無非邪也吾將反斯世於唐虞而不

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於爾聖人踐踐以興事以每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子自宰路

名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音保

且平

且平

聲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衆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剗龜七十二

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南華經 五卷 四十九

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音題。胡一。去。小。知。名。海。河。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而。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大。知。明。矣。不。於。其。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能。言。兒。不。待。教。而。自。能。言。者。處。也。也。人雖有知。亦。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

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世。以。有。知。有。能。為。用。而。始。可。與。言。用。矣。乃有用之。所自出也。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也。之。致。黃。泉。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也。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

用也。亦明矣。而。不。能。行。矣。無。用。之。用。非。天。下。之。大。用。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

遊。且得遊乎。遊。即。遊。也。不。遊。者。胸。次。酒。然。一。遊。者。塵。根。太。重。世。緣。難。斷。雖。欲。遊。之。不。可。得。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篋而不反。火馳而

不顧。流。遁。者。逐。物。而。忘。決。絕。者。離。世。以。自。高。不。顧。此。皆。為。一。曲。以。至。陷。溺。於。世。味。如。火。之。馳。而。不。能。回。光。返。照。也。若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雖。一。時。之。賤。名。為。君。臣。沒。身。之。後。貴。賤。何。異。故。至。人。等。為。浮。雲。視。為。僞。來。無。轍。迹。也。夫尊古而

南華經 五卷 五十一

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

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古。今。直。波。逆。耳。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何。算。古。卑。今。為。耶。至。人。遊。於。世。而。無。所。偏。倚。順。於。人。而。不。失。於。己。於。世。之。教。雖。不。屑。屑。焉。學。之。目。徹。亦。不。失。其。意。而。不。波。也。彼者外之。詞。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

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雍。雍則哽。哽而不止。則

蹇。蹇則衆害生。人。之。耳。目。口。鼻。不。為。聲。色。臭。味。蹇。則。哽。而。不。通。不。通。則。相。蹇。蹇。則。為。眾。害。生。得。失。交。戰。衆。害。困。之。以。生。也。物之有知者。特

六根門頭

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月夜無降。人則顧塞其實。物之有生。恃此中息之理。存焉者。寡。天之穿。透。靈。光。若。日。夜。無。人。胞。有。重。閤。音。限。顧。自。塞。其。實。所。以。降。而。不。殺。也。必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娭。美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胞。肝。膜。也。重。閤。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清。靜。之。中。常。與。太。虛。相。游。行。故。曰。天。游。室。有。空。虛。以。異。尊。卑。不。然。則。婦。姑。勃。娭。矣。勃。娭。爭。也。儀。亦。空。意。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相。奪。元。神。不。勝。其。擾。欲。求。幽。靜。自。安。故。見。德。好。乎。名。名。溢。乎。暴。上。大。林。丘。山。即。以。為。善。也。德好乎名。名溢乎暴。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也。謀稽乎諒。賢知出也。表暴不藏。則名之溢也。

南華經

五卷

辛一

人之治

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誰。急。也。御。下。急。當。之。故。用。稽。彼。此。交。爭。則。智。謀。所。由。出。也。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果。實。喻。成。也。求。衆。事。之。宜。而。春。雨。日。時。皆。木。怒。生。銚。鐻。耦。於。分。職。以。任。事。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當。草。木。奮。然。而。生。之。時。脩。田。罷。以。受。夷。之。則。草。木。之。得。雨。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賊。音。剪。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人安。然則去故即新。而失者可補。而全之。屏去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養老。事之急。遽。而。以。鎮。靜。應。之。則。一。止。可。以。止。衆。止。而。事。無。不。理。矣。此。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耳。若。夫。佚。

者未嘗動且繁熾且擾也。所聖人之所以駢駢駢駢以不問也。所即其無遠之所。聖人之所以駢駢駢駢。

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駢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駢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聖而不言。神聖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賊者。尊人之觀。聽問。

毀而死者半。演門地名。善毀者也。以孝而得爵。其黨人。

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跋於寡水。諸侯弔之三。

南華經

五卷

辛二

年申徒狄因以陪河。許。由。避。光。紀。他。聞。之。而。跋。自。沉。好。名。之。累。蓋。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釜。蹄。也。跋。鄙。薄。之。義。釜。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釜。蹄。者。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未。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蓋。有。以。餌。魚。者。蹄。免。豈。可。以。取。免。者。既。得。則。無。用。矣。以。言。寓。意。得。意。則。忘。言。矣。惟。忘。言。之。人。可。以。行。不。言。之。教。而。與。之。言。矣。寓言。首叙言有三。次言拘係無足取。又論功。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日出。和以天倪。立言。有此三種。天倪。天理也。謂以。寓言十九。藉外論。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

明寓言之故

明重言之故

南華經

五卷

五十四

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印證外者謂已之言未能

比物如父譽其子以求婚則人必不信故借非

父之言以為信我之藉外姑有托以答人之信

耳此非吾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

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之。人情喜其與已同惡其與已異同則是之

異則非之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借重古

人之言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

年耆者是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我以為耆艾為重者以而

聞先於我非以年也

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信之而無厄言日出

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厄言酒厄人皆可

曰厄言日出日新之謂和如和羹之不言則齊

和曼衍游衍自得以此消歲月也。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至齊

異則紛然不齊吾復以言齊之以我所謂之齊

齊彼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易若以不言待其

是非不論同異言而未嘗有言也有自也而可

明厄言之故

南華經

五卷

五十四

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

天倪就得其久。凡人所謂不可然不然皆有

不然無不可者可得而察所以能久也若非我

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而與之同為是非寧能

遠矣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

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又自物理

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始乎一氣氣聚則生

氣散則死循環相禪莫可此擬要於不齊而有

至齊者在所謂天均也均同也莊子謂惠子曰。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

子勤志服知也。勤心以從事於莊子曰。孔子謝

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

靈以生。才即降才之才大本即太初也靈知覺

復返也人莫不復此靈覺之性以有生

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

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鳴則合條律言則合法

是非皆合其宜此儒者之事使人乃以心服而

直服人之口而已惡足言化不敢誦。定天下之定。

至於使人人心服而無以定天下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曾子再



仕而心再化。謂心化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後仕三千鍾。木泊。泊不及也。謂以厚祿不及其親也。吾心悲弟子。

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

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

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縣係也。謂魯子

罪否已縣者，即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之

何大何小？任其去，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

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

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七年而天成，八

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野，逐其朴也。從，順也。是，非也。

好惡無所逆也。通者無我，無人無障礙也。物如

鬼入與鬼同，其屈伸天成，與天同，其造化天則

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入於大妙，與道

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生則有為，死

生之見自私者也。若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

有死矣。生而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

存，以其無私能成其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有自而

逐無形，始見其有像，見其無故，舍情之類，不

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否？休道窮神不知

有生，死惡有所適，惡有不適，而生忻戚其間耶？

無係則  
無哀而  
觀一

南華經

卷五

五十五

疾而有  
不亡不  
可執者

造化之  
測度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歷數，謂日月

者，以是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

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

也？若之何其有鬼耶？以無命耶？窮之不知其

見其所始，以為無鬼耶？屈伸往來，氣化之不可

知者，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

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

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若頭之謂，謂率然也。謂率然，而此問也。罔兩

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隨人而已。率然，而

以此辟之，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火與日

吾也。陰與夜，吾代也。遇陰與夜，則代而隱，而

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形也

吾之所待者，非影之所自出乎？然形之

動又有造化主，張之非彼之所待乎？彼來則

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

強陽。強陽者，又何有問乎？陽，則與之俱強

造化自然，而然莫知所。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

以然者，又何有問乎？

南華經

卷五

五十六



夫負簍戴攜子。夫以背負妻以首戴共携其子而逃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

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居。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

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

父可謂能尊生矣。尊生以身為重外物為輕也能尊生者雖

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身不

此言不以外物傷生。却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過則傷生。貧賤者迫於利。利失則累形。此二患乃所謂尊生也。

也。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

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

之。逃乎丹穴。南戴日。為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

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

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

乎。我為君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

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搜無意於國故可託以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

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

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

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

子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

何也。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憂身傷生。是亦重於臂矣。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

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

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

也。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

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誤也。謂之為形累也。而遺使者

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

治身其終餘以為國家其土質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聖人之生也土直精粗之意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在聖人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不令志下國家矣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

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謂往也為指事言隨珠彈雀失其輕重矣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

南華經

卷五

四

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適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果因人言而遺非知已也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者亦可信矣所以不受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怨責因國人逐捕拘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小官說名也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反國反爵各得其本分矣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

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南華經

卷五

五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窺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

褐以為塞。壁中鑿以取明曰。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素。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原憲華冠緹履。不尋根曰。履杖藜而應門。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希世以

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借仁義以文其

惡也。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

南華經

六卷

六

無表。緼袍絮衣也。無表。外破而露其絮。顏色腫噲。虛浮貌。手足胼

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今之袖破故肘見。履敝故踵決。曳綖而歌

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矣。不以養身之故累其心。不逐外物以勞其形。通者無為自然之謂無心。故近通孔子

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

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

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

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

累也。足乎己無待於外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在我者不為人所奪。

得則外物之得。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不以人為貴。

失不足喜。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不以人為貴。

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謂

其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

居乎魏闕之下。魏闕則不能忘情於富貴矣。在柰

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知生之為重。則生之外無足重者。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

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未能自勝。不如順之。而

之矣。起為緣。管而神。神惡之矣。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不能

始得年。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又一傷。重傷之人。無壽

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

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年以公

難。雖未至於道。已有向道之意矣。孔子窮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不糝。純菜也。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

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

南華經

七卷

七

周園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孔子之宋習禮

子之困

殺孔子故伐其樹商周者周之都夫子者無禁

有商之舊地舊民也藉陵鑣之意

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

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

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

君子固窮斯志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

南華經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

以知松栢之茂也松栢之茂以歲寒而知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

抱然削然孤高之貌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

託為子貢之言

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

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潁陽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壯人無擇壯人無

此亦寓言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

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

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以畎畝之夫而遊堯之門

一身可矣而又欲汗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

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

瞽瞍先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為之意忍

古之隱者而投

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

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

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厄湯又讓瞽瞍曰

南華經

知者謀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

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

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

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

吾道

故曰非

齊之也

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



天子來  
通於路

路述夫  
子之什

南華經

者之辭

其才  
德勇力

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

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自如明星。髮上指。

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言妄稱文王武王

之冠。謂木枝之皮以為冠帶死牛之脅。以牛皮

也。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

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

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

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謂與下季相親願望

履幕下。一見於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

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

展其弓。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

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

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

外能辨諸物。辨名物也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

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其才  
德勇力

夫子者  
天不得  
臣諸侯  
不得受  
臣理代

南華經

正辨足  
飾非

風  
叙太古  
湯朴之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

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

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

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

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

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

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

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

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

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

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

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

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

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漆鹿之  
戰征伐  
所自起

漆鹿之  
戰征伐  
所自起

漆鹿之  
戰征伐  
所自起

南華經

不卷

十

農之世。則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  
 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  
 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  
 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  
 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  
 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矣。天下何  
 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  
 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  
 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  
 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東門之  
 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  
 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  
 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舜不孝。禹偏枯。謂胥手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聖烈

名士  
名規  
夫如

南華經

不卷

十五

王拘楚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詳論之也  
 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  
 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  
 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  
 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  
 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  
 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  
 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  
 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  
 乞者。有求於人。皆離名。離也。泥。輕死。不念本。本。直。性。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

聖人與  
俱不能  
化而入  
者

南華經

卷

十

柳下季  
之

子張之  
為名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

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

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

養其壽命者。皆非適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

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

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

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

有行色。得微也。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言若已前言

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

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

不為行。何不利之媒乎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

任。不任則不利。信如獲上信友之類。信則人任

名與利奚。自而來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

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

乎。可反之心。以自審。豈真有見義理之當然。而不

尚得之  
意主於  
為利

南華經

卷

十

言行之  
貴賤  
無定論

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以然諾取夫名

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

抱其天乎。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即抱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

聚。臧。積聚也。聚之人。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

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

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

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以臧聚而比之

相而美之。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士而能修則所貴在我。如之何。

其不。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盜賊

脩耶。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盜賊

人之所賤。小盜則小利。大盜則大。諸侯之門。義

利行之。惡者果足賤乎。不足賤乎。諸侯之門。義

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

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

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

乎。故書曰。執惡執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白

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義而孔子受其幣。使夷吾孔子立論。必賤二君之所為。而行則臣

而下之言與行大相悖矣。子張曰：子不為行，即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

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子張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紀五常也。六位，謂親戚君臣上下長幼之別。五君臣父子夫婦也。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

滿以仁義之名求利，我但為利而已，不假矯飾之名也。為之名求利，名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不順不監。吾且與子

訟於無約。訟，質成之意。無，約假設之名也。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殉，利殉名雖清濁，不同然捨其所當為，而為其所不為，則一而已。故曰：無為小人，友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

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天，自然自有之極，非枉非直，而觀東西南北，論是非執圓機以運之，大要無轉而行，其操無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成而義，不以一將失而所為。然本真無赴而富

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趨赴於富，求徇其成，比干將失其自，然之天矣。

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比干至忠，信廉義之言，為實公也。期必無忌，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張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

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

以我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行有求富貴之心，而不敢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察其胸中，全無定主，則隨俗化同，流合汗之名，利豈長生之通慘，恒之苦，恬愉之安，不監於體安身樂心之道。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南華經 卷之六 十九

此段為  
貪者之  
言無足  
不謂其  
也

有餘不  
足之分  
內外之  
辨也

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求富貴之人其  
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矢為為而不知所以為  
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知有  
而不知有天理雖至貴為天無足曰夫富之於  
子猶有損身之患况其下手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  
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  
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語其美利  
之極難聖用謀而謀者至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馬非  
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

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就能辭  
此皆出於天性之自然天下之人知和曰知  
難衆以為非我安能辭而避之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  
無以為故不求知者之所為動以百姓自處不  
不求不求故不求也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  
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  
廉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  
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廉貪之實非以迫外  
以為廉謂棄其在外也

聖人不  
自名而  
反害於  
性命辭  
而不受  
非要譽  
也堯舜  
為帝而  
名滿之

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有餘而棄不足  
非在外也反而監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貴如  
天子富以天下直外物耳以儉寄之物驕人戲  
聖人不豈常度哉故計其遠度而慮其堯舜為帝而  
自名而反害於性命辭而不受非要譽也雍揖遜也  
名滿之雍揖遜也不以  
所謂有天下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而不與也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  
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此可謂

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無足曰必持其名  
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也必持賢知之名苦體絕甘甘旨儉約以養  
生何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  
財其甚者也平則能保滿則必今富人耳營鐘  
鼓管簫之聲白噪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耳淫於聲口噪於味遺其  
手骸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骸或洩於下貪財而  
而為溺行負重而登高可不謂苦乎

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勢竭而溺。體澤則馮。氣而馮。可不謂疾乎。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積聚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可不謂辱乎。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滿心感戚。惟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內則疑

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虞。內則周其樓䟽。外則盛其樓。以眺遠者。請取也。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

南華經

卷之六

二十二

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此而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物。不可得矣。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當此之際。名利俱失。纏綿其身。心而爭此賈福之物。非惑而何。

說劍 舉大明小諷諫之例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夾門。門者蓋三千人矣。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幾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

惛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則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以此為從者之奉。夫子弗受。惛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傅曰。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

南華經

卷之六

二十三

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蓬即首如飛蓬之謂。突者髮之冠也。曼胡之纓。曼胡之纓。髮之冠也。短後之衣。短後之衣。衣短於後。瞋目而語難。語相詰難也。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勢必服也。願得試之。王曰：  
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相戲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  
於殿下。乃召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  
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  
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

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  
周宋為鐔，韓魏為鉞，劍首曰鋒，乃曰鐔，背曰鏑，包  
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刺以五  
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順  
行之理，以日為德，以月為刑，日此劍直之無前，  
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自然。此劍直之無前，  
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  
地紀，形容其大，意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  
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直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鉞。諸侯以一  
士者，民之望也。智勇居先，以為鋒，清廉居後，故  
為鏑。賢良之望也。幹故為脊，心直國之紀，故為鐔。  
行者故為鉞。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  
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  
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上法天  
中，和民即天時。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  
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

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  
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  
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  
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  
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環其所止之莊  
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  
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劍士忿不見  
居之。



漁父

大意言不宜分外求世  
惟守其真而道存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

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

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

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

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

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棟選其理

南華經

卷六

二十六

以教。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

曰。非也。侯王之位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不告而去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謂其離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投竿。而引其船。顧見

孔子。遠鄉而立。孔子反走。而後進。再拜而進。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即微言也

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言以終也。謂終其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

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

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

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言此理乃

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釋去吾所有

之經者。緣陳之謂。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

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

位。相侵。其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

南華經

卷六

二十七

無所陵。一官各治一職。人人各故田。荒室露處。

食不足。徵賦不屬。謂不相陵奪也。故田荒室露處。

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

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

臣。國家昏亂。士技不巧。責職不美。春秋後倫。倫

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戾。擅相據伐。以殘

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

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

天子以天下為

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

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

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已事而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不使之言而強進希意道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

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親而賊害之交稱譽詐

偽以敗惡人謂之愚私為欺詐譽所不當毀者曰

愚愚於心者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

之險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類適無善無否皆

之險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拔

之以長其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亂身君子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美大之功所謂功也專知

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用私智獨擅其事侵

也見過不及聞諫愈甚謂之狠狠狠者拒人同於

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矜他人有善

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

遂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園於陳蔡丘不知

正所謂經手所

定已深

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懷然變容曰甚矣

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

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

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

以息迹處陰處靜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辨

仁義不察同異之際是非之觀動靜之變隨時

適受與之度辭受理所惡之情和喜怒之節明

性理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自然則物我不對立而無

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

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

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

諸誠感動於外有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

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

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

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

南華經

南華經

六卷

二十九

不有其功則其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味無擇也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與

其易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為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

天而恤於人憂不與人合也不知貴真不知天祿祿而

受變於俗以世俗之祿為祿而故不足惜哉子

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

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

南華經

六卷

三十

之服役比之弟也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究其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

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

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

而去延緣葦間岸而去也顏淵還車子路授

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後敢乘子

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

人如此其威也威畏也言如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犁逆立相對而而夫子曲要磬折

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

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

湛於禮義有間矣言其沉酣於禮而樸鄙之心

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

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

得其真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故長傷身此則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

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

敬乎萬物之生死皆在一道之

列御寇去矜能莫分辨忘言息巧消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以賣餐之案止取其半之值

列子驚之盛德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

若愚也人知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

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解內

南華經

六卷

三十

不尊不

則不足

真以得真

不尊不

則不足

真以得真

不尊不

則不足

真以得真

誠者誠積於中不能澤然無迹猶未化也諱動也謂形容舉動不能光而不耀內外矜持故人服而見之所以誠使人輕乎貴老之所敬今後居其下而心以貴我是貴老而整其所患積而久之名迹愈露必不能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迷當世之患矣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驚人以其飲食之利猶見而故之况萬乘之主見之故求刀雖其有不以國從者乎此所以驚也伯昏瞀人

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

南華經 下卷 三十二

則戶外之屨滿矣觀謂汝於此其隻眼矣處正夫人將歸向守汝為師矣未幾復伯昏瞀人壯滿戶外則從之者衆所謂保汝矣伯昏瞀人壯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願敦頓也蹙立其狀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蹠而走

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烏用之感豫出異也不能使人不保汝者蓋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汝何為至此哉人之感動豫汝必者由汝不能自晦卓異表見於外而致然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且有之心之感感而

性于身甚無益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軌也凡與言遊者莫之

告小言唐虞聖其所患而汝終巧者勞而智者

愛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

虛而遨遊者也人之巧者必自勞智者必自苦

故於外物無求但飽食喜遊心無係知巧而無能

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

南華經 下卷 三十三

而緩自殺鄭人名緩者誦讀三年而儒成潤澤

兄弟各以其學相雄長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怒其父而自殺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實矣使翟成墨者我而何不視我之墓乎我

以不報為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不以

得於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成是造物以天應

之非人力所能也上彼字指造物下彼字指翟

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

井飲者相梓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緩乃貪為

之虞弟異於他人而至賤視其親與齊民以井  
為己有而相爭持者何異世之不知其天而以  
彼為賤以我為貴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

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主仁無恩上德不

道乎不務道德而貪天功為己力則聖人安其

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

所安不安者自然之理天也莊子曰知道易

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

之人也古之人犬而不人易勿言難知者謂忘

言也知進而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進而未

南華經

卷六

三十四

行以行不言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謂千金之

龍之功以學屠龍技成而無用聖人以必不必故無

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言九兵起於爭爭起於必必期必也

端起聖人相忘於無爭故無兵眾人則有爭故

多兵順於兵之而無求矣兵者不祥之

泥不得已而用之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牒

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虐若是者

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苞苴以道竿牘以

精神于寒淺而欲與道合真遊乎太一之虛以  
彼之懂懂往來迷惑於宇宙之間為形所累耳  
牢知太初之無有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

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無物之始

安處乎無為之地其應物也如水之流過而不

留物而能化至人之所為若此毫毛即小知也

大寧即大初也此故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

南華經

卷六

三十五

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

項無餘肉而枯瘦耳無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

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

主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抵痔者得

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

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所治愈下所得愈多鄙夫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支為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

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以文飾之為飾以枝

然之性以示民而不知其無實其心蓋已彼宜

汝與予順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  
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彼指夫子汝指  
益於汝與必以彼為賢而養之。與難治也。施於  
誤則有之矣。休之猶言勿用也。  
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治民者治之以不治則易  
以施政教而不天布。如布之有物無心則難今有心  
者異矣。故曰非天布。如布之有物無心則難今有心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辟如商賈之人上不可  
會而其胸中之神自有弗齒。與之齒因事偶相聚  
者有為之。人有道必不與齒矣。為外刑者金與  
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  
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

南華經

木卷

三十六

者唯真人能之。金謂斧鉞木謂桎梏謂心之  
之休故曰外動與過刑人之心故曰內宵人即  
畫人之過少夜人之過多也。陰陽食之即內  
陰陽之患也。真人則寂然而為緣。孔子曰。凡  
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  
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急而益有長若不  
肖。有順俛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紆。漢故其就  
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外若慙慙而不可測度有  
者有內挾倨長而外若不肖者有異順俛急而  
類連者有外若堅持而內反纏繞者有外若和  
緩而內實紆急者有始進為銳而終故君子遠  
退反連者人之不可知者類如此。

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  
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  
肖人得矣。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觀其忠近而  
困故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觀其知。急  
期易至失信故觀其信。臨財易至私故觀其  
仁。臨難易至苟免故觀其節。醉易至於敗度故  
觀其則。雜處易至惰慢故觀其色。以此九者驗  
之則賢否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考父宋之公族爵愈如

南華經

六卷

三十七

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  
名諸父。孰協唐許。呂鉅而驕僂而輕故至叩諸  
者果合乎。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  
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德有心為德則害於  
事內視以求忘其累是禿而施毫見其敗而已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  
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言耳目口鼻之  
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好者言我有所能也  
以我之能而誦人之不能則此心又不可學道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極窮之極也必

夫言之謂三者達之必也形謂美髯長太壯麗  
六者表暴於外藏蓄於中也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人  
不免緣循偃伏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不能自立者偃伏隨起倒者心不能通曰困心  
有所歎曰畏此三者皆不若人故人愛所以必  
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  
鬼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明通於外勇動則多怨憤仁義則多責任達生  
之情則造於實際達知則知天知人為天之肖  
子命者造物所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窮  
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此  
六府人有見宋王老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  
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  
之有哉驪龍睡而孩視人者蕭草也以纖蕭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  
寤子為整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  
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

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之兆肥不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  
利是也  
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  
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  
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  
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逆旅視猶旦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以不平  
破生死開頭為烏何疎蟻蟻何親哉以不平  
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理萬物之  
我以不平之心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  
之理可驗我之心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  
驗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  
心為有心明者之自累類如夫明之不勝神也  
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  
悲乎愚者不知所謂神恃其所見執  
天下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不亦  
天下莊生自為一家未關惠子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  
仁方術道術之局於一方者治此者各是其是  
自以為至故列而叙之而總歸於一原神謂



所生之聖  
無不備者

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明人心之靈覺聖即內  
聖之德三即外王之業總貫於一曰精曰宗曰  
真即所謂不離於宗謂之天△者以無為為始  
一也即所謂不離於精謂之神△會神精  
伴於天者曰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會神精  
萬古不磨如見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本然之真  
神然故曰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本然之真  
德之至極無復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  
加者曰至人△以無為為本以道為門  
兆於變化謂之聖△以無為為本以道為門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  
慈仁謂之君子△以仁義禮樂為事薰然納天下  
而為王即外王之業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

此即治  
其真治以  
身而治  
其真治以  
治天下

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  
相齒以事為常以水食為主著息蓄藏老弱孤  
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法謂法度有所區  
別曰分名謂名罷  
有兩標準曰求以此合彼而不可亂考古準今  
而不可欺此皆有數存焉位之高下大小定矣  
其真治以  
身而治  
其真治以  
治天下  
常養曰政曰教皆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  
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  
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  
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

有道之  
時道德  
一而異  
術不離

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  
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千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其在歷數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  
迹散在六經者鄒魯之士能明之此  
一而異  
術不離  
百家衆技時或稱述之亦不以道術之外天  
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偏  
即下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此手古  
之人其  
應乎相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百家  
其一曲以自喜如耳目鼻各適一稱神明之  
用而不能兼純全之道備之者寡矣稱神明之  
容△容指道之在  
外者而言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  
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  
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裂△內聖體也外王用也道既不明不獲人各不  
為所歆為迷而不反道術自此分裂矣  
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

樂先王之  
禮樂  
之虞  
墨子之

南華經

卷六

四十二

滑音聲聞其風而說之。不遠以修不歸以靡不  
自檢束而儉以足用以備其急古之為之大過  
道術有如此者翟之徒乃聞而說之  
已之太循惟其說之至所以為之過所以純墨自  
矯也已過抑之意循順也所以以下修  
不靡不暉者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  
極其循順也  
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  
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以燕愛為教以爭鬪為  
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為博而主於毀古之禮樂  
尚同而其教亦與先王之道異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  
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吉之

大禹治  
水之勤

南華經

卷六

四十三

聖人之道及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生勤死  
太朴使人憂悲反天下之常墨子獨  
能任之如天下何非王天下之道也  
墨子稱道  
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  
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耜  
而九鵲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胫無毛沐甚風  
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鵲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胫手  
足櫛風沐雨其勞如此况他人乎  
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木履曰跂蹻  
曰蹻服用也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孟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  
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  
不佞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  
乃墨學之別派相訾則相反相應  
則相合巨子者即法嗣也尸主也  
莫得為其後  
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腴胫無毛  
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

次宋尹

此以損  
已利人  
者為術

南華經

詳鉅文  
二人之

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

士也夫雖矯拂人性而天下却好之宗其學術

子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宗不累於俗不飾於

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顧天下之安寧以活民

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累不以世俗為

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

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接萬物以別宥為

始別善惡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容以心

之用言行以心以聊合驩以調海內以和臨之意而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強上下皆厭而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

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

我圖傲乎救世之士哉為人之意多自為之意

而下而亦為之者蓋以矯夫托名救世曰君子不

而自利之人耳圖謀也傲矯之也

不卷

四十四

意之大

蒙解

南華經

此下正  
見矣斯  
意

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

不如已也苛察則非別有矣故不為事皆自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

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欲其

禁攻寢兵內之欲其約情寡欲雖大小公而不

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

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太公無

不私決去私意無所偏主與物同趣不立人我

故不兩也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

通術寂然不動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

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

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天地亦萬

謂之一則皆齊而其首則無為之道也天地

大過大皆有能而不能則知物之有不可

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

後鄰傷之者也清其濁汰者夫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

不卷

四十五

夫知養之徒鑿而謨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忍耻獨什無所不事行檢皆推拍腕斷與物宛轉。推以拍之。既無知無能。能推拍腕斷與物宛轉。以斷之。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其用。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元無是非。無知慮。無先後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已而後動。應不得。若飄風之還。若月之旋。若磨石之墮。已而後動。應不得。若飄風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論衡

六卷

四十六

理是以終身無譽。以是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靜皆順。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惟無譽。故答乃所全也。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故帝自言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耳。田駢學於彭蒙。求待教誠。而自相契合也。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盛焉。或風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論衡

見觀而不免於魃。音抗。無所主。角也。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古之有道者。無是非。其前實然而已。鳥可而言。鳥不可而不言。我是以所見常與人相反。而人非之。謂未知道。然以大以聚觀之。亦有聞者。不見觀。猶言不取則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本謂道。未謂道。道雖不相離。而有精粗之別。故以道為精。以物為粗。道未始有物。有積則不足。以道為精。以物為粗。道未始有物。無積而止。常守自然。澹然與神明居。已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尹關之官名。聞其風

論衡

六卷

四十七

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道本無物。而時故建以未始有。始之常無。有太一。即有始。萬物之母也。萬事萬化。皆從此出。故以為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應。接之用。表者。道之用也。物各歸根。體自空虛。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相實。即其空。不空謂實。相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忘寂乎。若清同焉。若和得焉。若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居即任心也。言已之心。一無住。而形所住而生。其心者。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者。若手者。恍惚中。若有物。而又無物也。



惠子以好辯者故不預道之

南華經

卷六

五

開靡著說雖多所學未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歷放其辨物有大小之分此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啓辨端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矣。厚則薄積則厚矣。可至千里是千里之大即無。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天高地卑其位定可言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下有澤亦可與平日方中也。而睨視之亦可謂馬物方生而亦可謂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一物各具一太極小此謂小同異。萬物體統一太極統同之中有辨異者在此謂大同異。蓋大不出小之積而合小亦可以為大。則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天地東南匯為巨浸。瀾漫則滯於有形。會有涯際。又非窮乎。適越雖在令日而心已馳於昔。是謂昔至也。兩環相連本不可解。但相連而不能相合。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越不見燕燕不見越。越居南北之端。方中故亦為天下之中。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豈天地雖大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可以大小異也。

此惠子辯謠言

南華經

卷六

五

大觀者言以此獨高。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伏雞而出於卵者必為鴨毛而不同。辟如雞為雞本二足而主張運行之者又一足也。故曰三楚都於郢而自以王稱則亦楚之天下矣。大羊之名出於人使初指犬為羊則今亦謂之羊矣。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為丁子呼雖無尾而實科蚪化成科斗則有尾者故曰有尾。馬本胎生而曰卵者未立此名之先即謂胎為卵。馬亦未嘗不生也。天下有溫泉而無寒火火固熱者然亦人名之而火不自知其熱矣。山無口而空谷輪不展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傳聲非口乎。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枘之於地而脫輻則不能行也。目見而後指可至見之而不及則指亦不至而手目之使兩容有窮絕之時矣。龜本短者而率其龜之性其長亦與蛇同。規矩方圓之至者而其休則不方不圓者枘雖在鑿之中而枘之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旋轉非鑿可止故不闕。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鳥飛於天影落於地而其動則鳥也無鳥則行其中則止然弦而未至鵲而未中則亦不行不止之時矣。一物不可兩名既謂之狗而復以大名可乎。馬牛者形驪黃者色形與色合非三乎。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橋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言駒則不得稱孤矣。今日孤

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種搗衣之特也一尺之  
種折而為二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以  
何竭此皆學於惠子者推廣桓園公孫龍辯者  
其說相與強辨無窮已者  
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者蒙天下之惠施日以  
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  
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  
施存雄而無術施日以其辯與天下相持而不  
如此且惠自以為賢曰我之辯天地為我增氣  
造物為我擊節其自負如此守雄者道存雄非  
謂去道之遠也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繆問天地

南華經  
下卷  
五十二

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  
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及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  
名是以與眾不適也繆異人也問亦遠矣施乃  
證猶為不足益之怪誕以欺人耳月弱於德強  
之所不及其說雖長而與眾不協也弱於德強  
於物其塗墮矣夫有德者必有言惠子徒以雄  
物究竟於道亦終幽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  
其猶一蚤一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  
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以天地易簡之道觀之

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以此一人之私見自惠  
足猶可以此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  
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  
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夫知  
者不知貴道所以忘言也惠子不能以此寧  
其心志徒敵精神於萬物而不厭其煩以成善  
辨之名惜乎以如是之才駘蕩而不得於心  
物而不窮其本辭之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  
響先其聲欲止影先止其形而競走則不知其  
矣

南華經  
下卷  
五十三